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四十四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碑傳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錄

遼金儒林碑傳集	李文澤校點	郭齊審稿	一	
元儒碑傳集	(卷一至卷七〇)	李文澤校點	楊宗義審稿	一〇五



儒藏

目錄

遼金儒林碑傳集

楊世文 選輯
李文澤 校點

《遼金儒林碑傳集》十二卷，楊世文選輯，李文澤校點。

遼、金是公元九至十三世紀存在於中國北方的兩個民族政權。遼朝由契丹族建立，自公元九一六年立國至公元一二一八年西遼滅亡，前後存在了三百多年。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自公元一一一五年完顏阿骨打立國至公元一二三四年蒙古滅金，共存在了一百多年。

契丹統治者雖然信奉佛、道二教，但儒學仍然佔據統治地位，並採用了多種政令措施來加速儒學的發展：遼朝統治實行雙軌制，以契丹法治契丹人，又以漢法治南人，對漢族地區採取中原的制度進行治理。契丹貴族向往儒學，尊崇孔子，深受漢族思想文化熏陶。遼景宗時實行科舉取士，採用中原典章制度。遼聖宗以後，儒學得到進一步的重視，許多儒家經典被譯成契丹文字為契丹貴族通悉儒家經典提供了物質條件。道宗時下詔「設學養士，頒布《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遼史·道宗紀》），於是各地紛紛興建學校，立孔子廟。道宗還親自聽侍臣講經義，使儒學地位進一步得到尊崇。

女真人遷都燕京後，迅速接受了漢文化，將儒學視為進行統治的有效工具。金熙宗、海陵王、金世宗、金章宗都深通經史，擅長詩文，漢文化修養非常高。金初行科舉，即以「經義」取士，其後興學校、建孔廟、優待士人，更是力崇儒學的舉措。以女真字翻譯儒家經書，學校以《論語》和《孝經》為必讀課本。隨著金朝社會經濟的發展，宋代的理學開始在金朝的統治區域內流行，像周敦頤、程頤、程頤、邵雍、朱熹等人的學說，在北方金朝的統治區域都有傳習之人。澤州李俊民得二程之傳，又得邵氏皇極之學，教授鄉曲。霸州杜時升在嵩洛山中講授程頤、程頤的理學。易州麻九疇傳授邵雍之學，研治《易經》和《春秋》。麻九疇的弟子在金末元初多為名儒。真定王若虛講授理學，對二程和朱熹之學，多有褒貶。磁州人趙秉文，號為金末的文宗，也研治理學，標榜繼承程朱。王若虛、趙秉文皆金朝後期名儒。王若虛著《五經辨惑》等十餘種，對漢、宋學者解經之謬，以及史書、古文字句疵病，多有批評。趙秉文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等書，並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對儒學經籍的闡發均有建樹。元好問為金一代詩文大家，著述之富，罕有其匹。

遼代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本書所收，多為考古發現的資料。金人文集存世頗豐，如王寂《拙軒集》、王庭筠《黃華集》、趙秉文《滏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元好問《遺山集》、李俊民《莊靖集》等，在這些文集中都有許多儒學人物碑傳。本書即據上述資料採輯，並補充了考古方面的資料。凡得三十八名儒者之碑傳文字四十餘篇。

遼金儒林碑傳集目錄

卷一

張儉 張思忠

卷二

王澤 史洵直 王師儒 宋匡世

卷三

呂豫 王潤 党懷英 孔摠 李楫

卷四

王庭筠 姬端修 張行簡

卷五

趙雄飛 趙秉文 郝天挺

卷六

張公著 馮璧 趙思文

卷七

李適 楊雲翼

卷八

卷九

王若虛 曹珏 馮延登

李全 劉鼎臣 彭悅 張正倫

卷十

李俊民 常用晦 趙端卿 劉伯熙

雷淵

卷十一

張景賢 劉昂霄 商衡 劉汝翼

卷十二

王天鐸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一

張儉 張思忠

張儉墓誌銘并序

楊佖

箕尾淪精、渤碣儲靈、挺生人英、作爲國楨。惟太師、尚父、政事令、陳王、佐佑兩君、經綸二紀。聖宗朝更踐臺閣、秉持鈞樞。三爲將、臨戎柵、而推轂之□備。再入相、摠公府、而當軸之功在。今皇帝繼嗣丕構、眷求元宰、官陞師傅、爵進公王。德重位尊、名遂身遜、全五福以嚮用、荷百祿而永終。重熙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啓手足於聖宗皇帝所賜之第、享年九十有一。尋具聞奏、特蒙聖恩、詔遣昭文館直學士諸宮制置使李軻充勅祭發引使、以其年五月十日歸全於析津府宛平縣仁壽鄉陳王里。從先太傅之塋、禮也。王諱儉、字仲寶。其先清河人、後徙薊北、遂占籍焉。自良爲漢丞相、華爲晉司空、賢傑間出、錫羨昌大。以至曾王父諱禮、皇左散騎常

侍。王父諱正、皇太中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守太僕卿、贈太子少師。夫人李氏、贈趙國太夫人。父諱雍、皇左贊善大夫、累贈至太子太傅。母劉氏、累贈至燕國太夫人。故歸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贈侍中敏之女。皆鄉稱孝廉。代肄儒墨。孔父庭訓、始聞詩而聞禮。陳君世德、竟慚卿而慚長。王卽太傅元子也。性植清淳、文成郁彬、學切劘於天人、志蹈厲於風雲。赤誦有開、應王佐之康務、玄圖用出、昭帝師之樹勳。統和中、一舉冠進士甲科、一命試順州從事。署棘寺丞、以讞獄調范陽令、以字民遷監察御史、供職行在、簪筆以肅朝憲、補司門外郎、贊畫留幕、履珠以觀民風。鵬翼張以彌天、搏扶搖而直上、牛刀傳之餘地、投肯綮以皆虛。二十七年、丁先太傅憂、七日絕漿、三年泣血。服闋之翌日、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直樞密院、加賜金紫、柱國、特封開國男、食賦三百室。紫掖發揮、訓



詒復於古道。黃樞寓直。競業慎於日機。屬踐睦於國鄰。用交修於邦聘。詔充賀南朝皇帝生辰國信副使。展幣成儀。拭珪復命。開泰元年。遷政事舍人。知樞密直學士。二年。正授樞密直學士。同修國史。三年。加尚書工部侍郎。知制誥。仍疏本郡之封。兼進徹侯之秩。和嶠之松有節。鬱爲棟梁材。顧雍之玉無瑕。良作禮樂器。四年春。遷樞密副使。夏六月。授宣政殿學士。守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論思秘殿。參預中堂。朝廷能之。遂掌軍國。冬十月。授樞密使。加崇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特賜翊聖佐理功臣。□□^①。萬樞師長百辟。持重顧大體。循舊釐庶務。四氣玉燭。九瀛鏡清。五年秋。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加賜竭節功臣。七年冬。加政事令。太平元年。以左丞相之秩。昇中書令之上。先聖特制。王實居之。兼進封魯國公。增加邑戶。改賜推忠匡時守節功臣。綢

繆樞極。皆仍其便。王端方正色。精潔□□^②。上□□□^③。功允治而勿壞。獄市爲寄。調寧一而不撓。伯禹成功而不代^④。公綽寡欲而則優。朝議均勞。帝命惟允。五年春。以武定旌節。兼相印以授之。賜佐時全節功臣。□□^⑤。遵路藹上相之光儀。金鉞登壇。赫元戎之威望。廉袴之謠將洽。謝襦之惠方行。夏六月。復詔假節於彰國。冬十二月。又詔鎮節於大。同。雖屢換戎麾。□□□相□□^⑥。璇歷之周度。降綈書以急徵。柵外偃藩。爲蒼生而再起。門下開閣。有正人之相賀。六年春三月。再授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監修國史。魯國□□^⑦。□□推忠翊聖保義守節功臣。仍於南京。賜之北第。廟朝全其舊物。禁省存其故事。席寵若辱。慎終如初。耿純之鳳載翔。方堅附翼。軒帝之龍永去。遽泣攀髯。王□□事居。匡內制外。奉同瑁以由作。藏冠劍以因山。皇帝承先王之休。受上帝之寄。順考古道。圖任舊人。眷廼三



公之官寔爲四維之輔與王□職代天理官景福元年夏六月以翼亮之功冊命爲太傅加賜同德功臣重熙元年冬十一月以訓導之力進位爲太師增實賦五百室臨大節以不□敦至誠以無欺居上位以不驕莅難事以能斷盡瘁事國施功在人垣峻紫微方優賢於西省堂開綠野爰卜勝於東都遽乞忤以抗羣^⑧□退老而歸里溫詔敦諭固辭不迴四年春致仕授洛京留守尚父行河南尹進封秦國公增食賦七千室改賜貞亮弘靖耆德功臣守太師兼政事令如故四方是則任□□偏之督八州詎開龜洛蘇秦之懸六印不綰麟符一人所尊寵先師尚遠則汾陽王勳高唐室以守令兼其秩近則文獻王力贊我朝以太保□□□^⑨弘景乃山中宰相宣聖乃天下素王蜀棧西焚尚陳謀於帷幄稽山東人別得趣於琴樽抗國老以訓恭詔省郎以更直門施行馬寵楊彪以光祿勳

□□□^⑩牛享平當以丞相祿人惟求舊帝其念功六年冬召以蒲輪朝於棘陛特封韓王十一年冬進封陳王旌前烈也白茅苴□^⑪對家廟以生榮金璽在輦入國門而增耀王仁不忘本孝以奉先服幽都負郭之田免永慶陪陵之葬密邇先壠別開吉塋太公之封營丘返其葬者五□^⑫趙岐之爲壽藏圖其像者四□墳土寢乾墓木方拱遽坐殷楹之奠卽封滕室之銘鄉出漢嬰始冥符於白鷺澤逢海母竟遐逝於綠鴻王歷官三十一□^⑬作相二十一考功臣至□^⑭十字食邑戶至二萬五千階官勳憲事任職秩亢極人臣復越今昔夫人齊國夫人淮南于氏武清縣令于澄之長女出其高門歸於著族一封美郡三易大邦藹□^⑮則於閨房挺母儀於京國俄嬰美疹遽失藏舟重熙十八年五月十六日薨逝享年八十有二至當年八月十三日葬於玄堂祔先太傅之塋禮也有子三人長曰禹

稱未仕而卒。次曰嗣甫，未冠而卒。王家慶集，方並秀於瑤林，謝氏痛深，遽雙凋於玉樹。次曰嗣宗，前進士，朝議大夫，守衛尉少卿，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若考作室，既幹裕於肯堂，其父析薪，殆擅名於克荷。女二人，長適故前進士起居郎、知制誥、東京戶部副使王景運。次適故前進士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鄭弘節，並先王而逝。王鍾灝素之神，萃中和之氣，沉毅多大略，宏廓有茂才，挺剛簡以秉彝，持謙和而迪哲，謀出人鬼，識通耆龜，德必有鄰，以治人事天之道，學不爲己，濟體國經民之具。不事家食，亟揚王庭，漸鴻鸞之仕階，登龍鳳之仙署。遇主則魚縱大壑，戴君則黿冠靈山。聖宗皇帝信納衡言，寵專柄用，體貌尤異，腹心是推，便殿詢謀，必前於純席，公宴報爵，每離於黼座。從幸則同乘翠輦，賜衣則徧襲赭袍，唱和協於墳簞，賡載溢於囊袞。其所化裁形器，施發號令，丹青帝載，金玉

王度，變三時而不害，撫百姓以用康。歲旅貢輸，率庶邦而述職，世脩□^⑥契約，諸夏以敦和。凡所仰成，皆由協贊。洎僊游奄促，神器傳歸，萬邦貞於元良，百官聽於冢宰。權綱在手，造化生身，護龍輜以頃材，戒雀弁而衛殯。審棺執紼，躬襄事於□□□□□□，撫辭於閔冊。顯皇王之能事，表臣子之至懷。于時遵玉几以聽朝，闕璇宮而稱制。言旋帝邑，議展皇儀，稽盛典於百王，上徽稱於兩殿。□揚□聖^⑦，□章分日月之輝，蕩滌寰瀛，雷雨極乾坤之施。與國作式，時王之勤。昔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始可同年而語矣。夫建萬世之功，還七年之政，□□蕙路，招隱桂山。女^⑧不知疲，西園之冠蓋相望，客常滿座，北海之樽疊不空。乃知迹邇心遐，外榮中素。富與貴，視之如浮雲；名與身，棄之若大患。允所謂達人大觀，知進退存亡，有如此者。初，下帷讀書，棲毫假寐，髣髴見人，謂曰：天上一枝桂，

人間三品官。王自決策辭場。持衡相府。于公治獄。但肆陰功。叔敖惠人。詎求陽報。論者曰。官踰一品。爵首五珪。得非生平積德累行之所昭致耶。不然。又安得震疊恩榮。便蕃慶賜。上殿則授之靈杖。趨朝則乘以小車。尚齒國庠。袒割而奉燕禮。畫像^⑩。寢配座而饗廟食哉。而復出扶像運。現宰官身。生享耆年。有壽者相。諦崇佛寶。力轉法輪。深窮諸行之源。妙達無生之理。至於尊儒重道。移孝資忠。宗九流百氏之指歸。達三綱五常之要道。正氣襲物。直躬律人。清白爲基。門無悖人之貨。公是成隧。朝有穆如之風。茲寔爲常。曷足勝道。佶蒙以國士之遇。謬以詞人見知。手書載貽。識名爲請。但以久從大夫之後。獲侍君子之儀。扈從殷興。恒陪閒宴。贊襄舜麓。時奉訃謨。徒景行於高山。竟難窺於^⑪。託以銘實爲請^⑫。霍莽一時。既備黃腸之禮。玄都億載。長存蒼賢之文。謹爲銘曰。

三辰宣精。五山飛英。靈氣交感。忠賢間生。風雲協會。金石輪誠。袞職斯補。天步惟清。其一。
顯允我王。命世作輔。學綜天人才。兼文武。鈞國得璜。干君負俎。內秉鴻樞。中^⑬。其二。
赤符肇應。綠綬載紆。桓珪申命。史筆專書。行作師表。言成典謨。忠將義立。化與仁孚。其三。
熙務鼎司。優賢玉帳。礪山帶河。出將入相。寄重藩宣。功歸寅亮。簡在帝心。係我人望。其四。
獻納百揆。弼諧兩朝。平勃佐漢。夔龍致堯。烟閣圖像。雲臺議勞。政還藻辰。身退林臯。其五。
秩峻三師。封疏一字。逆旅遐年。浮雲貴位。考終致期。月制襄事。百身莫瀆。天不愁遺。魯聖有開。天資多才。佩象環而德邁。振木鐸以功偕。王道方盛。儒風誕恢。時不之利。泰山則頽。晉相有赫。世載博識。洞象緯以察時。炳文章而華國。二陸從風。五荀承式。年不之與。臺階云圯。



天子悼兮國人傷、宇無棟兮川無梁、塗芻列兮祖庭張、蕭鼓咽兮銘旌揚、燕臺薊門兮對峙、其處在今其人亡、桐山西兮桑水東、龍耳峒兮馬鬣封、夜舟藏兮泉隧通、夕鳥飛兮壠樹空、天長地久兮不泯、王之名兮王之功。

《全遼文》卷六

張思忠墓誌銘

柴德基

夫以人之生世也、吸天^①之粹、鍾父母之靈、有以貴賤立其身、有以長短受其命、身受其貴者、或文相而武將、身受其賤者、或男臧而女獲、命享其長者、或期頤之歲、未爲終天、命折其短者、或齠齡亡^②年、忽隨逝水、自昔迄今、無均一者、豈虛也哉、其有稟性孤奇、爲人絕出、秩峻侯伯、力勤公家、歲莘誤保於悠長、神魄遽聞於天闕者、悲惜我故清河公太保耶、公諱思忠、其先自軒轅氏、因爲氏焉、^③即故朔州節度使上將軍諱諫之嫡孫、父諱正嵩之第

五子也、芳標外秀、淳粹中含、自童卯之年、慕儒黌之業、衆推博雅、獨藹英聰、用^④揀詔於彤庭、誤捷登於上第、始授東西頭供奉官、權閤門通事舍人、後任職諸司力者、^⑤勤劬旋^⑥於勳績、思^⑦流渙汗、幸被於獎酬、超授黃龍府節度副使、又以光膺主綽、遠奉使華、輶御始還、滂澤載被、疊^⑧黔義等州刺史、分竹符而炫貴、駕熊軾以飛榮、公才既最、仕路寢昇、改授濟州刺史、知上京南中作使、將任赴於往欽、忽災纏於毀瘡、無何、於重熙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崇義軍南雙山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明年二月壬戌朔十七日、陪葬於亡父之塋次、禮也、公先娶故隴西李太尉之女、所生二男、一女、長男可舉、上京省倉兼車子院都監、次曰可從、王府文學、女一、適進士郝正辭、其隴西氏、誤獲偕老、早痛云亡、後繼娶故大將軍、太原王延玉之女、所生五男、一女、一曰可免、乾州內庫都監、次

曰可巽、在閑。次曰吳哥、出家。次曰公獻、內供奉班祇候。次曰公謹、習進士業。女一、將適上京前大盈庫副使王息男婦四人、一故彭城節院劉守訓女、一前錦州倉庫都監于延泰女、一殿直李壽廣女、一金州防禦使太守節女。孫兒四、孫女三、並幼。今太原氏夫人、貞含玉質、馨藹蘭儀、自成授室之歡、淑有睦親之孝。本望命夫命婦、永諧齊體之榮。何期哀子哀孫、皆失藐孤之望。雖遊魂不在、杳歸玄壤之間、而茂實欲旌、宜刊貞珉之上。德基名標桂籍、職倅芸香、難違致請之言、強軋若抽之思。愧才華之不贍、莫著好辭、恐論撰之非宜、直書褒字。專介立俟、勉爲銘言。云、

奎纏^①炳靈峒^②儲精。文武兼備、熙朝挺生。角飛榮路、實其令名。家有餘慶、高其閑閼^③。貴屢擁於二豎、藏舟發歎於莊生。壞木興歌於尼父、正室悲其未亡。諸孤痛其何怙。玄局寂寞、今不開、長夜漫漫、今

安觀。龔貞礎兮載徽音、億萬齡兮居此墓。

《全遼文》卷七



藏

校記

- ① 缺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作「密勿」。
- ② 缺字右引書作「小心」。
- ③ 缺字右引書作「穀惟修」。
- ④ 代：疑當作「伐」。
- ⑤ 缺字右引書作「黑輻」。
- ⑥ 此句右引書作「而皆帶相印」，下句缺字右引書作「俯」。
- ⑦ 缺字右引書作「公」，下句缺字作「改賜」。
- ⑧ 忤：右引書作「𡗗」，下句缺字作「懇」。
- ⑨ 缺字右引書作「踐厥位」。
- ⑩ 缺字右引書作「庖列養」。
- ⑪ 缺字右引書作「社」。
- ⑫ 缺字右引書作「世」。
- ⑬ 缺字右引書作「次」。
- ⑭ 缺字右引書作「一」。
- ⑮ 缺字右引書作「嬪」。
- ⑯ 缺字右引書作「歡」。
- ⑰ □聖：右引書作「至駕」，下句缺字作「采」。
- ⑱ 女：右引書作「宴」。
- ⑲ 缺字右引書作「先」。
- ⑳ 缺字右引書作「數仞」。
- ㉑ 爲請：右引書作「固當爲詞」。
- ㉒ 此句右引書作「中藏驚渚」。
- ㉓ 續：疑當作「贖」。
- ㉔ 「遺」下右引書有「其六」二字。
- ㉕ 「天」下疑脫「地」字。
- ㉖ 齡亡：右引書作「齡之」。
- ㉗ 缺字右引書作「曾」。
- ㉘ 者：疑當作「著」。
- ㉙ 思：右引書作「恩」。

③〇言：右引書無。

③①繼：右引書作「躋」。

③②閃：右引書作「閃」。其下疑脫一六字句。



儒藏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二

王澤 史洵直 王師儒 宋匡世

王澤墓誌銘并序 王綱

綱恭聞學富乎盛文、志惇乎盛德、器成乎盛業、身享乎盛名。其來也、際熙宸、據偉量、步驟華塗、贊襄丕御、昭然煥然、君善偁而臣功著。其往也、貽懿範、藹清芬、曄煜良史、綿聯景彝。廣矣大矣、勳閥高而慶嗣長、蓋知乎世挺其人、時推厥美者哉。則見之於我亡考太師矣。謹案家譜、其先瑯琊人也、奔莒居燕、號爲著族。輪菌建□^①、本大枝繁、告永洪河、流長派遠。父之曾祖諱嗣、不仕而歿。祖諱讓、燕京染院使。烈考諱英、燕京染院使。爵秩庸行、銘碣俱存、廟衆宗駢、更不復錄。父公諱澤、霑新、聖宗皇帝之賜字也。體貌傑秀、襟靈坦夷、履行可以律時、文章可以華國。好於爲善、樂在知書。馬氏五常、指最良之□^②。□堂十哲、有覩奧之偁。性生稟於純慈、志幼

聞於奇閒。以開泰七年登進士第、釋褐授秘書省校書郎。次除營州軍事判官、□□評理、宥地試難、宣充樞密院令史。太平五年、遷吏房令史、權主事。進士隸院職、自父之始也。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判官。當年宣召、授都官員外郎、充史館修撰、與故翰林學士丞^③、旨陳公邈同典是職。左言右動、直筆而記。使聖代圖□□□同風。或衍讌高張、宸題頒諭、承命摘藻、多中旨焉。兼權大理少卿、次改除析津判官。時幽薊民饑、寇盜繁滋、獄就□^④。詳□蠲極憲、寬恤爲念、士人推之。次授彰國軍節度副使、玉帳參謀、金城流頌。前後兩督鹺務、膏奮無潤、常調之外、□緡二萬。重熙五禩、今主上睠燕民之係望、法馭親幸、父以勸蘊饒羨、求賞來覲。屬以綱御簾唱第、非常遭遇、幾微之務、久難乎□。宣授父公樞密副都丞旨、加衛尉少卿。未踰旬浹、渥霈稠重、超授都丞旨、夏州觀察使。妣夫人冠帔邑號、併而授

之噫。父子□^⑤。榮室家咸慶。鄉閭改觀。朝野欽風。公比歲之間。搃斯劇要。以忠貞爲己任。以慎密含天憲。私庭休沐。顧溫樹以寧論。敵□□修奉使華而惟謹。六年。充賀南朝正旦副使。勞旋復職。數月。以本官知順州軍州事。下車求瘼。來暮興謳。解印合符。去□□望。□國朝念析津之壤。邇在浚之郊^⑥。兵戎冠天下之雄。與^⑦。賦當域中之半。跨浩穰於三輔。據會要於萬邦。形勝之方。非□^⑧。□處。乃命□儲兩尹。綰留權脊棟全能。俾膺簞蒞。加給事中。知副留守事。瑣闥夕拜。錦里晝行。棠訟贊清。芝恩薦被。改授□□行宮都部署司事。知詳覆院事。□堯旌采善。唐穀收賢。當選儒宗。付以文柄。奉詔與故散騎常侍張公渥。考試析津□^⑨。□門無私請。路關至公。鏡靜而妍醜分。衡正而低昂絕。方膺朝獎。俄遭家艱。丁母憂。公之先母李氏。盛年蚤逝。繼親仇氏。慕崇覺行。落髮爲尼。公伏臘給供。既豐且腆。痛其淪

謝哀至乎慟齋^⑩。縗被體。金革奪情。起復前職。又以失儷纏悲。悼亡軫念。夫人李氏。貞柔迪詰。慈順凝猷。善積有餘。年曷不永。父願違偕老。恨匪同塗。顧鸞影以雖孤。喜螽羽而且盛。十四年。知涿州軍州事。一襦五袴。變督亢之民熙。十乘雙旌。董醫巫之戎肅。超授廣德軍節度使。父公素重佛乘。淡於權利。嘗曰。徒以翰墨。□茲節鉞。顧器名之頗重。念齡算之已高。服廩兼充。子孫俱顯。政之不致。事復何求。私懇然^⑪。深□朝論未允。替載。移鎮奉陵軍節度使。方新視理。遽遂及瓜。邇^⑫。後於金臺私第。終日燕居。其心晏如也。自夫人疾歿。迨越十稔。繼室無從。杜門不仕。惟與僧侶定爲善交。研達性相之宗。薰練戒慧之體。間年。看法華經千三百餘部。每日持陀羅尼數十本。全藏教部。讀覽未竟。□□財則歡喜布施。聞勝利則精進修行。由至辛劬。恙生膝理。胡上池而無驗。倏歲壑以興嗟。無何。於重熙二



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初夜、禮誦云畢、更衣定枕、肖常寤寐、少頃視之、風眩微作、如眠如酩、無苦無惱、姻屬省視之際、聖梵咒護之間、神色不渝、奄然而謝、次夕、薨於本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五、嗚呼哀哉、仕裾聞之而揮涕、鄰杵感之而輟舂、龜筮涓威、歲月書吉、遣車□具、豐約中規、卽以其年四月二十二日辛卯乙時、啓故夫人之塋域、從合祔焉、禮也。父昆季五人、父卽長也。次惟善、在班祗候、早逝。次清、西頭供奉官。次滋、登進士第、右司郎中、史館修撰。次潤、析津府文學。恭睦咸敦、廉能互著。有子二人、皆進士登第。長曰紀、上京留守推官。次曰綱、前任翰林學士、見任尚書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或政事忝賓筵之畫、或辭筆塵翰苑之榮、且非韋氏雙珠、俱昧特達之價。敢類荀家二玉、素微溫潤之偶。閑閔夙繼於友和、器宇終圖於遠大。自聞凶訃、益竭孝誠、見星而行、望鄉而哭。仰昊天之無答、

棘痛何深、傷遠日之有期、荼毒是切。有女三人、長法微、講大小乘經律。次適度支判官鄭濤。次崇辯、亦講大小乘經律。更有一兒一女、俱幼亡不齒。孫男三人、長曰齊荀、次曰順孫、綱之子。次曰麟哥、紀子。孫女七人、遇哥、眷哥、詔哥、綱女。次曰都哥、紀女。次曰計相、貢哥、綱女。次曰上哥、紀女。重孫一人、小名曾孫。長孫齊荀子。此皆繫父公之餘祐、承父公之陰德。王氏高門之貴、威孫有後之徵、莫之與京、于斯爲盛。於戲。父公之德行、父公之文學、父公之政事、父公之識度、咸臻其妙、人疇敢倫。臨事而至直至平、行己而無玷無咎、誠爲長者、其實吉人。才逾耳順之年、遽達身退之道、宜膺福善、奚謂殲良。子產云亡、遺愛動宣尼之泣、陳寔既歿、高行見蔡邕之銘。今諸孤等方在哀迷、思求論譔、謂綱曰、若以編修行狀、請託詞人。況撫□□難周、慮加浮而取議。汝雖居喪制、不合文言。奈庭訓久親、家猷備悉、宜恭誌

於盛烈、俾垂信於大年。可謂孝乎、寔爲□矣。□難
遵禮讓、少抒哀情、搦筆揮涕、強寫帖瞻之思、攻珉
鏤德、庶過陵易之期。銘曰。

□□□□受天正氣、度量恢弘、機神淵邃、才大掇
科、德高履位、芳揚閥閱、輝映圖史、一門遭遇、兩朝
任使。□□□□^④里居節制、子孫永昌、功名已遂、盡
孝盡忠、知足知止、諦重釋閤、燕居私第、戒肅劬心、
保順虧理。□□□□人生到此、靈龜告感、青鳥兆
利、鹵簿紛襲、笳簫鼓吹、遠日增懷、號天幾悴、曰兒
曰女、或兄或弟。□□□□感疾終兮、問何
辰、重熙年兮、癸巳歲、啓祔葬兮、在何原、太平鄉兮
萬合里。□□□□^⑤聲哽咽兮、桑乾
水、玄堂一閉、兮松檟蕭蕭、亘代縣齡兮、芳猷不墜。
大契丹國重熙貳拾貳年歲次癸巳四月庚午朔
貳拾貳日辛卯乙時記。

《全遼金文》上冊頁二六九、山西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點校本。

史洵直墓誌銘 天慶四年

文行言政、士之善也、標於魯語、富貴壽康、人之福
也、載在周書、有一於茲、猶爲美矣、兼而備者、果何
人哉、故左諫議史公得之矣、公諱洵直、字知命、儒
州縉山人也、世爲右族、高祖繼隆、嘗爲本郡刺史、
曾祖旻、祖延贊、父翊、肥遯不仕、母曰戰氏、追贈至
洛陽郡太君、昆弟八人、公處其長、鍾岳瀆之粹、稟
奎昂之靈、爰自幼學、卓立不羣、文章敏巧、出于自
然、甫及弱冠、聲華籍甚、清寧八年、登進士第、釋褐
授著佐、尋差充西京管内都商稅判官、邇後復歷
一十八任、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乾統四年五月
二十四日午時、獲疾右脅而逝、終於昌平縣之私
第、春秋八十三、其年九月五日、權窆於縣東之別
墅、公立身行道、盡善盡美、難具紀述、至於聰睿儉
固、仕信剛毅、以忠貞奉上、以嚴明御下、居職則吏



畏民愛、齊家則妻賢子孝。甘貧守道、拙於謀進。內典、醫方、音律、星緯、書數、射御無不精妙。輕財好施、疾惡敬善。孝事繼母弘農郡太君楊氏、以祿榮養、三紀如一。而又賦性寡寐、退食之餘、安坐靜室、則唯羣籍擁榻而已。娶安州防禦使邢英女、卽吏部尚書邢古之妹也。在室有淑善之名、既笄適公、質性仁和、德履純厚。敬愛內外姻族、咸致雍睦。人雖順忤、喜怒不形於色、首飾無珠玉之美。大安元年封河間縣君。十年秋七月十有二日、嬰疾而逝、享壽六十二。乾統元年冬、遇恩追贈郡號。生三子、孟曰琛、故御容殿祗候。仲曰觀音奴、蚤亡。季曰鑑、舉進士。女一、適將作少監牛溫教。孫男三、長曰天倪、西頭供奉官。前三河縣商鞠鐵都監。次曰天剛、舉進士。次曰祿孫、出家、法名行敷。禮西京石佛院詮正大師。孤子鑑、其未窀穸、若負芒刺。以天慶四年歲次甲午、六月甲辰朔、二十三日丙寅乙時、遷葬

於昌平縣仁和鄉東道里、以河間郡君邢氏祔焉。禮也。銘曰、

爰自幼齡、卓犖敏慧。賦性不羣、多才多藝。孝敬二親、友愛諸弟。奉國忘家、高名孰繼。爲政公方、不畏權勢。庇善禁姦、興利除弊。清白自持、終始無替。未嘗越思、爲子孫計。壽踰三限、聰明審諦。視死如歸、右脅而逝。河間縣君、昔爲淑儷。內助成家、先公去世。靈骨英魂、塋此祔瘞。千萬斯年、時饗其祭。

《全遼文》卷二

王師儒墓誌銘并序

南抃

王氏王者之後。在太原者本出于周、春秋時、王子成父有功、因賜爲氏。後自秦漢涉魏晉隋唐已來、族多名人。□^⑥世其范陽人也。曾王父諱惟忠、天成軍節度掌書記。王父諱詰、養高不仕。父諱祁、重和七年、二十一歲舉進士、狀元第□□□中少監、樞密副都承旨。公諱師儒、字通夫。生而其性孝謹、少

未十數年、清資要職、連至九遷、是上意方圖柄用。六年夏、會南宋謝登位、人使至、無何、宥。曹書吏誤以寶字加之、由是累及公、與門下鄭相頴、中書韓相資讓、同日削平章事、仍罷樞密、中書省職。上尋知公非罪、密詔令冬赴廣平甸之行在。及其至也、改授宣政殿大學士、判史館事、上柱國、食邑五百戶、依前伴讀燕國王。七年春正月、道宗宮車晚出、今上以公充攢塗都提點、所至事無不辦。其年二月、改元乾統。夏六月、改授諸行宮都部署、加尚書左僕射、兼判太常。□□□十一月十日感疾、薨於廣平甸之公府、時年六十二。上以公四時左右誨正之、十有八年、一日未曾違離。□悼。□。□贈太子太師。遣公之長婿、諸行宮都部署司主事、起居舍人賈輝充勅祭發引使、賻贈賜物若干、特異等輩。□。年四月五日、歸全于析津府宛平縣房仙鄉池水里之西北原。後以恩贈武定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贈侍中、功臣、戶封並進其數。公任樞密副使時、適知燕民歉乏、力奏賑之。而主計者過恪官粟、以狀上聞、謂粟價騰踊、不可賤出。以是未允其奏、餘無肯言者。公再三爲請、上悟之、深所嘉納。燕民賴之濟活者數百萬。及任宣政殿大學士、判史館事、編修所申、國史已絕筆。宰相耶律儼奏、國史非經大手筆刊定、不能信後。擬公再加筆削、上從之。每豫遊閒、逢宴會、入宿閣夜飲、召親信者侍坐、則公必與焉。上方洽、命公進酒及索歌以佐之。公止賦詩代唱、御覽無不稱善。夫真道、純德、懿文、樸學、士人之於四者而長於一焉、猶難公獨兼而有之、信可字爲通夫矣。故宜發身入仕、遇知見器、上爲天子輔、次爲王者師。不四十年、歷儒官、遊政府。然而不能正鴻鈞之任、副蒼生之□□。惜哉。夫人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使事、兼贈中書令韓造之女、以公累封豐國夫人、



天慶四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燕京齊禮坊之第。其功容言德、有誌石在、此不復書。有子四人、二男、長曰元孫、始冠而卒。次曰德孫、承恩廕授率府副率、閣門祇候、應進士舉。二女、一曰春官、適宣徽判官崇祿少卿賈輝。二曰芝香、適樞密都承旨時立愛、蚤卒。德孫至性純孝、事歿如存。自公之亡、克繼先志、以母夫人徂逝、未卒哭、卜得四月二十有五日、將祔葬于公墓。以書走僕、持公行狀來、且言先侍中舊誌闕追崇之事、是因啓墳、思得新文易之。幸矜此懷、無以牢讓。以抃嘗在公史席之末、故有是託。既屬勤請、可不誌而銘諸。銘曰、

王氏之先、發源于周。慶浹來裔、有公有侯。汗瀾不絕、積累之由。維公之生、益大其流。孝文始君、銳意儒術。官邸既王、賴師承弼。俊父盈庭、紛紛比比。維公之來、應召而出。布之臺閣、鬱有古風。委以樞近、寤凝治功。宜正三事、紀綱百工。惜乎其位、不與德

充。上方念舊、又將器使。時哉命夫、而□□。此□贈常伯、哀榮終始。其誰志公、公實有子。

《全遼文》卷一〇

宋匡世墓誌

王景運

夫千里駿馬、綽有奇蹤。市不貴則跼影於廐下。十朋寶龜、鬱爲神用。卜不襲則□尾於泥中。長鳴徒號於騏驎、至異尚羣於魚鼈。物既有矣、人豈不然。粵若我故廣平提轄府君、志欲展而時未至、年方盛而命已終之謂歟。府君諱匡世、字成績、則故榆州刺史太傅之子、今長慶軍節度使太尉之弟、前宜州弘政縣令員外之兄。其宗祖詒謀、世家迭盛、先誌具載、今不復道。府君性本恬和、行惟端謹。耆學則融玄讓奧、屬詞則舒向稱奇。奉親族以孝聞、與朋友以信著。慕吉人而爲善、善不可嘉。體君子以好恭、恭而有禮。靜圖。欺於暗室、動靡託於權門。殊非觀國之賓、實曰保家之主。統和十六年、故樞

密使魏王聞其器業、降以恩榮、起家署爲都孔目官。泊專呈對、尤見幹能。謂左右而任得其人、顧出人而可使爲□。特奏授將仕郎、北安州興化縣令。一同布政、疲民受賜於三年、九市開墾、賢相選才於百里。秩滿、授大定府都市令。日中播美、帝里傳聲、果達宸聽、擢居要職。未幾、授北面都孔目官、仍加階級、超試官資、扈隨漸列於近司、敷奏咸推於幹局。俄屬今主上堯階受冊、舜曆改元、攝毛詩博士、押鹵簿道駕、禮畢、會中宮之受弟、開外館以親迎。戶民既益於賦租、錢穀復資於主轄。改授晉國公主中京提轄使、頗霑厚賜、尚帶前銜。衣錦而歸、方動吳人之慶、逝川不已、遽傷曾。聖之懷、無何、太平五年五月十八日、遘疾、啓手足於提轄公署之正寢。春秋四十有八。權厝於京府義井院精舍。以太平六年三月七日、歸窆於榆州南和鄉餘慶里鹿鳴山先塋之左。舉二夫人祔焉。禮也。府君前娶

吳氏、建雄軍節度使渥之女。後娶李氏。今夫人馬氏、前東京轉運使澤之女。柔嘉叶□。貞順成風、奄違偕老之期、恒抱未亡之恨。二男、孟曰福先、奴仲曰福聖、奴丹穴鳳鸞、羽儀猶留。注泉驥子、骨力本奇、伫俟成人、俱爲令器。二女、長適進士王景錫、次許適劉可升、待年而未行。而皆處閨闈、以稟姆儀、事舅姑而遵婦道。鍾慈愛、寧踰痛傷。府君初以哀送之日、冠蓋傾都、緇黃塞路、踵拜於馬。市間巷爲之不歌。非夫平生善行、何感人之如是。加以慎靜寡言、臨事能斷。友於兄弟、信重佛僧。疏財賁物、而若閑、撫貧弱而以惠。虞世南之五絕、筆翰尤精。劉道民之百□。書□□妙。然而名不逮器、用匪稱材。樂天知命、以是圖□。素全真、而無問追□達者。不尤人所恨。二男成童、空留餘訓。一女在室、靡遂送□。嗚呼哀哉。渭陽□□。同氣之情。舉飾終之禮、同訪遺美。思刊貞珉。以景運西掖司旨、



儒藏

早曾弄翰、南曹應宿、近又爲□^④、□修泉壤之文、用
備陵谷之變、矧叨外戚、敢拾孰芳^②、獻^③承嘉命以
不遑□^④、直書而無□、謹爲銘曰、

世於^⑤靈長、時由陰鷲、載誕英奇、咸推貞吉、王府薦
名、君門委質、擢近駕行、輟隨鳳蹕、晝錦方衣、夜舟
遽□、兒女哀號、兄弟黯鬱、月遲遲兮春秋□、靈輜
發兮適牛眠、啓厚穹兮歸故里、祔先塋兮閔新阡、
爰勒名^⑥於翠琰、庶万祀而千年、

《全遼文》卷六

校記

- ① 缺字《遼代石刻文編》作「采」。
- ② 此句右引書作「嬪最良之譽」。
- ③ 丞：疑當作「承」。
- ④ 缺字右引書作「讞」。
- ⑤ 缺字右引書作「同」。
- ⑥ 此句疑脫一字。
- ⑦ 與：疑當作「輿」。
- ⑧ 上一缺字右引書作「親」。
- ⑨ 上缺字右引書作「舉」。
- ⑩ 齋：疑當作「齊」。
- ⑪ 然：疑誤。
- ⑫ 邇：疑誤。
- ⑬ □具：右引書作「哈貝」。
- ⑭ 此句右引書作「簞□留曜」。
- ⑮ 「聲」上三缺字，右引書作「燕山□」。

①6 缺字右引書作「公」。	②2 曾：右引書作「魯」，是。
①7 缺字右引書作「篆」，下句首二字右引書作「遂侈」。	③3 缺字右引書作「咏」。
①8 缺字右引書作「雖」。	③4 留：右引書作「俎」。
①9 缺字右引書作「充」。	③5 缺字右引書作「罷」。
②0 缺字右引書作「職才」。	③6 眎：右引書無，當衍。下句「撫」疑當作「嫵」。
②1 「以」下第一個缺字右引書作「公」。	③7 缺字右引書作「函」，下句缺字右引書作「數兼」。
②2 缺字右引書作「超」。	③8 兩缺字，右引書作「慕」、「而」。
②3 第一個缺字右引書作「選」，末一缺字右引書作「公」。	③9 缺字右引書作「天剝」。
②4 首二缺字右引書作「天文」。	④0 此句右引書作「壽同氣之精」。
②5 缺字右引書作「聞錢總大許」。	④1 缺字右引書作「邱」，下句缺字作「俾」。
②6 宥：疑誤。	④2 此句右引書作「最孰芳猷」。疑「孰」當作「拾」。
②7 此句右引書作「深悼□之」，下句缺字作「詔」。	④3 獻：當衍，右引書無。
②8 缺字右引書作「次」。	④4 句首缺字右引書作「效」。
②9 缺字右引書作「止於」。	④5 於：右引書作「祚」。
③0 圖：右引書作「罔」，是。	④6 名：疑當作「銘」。
③1 缺字右引書作「宰」。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三

呂豫 王潤 党懷英 孔摠
李楫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孝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瑛皆力田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客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以爲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獲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要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赴亡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乎矣詰旦果有遷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牧塋於館陶大張里

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披髮衝刀、揭執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焉視而終白者、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屋、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爲真、元以爲金、寧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遠之先、有巖壑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元好問撰 《遼山先生文集》卷二四



儒藏

道安先生言行碣

先生姓王氏諱礪字逸賓其先臨洛人先生寔生於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群外類如也初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為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人篤於已遠近論大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馮公璧對獻趙公胤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反若居已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明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為辭議遂止明昌末

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義忠信文章為五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即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於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於身足矣語畢而逝

莫於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淡文與人交終始不易居喪齋蔬衰服不去身三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間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為至不義矯如也其詩冲淡簡潔似韋蘇軾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游皆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拓無忌鄭權元興高公振特夫王堽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左客無擇游道人宗之路鐸宣計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饑坐終日不知誰為主誰為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寒為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色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隣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真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庶正之操黃計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間轉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鄭元與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掃門求見之既見曰鄭公知

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寔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云見之，不當絕嘆於李仲元。蘇元明見之，不當見稱於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於是為之銘。銘曰：

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

趙秉文撰 《閑閑老人滏水集》卷二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碑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醇深厚，如折枯絲，以為明堂之楹。駕縣駟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讀之臺臺不厭。凡此皆文章之正也。至於書亦然。秦相李斯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

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慕公。明昌間則黨公。於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文之正脉者，獨以公為稱首。公諱懷英，字正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歲，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誦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

世宗實錄及遺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二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為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為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安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於家居之階上。眾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未第時，樂山水，不以仕務嬰懷。筆硯屢空，晏如也。夫人石氏，祖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



儒藏

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既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國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為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為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非要之公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為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烟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趙秉文撰（開闢老人筆水集）卷二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李士党懷英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四代孫諱愼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祕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大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元嗣其弟拯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穉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承林廟草木諸人無敢輕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咸于君嚴畏且愛一日額瞻聖國夫人殿私自言曰吾為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墜墮如此寧不愧於心中乃親率佃戶携斧斤之具入東之蒙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根捕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輦以婦起曲廟尼山廟兩處聖國夫人殿及大中門



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而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取專制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晚治縣無一日稍閑。差科甚均，訴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首人，擅賸物力，差當公預金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納足丈尺，小戶舊合併金正輸納，隨村首目，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已俸完之。」二者既安，吾心以安矣。其有不成，茲允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尋葬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莖畢是夜，夢眾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暮靈之弗及。既寤，遣人搜索，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

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儒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專於賓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封曾郡大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易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已哉！是歲月日，孤子元措同弟元紘立石。

趙秉文撰（開闢老人滋水集卷二）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孝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死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運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間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九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辨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授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啓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早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開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貸所全活不勝

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舉旣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之者多故田野不開詔君克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倍大定間一時府庫克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餽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爲宰相重君之行爲改徵他負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屢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遠遶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紫幾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柩于某原之



儒藏

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死丘後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已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鍛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此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死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業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蕭然既享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求錫爾類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舍飴弄孫爲樂不賢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嵒嵒碩瞻玄堂泣涕漣漣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

命之司曷昇之者金而不以寃施伐石西山勸我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一六）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四

王庭筠 姬端修 張行簡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奉上，尋繹之，父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怨琬琰之句。蓋公門闢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諱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曾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達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達孫中作使威飭避大林

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雲。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益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脩，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耶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永壽，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金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永郡王公脩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鄉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鄉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鄉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滿，單車徑去，卜居陰廬。



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礮
砧、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助尾皆具、而黃
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
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鵝翅洪之懸流、幽林穿
谷、萬景空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
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為
栖息之地、時往肅詠、若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
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
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
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
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為無所不聞、旁
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
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
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為言事者所累、出
為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
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
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
優異、蓋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
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丞務郎、緋衣銀魚。夫人
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

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為女官、公沒後、以能詩召
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
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為之後、以陰補官、
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
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
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
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所取、極口稱
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
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閔開趙公、內
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為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為
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
斷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
居然有臺閣體裁。墓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
險韻為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為知者道也。有
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
王、魯直、元章、為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
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為柔媚、而公
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閔開、兩趙
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
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

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為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願之望。哀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誨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某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迫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願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楊休。元精兮常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隴姿。軌雲之從。望公脩門。矧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間燕論思。哀職弥縫。願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

間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歎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僂。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室。阮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衆之爲功。昇鑑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蕭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冰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獨孤憤於迴風。謫傳長沙。蠹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悃。

姬平封墓表

泰和八年冬十有一月丙辰，監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封以疾卒於泰州官署之正寢。何以書？皇朝忠清行義之臣也。盡瘁王事，故書爵曰字，貴之也。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卒於寢正也。今

天子嗣位，首詔公赴闕，將用矣，而公已歿。隱之深，故謹而日之也。退而哭，哭而誄曰：梁木其摧乎？正人其萎乎？微夫子，吾誰歸乎？自孔孟之歿，幾二千年，士大夫以種學績文為進取之計，幹辦者稱良吏，趨時者為通賢，而不知治心養性之術。間有明仁義之寔，以通經學古為高，救時行道為賢者，必恠怒罵笑，以為狂愚。世之知平封者，見其卓絕之行，忠義之節，臨窮達蒙禍福，無愧於古君子，或以為勉強自苦，或以為蔽室不通，孰知平封之賢，凡以知道故也。世人之所以不食醢毒者，以其殺人孰知酒色之害烈於醢毒，而不知避，知之不審耳。生固吾所欲，有甚於生者，理義是也。死固吾所惡，有重於死者，喪其本心也。大哉心乎！脩之可以為

賢，括養之可以塞天地，人知養其身而不知養其心，亦惑矣。公嘗語人曰：凡聲色勢利之屬，皆客氣也，人能無以客氣害其良心，斯幾矣。故余以為知道。公之鼻祖因官受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戰國齊大夫樓，漢南陽太守資，唐宰相楚客之耳孫。宋諫議度，大理丞若谷之雲來，家士尚賢之玄，寶臣之曾，公壽之仍，傑之子也。避簡肅皇帝廟諱，改氏曰姬。汝陽人諱端修，字伯正，一字正封。與人交，怡聲下氣，恂恂若無能，至臨大事，遇大患，雖顛當，然不吾慙也。此一反。生平不喜讀佛道書，拳拳如奉戒律，寡言笑，不飲酒，屏絕聲色。年四十餘喪其配，遂不復娶，終身不蓄媵妾。此二反。家素殷羨，未嘗有綺繡之奉，鐘鼎之食，視一物若靳惜。至田宅之券，盡推以與其姪輩，而弗子。曰：吾先兄之所積也。此三反。嘗語人曰：吾有三反，一第不足道。既第，必樹名節。年六十必致仕。人始未之信，既而中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唐州司候，太守子不法，攝置於獄，守怒不為屈。改鞏州通西會，以廉外同州

判官遷洪洞令補尚書省掾以稱職擢監察御史首彈張復亨才勝德小人也朝廷以小人居諫職可乎又與拾遺張嘉貞奔走權貴皆不宜進用又言樞密大軍至廬車河敵勢窮蹙不即勒絕至有臨潢之敗其餘將帥非其人因薦同判樞密完顏老同知臨潢紇石烈按出希等沉勇有謀可任方面知濟南府張萬公北京留守完顏承暉戶部尚書范楫秉志公方可任廊廟其後凡三上書皆言善善必當用惡惡必當去在斷之不疑耳上問其狀曰臺官近日言復亨承暉尚未行也上亮其直然奸人自是側目矣竟為有司傳致其罪。

上特宥之改太學博士未幾黜為章德府判官秩滿除大理司直轉寺丞。

上召見宣諭脩至會命省讀應詔陳言文字得唐括合達一書上之曰時政得失盡於此矣其造次不忘悟君如此是時輦轂不雨久係冤獄議坐主者罪反為所擠奪一官歲餘授知盤安軍節度副

使俄規措東北路軍儲臨終嘆曰天不假我數月壽以畢幅巾之願耶享年五十有九配陳氏二子悉應公仕

章宗朝不為不知遇賴聖恩全宥亦衆矣其卒葬月日攀龍髯以逝箕尾似非偶然者而道終不克大施於天下既而身愈斥志愈不衰名愈重天下識與不識言正人必曰平尉公常奏對以君子小人為言

上遣近侍局使李仁惠問小人為誰以仁惠對上聞之愕然及公歿而仁惠敗天下哀其忠云復繫之詞曰

剛為天德

無是餒馬

物或蔽之

人而不天

復情於性

守動以靜

不戒而剛

無欲以正

惟伯正父

學先致知

非苟知之

亦信蹈之

公材小試

于憲于丞

羣瘡側耳

丹丘鳳鳴

振膠于河

冀何能清

砥柱屹然

頽波不驚

公命不延

不登柱石。

公在廊廟。

孰為姦賊。

公能抵之。

不能已之。

嗚呼九原。

愛莫起之。

交交黃鳥。

爰止于棘。

天不慈遺。

哀何有極。

老聃言壽。

死而不亡。

一時之促。

萬世之長。

汝山蒼蒼。

汝水逶迤。

公今不死。

公墓有碑。

趙秉文撰《兩閑老人權水集》卷二

張文正公碑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於正寢訃聞。

上為輟朝命勅祭勅葬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正。前代謚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惟唐括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間。明天子勵精政事脩飾治具典章文物高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儀禮完然為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

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度大典冊大號令。至於紀去宗顯宗章宗三朝之宏休偉烈。未嘗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遼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獨任其責沛然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四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又賊帥丘富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回俘掠。公言。君人者與為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為主。吊民伐罪而已。將在外。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略。與出其間。不若出於帥臣之為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為界。公言。向者大舉。本朝平蕩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國久駐之計。方事進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為斷。其後張巖書來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洲俘略。朝議以面奉聖旨。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為辭。公又言。有司之事。可擬議。至於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偽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報論。今既聖度已



儒藏

業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於求請、不若使其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從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後以新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擒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為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代為郎中、及以尚書遷亞相、公復為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為榮事、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為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語、公之朝廷、以公家傳禮學、復命其弟行信為禮部尚書、自非學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有此、公諱行簡、字敬甫、荅州日照人、祖莘卿、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西軍節度副使、父暉、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擢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慤、謹慎周密、口無擇言、而為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惟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遊、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

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焉、曰、去不復有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祕書、經學論議、似陸宣公、詔誥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歎餘不費於全乎、銘曰、

天地元醇、

降為仁人、

舍和醞真、

不淄不磷、

行為世表、

文演帝綸、

家傳禮樂、

載筆終身、

敢有二事、

墜其清芬、

歷事四朝、

寵數益新、

何以致之、

惟敬與勤、

緇衣美鄭、

德星聚陳、

顧後絕配、

瞻前無隣、

惟清獻公、

如萬石君、

歲時問勞、

寢膳以聞、

慶建白首、

朝服事親、

明星忽逝、

孤月獨晨、

永懷道陵、

鼎湖上賓、

金鑾舊夢、

玉樓斯文、

忠厚之氣、

攻為明神、

公薨汴陽、

而葬南原、

過者必式、

惟文正之

墳、

趙秉文撰

《閑閑老人滄水集》卷二

校記

①墓年：當作「暮年」。蓋形近而誤。

②正叔：當作「平叔」，見文題及《金史》卷一

○○《宗端修傳》。

③會：當作「令」，見四庫本《滢水集》。

④與出其：當作「與其出」，見四庫本《滢水集》。



儒藏

遼金儒林碑傳集 卷四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五

趙雄飛 趙秉文 郝天挺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傳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州入學記誦出佗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頽圯公日以揀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校種者營卒恃勢微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詎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

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剝邑民頑事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号會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詎縣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自斂。迄終更境內免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渠家閭閻首戶子雖會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亡異。農夫噉牛曝背寒耕熟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達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綿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達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



去公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鮮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破。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鄆陵。醋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通。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還。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獨復振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泊夫人之柩。拊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河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

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繼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罌壺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蜺辭。罔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号神匪私。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二〇）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韓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率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焉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爲貴。科舉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

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遠以來三百年若堯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當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泊於利祿慨然遵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開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開闢其自号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諱其基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鄆郎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詩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尚書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

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累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陸渾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拔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遠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梏殺之聞赦將至先梏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遠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



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橋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厲禍、而有不及其之禍、譬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潁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潁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有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爲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哀時遣中

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教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後、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聞閭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

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首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婿皆名進士也。所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二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澄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數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未遑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嘆焉、道之博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

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扶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聞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餐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金、初莫我助。大夜而且、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憂君、華首弥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郝先生墓誌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漢澤風士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李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考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處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語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晚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死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官多用貪墨敗官皆若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爲和或言令之子歟

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事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性年赴事成事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爲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壽歿無十金之產賣志下泉有識興嘆揆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敢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尉爲閭人先生以日舉進士預春官氏爲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歿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爲意者其平生自處易可見矣前喪同



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性。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機。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規政可以吏師。奉璋我我。其誰曰我私。昇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官巷抱書。在理而不繼。曳履商誼。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楚。繫細人而怨咨。良僕含光。平價不貨。棄擲死董。識者涕泗。執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歎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三三

校記

①傳：當作「博」。按，高唐在金代爲博州屬縣，見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

②未：當作「年」。

③破：當作「被」。

④河：當作「何」。

⑤鄆邯：當作「邯鄲」，見《金史》卷一一〇《趙秉文

傳》。

⑥胥詩國：當作「胥持國」，見右引書。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六

張公著 馮璧 趙思文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煥煥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聽之佗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筮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蒸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仆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庫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

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趙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太興尹公薄其爲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其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園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歛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攝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司事持擊劄右發獲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暮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逾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



儒藏

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廢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華。曰貴。曰恒。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鞠之一問。得情。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教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廟于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綽。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一綽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繙以世舊之故。微銘於某曰。自木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累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誤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

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國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唯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七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克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著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新國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倚倚憐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城。角運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而勞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邪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爲之敏在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壁。字叔獻。別字天祥。其



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永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為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政昇、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郡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述似者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藉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荅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桑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為姦、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海君憂。四年、調鄭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為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反乎？」主帥

聞而憾之、擯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漢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為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大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真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偽代、主客同坐。總領撤各門月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宗室徙坦軍於孟州、軍謀為變。本溫懼、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溫益懼、宿留孟州。

樞密院奏公代本溫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鋒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責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為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紇石烈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進邈而東，擬取道泗州。宋使也重兵盱眙，公准戰艦如櫛。我軍乃汴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勅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

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謀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邪？」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勢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揮公廉以檢吏，屯戍革廢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鋤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適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倭，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散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



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杜援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鐵鉗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達從行。道達發永城令簿賦。賕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泰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勅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輩易其言。不為備。一日紅袖數百。聯筏運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鞠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資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推責。果何益耶。公嘆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見。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開中平。詔公與吏部侍郎長忻審理完獄。時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職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為言。故相賈公益謫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援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援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採絳陽。故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採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諸人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為重地。朝議撤為駐驛處也。本根不回。則河南陝右有脅亡之憂。以渠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為言。竭民膏血。滿浹策計。剽騎終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遷焚蕩而去。駭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頹危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後見於今乎。竟以無寬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咎贖之玷。然其撫四方者

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松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竝王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為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誠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豈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第之士，遠置於空虛之境，以偏忤枯槁而為高也。明憲樂凡，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勿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數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僞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耐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關蘭。關蘭松醪，遂為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涓奉公之柩，附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涓，南京右廂機察孫運安尚幼。公

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情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為臨海所純，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唯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資產殊厚，公慮為奴輩所侵，籍於有司，葬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因，似疎而實親。雖知同硯席者，亦皆屢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頻問，詩四韻，每韻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懷然。正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以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雖為禮部開闢公所激賞，制誥典嚴，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潭源雷淵、太原王涯、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興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涓以謏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為中賜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

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校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嘆、使公得時行道、褒衣大冠、坐于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去、麾之不去、何必戒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爲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

陽剛在中、鯁自持、

巖巖青峙、峻以奇、

塵表朗出、莫可梯、

白筆一奮、雷風馳、

耽耽虎如、毛髮威、

奔走魍魎、號狐狸、

元精降材、匪一機、

三光九泉、絕等夷、

大君裁成、相所宜、

望公廟堂、佩安危、

聲氣不動、山四維、

冠之惠文、其敢卑、

九鼎大呂、棄若遺、

負而趨者、先所覩、

鳳兮德衰、天實爲、

正有來者、吾何追、

竝王之麓、草木腓、

兩崖出泉、懸素霓、

朝接典吟、暮鶴飛、

不飲不食、玉雪飢、

幼安東遷、人代非、

臨流濯足尚幾幾、

淨河北原公所歸、

墓形馬鬣大茂齊、

龜石有銘告無期、

公名萬年我前知、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曆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開閣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策、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大物、粲然可觀。繁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舊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金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廢舉孝、餘波之所

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為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瑛。第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令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蒙之。號復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寵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晨入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旋旬月而畢。再調魏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聞傳敵人遣問者來。白公欲赦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赦之亦無益。僅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

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贊。克剛。北走。時蘇郡受圍。唯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曜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陞菴。以課童子學為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深。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遣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環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指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說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再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赦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駱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



寬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魏州軍州事。魏州刺史號屯成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特命馬。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對雨為之霑浹。初，河朔饑饉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今各一官不之界，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需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解馬。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幽薊備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

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隔久矣，義嘗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讞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建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誣使鞠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貨，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校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王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聞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給云濟濟清源王行廟，感哀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

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内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焉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閑。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群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憲聖皇太后上仙。公授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業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勲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李南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克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

之妻。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通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交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贖之玷。宰相進除日。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為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孫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柩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為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泉之問。報叙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婉辭之有焉。其銘曰。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英智數之



藏儒

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
貞良之臣。君子譚譚。蔡人溫溫。究名始終。世所
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一八

校記

①援：當作「授」，見《金史》卷二〇《馮璧傳》。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七

李適 楊雲翼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誦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害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坑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遂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諸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弑。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狹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

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索。靖康初。先生之祖杞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藥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遇客及貧無以爲資者。未謂醫湯劑。康邪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爲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思。與前療病無異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任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臺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陸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



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卿大夫治其父老相
與立石。用託於他邦。人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
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
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
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為同
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
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
以郾城賴北為憂。謀之州。將為浚築計。不合。欲間
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
人入寇。郾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敗山東西
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斌
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
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
為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
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蒙晦自
居。淳滄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
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
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雅為王內翰子端周
負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
畫得於蘇黃之間。盡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為

第一。所在求謁者。緣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
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裨官雜家。無不
臻妙。弦歌慕樂。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
也。臨終。預剋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
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
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素
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未娶大興
崔氏。興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家
治官。劉山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
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
二人。皆嫁士族。士實某月。孫子治自陽翟護先生
之柩歸。塋於樂城某原之先塋。蓋有日。再拜涕泗。
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唯治。謹存。其輩流離。
不得以時歸。附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
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問學之博。志
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
石。吾子盡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
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切
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
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幻

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此事。以相茲後。願以不獲為恨。其何敢辭。唯是精力老矣。無聞其何以究聞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諱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審巡。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縋。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達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還。行無理連。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界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聞。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為世底柱。如是之卓然。

元好問撰（道山先生文集）卷一七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躡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老。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課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毅疾惡。累舉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徒衍傳大之器。如公



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異。字之策。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慶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語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其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大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盡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丞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丞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

本官從左丞。換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陞。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奏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郡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副元師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推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樞戶部尚書宗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或等

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雜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謫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徙兵民數万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知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廟網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益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廢吏為之縮手朝暮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雙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真計哉使生靈患有則社稷之福也今日真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奏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訖鞠之獄成連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

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授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國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敵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經進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典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違



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數條詳明上聽志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寔以成俗一日經進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商君之路馬耽其易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凡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輟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察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賢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玄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還

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進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模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其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弃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實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慶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應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林為奉常文章與開閣公齊名世号揚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

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若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明出天外。又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賭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此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

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並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万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紀軍亦駐之為前鋒。今能之手。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其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時金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焚輪不返之禍。



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揚雲異耶。河朔民何誣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道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兩電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文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于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注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曆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絕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玉終與行年相戾請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

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并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辨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孤子恕奉公之振將塋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應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磷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真祐南駕傾朝支忘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後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瘠瘠小智私兩津民命我所司忍令牙端舞嬰兒崑崙神泉後木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策天啓商父實為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陽之日今崦嵫頽瞻喬木為齊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一八

校記

①即：當作「耶」。

②延：當作「涎」。

③丞：當作「承」，見《金史》卷一一〇本傳。按，即承務郎。

④有：當作「肩」，見右引書。

⑤玄：當作「互」，見右引書。

⑥注：當作「莊」，見右引書。按，即莊子。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八

王若虛 曹珏 馮延登

內翰王公墓表

載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間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都文李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馬。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泰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廼馬嶺。寒雲就道。頓揖岩岫。欣然忘倦。遂還至黃峴峰。憩於華夷亭之左。願謂同游言。涖汶壑。坐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儉。因就大石上踞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輒。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為黃冠羽子。終世脩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昇而還。安置於郡北之

岱嶽觀。又明日。孤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為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多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為仰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為大風雨之所匿。薄為棄且然。况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遊若世外。霞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闕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廼俗駕而謝適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大老。版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為重。至於鄙朴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為快。謂不為山之靈所食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今以人境相值為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涂。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為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樹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入。候公行事之狀。以銘為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藁城人。自先世以農為業。考諱靖。質直尚



儒藏

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諸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歸祖間。識公為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鄆州錄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勝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錄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侍制。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群小獻諂。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名。公為文。喋血之際。崔奕輩恃勢作威。願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道譏排。立見屠滅。公自分必死。私謂奸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殆笑將未。

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辨情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撤服北歸。以至游泰山。浮湛里杜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怒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導南遺老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識宋儒經學以旁事遠引為奇。而史學以探源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取取如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擇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雖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

之。為人強記熟讀，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為正勝。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東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窠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傳名天下，杯酒淋漓，談鋒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唯有嘆服而已。高拱當國，崇獎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撻撻立威。門人張仲傑為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拯，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屢置稿，至楊吏部之異，楊大參叔王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胸中。值真誠者始二三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授閒置散，不自銜索，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厓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敬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旋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沒，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

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崇天之高而不擇地，挾東方之雄而不綽夸。老儒便便，智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富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用其和。翕集群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為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歸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興鑿。坡太山天門，有物禁錮，蓋仙聖之所居，而今得以為家。然則為瑞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儒藏

曾徽君墓表

徽丙午秋九月日曾徽君子五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教龐著艾之士如君者乎始子在京師登君卿先生禮部開閣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熱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濶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問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妾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祿命以旨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間君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表之孤子汝弼徒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五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華父鴻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

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後籍大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產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膝腹言笑和雅亦皆訥訥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徙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舍猝避吏留一篋而去者君勸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後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予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徽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第自保人有誣郭屬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樂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類以



全活者甚衆。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處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鬻菑老人。有卷欄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結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悉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即孝也。曹孫二人。幼未名。文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衆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為鄉人之榮。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言輩求訪百至。卒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寒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遇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排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癖情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遂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為次第之。君諱廷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揮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

楊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寧遠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為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澄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華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起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宋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宋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魏。魏之御營有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

賞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頃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雖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勅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追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德。次嫁監湖城稅關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家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遠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遠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綴密工巧。幼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林。一



儒藏

日直官省、啟上急召草官諸三篇、君授筆立說、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此稿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懇、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別業有漢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為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賢佳哉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殲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積且昌、世侯伯兮廣基業、橫溪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滯盜壚兮亦何望、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一九

校記

①有有：當衍一「有」字。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九

李全 劉鼎臣 彭悅 張正倫

李仲和墓碣銘

若虛有心契曰李君諱全字仲和博州高唐人孝於親順於長仁於僕妾其待朋友尤推誠尚氣節確乎可託以死也。然性介少諧合素不為鄉曲所重徑行直視傍不覩太山輕薄子戲侮其後而不之覺人以為癡而笑。面目嚴冷疎於禮貌箕踞袒跣不能一作謹攝狀向人。人復以為傲而怒。志大論高以匹夫憂天下每欲危言叫閭閻以取時名而不計其利害人又以為狂而哀。然仲和俱不屑也。明昌間予以從師客縣中閉門索居不妄應接而思與跌宕不羈之士游既得仲和語合意豁然大通為忘形交久之益親一日不見相覓如求亡仲和好古文而尤喜論詩說彈激實中其美疵晬曉儕流鮮能滿其意者始以詞賦干有司累不合既易經學逆克取高提攜人尋復齟齬然志愈厲氣不少衰謂富貴

終可致。後去家游京師編謁一時鉅公願人間技之以所業其章振動借聲勢因有所諧卒不售也。予與仲和別十年閱人益多觀交態益熟而思仲和益深。日在塵陰嘗得其手書弄翰著墨華覽之太息慨然有懷以為昔人相憶或千里命駕東垣去齊西非甚遠平居多暇獨不能一徑往握臂道胸臆何耶。秋滿東運當必逆此心若復不獲茲則有數。歸及相臺或告仲和卒矣且曰渠此從事浮屠學參究孜孜自以有得既又習辟穀法因不食死仍說偈言以辭世云。嗚呼仲和素嗜雜學聞輒欣慕予嘗力排之能折其口而不能奪其心也其竟以是終乎。予愧仲和見遇之厚而無以報憐其有大志而卒窮不偶恨其思之十年欲一復見而弗果乃書其行己之要而為之銘將寄其家俾刻諸其墓以寫吾心以傳諸後世以慰仲和之靈焉。仲和無子取其兄子為後。春秋若干卒於某年某月日而塋以某月日。銘曰。維世之交其道以市權奔利合否焉則止而不心

滴漏皆是有不其然如吾李子不幸短命死矣。

王若虛撰 《滄南遺老集》卷四一

故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東垣劉君諱某字易臣子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為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御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二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惟夫魂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塋于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為叙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溫溫笑談有味見者皆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主取榮名而數奇不偶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達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落莫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畧通其說亦以為然一旦雄捷喜

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道所謂命者果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長曰燧以陰補官次曰煥次曰焜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尚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塋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衡不怯雖然名占甲科亦既成其志沒于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罔克兮歸來。

王若虛撰 《滄南遺老集》卷四一

進士彭子升墓誌

君諱悅字子升世為真定人父椿將仕郎大興安次主簿子升幼明悟過人個儻有立志讀書為文悉得其妙處承安五年擢經義進士第調冀州錄事判官仁政溫溫民到于今不忘我滿注濱州鹽管勾徒知鄆州錄事其政如其冀而風聲氣焰有加居無何忽得狂疾喪



儒藏

心若物遷者言動可怪。自謂冥司有所拘覓。赴井死。蓋年三十四矣。嗚呼異哉。子升金玉比德。心地坦夷。和氣溢于眉睫。見者無賢不肖皆悅而親。君子謂其必獲善報。言論慷慨。儀度不凡。剛大之氣困而不折。及其得志。果若固有之君子。謂其宜享大任。如何不淑。至斯極也。初。將仕君亦以吉人稱鄉里。好學而貧甚。辛苦憔悴。人不堪其病。晚登一第。則到官未滿而亡。僅予隨奪。得不償喪。君子謂天之于彭氏也已薄。及子升復振而後釋然大慰。以謂番乎彼者。固將豈乎此也。乃大不然。則夫幽明之說。禍福之徵。其可以理詰歟。子升之在陳也。予為鄭之管城。嘗以官事會汴梁。既畢且散。子歸意甚急。子升曰。人生行止無常。而吾徒會合為尤難。顧不能更少從容乎。予欣然為一日留。痛飲極歡。夜艾而罷。翌日。相別于馬上。反顧憊憊。彼此有可憐色。初。豈知其遽為永訣也。抑予心又有所感焉。追惟曩昔同居于里中。與今思州司判王君士衡。浹水主簿周君晦之。忘形莫逆。

為兄弟交。年壯氣銳。馳騁于一時。雖方以功名相勉。而既嘗有暮年林下之期。仍見于文字。以傳諸好事者。夫豈徒感語而已哉。實庶幾行其志。而踐乎此也。一旦飄零。南北相望如晨星。固已數舊游之莫繼。而後約之無涯。孰謂堂堂如子升者。而遽云長逝乎。世事違人。不如意者十八九。榮衰聚散。未始有極。則生者雖存。又可保其所終耶。故予于此不獨悼吾良友之不韋。而撫事興懷。無非可以太息而流涕也。子升之歿。以大安己巳八月之二十四日。而其家用明年八月葬于西城之先塋。俾予書而銘之。子升娶武氏。子一人。曰興祖云。銘曰。既秀而枯。有不祛。命也奈何。已矣悲夫。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公子知剛涕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幣狀其行東明王鸚誌其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爲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以督墾竄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軋復之公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撫其務剛稜之所摧折深識之所獎掖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閻細民亦皆飽聞而默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此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爲固耳然唐取梁遠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閩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爲自疆不都閩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控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

連行臺河南根本既疆國勢乃張今不都閩中而又奔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爲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爲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爲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爲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爲陽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建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調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鄆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徭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爲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号召散戶有由帖揭勝於通衢僉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爲姦自是爲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歐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



大苦之。一日聞者告百夫長夜破門鑰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拷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較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歛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為尚書省令史。較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湏得人為

奏。詔以首前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為之更定。周密備具。遂正大。求仍適用之。興定三年。起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華公行臺閣中。群公為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聘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為敵有。誠能就所有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為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閏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為沿山軍馬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

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他州盜賊偏野。惟公号今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下。皆倚為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營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石。比歲終。渡關。迂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餽。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諭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為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為多。行臺以樊澤籍阿外。留屯阿外。土人取城。日嘗為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為帥府經歷官。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頗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為朝睦。城父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為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為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



能父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貨鉅萬，且盡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遣權貴，公爲不道。逮章發其姦，卒廢爲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鐸，郛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爲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兇卒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爲首謀，倫迫於籌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寃，尚書省付有司詳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爲寃，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欺伏，而其家誹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追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爲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早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爲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兩大作，中使還奏，客服霑濕，上爲之喜見。願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撒合輦上所倚信，聲勢煥煥，權過將相，其姊妙

洲爲女官，依託營建，挾勢飲財，以侵慈州縣至後衛士爲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爲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爲不可，竟勒妙洲返初服，出撒合輦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負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爲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諭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爲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詳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遽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問關至關下，爲上言

平章政事百撒奸邪誤國雖已遠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合喜將軍中年喪與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合喜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發合喜爲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迭款公柴車北歸結廬湍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者而已癸卯正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百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讎發奸賄以械府吏募強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公特小者耳既爲朝廷所知爲郎官爲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君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爲耻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

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掾細務宜不屑爲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闊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略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踈於自檢坐爲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寃而莫有爲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英士乎言之宰相乞爲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爲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爲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爲人爲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太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爲季末起坐哺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潁川治軍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驚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慈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儒藏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爲防。乃積乃倉。暨彼曩糧。百冗全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揀寒拷襦。療飢膏梁。愛育本基。繫公慈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黥髡。龍起雲驤。何儼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頽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橫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疆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常。鬱鬱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古。耿故國兮難忘。

元好問撰 《遼山先生文集》卷二〇

校記

①蕩：當作「湯」。按，即湯陰。

②佩服：當作「佩服」。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

李俊民 常用晦 趙端卿

劉伯熙 雷淵

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醇謹重然諾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鳴皋山北渡客軍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卒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間終日環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之延訪無虛日遽乞還山王重遠所請遣中貴護送之年八十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之名臣事畧

楊奐撰《遼山遺稿》卷上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遘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予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辱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鴈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為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呼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星南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趙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

豐取予之際已薄而辱於人家。近雲朔塞，群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提虎常氏之目。要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曉勇推澤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都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亮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後，族屬散居，有徙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廬利者，有折居拓仁坊廬者。文水君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比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聞焉。時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兩城童能為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渠之後，交文士益殷，賦業外它書亦能研究。國醫阮立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實，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

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族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早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閭門之姻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来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燕俗，仕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書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如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柩於濟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元好問撰（道山先生文集）卷二四



儒藏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鵠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礪、逸賓、王世賞、彦功。游摠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彦功、宗之俱以德行為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彦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君之所師，而高則其父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與庶衆孝養士太學、薰曠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宋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

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渾實簡重，薄於世味。少曰：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從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開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為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變，發投筋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揀者，松欲既勝，強為揀治之，往往齟



齟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饒飲，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克，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被合也人，我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幸逢。還堵蕭然，薇蕢不供。商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裳元吉，無庸清柴。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就傳。松柏之丘，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元好問撰 《遼山先生文集》卷三二

房山先生墓銘

先生諱伯熙，字善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伾之裔孫也。自伾有幽州，傳姓授節數世，入契丹為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其宗黨在仕塗者嘗數十百人。先生年十六，入國學，喜為詩文，卓犖有聲，與雷御史希顏齊名，號曰雷劉。宗慶之變，遂不就舉。游公卿間，音馳自肆，吟詠為樂，視世事若不足為者。貞祐初，從乘輿入汴，金亡而復歸燕，往來燕趙之間二十餘年。歲丙辰，復如汴，卒于旅次，年七十四，寓殯于燕門。丁巳春，其子某改葬于燕京梨園頭劉氏先塋。房山其自號也。先生資度瑰偉，面若頰玉，鬚髯奮張，貴氣郁郁，每花朝月夕，浩歌綿唱，音節豪宕，聲滿天地，觀者傾側以為異人。出於官族，而文一時鉅公，故王綱國體，大禮經制，無不洞練。每言唐宋五季遼金以來廢興因革，亶亶有條，若所親見。如性理象數經學文章，皆

能道其祇要。其書法出於二王，尤善真行小楷，嘗謂經言篆至於李斯，隸至於鍾繇，真行草楷至於王羲之，此書法之本也。張長史顏真卿柳誠懸蘇子瞻黃魯直米元章能盡其變者也。然祇當以二王為法，學二王不至不失為顏柳坡谷，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不本二王便學顏坡，不至則遂無正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僕初學書，先大夫令臨真武樓黃庭者近千紙，又令臨樂毅論者數百紙，其大字則令臨魯公畫贊唐荊公座右銘，更不許他學。數年之間，始令臨定武蘭亭，魯公座位帖，其草書則令臨張芝索靖二王而已。今五十年矣，不敢廢也。子今嗜書，其以是求之。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與刑學道廢缺如先生者，寧可得耶。銘曰：

涿郡古廟桑蓋倚，幽州大墳近十里。龍天虎氣尚未已，笑傲一世還詳此。突兀又見筆冢起，玉骨清峻有驥子。蘭亭已臨數百紙，嗚呼先生乃不死。

郝經撰（陵川集）卷三五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名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永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瘞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秦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也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顏以為天子富於春秋，有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曰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
壓。籍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
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
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
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
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強行而必致之。則與
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述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
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
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澤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墓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京

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祭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候羊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豪也
驕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
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儼然
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
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建書生遇之。嘗爲戶部
高尚書唐卿所辟。推遷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
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起行河
南。得賄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
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
兵與排責有連。脫役適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
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
殺之。老幼聚觀。万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
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

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無輸。雖情髯張口哆。頰湮卅。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驚盡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詠間作。醉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糾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歆。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熙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淚涕請進兵。拊膺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

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扶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踰東溟。元精燭烟賦子形。瀝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膏。何以驗之石有銘。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二）

校記

①機：當作「幾」。

②澤：當作「擇」。

③城：當作「成」。

④迨：當作「追」，見四庫本《遺山集》。

⑤翰：當作「幹」，見右引書。



儒藏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一

張景賢。 劉昂霄 商衡 劉汝翼

中順大夫鎮南君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
晉景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
景賢為言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
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
若有所得異時洎沒科舉歎掌簿書殆於學業無
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
服除辟涇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者
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
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
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曰費
穀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涇川課取陞一階改開封令
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槩景賢為人
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
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進鎮南軍節度副

使兼蔡州管内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清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
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
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
縣康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
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
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取吏也靜以莊惻惻無華念父不
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
謨洋洋歌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

元好問撰（遼山先生文集）卷三

劉景玄墓誌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
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
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
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釋因問讀書有後
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
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
偉壘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李房泰
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



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羅未盡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聞。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文章。淵綿致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枉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詠。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微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絡脉。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喋不得語。故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穢。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痊捕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諫辭科。而景元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

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己。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廡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塋陵川之先塋。銘曰。

源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為家。元精當中。散為雲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曜三尺。有書五車。禁不得一作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我。我蓬蒿一丘。窘此潮阿。天如天如。命也奈何。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高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郛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大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賜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以廉能換郛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令史歷艱草邊關知管差除三

考再滿被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遣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華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審院表留首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拒大壘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刎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拯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



簿書米益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遠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木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季。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琬禮天帝所休。豎之積中。孰汝仇。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兄有角。不我授。人以死。諱我則求。木冠李衛。汙楊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蟄蛸。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君子公。且俟。豆蓬奔走。物繫羞。魂兮歸。若安此丘。北陰葬壙。不可留。

元好問撰 《遼山先生文集》卷二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

公諱汝翼。字齊卿。姓劉氏。世爲蒲州郇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陞平主簿。時西山剽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懼。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群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首把臂俱下。而無亡鏹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仲。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維困爲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克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楊羅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必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

粟之飲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熾熾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為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梃繫兒背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日。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叅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遺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

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衍。清滄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鄆鄉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族概所在。特往迎之。大夫人鍾愛于公。不歡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卸賦。徑至燕城。歲月既久。止瓏荒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甕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內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一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某早以詩文投。知于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

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詰訓瑣細
春官科，莅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
積力久無復加。石磨玉琢絕觀瑕，內幾信厚外
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
軍聲振三河，星火饒饒供荷戈。筋疲力涸方薦
瘞，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
靜無敢譁。瘞疫剛瘳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
冠龜我百未一試，老澗阿不能不蛇賢人差。人
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蔭以華，會與毛鄭俱
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濬川其未涯。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三二

校記

- ①張景賢：為墓主之字，其名不詳。
- ②此句與下句文意不合，其間當有脫文。
- ③銘文不全，當有脫文。
- ④授：當作「受」。



儒藏

遼金儒林碑傳集卷十二

王天鐸

金故忠顯校尉尚書戶部主事先考府君墓誌銘

先府君諱天鐸字振之族王氏其先陳留郡陽武縣七圍里農家避靖康亂徙居衛汲縣長樂鄉遠祖有積勞官祀縣尉者曾祖府君諱仲英特有威望終河平軍節度府都目官祖經諱不仕天性孝愛鄉黨化其德顯考府君諱字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文法表表為吏學師官至敦武校尉先君少聰敏嗜學不為羣兒嬉讀書通大義先祖授以律學即能下筆論斷推原情法閭閻如老成人衆謂父良為教子能世其家矣正大初自州戶曹辟推行部令史時哀宗以御馬賜行省英公圖曹取芻粟欲內廐例同先君曰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廐之例非所敢知公聞之喜曰王掾愛人以德矣上黨公聞壁馬武京為河朔聲援以餽餉不繼間歲卒四千假食於昨適公儲亦無部議以省聞方風雪寒返衆待哺間并問先君進說曰公府糾合兵力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樂事遣為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溫飯有素君以月給權輿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可其請集戍賴以安活自是為省奉康禧郎中履芝所器識曰會見駿足騰驥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

元帥完顏公薦拔所能試京師權吏負甲首時年廿有六方軍國多故經費一仰大農調度即選充運司案長時李乾州差誤按二碑進移刺吳和領漕計覈精吏務先君夙夜盡公審會明當二公稱其能入作司吏以計盜官物使高世英受賄初不知所從未事竟吏跳失所在及科罪後事師肅執監主為首抵坐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憲部詰辨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賄耳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賄論且法者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聽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汚墨我所爭者法非私故也東豐仍使進士劉潛以公代不審隋良紙三十萬是用通解先君為仲理復官如初五年補睦親府掾屬皇兄荆王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祖免親奔仆有遠近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知休園陵祀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時簿書財賦委積滯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會繁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動臺省有快吏元康之譽開興初用入粟捕若授戶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約束先君偕同志者突冒兵威褫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既而北還鄉里乙未歲朝廷遣漸事官耶律公括諸道戶口柄用頗決得人為急前省掾



李楨已佐幕府薦先君於公曰王某予弗如也遂書行臺從事戶制以籍為定互占他縣者以死論有愛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帥事露公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用聳動隣道先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通論死非制書本意公怒曰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明年秋買奴公薨雲中南歸讀書養晦以厚所待或勸治生曰非予初心也勸仕州郡曰一丘之木安足棲集日以經史自娛充嗜春秋左氏傳西漢書其天文術數等學皆通習之年既加一洗心於易嘗質問於王華子先生名元札華大有所得一日先生發問曰自昔治少亂多君子人衆何也先君曰豈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歟王華子曰子得之矣集歷代易說為一書題曰王氏纂玄且見吾遐世無悶也歲戊戌詔試儒士時恩制寬或以廼嗣長可從師取應先生曰以為利非敢聞命嘗庭訓憚忱曰吾已錯斷不容殍死無掇習能儒素起家其策多矣然學貴不見鑑堂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用為不孝易昧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正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年四十六既壽先妣或勸之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于後竟不復娶州老人邦君游宦咸尊德樂道問政質疑無已率如教丙辰春平章趙公壁以書來聘時已

克往明年丁巳秋八月十有八日考終牖下享年十有六官至忠顯校尉夫人靳氏相州未和人進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次女貞靜淑善光備儒生二子憚忱先卒用戊午春三月葬汲縣親仁鄉新任先妣附焉先君資剛明簡密議論長慮慮深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群當官宰務人莫能措手者率懷為之不聲色少動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至於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其末耳又善尺一簡而盡書勁韻有風格作楷字日滿萬聞一異書估畢如不及多積至千餘卷友人劉冲見之曰何自苦如是先君曰素無長物非此何以遺子孫其遠大如此所交皆一時名士以取容阿匿為取生平非疾病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寒暑兩易裘褐居家寡言笑以身為律度人望而畏愛若一官府然嗚呼先君呂刀筆起身垂聲當世於先業為光大惟其秉彝粹懿思欲克其所未至進進焉不容自己絕不齒故習一肆於學根極群經務明大本復旁通天人之術以濟厥用其修已應時開物成務之志是可涯際邪然時與命揆壽止於斯不復卓犖大見於等吟風樹而含懷履霜露而興感抱吳穹明之氣也憶想平生鏤茲墳石庶幾慰安神靈永閔寤之藏銘曰 嚳邑王氏世業 高曾而下豫習同 大風泱泱動南鄘 於燦先子德

一日奮起蛇化龍、樹立先業何光融。
獄唯平反匪厥躬、要以明恕剛而中。
廷平釋之唐有功、漢二千石世業公。
剖裁錯節輸神鋒、庶幾凜凜德讓風。
靈淵日入不可曉、布衣歸來然而容。
春秋大易羅心胃、跡蟠於泥氣則虹。
冀北一顧九馬空、道雖人弘繫其逢。
維弗卒施為世恫、兒能讀書亢吾宗。
白首執計達與通、閉門蔬水甘長終。
翠微之居竊以重、一債不起故山凶。
悠悠大鈞問無從、太行西峙泉流東。
九原盤盤佳氣蔥、竟兮歸安此新宮。

南鄭王氏家傳

王氏昔王者之後。春秋時王子成父者。敗敵有功。因賜氏。厥後子孫散落中國。在晉者靈王太子後齊則畢公高後。其在陳留者齊王和之裔。以郡王次其先陳留陽武縣七國里人。起家龍臥耕稼河間。宋靖康初。避地徙家衛。及縣長樂鄉之白楊里。遠祖金天會間。積勞至祀縣尉。高祖見第五人二翁。是為邑王氏。初妣父邑素長者。聞高祖賢舍而甥焉。生子男五。曰三翁。四翁。五翁。十五翁。十六翁。人見其本支蕃衍。稱邑王氏。以別。因之蓋不忘本也。三翁贊譜叙為二代祖。生二子。曰元用。資穎異。是為憚高祖。自田舍郎改肄士業。嘗語人曰。終當以筆代耕。故異其言。及

長補郡掾。為人英特。慷慨有威儀。主治曹務。疎劾角厲。風發。明昌初。即鎮。參佐例朝。授用薦者言。迂河平軍都目官。上官倚重。有黑王殿直立節度之目。尋得暴疾卒。魚行里舍。時年三十有八。人惜其年不稱德。生經紀。紳三子。紀為決曹。紳潛德不耀。曾祖經。字伯常。天稟孝愛。垂髫已知事母。容止如成人。禮氣方嚴。內長厚。喜施與。志不樂祿仕。雍容鄉間。以德度。竊一時。昆仲七人同居。內外無間言。以累禁不分。家用饒足。其賑貧施乏。不掩為偏惠。人有貧弟忍微火不克償。輒折其券。或來謝。就復惠濟。曰。周急素所樂。何謝焉。一四家子要索大條。來取所附。與徐誠之曰。農當務實。士君子帶非。送其家。女弟嫁陵氏。婿下以俠犯。女妹先君所鍾愛。若婿置於時。婢容匿會赦。嘗出郭門。遇里農易也。亟為取諸市。可乎。其人謝而去。官府來求。剖正。為諭之曰。遠親莫世所未免。親仁和隣。古之善道。初無君子愛人。以德。曲直非所辯。曰。吾儕小人。不易慮。至相戒曰。今而後。不可使長若其為一邦聽直。欽服如此。王氏北者。尚十餘房。其親喪。隨所寓。權晉。曾之晉村之南阜。曾慮歷年久。斧封馬鼠。漫不可。曰。吾大宗子。合食族墓。貴實在我。遂起新仕。大葬於長



樂鄉第四疇祖業之北原及舉祀絕者廿餘世。率有加。凡內外男女孤悍無藉賴者為娶嫁之姻。禮喻已出。曾祖妣系出新中臨清關宋汲郡公呂氏之裔。盡儀母德。宗屬仰法焉。主與曾祖歲月日同。北兵破衛亦同時怖沒於家。春秋七十有六。實貞祐二年甲戌春正月十一日也。百年來里中宿著談孝愛而內有則者必曾為稱首。生祖字字彥宇身長七尺二寸。儀觀清淑。少傳家學。尤明習文法。至帖問條對。儀精理。當筆酒酒無常辭。行筆無居其右者。甫冠遭罹板蕩。業為一空。奮身從事。卒不失舊物。雅為節度公完顏從坦所知。遇由郡掾辟刑曹孔目官。祖盡心瘼。獄要本情。與法應。未嘗用察。為明情得為喜也。故郡中稱平。至有哀矜折獄之譽。頗注刑統進律書。既而嘆曰。後世知我罪我。其此書乎。生平樂誨人。怡顏和氣。不以己長格物。雖童孺質問。諄諄然無倦色。有弗知未始不盡也。今梁衛間由吏業而上達者。半為門生。遂以吏學授先君曰。吾治獄平。後當有顯者。然前賢有言。吏以法令為師。問而可知。其能與否。自有資才。非學而可。此收取當默識。第完之子。鈞早失怙恃。鞠育與先君等。至一豆羹一粟。必加顧恤。正大改元四月十六日。以末疾終新衛州橫堤里之寓館。壽五十有。官至教武校尉。祖妣孟氏。文縣南草市榆林坊富家。姿貞順。配祖德良。稱既誕先考。以貞祐二年癸酉四月十六日卒於郡之故家。再娶韓氏。韓

朱已來世顯族有累階至司空龍圖者。二十九歲寡。以健烈聞。流寓勤苦。保持門戶甚力。俾先君卓爾早達。祖妣資藉之方為多。晚嘗道家教。號妙清。大元中統庚申重九日。以疾終安仁里。享年七十有六。越三日。附葬玄堂祖柩之左。先君諱天鐸。字振之。姿精敏。幼知嗜學。諸弟出遊。嬉獨把書不置。既通大義。先祖以律學授之。即能下筆條對。明究情法。日新於露頭角。衆謂能大其先業。元光初。溫國胥公自秦移鎮新衛。尚書李特立聞其才。由州戶曹掾辟權行部令史。時上以御馬賜國公。曹取芻粟。北內廐例。先君曰。不可在閑則路馬。既賜則公乘。內廐之例。容得同乎。公聞之曰。王掾愛人以禮。二年。上黨公閻壁馬武出。為河朔藩扞。分羸兵四千人。假食於昨。適公儲亦無幾。方風雪寒。泣衆待哺。閻井問公府議。以聞。先君進說曰。張糾合義兵。皆河北遺黎。今飢若是不權宜以濟。殆非從便。副上官意也。侍郎梁亨道為肯首。然當若何。曰。今官義兩軍。溫飽有日。若以月給權輿半。以應彼急。河南漕粟計不時亦至。如此則客主兩不失所。行臺可其請。募兵賴以安活。自是大為省。康禧郎中盧芝。字良輔。芝字純。所賞識曰。會見驥足。驥驥一日千里也。正大四年。用元帥完顏公。得賊以火。薦拔所能。試京師。擢吏負甲首。時年二十有六。方軍國多故。財賦一仰都運司。經度寔擇才。揚集事。即選充運司掾長。先君夙夜在公。游刃餘裕。都漕

李公芳字執中，號清溪，嘉善人。同漕按刺吳和深加器重。
受職初，不知從來事，覺吏逃失所在，反科罪，從事師
肅執以監主為罪首，抵世英死。先君爭之不下，至詣
憲部詰辯曰：「原世英情本非同謀，第行盜後受賄耳，
據法議罪，與元謀共犯不同，高止合坐贓論，且法者
固當公共，師舍焉以即汝心？是置法為虛器。」上官韙
之高竟減死論。后懷金來謁，先君怒斥去，曰：「毋污墨
我所爭者法，非汝私也。」豐衍庫使劉濬字德源，愛民
以奉初業，以公代不審，陷名紙三十萬，用是追解先
君為申理復官如初。五年，楠睦親府掾，皇兄荆王
判府事，愛其德，度深加禮遇。明年秋，皇太后崩，制袒
免親奔仆，有遠邇之限，違者從府科罪。時有後期者，
先君請曰：「南渡來，宗室播弱，宜從寬宥。」王然之，以為
知體。園陵禮畢，卒無有被劾者。六年，轉補戶部令史，
時簿書財賦委積紛至，先君精力過人，故務愈繁，
志愈明，氣愈厲，事愈詳，不煩書佐，裁決如流。於是風
動臺省，有快吏元之譽。開興初，用入粟例，補滿授戶
部主事。壬辰，天興東狩，惟黨往往入宮禁，竊取金貝，
或堅約同往，以恐辭免，乃切嘆曰：「端門不忍過，其忍
聞此？」京城下，將士爭入俘掠，尋有令禁止，先君偕同
志者突冒兵威，挽救百餘口於南薰門下。乙未歲，北
還漠上，尋

得人為急，用薦者署行臺從事。制以籍為定，互占
它隙以死論。有潞民馬醫常氏，避役匿河內王帥家，
事露，抵常以死，意在籍沒州將，且用聳動隣道。先
君辯之曰：「常罪止於通，論死則非制書本意。」公怒曰：
「脫有誤，並汝坐之。」反復辯明，常竟獲免。又王鳳翔者，
告崔帥立弟益侃，匿金國珍寶，適萬戶喊失納國，
人受誅，公抵益等以喊失罪罪之。先君曰：「初謀
崔立今已死，況罪不相及，國有常憲。」公遂平反。
益等至有圖像奉報之語。明年秋，耶律公亮曰：
「南歸或勸為州縣，曰：『一上之木，安足棲集。』」
來辭於齋壁，以見意，因號思淵老人。
尤著春秋左氏傳，西漢書晚年一洗心於
於華陰王先生名元，字天，華陰人。曰：「子學
汝問自昔治少亂多，君子寡，小人衆，何也？」
非天一而地二，乾陽方始而陰已為之倍。
子得之矣。集歷代諸儒易說為一書，題曰：
遇朔例一占，玩辭明變，其應如響。下至天
極等學，皆通習之，聞一異書，輒自手錄。
卷友人劉冲曰：「何屹屹如是？」曰：「吾老矣，為
歲戌戌，詔試儒士，時恩制寬，或以乃嗣長可
試。先君曰：『吾思以義方為訓，若以幸竊非常。』
敢聞。嘗誠憚忱曰：『吾已錯，斷不容再。』寒辟死，無
能一志於道，以儒書起家，吾及則瞑目矣。然學貴專，
情故不見鑑，瑩則乃能別物，學苟不精，如治鑑不明，



將安用爲。不學易味涉世之道。不讀麟經。無以見筆削之玉。吾平昔行已。得乎此而已。丁巳秋八月。以疾終牖下。先君資剛明簡重。善持論。慮患深雅。以大用自期。人亦以此與之。握瑜懷瑾。群而不矜。事莫可措手者。率優爲之。不聲色少動。故官守游宦。莫不尊德樂道。問政質疑。取決而去。事已卒如教。至吏筆縱橫。緣以儒術。乃餘事耳。又善尺牘。作真行書。勁韻有風格。與人交。以取容阿。區爲恥。居家寡言笑。以身爲律。度人望而畏。若一官府然。外事緩急。不一言及家人。非疾卧。未嘗見日而作。三十年兩易喪。年四十六。既奪先妣。或勸再娶。曰。其如不可何。老者繼室。又先余死。是轉余於恤少者。後予是吾遺累於後。竟不娶。初試京師時。宿院夜夢人奉一首加冒曰。持此若名也。及榜出。擢甲首云。歲丙辰秋。憚亦夢人馳報曰。汝父領朝拜。且至。遂出顧。見先君朝服席帽。乘而東。簡一卒跳梁馬首。唱云。翠微君節度使。后三日。先君遺疾。乃以所夢上。明翠微者。太虛之氣。夫精氣爲物。遊魂爲交。死生者晝夜之道。吾固安之。復何憂。與明年捐館。吁。亦異哉。

先妣靳氏。相州永和鎮人。進士子玄之孫。安陽丞顯思之女。性淑善。於婦道良謹。生二子。曰憚。曰忱。孫振孫。宜孫重孫。韓郎。贊曰。

謹按家譜憚

六代祖昆弟五人。五代祖行一十三。高祖行一十五。

曾祖行一十九。王父行一十四。稱伯叔行六人。由是而觀。金百年間。本支不爲微眇。然自喪亂來。或四三世五六世而已者。凡二十有四房。哀哉。唯扈王氏暨相之醫傳。房歷八世而傳祀。是豈偶然者哉。憚觀西漢名臣。往往決曹御史。致位槐棘。雖云明習文法。練達故實。至論身名。烜赫儼然。尙延昌。必曰陰積所至。王氏自

河平府君而下。累葉以刀筆承家職。司城且遠先考而業有光。子孫迄綿綿于今。視履考祥。其亦有足致然者邪。

王憚撰（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四九）

校記

- ①經諱：當作「諱經」，見四庫本《秋澗集》。
- ②跳：右引書作「逃」。
- ③補若：當作「補官」。右引書作「補滿」。
- ④愛：當作「潞」，見右引書。
- ⑤「君子」原闕二字，右引書作「寡小」。
- ⑥「以」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幸爲」。
- ⑦「不容」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再寒」。
- ⑧「學貴」下闕三字，右引書作「顓精汝」。
- ⑨「不」下闕三字，右引書作「明將安」。
- ⑩「見」下闕三字，右引書作「筆削之」。
- ⑪「娶」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晚節號思」。
- ⑫「無」下闕三字，右引書作「巨細事」。
- ⑬「已」下闕二字，右引書作「疾不」。
- ⑭「年」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五」。
- ⑮「進」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進」。

- ⑯「婦」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道」。
- ⑰「鄉」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之」。又，新任：當作「新阡」，見右引書。
- ⑱「深」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雅」。
- ⑲「矜」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其」。
- ⑳「見於」下闕三字，右引書作「世今憚」。
- ㉑「明」下闕一字，右引書作「極」。
- ㉒「世業」下闕一字，右引書作「農」。
- ㉓「德」下闕二字，右引書作「所鍾」。
- ㉔「胡」下闕一字，右引書作「遵」。
- ㉕見弟：當作「昆弟」。
- ㉖「二翁」下闕一字，四庫本《秋澗集》作「者」。
- ㉗「所附」下闕七字，右引書作「縉纓以醺繫直弗」。
- ㉘「非」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汝當繫悉所有」。
- ㉙「犯」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法公曰王氏鮮」。
- ㉚「婦」下闕七字，右引書作「能免累吏捕急竟」。

- ③①「易」下闕八字，右引書作「萊歸公曰晨圃吾事」。
- ③②「黨」上闕一字，下闕五字。右引書作「鄉黨有訟者不之」。
- ③③「莫」下闕七字，右引書作「若邇鄰同居雜處」。
- ③④「初無」下闕六字，右引書作「大故何至是哉」。
- ③⑤「小人」下闕四字，右引書作「聞公言敢」。
- ③⑥長若：當作「長者」。又，下闕五字，右引書作「長者復覩吾面顏」。
- ③⑦「王氏北」下闕七字，右引書作「渡後可支分派別」。
- ③⑧「曾之」下闕五字，右引書作「上世亦殞是」。
- ③⑨「不可」下闕二字，右引書作「識嘆」。
- ④⑩新任：當作「新阡」，見右引書。
- ④⑪「贈」下闕一字，右引書作「賻」。
- ④⑫「板蕩」下闕一字，右引書作「世」。從下句。
- ④⑬「露」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公」。
- ④⑭「納國」下闕一字，右引書作「夫」。
- ④⑮「初謀」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匿者」。

- ④⑯「平反」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其事」。
- ④⑰曰：當作「自」。又下闕二字，右引書作「自雲中」。
- ④⑱「棲集」下闕四字，右引書作「遂書歸去」。
- ④⑲「老人」下闕六字，右引書作「日以經史自娛」。
- ⑤①「洗心於」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易嘗質問」。
- ⑤②「子學」下闕五字，右引書作「有素吾試先」。
- ⑤③「何也」闕四字，右引書作「先君曰豈」。
- ⑤④「爲之倍」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歟玉華曰」。
- ⑤⑤「題曰」下闕四字，右引書作「王氏易纂」。
- ⑤⑥「下至天」下闕四字，右引書作「文陰陽皇」。
- ⑤⑦「手錄多」下闕四字，右引書作「積至千餘」。
- ⑤⑧「老矣爲」下闕四字，右引書作「子孫計耳」。
- ⑤⑨「長可」下闕三字，右引書作「從師往」。
- ⑤⑩「非常」下闕三字，右引書作「恩非所」。
- ⑤⑪「無」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吏習」。
- ⑤⑫奧：當作「粵」。

⑥「無」下闕二字，右引書作「吏習」。

⑥ 奧：當作「粵」。

元儒碑傳集

舒大剛 張尚英 編輯
李文澤 校點

《元儒碑傳集》一百五十六卷，舒大剛、張尚英選輯，李文澤校點。

元朝是由興起於漠北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個王朝，如果從公元一二〇六年興國算起，至公元一三六八年滅亡，共歷一百六十多年。

元朝依靠軍事力量征服了中原，但建立不久，統治者便不得不籠絡漢族以及漢化的契丹、女真士人，借鑒中國傳統的統治方法和意識形態，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像耶律楚材、元好問、郝經、姚樞等，都受到禮遇。蒙古貴族通過他們接觸了儒學，從而有助於蒙古族的漢化。但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時，儒家學說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重視，儘管趙復、姚樞、劉因、許衡等人大力倡導程朱理學，忽必烈本人對儒學大師也尊禮有加，但儒學并未立即被官方認可。直至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取士之法，以經義策問出題，程朱理學才終於上升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

元政府在中央立國子監，各路府州縣也普遍設立了學校。元朝的書院也很活躍。書院以講授儒家思想為中心，或以儒學講學相標榜。當時一些著名的理學家如吳澄、金履祥、許衡等都曾在這類書院中傳道授業。南方的理學家在宋亡之後不願出仕元朝，也大都退居書院，以講學授徒為尚。

隨着儒學在蒙古貴族中的傳播，儒學經典開始大量的被譯成蒙古文字，由朝廷頒佈於天下，像《貞觀政要》、《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當時都有蒙古文譯本。元蒙統治者對儒學的推崇，主要表現為對孔孟和宋明理學的崇奉。從當時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看，基本是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中設問，而標準答案只能是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詩經》用朱熹的注釋本，《周易》兼用程注及朱注。科舉考試明文規定使用朱熹的注釋，實自元朝始。程朱理學上升為官方學術，理學的獨尊地位進一步確立。

元初儒者大多來自遼、金及南宋。如耶律楚材、元好問、趙復、馬端臨、許衡、劉因、吳澄。元末儒者又多人明，如朱升、宋濂、王祚等。可謂前承宋金，後啓有明。儒學在元朝得到發展，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儒學人物。許謙、胡一桂、保八、趙采、胡炳文、陳櫟、王申子、熊良輔、李簡、董真卿、趙沔、黃鎮成、劉瑾、陳友仁、陳澹、俞皋、程端學、鄭玉、齊履謙、虞集、袁桷、楊維禎等，都是這一時代的名儒。元人留下了不少文集，其中有大量儒學人物的碑傳，是研究元代儒學史的寶貴資料。

本書即從上述文集（也包括明、清兩代的一些文集）蒐集元儒碑傳，彙編成帙，凡錄五百七十餘人，釐為一百五十六卷。

元儒碑傳集目錄

卷一

楊奐 徐之綱 元好問

卷二

耶律楚材

卷三

段直 郝思溫 賈輔

卷四

陳庚 史天澤

卷五

寇靖 竇繼祖 杜瑛

卷六

姚樞

卷七

游子賢 許衡

卷八

卷九

劉德淵 申屠義 薛玄 硯彌堅

劉巨川 王義山 俞君選

卷十

劉秉忠

卷十一

鄭天麟 張文謙 項良才

卷十二

譚澄 董珪

卷十三

李德輝 劉景石 鄒敏中 徐元得

卷十四

王義端 黃從龍 趙秉溫 陳堯龍 王

幼孫

卷十五

郝經



卷十六

張著 胡斗元 董文用

卷十七

楊恭懿 董文直 曾穎瑞

卷十八

康樂 潘溫 袁斗楠 方回 安松

卷十九

趙穆 王憚

卷二十

張延 武震 項天覺 何天聲 許文薦

卷二十一

陳天祥 汪一龍 石一鼈 汪深

卷二十二

郭守敬

卷二十三

董文忠 俞應元 余珏 周密 董朴

卷二十四

劉宣 蔣世傑

卷二十五

馬充實 劉將孫 史徽孫 胡夢魁 徐

師顏 余斗祥

卷二十六

賴汝楫 黃順翁 曹涇

卷二十七

張繼祖 程思廉 蔣松魁 鄭松 顏奎

卷二十八

蔣會龍 揭來成 解夢斗 吳德鴻 蕭

申祿 朱伯清

卷二十九

張翌 耶律有尚 程逢午

卷三十

閻復 尚文 雷復



卷三十一

程復心 聶濟 吳德溥 呂戢

卷三十二

潘澤 李寓 吳思齊 陳萬里

卷三十三

趙思恭

卷三十四

陳觀 徐子鄧 蘇榮祖 趙淇

卷三十五

胡求魚 趙文 舒械 胡釋之 許師可

卷三十六

王埜翁 段思溫 鄭樸翁 龔孟夔 劉

壘

卷三十七

方鳳 王守正 何堯 俞琰

卷三十八

燕公楠 何應子 姬文龍 崔君舉

卷三十九

孫登龍 蕭剌 滕安上

卷四十

朱自期 魏新之 張九思 趙秉政(正)

卷四十一

趙與票 皮儀 于應雷 汪維祺

卷四十二

秦仲 黎立武 朱叔麒 蕭癸發 陳暘

伯 李洧孫 張伯淳

卷四十三

袁繹 婁文輔 白棟 周棲梧 劉應龜

戴表元

卷四十四

馬煦 李夢登 孫潼發 趙宏偉

卷四十五

袁洪 熊昇

卷四十六

王構 郭陞 李禎

卷四十七

周鼎 劉鄰 胡謂 黃所志 馮善主

卷四十八

熊朋來 李心道 黃泰亨 吳可孫

卷四十九

鄧僉可 甄昌祖 史蒙卿 白恪

卷五十

暢師文 耶律希亮

卷五十一

聶斗月 牟應龍 何劉發 王城

卷五十二

胡方平 葉瑞 揭道孫 陳應洪 劉友

益

卷五十三

高克恭 汪庭桂

卷五十四

劉賡 白珽 劉因

卷五十五

程鉅夫 王興宗 倪南杰 俞相

卷五十六

胡長孺 徐奇伯 梁節 李淦

卷五十七

吳澄

卷五十八

何鳳 彭長庚 胡炳文 傅定保 丁應

桂

卷五十九

鄒次陳 舒公平 柯謙 程直方 郭登

龍

卷六十

張範附張起巖 薛延年 王則之 陳櫟

卷六十一

王桂 王士元 任士林 蕭炎亨 俞金

卷六十二

樓有成 上官璪 王炎澤 鄭翔 袁公

壽

卷六十三

董士選 項鼎 李鳳

卷六十四

徐毅 趙孟頫

卷六十五

同恕 趙若煥

卷六十六

陳先得 謝仲直 王文淵 李孟 汪斗

建

卷六十七

馬潤 曹啟伯

卷六十八

楊謙之 閻宏 蕭德孫 陳苑 孫辰龍

操貴持

卷六十九

倪景和 吳存 熊紹予 徐必茂 丘定

夫 袁度

卷七十

陳恕可 俞天民 曹毅 席郁 薛勉

卷七十一

鄧文原 王勳 劉蒙正 張模

卷七十二

黃澤

卷七十三

袁衷 趙世延 孔學詩 潘弼 岑翔龍



鄭昭祖

卷七十四

蘇志道 汪炎昶 陳澹

卷七十五

孫轍 袁易 賈壤 林起宗

卷七十六

齊履謙 郭士文 程榮秀

卷七十七

朱以寔 邵文忠 吳定翁 李榮 孔昭

孫 烏冲

卷七十八

張珪 賀勝(巴延) 張希文

卷七十九

何中 李洙 陳顥 劉楚蘭 包廷藻

薛觀

卷八十

蕭泰登 王執謙 張士元 龔璠

卷八十一

周之翰 焦悅 韓性 黃叔雅

卷八十二

袁桷 王昌世 吳辰子

卷八十三

周尚之 吾衍 王宗

卷八十四

楊壯行 呂汲 倪淵

卷八十五

李銓 劉詵

卷八十六

郭好德 朱垚 舒堯俞 元明善

卷八十七

陳仁 王賓 貢奎 程郇

卷八十八



丘世良 唐元 杜英發 沈茂寔

卷八十九

安熙 許謙

卷九十

蕭甲叟 柳貫 潘宗祐 袁萬里

卷九十一

張恕 儲能謙 楊載 嚴侶 程端禮

孫會叔

卷九十二

郝伯魯 夏友蘭 葉謹翁 應本 王肖

翁 曹知白 范梈

卷九十三

虞集

卷九十四

蕭瑞 張圖南 曾順 胡助

卷九十五

黃叔英 汪澤民 蔣吉相

卷九十六

揭傒斯

卷九十七

郭思恭 趙榮 虞槃 趙時勉 邵彌遠

卷九十八

張在 王忠 許熹 婁志冲 王結 吳

直方

卷九十九

孔文桷 曾嚴卿 杜本 干文傳

卷一百

黃潛

卷一百一

程端學 倪天澤 吳益懋 項訥

卷一百二

王廷珍 錢良右 王都中

卷一百三

劉傳 蕭夢得 陳師可 陳樵

卷一百四

馬祖常

卷一百五

字术魯翀(富珠哩翀) 張明卿 饒泰來

卷一百六

謝端 張樺 馬瑩 吳福孫 林寬

卷一百七

胡彝 朱震亨

卷一百八

宋本

卷一百九

鮑魯卿 任格 李存 曾巽申 陸德原

張元禮

卷一百十

吳師道

卷一百十一

歐陽玄 陳景

卷一百十二

張雨 黃許 王吉才 于欽 王士毅

劉庚金 葛聞孫

卷一百十三

朱隱老 祝蕃 貫雲石

卷一百十四

孔濤 羅振文 陶煜

卷一百十五

曹慶孫 朱嗣壽 鍾柔 彭炳

卷一百十六

羅文節 許晉孫 熊本

卷一百十七

吳方 倪居敬 陳良能 鄭昂 柳鹵



程文 黃清老

卷一百十八

劉鶚 洪蹟 王以道 王良玉

卷一百十九

孫元蒙 蕭文孫

卷一百二十

鄭元祐 張樞 秦玉 呂權

卷一百二十一

劉輝 吳景奎

卷一百二十二

陳植 聞人夢吉 倪驤 鮑完澤 陳汝

檝 李裕

卷一百二十三

宋褰 呂機 楊維翰 孔灝

卷一百二十四

雷機 楊俊民 王鑑 王介

卷一百二十五

孟泌 陳堂 樓光亨 馬祖謙 朱文選

卷一百二十六

楊維禎 皮榮 謝應芳 吳萊 朱柯

卷一百二十七

陳邁 陳中 陳徵 張德亨 朱同善

卷一百二十八

蔣玄 陳大倫 盧觀

卷一百二十九

鄭玉 程養全

卷一百三十

林泉生 楊相孫

卷一百三十一

朱升 唐桂芳 李祁 劉燾孫

卷一百三十二

齊琦 郭士元 吳復 梅致和

卷一百三十三

孔瀛 劉演 劉時豫 黃珏 王厚孫

卷一百三十四

范幹 哈喇不花(哈喇布哈) 葉颺 張復禮

張以寧

卷一百三十五

王埏 周南老 楊惟肖 史公珽

卷一百三十六

莫昌 傅若金 倪士毅 季仁壽 劉環

翁

卷一百三十七

余闕 貢師剛 曹永

卷一百三十八

危素

卷一百三十九

汪克寬 盛德瑞 滕堞 張理

卷一百四十

揭沘 張近仁 舒頔

卷一百四十一

顏善膺 周聞孫 曾一漢 鎰斗鳳 唐

懷德

卷一百四十二

周堅 吳儀 鄭邦彥

卷一百四十三

王寧孫 潘著 黃昇 汪汝懋

卷一百四十四

鮑元康 徐元震 謝煥 賀景文 夏侯

霽

卷一百四十五

孔森 王毅 夏霖 楊恒

卷一百四十六

鄭銘 蔣宗簡 陳麟 楊居 烏本良



卷一百四十七	解泰 周祐 傅致柔 歐陽衡
卷一百四十八	湯楷 鄭深 顧權
卷一百四十九	章溢
卷一百五十	朱右 王禮
卷一百五十一	陳基 陳高 管壽昌 孔克堅 王景行
卷一百五十二	陶宗儀
卷一百五十三	王沂
卷一百五十四	趙觀光 蔡復初 戴良 黃寬 劉干
卷一百五十五	趙沔 趙友桂 倪可與 陳中立 楊謙 方槐 生 蔣允 陳汝秧 孔希學 鄭檝
卷一百五十六	曾蕃 沈性善 陳達 韓諤 鄭琮 周 天祐 蔣元

元儒碑傳集卷一

楊奐 徐之綱 元好問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燕燕訪使楊公
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
二十世孫也。諸系之詳見君自叙載之先大夫墓
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憐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
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
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
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關
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關景趣甚異
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晡食
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釋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
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素履相煩聞若有佳
兒姑試之。即檄君為舍與書時調度方放君掌
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主撮之誤。倅愛之謂他
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
迺出倫輩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
試與定辛巳以遺誤下策。同舍廬長卿李欽若欽
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

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謀
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
大初朝廷一新敝政求所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
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
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
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
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為講議
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商書省以便宦署君龐
州經歷皆辭不就。再拜參乾恒二州軍事親舊為
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
春試校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
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徵服
北渡窮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康之自若也。寇氏
帥趙侯善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極自
京師帶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
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父聞君名數以行
藏為問而君終不一語。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
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
天朝開舉選特部宣撫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
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



儒藏

雲燕。裁從監試官北上，訪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

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

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

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溫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榷，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接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清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稹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闕，尋被數劾，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

吾鄉密迤豐饒，民俗敦朴，兇犖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瑯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慮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教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黷貽譏者笑。遂引觴大噉，望東南泣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附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嶽山，皆早夭。駒即者在乎，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讞，搜即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于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鳥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楚，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舉路所在，人爭走之，經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講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晚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



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君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與定末，閱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編禱祠廟，請為祝文，凡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鄂下日，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誼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歌觀詩者，舉酒歌和以次唱韻，意氣閑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郭郊郎，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閱。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疲，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剗蘆欄，創為裁製，以昭裁剗，為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開闢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間遠。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間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來，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繫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

政，號近體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叙曰：「正統之說，所以補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繫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表，曰復，曰與，曰陪，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陪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養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誥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孤遺扶病疾，助莖養，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惟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掌，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

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聞居西山之鹿泉，負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搆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臨終，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誤述為禱。惟不腆之文，曷足為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氷雪溫寒，往後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泣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輪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蟄於跌者龜，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碩瞻佳城，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深養孤罷，迄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轍而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芳纍纍。歟，有于唐，世父衰微，河潤九里，蔚松栢芳增輝。謂君為達歟，徒以文窮而自嬉，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玄聖久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太玄，坐為悠悠者之所譏。繫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宜。君排諸儒，弁備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最是而今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縶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莫竊取為。

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輶背馳，傳者差謬。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幾千載考求知。

元好問撰（遺山先生文集）卷二三

滕縣尉徐君墓誌銘

君諱之綱字漢臣。金以詞賦舉進士。君為詞賦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學者。窮幽闡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截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為學邪。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為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詆為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偽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蓋未混也。意識卓絕。尚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君言。其所為書。東齋默志三卷。皆經說也。通融賦說三卷。舉子學也。麟臺雜著七卷。其所為詩文也。皇元畧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君以明經選益都。于時李壇以諸侯兵分省。君以府學教授佐省事。壇喜儒。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君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壇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唐世河北將士尊藩鎮。

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默為滕州滕縣尉。讒者復以默誌羅君禍。後壇果就誅。而君亦已下世。中統四年八月某日也。年七十有五。配李氏郭氏。嗚呼。崎嶇兵塵。士志以童習自守。磅礴河漢。橫流塞而天源深。非君其誰邪。淄川楊公序其文矣。君世家單州。後徙濟州。祖鐸。父華。俱金進士。配翟氏。子敬。至元十三年中明經。無祿即世。孫天麟。十七年亦中明經。次鳳。以積勞為益都路臨朐縣尹。今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歷。次士龍。代州儒學正。曾孫若干人。鳳靖共宦官。慨然言曰。祖父節行經學。先哲推重。子嘗為文字官。願誌墓道。遂讀其所為書。以叙。過為銘。銘曰。

魯聖絕學。燕祿管。曲說恣臆。紛翻。浮聲急響。曼以繁。青紫決拾。靡覩顏。夫子勇志。開冥頑。手持寸膠。清渾淵。雲陰駁霽。白日還。佐鎮陳誼。數斥奸。拂衣避席。彼構譏。寥寥道統。孰異分。正轍前趨。南北貫。厥功茂著。儒碩先。遺文傳信。銘永刊。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儒藏

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見陵川集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至、經走常山三百里、已馬昇、歸葬。藝文醇酒、哭于画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于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叙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于李杜、其後纖靡淫艷、怪誕癡淫、寢呂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路、益爲瑰奇、復于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科干祿、置詩文不爲、其或爲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爲異。奎陞廢絕、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蘇黃氏。天才清曠、遠婉高古、沉鬱大和、力出意外、巧縛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粲發、雜弄金璧、雜飾丹青、奇芬異秀、洞蕩心魄。看花把酒、歌謠跌宕、換幽并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爲正、出奇于長句、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爲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爲樂府、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有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趣其門、

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襍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曜墮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之正、而傳其命脉、繁而不絕、其有功于世又大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開館、爲人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聞、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爲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諸好問、字格之、太原定襄人、係出拓拔故魏、姓元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屬和。或者讀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正不欲渠爲舉子尔、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辭意、經傳貫穿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箕穎者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累其什、人嚮其句、洋溢于里巷、吟諷于道塗、巍然城谷復出也。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府、甚有威惠。以太夫人衰疾、辭劇致養、轉內卿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卒之某月日、葬于定襄之先塋。前配太原張氏、再配臨清毛氏。子男三人、曰某、某、女三人、長適進士程端甫、次爲女冠、次適張某。銘曰：

士子賈技爭綴緼、僥倖寸祿奔走急、以爲詩文作無益、冀壞擲弃明月璧。先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撫黃室。開闢文源窮荊棘、大鼓復完金玉擊。爛熳長辭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陰妬護前喘肝膽、群犬號號共說嫉。塵埃野馬爲鬼域、遺山岩岩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拔國、馬群歸來反玄宅。有書有傳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郝經撰 《遺山先生文集》附錄

校記

①不：疑當作「年」。據楊奐生年推算，其赴廷試爲金

興定己卯，與下文辛巳被黜相吻合。

②掌：當作「常」，見四庫本《遺山集》。



元儒碑傳集卷二

耶律楚材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益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者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隆科。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赫魯。赫魯生太師呼圖克。呼圖克生定遠將軍納喇。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裕魯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為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待制。

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諡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金制宰相子得試補省掾。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讐。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貳心。誓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禍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



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鵬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詔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有歷學。而回鵬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期果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鵬人言不食。其夜月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況人間事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山上亦燒羊解骨以待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恠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

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行劫。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已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時天下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尊生殺。少有忤意。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郡。動輒兵興相攻。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庫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斂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

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國朝之用文臣，益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領軍民錢穀，往往恃其富強，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威得不激怒皇叔，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為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不數月，會有以事告成得不者，上知與公不協，特命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羣小，易以招誘。今方有事於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

晚。上頗不悅。已而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廩米穀簿籍具陳於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能使錢穀流入如此？不啻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者甚多，以臣不才，故留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路長官太傅拉哈失陷官糧萬餘石，恃其勲舊，密奏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良久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書，然後聞奏。中貴袁穆、燕布哈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不若將河南殘民貸而不誅，可充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回鶻、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隴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

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背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散歸已降之郡，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口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連不解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地土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並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弟

兄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蹈死道路者踵相蹠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益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覲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戶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



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似為兩便。爭論十餘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朕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屬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矣。從之。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三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廷皆謂太輕。公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

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之。謂之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千六十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于本相俸。更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托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發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托歡傳旨。又欲徧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倒乏。則豪奪民馬。以乘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筆健。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因陳時



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廢罷。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土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薩爾阿黑色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曾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修葺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薩爾阿黑色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稅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乎。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禦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呼圖克瑪勒

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條官廊房地基。水利豬雞。剝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罔上。為害甚大。咸秦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益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乘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回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溫都爾哈瑪爾。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

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侍左右皆為所啗，上亦頗惑眾議，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聲色俱厲。上曰：汝欲鬪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蹣跡而慕其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夢惑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言，領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

射，何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溫都爾哈瑪爾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阿附，唯憚公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溫都爾哈瑪爾，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典章號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敢奉詔。尋復有旨，溫都爾哈瑪爾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于國家，皇后亦不能以無罪殺臣。后雖怒，其忤已亦以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為之罷市，絕音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如泣相弔。以中統二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壘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



兵亂隔絕。歿於河南之方城。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咸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十一人。曰希微。曰希勅。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開。曰希問。曰希聞。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迥出人表。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勸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家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諧之者。曰。公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誡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為該洽。凡星歷醫卜。雜弄。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歷。蓋回鶻歷名也。又以日食遲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歷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歷行于世。既葬。公

七年。左丞相持進士趙衍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享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

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返商。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變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壁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濟其汝為。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輿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

師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羣雄。圍豹摧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棟棟。網羅四方。行麟蒐鳳。府庫填充。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煥。公于是時。玄齡貞觀。通俘累累。敵野僵屍。我煥而寒。我飽而飢。圍城惴惴。假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到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作元子。再秉樞衡。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墓墓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四庫本《元文類》卷五七

校記

①但：當作「俾」，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五

七。

元儒碑傳集卷三

段直 郝思溫 賈輔

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

公諱直字正卿。姓段氏。世為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出相仍。寇賊充斥。公乃奮然興起。率鄉黨族屬為約束。相聚以自守。及天子命太師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略地。兩河山東豪傑並應。公遂以東歸之事定。論功行賞。分土傳世。一如古封建法。公起澤。應得澤。遂佩黃金符。為州長官。凡廿餘年。方天下初集。國家以澤衝隘。別置守兵。主將不善制御。恣其侵暴。久之。山民不勝其橫。往往自棄為庫盜。公上言。願罷守兵。請身任諸隘。保其無虞。朝廷從之。庫盜遂息。公見澤民避兵者多。未復乃藉其舍業於其親戚鄰人戶末。約曰。俟主還與之。戶如故。分出賦如業。是以民多還集。但戶額少而丁業優。故賦輕而易足。兵後屢饑。其還民無產者。復不能自生。公為出果食之。

不使流散。時新法裁亡甚嚴。鄉民不一一曉知。澤當諸軍往來之衝。病俘多亡。田民家者。若以藏。論籍沒從生。保伍為空。公乃豫為符券。為官使收養。以俟諸軍物色者。後凡留俘家皆得以不嚴釋。州民被俘他郡者。公多為購得之。兵死暴露者。公必為收瘞之。當大變之餘。兵氣未已。生意未復。而澤風翕然已為樂土矣。公又大修廟學。堂庭齋廡庖廚惟脩。仍割負郭良田千畝。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為舉首。後國朝亦被累徵。賜號莊靜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時今上在潛邸。有以公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公卒。年六十五。子紹隆嗣。後三十年。紹隆遣其子倪從事李資持公行狀及莊靜所作州學記。造某所。資贊倪代紹隆拜曰。請先生銘先公。子按傳記。初澤俗淳朴。民不知學。



至宋治平中明道程先生為晉城三年諸鄉皆立校暇時親至為正兒童所讀書句讀擇其秀異者為置學舍糧具而親教之去邑經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號稱多士故公雖不學起行間然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為教勸修舉使前賢數百年之遺風不遂廢墜謂倪乃祖用是當銘倪應曰諾謹拜銘之賜公考諸順妣趙氏夫人衛氏勤儉有禮公既一意公事凡其所以成家教子者咸內助之力也張氏馬氏李氏亦皆賢淑子男四紹隆今以遷轉法行加武略將軍移知葭州國初凡守親王分地者一子當備宿衛紹先宿衛王府紹相早卒紹宗未仕女一適裴氏孫男六倪儀信傑佐仁女四長早卒次適何氏郭氏李氏卒於甲寅六月三日而葬葬建興鄉沙城里先塋公平生朝京師一朝王二王寵賜甚渥初太師承制封拜時授潞州元帥府右監軍云銘曰

天荒澤方庸試程氏邦家幾時春風百世生為俊民為幸已多矧嗣守土公如幸何以富以教循序無盡公馬取斯承此餘潤公生閑勞謂樂斯驕閱其堂中皤然蓋公公生用武謂如貌虎跡其嬉遊泮水優柔魯城絃歌不以兵壞既安既寧宜爾多賴不遠公阡大刻銘詩於乎澤人勿替爾思

劉因撰（靜修集）卷八

先父行狀

郝氏本貫澤州陵川縣曾祖章祖昇父天挺先父諱思溫字和之資剛潔迥迥不倚不為遷降戚施疾故與世不偶然而人亦不敢以非義屈橫遂加儀幹不及中材而凜凜莫敢犯以亮直自處不億不信中心充實無所虧欠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先父學徽宗六年洞達達源其所得者有所自其所作者有所徵天端理倪首尾貫究晦而蓄之斯斯不妄發年二十許奉先大父下太行往來淇衛間時河朔已受兵有金驅理日感慨



然有志於功名。居無何。得腰肢疾。志鬱抑不信。遂不就舉。貞祐初。南渡館。而師之者甚衆。誠法理意籍籍馳播。所至席不煖。先大父卒于舞陽。既免。同喪。謂諸父兄曰。先君子卒於流寓。不克歸葬。安用子為。子而委父何面目天下。諸父兄以河朔兵亂。不許。乃與先妣夜啟殯而負之去。渡河至長垣。資用皆為盜殺。從行者因是亦散去。獨與先妣扶杖負骸。步登太行。中路賊二人呵止之。曰。背負與我。不然則死。乃啟之。賊愕異。問故。曰。是先君之靈。將歸葬鄉里。賊慘然曰。擾擾如此。而欲辭。是是瘼子不足道。置火餅數枚而去。遂葬先大父於陵川之先塋。興定四年也。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注疏釋。而後唐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熟。後易業焉。壬子。館于萬戶張公府。教授諸子。丙辰。經被徵北上。及還。謁歸鄉里。拜謁松楸。夏四月十有七日。得風疾不起。在林箬者三年。戊午冬十有一月二十六日。增劇。二

十七日夜。忽命經等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人惟恒久。乃有前程。天下事何嘗不因不恒壞了。整衣冠。強為之起。吐哺曰。發志氣。遂瞑不復語。二十八日。終于寢年六十有八。門生荀宗道。趙泰。尚文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祿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為言。不亦卓乎。可諡曰靜直。其未嘗祿仕。可稱處士。十有二月一日。與先妣神宮同權厝于保城之西吳爺灣之北原。三男。經。彛。庸。一女。適清苑陳谷。男。孫二。女。孫二。皆幼。先父生平喜為歌詩。徜徉跌宕。以自樂。而多散逸。得遺藁一百二十篇。晚年尤遺性理學。手書西銘。昇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為本。以為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時。未齔。其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為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於胎教。況髫髻之間乎。語言啞吃。肝膽絨固。神出入而未舍。識靈昧而未

明容安鄉而未莊、氣閃爍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於是、乃為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為書之、制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教而不使之情、少長則為解說義理、綴綱章句、簡直切律、力少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為本、決科詩文為末、而浸致之大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子子、必以為是區區致力於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彼所見者以為小、吾所見者以為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灑掃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索理踰分、枉探遠成、戕本根、壞倫類、示不以常而重為之誣、敗德孰甚焉、吾不為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為大人、保是心而已、素赤子之心、即為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殆亦為是耶、其說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然為成人、方卧疾也、一日語經曰、汝

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淺功近利、有違害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己、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忍事、處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為亂累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負鼎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過庭之訓、類如此、嗚呼、先父身無一命之爵、史無一字之書、其於改葬先塋、墳無一辭之文、是大淚泫也、立言君子、苟為稱述銘佩之意、死且不朽、孤子經等謹狀。

左副元帥祁陽侯神道碑銘 并序

昔李廣數奇不侯及其卒。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太史公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及傳大將軍青。則以為有天才而功烈不與。蓋論人者不以成敗。顧材品之何如。其得失之輕重。成就之淺深。特係夫用與不用而已。近世河朔豪傑。跨州連郡。分民專土。莫不自以為雄奇。至論長材偉人。必以祁陽侯為稱首。聞其薨。嗟鳴咄嗒。痛惜不已。蓋侯以布衣崛起。而為一方之侯伯。不為不偶。位侯伯者四十年。不為不榮。但其有戡定禍亂之畧。而未賜以鉞鉞。有弼成至治之器。而不被以公衮。有處劇弭煩之智。而不更於輦轂。有裕國阜民之術。而不踐於會府。有幹旋造化之手。而不與於機密。可以表則一世。冠冕當代。而不羽儀於朝廷之上。所以有識之士。重嘆恨於英賢也。侯諱輔。字元德。中山之祁人。曾祖某。皇祖某。皇考某。皇妣李氏。侯生六歲。而孤。養於舅氏。終之家。自知讀書。卓犖山立。沈鷺善射。魁出羣行。貞祐初。將鄉兵

萬。以功授祁之蒲陰尉。尋遷為令。土豪王知以略領州。大為民害。州人逆之。推侯為守。聞諸行臺。遂授宣武將軍。祁州刺史。時諸方州皆事屠并。爭地殺人。不恤其民。且薦饑。更相啖噬。侯獨保境。教之耕戰。招徠四方賢士。制事約法。故民得安堵。兵食足餘。而戰有功。遷鎮國上將軍。遣領濬州防禦使。仍知祁。恒山公武仙時鎮真定。而挾智事詐。跳梁跋扈。悍侯膽畧。密令所親取侯。侯挺身逃州人從之。遂歸國朝。詔副萬戶張公領州如故居。無何。仙窮蹙亦降。時金源既棄河朔。在所寇殺。首鼠反側。侯將本兵畧地。所向克捷。取慶都。攻蠡吾。還振安平。取深州。近右諸縣。鼓城。東鹿等並風降附。於是踰薄沱。取冀州。兵勢大振。武義軍晉衛永饒陽皆下。遂逼鎮定。而仙復叛去。侯遂有鎮定東南諸郡。萬戶張公開都元帥府于滿城。侯行元帥事於祁。號南府。祁南皆隸焉。已而徙定山東。屢立戰功。遷左副元帥。副張公開府于保州。築壘以合南北軍。兩府諸城并為一道。張公將兵在



外侯常居守。故無巨細。一決于侯。乃鳩遺民。寬賦租。拔
猾梗。剔姦盜。資糧日富。士馬日盛。春。施秋教。恩威並著。
默守豪帥。帖沮懾服。於是有城數十。地方千餘里。節度
之州二。刺史之州五。勝兵數萬。而戶不啻十餘萬。西盡
常山之尾。繞出鎮定。左轉。盤狐之口。東包河間。出九河。
南入黃野。北盡涿易。橫絡上谷。虛龍之塞。而跨有燕趙。
恒嶽之鎮。有滹沱。涑易之浸。有桑麻魚鹽之利。粟粟
五穀之饒。金鐵織績之產。河朔諸道。車轍馬足。皆出其
間。四方之珍充美。而貨泉川流。遂為一大都會。汴梁亡。
朝省名士五十餘人。會于保下。侯皆厚為資給。盡禮延
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則事之。由是四方賢士
翕然來歸。冠佩藹然。有平原程下之盛。故好賢之譽日
隆。事之利病。日益聞。政化修明。人有生賴。既富而教。駸
駸乎治平之世。朝廷嘉之。重書褒獎。賜以金符。升州為府。
錫名曰順天。丞相耶律公致書。稱述政績之美。仍以詩
詠歌焉。官制行。宣授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道軍民。

萬戶。自是聞望益重。每國家有大號令及大更革。諸侯
大會。同必推侯為首。俾應受焉。侯思致周給。嫻於辭令。
條析開閉。聲動觀聽。故所言無不允諾。至於籍戶之式。
頒之諸道。子錢之蠶。一本息止。貸道租。薄重賦。陰賜及
天下。不可枚數。朝廷欲使自諸侯入為卿士。侯輒辭罷。
燕京道最為擾劇。號稱難治。且與順天境土相呀。大行
臺以詔旨命侯兼治之。侯力辭不從。遂開諸朝以所佩
金符授其子文備。今兼將為行軍千戶。復授侯金符。與
之商處行臺事。領順天等道如故。歲甲寅。諸侯會于朔
庭上。必欲相侯。而侯得疾不起。內醫中使問視相望。冬
十月戊戌。薨于會。享年六十有三。上聞震悼。曰。朕方用
之。而奪去遽邪。乃贈廢馬五。俾輿歸以葬。乙卯春正月
庚辰。葬于祁之東原先塋。夫人安氏王氏。祔焉。子男六
人。文備襲侯爵。文兼。襲祁州刺史。行軍千戶。文達。文進。
皆卒。文慶。文亮尚幼。女五人。長通行軍千戶。劉克剛。次
適參知政事王楫。餘皆適名族。男孫曰壽孫。嗣侯之嫡。



子也。侯資現璋長八尺餘。精儒老事。志畧深長。望之儼然而其中甚仁。初籍戶。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殆數千人。語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爾而獨良吾乎。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為民。其餘哥奴僅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轉其族姓。比其年質。使各為伉儷。乃為築室。庀器具。妝奩衣物。置大會而命之。且為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為良。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為學。聚書數萬卷。每令諸讀。必焚香北向而聽之。跼蹐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為貴。使為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遇。每

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少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為燕勞。而重為資給。其好賢如此。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之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為大。可乎。又能重自克治。嘗曰。凡今諸侯。馮藉兵亂。殺戮之餘。以有今日。曾作何等事業。既享諸身。又欲貽厥子孫。斯民何辜。使汝世肆于上乎。吾叨玷仕祿五十年矣。刑戮之間。宜無過濫。沒身而已。敢望其後哉。其存心如此。當是之時。諸鎮侯伯往往為罵吏。朋民牙角。嚙銜。使長貳使官。父子奪位。而兄弟相吞。倡剽聚。虐行賂。傾軋。至於破家赤族。而不已。故其兵民因以逃散困弊。侯雖嘗蒙譏間。第為隱忍。至死不起訟。則其惠齊州人甚厚。幸也。嗚呼。侯在州里。則底護惟謹。而為良將帥。收斥土宇。所當穿徹。則為雄方伯。撫存遺黎。濟之以德。則為循良吏。應變處劇。創法立制。則為材大夫。樂賢下士。為善不倦。則為賢諸侯。就義棄利。不貪寵榮。忠於所事。致死不易。則有古之遺直。德澤在人。益久益深。死而不亡。則

有古之遺愛。方海宇橫潰。不資於人。慨然自致。恢宏正大。傳滙淵博。非豪傑之資。有大過人者。能若是乎。惜乎未盡其用而止於是也。歲庚申。經宣撫江淮。至自武昌。嗣後某請碑諸神潛之道。某虎之曰。向在許洛。聞諸父師曰。河朔兵亂。而愛民好士者有和陽賈師馬。則知侯於童觀之時。及其北渡。館于侯門。侯一見待以國士。盡以所藏書見付。使之誦讀。日夕周旋。聞其論議。見其施設。則知侯於問學之日。侯之喪。至自朔庭。聞境士庶奔走以迎。自涿易抵深冀。旁午五百餘里。黎老扶杖。金土銜雪。塵壓髮素。冰淚滿面。崩竭號慟。若喪所親。嗟隱之聲。道路不絕。比襄事。凡十有五日。莫祭者倚臺而哭之。無不盡哀。某為誌文。環視而泣者。日數十百人。有所謂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則又知侯德澤之深也。故叙其事而為之銘曰。

三光五嶽之氣分。天下無全材。三綱五常之教廢。天下無實德。嗟嗟賢侯。元化之一。問世炳虛萬夫之特。精金

百鍊。天下之利器。良玉不琢。天下之美質。魏魏堂堂。為時而出。乾坤破碎。元氣湮塞。溟滓茫昧。清泥沕漆。盜賊兇黠。蹂血吞食。嗟嗟賢侯。巍然而立。鹿龍騰驤。捧天開闢。激水轉背。垂雲翬翼。廓清氛祲。剷除荒棘。連燕跨趙。大啟封域。挈民寓墟。置之涼寂。我戰我守。爾稼爾穡。瘡痍痼餘。始得蕪息。如焦斯濡。如槁斯植。髮櫛齒櫛。去其螟螣。濯之以決旬之雨。膏之以三春之露。動之以凱樂之風。晞之以陽和之日。尋以富教歌謠盈溢。桑麻垂蔭。山河改色。不有君子。其何以國。曹子臧之守節。孔大舉之好士。卓侯清淨之化。寇君愛利之實。嗟嗟賢侯。乃見古昔而止於斯。莫不痛惜。及門慟號。行道隕泣。大木斯久。中生靈賊。磊落瑰岸。長材偉器。不害其為。明堂太室。剡夫斷金之義。寧肯棄於鬼域。伊祁之南。淳范之北。邱山巖巖。豐碑抑抑。大書特書。萬代是式。不朽惟德。不在茲石。

元儒碑傳集卷四

陳庚 史天澤

故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陳先生墓碑

近代名臣之後，有世東純白，恪勤先訓，綿數百禩而弗墜者，惟河東陳氏乎。陳氏自宋太常少卿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太子太保諱希亮起巴蜀，以忠正剛直策大名。嘉祐中，七世至平陽提學公不少貶。方是時，中原祗兵且百餘歲，師道久廢。我元建國，覃懷許文正公衡進而師於上，保定劉徵君因退而師於下，名賢遺老並列周行，而公亦起為河東儒師，學者始有所向方矣。公諱庚，字子京，其先眉之青神人。自太保居洛，太保之孫慈州士曾揮遷臨晉，士曾之孫少中大夫國子監丞克基復徙猗頓，公官平陽，又家焉，遂為河東人。曾祖諱灝，贈儒林郎，祖即克基，考諱仲謙，昭勇大將軍，三白

規，擢使驍騎尉，潁川郡伯。公少與趙定、劉繪、張澄同學，號為四秀。又與兄河東兩路宣慰司參議廣弟東平勸農使膺名，號為三鳳。隨親宦青州。崇慶壬申，四方兵起，携家還猗頓。河東破，乃西涉河，客華陰二載。河東平，出關居洛西十餘歲。貞祐丙子，兵大入，轉徙無常。興定庚辰，隱盧氏山中。元光正大，再與貢，再試春官不利，去省親于陝。丁父艱，北移解梁。復有母之憂，服除，辟聘交至，乃應平陽高雄飛之招，署郡教授。日與高第弟子露源李統之徒講習問辨，來學日衆。會中書令耶律鐸泰置經籍所，平陽命公校讎，領所事。世祖徵至六盤山，與語大悅。中統初，以宣撫張德輝薦，授平陽路提舉學校官，進德義，樹教化，勉學戒惰，風俗為之一變。明年，年六十八卒。嗚乎！惟公之學沉潛貫穿，先行後言，其事親也，旦暮必盛服與兄弟婦姁序拜堂下，問起居，受訓教，然後退居洛西日，每佳辰令節，具琴尊，約親友，奉昭勇公升監與登女几山，歷白馬，為歌諸峯，上龍門，臨八節灘，



儒藏

徘徊嵩少、訪裴司空、邵先生遺迹、然後歸。及遭亂離、父母繼沒、猶執喪盡禮。至兵寇相戒、無犯其境。其與人交、必盡其道。陵川劉昂霄、太原元好問、河中李獻卿、洛陽李微、奉天楊奐、虞鄉麻革、濟南杜仁傑、曾南商、挺諸賢、咸相友善。而仁傑豪宕、滑稽善罵、獨與公莫逆。每謁升堂拜母、或揖丘嫂索酒、與客飲、終始無戲言。吏部尚書賈損之嘗稱爲端雅君子。早居汴、翰林學士趙東文、楊雲翼、參知政事楊慥、監察御史雷淵、劉祖謙、爭相薦引。莫能屈。太原李汾者、負材使氣、一日會相國寺、語侵公。公正色曰：「漢有董賈、唐有韓柳、宋有歐蘇、皆能上爲國家重、下爲儒林表。我輩幸遭盛明、不能以道義相尚、追蹤前輩、徒以文墨小技陵人、將安用之？」李沮而退。坐客大服。故其教人也、一本諸道德仁義。或問政曰：「以禮曰：何謂禮？」曰：「臨事以敬、律身以義、用人惟賢、養民惟惠、體風俗而施教、察過失而立防、行之以寬、柔簡易之道、輔之以中正裁制之宜、謹之以進退賞罰之節。」故曰有禮

政事得其施、無禮政事失其施也。或問政之大者曰：「政莫大於守法愛民、任康去毒。」曰：「刑可用乎？」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莘莘求茲、未若禮賢。且民不見德、惟刑是聞、公之政殆矣。」或問寡過曰：「行不歸義、皆過也。反求諸義、其庶乎？」問寡欲曰：「無過則欲自寡。臨終、手書爲學之要、凡九篇、以遺子孫。公嘗有馬、病腰、醫小愈、或欲售之。公不肯曰：「安用誤人爲？」後鄉里見人檢簿、報曰：「君是不需馬陳先生耶？」嘗暮歸、得金釵玉瑤、道旁求主、名三日不得、潛瘞其所。過樂安、誤辟逆旅主人、器價不受、密緘白金卧所而去。及還、主人曰：「是封銀償我者。」鄉里傳聞、聚觀歎息。平居見貧乏、不能自存、孤子不能昏嫁者、必資給之。一日語兄履曰：「吾聞財多害身、今喪亂若此、而吾廩有餘粟、藏有餘布、不散不止、與爲他人守、孰若分諸鄰里鄉黨乎？」兄大喜、立散之。公之制行又如此。人皆謂有太保之風。信夫。嗚呼。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其所著書有經史要論三十卷、三代治本五卷、唐編年二

十卷。澹軒文集三十卷。方為春秋解。未成。會卒。娶王氏。某州節度副使棟之女。再娶楊氏。盧氏。令起之妹。子男二。元義。解鹽司判官。元忠。以學行聞。孫男二。造。早世。觀。今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為學有家法。女一。適麻懷祖。曾孫男二。仁壽。同祖。仁壽為參議後女。一。公以中統二年秋八月六日卒。以至元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有五日歸葬臨晉北原。疑山先塋。以楊夫人附。延祐二年春二月。觀以子相知翰林。久請文刻墓。銘曰。

陳基姚虞。爰啓于眉。太保振蹟。迺膺邦畿。擁旌東釣。世濟弗墜。聯輝竹帛。堅貞並持。謁謁平陽。古學是師。剛簡易直。孝友具宜。河水之東。洛水之西。餘風可想。遺教足稽。懷哉諸老。邈矣當時。五十五年。追載此碑。孝孫之思。邦人之貽。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

丞相史公天澤。其先燕之永清人。世以族茂財雄。號襄里著姓。曾祖倫。祖成。珪。繼有純德。百年來。潤涵淵。寢匯而不發。逮父尚書府君秉直。讀書尚氣義。為一方嚮服。生三子。天倪。天安。公其季也。國朝癸酉歲冬十月。太師木花里以王爵帥天兵南畧中夏。雷碑霆激。震蕩。客興運之會。歸一群疑之去就。倡率義從。迎降軍門。王招其誠。數千人賴以生。仍令府君統降主漕。繼從王攻北京。下之。以勞授行部尚書。附流騰潤。千載之會。實開於此。及金將武仙以真定降。王命公兄天倪克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即鎮守。俾仙貳焉。時公年二十有三。身長八尺。音吐鏗然。善騎射。拳勇絕人。屬察韓君帳前總校。明年乙酉春。護母夫人北歸。仙尋叛。都帥遇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公及燕。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即回旆。當不招自至。公毅然曰。不聚國之讎。死亦當往。遂傾橐易仗南還。以圖報復。行次蒲城。得士馬甚衆。餘兵四集。牙將毛等。即推公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言狀於王。就請兵濟討。即命公紹兄職。仍以國將。咲乃昇統精兵三千為援。合勢進攻。盧奴。仙驍將葛鐵槍八主簿擁衆來。抹公。撤圍逆之。奮先將士。灑血馳戰。呼聲殷地。無不一當十。葛氣撓。會日暮。退依泝水為阻。公料其墮歸。敵必



儒藏

霄遁果然。乘之衆大潰。主擒鐵槍。資其器仗。儲特軍。威大振。遂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駐野頭。仙懼奔西山之抱犢。其年夏六月。復真定。無幾。宋將彭義斌陰與仙合。又圖竊取。公同國將禦諸督皇。扼仙軍。不得進。義斌勢蹙。嬰火炎山。自固。主帥問計於公曰。賊衆山扼。自陷地。地此易破也。遂令監軍孫提銳卒五十。公略其後。繼以鐵騎。蹂之斬義斌。賊下。自是義勇之名。軒播燕趙間。後數月。仙潛納謀者。匿大曆寺。夜斬關爲內應。遂反其城。公跳走藁。守帥董俊以全軍援公。復與笑乃。導破走仙。主帥忿民之返覆。驅萬人出。將勦焉。以示威。公曰。是皆吾軍民。我力不能及。一旦委去。不幸爲賊脅。制殺之何罪。弗聽。復力爭。良久。乃悟而全釋。公乃繕城壁。除武備。明號令。守禦以方。爲不可犯之計。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衆共之。於是招流散。拊瘡痍。披荆榛。撥瓦礫。數年間。官府民聚。以次完治。然高公抱犢諸柵。仙之巢穴也。不即擄覆。則終遺後患。隨攻下之。仙鼠竄而去。繼又取相衛。太宗即位。公入覲。朝議方選三大帥。分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詔爲五路萬戶。以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隸焉。庚寅冬。圍武仙於汲。小大九十餘壁。金將合達以衆十萬來援。鋒始交。不利。諸將乘虛一時奔北。公獨以千人繞出敵後。挺刃橫擊。敗一都尉軍。既而復與大軍合攻。仙逸去。復取衛州。明年壬辰。

太宗由白波渡河。詔公以兵由盟津會河南。至則嘗宗皇帝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公略地京東。遂招降太康。柘縣。瓦崗。睢州。追殺守帥慶山。奴於陽邑。金主東播。後自黃龍崗來襲我新衛。公聞之。輕騎馳赴。比至。已合圍。奮戈突抵城下。呼守者韓帥曰。汝等勉力。援兵繼來。復躍出。敵愕。睨爲披靡。明日大軍至。內外夾擊。敗走蒲城。公尾其後。金將伯撒所將兵尚八萬。我殺掠殆盡。金主以單舸東。保歸德。公與諸軍會睢陽。同僚撒吉思欲薄城背水而營。公曰。若敵來犯。我進退失據。此豈駐兵地耶。公爭不下。以其事赴汴。比還。全軍皆沒。其圍蔡也。當縣瓠北。面潛涉汝。險出入壘中。血戰者連日。蔡兵大衄。汝水爲不流。金主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煩賦重。急於星火。以民蕭條。倖不易辦。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積累倍。稱謂之羊羔利。歲月稍集。驗籍來徵。民至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時兵民未分。賦役互重。復遇征戍。則趨辦一時。中外騷屑。殆不聊生。公憫焉。詣闕併奏其事。民債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軍則中戶充籍。其征賦差貧富爲定額。蠲從之。布告諸路。永爲定制。迨戊戌。已亥間。仍歲蝗旱。復假貸以足貢數。積銀至萬三千餘緡。公度民不可重困。乃先出其家資。次及族屬官吏。均配以償。遂折其券。監郡杜哥撒兒以國兵與魯數萬口散處州。

郡間營帳所經、大致驛驛、伐桑、採橡、生意悻然。公騰

奏。太后悉徙居嶺北。由是軍民有息。田里遂有生之樂。迄今真定兵甲民數勝於他郡。由公牧養其根本故也。

國朝自金亡已來、歲有事於宋、公未嘗不在戎行。東陽之役、城小而堅、主帥忿其攻久不捷、命徑乘其城。公率馮程二拔都（補注：程、拔都皆名將）先諸將登。

太子開出壯其勇、惜其材、傳呼止之。公戰愈力、克焉。其攻襄陽也、宋以舟師數千陳峭石灘、角以綴我肘。

太子以城不易拔、可趣利舟揖、命公往。以陳霍二校自翼、驅猛士兩舸直前、擣之。彼氣既奪、棄壘失覆。

溺者萬計、獲焉。及取光化、復引繼首上、立陷其城。復州之役、敵盛以聞、繼三千艘、鎖湖面為柵。公進說曰：

「柵破則復當自潰。」遂募勇敢士四十輩、親鼓而前、壞柵無遺。復懼而降。其攻壽春也、公獨當一面。宋人以我圍遠、勢分緩急、首尾莫應。賊乘夜果來斫營。公單

騎逆戰、手格殺數人。賊下繼至、悉驅賊入淮水。至於歙州、蹀躞殆極。實應、瀕江渚、且破且降者二十餘所。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慷慨樹功、未嘗不在群帥之右。及東、勸盟、府推讓行間、雖寸長不掩。故

諸將屈盡其智能、士卒樂出死力。論者謂公智信仁勇、堂堂有古良將風。壬子歲公入覲。

憲宗察其忠勤、特加顯異、遂以衛王城封公為分邑。

方今聖上（補注：指宋理宗）替極、知河南困弊、請分治培植為異日包舉殘（補注：指金）之本、許焉。遂奏公克經略使。公以河外虛耗日

久、封豕存食於內、邊寇日侵於外、非大興休墾、則不可去之。舉賢能、汰冗濫、抑豪強、均賦役、信賞明罰、訓

農勸兵、列堡戍、以絕寇衝、實屯廩、以給邊餉、允政之不便及民所欲、而未得者、率更張而立行之。睢州長

楊興、封丘簿董（補注：皆名將）極橫、恣不法、暴其惡、肆諸市、萬口稱快。明日、問閭閻、有盡公像者、不二三年、方數千里

之間、行於野、民安其樂、如出于涂、商免其露處。觀善俗、既廢而有教、察軍志、則又知夫怯私關（補注：指私關）勇公

戰威、行惠布、陽開陰肅、內外修治、略無遺策。河流遠濶、衛亦復承平之舊。宋人為禁其北門矣。丁巳春、

詔左丞相阿監尋兒勾較諸路財賦、性苛刻、鍛鍊羅織、轉功為罪、上下例遭凌辱。公以勲舊、獨見容假。公

謂曰：「經略事我寔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今舍焉而罪餘人、心何能安。」怒叱去。公不為動。堅請者數四、

用是翼蔽賴釋者甚眾。戊午秋、

憲宗西征。明年夏、駐合州之釣魚山。秋、疫作、方議還

回鑾。宋將呂文德帥艦艘千餘、蔽嘉陵江來犯。逆戰

不利。上命公禦之。乃分軍為兩翼、跨江

流縱擊、敵鉅艦數百艘、追至重慶。三戰三捷、遂班師



而還。又明年庚申夏六月，是為中統元年。皇帝御極，首問公治國安民之道，遂具疏以聞。皆時所急務。

上嘉納之，旋命公撤江上軍，還授河南等路宣撫使。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制辭有史天澤自

太祖皇帝命木花里國王開拓漢地，卿兄

有佐命殊勲，又危從

朕之

父兄勤勞王事，文經武略，於國有功。故撫河南民，懷惠愛，有功高心小，夷險不移之旨。明年夏五月，由江淮經略使進拜中書右丞相。公既秉鈞衡，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強時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隨時順勢，通變制宜。於是清中書以正紀綱，分六部以綜名實，設撫司以肅州郡，退貪殘以簡賢能，需恩澤以安反側，頒祿秩以養廉節，禁賄賂以絕律門。又定省規十條，董正其機務。憲宗初年，括戶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強半悉奏還為民籍，以紓疲瘵。論思之際，處國相儒臣間，調諧彌縫，必使情通理得，期於事集功成，澤被生民而已。自是上下交孚。

帝載熙綏，中書無留務矣。故中統初元，文物休明，階太平之治者，公之力為居多。秋九月，色從

北征，次昔木土，與阿里不哥遇，命線真為右軍，公為左軍，仍合大勢，蹙之北，兵潰遁。三年春，璽賊陰結宋

人，以益都叛。

上命親王合必赤總兵討之。先勢張甚。

詔公往視。聞璽入據濟南，公曰：「希突入，並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王曰：『璽多請而兵練，不且力角當以歲月蹙之。』遂環以深溝高壘，奔軼應援之計，略不能肆。四月，軍潰出降，生擒璽。公力主斬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十餘人，悉縱歸。傳檄東下，為璽守者皆降。及陛見，悉歸功諸將，乃以擅殺自劾。

上察公忠誠，亦不之罪。初，

臨軒授錢，付公額征。諸將皆聽節制。迨卒事，未嘗以詔旨示人。三齊平，首奏兵民之權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絃而退。初，公既相，即辭其封邑。允三請，乃許。其謙遜密勿類如此。至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

皇太子燕王領中書，兼判樞密院，以公為左丞相，樞密副使，遂議建三衛及留兵寓農之策。不二三年，國容軍實蔚然可觀。六年，

朝廷營取襄漢。

詔公與駙馬忽剌出往經畫之。賜金幣甚渥。至則相要管起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餉，聲援示以久駐，必取之基。既而以疾還。明年，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童諭旨曰：「中書省、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或一月或浹旬，大事卿可商議，小事不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



聖天子赫然有掃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明年秋與右丞相伯顏總大軍行臺荆湖自襄州水陸並進趣鄂渚渡江中道病不能進

上聞遣使賜葡萄酒勞公仍慰諭曰卿自

朕

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者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便為憂勞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還真定

上又遣其子杜與尚監視及賜麥糖等物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請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年七十有四計聞上深震悼遣近侍致奠賻白金若干贈太尉謚曰忠武仍勅辭臣製碑表其勲德公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杜召

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循若無所為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為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儼然畏遠若將有浼於已者其善始令終世慨之郭汾陽而器量涵弘識慮明哲又根於天性粹然故

累朝賞公忠勤龍光稠疊前後賜賚不可殫紀公初進大拜制下之日

朝野交慶公門間蕭然若無所事有面說公以威權

自張者公因舉唐周墀為相問於韋澳曰力小任重何以能濟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之何權之有又曰其緣汗馬頗著微勞餘將何有今

眷倚如此正以軍國事體猥多歷練老夫有通譯其間為諸公調達耳相則吾何敢當言者悚服而退至於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用人齊家訓子姪又有大過人者當歸德城潰脫李大節於白刃俾參幕謀留務無巨細一以委之衆卿主昌齡代公治衛亦以聽其注措其裨贊籌畫則王守道納合松年四人推誠委寄雖骨肉莫能間故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為之訓北渡後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賢樂善皆來遊依若王澤南元遺山李敬齋白樞判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顯軒為科其生理負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願齋陳之綱楊西菴張係山孫議事權府薦達至光顯云初武仙既害都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梅長即奏請於朝曰臣始遭家難勉承乏以雪讎恥今姪相等皆可勝任願以職歸之畢臣宿志

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之此舉殊可嘉尚朕自有官俾之即詔指為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後又奏次姪權克唐御軍萬戶公因以疾乞退曰臣無大功報國一家三妻職

恩寵喻等敢昧死固請。

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允。

憲宗駐六盤也。

詔發民爲兵。

勅使擬公子爲帥公曰吾昆第三人大兄之子俱顯仲之子未也幸先之使者嘆服竟以姪子拒克新軍萬戶初總衛釣魚也有邊將蒲察琚者隸焉日有言偃蹇不爲下公含容之明年渾都海平行臺上功相府獨琚名聞公問焉或以前事對公曰聞平夷龍右若功最多其可後哉即命具完文以進遂均賞其志過記功又如此嘗集子姪輩戒之曰史氏起龍軀際風雲德涼效薄全身名顯赫宗族昌熾如是何以答乾坤大造

累朝之恩私乎若以王事殲邊暴馬革歸葬吾素願也汝等異時策名委質盡忠所事以圖報

國又曰惟孝與義可有立於代汝等謹服此訓苟違吾言與暴吾丘墓等爾公年四十始抑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諷誦略皆上口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入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如詳者至矢謀廟堂運籌戎機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於古人士八子格中書右丞樟前新軍萬戶棟中山知府紅提刑按察使托前衛輝路總管栢瀘州路同知楷終南陽府同知彬御史中丞孫

男一十六人不肖憚猥登公門者有年及與諸子游故聞公言行頗詳以家傳屬筆故勉爲撰述異時太史氏勒元勳於帝籍贊畫像於凌煙庶幾有所考焉贊曰

忠武公當草昧患難之際憤發義勇收合散亡卒之芟群雄定河朔開國承家光昭父兄遺業其功烈已不世出然一時佐命儼景同讎者多矣唯公歷事四朝恩遇眷倚始終不少衰復能斂百戰之威雍容廊廟以道事君爲時賢相高名完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慶流後裔豈偶然哉蓋由勲德兼備忠智兩全君臣之間有以感召故也若祇以遭際期運依乘風雲論之是豈真知公者哉故推其生平行已大節爲後來之法云。

校記

①碑：當作「碑」，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主：當作「生」，見右引書。

③十：當作「千」，見右引書。

④倅：當作「卒」，見右引書。

⑤「聖上」下闕一字，四庫本《秋澗集》作「龍」。

⑥休：右引書作「拔」。

⑦「跨江」下脫七字，右引書作「列陣，文德軍至，截」。

⑧「訓」下闕一字，右引書作「教」。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五

寇靖 寶繼祖 杜 瑛

處士寇君墓表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於中山安喜陞，號賢行家。君始力學為士，當金遼國汴梁，河朔內附，一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為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持吏額士卒輸攜，獲為常。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為屯，以食汴梁既破，衣冠內徙者大為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既定，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詣道設科選士，中者復其家終身，擇願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既中選，仍署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紜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已戢，獲奉先人遺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居教授，安勤樂儉，日為琴數弄，讀易一編。即所居自號松溪翁。其子三，為關洛州郡，恒得以食山水悅親，暨與孫擁琴尊，僕隨，徜徉嘯詠。

超然物外自樂也。君安重善下，澹然無緣飾，重以經涉世故，學易見消長理，故一意事內，於凡得喪欣戚，不久留中。嘗偶為浮薄輩所陵侮，觀者怒欲前擊，君止之曰：彼智不及相知，故然是。宜哀矜。家有私口二三，君數曰：物理有代謝，是既厭動我久，子孫宜不忍更緣之也。意幾奉釋去。年八十，以至元甲戌九月三日無疾而終，塋先塋東北，以其配蒲水魏氏。子男二，長元亨，幼失明，精於術數。次元德，早以文學名天下，相國唐希憲薦事，今上潛邸，從征江南，自真定宣撫司諮議，歷懷孟京兆判官，遷知陝州，再加同知岳州總管，轉同知京畿都漕運使，改燕南河北提刑按察副使，今擢為兩浙都轉運使，為政廉易，屹左丞樞楊參政果，王承旨等皆作詩以美之。女一，嫁同里著姓魏氏。孫男六，曰某，某女三，皆嫁仕族。因及拜君床下，嘗與聞其平生，重以其子請宜銘，以表君曰：

聞衰或興，象消息也。感彼更迭，無終極也。寧開靈堂，為

學國也。早勸盡數時所賴也。彼輩冲天仲此屈也。有紫
羅杖本惟一也。體若所學銘以易也。

劉因撰（靜修集）卷九

實周臣先生行狀

先生姓實氏諱繼祖字周臣世家京兆高王父興曾王
父公明皆藏跡藏用王父璋金明昌間自進士登高第
調主郾州新平簿連蘭州龍谷令郾州節度判官入為
尚書戶部管勾加奉直大夫德氣粹然鄉邦畏慕皇考
王力學有聞娶李氏生二子先生其伯也以泰和三年
二月十六日生幼時讀書即知向嗜少長從鄉先生張
國寶學堅苦自勵既猶以為未至於是歷走當代名公
之門如浩然王先生郎中蘇先生奉事彌謹二公嘉其
篤實樂為啟迪故先生之學問視他人為有得也正大
末京兆浩穰迫徙洛陽居歲餘京城不守先生乃狗東
出降梁帥盡驅以北過太行先生給以揀拾遂脫身南
走至平陽隱居教授者且數年癸卯春太傅耶律公行

省陝右道遇先生以儒者見與語悅之遂拉西還仍授
館請教諸子以故復得名於鄉邑先生資稟純直寡言
笑諸經靡所不讀尤潛心於書雖家事叢脞未嘗一日
去手教諸子嚴而有法盛寒大暑諸子夜誦必身莅之
率至三鼓平生居處服用聞者苦之而先生終身坦夷
畧不介意嘗曰願吾子孫勤力經史悉心孝弟天之福
我也亦厚矣富貴貧賤蓋有命焉豈智力之可移哉其
安分寡欲落落如此不幸感風疾且病時召諸子具衣
冠戒以雍睦末曰吾家世為儒異端之學絕所不道汝
等誠有愛親之心大事其一從禮良久乃卒年七十有
六至元戊寅正月十有四日也娶朱氏先亡再娶尹氏
亦亡俱無子今處室者為連氏生六子汝賢汝良汝舟
汝楫汝霖汝礪良舟皆先卒孫男十人女三人汝賢等
將以三月五日窆先生於長安縣七家里先塋之北泣
謂友人同某曰汝賢與子所謂世契者先君行事之實
子其悉知盡為汝賢狀之以句銘於當世賢者非故為



儒藏

張大以求知於人。姑以議汝賢等追思之情耳。某竊惟先生與大人居同里。開學同研席。相愛之心。老而彌篤。某之朴魯。亦嘗蒙提耳之誨。其何敢辭。姑次第其修己之大經。惟高明擇焉。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狀。

同起義（集應集）卷五

元故徵士贈翰林學士謚文獻杜公行狀

公諱瑛。字文玉。霸州信安人也。金之季年。河朔假擾。公辟地河南。居維氏山。讀書講學。博覽無所不見。時金將亡。儒者猶習文辭。為進取計。公爵祿不入於心。刻苦自勵。獨深六經百家之旨。古今治亂之原。晝誦夜思。仰觀俯察。優游自適。金亡。轉居汾晉之間。授徒為業。聲聞漸著。故中書粘合珪開府彰德。以書幣延公。至則待以賓禮。而師門焉。當國家草昧之初。法制寬簡。凡賦役刑罰。除授官吏。州郡皆得專之。公從容為中書言。兵荒之餘。生民窮困日甚。宜緩刑薄賦。以遂民生。修學養士。以興治化。中書從其言。民獲陰受其賜。士子受業者。恒以百

數。至今相術俗尚文雅。公之化也。歲已未。世祖皇帝奉命南伐。所至郡邑。訪求人材。諮謀方略。道過彰德。召公入見。問以取宋之策。公對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向者天兵既已滅金。又欲平宋。誕敷聲教。蓋惟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矧今宋主闇弱。姦臣擅國。習俗矯靡。將卒懼怯。所恃者長江之險。國家應天順人。興兵致討。選將任能。禁暴戢亂。據有上游。戈船東下。一舉而可定也。上曰善。世祖入繼大統。肇新制度。詳延海內方聞之士。咸登諸朝。使者至彰德。公聞王文統已居相位。專言功利。以固權寵。輒引避不見。會中書左丞張公文謙宣撫大名諸路。復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亦辭不拜。曰。風化至是。尚欲仕乎。即杜門謝客。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多明經術之意。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歷禮樂雜說三十卷。文集十卷。公儀觀秀偉。美鬚髯。望之儼然。既居彰德。因留家焉。初中書憐其貧。與田



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寓居地下常有黃金。家人欲發地視之。公曰。金汝所藏耶。怪誕之言。吾弗信也。公去後。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公之廉正類此。享年七十。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葬安陽縣王裕村。將終。命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詩集一編。題其誌石云。處士杜維山墓。公曾祖信。祖植。父時叔。母張氏。娶孫氏。後公九年卒。祔葬公墓。子男三人。處思。十歲能詩。號稱奇童。年二十餘。而天。君子惜之。處立。睢州儒學教授。處愿。初以臺薦為按察司書吏。累遷濟寧大名路經歷。與楊縣尹終。東昌路推官。皆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三人。曰。思。為郡文學。累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駙馬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曾孫男七人。秉彝。秉鈞。秉立。秉讓。秉客。秉一。秉中。玄孫二人。洹。漳。公既葬之六十有六年。是為天歷己巳。文宗皇帝開奎章閣。詔修經世大典。凡國初勲臣故老行事。悉登載之。秉彝方為丞相。秉鈞。錄公遺事送官。天子覽而嘉之。制贈公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諡

軍。追封魏國公。諡文獻。尋擢秉彝奎章典籤。與修大典。書成。遷鑑書博士。今上皇帝御極。命儒臣進說經訓。又兼經筵譯文官。未幾。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人皆美公文字之澤。蓋未艾也。秉彝將之官。關中。過家上塚。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朝廷褒恤之典。于是近臣以其事聞。勅臺臣撰書銘文以賜。嗚呼。昔者國初承金兵絕學之餘。俾斯文不絕如縷。其功詎淺淺哉。天之報施。宜在後人也。天爵向官奎章。每與秉彝同時。雅相好也。謹撰次公學行論著之大槩。以備采擇。謹狀。元統二年四月甲子。朝列大夫監察御史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三

維山先生杜君墓誌銘

先生諱瑛。字文玉。姓杜氏。世居霸州信安人。曾祖信。祖植。妣張氏。考時昇。字道之。場屋有聲。金走汴。先生扶奉渡河。寓維山。養親讀書。金亡。徙寄絳州洛陽。取友溪南

詩老幸收之。李欽止、楊紫陽、涵肆六經百家書。其餘典籍灰燼，每假一書，手自抄錄。由是義農唐虞以迄於今，聖賢之謨訓功業，歷代之治亂得失，歷歷成誦。中書鉅祜，祿公開府，招聘為幕賓，遷家彰德。傳經授業，後學滿門。中統建元，立十道宣撫司，左丞張公首奏先生提舉大名六郡學校事。傳道餘暇，著皇極疑事、皇極引用、極學等書、春秋地理源委二卷、經子說一卷、律歷律呂禮樂雜志七卷、典故三卷、史說一卷、語孟旁通二卷。晚年知道之不行，凡詠物寫懷，一寓於詩。每對花臨水，持盃自適，曰：「風俗教化至此，吾欲何為耶？」獨詩集行於世，餘書未脫藁。至元十年某月日，以壽終，享年七十。塋安陽王裕村。夫人孫氏，謹約端靜，先生閒居，終身奉養不失節。後先生九年歿，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三人，長曰處思，警穎才學，未冠，元遣山賈其詩文，許以大器。不幸年十有八而夭。次處立，能世其業，今以文學為鄉校師。季處愿，濟寧總管府經歷官。女娥適李氏，孫男三人，曰堅、早、平。

曰愚曰齊奴，皆幼。先生將終，命二子曰：「吾櫛中置杜詩一部，餘無所用。」書封石曰：「維山杜處士墓。」先生儀觀秀偉，身長七尺，美鬚髯，望之如神人。於書無所不讀，不精，老釋醫藥亦皆洞究。二十九年秋，處立乞監察御史，祝慥狀先生德業，以墓銘來請。且以不肖拜識先生里閭，往來近四十年，知先生為深故也。嗚呼！唐孟東野老於軍參謀，宋蘇老泉僅得一文安簿，天爵人爵，造物者固不並耶？抑天理固然，而不能全耶？人非天耶？天悖人耶？以先生之才學，老於衡門，不得掌帝制，潤皇猷，謀王體，斷國論，責志以歿，窮理者不能無憾。銘曰：於穆先生，命世高志。樂道唐虞，洗心洙泗。仲舒下帷，子雲識字。天降大任，不勞以事。明道傳經，福澤千祀。閑適從容，遊戲文字。短詠長章，遠懷遐視。優優羣愚，暮三朝四。百年高風，清明純粹。若堂新封，有銘有誌。表墓貞眠，揭立昭示。過者下車，維山貞士。

皇元勅贈翰林學士杜文獻公神道碑

相之安陽縣王裕里有處士杜緱山之墓既葬之六十
六年當大厯己巳皇贈處士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
勛上護軍爵魏國公謚文獻越六年元統甲戌皇又詔
臣祖常製其墓之碑臣奏書其碑之字以賜其曾孫臣
秉彛使刻臣受詔按監察御史臣蘇天爵序公書行之
狀為文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士少識
時變猶以筆文辭規進取而公獨自霸州之信安辟地
河南緱氏山中於天下書靡不讀讀靡不記亦靡不見
其旨趣上下今古於得失否臧之患靡有不究其心皆
無一作衆人之存而若有待於世金亡顛顛暴亂仕
者鹿兔走血氣不得寧而公獨閑闕轉徙以詩書從容
授徒汾晉間故中書鉅祿珪開府于相以書幣聘公
至獨教以緩刑薄斂廣學內士興利補弊以脩扞其民
而卒以基平宋之業會國朝歲己未世祖親政江南至
相名公問計公對以謂漢唐以還天下之趨舍安危顧

法與食與兵三者而已國無法不紀人無食不命亂無
兵不守三者君之恃也今宋幾之殆將亡矣以宋之將
亡而與之在聖主天命必得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將
以擣其背而無縮於銳是驟車東馬而大索定矣更勸
上數事以為事不爾後當如此上內之心賢公謂可屬
以大用既皆如所云江南平即使使至相徵公聞王文
統當國執引避使索不見近臣奏起公為大名彰德懷
孟等路提舉學校官辭不就或諭使仕則曰後之世雖
去古之世遠而先王之所以設施制度其本未先後未
嘗有異也今不能因天下之哀苦以變更後世之弊政
以趨合先王之意禁焉而已其勢豈易易下易一作易復古
哉吾又不能窺時俯仰以赴機榮之會仕異從益於是
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
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以歿嗚呼公之言若此
其尤可以窺公之志也其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
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



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其大畧不以一身之窮而忘天下之憂。以為不見其志於行事。則將文以發其意。文不克用於時。則將以垂諸後。後之人用吾言焉。吾固不窮也。公所為作之意若此。公之志可知矣。始公之學也。有所待。而迄不得一施以止。蓋亦遇世而不悔者歟。其志若此。其仕不至于就祿而獎時審矣。惜公之去而不試于事也。公氣貌魁偉。美鬚儀望之儼然。爵祿器也。既家於相。中書昇以相之良田千畝。不受。術者言公居屋下。當有黃金。家人欲發視。公斥止之。公去。居者果得金百斤。觀公之存於二事之廉。若不足數然。公之殘也。既久。其大者漸以無傳。則其小者亦不得而畧也。公以至元十年九月十六日終於家。壽七十。終之日。命諸子曰。既死。當題我曰虞士杜嶠山墓。今首之碑。從公志也。公曾王父信。王父植。父時升。母某氏。配孫氏。後公九年卒。祔公墓。子男三人。處思。甫冠卒。處立。郡文學。處愿。終東昌路推官。有惠政。女適李某。孫男又三人。曰愚。以子東

與貴封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曉騎尉。安陽縣子。曰堅。曰欽。皆為士。曾孫七人。東與。東鈞。東直。東讓。東容。東一。東德。曾孫女二人。洹。漳。嗚呼。公之事遠矣。故雖詳公之言。而所次止此。然即此。而公之為人可見。則亦豈得為畧哉。東與由丞相掾為奎章閣典籤。時與脩大典。嘗錄公之事以送太史。今拜陝西行臺御史。而天子又賜公之碑。以往焉。相人見東與之來。必曰。是魏公厚積之貲。一作有曾孫賢。其將大來父。則不寧公有榮也。東與亦賢。後嗣我。我國家褒卹寵嘉之意。蓋亦有徵矣。故臣取其尤可以傳後世者。序之。而為銘。銘曰。明明世后。皇闔于天。我征徂南。捷捷其陳。建我干旄。于洹之濱。遑貽我車。執蒲殷殷。魏公在野。誰適與謀。學以待世。靡恫靡雅。維世后聖。聘公于道。后曰公賢。庶幾其來。南國之痛。我恭天紀。風鳴在雲。魚泳于汜。億億臣同。盡瘁以仕。矧是藝哲。寧不我有。公拜稽首。匪臣有辭。降極瘼矣。民殫膏肓。誰言臣者。而出位思。大德受命。昭假靡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五

運在昔帝者、監觀萬國。法與食兵、燕民孔極。宋嘻蔑矣、
孰其可違。帝御六師、以匡不獲。同我髦士、簡我戎行。鈞
援戰鍛、以臨樊襄。勿違而持、勿惡于揚。饒其餒俘、涉自
漢陽。轟行時異、咸與之位。一作后納公言、試靡有忒。大
命南集、偃我干革。東帛指公、謂公來即。彼何人斯、公胡
罔憚。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朝詠、頌言輟匱。雖則輕
匱、懋勲有倣。完歸壽考、以綏後祿。公在亂離、人知書詩。
公發偉畫、乃合天時。有炳其云、有鬱其聞。機誠辟露、俊
公之文。公生靡崇、歿有多祉。兆相之交、從以孫子。既六
十年、樹石基趾。天子之賜、曾孫之美。曾孫之美、追榮孔
多。有列羣獻、公延爾那。哀如之何、矢詩不磨。

馬祖常撰 《石田文集》卷二

元儒碑傳集卷六

姚樞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衛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養。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百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騎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勅生金吾將軍漢英。漢英周廣順初太

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〇。宋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景祥生太子洗馬去華。去華生金東上閤門使。吾州團練使玠。玠生閤門祇候武德將軍佺。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銓。銓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名仲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晝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廳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闕中。康懿公錄事判官于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開居許。推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器。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廳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則曰。吾嘗遣兵河朔。鬼物



云然。宣拔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像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愛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抹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東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蔣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盛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候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陽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殲。不欲北。與公訣。斲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

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衣金符。以郎中伊魯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指克入媚。以公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旣謝却。乃出置棧庫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蘇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僉魯司寇客。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邈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覩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版尚書。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脫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恬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實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

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托克托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托克托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伊魯幹齊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答。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慮已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兼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綱，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職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

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惡姦竇可得而舉刺。闕徵歛，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始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強，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明賈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康京都。尙債負，則買胡不得以子爲母，如孀生孥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諸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勳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圖門格爾故右丞巴哈濟達，今司徒瑪努勒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遣人正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



天子何爲。異時廷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維持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地。拔襄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灤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于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積鄆。宿重兵。與襄陽制閭。犄角東連陳毫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饒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成利川。劉忠惠公黑馬于城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潼關。河地。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姓。敕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何從無常。土薄水淺。島嶼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順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寒。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

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臘。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數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決。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寶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指。許不殺掠。大軍經土著。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于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寨帟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數數升。時搗水盃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施牛負粟以從。徒步僅千

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爾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彌達爾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之。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乘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釋。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數罷關西鈎考。廣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親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淪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皁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

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覲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上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止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部。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曰。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關們格爾爲丞相。惟專從衛官聞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到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詞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成輩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聞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販洛土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其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



備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王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于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且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議。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復詔中書右丞相安國、同知樞密院事巴延、翰林學士承旨哈喇哈遜、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費、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

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開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酒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憲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阼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誣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問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

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聽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

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患。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國。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左丞相巴延陞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旣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截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今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患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

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實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轉巴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求放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倡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楊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酷權始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征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惟酷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康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

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罷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幾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陝西提刑燧獨舉其柩葬薤京城東南分豎。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燧徙葬卜于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于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胷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稱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展報祿雖奉朝請假賈勞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實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



雖戴惠文身爲刀筆僅隨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爾士列者往往多然故左丞之制辭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圖同知宥密巴延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燄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于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于祜今焉不效于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朱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諱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

皆卒孫尚孩嗚呼繼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聞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實不至僣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非臣殫察通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命徵車遄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惻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州條救弊之方施治所宜知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邊剿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旣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發兵戍邊首蜀尾淮兗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畧泰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于之是一出爲猷不無贊爾又從濟江內難方驟帝遣其歸大統入繼穆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褒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願先改爲太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

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寫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姚樞撰《牧庵集》卷一五

校記

①三宋：當作「三宗」。按，三宗爲遼世宗、景宗、聖宗。

②遣人正公：《元史》卷一五八《姚樞傳》作「遣人止樞，問曰」。

③詞爲：當作「嗣爲」。右引書作「襲爵」。

④誅：當作「無」，見四庫本《牧庵集》。



元儒碑傳集

卷六

元儒碑傳集卷七

游子賢 許衡

游縣丞墓志銘

君諱子賢字俊伯游氏其先世居建之長平歷漢魏隋唐官緒不絕詳具族祖文清公倡所為諸建亂徙信今為信上饒人大觀中舉八行有以長子中其科官升朝積封至中大夫者君七世祖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不仕妣張氏君幼爽敏讀書一目輒成誦十三三作詩賦驚人尋喪父孤苦樹立卒以成學教授鄉里養寡母嫁二妹雖環堵之室困庖屋空而時節設施展敘曲合禮度嘗領鄉貢進士舉泊上禮部試成均同業及所受教者滔滔先登獨坎軻不售辛未歲遂用累舉恩授容州文學改迪功郎轉循職郎調贛州興國主學會文丞相帥贛一見奇君檄主贛縣簿贛令倚君辦其縣事俗好訟有墓獄積年不能決一照胥一譁儒君承牒詣墓

所徵訊得實傳以經律具積上府決之聞者相戒毋犯主簿教贛苦淮鹽遠不能致帥委君度嶺運南鹽至則為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司其征賦蓋當是時兵事新起官府奔播人無寧懷君佐新會廉恪慈恕如平時公帑之羨不歸私裝商榷苛比減從其寬邑有譚氏林亭為登臨佳處休暇則與寄公儒士觀風訪政其間廣破鄉民爭迎致藏免君如慈父君亦以耄辭不復出矣並海買田宅婚男嫁女若將為新會民而終焉初君之由贛入廣也屬長子應梅居守而次子斯道從迨棄官新會斯道以崖山巡檢前死越一年君亦死女子嫁新會者與壻相繼皆死十七年應梅始自上饒間闢數千里跋涉物色問歷得君殯於新會瀧水里之均頭村於是發土撤茨奉餘骨歸葬上饒某山之原以巡檢衣冠祔北域焉人嘗疑科舉士無實材予奪得喪若有鬼神焉戲之君起衡茅用文墨得一邑佐吏不為通顯然所就落落出人意表上饒人能言布衣時淳祐間徐侯為



禮行經界。景定初黃侯蛻招義勇。皆君畫策。建議臨大
 事。慷慨有馬周張齊賢之風。晚歲流離倉卒。身羈家散。
 竟以客死。禍福果何如耶。將事出適然。而鬼神亦有所
 不能盡知其情耶。聞義而行。知難而退。孤老窮戚。僅免
 兵革。天又遺之賢息。使游魂寓魄。歸安塋廟。然則君之
 於此。自可無憾。世不必皆知君也。君嘗種梅於所居南
 榮。稱君者有梅谷之目。年七十五。生嘉泰甲子十月。卒
 至元戊寅正月。葬以大德某歲月日。配趙氏。繼王氏。子
 男二。應梅。兩請鄉貢進士。斯道女二。長塔。將仕郎濟南
 辛衡。次故迪。功郎新會尉昭平。周可翁。孫男二。長肖龍。
 次肖鶴。為巡檢。後曾孫女一。銘曰。生為勞儒。死羈客。腥
 風瘴。靈魂馬簿。不如鄉丘。安可樂。嗣續展省。延遺澤。綿
 百千祀。鎮茲宅。

戴表元撰 (剡源文集) 卷一五

神道碑

祭酒歐陽玄撰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
 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
 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
 子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①。都俞
 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②一
 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三年。為皇慶二年。仁
 宗皇帝。詔與宋九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
 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制臣玄。文其
 神道之碑。^③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④
 論世祖之為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
 見^⑤朝廷之間有^⑥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為
 臣。而推世祖之為君。則見^⑦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
 之氣運。故善^⑧。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
 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

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承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彊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酤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

內政虐。還自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伎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實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詣者惛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康布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名先生於家。既至。謂歸。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實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實言本出於先生。文



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實為太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姚實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閣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實為翰林侍讀學士。姚為大司農。先生並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益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聞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

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言。讀奏未徹。上久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歛衽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請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繁。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哈瑪特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丞。先生求而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熟舊。二茂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剌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哈瑪特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博羅為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

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覲觀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邱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啟迪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自成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歷法。仍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親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賜。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實不變年。

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言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輟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代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嫌。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源

洛數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克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斷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工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訓。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子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

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焚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公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參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上節。樂尚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廼先



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長史、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珮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府居仁，封軍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章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秘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章、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聞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缺。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沂。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承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

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慎篤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克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脩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近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行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



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主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遠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尋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肫肫、制行愷愷。昔公在野、世難存錄、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願、志任則伊。朝夕思惟、天將啟之、朋來遠方、以辨以問、會融一貫、氷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曰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輅車十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間伐國、對不以兵。上速

公歎不在宋平。官威既康、公取素餐。故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曷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缺、為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為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誥、詒厥永存。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於石。

歐陽玄撰（魯齋遺書）卷一三

行實

祭酒耶律公撰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太和己巳生於河南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於衛。甲寅、京兆宣撫使廉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正

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奉詔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還葬辭歸。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脩授時歷。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歷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與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先生幼有異秉、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後學於鄉師。時金末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糊口耳。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誦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肯義。師辭於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魯齋遺書》卷一三

校記

① 缺字爲「契堂陸」，見四部叢刊本《圭齋文集》卷九。

② 缺字爲「萬世猶」，見右引書。

③ 缺字爲「以賜其子師」，見右引書。

④ 缺字爲「稽首以復明詔曰」，見右引書。以下兩處缺

字右引書亦缺。

⑤ 缺字爲「我元」，見右引書。

⑥ 缺字爲「言先」，見右引書。

⑦ 自成一：當作「時自程之」，見右引書。

⑧ 缺字爲「坐疾劇裕宗」，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八

劉德淵 申屠義 薛玄 硯彌堅

故卓行劉先生墓表

先生諱德淵字道濟襄國中丘人性癖直有操守好學能自刻厲及游漳南王先生門思索辨惑等說自是饜飫史學為專門之業古心古貌非禮義不妄言動一介不取於人朋友死雖千里遠徒步必至親前賢奇蹟偉行擊節嘆賞而不能自己至椎耕牛以饗賓王殺乘馬而祭昭烈其或憫時之艱急人之難切於己私而不置也始則人大以為異既而疑焉終延嘆服曰先生篤行直躬守死善道者也北渡後赴戍戍試魁河北西路遠中統建元三府辟其行能授翰林待制晚節知圓鑿方枘不能與時阿匿乃以所成就學者立言傳後著三為書數萬言其說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本為聖賢立

法敷析溫公通鑑數百條枝翊章武俾承正統及見考亭綱目書多所脗合沾沾而喜曰吾天地間可謂不孤矣又通古文奇字士多傳習之凡經指授者類節目礪砢表表有所立或惜其獨善不顯諸用然振衰善俗激勵後人多矣太保劉公左轄張公以鄉曲義來周卹皆却之曰吾非踴躍涼涼聞然媚於世者也至有以禮願交而弗之允者許魯齋每道邢必式閭致恭而去壬子秋不肖始覲先生於昨對榻學館夜參半欵起撼予曰吾於漢丞相亮論議際有所得惜不並時當有說云云至元壬午予按部夷儀謁先生於天貺齋樓遲蓬華心融一天自樂其樂英發之氣至老不衰問先生近何述曰適作四凶辨天府七星挽章予以張皇幽渺振濯精靈一何壯也臨訣握手予曰吾耄矣斯文未喪子其自勵行有以異之既而聞卧疾慮乏調養詢諸友生始知先生有子樸早世女孫一適康氏子新婦女孫皆不聽侍疾卒年七秩有八時至元丙戌九月廿二日也葬蓬山



儒藏

之西丘。後十五年，晚進王寧合鄉國議，來請曰：「先生學貫三才，養素丘園，行姚於古人，望高乎一世，沒當易名，用垂先範。」予謂寧曰：「士風之不振也久矣，道義之斷喪也微矣。安得高風苦節如先生者哉？昔孟東野以詩鳴，唐張籍私諡曰貞曜。程伯淳以道自任，潞公揭之曰明道。今扳二例，如以卓行加之，則名與行為顯允矣。」門生民部尚書戎益將礧石表墓，以圖不朽。大德三年龍集己亥仲冬吉日，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秋澗王惲為之表。

王惲撰 《秋澗集》卷六

故善人申屠君墓表

君諱義，字順之。前翰林待制，承德郎，食江北淮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致遠之父也。待制為監察御史時，風采振揚。余往歲客江淮間，聞其名籍籍。後二十餘年，始識待制之子駒於京師。既而駒從事江西，余亦歸自蔡林。奏定丁卯，駒以文一帙來曰：「此駒大父之行實也。」癸巳三十九年矣，而墓石未建。取斯一言表于墓，以示子孫。余閱其文，知君之為善人也。有是父，固宜有御史君為之子。申屠氏世居于汴，宋靖康之亂，避禍難者，圖南守墳墓者，留北。君留北者之後也。考諱信仁，金為考城令。君幼好書，務實踐，從趙禮部秉文游，效其字法。金季遷祀河南，被兵，重以饑饉，人相食，且盡。君幸而存，亦遭俘掠，將同羣衆就戮。以次及君，無懼色。軍中梁吾僧奇其狀貌，呼之與語，留寘左右，獨免受刃。梁以君歸，惟愛若兄弟。未幾，人誣告梁陷，以重辟。君為畫計辯析，事竟得解。隨梁遷郢，占籍壽良。致遠既生，才氣殊特，梁妻以女，偕



弟效貞隸集東平郡庠。課試中選。官後其家。始與梁異居。梁汝州州長也。君隱於賈。衡量必公。息不取贏。儲米以備歉。歉則平糶。廣貸。饑者饋之食。貧不能償所負。焚券勿責。田宅相隣。偶有侵斥。輒避其畔。素貯秘方。療帶下疾。捐貲製藥。給施救活甚夥。宋平家畜奴。虜餘二百指。或以直購。弗許。悉縱為民。思復故鄉者。給以行橐。嘗有人遺一囊在道上。又有一人遺一斗在門內。莫知誰何。多方訪覓。還昇其主。勤儉治生。中年交方外友。恬澹寡欲。致遠兒時。問何事可立身。君督勗以學。內師金進士。解器之外。師鄆牧嚴侯。所聘梁希然。遂成大器。後任御史。辭於君曰。御史言職也。婦娶則療官。忠直則累親。願大人勿掛懷抱。君曰。汝其勉哉。吾不憂也。及聞折姦明証。聲譽四達。則喜曰。吾有子矣。至元戊子冬。致遠來侍。明年己丑四月三日。君卒。某生當金承安庚午之十月。享年八十。先墓在汴。地於河流。別墓壽良節順鄉之閭村。配張氏。後四年壬辰二月十三日卒。其生當金明

昌甲子之八月。享年八十九。附葬于君之兆。子男二。致遠。仕至憲訪食事。效貞。安豐縣丞。女二。適宋。孫男八。伯騏。驥。駒。駟。驂。駟。駟。駟。駟。其一湖南道憲訪司知事。其二真州學錄。其四江西省掾。餘未仕。女五。適李。適馬。適傅。適劉。李未行而亡。李者翰林侍講學士之紹也。曾孫男五。鑄。鑑。某。鈞。鉉。女七。適吳。適母。適成。餘在室。噫。此皆善人之子。之孫。之曾。之玄也。夫觀木者必尋其本。觀水者必溯其原。中屠君生值亂離。其艱其勗。而若子若孫。若子之孫。孫之子。顯聞于世。蕃毓于家。豈非前人一念之善。為之本原也哉。余既與君之孫厚。又嘗與君之孫塔李之紹共談。故不讓而表君之墓。俾君之子子孫孫世增其善。以光于前。以聞于後。善愈積則慶愈豐。慶愈豐則傳愈永。苟至於是。中屠氏積善之報。又奚啻如今所觀而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八

薛肅齋先生墓誌

聖天子惠以二帝三王之道。致太平。是故表章六經。尊
覽儒生。所以風厲天下者。意甚深也。國初河南薛元微
之制行立言。穎然當世。播紳尊之曰肅齋先生。先生之
子友諒。今直翰林為學士。天子知之。延祐三年夏四月
有詔為先生樹碑。而俾臣某壽其事于石。臣與友諒同
寅。習知先生名德。固願有述也。況又奉詔。謹按薛氏自
漢晉為汾陰大姓。有東西南三族之別。徙下邳者。西族
胤也。先生家本下邳。世有顯者。大父珪。讀書力田。不躡
世好。父沂。明春秋經傳。再與計偕。廷策輒見卻。歸而聚
書窮理。不復出。眾仰其高。以友諒貴。贈中順大夫。禮部
侍郎。上騎都尉。河南郡伯。配郭氏。追封河南郡君。先生
生而不羣。幼而有詩聲。冠而載書入少華。晝夜誦習。不
以辟地廢。東枯菴。學書泉上。石為之窪。其勤類是。又從
明理學者游。遂一以聖賢為宗。國初遊大同。過應州。高
韓二帥喜而薦之。中令耶律公得應州教授。俾子弟學

焉。公與間語。輒擊節賞。會沙門萬松問先生以孔子之
教何者為要。荅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松默服。時進兵
裏鄧。中令薦聞。授檢察使。督衛輝河南饒。未幾改軍儲
轉運使。軍以無乏。明年召還。賞白金百兩。貂裘一。楊奐
泰中名士也。廉訪河南。慕欲與游。辟居幕府。先生從之。
始定居洛西。甫閱歲。謂寮案曰。進不能行其道。徒羈塵
網。無為也。即棄去。一時英俊。若中山楊果。緡雲李微。虞
鄉麻革。雲中孟攀鱗。蒲城郭鎬。李廷。河中竇獻卿。洛陽
宰沂皆友也。王文統柄國。嘗羅致沂為真定勸農使。不
得已而受陽為不事事。至亡其告身及金符於酒家。文
統知而迹得之。沂因自免歸。文統聚歷代奇謀詭計為
一書。先生見而責之曰。士君子如欲平治。自有聖賢格
言。此何為者。遂絕勿與通。中統初。召為平陽太原宣撫。
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憲。柳城姚
樞。稷山張德直。太原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緡川
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



伊洛之間復蔚然矣。洛西山川明麗，先生卜築其要會，重以花竹池臺之觀，良時勝友，觴詠遊行，浩如也。自中令公以下，咸謂洛西神仙。先生高明樂易，誘掖不倦，及門者後皆知名。官洛師者多名卿材大夫，昕夕造席請益，過者以獲識為幸。遇異時，瞻遺貌，過故居，慨然贊詠而不能忘。二子友直終於龍陽州判官，友諒蚤以文學記室事安西王。王薨，官州縣三十年，勝殘伸枉，興利去害，皆有實狀。最其大，則武陵沔陽活餓莩餘三十萬，晚構精舍於洛西，招徠教育，延續先生之盛心，義方之明，堂構之美，蓋兩盡焉。先生臨終，不如藥，具湯沐，授治命，為書別親知，又題七言詩四句，投筆而沒。時至元八年秋九月冬十一月，葬北邙山之陽。今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諡文靖，配徐氏，追封河南郡夫人。生友諒及王郝、楊三婦。次王氏，生友直。次任氏，女八。壻曰太常博士王頤，曰陝西漢中提刑按察使郝繼祖，曰孟州知州劉通，曰永寧張經，洛陽焦厚孫。

惟德揚師孟永寧張成孫男九，曰濟終山陽尉，曰貽孫，蚤世。曰恭，曰鼎安，蚤世。曰寬，國子生。曰裕，曰信，曰敏，曰惠，孫女十有四。先生為文辭得於心，有易解、中庸註、聖賢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說、道德經解、陰符經論說，有詩三百篇，曰適意集。嗚呼！若先生者，可謂生有以樂，死有以歸，俯仰天地，不愧不怍者矣。恩加烝嘗，延及奕禩，不亦宜乎？碑宜有銘。銘曰：

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元聖所志，有紀有經。未墜在人，或措或舉，顯允薛公，其適惟魯。吾師吾友，莫或裨之。匪以旦暮與千古期，野有玄黃，吾有緇素。飲水曲肱，夢與天遇。維伊之左，維洛之西，昔程今薛，室豈遠而湛露及泉。道隆時泰，夫豈公榮，百世永賴，邙山之陽，林深石蒼，嗚呼速矣，其存者長。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九

元故國子司業硯公墓碑 並序

世祖皇帝既一函夏大興文治、選命相臣典教胥子、次則分教天下之士。至元二十四年、始置國子監學、設官以司教職、特召真定府學教授硯公為國子司業。超遷七階、賜五品服、士論翕然推重。於時朝廷憲度初立、治平方臻、其於材能、往往不拘常格而擢用之、故百職得人、政教脩舉。此則中統至元一時號稱盛治者、非偶然也。國初歲在乙未、王師徇北漢上、公與江漢先生趙公復俱以名士為大將招致而北。久之周流河朔、不獲寧居。歲戊戌、詔試儒士、公試西京中選。歲壬子、詔實戶口、公家真定、著儒籍、自是嵩以授徒為業。公通諸經、善講說、士執經從而問疑者日盛。公告以聖賢之旨、諄切明白、不綴繞於章句。中原碩儒若容城劉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從公授經。時來官燕南宣間及部使者多名、公卿聞公之名、咸造見焉。已而嘉其行義、又共薦之、擢為本郡教授。凡十餘年、循循為教、始終不倦、作成後進

居多。聲聞中朝、遂有徵召之命。其在成均、律身嚴以有禮、得師之道、屢以陽城忠孝之說訓迪諸生、盡皆化服。是時風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辭浮華之習、士鮮好焉。故治化人材於是為盛。居歲餘、公移疾辭歸。朝士及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觀者以為榮。公姓硯氏、莫究其始所出、每見儒者、輒詢問之。其師初命公名曰彌堅、字之曰伯國。其父止命名堅。故公在官稱彌堅、自稱曰堅。蓋不忘父師之訓也。晚年嘗自為塔、言其先世潁州人。宋靖康丙午、燕雲兵興、高祖汝翌挈家南徙、僑居於郟、再徙德安之應城。曾祖諱震、祖諱珍、生理祖完。師德安、買田家焉。父諱端禮、妣黃氏、進士直卿之女。直卿有孫曰中、穎悟善學。公生七年、學於黃氏家塾。年十四、始習詞賦、補府學生。十六、從鄉先生王景宋學。景宋名登、以進士起家、仕至京西路提刑、京湖制置大司使、參謀、為人卓犖可偉。公學得其梗概、慨然有志於事功。年十八、又從袁州劉仁卿學議論。年二十四、來歸聖朝。公問學淳

正文章質實。務期道術。以敷世教。其為人亦然。自少至老。清苦嚴重。士咸服其學。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有鄧城集十卷。藏於家。公之卒也。家徒四壁立。非士友賻之。幾不能喪。臺閣名流。周公砥。問公復。李公謙。焦公養直。為誄以哀之。公以至元二十六年九月癸卯卒。春秋七十有八。易箚之際。了然不亂。真定縣新市鄉臨濟村之原。娶曾氏。生三子。禹功。冀州儒學教授。次禹謨。皆明經學。早逝。士論惜之。孫男曰續。禹功子也。初以公蔭為鼓城尉。再尉平山。歷惠民。場管勾。監永濟倉。交納汴梁行用庫使。上都宜興縣尹。天曆元年。縣陞為州。就命知宜興州事。進階承務郎。至順三年某月卒。年四十九。曾孫男二。惟仁。進義校尉。黃陂縣主簿。惟義。治進士業。女一。適党某。玄孫一。德。後公葬五十餘年。惟仁始請述公墓碑。追思先朝故老。聲采日遠。後生幾無知者。故謹撫其遺事而為之銘。銘曰。

昔宋之季。士習衰。江漢之間。獨有材傑。天方混一。羣

賢並興。無間過。共登治平。有美硯公。來自南服。言論雍雍。衣冠肅肅。周流河朔。弗獲寧居。學徒從之。誦詩讀書。分教外邦。十年如始。名聞天庭。徵車至止。曰此老成。汝官於費。士有矜式。國有典型。曾無百年。故老孰在。興文善俗。君子攸慨。尚述遺行。勒辭刻銘。匪貽孫子。垂憲後生。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七



校記

①取：當作「敢」。

②貴：當作「責」。

③某：當作「其」。

④李：當作「季」。

⑤可：疑當作「奇」。

⑥三子：下文僅述二子，疑有誤。

元儒碑傳集卷九

劉巨川 王義山 俞君選

故教諭劉君墓碣

沅江路儒學教諭劉某之父教諭君既卒既葬且二十
年某能世父業以儒學起家慷慨以生事死葬之孝為
未足思欲揚父之名於不朽今江西等處行中書省郎
中楊君於劉為鄉人乃因楊君屬行省理問所知事趙
君書來請銘以碣諸墓嗚呼孝子之心至是可嘉矣夫
可悲矣夫謹按教諭君行實狀君諱某字巨川關西延
安人金季罹兵禍轉徙至博尋寓華縣就段輔之學歲
壬子官閩實戶口得隸儒籍遂家於華年耆學富公論
推舉充縣學教諭喪亂之餘文事廢弛春秋釋奠無從
取辦君擇後進十數上名於官復其身人始知勸由是
學徒嚮方廟祀如禮君孝友慈厚歲時薦羞追慕二親
痛不獲歸省塋隴引領西望未嘗不泣然流涕初延安
既陷族屬散亡君惟一兄早世兄子亦被俘掠事甫定

百計搜訪垂三十年莫測存否一旦家之人走報曰有
客及門音類西人亟出諦視見其顏貌肖兄即呼小字
果兄子也相向而哭既而輟哭歎且喜曰吾宗有傳矣
資之白金俾之服賈以自贍給彼融酒不檢悉蕩其資
君愛之如初家有女使或笞罵之君輒戒止曰吾曹身
經戎馬免為囚奴受役於人今得役人以代汝薪水之
勞可喜御之無若此也君達於死生言人當修身以俟
命年七十有八無疾而逝至元辛卯二月廿四日也娶
張氏生二男一女先二十六年卒再娶莫氏靜默淑惠
撫兒女如已出相君理家三十年黨閭稱繼母之賢必
指以為法則教授某君之長子某其次女適郿城王氏
孫男四某某某某女五長適縣令宋某餘幼劉氏先墓
在延安自君夫婦始葬華縣之西北嗚呼中原兵禍之
慘往往家無噍類君奔走流離依託善地以蕃育其子
孫為人所尊敬得考終又得壽子不墜家聲思孝於其親
無有窮也君之所以致此者豈偶然哉銘曰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

猗嗟巨川，維身之全。維名之傳，胡然而然。維行靡愆，有鑑在天。維子象賢，有耀在泉。有溥斯原，有聲斯阡。永永歲年，於昭巨川。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稼村自墓誌銘

余姓王氏，生於宋嘉定甲戌八月之戊午。先君名余曰義山，字余曰元高。世居隆興府豐城縣長豐鄉之槎溪，今為龍興路富州。曾祖諱懔然，祖諱德秀，以詩書世其家。先君諱道昌，贈奉議郎。妣聶氏，贈安人。妻李氏，封孺人。男惟肖，女仁靜，適從政郎惠州錄參趙孟柔。孫男同老，尚幼。先君師主一張先生，力行一敬字，為一生受用。屢試成均弗績，高揖謝同輩曰：吾歸教吾子矣。創家塾，扁以麗澤，羣鄉子弟教之。洎長，俾師吉州司戶雲林先生楊公攀龍，學賦兼易。先生擢第後，試博學宏詞，因習焉。自淳祐己酉至景定辛酉，與弟義端以賦四上春官。壬戌某塵泰廷對，覆考祕書文公天祥批第一等，上擬

擢在首選。時給事侍郎徐公經孫為詳定同邑人也，他有所主，先得某所獻策，以極言時事，抑之乙科。初筮永州司戶，再調南安軍司理，闕陞從政郎。連丁家難，服除，問選得光山軍節度推官兼書記。未赴，辟浙西鹽場，贊漕府幕，權京學教授。京削五，溢其三，陞朝，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權主管官告院。除國子正，以考學及格，特旨改合入官，宣教郎，添差通判瑞安軍府事。奉使台州，催發義米，慶元措置海船，就之任。甫交事，朝旨以提舉浙東市舶兼隸焉。先是，宋度宗山陵，以覆按使幹官總護使禮儀官該恩轉兩官。乙亥春，江上報至，丞相抗山先生章公鑑議國事不合，有晚揆席者嫉公，嗾其徒攻之。公抗章三上，不報，遂去。某以門下客為監察御史，潘希聖所劾，錮兩官，罷見任。未幾，江西按撫司辟充參議官，未上。丙子春，宋太皇^①詔下郡縣，令民相率歸附。某惟宋末舉朝奔遁，而某以奉使出，及章公去國，而某以坐黨罷。希聖謂章公之議國事，某實誤之。嗚呼！千萬世



而下誰實任其咎耶。嗚呼。奉命督餉。而某之上關明被。勅投閒。而某之歸心白。古人謂蓋棺事定。某終身之事。已定於此時矣。余薄宦所至。無足稱述。惟以苦硬自將。鮮與世偶。至於抑權勢。雪冤抑。苟職分所當為。無所顧忌。生平無他好。獨於文字刻苦。扁一所曰稼村。讀書其間。惟肖頗能繼吾學。余意有得處。必橫渠疾書法。俾錄之。初宋乙卯。臺諫奏科舉後增試小詞科。環海內亡應令者。余起而為之倡。所擬九百餘篇。左幣客齋先生劉公元剛。丞相文山先生文公天祥為之序。兵後散失。亡幾。又嘗取宋一經。撮其要而書之。曰提綱。析其目而編之。曰類纂。幾數十萬言。質之煥學後村先生劉公克莊。先生以為某之書法。中間有與孟子意合者。陳平甫備要壁角裏文字。嗟乎。後村豈輕許人者。拙菴詩銘記序。贊頌跋說書傳策問。講義箋表。啓狀誄誌。凡三十卷。讀書管見十卷。惟肖類成。又以質之杭山先生。先生寵之以序曰。文者貫道之器。非知道之君子。孰能與於斯。嗟

乎。杭山豈輕許人者。雖然。余何足以當之。余辛巳歲卜居東湖。或曰。子棄鄉井何居。余應之曰。濂溪家春陵而居湓浦。康節衛人。溫公陝人。皆居於洛。洪吾父母國。庸何傷。胡文定建之崇安人。晚年於衡山買地結廬終焉。錄言行者謂公終於正寢。余其老於東湖矣。丙戌夏歸省松楸。尊先君弊廬裴徊顧瞻。如見先君。語惟肖曰。槎溪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不二里為西陵村。吾將窀穸。他日返葬於彼。與汝母同穴。有合葬于防之故事在。夫有生必有死。吾老矣。死已晚矣。苟獲體其受而歸全。幸也。獨不幸而讀書。又不幸而竊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讀書。不竊科第。不立乎人之朝。豈不陶陶然天地間一民。既讀書。既竊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謂一民之不如。嗚呼。必有不如其者矣。余最愛杜樊川諸君子。自誌其墓。彼直以死生為晝夜耳。斯人不作。而余竊慕之。如陶淵明。秦少遊輩。自為挽歌。徃徃悲悽憤惋。不脫兒女態。壯夫不為也。雖然。余之誌。余之心也。誌作

於丙戌之八月書誌日併死葬日余不得而書銘曰東坡死於常葬於汝之陽頴濱囑其子歸而祔於眉山之傍嗚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義山撰《稼村類稿》卷二九

艮軒先生俞公君選墓誌銘 江 需

鄉先生艮軒俞公卒二十年其孤若思譜公宦歷出處大槩緯以賦永之歲月屬為墓銘父之執不得以不詳公行為解公諱君選字憲可世家徽之婺源有縣六館前序典教鄉邦者擬正科終淮郡倅者在公皆為伯仲公會祖旁祖天瑞父元弼從江間奏辟幕屬幼授公易家學也少長為文跬步規矩景定壬戌第進士三甲選主隆興府武寧簿自陳母高年乞便迎養改尉饒州餘干垂滿以憂去服除授揚州司理為應山李公客入淮東制幕已而沿檄徑歸徽守三聘不就遂終老焉公襟度粹夷其接人和氣溢於顏面詩多似太白而自律之嚴臨事剛果直有峻立千仞者初攝宰安仁議新邑學

或以公儲空乏沮之公首輟俸稍捐家貲人乃欣佐其役不日而成維揚將校婁忠者殺人事覺制閫憐其才欲置未減公爭曰人才可復得國法不可暫偏卒正典刑他日聞帥謂機幕程應常曰吾未見剛者今於俞據見之癸酉維揚真泰俱歎公建議發府庫賑饑真泰皆極負而至或議格之公曰率土皆王民奈何以隣州為限白使者均給活三州人凡數十萬他如立江都漁湖之租民遂免陷於罪擬安仁衣糧就邑給贖宗室弓兵皆實受賜其歎為卓然可紀者類如此而急義篤交有古道蕭閑醞藉不受俗塵用是丞相文忠公丞相番易公以暨東澗蛟峯諸大老稱許如出一口歸隱艮軒常曰時止時行民之義也在我法當止耳吾何為不樂哉所為詩文若干卷曰艮軒小集藏於家至元丙戌九月日卒生於嘉定八年八月至是七十二矣娶江氏繼戴氏皆貴族子男二若愚先公卒若愚優於學行有臧府庠孫男五人越翁惠翁鶴翁同翁慶翁女孫一元貞乙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九

未始得地水川之南曰西館。大德癸卯，堊築墳之日吉。時則有戴君某哀而資之厚貲。明年十二月日，江氏戴氏之振實柑。銘曰：

寬而栗，行有德。時行止，辨乎易。猗歟先生，後世則宜。爾子孫慶無斁。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校記

①「太皇」下當脫「太后」二字，見《宋史》卷二四三

《理宗謝皇后》。

元儒碑傳集卷十

劉秉忠

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謚文貞劉公行狀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張文謙奉勅撰

公諱侃更名秉忠字仲晦自號曰藏春其先仕遼為當時大族世居瑞州之劉李村一門之內居顯列者甚衆金初公之曾祖襲世業累遷邢州節度副使丁母憂乃遷瑞州留一子於邢名澤即公之祖也因而家焉為人個儻有大志鄉里甚畏重之娶邢臺張氏女生一子名潤即公之父也通音律慈祥長者與物無忤庚辰歲天兵南下太師國王經略河朔邢遂舉以降留官鎮守以草昧之際聽便宜行事遂立都元帥府衆推潤為副都統尋陞都統事定之後署本郡錄事為政寬簡不立威嚴凡民有鬪訟者既伏其罪則必以善言教戒而遣之終不忍鞭扑也時西山諸堡寨未附寇盜充斥錄事公

時或暮夜醉歸雖兇惡輩必相與扶送至家而去累任鉅鹿內丘提領又以寬仁得衆心年甫六旬村居不任生二子長即太保公也次曰秉恕公生而秀異丰骨不凡在嬉戲中便為羣兒所推長或舉之為帥或拜之為師居然受之不疑隨即教令揮斥之性剛而有斷非理不屈於人母馬氏嚴整有法度凡起居飲食必責公以正理不為姑息之愛八歲入學誦書為諸生稱首年十三以父為錄事為質於元帥府元帥一見即云此兒骨格非常他日必貴命僚佐教之文藝不使列質子班置之幕司公遂立志為學詩文字書與日俱進同輩生莫得窺其涯際也年十七節使趙公引置幕下甚愛重之時方在貧乏中一介不以取諸人好賢樂善而居常裕如也丙申歲丁母憂毀瘠骨立蔬食水飲哀思無窮恒衣一綿裘晝夜不解帶者三年見之者無不感歎也戊戌春遂決意逃遁世事避居於武安之清化還滴水澗苦形骸甘澹泊宅心物外與金真道者居復欲西遊關



陝天寧盧照老師聞之愛其才而不能舍遣弟子輩詣清化就為披剝與之俱來秋七月大蝗居人之乏食者十八九盧照老因妹婿之請就熟雲中挈公同往己亥秋盧照老還邢公因留住南堂講習天文陰陽三式諸書會海雲大士至一見奇其才時上在藩邸遣使召海雲老北上因攜公偕行既至見公洒落不凡及通陰陽天文之書甚喜海雲老南歸公遂見留自是禮遇漸隆因其顧問之際遂闢用人之路暇中則讀書窮易講明聖人學丙午冬其父錄事公之哀聞至上聞之召入溫言慰諭丁未春賻以黃金百兩遣使送還六月至邢州依通禮行素志冬十月葬祖父母及父母于邢臺之賈村戊申冬十二月上遣使召公己酉春至王府庚戌夏上萬言策所陳數十餘條皆尊主庇民之事首言正朝廷振紀綱選相任賢安民固本執贖以秦上皆嘉納之甲寅秋上征雲南以神武不殺之心所向克捷算無遺策其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公夙夜勤勞以副上意未嘗

少怠己未秋六軍渡江公潛贊神機孜孜匪懈一如雲南之行庚申春上正位宸極召公命之曰凡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卿其議擬以奏公即上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深稱上意詔下之日網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先是上命有司擇上都南山之勝地營建庵舍而居公焉公號其山曰南屏中統五年秋八月改元至元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公當正衣冠且曰鶚嘗勸焉亦嘗見許乞賜特旨以遂衆望詔從之以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名秉忠公既大拜報國之心益切上命公議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舉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時政之得失者公知無不言七年庚午上從諸臣之請遣禮部侍郎趙秉溫禮擇翰林侍講學士實默之次女以配公實氏賢而有文御下以寬車駕歲時行幸兩都公必隨之十一年夏齋戒沐浴於南屏之靜舍秋八月壬戌夜謂侍者我欲靜坐不召勿來侍者皆退長歌至鷄鳴乃止遲明

侍者入御、端坐而薨、如假寐然、顏色累日不變。識者知公坐脫也。享年五十有九。猶子蘭璋嗣焉。上遣禮部侍郎知侍儀司事、兼祕書少監趙秉溫、擇以冬十月壬申葬于大都之西南。凡所營葬之資、一出於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文真公。帝曰：朕惟秉忠始終逾三十年、隨行跋涉、雖祁寒暑雨、未嘗有倦意、而又言無隱避、一皆出於忠誠。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嘗求於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與聞。今其亡也、了無遺恨。特命學士王磐撰碑銘。公博學無方、明通而博、其勲業之著見於世、昭昭然不可掩也。論藝業則字畫出魯公筆法、草書二王三昧。發邵氏皇極之奧旨、改前代已差之歷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至天文卜筮算數、皆有成書、無一不極其至。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公之弟秉恕累任禮部侍郎、順德安撫使、彰德懷孟淄萊順天路總管。其母張氏、賦性勤儉、篤於謹嚴。公平生之嘉言善行、播在天下者甚多、姑錄已之所知者、以道出

處之大祭云。至元乙亥春正月、張文謙拭淚書。

四庫本《長春集》卷六附錄

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文真劉公
神道碑銘并序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王磐奉勅撰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
姚樞奉勅書國信使所參議官高翺篆額

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釣渭非巧宦之途、而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為、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者為可佳、而以閒遠高潔難致者為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局嘗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心腹、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者宿貴近不得與聞者、悉與公參決焉。此其精誠胥會、志意交孚、與

夫渭濱之同載商邑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為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為鄉間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年十七為邢臺節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幹敏條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案牘事有不愜意者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吾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岩谷間草衣木食以求所志。天寧寺虛照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往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過雲中聞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及海雲南還公遂見留居數年錄事公卒訃音至公懇

求奔喪上賜之黃金百兩仍遣使送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選和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從上征雲南已未歲從上伐宋由楊羅渡濟江圍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敵而中心仁愛公常贊之以天地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書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閒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眾望。上覽奏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事選聘侍講學士竇默次女為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宮籍監戶人口甚衆。



公齋居疏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略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居南屏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難，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與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大都西南二十里崇福鄉之原。棺歛營葬一切所須，皆出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謚曰文貞。仍命翰林學士王磐定謚碑石文字。臣磐欽惟國家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略，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畫像凌烟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閒燕之歸，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宜見錄用。由

是弓旌之所招，蒲輪之所迓者，儒碩德，奇才異能之士，茅拔茹連，至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而論，亦可見其髣髴矣。又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而執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蘭璋為嗣。弟東恕，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朝行。褐衣疏食，禪寂徜徉。謀謨帷幄，罄竭忠良。指陳成敗，開闢陰陽。淵慮規畫，鬼神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效祥。庭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跄跄。羣賢未集，庶政允臧。大綱一舉，衆目畢張。治

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資峻秩。師表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必揚。陸行滯阻。與為橋梁。川濟艱危。與為帆槳。寒而求衣。燠之裘裳。饑而求食。飲之腴肪。門庭桃李。爛漫芬芳。人感公德。銘刻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遐年。胡為一朝。蟬蛻而仙。燕都南原。盧溝北塹。佳城鬱鬱。有墳歸然。地錮重泉。松柏參天。石爛松枯。芳名永全。

四庫本（藏春集）卷六附錄

墓誌銘

故光祿大夫太保劉公墓誌銘翰林侍講學士少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徒單公履撰

公姓劉氏諱侃更名秉忠仲晦其字也號曰藏春世居瑞州之劉李村其先仕遼多貴顯經亂譜謀散亡不能考據獨公之曾祖金初以世族累遷邢州節度副使秩滿愛其風土因而家焉繼丁母憂還瑞州留一子二女長適邢臺李氏次適陳氏子名澤即公之祖父也為人

個倘有志節鄉里多愛重之娶張氏生男名潤公之父也幼通音律性慈祥居家接物之際終日無忤色號稱長者庚辰歲天兵南下邢遂舉郡降太師國王喜之聽立都元帥府衆推公為副都統尋陞都統事稍定改署本郡錄事為政寬而不苛民有爭訟者必以理論之人皆服其忠恕相讓而罷蓋庶幾古之不忍欺者時草昧之際未有定制州長數易無常每易則各樹親黨以代其先至者公獨不為所忌累任鉅鹿內丘提領所至皆有遺愛年甫六旬以老得告二子曰秉忠即公也次曰秉恕公天資穎悟卓犖不凡兒時與羣兒戲皆推以為長發蹤指使莫不奔走服事無有違者識者奇之母馬氏治家有法簡而不嚴教子雖三遷之訓尤不為姑息鄉人稱賢焉公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甫十三為質於元帥府元帥一見謂同僚曰此兒甚貴他日不可量也命師教以文藝不使隸質子班公遂致力於學道藝文章同輩莫能及年十七節使趙公以為才引置幕下丙



儒藏

申歲丁母憂毀瘠骨立恒衣一綿裘晝夜不解帶三年人以為難能公優為之可謂盡于道矣戊戌春公忽有所感謂人曰人生有限世事寧有極耶吾其息乎乃遁居武安之清化作文數篇以寓意又遷滴水澗雖疏食飲水裕如也天寧虛照老師聞之奇其行高而節苦遣弟子顏仲復輩以禮諭公遂備弟子禮是歲秋大堽師遂挈公就熱雲中己亥歲大熱師乃還邢公因留住南堂講習天文陰陽三式諸書時海雲大士赴上召一見即攜公偕行既至上以公博學多能遂留之自是禮日隆暇中讀四書窮易道講明聖人心學之妙無不該貫丙午冬其父錄事公卒哀聞至公乞奔喪上許之贈以黃金百兩既至邢依通禮服斬衰不以出世故而虧世法也父子之倫正矣明年冬十月葬祖及父於邢臺之賈村禮也戊申十二月上遣使召公還乃上策萬餘言正朝廷振紀綱選相任賢安民固本若是者數十條上曰誠如汝言天下可不勞而治公曰臣所言不敢不忠

在聖上從之與否耳既而復言於上曰今天下困弊邢為尤甚郡數乞官以治儻從其請邢民受賜多矣上遣本朝宿望之臣同劉肅才卿李簡子敬行專以存恤為務舊邢之版籍戶不過二千月餘流民歸者二萬邢遂大治甲寅秋從上征雲南首以神武不殺為請以故所全活者甚衆公決機制勝多與上合雲南之平此固廟謨英識算無遺策亦公贊成之力也己未秋六軍渡江以雲南之所請者復於上民皆壺箪以迎莫不有俶后來蘇之望以全聖上好生惡殺之德者類如此庚申春上正位宸極命公議立中書省分一路宣撫司內而藩邸舊臣外而草茅遺逸皆得進用故官無曠員時無滯才於是除煩苛定官制頒俸秩輕徭薄賦制禮作樂聲明文物粲然一新號稱盛時焉五年八月改中統為至元詔公以光祿大夫進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更今名公既大拜以天下之重為已任以身徇國知無不為秦運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巨細有關於國家



大體者枚舉而縷陳之。無有遺者。十一年夏。齋居於上都南屏之靜舍。秋八月壬戌夜。謂侍者曰。汝輩皆退。不召且勿來也。長歌至鷄鳴乃止。遲明。侍者入。見其端坐不動。即之。乃瞑目輟息。始知其已薨矣。莫不大駭。蓋其平日洗心無累。故其歸也安。所以長歌者。其猶古之所謂翫世者乎。享年五十有九。猶子蘭璋為嗣。上遣禮部郎知侍儀司事兼秘書少監趙秉溫。擇以十月晦日葬於大都西南之崇福原。凡所營葬之資。一出於特恩也。弟秉恕累任禮部侍郎。順德安撫使。彰德懷孟淄萊順天路總管。皆著能聲。其母張氏。性勤儉。內助謹嚴。視公猶所生。公之夫人竇氏。乃令翰林侍講學士竇默之女。七年庚午。詔遣禮部侍郎趙秉溫。禮擇而配者焉。夫人賢而且文。御僕妾有恩。內外宜之。公之勤勞卓然著於世者。固不可掩也。論藝業。字畫楷書雖多。惟以魯公筆法為正。草書又獨取二王。以為專門之學。餘則不暇論也。其用心之正可見矣。探邵氏皇極之奧旨。正前代積

差之歷法。得琴阮徽外之遺音。繫乎天文星緯卜筮算數。皆有成書。詩章樂府。又皆膾炙人口。其多能又如此。至於嘉言正論。達之於啓沃之際者。未能盡錄。俟後之紀于神道云。銘曰。繫公之初稟元精。氣奪玄化生而靈。始從大覺正法乘。萬緣一掃鴻毛輕。超然遠引拋塵纓。成已成物乃自成。聖哲有訓垂丁寧。晨門荷蓀真狂生。絕世而往恐未能。歸來讀書志益凝。旁達技數搜玄冥。學通而晦寧與徵。政可幫世躋昇平。天開地闢旭日升。聲教溥洽昭皇明。提封所暨窮四溟。面內不啻葵心傾。公時佐命居保衡。斟酌時措恢邦經。天官上宰董六卿。百師庶尹咸師承。一時憲度明章程。叔孫綿絕鐙珮珩。宮懸九奏何鏗鉤。曠時陞典今儀刑。鋪張若是誰倚憑。拔擢俊秀推髦英。于飛振鷺來充庭。謀主斷國裨益弘。事在宸慮人無稱。功成不居寧智名。天聰一日音訃聆。尚冀假寐聊遐征。神遊不返慘聖情。始終寵賻全哀榮。天不慈遺一鑑零。九原可作瞻模形。麒麟有像傳丹青。燕

山西來盧水繁。墳科馬。龍幽泉。而岸深為谷。谷乃陵。榮公不朽存吾銘。

四庫本《陳善集》卷六附錄

校記

①條：當作「精」，見《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

②「父」下當脫「母」字，見前《行狀》及《神道碑銘》。

③槩：當作「暨」。

元儒碑傳集卷十一

鄭天麟 張文謙 項良才

學賓菊存鄭公 天麟墓誌銘 陳宜孫

公諱天麟字德甫自號菊存志隱也昔周宣王母弟友封於鄭子孫氏以國至漢高密有鄭公鄉通德門史冊尚之撫吾郡英濟王傳王少育舅鄭家則欽有鄭自隋唐始而長齡有鄭自友山始公曾大父拱辰曰此兒與吾同命之曰同公頎然魁碩事親以孝聞平居履正葆醇恂恂然里閭有寬厚長者風不特同友山翁而已凡挾藻含章皆自洽博貫穿百氏出人曰此同鄭廣文也凡剖疑論事所議定如契龜好客過門翔棲決日無倦容人曰此同鄭當時也凡勸隄防精禱祀序長幼有儀賑貧乏有康人曰此同鄭次公也歲乙亥人誅兵戎農釋耒耜民色若菜公匍匐救助遐邇畢果以故人無搖心德之者萬喙郡侯寺丞王公積翁以其事聞累授職

本路鈴階至武節謝曰吾安用此會本道提刑察使竹庵郭通先生希魯初行部萍勉多士於耆俊尤重于時分教鄉校至奉命禮公作賓公曰乃吾志矣益屏繁務覽名勝義方之外與騷人課以詩有小葉曰梅竹拾遺方將繼處士於松庭尋子真於谷口俄嬰寒疾以果熟辭木自遣愉然而逝時年六十有七公以丁丑十二月四日生以癸未四月二十七日沒以己丑正月五日卜窆蓋欽縣中鵠鄉醴泉里穎源也公娶汪氏男孟孫世儒藉益大其家聲嘗踵書學預一選充永盈庫官娶汪氏女三人次男可孫娶鮑氏三男岳出繼孫男二人弘紹暨孫女五人其孤以其先人之善予也願銘焉子思芹泮舊遊歎菊存一生劬學而營藝場屋僅三亞鄉書器其才而不柄於用其所安者天也銘曰醴泉之里泮泓淨兮同穎之源實第芬兮巖巖峻夷龍連蟠兮松蒼菊晚竟遲遲兮是惟德甫之宅孔成孔安裕來昆兮

《新安文獻志》卷八八



儒藏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祖于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稱首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賡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傳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

太保實為先容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揀楚極瀕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托克托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出貪暴剷除宿弊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益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危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



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哈瑪特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十人。援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索賄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

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連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圖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巴哈拉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並釋去。人以為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為祭酒。選貴冑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為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達于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哈瑪特當國。權民鐵為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叔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哈瑪特威權日熾。恣為不法。處

臺憲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為奸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歷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于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潛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勅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謚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綠素。子女雖其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篋、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于東宮、為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果、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興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啓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為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數

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士類為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已。第患獎莪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為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數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為。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茹在胃。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吝。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振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恭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

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瀚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庫賁業征。翼扶大業。公由達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施。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繫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惡。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元文類》卷五八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于金華黃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佑、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於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為君曾祖、不耀於時。負土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於私史。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於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幽而終。否泰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為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維彼秦離、我心之憂。

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槩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悽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質於君。忿閔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洎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界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辦、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竭其貲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捐私橐、以募壯夫。排木扶石、活者千餘。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謠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予恩。下逮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尹、扁字經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旁。君娶于霍、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學。鼎以公故、補官廸功。

準遣臬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從君避兵。為
游卒得。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女
有三。壻曰王牧。程革。資性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
稱。次則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已次道心。
士寧其季。女則有五。壻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
曰。六歲。吾祖以沒。豐觀整容。猶記髻髻。坐南窗下。大樹
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母曰。小兒勿動。長者。吾祖曰。
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瞻莫知。先人以告。乃知其悲。
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譔。杜甫之沒。餘
四十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聞耳。不自砥勵。挈挈
道路。與嗣業類。輒援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
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
曰。無固辭。庸擬其語。播此聲詩。為言則理。而近於質。刻
諸方珉。永賁幽室。

黃潛撰 《文獻集》卷八下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十二

譚澄 董珪

譚公神道碑

譚在周千七百國之一子爵。幽王之譚大夫，衛碩人之私譚公，皆其遺苗。後世子孫，遂以國姓。史代有人，其居德興之懷來，高祖而上，不得其世。曾祖信，金鎮防壽州千夫長。祖伯全，家累千金。父資榮，以徇北功，皇元帥左都監。虎符寄治交城，遂令其縣。削平盜賊，賢士逃亂者，多往爲依。公生以歲戊寅，髫年入學，穎慧強敏，拔異羣兒。成人兆緒，巖巖則見。十五綜經緯史，講貫精熟。會課朔望，每魁諸生。爲交牧盧帥所奇，以女妻焉。軍中得書，則馳送之。故其家多積至萬卷。國初爲制，皆世其官。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故考府君以元帥左都監交城，令推其弟資用。卒，公以嫡長嗣。爲十九年矣。太宗之八年丙申，州縣守令上皆置監，動惟國言。公不能也，而受成說。譚人慮其見欺，乃私與國言者遊，日薰而月聒之，滿歲而悉能精曉。他日郡議

不資用譚，應務無滯。人悉異其不學而至。朝廷置斷事官于燕，曰司瓊林園之臺人，人則曰行臺。府檄公往計事，歸請省諸工料費，橫取民者，府僚便之。舊文谷水分溉交城，爲平牧郭帥所遏專利。其縣民累訟之，終不見直。躬造大府爭之。郭帥少公，恃爲父執，至或肆詬。公不爲報，惟理譬折，彼遂懌屈。至今其水縣蒙其利。杖部民持吏短長，恣爲非法者，幾死。民患且威。俄入覲，因中書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州縣率以無產僞客入籍，用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責徵實存，官無所取，稱貸買胡。困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爲母，譬以孖生犂牛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制許貰其逋懸，無鉤見民。公私之負，三年勿徵。子母對止，亡民能歸。其復三年，縣境大甦。而鄰民曰：吾獨不居交城耶？州縣守令益害其能，請督一府遠輸之糧于平陽。及至，又移輸京兆，仍守其出比盡而返。數年，由是縣民困劇鄰矣。憲宗壬子，復大料民。公削其逃徙，兼其貧弱，雖捐戶數，故是縣差不艱。窘歲甲寅，世祖淵龍平大理還，始入見，嘉其舉趾凝重，出話慎詳，留居藩府，官而不名。以其弟山阜代爲縣。遺



邇臣出使必以公偕。先是分封世祖以京兆田戶寡益以懷孟。且詔總天下之兵遂置經略司于河南宣慰司從宜所于關西行部于秦州漕運司于衛安撫司于邢盡遣諸軍屯田戍邊首准尾蜀以休秋冬士馬往來之勞東西數千里道不拾遺中侯屯庶翕然歸心歲丁巳宗親間之遂解兵柄他王遣阿勒達爾至京兆大集汴蜀兵民之官下及管庫征商之吏皆入計局爲條百四十二文致多方且曉衆曰惟劉萬戶史萬戶兩人罪請于朝蓋謂忠順公丞相忠武兩公也自餘我到專殺虐焰薰天多迫人于死世祖遣庫濟青左丞與公來臨無與鈞考而彌縫其間時通動息藩府會明年世皇身至帝所命下而事始緩猶仗兵民諸官凡昔所置諸司皆廢公歸丁妣郝太夫人歿藩府奪哀起之世祖始分兵南征俾公治懷歲旱復鑿唐溫渠引沁水河內諸縣中統建元制褒其賦性寬和練習政事以爲懷孟路總管明年入覲賜金符四年換虎符訟隨日決曾不留獄教民植業桑疇麥陂稻塍芡湖果園芋區水輪步船無有遺利或用致饒民其賦獲侯克寬孫有等家男女數十

人引蕭讓爲府史升知事積官運使按察使至元二年罷世侯省懷孟衛輝兩總管入彰德以公爲同知無幾時官嘉議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明年奔元帥府君喪交城中書不聽終制迫懷泣職瀝水疊石爲岸架木其上歲易腐敗規爲樓十二楹覆之慮其財擅取帑力輕用民得請戶曹而始究工上下列肆月收傭值資府公須參政楊公紀績于碑官少中平灤路總管既至疾歸七年散階例降二等與職上下官奉議司農少卿尋進嘉議京兆總管兼府尹者一年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當按行四川以邊方軍政多所闕略未可以內地文法遽繩修舉大綱而止州府史坐贓污者以始犯罪皆輕平下令治事之餘使學官聚爲講解期通一經庶少變其筐篋刀筆之習漸摩禮義則恥貪免而不或蹈時詔禁有妻娶妾乃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世德下喪婦人以悍妬成俗已旣無子又以是訐制其夫將遏絕苗嗣曾不省恤請自今男子四十無子聽其娶妾中書是之遍示天下十年中書左丞皆順時爲宋帥嘉定入寇大敗食省嚴忠範于成都沙坎入其郭我師退

保子城。上械忠範至都。俾公代爲僉省。至則塞其暴骸。完其焚屋。賑其飢貧。集其流亡。撫定一年。西南夷羅羅斯內附。上以文武兼資。可使鎮撫新國。以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還京兆治裝。或說蠻夷無親。不常叛服。宜以老疾辭行。公曰。受國厚恩。圖報無所。以皇上之威德。遠被。何往不可。何私自幸其安乎。就死其所。懷人德我。馬革裹骨。歸寢是焉。志願畢矣。遂行。未至。行橐盡爲河西所劫。事聞。上慰安之。再爲降制。及軍中所須。至其境。方諭皇元同仁。不間遠邇。特置大帥。安集招懷。以捍外侮。非利徵求。朕削汝也。國人大悅。而公以不能風土。竟疾卒。至元乙亥九月二十有七日也。年五十八。門壻李某護其喪歸。子克脩迎之中塗。號慟屢絕。懷路之民。哭柩致奠者。將三百里。以明年某月日。葬河內某地。後踰三紀。公之孫質拜而言曰。君及知先祖。且與先人同事。許文正公。求可銘先祖碑者。舍君焉。將誰託筆。噫。嗚呼。公奉命始至秦。于時識之。其後尹洛。燧時家洛。遊處必見召。常謂忘年友。雖辭而不敢居。抑不可不謂之知己。于其平生。若可概焉。子之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蓋先師以初入見潛藩之年。驛召至秦。後四年。公使至。見其道德之容。聞其仁義之言。考其卓絕之行。憂世之志。樂天之心。出謂人曰。今顏子也。先師還懷。公爲之牧。以求言焉。則謂之曰。學者或滯于形迹而不適用中理。合而一之。始可謂善學者。猶導公以用世之方。身親接久而始示以性理之妙。而操修之。又使克脩盡弃其學而事之。其能好人也如何。然兩言爲監于懷。以暴戾跋扈名聞一時。同列少逆其意。或詬詈侵辱。不異僕隸。公與處八年。細故則讓。事或害政。則誠意訓導。以理使孚信之。能改而止。惟遠以不惡而嚴。又游顯代張左丞宣撫大名。爲諸路總管。求金符。奏已上。公言之中書。辭不受命。曰。聖上不識譚澄耶。爲顯所舉。省爲去之。其能惡人比類。亦庶幾其仁者歟。太師趙國劉文正公論天下人。牧得邢之張芸夫。懷之譚彥清。何憂不治哉。先師亦言。譚侯辭氣溫雅。雍容樂易。達時識治。足畏服人。其爲兩公推與。華袞之褒。何以尚之。夫人盧氏。勤儉惠和不侈。旣貴。能以身率。不輟婦功。故婢數千指。約束如一。盡範之嚴。所至化之。克脩事裕皇。出爲江南湖北河南

北、陝西漢中三道提刑按察使。乘受銘美，得之天。同學
脩爲，受之師。忠信愷弟，臨政與人，皆踐其父武。女九人，
適淮東宣慰使傅爽、延川令李某、湖南書史石某、江南
權稅使賈時益、汾州萬戶子杜某、杭州總管子楊某、澧
州總管子鄂屯某、參政子盧某、交城以次官子王某、男
孫三人，忠、尹、大名之南樂。質宿衛成廟，已終未除。文庶
未仕。女孫七人，適湖廣省員外郎袁景韓、知陵州杜明、
耶律太傅漢國公孫某、東昌總管之孫宿衛成廟許誼。
宣慰使子傅蔓、閔某、賈某。銘曰：

有翼其恭，有溫其雍。有訥其言，有裕其容。人有其一，足
曰善士。矧公兼之，宜克用世。魯昭十九，猶有童心。公于
其時，帥政已臨。視民之傷，猶已致者。奔走不遑，說上教
下。事大定憲，由邇皇居。與率土臣，衆以視諸。入侍大帝，
潛府帷幄。而日廼與，俊義遴擢。凡厥大猷，亦與有聞。權
臣肆虐，恃解其紛。大帝南征，歸正天統。于懷于洛，于滌
于雍。于是有衆，迭司牧之。惠績龍嘉，虎節陸離。追之風
紀，詰姦秦蜀。惟政以仁，不一文律。嘉帥縱兵，入寇成都。
劉吾人民，災其外郭。奪嚴諸侯，于彼僉省。以公代往，責

使撫定。安鎮一年，移師西戎。皇威甫張，而趙告凶。最公
之仕，歷年四十。其二十年，爲帝賞識。矧其有子，官風紀
三。其取于天，而得己食。走賦是詩，鑲石墳道。期爾後昆
百世是保。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四

靈山先生董君實墳道碑

嘉議大夫、臨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董章，將勒石甄
表其考府君靈山之墓。持太平郡文學姚和中事狀，丐
銘于燧。因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稽漢金石，惟祖始
不可推采者，則不本之。苟可推采，無泯泯而不本者。故
祝睦緒高辛火正祝融，度尚與顓頊世掌位，統國法度。
衡方唐扶之青堯，陳球夷良之苗舜，孔耽殷烈蔡湛文。
葉諸君，是後神明者，可殫紀耶。然是推采，雖精博之士，
遺據爲說，猶啟後人牽傳之惑。若春秋傳蔡墨對魏獻
子龍問曰：「應叔安裔子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飲食，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錫姓曰董。春秋外傳以
蘇顧溫董爲己姓之族。蓋黃帝二十五子，姬酉，祁已，滕
歲，任，荀，偃，佶，嬭，伊，惟青陽與夷鼓同己姓。則董父非止



儒藏

商于應叔安爲黃帝裔孫者。又較著也。在夏殷世。文獻無徵。周則晉良史狐安于。秦將駙。漢江都王相仲舒。實生廣川。其地則今其定屬郡。其之東。強故是姓在趙者。多宗之。或曰。今居其定。天祿坊者。猶其遺苗。君諱珪。字君實。曾祖明善。祖好義。考信。家真定。屬縣靈壽。其離析天祿。固未大遠。至君業儒。以江都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爲羣儒首。嘗著玉杯繁露。發春秋微曰。吾家學也。遂專經春秋。當授室。鄉先生宗訥奇其願。立女焉。事考府君。妣夫人色養無違。有純孝譽。味道自朕。恬忽勢利。不苟上交。所親與者。纔兩張公安撫芸。大夫參鵬舉。殊篤其敬。使則過其廬。遠遠則書候其安。又善植產。積則散周其鄉。歲荒。爲糜以全餓人。加饋癯老。以肉。逮三子章。奇彥奇。生曰。古以三人爲衆。吾家四世。惟一其傳。積德在余。有是家子。延師私塾。務知修己治人。之要。以篤其成才。不事記覽。爲詞章。誇逐時好。既其入官。惟飭三事。曰忠。以事上。清。以約己。仁。以裕民。古之人。未有捨是而名昭于時者。晚愛靈山。暇與親友縱遊。曰。是荀卿子所謂秦剡趙有苓。及松柏之塞者。後與封龍。無

極三公白石其一。則余忘之。爲六名山。皆吾郡之望。太常給珪幣祠。其得法食者。今其文曠墜。吾與二三子屬觴乎此。亦可爲千古一慨者。故人號之靈山先生。以至元二十有三年丙戌春三月十有一日卒。年至六十九。其月十有六日葬某地。以前卒宗夫人附。繼娶孫氏。章由卑官積至太平路總管。遷總管平江。戶甲天下。賦重而役繁。民頑弗率。前政往往以不職罪去。及章來。爲出令化之。不專威虐。而政以成績。最浙西。爲良二千石。斯克佩先訓之效也。後移臨江。至未再月。以首疾去。奇太原路交鈔庫使。彥提領蘄州路稅課。二女適百戶王某。鄉人趙某。自章而下。皆宗出。累孫五。汝霖。主岳之臨湘簿。汝杞。提舉大益山屯田。汝梅。同知信州路事。女孫五。一適燕山劉氏。男曾孫十二人。仲玉。仲珍。餘未名。玄孫二人。嗚呼。後靈山者四世。已二十有四人入官。不家食者四之一。其遠而益蕃。盛光大清顯者。可知也已。銘曰。維天子士。不全其界。或阨窮家。或顯庸世。其顯庸世。無澤民加。雖烜其時。清議弗華。其阨窮家。肥遯自遂。道集其躬。令譽日致。嗟之有苓。伊爾廣川。江都之宗。實蔓以



藏 儒

續其存遺編。玉杯繁露。千載茫茫。誰究其緒。君曰家學。
 吾舍焉師。孝親之餘。力振起之。天爵篤修。紛華若遺。迨
 子之仕。提耳三事。曰忠事上。清以自治。仁能裕民。則古
 良吏章也。持循恪慎其身。官二千石。歷郡必聞。有後如
 斯。亦既克述。其來其思。無替爾賴。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五

校記

①夫：當刪，見四庫本《牧庵集》。

②奇：當刪，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十三

李德輝 劉景石 鄒敏中

徐元得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潞縣曾祖某祖全再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英次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捐公謂宗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悍鷙剗人蒙吾力脫罪囑胥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備五升菽夫人春蓬裨爲糧毛蒙竟爲菹活之菹歲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豐州祿食先足自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爲減燭止之已乃厭精麤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福民雖不足以款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今皇太子講讀薦故翰林侍讀學士賈黯

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高遜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矜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卽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達閬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爲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中書爲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己未從南征至鄆留後行營庚申以爲南京經略使再月又以爲北京宣慰使其年皇帝卽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爲燕京宣撫使燕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怨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爲山西宣慰使罪權勢之籍民爲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

兼府尹。至是，潛請故臣相，無有出爲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朔山西朔東，世職守令，卽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一縣，俾爲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薄之耶！」自爾愈益勤勵，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敦風俗，逐姦賊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袤之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秩左部，差功最天下。右部考選，惟草竊盜不獲一人。五年，徽人爲右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兄子者，公曰：「何疑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公者，莫不請求，保爲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爲應。縣已俸爲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露，言者悉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爲之困。七年，會上以蝗旱爲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爲不寃。公燭

其誣，召鞠其妻，撈掠一加，服不移器，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殺之也。卽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死罪。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水歲泛溢，至城下爲患，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陳溝澮，其中假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麥石十萬，得粟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遺之。明年，詔以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方略。公危語勸之曰：「宋今旣亡，重慶以巨孽之地，不降何歸？正以公舉利，其則殺不得有子女，懼而不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戰，及招討畢，某偕中使率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購得軍吏杖之，爲偶得罪，懷之入降。永陸之師雷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



寇疆場。心迹之著白者。况復軍政不一。相營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功爲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爲謝曰。戎捷與人。法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巴哈與公代爲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都。供億食糴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再合。踰月卽下。紹興。南平。義施。思播諸山壁水柵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德前與西川相觀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歸。以爲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合州。宜盧誠使謀人持書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一奇也。卽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張珪以天子威德遠布。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須聖鑒含宏。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比。又爲書反覆。禮義禍福解。其言以爲均爲臣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甚戚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爲謀。求去就者。以國有主。寧死

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盜賊遇君。竊若首以微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百言。又約書言爲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珪未及報。而公遣王卽至。是合遣李興張卽十二人。若謂事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爲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其言如喻珪者。而益剴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有深怨。懼誅。復與等導帥幹楊玠獲徽書。問至成都。降。公從兵纔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爭。有言前歲公爲書招玠。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珪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辱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爲哉。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爲謝。公曰。若以吾爲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京繪事之。川蜀平。復以主相還卽。是年王

魏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卽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王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爲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衆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齊熟公名問曰是活台李公耶其人明信可恃卽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非公惠活寧關死不降事畢驛聞上爲之開可改鬼國爲順元路以其弟阿哩爲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貫館垣外公弗善也歎曰他日當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武惠爲將不殺得今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書省之命下璽夾望轡車爲位祭且哭者動百千人塗所經男女

空家香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爲發百人護喪達興元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諡忠宣公賜錢二千緡具葬先妃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博囉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抗章請卽州治之東爲廟制曰可堯年六十二夫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教拉頰也女二人長適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榮公平居以先夫人剛嚴其弟宗亨有小過對衆奮杖撻之不少惜公若何而歡奉使未嘗有厲色遽言其亦能子哉二兄旣位不大耀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爲姑若從母不以爲兄弟也與人交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穽不面爲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人所長而韜其不及至繩檢姦慝奮發忿急不能容其過然亦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已報忘之略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不爲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上嘗賜以玉帶錦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客一日而盡



人問之則曰：異吾家多責券，縣官憐而賜償之，無負矣。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不思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恃形勢取一錢直餽，再爲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恥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薄祿用奢爲言，願奉母錢百金交歡，令取子自益，卻之，亦不爲謝。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聞斯行，以絕事嫌，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殫民力者，中外所厭，凡人賢而有聞，滿謂將東歸，必薦汲之王，陞秩留之，故關輔得士爲多，皆視爲己職，當然未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愈切，取信寶夷，聞其論招權結蒞，蒞賜燕義，三道之兵爲之抑首，思微利於萬里，釐成功於一介，實星鳥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觀今中統以來，將相臣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平生所爲功高者惜，德大者思，不過如是而極，然未有若公逢掖死事爲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嘗觀古君臣莫難于合，尤莫難于信，蓋合或可，何所欲以

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于一時。自公始侍潛藩聖皇，非遠貴之地，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指受之，親以細微觀其微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譬以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汙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知遇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戎牧，或從或留，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勲勞優書舊，可以勸人臣者，公皆與爲之。至商論羣臣能否，于公不曰清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于聖訓，用未盡年未盡人猶未足其悲，受任于己，試知遇于既久，可與嘯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類葉進遺事，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又與類嘗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爲讓，姑爲論次如此。

彭城郡劉文靖公神道碑銘

有元碩儒濟南劉公抱器懷寶不及大施於天下以死。爰有家嫡誕襲厥慶克浚其道以學行為天子大臣從容進退作世模範。皇慶元年推恩二代公贈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追封彭城郡公諡文靖配魏氏追封彭城郡夫人。明年公之子與余同官未幾移疾去示廉鐸行狀請為文碑諸墓道以肆上恩謹按公諱景石字文瑞章丘人曾大父諱照好學樂施大父諱珂以孝友聞金長清縣豐齊稅監父諱鼎有王佐才國朝為廣武將軍益都總判兼安撫濟南淄德軍民勸農使行左右司郎中事。今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彭城郡侯諡獻穆母馮氏繼趙氏並追封彭城郡夫人公生而卓茂十歲通五經能詞章尚書公與客語公侍有持火鐸過庭下者客命賦詩公應聲曰金惟主斷割茲鐸復何謂出火濟窮途本以剛為貴一座大驚由是知名年十四丁父艱居喪哀毀或勸從刀筆吏可速達公曰學儒先志也可舍

而他乎學益篤後稍從仕以廉直自立淄萊二州新城蒲臺長山三縣咸統于淄吏治驍軼公私交弊行省檄公監治期月之間政化大行上下悅服歷濟南總府山東轉運經歷奉職不回久之自以剛潔不能低昂以疾免歸日與長山某叅議清陽張郎中益津高提學大定郭處士邢州智處士中山王詳議為忘年交商榷經義評論古今以夜繼日或見其貧厚相賂遺雖故人弗受也嘗曰世味不可深深則難返私惠不可受受則難報晚讀釋老書曰此可以治心不可以治世可治心而治世者舍聖人之道何以哉其子多疾手書戒之曰曾子有言吾日三省吾身汝亦當日三省汝身飲食起居中節乎視聽言動合禮乎進德脩業及時乎母以荒恣敗身母以自信敗德母以因循廢學至元更化憲府交辟不起俄授濱學教授曰上命也不可辭到官再宿而去濱人止之不可留詩為別末云駕言陟秦臺放目豁憂煎跂足望東海大聲賢魯連蓬萊如可到隨此謝世緣涼



風吹客衣日暮生蒼烟徘徊不能去心思空茫然還濟南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卒殯歷城東之七里原大德九年六月七日葬章丘明秀鄉祖塋西南之新塋魏夫人初尚書公擇婦曰莫若魏負外之女魏君正人女必賢遂求婚夫人貞靜孝儉範于中外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七子男二長敏中由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次早世孫男四燕孫燕駒皆下殤從禮從道方力學女二長適承事郎利用監提控兼照磨魏誼次適士人常文孫嗚呼日月不居典型彫謝余與公之子上下三十年慨想公之風流渺長往而不待庸辭謬學乃得備載記於無窮不亦幸乎惟公之志誦其詩可知已公之道觀其詞可見已所以封名邦錫美號流耀金石與國同其休豈非天哉銘曰

孰生哲人伊濟之南有鏘其音如玉如金哲人維何其碩伊劉志與時仇身與道周桓桓劉公人憂我樂孔孟

不遭後世誰若父昔王佐子今國器維公之樂雖死弗貳廬廬彭城厥土千里茫茫新封如帶如礪相古哲人罔屈匪信維哲且明以覺後人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〇

故龍興學錄鄒君墓誌銘

大德辛丑夏英德倅熊侯謂澄曰吾弟之子妻叙池鄉河湖里鄒公遂公遂將以某月某日葬其父學錄君於青坑之原斯一言光泉壤以時昔之未獲見也敬介某以請嗚呼予弗及識鄒君而於侯舊矣禮辭弗許固辭又弗許則弗復辭為叙其槩君諱敏中字時甫世居古豫章郡豐城縣今為富州其文業進士通戴氏記淳祐乙卯幾預貢既復黜試大學平居耽講誦嗜賦詠有雜詩雜著名靜樂堂藏於家其行事父孝母嚴夫人終雖投執喪不失禮資產悉委伯兄季年分異唯命所界漫弗計贏寡兄歿哀痛切至事伯姊猶兄坦夷軒豁好賓客日以棋酒相娛捐貲恤鄰無靳色其先曾大父堯

甫大父元廣、父輝、俱隱德弗耀。其後公遂男二、女一、蕃衍未艾。其配彭澤簿黃結飛女聶氏繼其壻。揚守道其游、少從清江歐陽居宜習經。暨長、南康江丞相、建昌包樞密、廬陵王梓國用、同郡萬一鶚、章甫皆以客禮待、友道交狀其行者。前都陽尉趙用信。其年嘉定庚辰季秋五日生。至元丁亥季冬望日卒。嗚呼。鄉君非古所謂一鄉善士歟。生而有文有行、死而有子有孫。家日肥、得吉兆以寔而銘以昭之。其可無恨已。銘曰：天審其試而豐其嗣。雖亡不亡、用聞斯聞。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二

徐耕道遷葬碣

歲甲戌乙亥余客金陵、四幕文武掾佐浮沉去來以千計。徐君耕道在數中、余接之不及稔也。爾後三十年來上饒、於君爲鄉、始獲知君之家世出處、及誦君詞賦。蓋上饒之徐自衡徙而居世黃塘。諱元得、字耕道。曾祖賜迪功郎、祖植禮部進士。父華甫、自號橘隱翁。世以儒素科級自重。至君從兄忠愍公、遂爲壬辰進士第一人。仕終於大司成、冬官二卿。當忠愍公時、四方宦學之士無不願登其門。君携超穎之資入、則與二季端友龍圖、立大侍、即綱理書疏、出則與趙茂實尚書、徐景說秘書、輩商略義理。及既不得志、場屋而遊、則與揚州李制置、江州趙安撫之徒、講畫策、游倦而歸、則與蜀郡楊恭預、天台葉集賢諸公、攷問故實、登漸氣摩、意喻色授、不勞而成良器。江淮舊稱功名馳驟之地、嘗奉檄築懷遠軍城、補進勇副尉、升授滁州散祇候、移淮陰文家峰巡檢、淮陰尉。進保重慶、轉進義副尉。又剿廣益盜、湘南轉進武校尉。又五轉、自承信郎至忠翊、皆身犯矢石得之。非他書生用空言寄功幕府之比。然盤旋曲折、亦不足盡其才、而歲年老矣。於是歸傍鄉井、旣而避地于饒、德興之宗儒村。宗儒有王氏故大家、能以禮館穀君、學徒爲之填委。會李制置弟宰和門於德興鄉、邑也。復招游和門、爲刊所爲詩詞曰橫塘小草一筆、二筆者若干篇。君平生輕財、有俸餽卽散以周人之急。故晚而益貧。三年不得已、遂歸黃塘。課子讀書、督奴灌畦、殊不爲前時意度。閒暇惟去宗族鄉黨相倡和、命詩社曰明遠、并主隣社香林。社友又爲刊小草六筆者若干篇。癸巳夏感疾、至秋加劇。



儒藏

索紙作書。別所嘗交往。有此行。遥指柯山云。數十字。若寓升遊洞天之意。書畢而逝。十月某日也。生庚辰十一月某日。年七十四。葬之新卜在祖塋白土山側。子男四。長某。次某。皆早世。次某出爲衡官堂宗人後。次直謙銘曰。不局於趨。亦不失吾儒。不急於營。亦不害吾生。大袖長紳。魁顙豪膺。闕此佳城。

戴表元撰
《剡縣文集》卷一七

校記

- ①敢：當誤，疑作「敦」。
- ②懷之人降：《元史》卷一六三本傳作「使懼而叛去」。
- ③紹興：當作「紹慶」，見右引書。
- ④此句《元名臣事略》卷一一作「使興等導帥幹楊獬懷蠟書」，《元文類》卷四九「復」下有「遣」字。
- ⑤幸以：《元文類》作「于」。

元儒碑傳集卷十四

王義端 黃從龍 趙秉溫

陳堯龍 王幼孫

故綏寧令王君墓表

豐城王氏居槎溪上者八世至綏寧君諱義端字元剛受易於廬陵歐陽先生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義山字元高擢宋淳祐壬戌第官于朝君以叔祖泉澤入仕試進士四與計偕不第以恩監江陵白水鎮辟江州武平令攝吉州吉水令佐江西提倉悞遷武岡綏寧令累階文林郎天兵渡江江上諸郡不守德祐元年文丞相起兵江西熟知君智略辟與悞議君仰天嘆曰天平事已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而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其在吉也富民葉殺人賄吏以縊聞君當聚檢致錢三百萬拒之抵葉死豪商奪民地事歷臺部連歲不決遷死者數人下君治得白黔商而還民地有趙鉅者與弟有隙嗾家僮七十餘人焚弟廬憲怒欲盡殺之君詣府力爭乃

論如律大兵且至同辟地于贛者四十餘家艤舟城下夜半叛卒內外起黎明操戈逼舟衆惶恐君奮入賊中執其渠手諭以禍福率錢帛分勞之衆賴以安誘其渠詣憲府謝密語憲曰能斬即斬之不能亟安反側憲慰而遣之同里鄔氏女未嫁而侍婢病死仇訐于吏吏詰以殺婢城口求賂君曰守事以辨周三者殺人委涂而自為證言之令周伏辜其廉直好義類如此晚歲杜門窮經教子郡守部使者時從訪問臺臺竟日惟以忠孝為言人或勸君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論著有經疑十五篇史論四十八篇經邦議論二十四卷雜著若干卷大德丙午九月一日卒年八十七自為之誌十二月丙辰葬里之東穰嘉之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薛氏娶趙無子先三十三年卒子男三胡出也希文蚤世揆今為湖州路儒學教授蔡吉安路黃茅鎮巡檢女五皇慶二年余承乏禁林揆來謁泣且拜曰先子力學守貞不幸棄諸孤葬已八載而墓上之碑未立先伯父



儒藏

與公季父侍讀公為同年進士。揆又辱游公門。幸哀而賜之言。余觀綏寧之才之學。不如何人。其知己又皆賢公卿。而卒不得一第。蓋有不幸焉者矣。然嗜仁如膾炙。赴義如骨肉。以明哲而保其身。獨非幸也耶。即使君為狀元為宰相。棲遲末路。為士者恥之。其幸不幸又何如也。於乎。文信公亦知人哉。銘曰。嗟嗟綏寧。才豈不足以決科。智豈不足以立功。而竟然耶。不賢而達。余孰少多。賢而不達。命也奈何。有德有年。有子承家。若綏寧者。我又何嗟。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九

黃伯雲墓誌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無不幸者。豈獨無患禍乎。非也。彼之所為。固有以召之。非偶然。忽然而遭之之謂也。君子之為行也。兢兢。是故善作祥降。若夫應溢於情涯。事生於意表。吾亦未如之何。而以身殉道。亦又何不幸之有。且夫高門縣簿。無不走者。固矣。至於專養其內者。亦庸詎知異日青犢虎之口哉。余聞廬陵黃伯雲之事。喟然悲之。伯雲。儒先生。專門毛詩學。深於六義。著書盈篋。其所獨悟。出毛鄭遠甚。江丞相摺紳大儒。獨推伯雲善學。至元中。吳會雖平。寇盜竊出。伯雲一日携所著有所詣。賊妄意袖中之藏。斃以一矢。即之書也。先是。丙子初。妻戴與其大女子不屈於兵。以死。夫又復然。其長子定哀。父母之若是也。不食肉者三十年。余尤悲之。余留京師。定輯其家世。瞿瞿然請曰。父將改封。願矜而榮之一言。按。伯雲名從龍。世衣冠。曾大父萬頃。大父欽。父秀實。母劉。會孟之姑也。二子。伯雲長。仁厚。

孝友貧而好振定之弟曰通其大女子之壻曰沈次二壻皆曰歐陽孫男五今封地曰儒行鄉毛竹原祔于祖也死時年五十有三余既悲其不幸復為推其然以祛世惑且慰其子之心而使刻其石曰

解衣佐刺濟曲逆意改連車蹟新恩銜袖丈書大人感夫禍福之不常疑似之易成蓋自昔記之矣嗟夫學以成身豈顧累之哉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故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儀事趙

文昭公行狀

趙氏世為蔚州靈狐人公大父崑金元帥府評事以材勇聞父琦始附國朝從太師國王平中夏積有功烈官至昭毅大將軍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由監中山家馬妣定國夫人楊氏有子十一人多知名而公最長諱秉溫字行直資端重不苟戲笑稍長從金進士馮異事學當是時世祿之家以侈靡相高獨公能敦讓以禮品

品自持滋久愈謹華問彌著世祖皇帝方居潛藩收召一時聞望之臣咨謀治道歲己酉帝在和林西公入見儀觀修整應對詳明帝異之命侍左右癸丑征大理甲寅征雲南己未濟江伐宋公皆從行中統元年帝即位命公與參知政事李其行右三部事稽考諸道工程稱旨三年詔擇吉土建兩都命公與太保劉公同相宅公因圖上山川形勢城郭經緯與夫祖社朝市之位經營制作之方帝命有司稽圖赴功至元五年兩都成賜名曰大都帝定都焉曰上都巡狩居焉于時國家以干戈平定海內五十餘年矣而公卿多武力有功之臣未遑文治四方來朝貢者禮尤簡易太保奏起朝儀詔公及史公杠等十人共討論之又選近侍二百人肄習之公頗采古禮雜就金制度時所能行者習之月餘帝臨觀馬大悅命立侍儀司拜公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兼知侍儀事杠以下授官有差八年秋八月帝以生日為天壽節諸侯羣臣咸朝公請行新禮先平明設儀仗於崇天



儒藏

門內外東西鄉。虎賁羽林、弧弓、振旅、陸戰左右、教坊陳樂廷中。於是皇帝輦出房，升御座，謁者傳警，雖人報時，諸王后妃皇子公主以次奉賀。通事舍人引百官班入，丞相進酒，教坊作樂，成禮而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有罰。三品以上官宴饗殿上，大作樂。日昃，皇帝御輦還寢閣。自是每元旦受朝賀，冬至進曆日，冊立皇后皇太子、建國號，上徽號，宣大詔，令諸國來朝，合行典禮，皆公所論著也。十年，詔收天下圖籍，立秘書監，進公少中大夫，兼少監事。十九年，拜嘉議大夫、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侍儀事。未幾，加大學士，進階中奉大夫。授時歷既行，公奏以太子論德李公謙、校書郎楊公樞撰歷經，歷歲公以年老，屢上章丐免。宰相不可，曰：「公天子近臣，其去就非有司所敢議。」公入侍，承間為帝言。帝良久曰：「卿視朕孰老？」公不敢復言。二十九年，公有疾，始其侍儀司所行儀禮，合為一書獻之。帝覽而稱善，命藏史館。三十年夏四月某日，公薨於京師賜第，享年七十有二。卜開，帝震悼，

即以子慧為侍儀引進使。是月某日，葬中山安喜縣堯坊原。夫人李氏、張氏、祔。公凡三娶，李氏五路都勸農使寺之女，張氏順天路達魯噶齊老字之女，俱追封定國夫人。卽氏行軍都元帥信之女，封定國夫人。子男三人，敏、忠、顯，校尉，管軍千戶，佩金符，寄贈承直郎、真定路總管府判官。皆先卒。慧，累遷集賢直學士、安豐路總管。女適陝西都轉運鹽使李汝明。孫男四人：時勉、承務郎、右八作司同提舉。時中，時學，時可，未仕。曾孫壽侍儀舍人。公事親孝，待諸弟極友愛。凡田廬奴僕在易鎮邢諸州者，悉推以與諸弟。恒懼諸房子孫或蹈非義，謹述昭毅公遺言以訓教之。大抵謂未親以孝，臨喪以哀，居官以廉，律身以正。凡吾子孫，當服膺勿失。苟或不然，則告於家廟，共擯斥之，不以兄弟數。至今海內稱家法者，言趙氏公左右世祖四十餘年，帝愛之不名。嘗遣使秩於山川，使者陸辭，帝曰：「交格神明，殊非易事。」能若趙侍郎恭謹，朕實汝嘉。仁宗在位，追念至元舊臣，俾圖厥像，置

禁中各詢其行事。至公則曰：是非起朝儀，趙某耶？詔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謚文昭。而昭毅公亦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謚襄穆。俱追封定國公。復召慧入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侍儀使。于是藝承昭文公命，將列公行事，求銘墓碑，謹撰次如右。謹狀。奉定二年二月丁卯，文林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蘇天爵狀。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三二

五山陳公墓表

嗚呼！是為信上饒五山陳先生之墓。公之世本籍玉山，後稍徙上饒。沙溪之旁有五山，公晚居其間。學者因尊稱之為五山先生焉。方公少年，上饒多名士大夫，徐祭酒父子、韓直院兄弟諸賢為領袖，疊山謝氏、城山林氏、藍山張氏之徒為羽翼。風采扇動東南，而公生世家，能以義氣招致，衣冠俎豆不徹於門，篇章箋翰日積其席。乙卯秋，尋用詩賦充鄉貢，州人謂一蹴且躡通衢雲遊矣。春官失之，恬不以介意。益廣問學，築室聚書，開館聘

客，笑談步趨皆有法度。久之，名成行孚，鄉鄰有爭，則聽之決。官府有急，則倚之助。蓋古之善人君子，布衣韋帶而尊於王公，重於專城者，其道類如此也。丙午兵起，始避孔道入深谷，茆舍相依者至數百家。藥病飯饑，全活甚衆。事定，起領邑校掃墟地，立講廬，於是大會民數郡博士，以儒籍為憂，託公扶之。聞命不辭，殫勞罄資，凡留連省戶下踰年，迄脫同袍於編氓而歸。會廣信關長長廣信州將部使者聞其名，方議薦擢，而公竟還五山，遂終身焉。喜為詩，有古近體，并雜著若干卷，藏於家。性篤直好義，重然諾，見人善稱誦如已出，及聞其惡，一不掛口。待交游能始終，犯不較，施不伐，由是無絲粟怨嫉於人。美鬚眉，耆年華皓，意行郊廬間，識與不識，望之知為吉德。諱堯龍，字繼臣。曾祖伯運，祖德寧，父良才，世為儒。娶鄭，繼張，皆先公卒。又繼施氏。子男三：公美，舜，懋。早世。次舜清，婺州永康教授。女二：適徽州婺源學正祝應，次適趙詒，皆鄭出。孫男六：禹，晴，禹，錫，禹，遠，禹，範，禹，謙，可崇。



儒藏

女二。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年八十，生壬午正月八日，卒大德五年九月十日。葬五山西十里雙峰，以其年十二月庚寅。公事親以孝聞，居父喪，治葬極盡力。至是雙峰亦自卜。余之來，後公死，纔一年，每臨事接物，輿扳援不及之歎，嘗作詩哀傷之。又以事嘗至五山，亦及拜雙峰阡，婆娑松檜，撫問泉石，遺風猶存，顧安得復有斯人乎。而其子孫多善文雅，喜從余游。爰采家乘，訂以鄉邦公言，揭辭植表雙峰之下，使後來為者知勸慕去。

戴表元撰《剡源文集》卷一七

自觀先生王君墓碣

唐之季，太原王該奉母黃避地江南，至廬陵家焉。好善急義，世稱長者。王家宋紹興中，有廬溪先生庭珪與胡忠簡公盛友，皆以剛直名。王益顯，縣該十五世。至迪功郎次魚，次魚生鄉貢進士徽，徽生如麓，如麓生宜孫，仍孫，幼孫宜孫，善為文，好奇古。幼孫字季雅，是為自觀先生。性篤孝，母劉疾苦，醫莫之治。一日，夢讀南陽活人

書，或指甘桔湯良，覺如夢，立愈。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餘萬言，不報。歸教授于鄉。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敗，執以歸。過廬陵，謁于驛舍，為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浩然以終也。數詣府陳救荒弭盜之術，民賴焉。有妖僧惑眾自利，日就禱以千數，白于邑屏之。某與鄉人處諄諄然，且教且諫。有闕者，輒自解曰：獨不愧王先生乎？嘗宿友人胡斗南菜羹亭，食有羹，曰：古人食必祭，即唱四句曰：惟神生也，何神逝也？何處飄然，乘風尚或余顧。食已，危坐至旦，曰：予逝矣，予逝矣。未幾卒于家。年七十六。娶劉氏，勤儉孝慈，先三年卒。子男七：福德、吉、長觀、真、東、福德、長蚤世。女適彭嘉龍。孫男二：留、祿。卒以大德二年正月十有一日，葬以二月三日。墓在邑之里田大山之原。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為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方各一卷。雜著若干卷。歐陽先生守道，謂其學從陸



藏 齋

氏文自蘇氏云。烏乎。亦尚德博雅君子哉。延祐改元。閏三月。其子真以狀來京師。乞銘。真又賢。宜銘。銘曰。死可生。生可亡。孝且忠。窮何傷。塚之山下。有江洋洋。王氏昌。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〇

校記

①論：當作「論」。

②人：當衍。

③長：疑衍。

④爲：疑衍。

⑤某：當作「其」。

元儒碑傳集卷十五

郝經

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行狀 荀宗道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郝鄉子孫為氏八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為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溫字和之既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德不仕教授鄉里為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舜曰庸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強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蘗一瓶又得蜜一器遂用太夫人所佩剪刀抉其齒以蜜和蘗汁飲少頃而蘇靜直君異之雖奔走頓死者數愛

公不忍棄也歲壬辰河南凶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靜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靜直君以為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鷄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幹營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張仲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沉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娛賢則顏孟聖則孔周詎如脂如韋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一以窮理盡性修己治人為本其餘則厭視不屑也故世之為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



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戶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于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皆為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道山元先生學于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視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為己用皆拒而不答歲壬子上以皇太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于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月召使復至公乃嘆曰讀書為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于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

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哺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其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為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今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時弊上皆以為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宋自西川入今上總兵直趨荆鄂遣使召從行上駐蹕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召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為古之一天下者必己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敗亡有數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亡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營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之君臣輯睦政事修

明無憂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一舉，諸侯窺伺于內，小民彫弊于下。故人之攻吾者，不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潛患，制諸道以防窺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鋒，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憂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女與張掖都共議耶？公曰：臣少遊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議論。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為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襄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

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惟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為阿諛諂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重。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召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勸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兵，是社稷之福也。倘乘機聚會，得解兩國之圍，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于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



充國信大使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二三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甘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急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璵先差人達知亡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璵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璵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璵言聞諸朝而行。六月。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亡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

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乃將生口數十護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遙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軍招撫司參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缺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參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今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途。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于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四所矣。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使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疑我。仍械繫李璵。敗將李軍判

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璣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疑兵之事誣我。公答書大略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蓋藏。至於邊將用兵陷覆，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宋主，有云：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覆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並今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云：朝廷已有定議。初公之為使也，雖出于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己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蓋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阻。明年伴使朱寶臣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价佐一行束裝，露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

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扁鋪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砍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棘藩。外則掘濠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週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嗟怨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再命為國信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鵠在淮北，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于彼國，吾惟有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蓋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



春三節人有因鬪毆相殺死者。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荀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內。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不動。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忍害。反畏而敬之。月給廩餼頗有加焉。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顏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近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懇至。賜宴畢。復召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哺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朱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

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朱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權厝於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歿。四海九州之內。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者各命官有差。特命其子朱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已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甫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恥為城下之盟。故定議。羈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惟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歿之明年而宋亡。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喪興。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于喪亂之後。能巖巖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

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之心傳踐履之實古今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於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昌明吾道揮斥百家邪說之蠹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蘊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蓋有激於中則吐而為之詞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擴寫至理吟詠性情不為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資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為己有故筆勢俊逸遒勁似其為人無傾側頡頏之態亦為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胤後得親族疏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

終以誠而又喜交遊好施與樂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為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詞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贊等書其詞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奸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意若干卷比類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汭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又學春秋者必自三家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



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易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洪澳張氏。賢明端淑。正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法。寬惠慈愛。篤於恩義。宗族賴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采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官達。以醇德篤行終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門生荀宗道狀。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八九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虞塾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作曾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里。擬休澁。慶通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潛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饋。通宵詰旦。衣服危坐。誦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剗剗梳摩。磊砢而直。廉潔而輝。涵積稊累。日殊月異。擷芳雋。充而足之。沂源洙泗。比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系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儒。挹其間。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綏類以談。

聚若所陳也。帝喜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據古義。剴切時病。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懃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廟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賜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當書于公。璫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喻邊將。戢戢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

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躬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怙。于悅數也。捷竊館所。並垣梅棘。驛吏訶關。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元十一年。右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賤。隱其瘁于廬事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宋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卻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十有



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青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姙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意難不渝始終名節第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于己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眾不可攀黃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己隨奇擢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擬續後漢書繼丕抑權還統章武以正書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祇修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實侍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

已嫁孫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下協則次公生平事來謂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叙德暴庸及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拚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沒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數郭魯駘乘濂伊徽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潛其潛孰植其滋孰分其殷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我能戲聖潛于藩髦選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麟公雲遠迺瞻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連其顛公原守危削繁操觚榮觀幽囑則述昉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二事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既厥施與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誌之

元儒碑傳集卷十六

張著 胡斗元 董文用

大元故濠溪先生張君墓碣銘并序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濠溪張君。每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尚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殊冲然也。私自哀念異時禮文興舉。吾儕與當任渠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京師謁余。以墓銘為請。慰唁餘為歎。歎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姓張氏。世為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某雅重然諾。願義所在。雖死生以之。祖慤父穉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為家法。君少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國朝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曰。士當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為哉。適貽縣麻先生伯前進士允齋曹文來主經局。君喜且不寐曰。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割去故習。沉潛伊洛諸書。雖飢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探涉其源流。咀嚙其膏味。積而為文。詞發而為事業。不盈不矜。介然家居。以樂育諸生為業。中統建元。順濟張公以直道清節宣撫河東。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能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齟齬不可為。以親老西歸。有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者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為一變。先生

年彌高。德彌劭。學益博。文益奇。士友知所依嚮。吏民咸有矜式。秩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聞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廿六日。考終寓舍。享年六十有九。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王黼。次適洪洞梁龜齡。繼室泚新氏。孫男二。曰世權。世衡。思敬以家學。今充隆福宮宮教。先生姿明亮。色夷而氣清。為人誠厚。寡欲不感。感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疏澹。久之愈敬而愛。人百負之。終不較。望而知為雅德君子。其成就後進。為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亾金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諸郡。至有白首場屋。無幾一第。餘有不服及者。唯君年甫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自俗。潛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濠溪集者五百餘篇。何多矣哉。晉絳諸人未之有也。況一絳一藁。與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為主。是可銘。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乃道與經。天緯地。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曷非誕誇。聯綴補綴。是足言邪。濠溪為學。其復不遐。洗心程張。正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璫瓊瑤。聚焉碎華。含章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乖。立言明教。生榮歿傳。朝菌夕蓂。達人。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名山華嶽。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遊。

有焉飛鴻。世皆知仁智之所樂。吾獨爲歸根返壑。乃先生之所終。凌倒景而不滅。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
所不窮。適來吾時。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
客尖山西東。相里新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鐘。雖陵遷
兮谷變。尚知爲漱溪先生之封。

王惲撰 秋澗先生大全卷六

孝善胡先生 斗元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鄉先生胡公
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
嗟歎失聲以悲。其門人子弟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
攷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爲孝善
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逃來。寄姓於考
水之胡。因籍焉。字昌異。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
仲。與同郡汪內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右二寶者
也。弟侃。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棟華集存於家。自是又三
世有徙考川。居婺源郭東集賢里者。以學行推擇爲鄉

校正。諱允濟。於公爲王父。四世有通五經。尤精易。撰易
傳史纂。號易簡居士。諱師夔。於公爲父。一門十餘業。相
素相傳。故徽之地。胡雖多聞家。而獨考水之宗。號明經
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達。少孤。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受書
說。年十四。始從小翁。聞居士所授易學。刻意探述。日玩
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爲常。亦以此
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微士索緒筆起山林。出與四方英
俊爭進趨。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均。有司不足
以知公。至輟聞罷。乃徑歸。閨門養志以樂。然慕從之遊
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爲良儒。嘗曰。乾專言善。坤
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
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爲終身憾。春秋朔
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塋壟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
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爲孝善也。
己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
餘十稔。顧考水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必葬我



儒藏

考水。至是論袂復屬諸子。我家明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稽古。無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水之高倉。太守涿鹿翟侯大書曰。考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燦文。女一。孫男四。念祖。振祖。光祖。德祖。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森。程龍之。張與狀。來丐銘。銘曰。燕其獨潛其伏。既安既穆。是為考善之下。

《新安文獻志》卷九二上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畢。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以。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第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今授皇太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太師實公默在。丞相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已未。

世祖以。憲宗命取宋公發。公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科甲。宵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世祖方駐香櫓。奉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立起。堅執仰指曰。天也。即賜酒。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師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憲宗明。閏十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海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利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璵叛降濟南從元帥闊端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璵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元帥阿木泰詔取宋召公為馬公辭曰新制諸侯侯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畧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將卿舊臣不得引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憐都海之亂甫定民困相恐動輒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為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達前之然後相安始開導來漢廷秦家筆墨壘中與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上為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鉄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考牛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皆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憲巨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辯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優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曰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諸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官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為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

公巡行勸農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壘闕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一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開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獵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度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遽公入見上望見曰董某頗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列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諱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與管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為兵者十九餘皆驍勇無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衛輝輪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勉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千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廼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力議通汴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大雨時行必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術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公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礙不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遊觀之亭於故丘事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教為董臣言董某勸農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董臣奏起公為山北建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延召公爲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軍肆而忌廉察者，建議行臺肆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日，推抑之則風采肅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賂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雖斂然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想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推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不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陳結貪刻之黨，將錮誅括充爲功。廼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端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牛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歲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輩尚書真不盡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重尚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僞多教同列，莫敢仰視。晚起，東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

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不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繁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賦益急，有司爲益日甚。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廼請入奏事。大畧言：「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餘目甚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公憚雷、公膺判、幼紀許、揭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方是時，桑魯當國用事，龍奉方職，自近我責臣見桑魯皆屏息，無可誰何，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爲桑魯令人風公贊已公於上前，公不答。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糈相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戍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蓋深乃撫拾臺事古端。公日與辯論，不爲屈。於是具奏桑魯爲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魯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顛傲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爲翰林李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嘗舊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命命之曰。老人畏寒。須臾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之。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事。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持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出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復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皇帝將即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此。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先帝時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資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玉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業也。是年。詔脩先帝實錄。世宗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威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實錄。史館有所考訂。贊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

孝友。四時祭祖。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以誠實爲主。故其文章議論皆實直。忠厚不爲華麗。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摧。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爲意。曰。人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饑溺之實。卒責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感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漢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士英。士昌。士恒。承務郎。貢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康。士方。女四人。長適趙必次。適周倣。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次在室。孫男十六人。守約。其某。孫女十人。長適吳

元儒碑傳集卷十七

楊恭懿 董文直 曾穎瑞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

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握衣之徒。戶外滿。屢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黽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遽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繁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



儒藏

仁義之官于傾盡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初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緇、疏衰餐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華脩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阨。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魯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備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寶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實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當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舊、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機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暑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于歷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于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實天果以其日。人以其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對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繼。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胃也。由、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傅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

密院掾傅昱、男孫僊。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傳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薦飛魚躍、潛齋自蒔。令聞之延、已徹宸黜。東帛菱菱、賁及林藪。丹屐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仵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漚騰悉剖。丹屐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類。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臺城令董府君神道碑

元明善

臺城董氏自太傅壽國忠烈公顯忠烈奮田間有佐命勲復與金人戰死家子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忠獻公輔

世祖皇帝平六詔開江漢竟滅宋一四海爲國元臣然忠烈死事時九子皆少忠獻年十六事母李壽國夫人夫人持家既有法忠獻復善教育諸弟俄上命忠獻令鄉縣縣大治號爲神君數年去從世祖軍父之上復以君嗣令實佩黃金符蓋蹈前蹟益勵清敏乃求政要賢良者使在官悉逐諸剽削民者振德孤弱勸率耕蠶而均賦役時禁網尚漏官者未祿苞苴一絕豪不得曲法於貨訟罔不平民自以不訟乃脩孔子廟廣黌舍招名儒躬行舍菜禮執經問道以先諸生醫究經脈吏明法律亦命相師凡五年民土著盜賊屏息物阜家給俗厚而人能里巷肅然至相戒曰毋過過必令知迨今臺城人或譏爲縣者輒曰汝吾董君耶君諱文直字彥正忠烈第四子剛毅莊栗簡言笑通經史法律初忠獻及季弟大司徒忠貞公去事世祖次兄少保忠穆公亦在朝俱有仰於家而家

食者餘百口待哺而衣指苗以飯君倡勤昭儉始卒不替內則養生祀死之合禮外則中表賓問之中度奉上接下一敬一愛藹乎其睦也又好施而甚仁里間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棘不使之知恩所來微至僅病必手予粥藥或止之曰不忍以其賤違吾愛心及棄官浮沉里社任真適意親賓過從尊酒相勞家門日以烜赫已獨恬然不見諸辭色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五月十日以疾終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七月十有六日葬于九門之北原君娶楊氏臺城丞沂之季女賢而克配相君子以成又二年之六月七日卒多君壽一年合葬子男士表從忠獻下江南有戰多其最者宋將張世傑陳大軍焦山下致死於我忠獻爲元帥將戰分而請先忠獻閱其無兄弟不許固請乃許父子果大捷策勲累遷鄧州新軍萬戶改淮東屯田軍萬戶佩金虎符階至定遠大將軍女適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蕭允功孫男守義嗣屯田萬戶曾孫男鉤釗昔者君之哀聞于忠獻忠獻方留鎮宋都哭之慟左右曰公慟傷柰國事何忠獻收淚曰身及諸弟子出理皇家委百口是弟弟勞苦三二十年吾



儒藏

無內顧。今而後永負之矣。復大哭。夫一門四世若相若將。光輔累朝。清忠純孝。照耀天下。世之談者必首董氏。趙人張世昌先生之狀曰。君範家類柳公綽。馭吏類包希仁。潔已類吳處默。若君者國家得而大用之。未必不與兄弟並輝齊烈。此墓碑之待表於信辭也。雖然。蘊德深者其發必大。以逮子將孫。將克弘世業。而孫也器宏而才良。蓋大者哉。明善於董氏爲門生。宜爲表君之辭。辭曰。抑抑董君。憲憲令人。巍巍閑閑。赫赫父舅。佩黃金符。來吏鄉縣。民亦有謠。來適我願。匪鑑而明。匪水而清。民斯懷之。播遠頌聲。於戲君子。胡器之盈。而敦而璉。清廟是承。大厦棟楹。杞梓乃勝。列戟差差。朱戶輝里。高牙虎節。鑒和至止。惟舅弟之榮。惟章服之華。何必在身。而起歆嗟。慨彼厚壤。九門北原。下有九泉。孰急斯賢。慨彼旻天。羽者翬聯。瑞若皇鸞。孰新高騫。人貴乎德。德大人大。大而弗達。德也奚害。銘以揭隱。昭示來代。尚萬斯年。無泐攸載。

《國朝文類》卷六五

曾履祥墓誌銘

公建昌南城曾氏諱穎瑞字履祥。曾祖度特奏進士。祖發監文思院。贈中散大夫。父同。會書定江軍判官。伯父三府君復無子。父命之繼。曾爲氏遠矣。公之高曾始自撫州。徙居南城。詩書世守。學行爲鄉先生。至公伯父文莊公漸高科立朝。在正人端士之目。而門始大。僉判公清介無倚附。自六館諸生。晚得一官。諸子皆生長勤約。舍學無他力。公尤專苦。昆弟共學。木榻上一楮衾。數年寒暑不易。性警悟。涉世見人情物理。如鏡照數。計不差。諸兄侍郎公穎茂。左司公穎秀。先貴顯。咸期以達到寶祐丁巳。以侍郎公郊恩補官。任峽州遠安簿尉。臨江軍清江丞。吏事修舉。倪倉使替。徐憲使明叔首薦之。義倉米虧。守夜出片紙籍諸豪吏以償。公曰。無罪狀而破人家。不可。請得先詰吏。吏皆泣拜爭輸。新淦岩邑也。賦積負郡數。委官料理。計窮乃令首吏坐邑。苛督益員。守以



諉公未至縣十里許。吏迎拜曰：「使來辦矣。」公曰：「汝郡都目未幾日矣。我來乃為此言耶？」吏又拜曰：「使江西人吏知使家法，使來事必辦。先是受委者並緣使漁縣供給，且不暇故也。」縣以例私獻緡錢三千。公曰：「此縣賦也，歸之公帑。即正版籍，弛苛征，疏源剔蠹，縣是新淦，無通賊。攝錄叅有商舟遇盜死者十三人，連逮盈獄，誣服者兩年。公閱款疑之，會有村民以他事下獄，又有二囚以輕罪先在，密相謂：「此人來敗矣。」公廉訊，則殺人者二囚也。盡釋冤係者一州。稱明蓋監殲諸商時，村民附舟泣告得免，盜疑其泄也。時楮幣日賤，朝命監司權衡其法，名曰稱提。憲司責富民以錢易楮，緩輒沒入其貲。令峻甚，民重足立。憲檄公督其鄉郡，有喜怒風旨焉。公故寬之，延械繫換錢溢數者一人，行闌閤中，捃摭告訐之風，頽息民賴以安。且以估籍非平世法，請於憲除之。黃公萬石守平江，公為屬。未幾，黃移福建轉運使，以公任其事。吏與盜為姦私，官課大侵蝕，月執細民數十決遣，應故

事。公密詰犯者，得利害與除之。縱囚約勿再犯，私販為絕。比去官，鹽積本羨三十萬。從黃公制置松江，盜起漂陽，俘入將盡殺之。公審閱，皆獲牧豎子，入白曰：「是豈能為亂者？」大聞初建宜以德意示民，即破械縱之。贊畫經年，江東以治。攷舉及格，班改宣教郎，知安慶府桐城縣事。未行，會黃公尹臨安。一日謂公：「賈平章問君，盡往見之。公唯唯。他日又曰：「平章今日問君尤悉，且曰：「正欲大用。履祥具啟事一見何如？」公徐曰：「先生方不肯貶，已以合時，豈求久於此者？」某往見何義卒不往。以臺章餽秩，尋叙復。遇黃公制置江右，客以公為首。公進言留屯臨川，非計也。語稍厲，同列爭進者請公，問公亦不然。公曰：「事去矣，謁告而歸。」除帶行提轄文思院，主管江西制司機宜文字，辭。除制司參謀，辭。除江西提舉，又辭。自是閉戶不復出。乾旋坤轉，挾一能占一藝者，各自爭奮。公碩德重望，諸公貴人競欲推轂。武愬李公鎮江西，擬公知汀州事。左丞管公行中書省，擬公提舉福建儒學。公

曰余老矣無能為也已。固辭。幸諸子卓然可傳家事。纖悉一推付之。幅巾野服。浮湛里閭者二十五年如一日。間徜徉溪南水竹間。溪南有地曰中洲。先廬在焉。曰此吾先人之隱處也。摩挲松竹曰此吾先人之手植也。異時當從先人祠於此。嗚呼亦可悲已。初侍郎公以黜節二字名其溪南便坐之室。鄉人稱之曰勁節先生。大德四年庚子正月十二日中夜卒。年七十有六。以其年六月十六日庚申塋於南城縣太平鄉豐高里黃家塘之原。子男四。文种。前國子進士。換前補國學生。修。前將仕郎。積女五。壻寧文彦。前從政郎。南康軍司理。吳。初。前將仕郎。吳。世孫。陳。異孫。一未行。孫男十五。漢沂。浚。孟孫。淑。孫。偉孫。宏孫。敬孫。戊孫。卯孫。辛孫。易孫。慧孫。丙孫。定孫。女十一。公嘗以文种為兄。穎達後修為從子。繼後蓋僉判公。侍郎公之意也。公魁岬山立。軒邁朗豁。勇於善而周旋世故。委曲綿密。仇於惡而與人語惟恐傷之。不汲汲於超驟。不屑屑於資計。故居郊外。後家城中。湫隘僅

庇風雨。更涉憂患。人所不堪。其心休休然。坐一室。方廣不盈大扁。曰寒暄。宗族姻戚。名公勝士。酬接其中。杯酒殷勤。嬉娛言笑。未嘗不盡歡。常語子若孫。以少時艱難。曰非力學不足以立身。非從善不足以為人。又曰士以不辱身為重。用舍命也。遇否時也。辭婉而正。志怡而安。嗚呼。斯完矣夫。余僥避而還。幸前修典刑猶及見公。方將結昏姻之好。操几杖相從。以庶幾萬一善人之歸。而遽隔古今邪。悲夫。諸孤緝公平生行事來乞銘。不敢以荒落辭。銘曰。

歸去來兮。命與時兮。撫三徑以嬉乎。而歸去來兮。死猶生兮。樂夫天以寧乎。而晉處士兮。漢征西。人所命兮。吾何與知。溪南十畝兮。有宅一區。上有脩竹兮。下有蘭芝。吾魂氣無不之兮。千載猶思。母毀我琴瑟兮。母墜我書詩。噫嘻。維先人有之。維後人似之。

校記

①正：疑當作「政」。



元儒碑傳集

卷一七

元儒碑傳集卷十八

康樂 潘溫 袁斗楠 方回
安松

康濟甫墓志銘

番陽康濟甫卒既訖附于新興鄉查勾源祖塋之旁。及是將別卜宅而其孫吉州教授彥博奉族前鄉貢進士南龍之狀來請銘曰。吾康氏之世出衛侯封有邯鄲太守誼集。衛侯以來至宋初幾百世者為京兆譜陶穀學士為序。其徙汴可稱者曰澄。唐大理少卿曰保裔。宋彰信節度見吉州太守觀所集為開封譜。濟甫之生在浙亦由京兆徙。有曰翼。晉左將軍吳興司馬。十世至義誠。唐太子舍人密州司馬密州之。子元以通易老莊侍讀。後乃徙宗正卿事具密州墓志及唐書儒學傳。子元之曾孫克遺巢寇亂避地黃墩。因僑居浮梁之曲溪。卒遂葬曲溪。其子新家祁門。武溪四世有守榮析居板石。板石距武溪十里許。又四世至澹軒府君景傑登紹興丁丑乙科調忠南教授桂陽令。年未七十以奉議郎致仕。始居番陽。是於濟甫為高祖。曾祖勝千祖必和父震之俱不仕。濟甫諱榮字濟甫資性靜慎敬事重親無家庭之過。撫弟妹有恩。浹宗姻有禮。交隣曲有道。從祖茶陵主簿必厚禮部進士夢薦以鄉先生教學嘗往受業詞藻記覽為同輩推許。然試場屋輒不利。濟甫一無沮容浮沉觴咏陶寫圖史充然若

它有所獲者。生平足不履官府中更徭役。戎冠博帶與塵土相持終其身。家敝猶招師好客不少廢。有司採能名檄授徽州紫陽正不赴。郡校延為耆儒。吉月必黽勉一至焉。所居南榮樹橘成林里人稱之為橘林先生。生乙未三月二日大德癸卯嬰風脾疾。明年三月一日遂卒。年七十有八。明年十一月某日附查勾。又二年丁未某月某日寢其鄉某塢娶李氏子男二朝瑞朝賢女一適進士胡安榮。孫男五彥博彥才護孫月孫圖孫女孫三曾孫男四洙泗沂泰余不及識濟甫而嘉鄉貢之文教授之請知其世之多賢而教行于子孫也。乃為之銘曰。維橘不遷壽而成林。後有聞康叔之風而訊其牒者。雖去之百世其獨無心。噫嘻乎斯今。

安西路同州儒學正潘君阡表

至大之元、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潘汝訪時爲中臺照磨、兼獄丞于安西、校官楊定序壬辰變、遷關輔民、其祖德卿與祖妣彭衙段者、訣或我他日相失、兵間前配封出子浚與汝子溫生五年矣、俟時清謚、無使廢學難行、遷民失所如往、妣流離平陽、風雨寒暑、竄蔽土屋、并汲甕場、匪躬不致、須紡緝、備資學二子、艱百罹、爲操益確、人信之、婦姆女皆取爲法、且國諸孫受所鐫誨、有踐與別于所序前、頌詠盈軸、燧奪史事、獨未遑詩、今年、再手太子文學張養浩事狀、欲表其考學正之阡、嗚呼、不腆之文、豈足增華玄閭、而煩諄復見丐耶、惟潘氏同之白水人、君字仲良、則諱溫者、曾祖宏、登宋武科、嘗令赤縣、祖挺、考震亨、則德卿、以詞賦魁金進士、夫人則鄉先生段適安之妹、由徵平陽童男入燕繡局、資浚以行、惟督君學、比其還秦、六籍之文言熟義通、郭溫伯女以妹之子楊、時邴大用、裴子法、呂仲和、來明之、顧副言、楊君美諸公皆先朝明進士、孟弼之、張器主、又其少者、而君無不遊造其門、得其延譽、聚徒教授、道化之行、鄉鄰訟

鬬不愬公官、可平其家、悲至歎去、仇解好合、川蜀之士奴于人者、賦錢富室、賸登儒籍、廟學卑陋、捐幣爲的、倡其郡民、徙基高明、州守邑令爲佛民欲、每自愧匿、恐其聞知、一臧否言、爲采風謠、取以陟黜、由朝廷旌別、奴民勢家訟君及民十餘家、云皆其父祖俘自軍中、君倡赴秦省、力辯其非、或曰汝自土籍、明詔已拔齊編氓、何苦于他人爲哉、君則曰吾與是皆同鄉、視其誣、不一手援其情、非義、竟還正民、絕口不矜德由已、然人則惠之、至元二十年、野仙擢同之學正、是前一年、走副秦憲、凡三輔郡縣、而皆嘗驅車、馮翊、朝邑、郃陽、澄城、白水爲同之屬縣、獨君位是師儒、身任表式、數百里間、篤民明倫、亦豈輕哉、教又非昔私淑人者、爲將十年、旣謝病歸、自號安分野人、爲約白水、凡我同姓、坐是邑者、歲時上冢、無間疎戚、老幼畢集、周及諸宗、實獲古人糝族遺意、而入燕兄不聞問者五十餘年、攜一子歸、悲盡繼喜、晨夕奉之、若大賓然、年七十五、當大德辛丑夏五月七日卒、疾革、來諸子前曰、吾于吾親、雖孝無所顯揚、而獲免玷辱、惟忠不及事君、若曹他日、或有用世、其竟吾志、走哀之

曰莫匪臣也。惟視所在。晨門夜柝。不廢乃事。猶足曰忠。矧君尊聞行知。範其鄉州。不調十年。亦事君矣。奚其訝謀廟堂。捍禦疆場。奔走豆籩。金粟當會。郡縣率職。始名宣力耶。二夫人楊。燕。子。八。人。長。勛。次。劬。也。勵。勉。効。勛。助。勛。勛。章。昌。帥。府。奏。差。他。皆。業。儒。一。女。歸。信。氏。男。孫。十。人。未。名。銘。曰。

繫考府君盛文華。寘身金甌。死不家。妣夫人爲魯人。璽生君五年。猶羈童。焚執遠逐。遷民東。天窮其身。操不窮。夫其所安人何。嗟。東君子學蓬在麻。閨幃貯腹書盈車。返寮先進門刺通。杖者倒屣相將逢。展于朋儕異其瞳。由是聞譽日益加。私淑筆耕代舊畬。以古指南塗安差。蒐才乃如平章公。用官州校祿小豐。身教不令士自從。十年謝老歸彭衙。敦宗諸潘方拜嘉。忽焉白露淒蒹葭。垂絕不忘帝降衷。尚飭八子以孝忠。八子喻指無齊同。南紀劬今綰青綳。鐵冠戔戔牙觸邪。振而家聲後將遐。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十七

故常州路儒學教授袁君墓誌銘

有滿之後。至陳棘海塗。別姓爲袁氏。盛于漢。演迤于晉。宋隋唐之間。宋祥符慶歷中。有以世科雄文起豫章西山者。是爲豐城菟湖袁氏之祖。豐城今爲富州云。至元十三年。余自盱眙入朝。道菟湖。識袁君。則成廣面大耳。方腫長爪。言論慨慨。奇偉人也。後十年。余以使事過豫章。會君于校官。及余康間湖北。則知君嘗仕漢鄂。而分教浙西矣。自是不復相聞。今上即位。召赴闕。始識其子中立。則言君已沒矣。又五年夏。余謁去。將南歸。中立召以熊君朋來所爲狀請銘。君諱斗楠。則成其字也。曾祖諱晟。祖諱植。宋迪功郎。梧州教授。考諱濟。宋承信郎。廣州監稅。君幼從世父德慶太守漸學。弱冠爲徐給事鹿卿所知。延置賓館。陳工部杰長君九歲耳。明於易。同學于郡之東湖書院。遂從受業焉。聞閩人劉升伯尤擅其學。又往從之。盡得其道。會德慶君調高要丞。携與俱。峒獠跳梁。丞當捕。君出奇計佐之。禽其酋。太守林億上功。補



進義校尉東南十三副將。聞母章氏喪而還。服除。復講易東湖。德慶居之子瀨順。竟用其學。取高第。而居試輒不偶。繼丁父艱。曾參政淵子雷。尚書宣中文薦其才。未及用。而天下為元。至元十七年。江西始建儒學提舉司。首辟為邑教諭。改撫州臨汝書院山長。遷興國大治教諭。郡守史棟甚尊禮之。言於伯兄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格。用為邵州儒學正。明年。攝漢陽府教授。明年。詔遣裴侍御留左司銓。選廣海官。以為靜江路教授。因辭。明年。調壽昌南湖書院山長。元貞元年。陞常州路儒學教授。所至新費舍。闢土田。嚴敬養士。論悅服。居既達於學。尤長於醫。著書立言。人以為訓。大德八年冬。十有一月甲子。以疾終于家。年七十八。娶萬氏。繼王氏。俱先卒。子男一人。中立也。萬氏出。以高材。後識克世其業。居京師二十餘年。名聲藉甚。初授澄州醫學教授。還龍興。並不赴。孫男二。長曰必里克台。年十八。為成宗宿衛士。今始調將仕郎。未陽州判官。次曰裕勒通。曾孫男二。曰諾海。曰布

哈。君所著曰自家意思者三十卷。傷寒纂要百二十卷。藏于家。實以卒之某年。與萬氏合葬里之胡家墩。惟余與君生同郡。而不相識。既識而君已老。不獲見而君遂沒。能無情乎。余幸以衰疾得與君之子相周旋。猶見君也。嗟前脩之淪謝。慨後來之悠邈。乃為之銘。銘曰。萬洋洋。豐之旁。播之勤。紹又良。時靡常。道甚藏。位弗充。壽則長。嗟伊人。逝茫茫。前之裔。後之慶。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二

方總管傳

洪焱祖

方總管。字萬里。歙縣人。父塚。以太學上舍登第。仕至承直郎。廣西經幹。權融州通判。坐廣西提刑錢弘祖挾私憾誣劾。謫死封州。回幼孤。從叔父球學。穎悟過人。讀書一目數行下。少長。倜儻不羈。賦詩為文。天才傑出。鄉先達呂在史。方吏部咸稱之。郡守魏公克愚一見其詩。即延置郡齋。移知永嘉。亦拉以自隨。制帥呂公文德尤相厚善。景定三年。以別院省元登第。調隨州教授。呂

公師夔提舉江東辟克幹辦公事。歷江淮都大司幹官。沿江制幹所至皆得幕府譽。獨與賈似道不偶。嘗一再除國子正、太學博士。輒遭誣劾。登第後踰紀始改官。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時。則德祐元年矣。似道魯港喪師之後。猶在揚州。衆皆懼其復入。莫敢論列。回獨首上書。數其罪有十可斬。中外快之。俄除太常寺簿。又上言賈似道與其客廖瑩中皆當即誅。王煥不可為平章。陳合不可為同金當去。福王入輔之議當寢。出知建德府。方用兵之際。興建學宮。以推量鎮浮俗。煦弱鋤強。賞罰必信。鄰郡草寇乘間竊發。獨境內肅然。至元丙子春。奉宋太后及嗣君詔書。舉城內附。改授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兼府尹。已卯入覲。遽通議大夫。依舊任。在郡七年。無絲髮為利意。至賈寓屋。猶不足以償逋。代歸。不復仕。徜徉錢塘湖山間二十餘年。豁達輕財。喜接引後進。嗜學至老不厭。經史百氏靡不研究。而議論平實。一宗朱文公。有壁流集、桐江集若干卷行於世。又有讀易釋疑、易

中正考、皇極經世考、古今考、歷象攷、衣裳攷、玉攷、先覺年譜、瀛奎律髓名、僧詩話合若干卷。藏於家。卒年八十一。子存心。蔭授義烏尹。先君遺體惟此一影。自先嫡妣卒。戊子。己丑二年。書家事後事。以託諸弟。弟者四。惟恐四之不能歸也。又慮其歸而不能長也。又慮其長而不能成也。然則先君之意。其痛矣。連四四歲得歸。猶先七叔父答曰。以至於長。先八叔父教四。以至於成。四不辱為梓里之學。學性理自真西山諸書。凡入學。與故自呂東萊大事記入學。五七古自張允丘入學。四六自周益公入。而時文之進。自州教授天台。見知於丞相程公。元。年。二十五。見知於瑞明洪公。勳。奉政。公。虎臣。詩人。亦山郭公會。年二十六。見知於鄧守御。魏公。克。是。鄧。仲。應。公。彌。正。鄧。糾。常。博。張。公。汝。諸。年二十九。見知於秋崖方公岳。贈三十。觀文趙公興憲。提舉金公文。剛。江。開。馬。公。光。祖。制。使。呂。公。文。德。尚。書。呂。公。師。夔。禮。侍。到。公。震。孫。相。次。見。知。年。三。十。五。中。兩。浙。清。舉。登。仕。郎。諸。呂。公。師。夔。所。與。而。魏。公。克。是。解。運。年。三。十。六。侯。侍。到。院。省。試。第。一。人。丞。相。馬。公。英。贊。賞。其。義。遂。相。章。公。鑑。賞。其。策。是。試。丞。相。文。公。天。祥。制。帥。趙。公。日。起。奉。政。常。公。提。為。考。官。置。四。首。選。不。選。猶。與。第。一。甲。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司。準。道。國。子。監。書。庫。官。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江。淮。都。大。司。幹。辦。公。事。再。國。子。正。太。學。博士。再。沿。江。制。幹。改。官。通。判。平。江。府。改。通。判。常。州。改。淮。西。州。機。監。華。州。西。岳。廟。通。判。安。吉。州。都。堂。稟。議。太。常。寺。簿。除。監。察。御史。丞。相。王。滄。格。之。兼。莊。文。府。教。授。知。建。德。府。節。制。往。來。駐。戎。軍。馬。除。秘書。郎。加。直。秘。閣。依舊。任。都。督。府。奉。議。官。於。是。年。四。十。有。九。矣。小。狀。舉。主。三。人。運。使。馬。公。崇。提。判。于。公。應。文。制。帥。呂。公。文。德。京。狀。舉。主。五。人。呂。公。師。夔。馬。公。光。祖。制。帥。朱。公。樸。孫。禮。侍。翁。公。合。制。



神貴公萬石。特薦舉主一人。工侍郎公元岳。為四官宅。特相知深者。郡守府卿守文公十朋。餘詩友文人及直。謀多聞之。父滿天下。不勝書。雖然。四何以得此於一時。我。皆先君之餘澤。為之也。二三叔父之教養。為之也。四。早遊江湖。不反。娶。納抗人姚氏。併它婢。生七男四女。七。男。存心。正心。高心。明心。餘三人度。孫。鶴。孫。雷。孫。早。天。四。女。永娘。潮娘。餘二人。學生不舉。存心。駁林氏。史館檢閱。漆。差。通判。建德府。士。性之女。生女。桐娘。永娘。嫁。青。池。縣。丞。程。桂。鳴。呼。四。之所以名。實先君名之。自初生。即名曰四。哥。以寓他日。還鄉之義。長而不散。史他名。左史呂公千。先君之友。一見。謂曰。我肖先君。字之曰萬石。以其歸自。遠。而。又。將。期。之。以。遠。到。云。者。然。自。收。科。立。朝。內。獨。與。實。似。道。不。過。四。取。環。來。之。者。不。勝。數。之。者。多。將。求。無。屑。侍。坡。先生。之。所以。望。以。永。慰。先。君。於。地。下。亦。曰。經。為。善。而。已。矣。四。泣。血。謹。書。先。是。德。祐。乙。亥。治。縣。退。用。陳。后山先君事狀。著為四先君事狀。刊。為。已。定。明年丙。子。春。二。月。六。日。奉。太。皇。躬。君。詔。書。以。郡。歸。附。是。為。至。元。十三年。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祠。君。名。具。表。納。土。送。聖。子。阜。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此。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半。月。餘。王。郎。中。世。英。蕭。郎。中。都。提。兵。五。千。齊。詔。至。郡。官。吏。軍。民。一。口。同。解。恐。有。如。常。州。之。難。者。回。後。蜀。志。景。祐。六。年。蜀。并。于。魏。霍。弋。時。以。安。南。將。軍。統。南。郡。市。開。成。都。不。守。大。昭。三。日。諸。將。成。勳。遂。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許。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必。也。得。後。主。東。還。之。間。始。率。六。郡。將。上。表。歸。魏。魏。憲。時。以。已。東。領。軍。守。永。安。城。開。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史。皆。棄。城。走。憲。新。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關。蜀。張。國。政。六。日。晉。王。遣。荆。州。刺。史。朝。烈。致。書。憲。歸。魏。史。臣。謂。霍。弋。罪。當。保。全。一。方。雖。非。人。臣。之。正。義。然。國。亡。主。遷。土。地。人。民。無。所。歸。為。小。郡。者。力。不。能。全。國。矣。全。其。郡。民。可。也。建。德。府。大。邑。戶。十。二。萬。有。奇。口。四。十。萬。許。全。十。二。萬。戶。四。十。萬。戶。亦。可。也。彼。

刊闕連城。先下臨。安。未。下。之。先。者。可。罪。也。而。歸。士。或。以。不。死。責。四。焉。惟。公。分。錢。贖。時。不。責。之。死。於。未。亡。國。之。先。而。以。責。一。內。郡。太。守。於。國。已。亡。之。後。乎。殺。有。三。仁。亦。異。乎。孔。子。之。論。人。矣。今。遂。附。書。于。先。君。事。狀。之。後。何。猶。定。諸。子。名。數。藏。之。家。屈。伸。出。處。易。有。時。義。付。諸。後。世。之。公。論。足。矣。要。之。回。做。守。七。年。無。絲。髮。為。利。意。廣。州。李。世。達。之。變。家。藏。書。數。萬。卷。一。空。他。物。稱。是。在。郡。倒。囊。竭。庫。至。青。寓。屋。猶。不。足。惜。過。而。一。子。存。焉。旅。食。不。繼。此。宜。有。所。食。而。然。哉。特。是。以。見。先。君。於。地。下。亦。當。有。辭。矣。壬。午。正。月。四。泣。血。再。書。

四庫本《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安先生墓誌銘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起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孫暨以是月戊戌。墓先生于稿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附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離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余廣。祖昇。皆不仕。考滿。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於家庭。尊聞行知。聲問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于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為纖繞章句學。尤善為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尤養完粹。毀譽惟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邵。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銘曰。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

著昭代。進不為汙。隱不為恭。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期頤。適然而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壙。克示悠遠。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一四

校記

①遇：當作「偶」，見上正文。

②戶：據上文所述：當作「口」。



藏

元儒碑傳集卷十九

趙穆 王惲

盧龍趙大家傳

孟梓穆尋墜緒發先猷持懇太史王惲通述一傳奏
幾迦川流而遠紹淵源既根本而敦策技業以襄謝
辭者載請彌堅謹按趙之得姓肇自周滿策造御勞
胙土受火子孫蟬嫣代有聞人時藐諸遠茂克論次
所可知者當唐世遠祖諱少陽生子簡亮亮生元遂
官游于燕家焉因為盧龍人遂生子思溫字文美資
英栗拳勇絕人尚氣任俠五代初燕帥劉仁恭壯其
才武署為偏將晉王存勗來問公率所部挺身逆
戰目中走矢為統帥周德威所推晉王聞其驍勇義
而釋之數蒙指蹤逮與梁人戰於華野陷陳深入斬
戮不勝計弟功取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使持節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神冊二年為太祖
遣元帥擁大兵來攻城中糧盡援絕公審形勢之
歸察輿情之去就遂歿附太祖素知其才勇可
寵遇殊渥東代渤海俾將充都團練使既
餘卒敢死士十餘輩突戰先登立拔其城身被重傷
太祖親調藥以傳之武帝即位論撫敵功檢校太
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石晉起義并門來求援

命公出師風憲間持角之敬瑭賴以克濟加特進檢
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事燕京留守靈龍軍節度使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明年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兼侍
中封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仍賜協謀
亂翊聖功臣兼靈應朔奉聖等道採訪使時方兵石
彫察未蘇政舉綱條維充寬簡轉臨海軍節度使會
同元年使晉行用禮還檢校太師兼侍中進開國公
加食邑五百戶二年春有星隕於庭俄薄疾以三月
廿日薨享年五十有八上聞震悼莫祭賜賻有加贈
太師衛國公葬昌平縣五華山之陽敕集賢大學士
張礪銘其神道公事親孝奉上忠出入行陳三十年
大小百餘戰勲業烜赫身都將相備極人臣之貴而
謙撝自牧退然若無能為者宜其以功名終初遷祖
祖右述律氏智而忍悉召大將妻諭曰我今寡處汝
等豈宜有夫復謂諸將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有遇
君多殺於木葉山墓隧中公後以事忤右使送木葉
山辭不行曰親寵莫后若何不往曰子幼國疑未能
也更斷其一腕以送之直公而不殺平昔守正不屈
類如此配太原王公贈鄭國太夫人繼室清河夫人
張氏陽翟夫人翟氏子十有二人長曰延照承清軍
節度使侍衛親軍事特進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
章事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賜號推忠奉節毅勇
功臣十一世孫孫山北進東道次曰延祚燕京留守
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十一世孫孫山北進東道



鄧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曰延禧供奉
 官東西班都點檢曰延威推忠佐命翊贊功臣保靜
 軍節度使檢校太師開國公食邑一千戶
 明宗在西北曰延禧飛龍院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曰
 延誨保靜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曰延光順義軍節度
 使曰延玉彰國軍節度使曰延照點檢曰延紹同州
 兵馬使曰延旭內庫提點文十四人長適泰安州刺
 史傳知寶次適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韓
 巨美次適弘農楊氏次適竭誠奉國翊贊功臣東平
 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南陽
 郡趙國公尚書令判三司使韓德樞次適榆州刺史
 張彥英次適彭城劉氏次適左林大將軍張美次適
 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判三司韓勣次適清河張氏次適博陵崔氏
 其開府太師衛國公第五子特進府君即穆之十二
 世祖也葬建州永福縣白羊城有乾統七年夫人馬
 氏所樹銘幢特進府君生二子曰匡崧左千牛衛大
 將軍生子四人曰匡禹臨海軍節度使生八子第七
 子為翰仕至保遂州團練都統使始葬大興穴為別
 墅即睿智皇后賜田也生三子相之生五子第三子
 消生六子第二子公為嗣兼管內觀察使一子銘官
 鎮國上將軍一子居常驃騎衛上將軍七世並襲遠
 世爵相之府君弟進之永置庫使尚之生子公絕進

之一子漬寧昌軍節度使贈金吾衛上將軍三子仲
 曰公謹龍虎衛上將軍靜江軍節度使四子孟曰興
 祥賢而多材仕金海陵世宗兩朝以德望門地致仕
 遂顯赫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左宣徽使太子少傅申
 國公封鉅鹿郡王葬良鄉回城劉李里蔡家凹迄今
 以趙大王墳目之翰林待制趙德所撰神道碑在馬
 驃騎府君生五子曰柄天姿孝友博學克守世範曰
 捷達星曆術金初任靈臺司正郎曰機留心軒岐書
 使精良選充尚醫侍宣宗官至保宜大夫曰梅善貨
 殖致屋潤積而能散貧乏者多沾其惠興陵因遊敗
 宿其家聞富而好禮賜銀燭盤二鄉梓榮焉嘗監謝
 和鎮酒曰植字景道穆之曾祖也姿情淑有操行力
 學務竭所不窺工作詩嘗舉進士不偶輒拂衣去易
 名質隱允篤別墅教檢為業里許即金建春離
 宮明昌間道陵春水過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諷詠壁
 間所題詩有折脚鐺中煮白薺打頭屋底看青山者
 久之尋召至行殿賞其志趣不凡命之以官固辭曰
 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樂况
 聖明在上容巢由為外臣可乎道陵益奇之特賜田
 十頃復之終身士論烜耀自是不呼姓名皆曰建春
 徵君號其鄉曰崇讓尊顯之也終於泰和二年三月
 乙丑享年八十五配李氏生子政司正府君之子曰
 侃字和之穆之伯祖儀觀秀偉學識該貫尤長於音
 律儀制章宗時用閱閱子弟試太常禮樂科中承安

二年登歌甲首。由是於禮樂愈專精。為專門之學矣。積勞自工。師副正轉協律郎。貞祐播遷。禮樂散失。不完命楊禮部雲翼馬太博千里詳定。府君以掌固得預節文所不備。條理之未暢。咨其論說。補綴為多。累官定遠大將軍。大樂署直長。權知太廟署事。金末南遷。校量鐘律。獨黃鐘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鐘復爾。雖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下時之治忽。中興其不竟乎。既而金亡。嘗會飲市樓。樂甫作。語所知曰。革有根戾音。即去之。果有酬而闕死者。其沉機先識如此。壬辰北渡。隱居鄉里。未嘗一日忘其素業。迺編集郊祀所記憶者。為祀典樂志。辨凡三十卷。或議曰。若子所學。與時豈不肯矣。答曰。文武迭用。世道之常。今向平治。以是備他時求訪之具。聞者歎其資深而慮遠。歲戊戌。襲封衍聖公。孔元措薦府君於

朝。攝大樂丞。乘傳徧歷四方。搜訪前代禮官樂師。纂圖集備。預制作。中統建元以來。文物郁然。君有力焉。壽八十一卒。時己未夏四月廿七日也。配金吾李氏。子守忠。正大間策論進士。仕至承德郎。管勾尚書省承發司。前君沒。娶王氏。桑氏。孫五人。素原圭。秀義。曾孫繼祖。榮祖。興祖。顯祖等八人。曾女孫十人。玄孫男三人。保宜。府君之子曰璧。字國寶。穆之叔祖。資。況。雄。有才幹。涉獵經史。中武舉第。官廣威將軍。宣宗麗妃位奉事。卒於戊午歲九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五。配史氏。麗妃兄之女生。

三女。俱適時族。建春府君之子政。字文王。穆之祖也。資長厚耿介。不妄交。游學問淹貫。工辭翰。藉門資調華化。三司使。易代後。僻居窮理學。申明家法。勉子孫興門戶為務。自稱貽齋居士。壽八十五。終於戊辰三月九日。配良鄉李氏。母儀婦道光範中表。生子鉉。字仲器。幼孤。藉伯考定遠君翼誨。及長雅淡。喜讀書。不樂仕進。遠步學。好古多巧思。音律占筮咸詣其精妙。

太宮肇造鐘鼎祭器。法物朝儀。以先生家學精思罕匹。命之監視。或以方技

上聞。適營建新都。俾灼吉兆。基命五作。蒙賜白金五十星。重幣十襲。相臣因欲官之。辭不可止。其言人榮悴雖察五行盛衰。必配合道義。廣示勸戒。名公朝士

歎其學識。未質疑請益者。無虛日。焚香煮茗。問出三代鼎彝。法書圖籍。傳觀披說。論辯皆有證據。及談遼

金故事。揮塵緩頰。使聽者忘倦。慈祥愷悌之色。津津溢眉睫間。有承平遺老氣象。晚節號純軒逸皓。諸賢

贈遺詩文。無慮數百篇。嘗於祖窳側構亭。為春秋禘祀所。承旨王文忠公扁曰。遺安。樞相商左山為之記。

其為名勝。稱賞若爾。今年登期頤。康寧順適。壽社未可量也。娶李氏。生子穆。性純孝。早傳家學。善篆隸。以

敏慧延譽。擢紳間。得從事翰林。出倅孟州。轉邢臺尹。超授承務。中山府判官。穆之子通祖。述祖。迪祖。遵祖。

孫遷安。於戲。趙氏自五季迄今三百餘年。子孫蕃衍。幾於千人。忠傳雲繼。世濟其美。越不事官游者。學術



行義亦昭晰於時與韓劉馬共稱為燕四大族至比
唐李鄭崔盧由開府太師衛國公忠毅奮發捐軀為
國敦篤大本君子之澤其流淵長宜其然乎惟延威
持進府君第五房一傳而二再傳十二人三傳至廿
八人四傳四十五人五傳而六十四六傳八十四七
傳九十二八傳當建春府君行群從數幾滿百本支
子姪廿有八然遭壬辰喪亂存者僅三人而已非賴
穆之訪緝譜牒則後人無由知其祖考之所自出宗
系之所自分今復揚豐功之盛烈發潛德之幽光傳
載無遺垂鴻不朽俾趙氏來者觀感景仰克念無忝
是亦顯揚之一節也傳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又
曰惟孝子善繼志述事若穆也可謂有志追遠述事
者也大德已亥秋七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修國史王惲述

王惲撰（秋潤先生大全集）卷四八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
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
謚文定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慶壬子歲

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
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
郡夫人眷恤隆隆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黃
祭告寵賁松楸越王氏有煒是用追述先公立身
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于神道先公諱惲字仲謀
世家于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
先生曾祖妣呂氏臨清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
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
讀學士太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諡敏懿祖妣孟氏
韓氏並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
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戶部主事中年折節讀
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內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
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謚莊靖
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
問若飢渴然弱冠受教於鹿庵王公詩文字畫已有
聲紫陽遺山一見為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楊西菴曹
南湖高吏部徒單顯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
為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
尋被中書召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
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文顏超絕之逸才

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出其手。共稱敏贍。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廟堂出治之源。今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行之。允焉。遇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講法制。以立紀綱。設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臺為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竊直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怙勢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為側目。九年。陞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威民。豎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畏法。致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者。殺同產兄。杜獄因密。緝連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五年之久。遠近為憤。悅省檄鞠問。廉得實跡。一問即服。時晉絳久旱。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冤抑所致。各路設辦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榷射山文石。藉夫匠力。闢山蹊為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剽由之而出。土人刻石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俗為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建靡傳述。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戶餘三千。

敕使過晉者以政績

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論。十三年。奉

命同陳鄭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綬。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四年。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屬撰其文章精妙。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改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熟議。極乎中正。方可服衆。惟克已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部內府尹恃占名鷹房。恣為不法。公納賄賂。莫敢誰何。即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偏諭諸道。遠近為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招衆利其夥。與監逸去。事白。曰。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計矣。質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尹車。因告許曾蒙賞賚。沮囑官府。肆凶倖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數奸惡。痛杖之而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貽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略於

略於

東宮。唐孝立愛端本類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圖。後斷以己意。蒙

裕皇徧覽。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論。令諸

皇孫傳觀。宮寮稱其弘益良多。

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



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書省左司郎中，屢趣不應。時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問其故，曰：「力小任重，利衆利已，未見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先而有守。廿六年，授以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既聞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奮爲盜區，黜尤貪惡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武備具有籌策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郊，東繫則西逸，西逐則東奔，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帥，專號令，朝廷允焉。賊果潰滅。廿七年，以疾得告，北歸。廿八年，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維上萬言書，條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廢以抑奢。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慎名爵以擢威權。五曰：重廉司以勵廢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

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九預庭議，知無不言。

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民恤兵，九十五篇，逐事直說，本諸經旨。待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

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改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史纂修。

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諡，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

三朝舊臣，賜棹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孫晉祕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閑，不幸於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松第正寢之春露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己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人推氏，附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李文寶，婉順事舅姑睦鄰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即治之如法，故皆悅服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己出。內助力爲多。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潁州事。孫三晉，朝列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說，說侃侃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郎楷次適齊氏子。重孫五男：漢璋、德璋、潤璋、文二皆幼。庶子二：公儀，歷授承務郎，同知磁州事。公說衛輝路儒學學正，生子瑱住。

先公資明敏正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器業。與人交，樂易直諫，不能諛隨，與時俯仰。常曰：「士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已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奉公，表表欲見於世。

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者，憤然必窮治。迺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於禮義，視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讌集，私觀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已。省掾趙和之病疽，迎醫救視，沒為殯，歛以行，彙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南官劉文卿善數學，客死于衛，既周其喪，妻少囊，珍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溪春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俱重，為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為文章，不蹈襲前人，要自肺腑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辟古而意不晦，以自得有用為主，宜乎縮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道婉，以魯公為正。所書卷帖為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藉之多顯達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易著方傳筆，平昔著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其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詰，表啓書疏，詩文碑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

家

朝廷公議為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為建白。雖未盡行，

後竟如所言。較其編與見諸行事者，幾十之二三。故贈諡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著藝之是稽，繫晚生山斗之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為銘辭曰：

士惟有立

德功與言

能一於此

不朽者存

顯允先公

睡茲克勤

策勲學海

力振斯文

擴我浩氣

塞乎乾坤

手扶雲漢

大放辭源

鳴文大冊

帝載昭宣

人所共知

方駕昔賢

紹韓歐之宗派

得文章之正傳

臣時裨政

人有未知

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

拜章奏記

罔或少遺

有物禁訶

西鏡幾施

時耶命耶

而止於斯

載贖遺策

為世著龜

山斗聞望

後學仰規

內相美謚

恤典恩推

見諸行事

勛止一時

著書傳後

千古是希

孰得孰失

必能辨之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一九

又何侯瞻世相感 則吾道益砥礪。

用是昭告 神宇無疑。

大行峻極 清氣連漪。

端峙無窮 永照豐碑。

嗣子公孺撰。

《秋澗先生大全集》附錄

校記

①最：當作「最」，「問」下當有「罪」字，見庫本

《秋澗集》。

②推：當作「摧」，見右引書。

③「之」下脫「攸」字，見右引書。

④「可」下脫「重任」二字，見右引書。

⑤代：當作「伐」，見右引書。

⑥「將」下脫「全師」二字，見右引書。

⑦「既」下脫「至旬」二字，見右引書。

⑧「檢」上脫「加」字，見右引書。

⑨「謀」下脫「靜」字，見右引書。

⑩「度」下脫「使」字，見右引書。

⑪「檢」上脫「特進」二字，見右引書。

⑫情：當當作「清」，見右引書。

⑬固：當作「故」，見右引書。

⑭王：當作「玉」，見右引書。

⑮「盛」下脱「衰」字，見右引書。

⑬窮：當作「切」，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八。

⑪ 繫：當作「擊」。

⑮腹：當作「臍」，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

張延 武震 項天覺 何天聲
許文薦

故真定路儒學教授節軒張先生墓碣銘

至元季年、僧格專政、勢傾朝野、親戚黨友布列藩方、忤
恨睚眦、輒中傷以危法、中外震慄、燕南宣慰使巴爾嘉僧
格之妻弟也、恃勢為虐、郡縣官屬聞京師為僧格立石
頌功業、於是亦為巴爾嘉樹碑、以阿其好、故節軒先生張
君方為郡學官、聚以碑文見屬、先生正色力謝却之、度
不可居、即歸田里、一時士論莫不重其風節、其後僧格
敗誅、巴爾嘉亦相連坐、而碑遂焚毀、先是稿城有大儒曰
王公若虛、仕金季直翰林、崔立劫殺時相、而黨與請為
立建碑表功、誅王公銘之、公曰、作之則壞名節、弗作則
死、孰若死之為愈、竟辭弗作、先生與王公生同里、行、習
其流風餘烈、故識見之卓能若是也、嗚呼、士大夫以文

章名世、當有學識、以立名檢、況金石之文、義近于史、可
以易為之乎、若先生之潛德高行、不可銘之以表見于
後世乎、謹按國史院編修官黃君士庶所述行狀、先生
諱延、字世昌、家稿城之故邸里、幼嘗與郡兒戲水濱、泉
涸于水、先生獨不為動、儼然如成人、元帥董公王公見
而奇之、始令肄業于侍其提學軸、既長、學文于李翰林
冶、先生稟賦既異、用力清苦、問學高出時輩、我國家撫
有中夏、乃用金宋貢舉舊制、試士、中選者復其家、先生
而試于鄉、初以明經擢前列、又以詩賦冠多士、而聲聞
日彰彰矣、故相董忠獻公經畧山東、辟先生為統軍司
諮議、時李壇初伏誅、先生與參議高公明逸請宥協從、
以安東土、無何、以親者辭歸、久之、禮部尚書趙公椿齡
復薦于朝、遂除真定路教授、先生教授崇尚名節、學者
興起、事親至孝、親疾不解帶、親喪哀毀踰制、鄉人範焉、
聚書數千卷、築重屋以度之、為學孜孜、老亦不懈、或辨
經傳之訛、或訂史學之失、至于氣候之暄涼、交游之言



儒藏

論悉筆于冊。日有程度。所著有周易備忘十卷。中晉書二卷。要言一卷。讀通鑑詩二卷。因讀記二十卷。集文十卷。稿城學舍歲久弗治。先生率邑人完之。邑中大族若黃氏、趙氏、王氏。雖以將相勲閥之貴。各遣子弟執經就學。先生師道尊嚴。諸生賴其訓誨。進多貴顯。益振其家聲。先生享年六十有二。以至元二十七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卒。其新豐鄉杜家原。考諱德用。累官行軍萬戶。妣史氏。配郝氏。子男堂。稿城學教諭。女適侯某。王某。劉某。皆士族也。孫男三。思賢、思溫、思問。孫女一人。適彭孝純。曾孫六。庸、訥、謹、某、某。先生世本農家。考府君國初奮田間。金降將武仙殺元帥史天倪。復據真定。諸郡連兵討之。考府君亦帥勇士五十八人夜潛入城。縱火鼓譟。城中震駭。仙走西山。遂復真定。居常訓子孫曰。吾少長兵間。雖驍勇見稱于衆。然恒以不齒士類為恥。汝曹當學為儒。以續詩書之澤。雖不富貴。家道亦光。故先生服膺先訓。卒以儒名。子孫迄今修學為士。銘曰。

儒者之學。貴守名節。勢利易汙。富金吾潔。金石之文。大書特書。義近于史。言不可誣。嗚呼先生。辭嚴義正。惡彼奸邪。斥其餘佞。歸休雍容。著書滿家。風節峻整。道德光華。富貴無能。或鮮知愧。托之空言。亦祇以異。咨爾多士。操觚擗辭。嗚呼先生。企其齊而。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濮州臨清縣主簿武先生墓表

至元二十有二年秋七月。趙郡武威卿先生卒。冬十月。葬于平棘縣棘蒲鄉北邢原之先塋。配任氏。附君名震。攸緒之胄。世居太原。崑陰。大父濟安。始來平棘。父元。母趙。惟君一子。幼入小學。獨不赦惰。父母愛其勤而憂其勤。夕輒休之。則伺親寢。酣蒙。瞻華燈。誦中經。更止。長就學于真定李迂軒先生。郝有樞密判官白文舉。名士也。聞君夜誦獨苦。大加期異。太尉史忠武公禮致于第。俾為諸孫師。至元七年。詔試儒生。中者復選中高第。十一年。又詔舉學官。眾以應詔。遂為州學教授。樞密趙公微

時讀書學中既貴買田畝千五百為祭養資。居悉索賦入一新殿堂齋房大集諸生脩教事。由是趙學興盛。為河朔先。二十一年調將仕佐郎。濮州臨清縣主簿。明年春至邑發其素脩一施於政寬而肅明而平不苟不迂不為淺功近利而民之歸愛萃矣。上下虛心屬目冀見真儒之用。不幸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方革賦詠自如。又為子戢講孝經第十二章章徹而逝。嗚呼。不亦好學知命君子哉。壽五十有七年。居官凡五朔。邑中吏民無不失聲太息。鄉之長者悲。幼者慕。學士大夫相顧而唏曰。自今無所考德問業者矣。蓋其稟厚質醇學與而材達沈默敦簡喜愠幾亡謙虛為常不以己長格物不恃不競與人周詳。朋從折簡求益者無虛日。答已則燉其簡。遽於經史誨人。疊疊無勸。其辨論如貫珠如霞舉如蘭絲之綠如風帆順流如抽闕而擴武庫也。為文輒棄其藁。門人哀集為若干卷。理覈意精若古人之言然。蓋其平生以勤自得以之立身身立以之事親親驪以之蒞

民。民愛而恒謙以自牧。故物不思而名彰。又有古人之德者耶。卒後三十有二年。是為延祐二禩。門人史灼述其行事。子戢以述來。請表于幽阡。戢之言曰。先子幸而以學發身。不幸不得施之於世。衆咸傷之。而況其子。今茲之請。期慰往而導來。倘獲諾焉。雖不幸猶幸也。余曰。諾。太史公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然則其於仁義道德之云益斷斷也。然秦焚書而漢興燕人韓嬰趙人食子公輩皆以儒術專門授徒數百。近代廢興相尋。趙魏齊魯之郊無立草。而學士大夫往往有以自衛。卒存其存。子貢所謂未墜於地。不其然歟。雖然。若武先生者。亦未可數得也。配任氏先卒。再娶于王。四子。男曰戢。終平江巡捕官。曰戢。今為中書掾。女壻曰程世英。為晉邸侍官。曰魏遵。為士。戢為宰屬。有清白聲。退食杜門。惟以奉母教子為急。先務親將賴以顯。傳有之。幸哉。有子如此。則謂之曰。子姑自愛。吾為子銘。銘曰。

曲沃武公。爰始舉晉。厥祚曷延。唐叔之胤。六袞三時。迄



為家人。沒沒千載。奮焉蛻伸。亦粵安平。衆慶我威。韶光襲靈。吸鍊泉石。終以表世。特立獨行。代有子孫。載其休聲。我觀威卿。惜惜大雅。以道殉身。不以用舍。矧覺後覺。幸若才貞。我以吾義。彼以其名。緇帷之林。豈無尸祝。亦有桐鄉。在彼清澳。邢原既長。玄堂之方。嗟爾子孫。不置不忘。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三二

故玉林項君墓志銘

君諱天覺。字希聖。項氏徽婺源人。項以國氏。後葉子孫散處荆揚間。揚之項徽為盛。所居婺源有山曰巖嵒。峭拔奇秀。聚族負之而廬。且累百年。至宋紹興中。鄉先生利用始以文學顯。有司三上名禮部。雖不仕。而其甥月湖許公錫用所受學。去為名卿。淳熙中。安世父子復發聞於荆。而族相望。隱然為東南華門。君曾祖重。仕尚書省。屬於月湖為妹壻。祖維寅。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從外家學。以詩鳴。父一夔。累試補太學。不幸早世。幹辦公

亦相繼遷謝。雀鼠之訟。驚於家庭。君纔七齡。二弟襁褓。母戴氏夫人跋涉挈攜。以求直於郡縣。於臺於部。猶未免。君年十四。一日誦魯論。至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忽蹶然有感曰。吾喪吾父。喪吾祖。又幾喪吾家。非天乎。割壤以和。母敗吾溫清誦絃事。戴夫人喜且泣。從之。自是躬即二弟。承師稟學。日記千餘言。援筆為文。俊氣奕奕。不肯休。未幾。母夫人以疾不視家政。君獨持門戶。而游其弟於塾。當是時。徽婺源與饒樂平。德興相犬牙。號多明經生。如吳君遇龍。許君月卿。沈君貴珪。李君睦齋。君與龍。夢龍之倫。皆負場屋重價。皆喜從君游。每進士三舍榜出。金鈴綵幟。霆轟電馳。華軒蒼蓋。鳥集蟻附。項氏塾必在指擬中。於是君兄文薦既登。甲戌高第。而弟若子迤邐以次充貢。方增創玉林精舍。益延師招友。聚書講學。魁儒勝士。四遠如流而來。玉林之西有別墅。池臺脩潔。花樹秀蔚。幸時節閒暇。採芳釣鮮。以供觴咏於其間。一時規模風致。使人娓娓如欲繪畫。君少歷艱險。長經



離析精於人情世故。華皓康裕。以造物者憐其愚而娛之。然性不吝滯。見義即為。遇急張弛。尊幼貴賤。無巨細。得其一言而解仇釋憾多矣。戊戌之歲。以七袞稱慶。膝下。斑斕綵舞者。幾三十人。羣從姻游。可千客。君飲酒談笑。應接累日夜不倦。最後夜半執酌言曰。吾辛苦樹立。偶不墜先業。田園雖薄。足了汝輩耕織。即死亦不為不壽。萬萬無恨。因出手抄處置家事條目。示子孫。且顧次子之祥之為。徐氏後者曰。明年今日。能復見吾子否乎。心期何所不至。恐天不我與耳。明年及期。復為壽無恙。不越月。疾動。諸子拜醫請藥。君曰。天不我與。吾藥何為。囑治喪勿用浮屠老子法。言畢而逝。大德己亥十一月某日也。君生於己丑十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初配同郡張氏。檢校公孫女。生子男淵然之祥。起元德元。繼室康山許氏。生福翁。吳氏。生采孫。為宗人斗南後女。一壻番陽教諭徐岱。孫男十。傳孫良孫。蘭孫平孫。咸臨。德善。性善。友善。文孫擬孫。蘭孫為之祥後。孫女二。君嘗

自卜地於里之五葩塢。以故葬。緩及是。將用甲辰十月某日奉窆。前事以鄉貢張君之狀來謁。銘曰。遜也而強約也。而康。吾觀其人。玉雪春陽。言行志酬。歸藏茲邱。嗚呼永世。無震無譴。

歐表元撰（刻源文集）卷一五

何德載墓誌銘

吾友延陵幼清氏之於人也。吾不能知。然其所常誦者。樂安有二人焉。其一曰何氏太虛。吾承言而未之識。則將旨以出。迺俾吾兒禮致之。後四年歸。始克識焉。氣勁而材穎。多能而善用。於是吾以獲友為喜。而謂幼清不吾欺。或從而贊之曰。此竹洲公子也。太虛又出一帖。題曰竹洲公字也。則又進一編。且請曰。山之先考行事之狀也。敢勾公銘。狀曰。韓何同系。昌黎伯既言之矣。福家於崇仁。說徙於樂安。九世而生夢龍。娶于詹。生三子。時其孟也。名天聲。而字德載。季也。皆舉進士得官。而季尤夙悟。十二而孤。母兄束之於學。以遂有成。是為竹洲先

生初尉曲江干撒有聲州部咸委以事無不立決州部長吏前後四輩皆材而薦之蚤緣伯氏獲識文信公及在兵間因相上下志與事異幡然來歸餐英枕石者二十有三年而後沒沒之日歲庚子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得年七十有二事母孝事兄恭詩文字畫咸為識者所尚急義樂施無戚疏貴賤交得其懽晚歲執圃嚴溪之灣畦菊數十種聞葩蕋之奇者必致之不可致必往觀之混而不污貧而能佚自贊曰子孫孫子方寸足貽其自信蓋甚篤方試禮部也柄國者面譽其文且期之甚及射策於廷則又怒其直而殿之其自樹蓋甚深子政大父父也妣曰李說大父也妣曰劉曰呂公娶於唐先二年卒子七人男曰山曰鳳女五孫七人三男四女塋之日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庚申地為崇德坊之原官為儒林郎職為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都督府幹辦公事山永惟先人之用既不克究而僅可見者又閔而弗章山之罪也故敢以銘為請吾嘗記幼清言樂安何氏

為一家之齊魯今視竹洲君行事之狀與其子之為豈非然哉乃語之曰子姑就館吾為子銘銘曰
進有以行也不必崇退有以安也不必豐然不然耶尚以訊於幽宮。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六

白山許君墓誌銘

進士科試藝非古也唐人來舉望先期投所業又疎所知薦引雖不免於私然士以此故閒居不敢自毀其名行宋氏糊名考校於立法至公利孤寒不復計平素其選始樸真才實能反或厄於命而終身沉淪若吾白山許君季文甫之藝頗稟卓犖同輩所推後輩所師歲乙卯丁卯購其文者咸貢於鄉歲癸酉二俊士共為文露弓青觀亦得預貢而君竟不偶後校官見君策論驚歎失士猶之乃騰錄院逸去賦卷時代更貢舉廢君負長伎自好不厭鄉里競延致教子弟餘力哦古近體詩其陸務觀劉潛夫集中莫辨同縣甘君泳不習舉子業偏

游東南、交當代名人、有詩數百篇、清絕自成一家。仙佛
儒悟解、俱涉其藩、人稱為東溪先生。不娶、無後。君諱文
薦、詩工而奇、不談仙佛、而談考亭朱氏、青田陸氏、學、欣
然意會、人莫能知也。間獨與余上下其議論。卒之年、授
業縣東三十里、近甘君墓。暇日輒適壘、徘徊彷徨、悲涕
不自勝。是年十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七。考諱士頴、為
儒能詩。妣羅氏、世居撫之宜黃、徙崇仁。初娶周氏、無子。
再娶繆氏、就室於李、亦無子。養涂氏女為女。三娶馬氏、
就室於劉、一男一女。後又生二女。涂女適黃、劉女適聶、
親生女一許嫁、一未許嫁。往年官覈戶口、一家不得色
二姓男、若曾遂附許氏籍、君赦之如子。君之喪服斬衰、
如服父喪、具無缺。既逾月、哀經遣余門、哭泣請曰、繼父
病革時、言吾有不朽者在、意以屬先生也。將葬矣、敢請
君與余忘年交、不得辭、則為之銘。宅兆君所自營、昔西
北鄉曰長安原、曰連坊。日十八月十二歲大德乙巳。銘
曰、

於蔚辭、數連奇。壽其施、豐自嬉。晚晴資、二陸規。山陰支、
臨川涯。嗟兮漸兮、噫噫兮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十二



元儒

碑傳集

卷二〇

校記

①者：當作「老」。

②貴：當作「事」，見四部叢刊本《剡源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一

陳天祥 汪一龍 石一鼈 汪深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
銘

九河可障、欲難塞。三軍可弼、正人之氣不可撓。嗚呼。如
猴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其
立朝大節。巍然視古。社稷臣無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
出於區區意見之獨也。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
晉人。由兄祐為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璫盜據
濟南。潛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
偕諸將東脩宋璫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偃師山中。暇
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密通猴氏山。故世稱猴山先
生云。至元十一年。世祖皇帝命左丞相巴延將兵伐宋。
潁江立招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興國軍遂搖。鄂復州。

招討司以公世隸兵籍。辟為經歷。鄂州行省移公攝知
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叅政賈居貞。寧暴戾奸。
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奸人乘間連結椎剽。
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與角者。內弱如此。圖外誠難。
今痛猶未定。若復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
康輯無日。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
我用矣。行省謂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者興。
而逆者以除。曾未期年。遂成樂土。吏白市有謀。請捕之。
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與。乃吾流亡之招也。
奚捕為。自是遐邇聞風。踵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
行省為宣慰司。叅政賈公。鄭萬戶皆宣慰使。以省檄未
下。不知所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
謂相君不出。衆必驚擾。班次事小。一方軍民事大。公其
長鄭。以需省檄。脫公為長。不愈自上殺之下乎。賈悟。即
出視事。會壽昌黃州盜起。宣慰使鄭公將兵擊之。至樊
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盡閉。



儒藏

民先尤不能市。時諸兵皆隸參政呼都克特穆爾麾下。公見其猶豫。無出師意。謂參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況剽掠輕動。南寇常態。以我突騎當之。其敗可旦莫冀。勝此則江南諸郡自靡矣。賈白呼都克特穆爾。且以義激之。遂引兵出城。賊波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士聞賊至。咸謂賊聲攻陽邏堡。實擊鄂州。城中必有內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公不可。衆執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翔。亦無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謂治盜上平安集。否則相挺為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囚凡五十人。至日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邱隴乎。皆釋桎縱歸。期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逸者。宣慰司以公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後四十年。民追思不已。為建生祠。

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榮以括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崔彥勅奏。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賡微若反脣坐。以廢格。奏杖一百。舉朝凜凜相戒。公拜章言。其先為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錠計如干。金銀以斤計如干。茶以引計如干。又謂國與民相為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厥計無從。苟行其言。必賈怨天下。況宰相重任。非彼所堪。臣非不知言出禍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通臣諭旨。汝盡乃職。為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詎必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約驛驛倚甲。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未下。私繫公獄。摧脅百至。而公恬不為動。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備考心究。而身體之。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



禍福纖介。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朝廷遣使郡國。弭盜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為者可矜。治平數犯。懷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創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資盜。俄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生杖殺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興。職所在。二十石姑息。吾今權宜以行。若朝廷罪擅殺。老夫自承。萬不汝逮。既而治盜詔下。具如公策。所部有妖婦。自言為男子。茹冤未雪。徧控諸郡。皆以為神。不敢詰。公虞其惑衆。階亂。杖而遣之。或曰。真鬼神陳公。且欲治。况假之者耶。大德三年。移使河北。辭疾家居。遠近以訟求直者。雲集其門。至徙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時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疏。器莫凶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征多婦國。行未及半。變生八番。旁寇乘之地。喪師燬奉。

頭鼠竄。後復發陝西河南諸道民為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徑委。隄多崇山。盲壑惡林毒草。瘴安沈疔。瘴疹出入。獸如。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外之。不中國齒。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壁陴以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粵自朝廷征倭國。占城。交趾。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嗟。此其為鑒。詎不至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繼遣使奉璽書。開以禍福。懷以恩信。如仍為害。徂征亦未為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緩戰。羌人降。經史著之。定為世鑒。明年四月。赴召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厭死數十萬。勅丞相御史議。公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奏皆報可。以其言秘。故外不克知。及還。上遣使追及通州。賜楮幣五千緡。以無功辭。或曰。昔二疏去漢。未聞辭賞。公曰。辭受在人。何得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

年七十有六。凡五返。訖不起。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名。迨之國懷孟。遣使賜酒若幣。仍勅長吏歲時告存。其為累朝器重如此。始為招討司經歷。諸將以久駐此無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各置侍妾。獨難公。一日。飭送良家子有絕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無庸此。卒却之。其權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錠。召以付之。其人辭曰。賊初獲我。自謂必死。公既擒彼。此身即公所活。願奉其半。以為公壽。竟皆付之。公平生喜淡泊。世俗所嗜無一動其心。居則閱經史。出惟一僕自隨。後躋顯要。家無毫許增。朝服亦其兄所遺者。及臨大節。殺為不可奪。故走謂公。剛為不誑於欲。正為不撓於邪者。以此。嘗著四書集註。辨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居集八卷。或謂四書辨疑公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為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天不慈遺。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竟正寢。享年八十有七。塋其

里嘉禾鄉之將氏邨。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潁川郡公。諡文靖。曾祖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諡昭懿。祖妣張氏。從封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如公。諡文康。妣趙氏。張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二子。長即祐。字慶甫。號節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世祖廟。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寇亂。次為公。時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卒。壽八十。後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三子。長孟溫。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簿。次季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翟氏。次適張氏。孫男六。孫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君孟溫自泰安遣其子允。中奉幣若事狀來濟南。請銘於余。惟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敢命之辱。辭不允。乃反幣。按事狀謹為銘曰。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民具瞻。為國元氣。漢有汲黯。吳有張昭。魏狄聞唐。韓冠宋朝。迨我皇元。光掩前古。將相

大臣中外接武。國人尤異。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與俱。其在儒流。許王斯最。厥後卓然。公殆其對。早宿戎幟。適丁寇紛。緩頰出奇。可百戰歟。衆部警懼。一省喑愕。言試於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亨屯。憂焉斯寒。煦焉斯春。迨其揚廷。洗洗巨犯。連挂大奸。斧鑕無憚。其誠斯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陶。色不易顏。雖其學問。是藉是資。亦由厥德。神密相之。蓋古有云。正人猶虎。高步於原。不若咸沮。昔聞今見。天胡忍彼。豈伊羣黎。為福亦薄。便當鈞軸。以弘以久。措時泰和。特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大。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莫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揭之。彌遠彌信。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〇

定齋先生汪公一龍墓銘 方回

自孔子以來。歷周二程。張始有紫陽朱子。昔金人入中原。知孔子為聖人。猶護視孔林。莫敢毀。德祐乙亥。吾州戍將李銓懷威作威。撤傍城屋為城守。斧紫陽書院薪。

之以辱多士。不旋踵天報之罰。身殞家滅。然書院由是夷為莽棘者四年。蓋新安以書院奉朱子祠。如魯之事孔子。孔子廟徧天下。皆原廟也。魯為重。朱子祠徧天下。新安為重。興之者郡守上饒恩。軒韓公也。復之者郡人定齋汪公也。彼廢之者一無知之小武弁。何足齒。復之者與興之者。關於名教甚大。今汪公亡矣。足與韓公同不朽。是宜銘之於墓。以詔永久。而況公學雖博知所宗。仕雖淺知所從。知己雖衆。不輕於容。皆宜銘。按狀公諱一龍。字達翔。徽州休寧人。曾祖體仁。知房州竹山縣。祖汝鑑。父茹。迪功郎。母吳氏。封孺人。公妙年英發。文數理窟。窮研深鈎。當魁鉅淪喪之後。士所為隨時汗下。浙學屏息。而江西之學猶稍鼓行。未既卑。而本尤舛。朝廷乏儒相。場屋循偏私。濂洛正論幾壅。公固守紫陽之傳。不少屈。淳祐壬子。寶祐乙卯。年二十三。二十六。連以經甲鄉薦。景定辛酉。又領浙漕貢。值春官有高陸而疑朱者。壬戌。由京庠升上庠。咸淳乙丑。入禮部。丁父憂。戊辰。廷



儒藏

對賜進士出身。所以發譽早而登名遲者、文衡不純一也。初授瑞安縣尉、改句容。當權臣擅國之際、達官不憚吻舌冀痔、惟公官卑志行。嘗攝縣、癸酉五月歲大饑、倣朱子南康遺規、為便民十條、民無瘠殍。秩滿、陞從仕郎、部注婺州教授。乙亥、淮閭李公庭芝辟泗州判官、留幕時京口瓜州失守、公奉母航海南歸。鄉守王公積翁辟判官。鼎命革丙子、休寧士民推公為宰、不就。避朱穎達為之完鄉井、平寇盜、皆賴籌畫。方事之殷、陳公宜中、留公夢炎為相、有朝為選人、改秩暮為州郡監司臺諫者。予在朝、嘗獨薦公都督府參議、俱退卻不前。李銍乃子漢英之變、有以白衣領守武者、屢強公宰鄉邑、終不就。皆以母老辭。至元戊寅、江東道按察鄂通公以紫陽書院山長提學事起公、顧書院瓦礫盡矣、並命者曹公涇、叶心疲力得南門外江東道院故郡學基、別為新書院焉。公知已滿世、書其大者。丞相馬公廷鸞求塾客、予言公可。公已第需次、訓丞相諸公子、矩度嚴整、講授精切。

尉缺至、不戀相府可連化、竟棄去。至如予太常應詔、特舉公一人、公若無所聞。公於學、於事、於知已、可不謂內之養也粹、而外之省也密乎。公事親尤盡孝、母夫人年開九袞、侍藥廢食寐。前後居喪皆骨立。家築樓曰經齋、貯書萬卷、弦誦之室曰定齋。使究老書、浩涉淵詣於道、涯聖闕、未見其止也。生以紹定庚寅四月十八日、以至元壬午正月十九日卒、年五十三。夫人曹氏、歸公四十年、婦道全、母道備。生以寶慶乙酉五月二十五日、以至元丙戌五月初三日卒、年六十二。子男三人、蒙進義校尉、建寧路建陽縣主簿、良德、慶路儒學教授、吳元、漳州路儒學教授、男孫八人、伯塤、孟堅、仲麓、益社、美孫、希善、孫葆、孫女三人、曾孫鯉。諸子以母夫人卒之年十二月庚申、合葬於松蘿山豐林之源、號允揖外。公詩文多散落、句容策三卷、四六講義各二卷、僅存。予長公三年、推科偶先六年、早同出郡守靜齋、魏公克愚之門、中年漫仕俱不達、晚節休官、窮居里中、無可與語、報恩公、而公

倦去十餘年矣。銘泣不得辭。銘曰。

學失所宗。業精易荒。仕迷所從。名擅弗芳。知己常至於誤已。集不如翔。公能察於此三者。雖死今猶有耿光。昔徽麓書院廢。乾道中。忠肅劉公復之于湘。白鹿書院亦嘗廢矣。淳熙中。朱子復之于南康。彼以十達二千石之力。曾何難鼓動於一方。緊是紫陽起仆植僵。孰愛我而助我。突儒宮於戰場。松蘿之同斯銘不忘。亦何異刻石矣。而書旂常。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上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蓋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賈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或謂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倡道升谿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秘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權貨務都茶場王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日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故先生之門名賢盡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咸擢乙科。最後權貨君之孫。龍澤遂爲咸淳甲戌進士第一。入國朝。以材學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爲先生之盛。至其端緒之微。蘊奧之遠。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爲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與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爲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生者。雖其文章備莫得而聞也。願以是瑣瑣者爲其盛邪。吾見其爲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乎。潛生也。後輩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群游並進於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聞乃擬其彙錄。以充有司之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卒播。過而弗揚者。誰歟。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來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寒寥也。先生之世出行事。具於塲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著。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亦弗復爲之辭焉。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〇



汪主靜先生墓誌銘

士君子卓然有志于成立者，多本于家學相承，有以見之。其政其所行，遂足以稱世。否則，遠非有所成學之無其本，而畢竟克成厥志也者，幾希。先生諱煥，字萬頃，號主靜，姓汪氏。丰神秀偉，卓犖異常。四歲時，塾實授大學章句，即成誦。八歲，已涉獵經史。及其長也，發憤聖賢，涵濡玩索，爲文落筆驚人。十六七歲時，遂與當時有志之士講道于平山堂。謂今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涵然融釋，知所持挈，祇是徇免顯然尤悔而已。于是盡棄平日氣習，更鞭飭于不羈處，脫然有自得氣象。同志稱其人品甚高。予少時已聞其爲有道之士，深欲負笈以從。值祖母氏多難而已，逾今猶以未獲及門爲歉焉。先生越國公後，江南望族，世居休方塘。高祖諱伯通，仕宋判福州，政聲噴然。會祖諱邦昌，祖諱思懋，仕宣議郎。父騰坡，老于文學，隱德立言，家政巨細皆條理之，不以動先生。先生以故得專于學，其成之者遠矣。叔父從龍，仕宋廬州判。弟恕，補太學生。季弟椿，分巡江浙，以廉善見稱。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利交。年十九，領鄉薦，屢試禮部，下第。以景祐元年，轉隸職，偶丁與太夫人艱，服闋，遂授湖州安吉教諭。于是先生之爲教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匪徒從事于文章，博極古今，繼

傳註之得失，逮羣經之會同，極聖賢之闡奧，推攷禮樂制作，刑政因革之文，使學者有所依據，以爲日用常行之地。每月朔日升堂，召諸生環立，講求斯道之要。嘗謂古遺傳明人心純一，後世文藝之工，展轉沉溺，幾于盡性不存。然而理之在人心者，不容泯也。國朝諸儒，復振遺傳，斯道晦而復明。吾州近幸翼之胡公，教授海澤，向新求之耳目。爾諸生天資雖通塞不齊，必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妙，使萬達者不墜于荒忽，循守者不流于滯固，其功用豈不大哉。諸生因而奮發前修，潛玩而服行之，大亦翕然歸仰，爲主靜先生。湖州士夫莫不曰：前有翼之，後有主靜，時位雖不同，立教有先後，皆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遠，及人之淺深，致効之遠近，大小，天也，非人也。時近臣以先生薦于國學，而議者以主靜之學，陸學也，非朱子之學也，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哉。咸淳改元，賈相專權，誤國，竟辭歸丘園，以償夙志。先生金氏，先公數年卒。先生生于紹定辛卯，以大德甲辰，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歲。先生存日，嘗謂予曰：墓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之謂也。古之善葬法者，莫如郭景純。曷不遵善祖父之墓地，以見于孫祈禱之福。觀胡澹菴楊誠齋諸公之言，其不足信也明矣。脫有不諱，但求水溪土厚，足



儒藏

可以爲朽骨之永宅。予曰棠岡學生也。是冬吉日。將奉先生柩與夫人合塋于黟縣黃陂中洲之旁。坐亥向丙。是國先生之祖思懋公創也。棠其是情告予。以表銘先生墓。機也。溪喜先生之見與予合。而先生之行高出人一等。故敢忘潘氏誌周子之訓。而學爲之書。先生女門人。所適皆名族。程梅溪。張官舍。朱館生。星源。金竹。程壽卿是也。孫男曰杰。曰顯。有學有守。咸有德士也。嗚呼。如先生者。克成先志。敦佑後人。眞所謂豪傑之士也。天下國家。其可徵新大德哉。銘曰。汪顯江南。執漫其祥。克世其武。中選文場。品節湖學。德教馨香。奕奕崇丘。中洲園旁。公安于斯。我悼局志。

陳樸撰 《定宇先生文集》卷九

校記

①多婦國：《元史》卷一六八《陳天祥傳》作「八百媳婦國」。

②源：當作「原」。

③爲歉爲歉：當衍「爲歉」二字，見四庫本《定宇集》。

④噴然：當作「噴然」，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二

郭守敬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戲事。祖榮號駕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駕水翁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潦淤沒失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於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餽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還河以避浮難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

城中分為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漕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脩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漕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治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漕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為素餐矣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在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為之因舊謀新更立隄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為



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遷特命衆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可為脩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盧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為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厯。先時太保劉公以大明厯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薨。至是江左既

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於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厯理，俾參預之。公首言：厯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輿壇，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石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圓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凡。厯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

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前指陳理數、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為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文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

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厯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厯。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厯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



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七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

專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戌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算宿十度黃道算九度有時。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

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踰於算、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食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

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公於是比次篇

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彙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註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漯河。自永平挽舟踰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廷令各試所說。其謂漯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

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軌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舳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填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深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



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為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祇。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為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

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母。誇詎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精密。旋已不效。公所為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庠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數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

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

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為銜牙。轉相撥擊。上為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為地動儀。及候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為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箴。為儀積土為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為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為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

謂度越千古矣。

《元文類》卷五〇



儒藏

校記

①蓮：當作「運」，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三

董文忠 俞應元 余珏 周密

董朴

董文忠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董世不可遠係其考諱俊材太祖以兵略金地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闢真定其倖武定仙殺元帥家百口掠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惟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左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卽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左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左右皆陂澤太尉以無戰地爲言首帥薩奇蘇巴哈不從而大將蘇布特自汴召公尉計事金縱兵擊沒其軍左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諸兄鞠友之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鶯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

少讀書惟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從征南詔其兄平章忠獻公文炳聽不得從自藁將家僅二百騎追之大軍深入矣路經土蕃戰而後達纔餘數騎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忠獻率勇士百人乘鵲舫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惟帝呼董八亦異數也而公不爲客悅隨時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圖以右丞相入領中書連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黜閑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惻詳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報可八年侍讀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擯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教類道學類釋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庭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而爲賦詩何關修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儒藏

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外修人紀之類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于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惟文儒之宗。武人怨之。故大師之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其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徽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爲。以勸本富民。會患多盜。教苟犯皆殺無赦。所在繫累。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惜乎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救革之。或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于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寘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圖門毆傷公。覈監布告殿得証。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尺。

適上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端。斷澆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惟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擊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諸阨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擊。自安國北伐。犯法臣阿哈瑪特。獨用國柄。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惟平章廉希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尚多。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蚤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樞令。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果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啟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任。不敢以命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敢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蓋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皇太

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庭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爲？必今日開是省，庭臣三日始奏，公爲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某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類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愬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歡，損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巴延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嘗御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官以正義大夫，俄授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

請奪還中書，不報。始，大明殿皆資遼右浮海濕材，有司急其成功，遽丹漆之，不能十年，叩之皆桴然中空，爲抽二十餘椹，比乘輿還，壯加其舊。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雖鳴入直，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救，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覲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購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從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藥餌、大小無慮數百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須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駁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上中歲多足疾，一日樞密院奏軍務，上卧盡可。公在御榻，伏枕而聽。比終奏，日已移晷，屏氣肅肅，曾不流盼。他日，院臣言：「始吾以公居中而逸，烏知其勞如是？」在他人不可一日彊志勉力爲者，何可幾及？何可幾及？公曰：「君所見特是時，吾固日難一鳴而踞，燭入而出，後或長直四十日不至家，夜雜妃嬪候侍，休寢榻下。上呼之，方憊熟寐，不應，命妃蹴興之。妃不敢前，上嘗曰：「董八誠愛之專，敬慎之至，事朕踰父，汝



以妾母賊之何嫌。而爲是拘拘。其感乎聖心。得是見與。有舉一世億萬維人所未能者。爲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教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幸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終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漿。後二十有一年。當大德辛丑。今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聖語褒揚。六珈增麗。男五人。士珍。中書省參知政事。某。以門功。令保定之曲陽。某。內供奉。某。某未仕。女三人。長適太尉子中書左丞彬。中蚤卒。季適中書左丞張公子集賢大學士某。男孫五人。未仕。女孫六人。長由其姑歸史氏。故又適左丞子某。餘幼在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故參知政事翰林承旨文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於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

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浙行省右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笑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智計。其身包周。臣職克修。敬慎無尤。天府其觀。曰。即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倖倖。不柔容容。揆義爲中。闢焉彌縫。或及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皆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詞章。爲利達資。何關倫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展與朋黨。弭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內。無是爲大。他隨事陳。罔遺於外。其非庭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誠。等乎納言。遠竄滔天。庭伐其慝。雖未卽誅。中劇才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終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矧子廊廟。清劬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是詩。

俞景隆墓誌銘

臨川黃君述其同郡俞景隆之事來曰。炎發之故人也。葬願句銘。余辭不獲。蓋余與黃君善。黃君之為人也。慈語有之。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而孟子錄鄭人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薰蕕之不同器。牛驥之不同皁。自古記之矣。是故喜中郎之似。則不計其誰何。見元賓所與。如見元賓。彼豈不知生死之道殊。親疎之勢異哉。誠愛切於心故也。然則黃君之請不得不力。而余之辭也。又烏得而力哉。按俞氏縣徽徙撫將十世矣。景隆名應元。業儒博敏。嘗從里中儒先生曾子良學。復肄業於白鹿洞。受知江丞相及雙峯饒先生。乃升居洞學講席。久然後歸。既不得志於場屋。則退而養志。重親之心甚豫也。親既考終。以禮送之。亦自營樂丘於新莊。而構堂於其前。命曰歸真。蒔花竹。貯烟霞。常游衍觴詠於其下。凡列名書數十卷。永日危坐。焚香沃盥而讀之。屋益潤。子孫益長。植以繁。

有子三人。仁英、仁傑、仁偉。英已卒。孫九、六男、三女。曾孫八、三男子、五女子。而身亦益老。蓋七十有七歲矣。以至大元年夏四月卒。將以某月日歸于歸真之兆。余既為之次其事。已而歎曰。鄉稱善人。斯亦足矣。正命而終。斯亦可矣。尚子平有云。但未知生之與死何如爾。因語黃君曰。天地一寓也。萬物一假也。死生一往復也。彼將奚以為真乎。冰之為水也。孰受之。氣之為風也。孰與之。歸歟。其將安歸。黃君曰。惜歸者之既遠。賢斯理之無從。尚刻以訊于幽宮。是為銘。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儒藏

故儒學教諭余府君墓表

府君璋珏字玉甫。宋紹定壬戌閏九月十二日己未生。習進士詩賦。累應鄉貢不利。元至元間。江東道儒學提舉司授信州路貴溪縣儒學教諭。不赴。會撫州路宜黃縣儒學缺官。江西道儒學提司命攝其事。就職一月而歸。閑中以詩詞自樂。詞尤超拔。似辛幼安。劉改之之作。大德戊戌四月二十二日戊寅。以疾終於家。娶袁氏方氏。男繼老。女維恭。孫男戊孫。孫女適曾貢。歐陽仕琪。鄒蘭。曾孫男四人。一再卜宅。兆俱未安。至順辛酉四月十七日庚申遷新穴。在峽山欄樹之谷。澄子壻也。前葬時客外。今得躬視。莫役。乃識其月日。以表於墓。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〇）

升陽老人自銘

升陽老人周密字公謹父。其先齊人。六世祖諱芳。隱居歷山。熙寧間以孝廉徵。不就。賜光祿少卿。五世祖諱孝恭。吏部郎中。知同州。贈殿中監。高祖諱位。贈太中大夫。曾大父諱秘。御史中丞。贈少卿。隨蹕南來。始居吳興。大父諱玘。刑部侍郎。贈少傅。先君諱晉。知汀州。妣章氏。宜人。泰政文莊公良能女。老人生於紹慶壬辰五月廿有。一日娶楊氏。匠監伯岳女。以大父澤。初調建康府都錢庫。廉勤自持。或以為材。自是六上辟書。幾漕。京間。恭府由豐儲倉。開改秩陞朝。出宰婺之義烏。平生及物。榮親之志。至此謂可少酬。而時異數奇。素抱弗展。老且及之矣。非天歟。景定限民田。毘陵數最夥。朝命往督之。至則除其浮額十之三。大忤時宰意。禍且不測。會母病。即日歸養。醫藥。割體捐年。再歲卒。罹憂棘。盡心葬禮。輯慎終篇五卷。三女弟皆庶母出。殫力治具。悉歸之名閥。疏族貧者。賙給之無靳色。人有疾。裹藥拯療。不憚煩。雖翹竭。



之微亦欲其全生遂性。然剛腸疾惡。聞見有不平。怒髮抵掌。毅然亦不少貸也。自幼朗悟。篤學慕尚高遠。家故多書。心維手抄。至老不廢。或勉以安佚壽養。然性自樂之。不知其勞也。於古今得失治亂之故。必審真是不喜隨聲接響。嘗謂班孟堅不過以成敗論人物。况近世私好竊古眩世者哉。作詩少負奇崛雄贍。晚乃愛趣古淡。間作長短句。或謂似陳去非。姜堯章。家藏名畫法書頗多。皆嘗集錄為譜。今百不一存。而嗜古之癖故在。性清稽盜利去垠塲。簡易混俗。然汶汶者正自不能汙我。異時故巢傾覆。拮据誅茅。至是又為杭人矣。所居有志雅堂。浩然齋。弁陽山房。樹桑藝竹。壘臺疏池。間遇勝日。好懷幽人韻士。談諧吟嘯。觴咏流行。酒酣。搖膝浩歌。擺落羈勒。有蛟風埃。齊物我之意。客去。則焚香讀書。晏如也。所著有經傳載異。浩然齋可筆。齊東野語。臺閣舊聞。澄懷錄。武林舊事。詩詞叢談。及詩文樂章等。嗚乎。聞似不克應事植勲。趾美文獻。然粗謹操修。辱知諸老。晤

嘗識拔與一時名輩。頤頤盛際者餘二十年。自惟平生大節不悖先訓。不叛官常。俯仰初終。似無慊怍。庶乎可以見吾親於地下矣。偷生後死。甲子且一周。是用飾巾治棺。以俟考終。或土或火。隨時之宜。歸祔先塋。以遂首丘之志。若歲月之詳。則俟異時子孫輩填刻於後云。銘曰。

一身之祿兮百世之澤。始終無端兮運化莫測。景翳翳其將莫兮。愧修名之不立。海水羣飛。聞於天航兮。所不淪胥以溺。持此以復吾親兮。尚訓名之弗失。時於人而偶於天。不為金砥兮。庶乎其瓦合。其所當為者。為之不。敢不力。有志而不得為者。天也。吾何與焉。何誕漫兮。驚荒遠而無成。何底滯兮。不能與時而偕行。渺六合兮。於遠乎。誰伸。曠千載兮。庶或鑒於予心。然進不登於雜傳。退不列於隱淪。嗚乎。雖予亦不能自名其為何人也。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駒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誅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嘗爲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爲本。篤行爲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恬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焉。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
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
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昶孫。澤孫。曾孫女
三。先生卒之歲。爲延祐丙辰。月爲辛卯。日爲乙亥。
塋之日。爲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先蘊秀。
蹈高邁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
能容之。跡其臨蒞。銘之也宜。辭曰：

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
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徽。猗嗟後生。于考
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國朝文類）卷五五

校記

①武定仙：當衍「定」字，見四庫本《牧庵集》。

②公：當作「太」，見右引書。

③教類：當乙，見右引書。

④「或」下脫「告」字，見《元文類》卷六一、《中州

名賢文表》卷一一。

⑤防：當作「妨」，見右引書。

⑥曷：當作「盍」，見右引書。

⑦蓋：當作「盡」，見四庫本《牧庵集》、《元文類》。

⑧義：當作「議」，見右引書。

⑨壬戌：紹定無「壬戌」，疑當作「壬辰」。

⑩缺字當作「蔽」，見《太玄》卷六。



藏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四

劉宣 蔣世傑

大元故御史中丞贈資善大夫上護軍彭城郡

劉忠憲公行狀

公諱宣字伯宜其先潞人也。因出戍留居忻之忻口鎮。金末辟地于陝歲癸巳七月生于寓舍。國朝既得河南地復歸忻後徙太原。公沈毅清介自幼嗜書長達時宜志在經濟。居家奉親恭恪婉愉。事無巨細必待稟命。意有不可罔敢直遂。母嘗嬰疾不寢踰月疾愈乃已。兄弟雍睦禮如賓友孝弟純篤名聞遠邇。宣撫行部聽公談論深蒙器重。還朝以公為薦擢充中書省掾在京從許文正公學每退食就師講明經理。考滿除河北河南道憲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除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珠統軍平江南自武昌順流抵鎮

江取瓜洲立行省供給軍須靡有缺乏禁止殺掠撫安新附所過州郡按堵如故。凡便益之事多出贊畫以丞相命赴闕進捷書世祖皇帝親問南征事勢應對稱旨賜罷服寵嘉之。江南既平作詩百韻鋪張偉績。宋臣有能死節守義者必加歎獎。同陳右丞沙汰江淮冗官存革悉合公論。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居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改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貪吏豪民聞風屏息一遵肅然。二十二年入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將征交趾公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夫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邇師生事興兵因彼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順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膺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八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



夫擔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三月軍糧。搬運船料軍湏、豈止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戶供給、役亦不能辦。況湖廣密通溪洞、寇盜常多。萬一無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事、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復蹈前轍。又將再征日本。公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急、安危繫焉。至元初年、高麗趙開建言通日本以窺宋、數輩奉使、竟無成約。率只征伐、亦不收功。驅有用兵民、取無用地土、猶珠彈雀、已為失策。平宋之後、姦回擅權、賣官鬻爵、江南郡縣布滿貪婪、剝官民既而要功生事之臣、倡言東征、輕用其謀。於江淮兩浙、剝造海船、斫伐寺觀墳園樹木、殆盡。每株大木不下三二百人拖拽、踰山越嶺、近者百里、方到船塢。民間費用過於木價十倍。夫匠死傷不可殫紀。造作軍器、衣甲、百色物料、皆出於民、當役稅戶、多致破產。大兵既

達海岸、不交一矢、風浪損舡、委十餘萬於荒山、不為敵殺、則為餓莩、可為哀痛。死事之家、殊無優恤。主將僅以身免、朝廷寬宥、使輸錢贖罪。天下知刑賞不行、何以懲勸。使人致死。十九年冬、四處行省督諸路造膠河糧舡一千隻、又相繼於江南平濤造東征海舡。江南擾動、過於向來。其平濤船料、油、竹、棕、藤、取於南方、綱運絡繹、工匠牛畜死者相望、晝夜停息。百姓瘡痍未癒、軍家老稚哭者未已。又議大舉、恐民不堪。漢軍自圓襄陽渡江、征二王、戍閩、廣、攻占城、破交趾、死損甚衆。及有絕丁破產之家。江南諸路守城把渡、巡邏遞送、倉庫占役之外、調用常是不敷。南方新附舊軍、十餘年間、老病逃亡、出征損折、向來精銳。於海東新招軍數、皆非習武、藝慣爭戰陣之人。用此制敵、必然敗事。經營南方、用兵四十餘年、中國幾致疲乏。歸附以來、民失撫字、實非心服。但畏兵力而已。江淮輕剝陸梁之徒、潛伏山海、孰謂無之。伺我兵力虛耗、一旦嘯聚、驅輕生無藉衆民、所在殺掠、其鎮

守官軍

議設科取士之法二十

三年十二月、中書傳旨議更鈔鑄錢、公獻議曰、原文鈔所起漢周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公邊報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費、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自一界二界至十九界、關子計江左立國百五十年、是不及八年一更也。亡金行用會子、亦由此數變名同、如小十貫、大十貫、通天寶會之類、隨行隨壞。大元初年、法度未一、諸路各行交銀、或同見鈔、或同絲絹。中統建元、王以道執政、盡罷諸路交鈔、印造中統元寶、以錢為準、每鈔貳貫、倒白銀壹兩、十五貫倒赤金壹兩。稍有壅滯、出銀收鈔、恐民疑惑、隨路椿積元本金銀、分文不動。當時支出無本、寶鈔未多、易為權治。諸老講究扶持、日夜戰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墜。行之十七八年、鈔法無少低昂。後阿合馬專政、不究公私利病、出納多寡、每一支貼、至有十餘萬定者。又將隨路平準庫金銀盡數起來、大都以要功能。是以大失民信、鈔法日虛。每

歲支遣又踰向來民所行皆無本之鈔以至物價騰踊
奚止十倍極治之法不過住印貫鈔只印小鈔發去諸
庫倒換昏爛以便民間瓜貼驗元起鈔本金銀發去以
安民心嚴禁權豪官吏冒名入庫倒買國用當度其所
入量其所出如周歲差稅課程可得一百萬錠其歲支
只可五七十萬多餘積鈔立便燒燬如此行之不出十
年縱不復舊物價可減今日之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
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同無金銀
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
宋金之弊足為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
宋歷代利病在諸史通典不待縷陳國朝廢鈔已久一
旦行之功費若為遠計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
欲濟溪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屬姦邪
謀奪中書之務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雖罷二十四
年遂行至元新鈔未及期年已覺滯澁權姦以行省奉
行不嚴繩之以刑遣公及兵部郎中趙孟頫斷江淮行

省官吏罪時有元惡寔長一省公顧惜大體略不摘摭
而去二十五年公由集賢學士除御史中丞行御史臺
事其元惡悍戾縱恣常慮憲官糾其非若公尤所忌者
猶以前時常獲款接因章公之過揚箕一相見叙情好
如舊而公以臺官不當外交竟絕江赴臺於是增其猜
怨公領臺事之後大夫與右中丞出建康城外點視軍
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筆者御史張諒究詰知行省
所使詣揚州殺寶元惡怒即圖報復大夫之父官于屬
郡旋被按劾遣其惡黨造建康偵臺中連失出惡聲相
譁譁臺中懷懼陰往懇祈以自解惟公巍立不動元惡
怨公愈深羅織公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
等官及遺斷錄事司官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
納賂權姦必欲置公死地當時專以財利一事為重又
且素惡臺憲差官二員至行省鞠問公及御史六人俱
就逮公將行書後事紙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公既登
舟行省差軍船監押兩岸列兵衛驅迫鉦鼓旌旗震耀



數里。聽者觀者為之駭怖。比至揚州南關。簇兵圍繞。不得入城。同行御史分異各處。不通往來。九月朔。公自裁於舟中。啟視公所書絕筆。其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苟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以不獲以身殉國為恨。嗚呼。蒼天寔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元惡罪狀。後得其藁。塗注鈎鈐。辭句難辯。前治書霍肅為序。次其文。讀之令人悲惋。霍肅曰。公既殺身。行省白朝堂曰。省知罪重。自割身死。前後構禍主謀者。即中某也。某為行省員外。即時公為參議。相得甚驩。為江淮鈔法法。尚書省命公罰某杖罪。公以同僚為荷其事。由是公被罰。某素受公恩。但以同惡相濟。深忌正人。銳意擠傾。曾不顧公議之可畏。宿恩之難負。公忠義節操。世所共知。議與不議。皆為嗟悼。肅親見親聞其事。故辭嚴而情哀。在先有觀天文者。謂熒惑犯外執法。及是聞公有變。乃知正人生死上應天象。公哀問至太原。夫人李氏將一僕一驢。行三

千里奉柩歸葬。其後同謀害公者不久俱死。若有陰譴云。元惡既斃。越一年。權姦亦誅。改絃更張。霍肅具公死事始末呈之臺省。不報。公之官初階承直。轉大夫。歷奉訓。奉直。朝列。中順。少中。太中。嘉議。通議。凡九階。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公行實。御史臺奏聞。制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工部軍。追封彭城郡公。謚忠獻。夫人李氏。追封彭城郡夫人。謚曰康。方公正曰忠。行善可紀曰憲。公性至孝。鄉閭著聞。見知實文貞公。門無私謁。政有惠慈。奏贖本乎公正。非拘儒曲士引據高遠。不達權宜者比。其行善可紀。信矣。江淮省臣貪雲不法。公以其罪上。語泄。馳賄中外。柄臣黨惡。誅錮忠良。傳檄加數。公慮身辱。徒損臺威。中道以殞。特論寃之。其庶方公正。又信矣。予嘗論公之死曰。耳目重臣。無辜而被逮問。浮雲蔽日。如此。豈善類可望生全之時耶。使公不死。忍恥以對獄吏。奚啻色理辭令之辱。假而得生。亦臧獲婢妾苟免者所為耳。若公臨絕之音。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人孰不惡死。

不曰所惡有甚於死乎。此公之所以寧死而不辱也。公之大父津。不仕。大母苗氏。父訓。金朝河南省掾。博學知名。與太原元好問友。母宋氏。夫人李氏。清苦持家。與公同其志操。後公二十七年卒。子男二。自勉。受蔭同知滁州。繼尹上蔡。臨穎二縣。自得。主杞縣簿。女三。婿張維。梁中立。母琪。孫男伍。女四。公行完於身。才周於世。剛正公。庶視古之名臣。可以無愧。宜有傳在國史。故叙公平生大概。以俟它日承擇。謹狀。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八

故紹興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固陵蔣君諱世傑。字俊民。自幼已負英稱。由進士入官。嘗參建昌軍事云。今五十年。父老猶誦嘆不忘。至元中。余識之京師。相從夜語。典刑碩儒也。後又識其二子於江都。皆聲華有父風。於是余胥疏江湖之上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太常博士述君里系官次求銘。然後知君物故歲月。家本光州。父諱克勤。宰邑象山。愛其風土。因

家于明。君生十四年。而象山公沒。大父母皆無恙。君已能孝長慈幼。翕然以和。學於舅氏。舅氏名士也。深器之。宋開慶己未中進士第。尉黃岩。遷泰州錄事參軍。母喪釋服。遷錄建昌。清敏公勤。受舉於前後三太守。最後守。念其拯飢盡瘁。欲再薦之。君力讓其同悞。由是益知名。遷安慶府司理參軍。沿江制帥素知其材德。羅致幕府。通署三司事。至立決。咸當其情。帥問知君所署者。輒不復視。即奮筆畫諾。與總餉使者共薦君于朝。帥既去。君亦還郡。郡將倨甚。君與抗不懾。改授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遷提轄。推貨務。遂歸國朝。浮湛閭里者十二年。授無為路儒學教授。始至即去。又七年。改教紹興。居四年而代。又四年病卒于家。得六十有九年。是為大德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先娶于趙。繼娶于洪。皆先卒。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與二配合。祔于邑西梁家嶺之先兆。始君之將塋其親於此也。雨。君蔬食露禱者逾月。逮事而霽。人皆異之。生平恂恂。廉讓醇厚。平恕不欺。長幼貴賤待之如



儒藏

一心無宿怨、口無訾短、人有小善、惟恐延譽之後、里有疾、必調藥手飲之、或遂周而振之、農譚草坐、無間然焉、讀書賦詩、迄于沒、有梅心先生集若干卷、藏于家、四男子、汝致有篤疾、汝霖佐郡幕、後君五年沒、汝礪、博士也、家方以之大、汝翼亦登仕版、一女子、壻曰安陸府儒學教授林理、孫男七、曾孫男女五、銘曰、
懷哉蔣君、古之善人、彌積而長、不在其身、蔽帝甘棠、亦有遺民、懷哉蔣君。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七

校記

①無：當作「奸」，見《元史·劉宣傳》。

②只：當作「兵」。

③公邊：當作「沿邊」，見《元史》本傳。

④同：當作「目」，見右引書。

⑤「功」下脫「費不」二字，下「若」當作「非」，見

右引書。

⑥法法：疑誤。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五

馬充實 劉將孫 史徽孫

胡夢魁 徐師顏 余斗祥

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馬公神道碑銘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公踵門以告曰。惟吾先公。隨道碑未立。子職在太史。勲舊死事。貞逸之士。當焯焯紀著。登載金匱。先公仕雖不顯。其見之于世祖。受學于碩師。河內後進。猶能誦習遺事。敢以行實告。它日上其事史館。則子實前史官。庶幾傳信可永久。敢再拜以請。謹按公諱充實。字士輝。軍懷河內人。父度。大父某。皇朝入中原。略地定國貢。詔大帥專除授。嘗得署郡縣副貳。兵亂。大父以上名諱弗可致。公八歲遭大喪。從母完顏氏。攜載以從。其夫李侯。侯長萬夫。隨征六盤。善謀畫。裨贊李益。取自助。六盤為高昌要衝。高昌之俗。收經史。立校官。地與西域接。故其聲音文字。詳於諸國。公得其說而

習焉。世祖皇帝大一寰宇。命以其國語別立文字。用於印章宣勅。其字母與西域相近。公旁曲通暢。單出雜比。會其指歸。學者爭詣門請業。許文正公屬于上。以儒服入見于柳林。委曲問時事。悉以國語對。上大嘉。錫以錦帽。語翰林學士承旨某公。左丞相耶律公。宜以為稠人。師。遂僅授將仕郎。懷孟路蒙古教授。再授承事郎。襄陽路均州判官。然不樂仕進。嘗曰。我能知樹藝。遂力治其閒田。因原隰以種所宜木。春華秋實。茂鬱滿道。過者咸曰。此馬公手植也。縣西有田二十餘頃。皆先世業。歲久。勢家悉占其肥沃。後服公純德。始願歸其田。卒酬直以受。方許文正公講授鄉里時。新許可。遊其門者。察以歲月。始命執弟子禮。獨見公篤厚溫謹。即俾就列。授性理大義。以躬行為先。公能守之。故其退讓無干進之念。而恂恂里閭。克修克儉。皆師訓也。文正公侍帝所。無虛日。懷孟素產地黃。可釀酒。其修治貴精謹。上問文正。卿弟子孰為誠實。即以公對。公素知製法。得山中石泉。如法



釀以進。許公之薦，將繇是俾嚮用，而事若不偶，公復不以為介，豈安於命分者與？後有奏為河渠使者，又將奏為蒙古院學士，皆力謝不受。里中有德大師，金內族，年過百齡，能知人壽夭，前後俱尊異之。公甫生一日，德夢其故友宋讓曰：「吾今為馬家子矣。」後抱示之，摩頂即為笑容。噫！死生事不可詰，若前史所載，又有若侶焉者，寧勿書？卒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六日，年六十。葬于河內縣青平村先塋之次。娶劉氏，征西萬戶某之女。後公四年卒，生二子：長鑄，即元帥公；次銘，朝列大夫、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次娶李氏，生二子：銳，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次鋼，皆蚤世。女五人：適陳吉甫、張漢卿、王某、朱仲德、楊某。鑄男四：長德潛，內監尚衣；次德源、德淳，皆國子生；德淳今為銘後。德淵，府學生；女四：適太祝王世昌、戴彥實、李起宗、郭成可。銳男二：德潤、德溫。曾孫一：孟孫。至大三年，鑄為禮部郎中，推恩得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扶風郡侯，諡莊惠。劉氏贈扶風郡太夫人。

人李氏封扶風郡夫人。鑄官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又贈公某官。劉氏贈某夫人。大父贈某官、大母完顏氏贈某夫人。猶於是有言曰：「仕當忠，弗及其身，歿而子榮，推其榮以及其先，而為善之效著矣。」世固有極其顯光，歿無德以傳，卒至於子孫流播，可勝道哉！元帥公中外揚歷，清白益著，今帥浙東，事不苟求，而明燭幽隱，不為己甚，遺其後者猶先公之志，是宜銘詩以昭來世。銘曰：

相彼土田，或隰或陵。深根平培，翁馬以升。實者世之，茹者釜之。梓漆是供，絲枲是輔。種不亟求，曰惟歲年。視彼種德，亦云其然。溫溫馬公，植善無倦。仕匪寒時，從我之願。經緯聲音，服習訓則。奉盈彌謙，以退以默。詔爾孫曾，戰兢是承。敬希長松，勿替厥聲。

袁機撰（清容居士集）卷二七

劉隱君墓誌銘

五經之學，繇宋諸儒先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熊易。



首王洙、東萊呂祖謙氏後始定十二篇。胡宏氏辨周官、余廷椿通漸次第。書有古文、今文、陳振孫擬拾援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天台劉君正仲諱莊孫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為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所為書曰易志一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其論春秋為魯史之舊、是則發揚先儒之遺旨。喜著書、能以詞藻達幽隱、復為論語章旨、老子發微、楚辭補註音釋、深衣考、而其所為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和陶詩一卷。噫、多矣哉！學患不博、博矣其必不能有以精也。士生于今、會衆以合一、由谷而之川、川以達于海。蓋其書具在、獵英聚珍、朝成夕上、敏而求之者、良不以為艱。是則於劉君見之。君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詩工次和、愈作愈平順、而幽愁感歎、思其平昔、狀其窮窘、鑒燭清澈、物莫有逃遁者。性嗜酒、不解治生業。幼侍其父府君昇、自

為師弟子。從閩風舒先生岳祥游、唱和不輟。空林絕嶂、目接耳受、一寓於諷詠。晚歲先會稽郡公延入塾教諸甥、柄相與論經旨、往復不避輩行。蓋君篤信周官、而不鄙每置議、君亦不以為忤。在太學五年、不善為同輩文字、不獲釋褐。今其所為書、先師尚書王公摠而叙之。大德六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九。娶王氏、後七年卒。子三、長圭一、平天。次存翁、學翁。女一、適董可傳。其子士與之龜峯。劉為寧海儒族、八世祖世克為吳越王錢氏板授官。閩風里有二劉、曰和叔、曰允叔。於君為曾叔祖。有文名、不大光顯。至君父子亦若是。今遺書具在、詎果無傳也邪？曾祖某、祖某、妣某氏。其子存翁嘗請銘、以久官翰林不克為。至是二十有四年矣。今復有請、慨然謝曰：隱君振華續光、將大有傳、耆舊漸盡、猶敢不自勵。銘曰：探微證聖、前哲功。後學剽襲、誣頌蒙。偉哉卓識、合異同。輪困卷帙、浩不窮。冥搜玄象、歌泐泐。弄筆為戲、箋魚蟲。

辟雍三黜命莫逢紀述有在舊極通墓門永揭昭儒宗。

袁槐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史猷父葬記 代其子作

大德丙午九月朔我先君子壽春推官卒于寢年七十有三。越十月丙午葬其地。過高祖趙忠定王墓次百步許。先夫人郭氏卒葬十五年。適合安焉。嗚呼！先君子諱徽孫，字猷父，少孤，祖母嚴氏躬教督，具諷先訓，感悟于時。史氏極貴盛，壽春癘然整修，奮棄子弟玩習，搜紹淵懿。族祖文靖公見之，曰：「兒當以文名吾門。」稍長，試吏為諸暨主簿，從政精覈。邑長缺，使者俾治幾一歲。入辟淮東治田事，調揚州司理參軍，即大器重，悉以事付。甫授壽春，帥益取自佐，循承直郎。而先君子不復仕三十有三年矣。有詩文若干卷。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視世德脗合，深自慕擬。平居無愠忤色，筆墨清整，觴至輒就。倣邵子觀物，為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清日危坐道舊事，緩語不絕口。鄉黨賴焉。嗚呼！公旦等五男

子，為從伯父從叔父後者曰公玉、公墓、次公畫、公旦。女三，已嫁仕族。浙西提點刑獄，贈少師諱彌正為曾祖。紹興監酒，贈朝奉大夫諱實之為祖。朝請大夫通判處州諱顯卿為父。將葬，謹書納諸壙。

袁槐撰（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愈廣西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墓碣

有元愈廣西海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胡公卒之十年，子脩已等以容州判官陳偉狀來請銘。公名夢魁，字景明，涪泉朋友之所尚也。建昌新城人。幼已穎異，父師不煩未冠，以明經貢于鄉。郡守面試以文，頃刻而成，守大驚賞。既長，復為首薦，遂登進士第。調澧州戶曹，改丹徒尉。累遷浙西制置司參議官。歸國朝，奉母還里。江西宣慰使檄攝本郡判官者二年。旅覲，得旨于秩。方俟命，適余將首旁求，遂薦于上。擢愈廣西憲事。嶺海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撻蕩滌之，聞驚見懾，同列亦為悚。海南宣慰使最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劾罷之。衆大驩快。居四



年所決然甚衆。民為建祠。刻歌謠山谷間。譽流中臺。會更憲號。公亦久瘴癘地。倦且病而歸矣。自是杜門却掃。甫及挂冠。即致其事。公之初釋褐也。包文肅公勉之曰。子少年入仕。所至巨量。然自大者人小之。自卑者人尊之。公曰。謹受教。故平生謙謹委曲。與人語。唯恐傷之。性強記。自少至老。諸書恒在口。言論風旨。恒如布衣時。服用稱是不識者。不知為貴人。所守凝一。故蒞官行法。不吐茹。風績偉然。惜其用之不究也。予雖同里閭。而南北驅馳。相從之日益寡。然每一挹之。郁乎其容之溫粹。乎其論之篤。然相與之情之文也。今不可作矣。悲夫。公生於陳。從母戴夫人愛而予之。胡陳固同姓也。戴夫人嚴甚。內政斬斬。家雖豐。以古法束公於學。衣不得兼帛。食不得兼肉。故早有成。公又守其訓終身。故自奉甚約。曾祖儼。祖孔昭。父泰定。公凡三合姓。吳氏。趙氏。樊氏。子十一人。男克己先沒。脩己正己。進義。副尉。湖南道宣慰司照磨。成己女婿張蜚英。呂元嘉三十九代天師張

湖成。獎薄孫承祀。郎祀署令程大本。曾宗屋。譚括。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暴病卒。年七十四。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南城縣太平鄉唱歌廟之原。所為詩文曰。偶然集。銘曰。

山才之苑。宰如之新。泉澗之翁。淪。騷然而望。如有人。嗚呼。生者時親。

程鉅夫撰 (雪樓集) 卷二二

徐師顏傳

徐君諱師顏。字子愚。遠祖天聖間。繇太末徙新定。故所居里以氏得名。曰徐閑。君始生時。蓮出並蒂。父母器之。稍長。讀經史。心徹意領。年十七授室。君白大人。當令兒從師外方。迺游三衢。習進士業。入宋太學。程試甲乙表。流輩。性個儻。急難。歲饑。日具釜鬻滿庭廡。值父喪。慨曰。世俗飯僧為冥福。吾當活餓者以報親。是歲就食者幾萬人。太守楊潮南書以勵旁邑。至元十四年。詔用兵入南。俘虜日繁。馬尾疲弱。棄道上。春大疫。饑民旁午。君出粟募民。舁骸坎瘞。可醫食者。親撫視以活。遇一女子。扶

曳蒼然氣微屬問之曰吾三衛儒家女命載以歸稍長
俾為士人妻客方達可館于君死已飭斂具其子辭不
能行即指其地墓焉復嫁其孤女事繼母至孝一日妻
治初潞出微語君聞之自責不居內者幾月母言亡是
叱妻具簪服拜堂下始復初外氏族黨嘗賈田歲久君
束券母前願奉田以償其承順率類此始為信州教授
首言于郡復儒役七百人署所居曰道悅以奉母會母
思歸即解去湖南缺提舉官集賢章舉之辭曰母在不
宜遠遊受湖州通歸秋滿視資當入縣佐君言昔為太
學諸生中繩墨始得郡博士博士古官何縣佐為復授
太平路教授所至必先新學宮嚴餼廩安定胡先生墓
浮屠氏將夷圯之君力復而致祀焉在太平時治丁蘭
王祥諸祠墓於仁孝殆天性待諸生穆如也晚得末疾
卒時年七十有四曾祖某祖某子男九人觀先卒願為
族弟仲龍復良輩為長興州教授節處州路教授益晉
輩復未仕女二方丙子時游騎入人居大索二女爭死

之孫男二十人女三曾孫男女三人所著有上饒集吳
興集姑熟集北游錄凡十卷大理卿陵陽年公序其詩
曰事親若徐積詩亦似之其子輩留京師將歸適言于
表楠曰先人力詩書官不充其德遺行又泯過弗表見
輩等何以自樹將乞銘于翰林學士廣平程公以表墓
子為之傳藏于家其可乎迺弗敢辭贊曰

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任恤之道戰國而降挾持以干
真幾於靡矣若徐君者不禽禽以近名禮以為防恬然
孝謹彌老益安子孫滿門歿猶有稱旨哉

袁機撰（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太平路儒學教授徐君墓誌銘

往年嘗述釣臺二徐之貞時徐父晞顏無恙也後二年
其子輩以史官表楠所為家傳來曰吾父歿矣公幸矜
而又賜之一辭按其先自太原來曾祖某祖禧父景榮
晞顏字子愚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第歸國朝歷廣信安
吉二郡博士秩滿當遷曰我願為博士耳集賢薦為湖



南提舉曰。母老不可遠也。乃再得姑孰。所至以扶道樹化為已任。修治先賢家。請蠲諸儒力役。桑門氏將夷安。定胡先生墓。力爭而復之。性仁厚。儆儆。初遭父喪。適歲儉。悵然曰。飯佛老徒。曷若飯餓者。乃大賑。得食者數萬人。兵餘。因以飢疫棄。得遺殍狼藉。君募飢民掩死扶生。

身自臨視。可活者拯而活之。有女子氣僅屬。曰。我儒家子也。載以歸。稍長。治裝妻儒家。事繼母盡孝。妻偶一語非所宜。即自罪。不內居幾月。母為解曰。無之。君乃叱妻。拜謝。然後已。母黨質田久。君對母折券請歸之。在信州。母偶思歸。即棄官奉以還。有友客死。為治其喪。又嫁其孤。所為率若此。娶於某氏。有九男子。觀先卒。願為族人。後艮革節。益晉卒。復二女子。曰清。曰淳。皆能潔身以死。孫男女二十三。曾孫男女三。生以宋端平甲午二月二日。歿以大德丁未十月七日。塋以某年某月日。某鄉里。茆岡之原。其兆也。有集十卷。將歿。命其子曰。我無贏餘。而好周急。今方存饑。我死。慎毋營佛老事。第為我活里。

中人足矣。銘曰。

古之孝者。皆以善事繼母致稱。蓋能盡道而格無情也。既孝矣。又推其仁。以及物。且終始不二。若徐君者。始可言太學諸生哉。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金谿余瑞卿墓誌銘

有文學有賢行。壽矣富矣。又子孫衆多。隱居不求聞。無幾。微事嬰懷。考終於牖下之數者。有其二三已難。金溪余瑞卿。兼而有焉。其所得於天何其厚哉。君諱斗祥。族所聚曰大原。家西山三百載。遠祖迪功諱彥和。曾王考諱曦。王考諱文端。俱以文行稱。考諱應時。善書工詩。王妣張夫人。淙溪望族。君夫人兄之子。命為世孫。五歲入學。日記數百言。長治舉子詞賦。所修日益。比弱冠。與黃君炎薦同試舉場。黃預貢。文同而得失異。君愈自信。自勵。試補國學生。凡三。輒不偶。科舉事廢。教諸子。仍舊業。每自律以尺度。他日有司試儒。仍免微役。君二子並以

詞賦中選。君身總家務，夜燈猶不廢書。下至伎術，亦且通習。詩莊重樸果，肖其為人。內寬外嚴，有古長者之風。終日整肅，和寒酷暑不變。望之莫不敬畏恪謹。禮節長幼卑尊，繩繩如也。雖接下賤，無懈怠容。見微守固，外物無能動其中。逮養四親，致孝喪祭，一無違禮。於張氏雖振禮降服，而情則隆。建祠買田，麗淙溪桐林寺，以貽永久。所居種竹萬个，宮講周公方書竹心二字扁其楣。平生無他好，唯適意佳山水。過白馬之珠溪，欣然會心，捐金得之。果觀曰仁壽，一歲率再三往，與良朋飲酒賦詩。其間至大壬子七月四日，無疾而逝，得年七十有九。初娶危氏，再娶吳氏。子男五：德、鳳、麟、鶴、驥。女一，適吳。孫男十：瑞、琇、珂、璣、琦、瑋、璋、若、蘭、蒙。女五：曾、孫、女二。卒之明年，諸孤將以十二月某日葬於珠溪之兆。其宗人前大學進士鎰狀君之行來徵銘。予知進士君，因進士君之言，知君。既叙次其狀如右，銘曰：

玉韞珠潛，山輝澤媚。厥幽孔昭，昭視來世。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校記

①見之：當作「見知」。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六

賴汝楫 黃順翁 曹涇

愛山先生賴公墓誌銘

往歲庚子予分教臨汀過瑞金愛山以先人之舊館我三四年間行李間遺接跡癸卯秋滿歸分舍於東偏稱累紛碎留連旬日愈篤密臨別慨然曰吾老不復見子矣前春聞歸細書感念十年之故死生離合縷縷修得蘭室董君訊致所為狀則愛山正月化矣蘭室曰子宜銘予每停雲西望未嘗不在愛山默然懷別時語意而悲今之銘敢辭哉念他時尊者英康彊壽考八十有四年耄期而不變臨生死不亂豈非一世之福德人寧必與於人事而何以加之若其閱歷則有難於任事者矣邑當閩廣衝丙丁以來度四境糜爛邑又燬危疑反側間鞠爲荒野膏沃瓦礫灰燼嗟炎帶禍用裕豈比夫安坐之麾訶平世之伸縮哉嘗近境悖構有萌公私駭震

咸謂撫諭或可解惟愛山信義在人心請以行亦慨然不辭然中危之羣至雄傑間薄曉望歸與下嶺誰如更生果得要領以定他拊循帖息不勝著每阻訑煽動爭竄山谷獨屹爲民望丙戌寇迫境弟病殆守死與俱夜中弟沒旦而寇亦不至孀妹子弱遷之居左教習使成立有家焉自促膝談江湖舊事諸老見聞風致歷歷代表世遠文獻之美至公而盡所為淒斷悽悽寧惟宿昔之知遇抑東南斯文遺老九京不可作吾誰與歸賴氏世賴松陽縣愛山而上七世遷均山又四世遷瑞金邑西今寧都會昌寧都石城之賴皆同出愛山諱汝楫字濟之蚤及諸名公周旋如包宏齋陳千峰翁丹山三樞密文章理學議論人物各不同而皆知已弱冠以春秋兩上禮部再魁次榜南北兵興間攝邑尉事定教諭本邑蚤休嗒然掩關以老里閭敬之爲鄉先生鄉大夫禮之爲隱君子東西州問安否湖海之及門往年邑政諮諏忠盡補益鄉鄰怨競譬曉而釋者十八九老成道



儒藏

練不執不迂。為人謀悉心，洞見利害，曰：「後當爾，無不如言。」輕財重義，舊家皆邑甲乙，中廢僅半，半復割，訓應不減。聞客至，倒屣絕甘分少。急難告貸，雖乏必應。有得藏某所，度蔽之。或謂地主所宜得，告笑曰：「匹夫無故得金，亦非分也。」踐履篤實，言如其心。每曰：「吾假貸於人，不立券，惟書一信字。嘗自頌曰：『不貪不吝，不奢不儉，不豐不嗇，不嗔不妬。』」咸謂實錄。筆墨清潤，聲聲輒百十言，無苦思怪僻。文從意屬，詩尤有味。暮年善華嚴，作堂鄉黨，與里中善士誦之。修十世祖功德寺，造舟為挾常渡，且給之田，而非以祈福利。佐邑校，以私財供公費，家人簪珥不得留。已卯饑，所儲僅餘，悉以濟餓者。既病，無病態，理家事訣親友，處分身後，豐約皆有度。前一日，語子若孫曰：「吾將行矣。」或謂此日於後嗣不利，笑曰：「如此則來日。」至是，又問：「今午未。」或應以午過，儻然而逝。嗚呼！孰知公蕭散靜定，其去來自在，亦至是耶？天地間無不有偽，惟信於心者一言，而使人舍其所甚愛，雖盜賊小人可使

如禮義君子。至於觀化之際，即禪宗專門、聖賢學問，猶以為極致。若談笑遲速，隨意所如，則其真實純一者，貫始終而參造化矣。豈非尤可傳者哉？曾祖克勤，祖夢庚，父起莘，妣劉氏，娶張繼王汀進士女，皆前卒。子男仲開、定翁、申翁、天興、仲定，申亦前卒。天興受宣府檄汀州上杭教諭，恩謹而有文。女四：鍾思義，劉泰來，蕭茂珍，陳雷霖，其婿孫男三，嗣豪，劉生，丙孫曾孫男三，佛保，衍孫繁孫。孫女四，已適者婿鍾必暉，許適者袁天祿，曾孫女三。前瑞平甲午十月五日其生，延祐丁巳正月十八日其沒。四月十二日其殯，所建華嚴堂之側，其殯處也。治命云。銘曰：

世百偽而無一真兮，能變而不能以常。逞巧令而欺言貌兮，固已隱微之昭彰。安能舍我之浩浩兮，與爾為榮煌。雖委化而歸盡兮，尚有待乎朝陽。後百年其猶傳兮，是英英者不亡。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黃山行狀
曾祖遇。

祖維。

父澄宋進士、通功郎、柳州州學教授。

本貫建昌路錄事司黃順翁年七十二歲狀。
公姓黃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於南城縣之南城鄉虞唐里。屬柳州州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子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石署爲保義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焉。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謂公曰。明日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子其任意取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城盜彭某作亂。殺公之伯氏士凱。請於有司與兵討之。迺殲其渠魁。請賞其裔從者。郡守禮公爲肝。江書院山長。更徙其室廬於城中。仍斥大之。取朱文公小學書鈐木以訓學者。遂升儒學教授。嘗客洪州。盜方弔眼作亂。公以策干行中書省。平方論功。會有詔。仕於宋者得因其品級授官。有故人客京師。代陳於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屬邑口暴橫。公以誠感之。口口弟子禮事公。當口口時口口久公居官口年口輯流徙督其民種樹畜養。田里以口口口口種竹之處爲生祠。湖南肅政廉訪使余公恂題曰種竹。又爲之記。既去官。祠堂壞。民輒更新之。其偁口口爲亂。湖廣行省左

丞劉公國傑帥師伐之。公以儒服上謁。叩頭曰。遐陬之氓。莫知王化。遠煩興師。以口口算。今上樂峒下樂峒。實新寧境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從。然後討之。萬戶曹侯某雅知公。曰。此宜苗疇而獸獮之。非可以禮服之也。縣尹毋行。縣尹止。公竟乘輜從一老兵。以孝經千卷分遺其民。又爲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乃今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其偁家自爲木主。署曰生父黃公。劉右丞大喜。俾公爲文。勒石紀功。遂班師。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荆湖宣撫司幹辦公事張公山翁爲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仕郎。龍興路稅務提領。平章政事史公弼出鎮江西。聞公名。禮之於家。受論語。大學。史公之父詣門謝曰。吾兒子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數郡遊士之無依者。公皆館口之。九年。遷徵事郎。撫州路金谿縣丞。十年。大饑。公持所受中國賑質之官。請發粟振之。民賴以生。佐縣尹趙君銓質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調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獄爲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年及移書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宋幾病卒於江州。公天性樂易。無老幼待之以誠。與人言懇懇詳盡。故咸樂親之。生宋濂祐二年七月。母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純夫。養利州判官。敏夫。女三人。長適



臨川危永吉、次適同郡陳曼、次適同郡石某。孫男三人、宏子、能文辭、善撫琴、蚤夭。寬子、以公澤三任爲龍興路新建縣烏山峇巡檢。曾孫男二人、求己、嵩。女一人、延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公南城鄉之南原村。心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題公之墓。公有樸齋集三十卷、藏於家。素公之外孫也。謹□所聞於平昔者、□銘當世之君子、以俟采擇焉。

危素撰 危太模文續集卷七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素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公曾孫求己奉贊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墓、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而遠今未有銘、敢以爲子請。子辭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贊、求己既去、予亦以衰朽納牒而歸。抵家甫二日、俄有召還之命、暨至京師、素復數以爲言、予不得卒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遷祖維、俱不仕。父澄、宋末起進士、卒官迪功郎、柳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爲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輔之以學。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族人萬石爲江西制置使、還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降志已決、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且則子女玉帛皆它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神父某死於南城之盜、請於有司、發兵殲其兇渠、而貸其餘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爲江書院山長、且爲使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塲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尋遷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竊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詔、宋故官得驗其資級、換授。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爲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爲從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長官暴橫自恣、公不與校、而待之以誠、乃更敬服、執礼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寧、公怡集流散、督其民、樹藝、畜牧、簡條、納與教事、民皆安之。僑人作亂、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儒服上謁曰、避陳之恥、未嘗聖化、致勞廟筭、遠與師接。下官書生也、乘爲新寧長吏、上樂下樂、兩峒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諭而不降、討之未晚。萬



戶曹侯某雅與公善。止公母行。公不可。有與從一老兵。携孝經一千卷。直拉峒中。少遺其人。且為講說大義。至庶人章皆涕泣叩頭請罪。曰。蠻俗無知。今乃得出蒙蔽。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亂矣。事平。徭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李士承。官程文憲公。前宣閩。幹官張公。山翁。咸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縣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廩為建生祠。湖南廉訪副使余公。恁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郭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郭公之父詣門以謝。馬九年。遷徵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勅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佺。嚴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仁縣尹。到官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授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道通橋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純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孫男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廕三為縣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即求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已。今為某官。萬方業備。女二人。玄孫男四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恭謹。待人無少長如一。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授素。令謹藏之。母沒。嘗其書。則謂素漸長。盡端儀表。以正之。讀

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孝之本。未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滅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蓋其親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耶。銘曰。

有偉黃公。村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達。聞之以智。匪奏伐功。置之於安。式瞻民庸。志則已遂。祿乃不豐。朝其遠引。浩然長終。寫以丹青。萬葉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

曹主簿傳

洪森祖

曹主簿，字清甫，屯田郎中矩之裔。曾祖然，始居歙南葉村。涇幼穎悟，八歲能通誦五經，不專攻舉子業，研窮經學，尤精諸於朱氏之書，故為文章皆與古有法。寶祐丁巳年二十五歲，江東漕解第二，咸淳戊辰殿試丙科，授迪功郎、昌化縣主簿。曹氏自屯田至涇，正奏凡六人。辛未，丞相馬廷鸞以書幣聘主教席，廷鸞諸子端臨最博學知名，撰文獻通考，其學實出自涇。壬申，奉勅充廣西廊階祠官，禮成，父錫以高年得封承務郎。癸酉，充信州考試官。甲戌，赴昌化簿任，尋轉修職郎。乙亥，權知縣事。不久奉親還里。元至元丁丑，建德路請教儒學。戊寅，江東按察請充紫陽書院山長，招致生徒，創闢學宮。壬午，辭歸養，自是不復出州里。循理篤行，士林宗之。與方回齊名。延祐乙卯卒，年八十二。號弘齋。所著有講義四卷、書文韻儀彙各五卷，餘如服膺錄、讀書記、雜作、管見泣血錄、曹氏家錄甚多。次子仲堃能文，著書，先涇二年卒。有詩文講義二卷、通鑑日纂二十四卷。長孫次炎，曾孫宗屋，皆能承其學。

馬君梧送曹清甫序，休寧曹清甫壯年罹高糾，遠達次，北適往不肩之禍，予心敬焉。於是館於我，再寒暑矣。予輔政中朝，清甫不肯為辭室之吏。予謝病幽谷，清甫不肯為程公之賓。予觀世之塗附者，不無其趨也。俞然為蛇蚺其去也，陰焉為鼠而獨予偏位中書，心門俱水，特無二者之患焉。清甫助我多矣。清甫筆底殊有陽秋，前此衡文秋浦士之新然露頭角者，率歸鑑哉。今茲又招求士，方將治任東州。清甫往來，予無以贈，惟有得進士為將相，以應今世之需，予之願也。倘得斯人，則予之贈言無贖此矣。於西閨秋，書。

新安文獻志卷九五上

校記

①黃山：當作「黃公」。

②三人：下文所述僅二人，當誤。黃潛撰《墓誌銘》作「二人」。

③碩：疑誤。

④某：當作「其」。



藏 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七

張繼祖 程思廉 蔣松魁

鄭松 顏奎

瀏陽州學教授張君繼之墓誌銘

繼之姓張氏諱繼祖字繼之世居發之金華為金華人張氏出軒轅之後軒轅氏五子其一為弓正以其業氏唐有龜齡始居金華後乃去隱東海上龜齡即志和自稱玄真子洵波釣徒者也至今縣多張氏尚皆稱龜齡之裔然代遠宗湮莫可考矣曾大父諱宗義大父諱大熊父諱景耀三世皆隱約田間力田以自封殖而其家浸裕則始於大父繼之早孤大父知為令器特愛異之使從學城中而繼之亦克自奮厲課誦讀晨夜不輟天未曙挾冊映簷光而誦經之夜分燈屢酒猶吾伊未絕養其氣以充其所學充其學以必見於行其志敏如也延祐間郡上其才行得署饒州龍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至則究心學政復其侵田為之圖其廣狹之形稽其畝畝之實刻石學官以防姦制弊會守貳關大府檄繼之攝承郡事時歲荐侵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分賑飢繼之為設方畧使持券左入受粟右出區畫既定眾無壅閼竟事帖帖無譁二年以大父喪棄歸視封定道遠子告滿百日以例免重紀至元三年再至湖

南還將赴調京師未行而卒五年己卯十月廿三日也繼之沉毅質敏言論愜懷要為義必有合於義少讀史至魯仲連傳見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奮然抵几曰士當如是而已其於嗜善疾惡如口之於味無弗得也大德中縣有桀黠吏酷虐於民民皆惶怯莫敢觸其鋒者繼之雖其姦狀訴之部使者詞直理順卒寘吏於法而繼之亦無幾微見於顏面繼之有藴于中者百未一試而遂死矣使其再轉得百里之地以少展其志其所樹立有足觀哉繼之生至元丁未得壽五十三娶唐氏子男三道慶道生道友孫男三墳墳坦孫女一尚幼葬得吉卜于資善里天山之麓將以至正元年十月辛卯窆道生以潛溪宋濂所次狀來泣拜請銘予惜繼之有致用之才而不韋湮鬱弗獲自致於用適為序而銘之以慰繼之於土中而且以塞道生之哀思焉銘曰
玄真自放于叟于漁以游乎玄樂道著書長山之陽有植其間世德綿綿不論以胥繼之強學獲聞於儒耕不違年豈繫舊畬有子而今尚食其腴載德維辭刻在幽墟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 王惠康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薨于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康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處士諱其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推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子春官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宥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陝西行省舉公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陝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沉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是見知

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掖幕府有疑忠武公之徇公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俗初築新城於江北和羅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爲憂使人覘公方安卧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濕所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搖動衆心驚或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疑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爲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爲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強禦及公嗣職漸然有濟美之志彈奸臣阿合馬革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爲機穽卒不能傷出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大同楊刺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聞兩河凶歉民大饑食而官府微理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即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鞠獄鄴中而不果其



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蒙前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飢，民多轉徙于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于河上以扼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為衛輝懷孟害。公親乘舟臨視，振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沒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戶張公集軍民發倉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閱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為患，衛人德之。與元命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桑哥擅權，順指所及，竭蹶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大夫年將九十，勞無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陝西漢中之行，亦極力巧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惓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年，丁內艱，哀毀過禮。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為振舉綱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乃起公。或疑跋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請，蓋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絕域，以贖前過。」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莅事，即戒敕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爾職，毋致人言。自

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遺子弟受業者，公之不鄙，裔夷推誠數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貧，仍遺旱曠，公奏除歲餉，親王馬駝十之九所輸租稅，易遠倉為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公頻告風憲，剛獲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尊卑之差，封謚表忠勸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桑庠序，檢災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飢渴寒暑，平居不事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反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為義。卧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一旦索紙筆作遺書，寄弟姪，翌日飲啖應酬。



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寢。蓋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公如此。僚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和親。靈輅所經。皆盡哀致奠。則公之為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稱。前公卒。今夫人柏德氏。臨滿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其年月日葬公于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揚歷中外。才可吏師。霜凜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擇惠德舊。奚翅已私。事未辟難。去必見思。用夏變夷。忱禮敦詩。惟是頑犢。化而柔慈。萬里來歸。兩鬢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饒而望公廟堂。決疑詢若命也。奈何竟止于斯。有輟于中。未究設施。不能不蛇賢人。嗟咨。有觀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恨。余無愧辭。

（國朝文類）卷六七

故建昌路儒學教授蔣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有三年。余以集賢學士行臺侍御史將旨江南。蒐羅遺逸。得二十四人焉。既復命。朝廷分其半。掌憲諸道。餘悉授任有差。時龍山蔣君松魁。長才與學。為衆所推。余將以君入見。未行而君病。病而卒。余為悼之深也。又十有五年。其猶子宗道叙君行事來乞銘。余為之喟然以嘆曰。銘吾故人而弗忍辭。君世家嚴陵壽昌。曾大父敬之。大父震亨。父焱。母某氏。君早負文聲。學於太學者七年。甲戌授初官典教盱津。以恩轉修職郎。次年又以江西制置黃公萬石之辟。授國史校勘。江西提舉司主管機宜文字。未赴而盱城歸附。天朝君復掌教事。時余季父西渠公守盱。酬酢紛糾。君雍容風議。欣助為多。余時初識君也。凡在盱七年。雖中更多故。教育不廢。有力於庠序為多。至元辛巳。西渠公以郡事再入奏。因薦於朝。衆謂命下矣。而中格。最後余起君於丘園。而君竟弗得生。命也夫。命也夫。君為人磊落恢廣。軒然有古

大夫風。其孝友信義天性然也。晚隔丘墓。不復能歸。每
然嘗之際。執爵望哭。悲不自勝。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
盱之賢士大夫游。杯酒流行。為詩自遣。詩如其人。余時
官中朝。去家久。且遠。聞君徜徉甚適。念不得旦暮膝下。
時與君輩相從。及以使事來歸。意謂將得相與行吟河
洛之間。少酬前志。而事乃爾。人生相知為難。相知矣。患
不相聚。聚或弗能久。此余所為屢嘆也。君字仲方。生於
乙未二月二十日巳時。卒之日。實至元丙戌九月二十
五日。娶葉氏。子男一人。宗德。女一人。適鄭相之孫男四
人。建孫。昌孫。福孫。元孫。女一人。君既歿。妻子追念其志。
將以君歸葬。乃以某年某月某日。權窆于某所。銘曰。
誰之不如。彼豈有餘。此獨嗇也。誰之不容。挈其平生。而
去之迫也。銘以訊之。尚能視此刻也。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六

故鄉貢進士鄭君碣銘

君諱松。字特立。初名復。貢於運司者再。貢於鄉郡者二。
三試禮部不中。嘗以詩文見知郡守。會郡守救荒。有富
戶閉糴。將加之罪。君為救解得免。富戶思之。結為婚姻。
以家事托。富者死。家之寡幼咸聽命焉。一統之初。新民
未諳新政。吏乘時為暴利。寡幼之財悉於君乎求取。肉
既盡。而虎狼吞噬如昨。無厭及我。君竟坐視而貧。君視
財如糞土。不惟求取者灑然與之不吝。雖給使令之人。
資用不會其贏縮。故貪詐咸樂為役。德祐間。大軍逼境。
制置使左次於撫。崇陴沒隍。募人鑿鴻鵠山。復盱水故
道。灌注城下。君應其募。制置司賞以官。且捐沒官田租
八十萬。俾練莊戶為兵。既革命。猶有圖興復者。檄君為
助。君以民兵應之。其卒勇敢。獨能與大軍遇。多所殺獲。
俄而卒戰死者衆。遂潰。君避入溪洞。遇赦乃出。少學詩
於鄉之曾明卿。又學於賴之曾子實。有唐山初稟。晚稟
在中。歲與予為友。聽予說諸經諸子。傾會悅。悻。予所校



四經三禮悉命筆工抄寫。促予著書。予曰。少俟。君即自為之。雖范淳夫之信程叔子。不是過也。間成一二示予。予謂尚宜修改。故其書未出。然好事者亦或傳錄以去。邵子以運經世之篇。紀事始竟。訖五代。君續紀二百七十五年之事。起庚申宋興。終甲午金亡。名曰經世續書。從獎師得藝術。富者一游一夏。並師其學。予進之翰林學士程公。亦待以殊禮。君資識不凡。自知讀書為文。於飲食男女之欲。澹如也。自少不畜婢妾。每日對賓客。食於外。未嘗私有口腹之奉。志極高廣。而一無所成。生長富家。而卒以困阨。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君之父諱鳳翔。以禦寇得仕。官至從事郎。君生三十五日而為叔父後。所後父諱革。亦以招賊功補將仕郎。所後母黃氏。鞠子甚慈。配康氏。有婦德。共君守約而不怨。子男四。世忠。教忠。保忠。俱能數學。元忠早卒。女四。適范。適陳。適謝。適游。二女亦先卒。君生於端平乙未五月。終於大德丁未十一月。葬於十洞所居之後。君嘗囑其子求程公書墓額。

而予為誌銘。君沒之後。予有遠役。未暇作也。今乃叙君平生大槩。碣於墓而繫之以銘。銘曰。

志所可期。才弗與施。力所可為。命弗與時。直駕橫馳。卒坐蹇羈。匪不深知。寧不深知。厥聞永垂。微此銘辭。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吟竹先生墓表

天臨儒學正顏士頴奉大父吟竹翁行實請曰。大父葬三十二年。多難奔走。表於墓而未能。亦惟僻左。未獲攸記。託其在今日乎。余燭其誠。序之曰。翁諱奎。字子俞。吉州永新人。唐魯公十九世孫。父某。迪功郎。監南嶽廟。母某氏。迪功沒。益勵於學。咸淳丙寅。以書魁湖南漕。而不仕。進文山文公。嘗延致幕下。德祐間。文山起兵汀贛。以書來招。為之感泣。而竟不起。築室以居。寓書文山。扁曰觀遠。至元丁丑。故邑殘毀。挈家避地百丈山。鄉鄰多從之。庚辰。參政劉奉命來甯。過刑。故眾懼俱焚。公奮袂曰。人既予依。則其命在予。辭難其可。偕進士胡幼黃。深

衣謁轅門、抗論不撓、劉為改容。豪右誑誤且死、雖素有隙者、皆陰活之。南北既一、徜徉里閭、復泮宮、倡學者、與須溪劉辰翁、中齋鄧光薦輩游、居雲外別墅、自號雲外山人。門有萬竹、日嘯詠其間、學者稱吟竹先生。至大戊申夏五月廿二日疾革、誡子孫曰、吾年七十有四、過人多矣、安能仰樂求活。吾所謂不可以訓、汝曹當孝悌謹飭、私勿傷義、貧勿廢學、喪勿事佛。謹識吾言、吾死無憾矣。言訖而逝。明年己酉十一月朔、葬琴亭雙塘。原配譚氏、先八年卒。三子、長居安、士穎父也、以經行為人師。次資深、逢原、皆業儒。二女、孫男八人、士穎其長。平生尚氣節、家無餘蓄、而性好客、物雖素好、人欲之、即與不吝。歌詩跌宕可傳、酒酣浩歌舞劍、以泄其磊砢之氣。豈齷齪場屋之士所可比哉。宋以文陶冶一世、其亡也、文士不負國家、炳炳若文山輩可數也。然文山有位者也、若子俞者、無位而有志者也。方患難中、奮出活人、豈忘情於世者乎。其不應文山之招、知時之不可為也。然其磊砢

之氣、又有不能自拚者焉。亦叔世之奇士也。銘曰、崑崙魯公、萬古此忠。慶源其深、邀乎雲仍。由枿于楨、靡任不勝。天胡棄材、山巔水隈。余其歸哉、四海一天。乃誦乃絃、以逸耆年。有清維河、有卷匪阿。傷之如何、雙塘之林。鬱鬱其陰、悠悠我心。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七

校記

①公：當作「白」，見四庫本《元文類》。



元儒

傳集 卷二七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八

蔣會龍 揭來成 解夢斗

吳德鴻 蕭申祿 朱伯清

臨淮縣尹蔣君墓銘

濠上蔣君會龍董淮左學校八年士興於學學無闕政
遷令臨淮數月棄官去有子曰培亦儒也以文無害為
行中書掾積勞當享秩將或亦為令夫令果不可為乎
有為之者矣可為乎何為而不為也庶將軍既棄於趙
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蔣君儒先生長者嘗
舉於鄉與儒居蓋久一旦有簿書期會之役宜不勝而
自免也若培則必能為之矣其去也就養餘杭大德乙
巳秋卒因塋餘杭越三年培以壙記來告銘蔣以國氏
期思故蔣也先縣期思遷娶其父秀昇又遷濠梁而生
君君卒時年七十一矣娶於周一子二女再娶于劉培

有三子今年實至大元年墓在錢塘縣某鄉玉岑山官
由將仕郎淮東道儒學副提舉遷從仕郎淮安路臨淮
縣尹銘曰

稷嗣君衣楚製從沛公齊魯間羞稱之其後公孫丞相
初入關友人戒之曰毋曲學以阿世蓋猶微稷嗣君也
觀蔣君不肯為令與不為主簿者何若語有之孟公綽
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信夫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貞文先生揭君之碑

延祐五年春二月癸巳朔越三日乙未皇帝御嘉禧殿
集賢大學士臣顥翰林學士承旨臣和塔拉都呼默色
言集賢大學士臣約臣貫等為臣言故江西儒師揭來
成其道德之化仁義之教被於人也深人思之弗忘而
名號未有所加封樹未有所表無以勸來者謹法清白
守節曰貞道德博聞曰文謚曰貞文先生賜碑墓道臣

等謹昧死以聞。制曰可。其賜諡貞文先生。翰林學士承旨某其為碑文。翰林學士承旨孟頫其書篆。三月戊寅。傳詔至盱。臣某方養病田里。待盡朝夕。不圖聖恩猶慮及臣。臣雖委頓。敢不拜手稽首奉詔。臣謹按。揭受氏有三。以官楚司馬氏之後。以邑漢揭陽侯之後。以名漢陽信侯之後。晉魏吳楚之間皆有之。唐乾寧中有僕射鎮為袁州刺史。居盱水上者為盱江揭氏。居章水上者為豫章揭氏。皆宦族。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世居豫章之豐城。今為富州云。先生孝友篤誠。出於天性。家貧。從諸父三登學。手抄經史百家讀之。年十七。為人師。二十三始為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箕荷山之陰。筍坡之下。授徒自業。暇則率子弟灌蔬種草。講誦畦間。暮則拾薪蘇以繼照。其配日夜蠶績。佐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嘗得遺金直可二萬。求主名還之。年餘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笑。雖妻子未嘗見疾聲厲色。情容雖武。夫暴卒。卒然遇

之。莫不斂容敬禮。其飭身修行。必踐其跡。安時順事。一會于理。卒之日。遠者悲傷痛悼。近者朝夕會哭。如親父兄葬之日。送者咸慟哭盡哀。行道之人至不忍聞。君子曰。先生懷道秉德。博問苦學。不以貧賤易其樂。不以靡薄遷其慮。動靜有恒。俯仰無愧。生而人敬之。死而人哀之。非古所謂特立獨行者歟。嗚呼賢哉。臣竊維處士有謚。其來遠矣。自世祖皇帝有天下。四十餘載。以處士得謚及賜碑者。蓋自先生始。非皇上聖學日熙。文德天覆。岩穴草萊之士。雖有仁智。烏能被休光。承浚澤若此哉。以先生之行謚曰貞文。實應謚法。迺繫而銘之。曾大父諱克己。大父諱光朝。父諱惟明。世忠厚。父以先生後伯氏。惟聰。娶雙井黃氏。生三男。梅十歲能屬文。蚤世。侯斯今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若讀書力養惟謹。一女嫁陳用清。孫男二。湓。滿。女四。長適楊湘。次適陳閔生。以端平乙未六月九日卒。以至大己酉六月二十二日葬。以明年十月十六日。墓在宅西南四



里查山三世祖諱文莊兆之右。文集二十卷。藏于家。銘曰。於惟貞文。茂懿深醇。莫知其源。孰知其津。無迎無將。圓物之常。無喪無得。命物之宅。渾兮淵淵。肅兮融融。以是而始。以是而終。九族漸仁。羣士仰德。天子命之。百世之式。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九

解上舍墓誌銘

解氏族出雁門。錄唐同州刺史琬始以魏州先城著。其孫隱為新州司戶叅軍。家于廬陵縣司水鄉。叅軍六世孫盛始遷于今吉水古東門坊。科第常不絕。十六世而至公。公諱夢斗。字孔賜。曾祖叔達。祖寅。父谷。宋淳祐己酉壬子江西貢士。母王氏。以公入學。恩封孺人。公生宋端平乙未。弱冠。喪貢士君。事母至孝。事兄如父。業進士。有能賦聲。尤以唐宋故家自持。恂恂有士君子之行。景定甲子。貢於鄉。咸淳戊辰入學。庚午。再舉于監。名鄉大

夫皆愛其文而敬其有字。京學賦六月共武之服。有以公賦中者。賦傳相國。賈似道取其賦讀之。至四郊無往以非秋。六月不知其為憂。惡其語有多壘之憂。擲之地。然賦益傳。他賈其餘勇者尤多。癸酉。以母憂歸。居喪有聞。終喪代。還杜門讀書。教于家。必以身教鄉人子如其子。二子謹飭。能世其業。申更常教萬安縣學。辰更奉省檄教永安縣學。公每飭之曰。教然後知困。此汝學時也。又聞科復。又曰。吾家世科數百年。汝曹無慮。見黜於有司。慮于鄉黨朋所黜爾。聞者皆以為訓。諸孫林立。競勸於學。公平居退然。若無所有。非賢者莫能識。不為匡異。而有所不為。終不可奪。寡言笑。不妄交遊。所與厚終無間言。與鄉人處。終身不失。年垂八十。猶不廢教學。及門之徒。見其終始嚴重。稱之莊山先生。以皇慶癸丑十二月丙寅終于家。死之日。鄉族姻友無稱其過者。娶蕭氏。生女三。繼鄧氏。生男二。應辰。應申。女一。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延祐乙卯十月甲午。葬於鑑湖叅軍祖墓之側。先

葬。徵余銘。余惟代有陵谷。則有負乘慮。無不一蹴可致者。惟喬木不可一日為。自唐宋至今七百有餘歲。而譜不絕世。不失於士祀。田不易姓者。惟解氏。非樹德不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德。亦不至此。嗚呼。鄉里孤白。眎公何有。由公眎之。竟何如哉。銘曰。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一〇

故宋太學進士解君墓表

自古以保姓受氏之悠久為難。而况後世子。吉有解。歷唐宋逮於今五六百年為儒族。難已。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後徙吉水之東門坊。以儒發身者代不乏人。解君諱夢斗。字孔陽。一字星端。工舉子詩賦。宋景定甲子貢於鄉。咸淳戊辰入太學。越三年庚午。又以太學薦名試禮部。曾祖叔遠。祖寅。俱不仕。父谷。淳祐己酉。士子兩預江西轉運司貢。母王氏。以子入學恩。封孺人。弱冠喪父。事

母事兄稱孝友。咸淳末喪母。比服滿。大運將革。遂不復至太學。教授於家。父讓所受之田。素與諸弟。父之弟翔龍沒於外。子幼。君為歸其喪。歲饑。用已田易米。賑施隣里。母之黨貧。分食以食之。妻之父死。鬻產以定之。科廢四十年。教子若孫。勿棄舊學。元皇慶癸丑。十有二月丙寅。無疾而終。年七十有九。延祐乙卯。十月甲申。塋於鑑湖之原。初娶蕭。生三女。再娶郭。生二男一女。男應辰。撫州路儒學正。應中。常貳縣教。劉恕。廬喬鄉貢進士。畢用發。建康路儒學教授。胡敬。皆也。孫男八。觀。蒙。聯。中天。應已。已鄉貢第四第五名。孫女三。鄉人劉岳申已誌君之墓。應辰仕撫。復請于文。表君之墓。君之自立若此。子之追孝若此。諸孫之哀哀表表。其揚名顯親可期也。是為表云。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〇



儒藏

吳隱君墓誌銘

余在臨川時有同舍生居金溪者曰吳氏兄弟三人伯諱德鴻字儀可仲諱德溥字時可季諱可孫字聖可皆甚賢其伯氏雖未識而相知深余自去臨川四十餘年夢寐未嘗不與吳氏相接大德五年官武昌季氏沒九年赴召京師仲氏沒今也伯氏喪余復留滯禁林嗚呼筮仕以來家居者僅四五或半歲或一歲無過再歲者使日得與吳氏相追述其能幾何况會不一二而別常八九者乎况相知數十載而猶未識者乎大德五年至今十六載耳而喪其兄弟三人生不能盡其情死不能臨其穴語之塗人猶悲况所厚者乎然仲氏季氏之墓余皆銘之今復請銘其伯氏亦可少慰也夫吳氏家金溪吳塘里且十世矣家故饒財有膽恤之德又多醇儒篤孝友之行故家政之脩咸稱吳氏而五福之備乃在儀可聖可在宋得進士第為新昌尉在國朝為建昌儒學教授最先卒時可僅補宋登仕郎卒差後而儀可明

毛氏詩工文辭又從馮先生孝揚學而試輒不偶然能自樂雖家事壹不關于心其始二弟治之二弟死子治之惟日事讀書談名理飲酒賦詩而已足不至城府者四十年無喜怒憂思無疾痛苛痒年八十一而終豈不得于彼乃得于此耶儀可性至孝至元中庫盜大入渾舍驚避母劉方病末疾君守不去哀懇得免人至今誦之惟儀可於人有君子之目於德備五福之報斯亦難已仕不仕不足計獨與君相知數十歲不一見而死為可悲耳祖諱堯仁父士亨配饒氏先卒子男三祥子茂子宏子女一適李人表祥子及李氏女亦先卒孫男二文孫程孫女五長適劉德集次適余良琇次適余一龍餘幼曾孫女一卒以延祐二年十有一月辛亥葬卜明年九月某里之仙源其塋也銘曰

洪範稱五福而不及貴豈貴可致而福不可備君獨得其所難人猶不能得其所易非天也耶非天也耶

蕭笠山墓誌銘

元貞二年十二月庚子，笠山蕭申祿自翁卒。其月庚申，葬宜春縣東之良陂別駕山陰。孫侯直淳表其墓曰：詩人蕭笠山之墓。廬陵趙勉為文列其墓上。嗚呼！後百千年，不知何人登斯丘而讀斯文者，笠山庶幾不死也。笠山世臨江新喻人，父瑩遷于吉。君復居新喻，徙居袁新喻故袁縣也。袁自鄭谷有詩名，其後王穀以玉樹曲傳。近年與余為詩友者，玉田蕭匯皆宗唐，而君獨好怪澀。帝賓來諸篇，至讀之不可句，而得意處乃不可及。歲晚，余登化成巖詩，和者盈軸。君再和，一時吟人皆立其下。風然以其怪澀也。好君者甚少。君方卓然自信，所作幾千首，名常藁。君衣食之不暇問，惟刻常藁是急。得錢即送刻工家，漆漆惟恐不得後世名以死者。余甚哀之。今年春，余再過孫侯，侯慨然語我：笠山死矣。死前四日，二詩自挽，且寄諸友，語皆曠遠清脫，視平時所作，居然自在。蓋不暇於作為，乃更工耳。娶劉繼李，繼湯子一人，開

孫。孫男女各二。君未死前一日，忽賦霜天江閣，若至無謂者。其葬良陂也。江山景物一與詩語合，亦異矣。君之生也，有文在手曰申，故以申名。竟生丙申，死丙申。先是，兄辛丰文曰辛，亦生辛酉，死辛酉云。銘曰：悲哉乎。笠山君以為常，人以為澀。何寒飢之不遑，而詩是急。良陂之丘，有表獨立。千年之後，孤嗶免泣。知君詩者，尚其來算。

趙文撰 《青山集》卷六



儒藏

富陽朱君墓誌銘

富陽江沂流西行三十里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朱君既歿且葬其孫天麟以父命奉先友鄉貢進士陳君杞所為狀請文為銘按狀君諱伯清字源之世為杭之富陽人曾大父安禮大父璘父起南俱隱德弗耀君少無他嗜好唯勸書至忘寢食群居誦說務以道義相切磋不專取為舉子業也叔父起渭調太平當塗尉勢以謁郡守高侍郎衡孫侍郎前筆慎許可見君丰姿秀整叩以所學甚器重之會科舉事廢君因得四其力於聖賢之遺言所為詩文益就平實平居訓其家以儉而於周人之急無所靳歲所輸二稅恒先期畢繼之者以自後為耻有闕訟輒開諭之使解去里中賴以無事民至有不識吏者溯江故多盜聞君之風相戒無敢犯客舟下上必以君為依歸縣尹李侯質號剛介罕與人接慕君之為人歛門請見詢政事失得君為言酒榷及興造顧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初君所與為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故未脫塲屋不以真欣戚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葉公李同事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察其有志氣以語當塗府君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扣關斥言時事劇市田變諸新法非便得罪授漳州州明從懼莫敢省君獨往與之訣且為具食飲服用之物俾所親送之二十里外其免歸也君逝之江上無一語相勞苦第勉以風節自終至元間右丞用薦者驟居政路士爭附趨恐後君顧漠然若未始有雅故者右丞念君不置數遣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終其身不有仕籍人尤以是高之君卒於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二配

吳氏先若干年卒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居南三里馬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曰文韶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應申已卒孫男四人天驥天驤天鵬天麟曾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有往而弗返莫予過也有發而弗舒莫予竭也茲昔賢之細事世駭以為繁也幽幽其潛昭昭其晰也陵耶谷耶不尚有揭也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校記

①文無害：疑誤。

②字：當作「守」。

③「朋」下疑脫一字。

④得：疑當作「失」。

⑤四：當作「肆」。肆，盡也。



藏書

元儒碑傳集卷二十九

張璽 耶律有尚 程逢午

故文林郎東平路儒學教授張君墓碣銘

君蜀人也。姓張氏。諱鎮。字達善。世居永康之導江。曾祖廣成。贈承事郎。祖諱汝舟。鄉貢進士。父諱瀛。特奏名。迪功郎。江州彭澤縣主簿。母黎氏。蜀有兵難。主簿君從其外舅監丞恭公出蜀。寓浙。君生始四歲。主簿君携以見秀巖李公。西山真公。俱目為奇童。年十六而孤。奉母居海濱。師其先友。業進士詩賦。弱冠。以蜀士流寓試不中。改試春秋義。平舟楊公棟勉之。學義理之學。年二十七。師金華魯齋王先生栢。君有才华。以所讀書十數條演繹其義。質於師。不答。君請曰。某不敏。願先生啟發之。乃出君所論指示之曰。若所論。昔人已嘗如此云云。朱子所不取也。俾讀論孟精義。自此君得聞所未聞。既而平舟楊公罷參政。居台。而台之趙守及臨海趙令並喜講

學。君造請其間。多所資益。游錢塘。出入翰林史館禮寺。習知故實。還台省。母屬天兵南來。家殲焉。君煢然一身。授徒自給。初以浙西按察僉事夾谷公薦。授將仕佐郎。建康路教授。遲遲四年始之官。未及一期而代。再行臺御史中丞徐公薦。授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顏孟家廟歲時以俗禮薦。為制運豆。更定祭儀。昇其家申請。正顏孟配位南向之失。升曾子子思配饗。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氏九儒從祀。及其他便益事宜。非一。秩滿。鄞城士大夫具書幣迎致。以淑其郡人。留四年。學徒自遠而至者日富。教聲洋溢乎中州。有以國子監官薦者。授文林郎。東平路教授。引疾不赴。歸於儀真。依江東宣慰使沙卜珠公以處。君自幼敏悟。氣毅而容肅。未嘗一日廢書。經史傳記。禮樂名數。靡不研究。教人讀近思錄。為四子階梯。四書以朱子章句集註為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啟蒙。本義。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傳。讀史及諸子百家。定其是非。邪



正作文書字亦各有法。講說明暢。援引該贍。粲然皆成文辭。音節抑揚中度。聽者莫不踴服。其所著述有四經歸極。孝經口義。喪服總類。冕弁冠服考。引毅訓蒙。經史八門。關里通載。淮陰課案等書。及文集若干卷。年六十七。以疾終。大德壬寅六月十七日也。葬於揚子縣甘露鄉三城里蜀岡之原。以前配馮氏祔。再娶黎氏。外族宣教君之女。生女二人。長延秀。通詩書大義。嫁門人保定王元次。延頴。許嫁真定李某。至元丁亥。予識君於建康。其後予客東淮。又與君之所交所教者遊。故知君為深至。大辛亥。王元走京師。求文表君墓。嗚乎。講明朱子之學。以授學徒。使人人聞風敬慕。能如君者鮮矣。而不獲于時。又無嗣。僅有女傳業。疇不為君惜。况知君之深者乎。於是叙次其事而繫之以銘。其辭曰。

煌煌陳編。茫茫緒言。彌演彌釋。波滔蔓延。孰得其珠。孰買其匱。維占是坤。莫告非瀆。曰若石師。泯焉夸毗。孰為省之。孰令傾之。猗連善父。蘊茹今古。馳騁靈幻。疊疊音

吐。異耳駭異。金玉師傳。爰著斯嘉。耀於荒阡。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三

皇元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河南行省

右丞相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 有序

世祖皇帝既踐天位。惇尚文化。爰命相臣許文正公衡。典教成均。以育賢才。以興治平。規模宏遠矣。一時及門之士。嗣其師傳。久而彌尊。海內共推之者。惟公一人而已。公諱有尚。字伯強。姓耶律氏。遼東丹王托雲十世孫。金正議大夫。尚書右丞。文獻公履之曾孫。中京副留守。贈龍虎衛上將軍。工部尚書。善才之孫。皇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莊慎公鈞之子也。五季之初。遼人奮興。東北奄有燕雲。號令征伐。赫然與中國爭衡。東丹王以太祖元子讓位不居。來歸於唐。賜姓名曰李贊華。子孫世事華學。衣冠日盛。文獻公深通天文。歷仕世宗。章宗。功載史氏記。金將亡。尚書死義於汴。莊慎公留居河朔。東平嚴侯重其世望。請徙家焉。中統初。制授東平工匠

長官佩金符、以高年終。公生有奇質、頎然以長、毅然不苟戲笑。憲宗皇帝臨御、廉文正王希憲奉世祖潛藩命、宣德闕中、奏徵許文正公為京兆提學、以淑多士。公逾弱冠、艱關數十里、歲往從之遊。文正公見其學苦而志篤、深器異之。世祖立極、召文正公入朝、公還東平。會姚文憲公樞來為宣撫使、辟公從事幕府、公以不能政事辭。姚公曰、今正欲汝習政事也。未幾、姚公赴召、公亦退休於里、日益力學。當是時、齊魯之士踵金辭賦餘習、以飾章繪句相高。公厭薄之、專明經訓人。或以為迂、公弗渝也。至元八年、文正公由中書左丞屢請謝政、世祖勉從所請、擢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專以成均之教責成焉。凡勲臣貴戚之子弟及海內名士咸從受業。乃請於朝、驛召弟子在四方者十一人為伴讀、公居其一。既至、日與諸生共相講學。蓋文正公之為教也、先之小學、以端其本、次之羣經、以達諸用、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遊息、以養其中。故雖勲伐世胄、

變化氣質、周旋動靜、皆有可觀。而公匡救輔翼之功、益不細矣。十年、文正公南歸、諸生祖餞於國都門外。文正悉語之曰、他日能令師道尊嚴、惟耶律某能之。汝等當以事我之禮事之可也。久之、起公為國子助教、而諸生多昔時同門者、皆帖然敬服。蓋公以文正之為教者、教諸生、諸生亦以事文正者事公。人兩賢之。十五年、擢監察御史。公以從父錡居相位、辭不拜。明年、遷祕書丞。二十年、以承直郎知荊州事。荊遇饑、向鷹師春秋縱獵、橫有需求、公獨不與。州無賦田、歲徵於民間、公獨不取。民深德之。金大定時、文獻公以疾出典是州、建無恙亭。歲久亭壞、公修完之。裕皇在東宮、遴選僚屬、召公為詹事院長史。初、裕皇設學於春坊、命贊善王公恂養教官府侍衛之子孫。王公卒、徵處士劉公因教之。劉公歸、至是命公教之。尋授奉訓大夫、國子司業。一蒙古坐不請命、遽出、聞公欲深責之、祈中貴求免。公曰、教法不可廢也。竟模之。裕皇時時召見、聽諸生講誦古今、屢賜公帛、慰



勞良厚。二十四年初置國子監學。設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員。始給印章。分官署以典教。詔春坊學徒從公赴監。命太常卿周公砥為祭酒。公仍司業。明年公拜祭酒。進階奉議。二十六年以莊慎公年老辭職歸養。成廟正位。敦請還監。元貞二年加朝列。大德元年遷集賢學士。加中議。仍兼祭酒。迎莊慎公就養京師。五年加大中學士。祭酒如故。公在官凡三進階。朝廷一時尊敬。師儒之禮益隆。成廟初年。銳意求治。嘗議遣使問民疾苦。糾治官吏貪邪。而宰臣俞墨者或欲因而肆赦。公倡言曰。今方遣使。復行赦宥。即與皇上作新政務。除治姦弊之意不同。故不可肆赦。衆是公言而止。時國家所頒詔令。科條皆忠厚惻怛。尊尊為民。故海宇清謐。年穀豐穰。而諸老冠蓋雍容。嘉時令節。擇名園勝地。觴咏宴娛。穆然太平人物之盛。然每公在列。諸老則以禮自持。號公為畏友。馬七年遷太常卿。進嘉議。八年莊慎公捐館。公獲柩還東平。喪葬合禮。閭里範之。明年復授集賢學士。驛使召

以憂辭。又明年拜昭文館學士。遷正議。兼國子祭酒。中書遣使即其家徵起。時順德忠獻王為相。令使者道朝廷佇望之意。勿以老且病辭。迺行。武宗即位。大臣奏請許文正公典教胄子。即律某繼之。自助教致位祭酒。臣輔造就功多久。烈王品宜優爵秩。上曰。是儒學舊臣也。進拜公昭文館大學士。仍兼祭酒。至大元年進階中奉。俄以辭疾。踰年始允。詔賜楮泉五千緡。使者獲送歸鄉里。延祐六年仁宗清燕。語及先朝故老。遣近臣賜公酒醴。播紳榮之初。公受學於許文正公。於文正言行默而識之。其後考次年譜。筆之於書。凡日用纖悉。取以為師法焉。而文正德業學術之微。因以表見於世。公嘗曰。文正著述惟小學大義。孟子標題。讀易私言。而中庸四箴等說。乃門人所記。他則不足徵也。莊慎公嘗同昆季作傳家誓訓。以教子孫。大概以為自東丹王以來。生長中國。素習華風。父子夫婦。綱常嚴正。累世弗變。不當效近世習俗。淆亂彝倫。公佩服遺訓。惟謹。治家嚴肅。以身先

之諸子卓然有立。其教人也。師道尊崇。凜乎若不可犯。出言簡而有法。廟堂論議。咸均講授。人皆聳聽。恐不得卒聞。公教國子幾三十年。始終如一。學規賴以不墜。作成後。進居多。故叅知政事蔡公文淵。始由諸生擢為學官。公加敬禮。引為同列。士咸多其識量。公於祭酒。以集賢學士。昭文館學士兼者。皆再將授者一。及公辭歸。朝廷嚴於擇人。曠官者數年。古所謂才難者。不其然乎。公既歸老。屏居別墅。未嘗一入城府。自號汶南野老。表所居曰寓齋。終日端坐。略無情容。晚不能視。令弟子誦讀經史。心領神會。怡然忘倦。門生朝貴。四方之士造謁無虛日。聽其言論。或不忍去。既薨。監察御史王奇請即公鄉建書院祠宇。垂範後學。廷議是之。公妣謝氏。金進士慶陽總管通祖之女。繼妣李氏。俱封漆水郡夫人。元配楊氏。五十四歲宣差坤珍之女。早卒。追封漆水郡夫人。繼配伯特氏。濟充軍^①三州都達魯噶齊僧格之女。有賢行。封漆水郡夫人。壽九十卒。子男五人。長奉訓大夫。鄧

州知州。兼管諸軍。鄂囉勸農事。楷。次太常禮儀院奉禮部^②樸。次朝散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權。皆伯特夫人出也。次陝西行中書省宣使括。次將仕佐郎。廣源庫知事檢。庶也。女一人。適奉訓大夫。川州知州李孝恭。封宛平縣君。孫男五人。自新。自得。自明。自成。自本。女三人。皆幼。公享年八十有五。以延祐七年冬十二月某甲子告薨於家。制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諡文正。以至治元年春三月丙申。葬須城縣登賢鄉執政里之原。銘曰。維遼有國於燕之北。金氏承之。皇武斯克。於皇建極。九有同文。革其故俗。治化維新。凡代大家。肖孫賢子。德澤涵濡。克振克起。公生明時。頎然長身。嚴威儼然。寡笑與言。覃懷許公。卓爾先覺。有德有言。尊明聖學。公從之游。丕衍其傳。持手範模。仰鑽高堅。彬彬貴游。昔也同志。今馬師之有教無貳。佩規帶矩。誦詩讀書。禮法循循。衣冠舒舒。時方治平。賢才輩出。羽儀周行。楨幹王室。推公之

幼克紹其師。考行定謚。士無異詞。伊昔燕雲。將相綦布。隆名極位。朝起暮僕。惟公之家。世德孔揚。歷年四百。率由舊章。孰綱孰維。家有誓訓。後克將之。永有令問。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七

故海鹽州教授程君達墓誌銘

鄧文原

大德七年。新安程君信叔卒。後六年而葬。其子願學留京師。以狀來請曰。先人力學勵行。生不獲展用於時。歿而無紀述以貽不朽。非所以承先志且重不孝罪。惟先生哀而賜之銘。按程氏世居廣平。東晉時有諱元諱者。為鎮東軍謀。湘州刺史。出守新安。因家焉。至十三世孫靈洗。仕梁有功。沒謚忠壯公。廟食其土。又十三世孫雲。仕唐為檢校御史中丞。居休寧之汭口。於君為十二世祖。君之父諱自得。隱德不耀。母俞氏。生子五人。君於次居中。幼穎悟。喜讀書。長習舉子業。探索理奧。雖楚浮靡。魁儒碩彥。多折輩行與交。崇寧祐咸淳中。兩舉進士不

第。識者為誚有司。而君泊然不以得失為愠喜。務學益精深。至元丙子。文軌混一。杜門以詩書教子。不復有祿仕意。元貞丙申。郡侯以君薦之行省。遂版授紫陽書院山長。紫陽朱先生之鄉。君生猶及接識諸老。習聞緒論。朝訂暮考。傳其指歸。既至。則為諸生紬繹中庸。輯為講義三卷。凡十八閏月而成書。郡以其文可傳。命書院鈐梓。其說本之朱先生。而言外不傳之妙。則心得之也。秩滿。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赴。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君諱達。字信叔。其字。娶俞氏。再娶吳氏。男二人。長即願學。次幼學也。女三人。始予客錢塘。李君公略以照磨居省幕。信叔館公略所。予時時過公略。則見信叔手書不輟。與之論議。古今上下。纓纓可聽。予嘗曰。今之任師道者。得如信叔。其庶幾乎。公略亦每為予稱其賢。今君與公略相繼死。而予志其墓。悲夫。願學痛其父連蹇以卒。常思奮迅以亢宗。信叔為不亡矣。墓在休寧縣和睦鄉上山林祖墓之傍。葬以大德戊申正月七日。銘曰。



儒藏

嗚呼信叔。士孽孽以徇名。子不競也。武矯矯以立異。子常厥性也。窮丹鉛以皓首。傷哉命也。銘貞石以詔方來。尚子孫之慶也。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校記

①軍：當作「軍」。

②奉禮部：當作「奉禮郎」。

③僕：當作「仆」。仆，倒也，與「起」相對。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

閻復 尚文 雷復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授平章政事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閻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應期握圖肇函諸夏文經武緯各當厥職粵惟東平地接鄒魯時則有嚴忠武公披荆蒔蕪扶植儒學作成達掖卒能敷文帝庭風動八表郛之得人號稱至盛而閻徐李孟世名以四傑焉自至元至于大德更進迭用誥令典冊則皆閻公所獨擅公諱復字子靜幼入東平府學蜚聲炳著操筆綴詞賦音節和暢融液事理率占為舉首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太常徐公道隆年長有聞譽不敢以後進待公在翰林最久贊書積几高下輕重擬議精切傳誦以為楷則其待僚寀擇敏秀者自近不滿意者不復強以文墨任滿不調雖請託亦不得以叙遷故事表牋自待制而下分撰公

命各為一通輯其精良融為一家而別擬以示其屬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為應奉文字進修撰十六年陞翰林直學士十九年侍講明年兼集賢侍講學士于時兩院皆領會同館錄是自應奉至侍講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元年復除翰林學士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修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兼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世祖陟方召公草詔于上都成宗繼崩復召公上都武宗即位首上疏曰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朝論建之賜金錦白金以彰其直顧公老矣願致事以歸迺進階榮祿大夫遷授平章政事給半俸以佚其老且命塔李嗣宗特授承直郎同知高唐州以侍養仁宗在東宮時知公歸特遣使賜幣命公卿設祖帳于都門外桷嘗以院屬侍公入議事堂鵲峙山立中外各改容以奉語簡意足不屑屑持辯爭丞相而下皆傾動一日草詔書其語意難以入國語



元儒碑傳集

卷三〇

三五三

大臣疑之。有集賢學士亦出微語。公召掾史具紙筆。請學士改撰。學士大愧却立。會食畢。公改為之。而前詔一字不復用。一坐大驚。公以文墨自任。不肯為緊要官。罷尚書省時。世祖召入便殿。諭以卿為執政官。何如。公謝不能。世祖曰。知讓誠美事。宜勿強。成宗擇相。召公密問曰。左丞相缺。孰可任。以江浙行省左丞相某對。益稱上意。其陳于上者大較若是。定孔子主祀。賜孔林洒掃及祀田。皆所建明。興國學。論廟樂。所助為多。而其在憲府。以敦本崇化為先務。當大德星變。疏十九事。皆切中弊壞。成宗賜楮錢萬以優寵。公受知成宗為深。嘗問其所師承。金玉幣器。錫賚有加。仁宗初政。首命召公。以疾辭。皇慶元年三月某日。年七十有七薨。其年五月。葬于先塋之側。公將薨時。夢游祠宮。有道士迎問公年。口占一詩以答。覺而言曰。吾殆云逝矣。世方倚公為重。而公不復少留。可慨也矣。其所為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將傳于世。稱錄泰定元年得告歸里。越明年。公之壻

奉直大夫南臺監察御史李嗣宗以書來海濱。告曰。子職在太史。出處大致。子侍承知為詳。隨碑未立。願登其事于石。以貽永遠。捐貲措莫辭。謹按。閻氏平陽人。今居高唐州。曾大父行。贈嘉議大夫。大司農卿。永安郡公。諡懿德。妣趙氏。永安郡夫人。祖和叔。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善大夫。永安郡公。諡昭獻。妣武氏。封永安郡夫人。考忠。故高唐主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永國公。諡惠穆。妣牛氏。劉氏。追封永國夫人。娶尹氏。趙氏。李氏。男一。嗣慶。以蔭授奉訓大夫。廣平路威州知州。未任。以疾卒。女一。孫男二。翁安。翁壽。女適即御史君也。公既下世。婦弟淮東宣慰使李處恭時為吏部侍郎。慨然曰。吾寧使閻公終無以易名。遂請于朝。得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諡文康。其姊亦封永國夫人。而公三世亦以令典得追贈並榮。猗歟休哉。銘曰。泰伯之魯。食采於閻。因邑為氏。慶源涓涓。太原之閻。顯武後唐。戰多著名。分茅為王。有孫曰象。決科就文。撫綏

降邦拯其溺焚。迨迨裔孫。實家平陽。試邑死事。和川歸藏。是生惠穆。占籍名郡。推誠急旋。樂善不靳。教子有行。俾離其鄉。業精行成。何求不償。顯允文康。以文偉著。執其牛耳。莫或敢侮。斟酌泰和。密勿元氣。英露膏雲。萬物履。鎮于詞垣。幾四十年。矜彼不能。擢才進賢。維我世祖。養茲國珍。薦更三宗。猶昔舊臣。公歸白雲。多士盡悼。凡今日能。亦公所造。何以遠貽。有豐其碑。實茂聲弘。播于銘詩。

袁槐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七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李木魯撰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觀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琬賜之酒。故事。酒答臣下。殘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一月。使召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丐去。陛辭。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勅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朕即行之。勅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



儒藏

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揖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廼起三月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目公曰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觀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教太子賜尚醞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計開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一時大臣體上意銳采擇中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檣薦公忠宣奇之

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觀冊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勅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召公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拱帝德無爲天下歸之其象類此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下七年勅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太保以公見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義倉革浮薄禁游惰多自公盡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按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堯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莫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識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族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治十九年冬召拜戶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筍一竹率以私論至



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教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年冬。改戶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劾臣。答即歸。阿散等謂海內財穀。省院臺內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竊。請大蒐扶。上允。勅衆勿沮。利黨嘯結。兇壬僭使旁午。省臣御史掾吏民庶。罹奔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史封章言。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

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秘之以杜讒隙。此曹覲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勅大宗正薛尺珩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勲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松章出禍。可言邪。今先計奪謀。使禁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慎潔。動必驚害。

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紛擾。上徐霽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爛爲沮。俄而告賊。略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寬。或奴。時漢人臺臣皆闕。公位蕃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獄大懲。銷大累。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汎溢。不舊。二十四年。置尚書省。柄臣顓政。急賦。譏戮大臣。衆股慄。使者四出。峻繩督務。贏官緡。徵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張畧。獲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故。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貸簪珥作新尺。符其妄。延巳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不絕。事皆類此。公至。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賦山之東。署置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或正之。尚書省罷政。歸中書。二十有八年夏四月。遷吏部侍郎。考覈尚書省臣。鈐綜所不當。最薄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

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帶民疚。公曰。此憎忌者聞之耳。凡政刑大務。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議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召爲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瘼。請依古律令。采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恃。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泊大都護性詰之。左驗明者平章者挾貴驚岸不臣。公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勅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有。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愬。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之有罪亦輕不重。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嚴廊再衆列奏。公廷爭割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

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鋟。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建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勅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跡。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遷。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速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瀆。擇所安。嬰患戶齒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



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
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
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
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
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閫外掠奪而內貪虐
憲糾小有違言吠噬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
公以溫言順附而嚴礪之彼延威服其下稔惡會
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賊以慰憚
弱遂大慙謝遂所親昵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
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
蒞政以吏選清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
主典隨事立法負數百決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
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快私憤公曰此軍
政也非制勅不敢行驅使額稟得報蒙古平章偕
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殪生枯
濯頹疏壅省務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
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
善大夫中書左丞時宋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惟
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度政務浙西水
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乏縮

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過責煎并仁客佃民能
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饑
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卹齊魯攷攘亦息
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利病得失黜貪暴
安善良江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一南方學浮圖
氏號白雲宗者髮而妻子田宅誅愚民託祝釐道
徭賦倖習甘賄奏爲撻攝錫印章郡縣首豪名署
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散黨與同民賦
役時順德忠獻王荅刺罕與君同心輔政選庶官
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實貨約濫支節溢費量
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賊律除虐禁明婚制阜
民生綱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
修潔年十六七志學想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
子百家談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
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世廟方大有爲
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期翔上下畫佐
開先寔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宰
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
明眷注益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
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漑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饒嚴饒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之於戲世皇長駕闊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賓世豈易言哉公要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薨完州某鄉某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昧陋謏銘曰

聖元統天大定于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象渾同天產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恒山巍數大茂挺生尚公神峯綜秀始遇世皇邁績華勲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蕤稷禹朱轡五馬衛源之游里詠塗歌神明父母執驚皇靈叱咤震搖用輔執法正色立朝執斷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執縱陸梁摧我解馬用立憲紀鋒稜益大執徇貪蠹提我鴻鈞用握政柄化育載新年鄰七表勇於告老天

制臣義豈曰太早昔也朝朝淵淵炳炳軒后之鑑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齒頰餘論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悟善數數之侯卿侯公百歲完素其誰擬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大行鼎鼎輝易云云刻此銘詩相配無垠

（國朝文類）卷六八

雷君伯靜甫墓誌銘

昔者嘗徵先師魯齋至關輔、關輔學者則而化之、始踐修人倫日用之實、不變于流俗之駭議、斷斷乎以復古百負能久于其道、不數人而伯靜甫其一也。然伯靜不及事先師、事今昭文大學士潛齋楊公、最稱善學。而潛齋亦先師視之若友者也。先師晚聞伯靜名、嘗書示進學之要。嗚呼、觀兩公之知與、亦可概見其爲人矣。伯靜諱復、始字國明、由避家諱、改今字。生以歲丁酉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幼稚、舉動如成人。父知事君已有譽曰：「是大吾家兒也。」長知讀書、不輟朝夕寒暑。君戒其耽苦爲疾、雖暫休之、而勤益力。不得則思、有聞斯行。經史諸子、積貫淹洽。講磨朋友、長善救失、敬以下之。雖不已若、不敢自有餘。與人汎接周愛、不爲町畦。惟嚴于擇友。事君承顏悅心、曲極孝敬。一不甘味、或終日自咎廢食。喪母情文不便今俗之簡失易行、一以禮經爲師、哀毀摧杖始能興。日至君側、則變色爲舒、以安其盡傷心也。友五弟豫、世忠、恒、益、觀、甚篤。然教誘之際、凜乎若嚴師莅側。晨省、各授事出、出還、必究先輩誰見、何得何問。遲歸

則候之門。疾則親護視。姊姒暨聚一堂、不得還私室、均勞同食。故久益睦、無間言。閨門之中、蔚然有法。不幸以至元丙子夏五月八日卒。且卒、謂弟若子曰：「吾願棄大人使哭子耶。吾目不瞑下土也。汝盡孝終養之。其友徵士蕭軒哭之曰：嗚呼。若伯靜者、以夷曠淵默之資、醇正精微之學、篤信允蹈之力、道被其身、教行其庭、使出而遇、必爲知務識治之臣。振德蜚聲、以利澤一世、若不難爲也。而其成其施已此、竟不淑耶。越讀之、旣悲伯靜之不年、大徵士之善言德行、且知言也。按雷氏同之邵陽人、後徙河中府之河東縣陶邑鄉者八世。曾祖希齊、不仕。祖震通、太傅漢府經歷。父守義、太傅漢府知事。由妣夫人趙卒、不反葬陶邑。特塋安西之咸寧白鹿鄉平里。故從葬平里塋左。妻侯、無子。後以弟豫子適。今亦卒。銘曰：

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然非先覺之賢、卓識之士、唱而鳴之、學者安遽能知爲帝降之衷、民秉之彝、而踐行乎人倫日用之間哉。古之人聞而知之、于百世下猶若得其心傳。矧伯靜甫與先師魯齋、其師潛齋生並世、



或親承面命而得其緒論者乎。斯文脩塗發軔未半而車亡其軸。噫。此古之人重發不幸類之之歎也。然君平日東弟君子師之至矣。彼不哀君之未究其躬而忍輟心夙聞家學于其身。反是思之。伯靜又奚以憾焉也。白鹿之原。平里之阡。左蔽蓬鵲之萋綿。而高可隱者。下惟其埏。噫乎哉。斯賢。噫乎哉。斯賢。

姚鼐撰（牧庵集）卷二九

校記

①者：當作「著」，見《元史》卷一百七十《尚文傳》。

②之：當作「即」，從下句，見右引書。

③疏：當作「蹟」，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九。

④愬：當作「溯」，見右引書。

⑤「摧」下疑脫一字。

⑥邕：當作「邑」，見上文及四庫本《牧庵集》。

⑦「身」下當脫「乎」字，見四庫本《牧庵集》。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一

程復心 聶濟 吳德溥 呂或

程教授復心傳

汪幼鳳

程教授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號林隱性敏悟敦厚自幼嗜書師朱文公從孫洪範而友雲峯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註會黃氏輔氏眾說而折衷之分章為圖間附己意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漁洛諸儒未盡之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丑行省進于朝翰林史院考訂其書率皆稱贊學士趙孟頫請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於江南諸路教授中擢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王約元明善鄧文原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俱有製作盛稱之至

元六年庚辰十二月十八日卒壽八十四學者稱林隱

先生

江浙行省中書省程復心四書章圖為文皇帝聖旨諭

據杭州路儒學中書省宿儒人趙與虎等狀呈切見徽州路婺源州儒學人程復心生同朱子之鄉早佩先儒之訓嘗取大學中庸章句及論語孟子集註分章析義各布為圖又於纂疏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損詳略著纂釋二十餘卷發明修齊治平要旨彪分臚列繁然可觀誠有補於後學以此著書之功良可嘉尚呈乞照詳得此又准松江府知事郎從仕陳呈切見徽州路老儒程復心年將六表學貫四書樂道安貧久擅老成之譽修身踐行端為茂異之才本儒生居朱文公故里曾將文公四書分章為圖開析言意本末終始精粗畢備纂釋可觀又取纂疏語錄等書參訂異同增損詳略編註纂釋二十餘卷凡用工二三十年始成金書其間如大學言心而不言性中庸言性而不言心論語言仁孟子子言義等語皆發明漁洛諸儒未盡之蘊誠有功於後學前建德路總管方虛谷及前浙東海右道憲訪劉使誠魯山先生俱有有序跋深加贊賞本儒苦心著書才德俱美不求仕進若不舉明豈不有負朝廷崇儒重道之意如蒙准保備申上司依例優加推用庶免遺材此考校得程復心所著四書發明與開悟學者用意精微誠有可嘉今將程復心所著文字繳連前去中乞照驗事得此本省今將程復心所著文字隨咨前去咨詣照詳施行

《新安文獻志》卷七



聶方峯先生墓誌銘

大德四年庚子正月二十有七日方峯聶先生卒于家。計聞羣弟子奔赴斂。某以病不克馳涕而先之含槨。其猶子壽老報先生病次第所為狀。且曰。有治命。命子銘。既數日。又書來。道其孤留畊述先生之命。自臘月永新病。則慨然平生志行無能知者。他日銘必屬子。敢奉以請。不待狀。某執書三泣。小子何足以銘吾先生哉。雖然。有先賢之前比在。況先生實命我。其敢固辭。蓋吉文二。聶先生四十年為章甫達掖之宗。大聶先生諱淳。字吉父。學者稱心遠先生。先生諱濟。字明甫。初名天聲。則字鳴甫。學者稱方峯先生。二先生自為師友。各自有論著。門並列生徒。心遠先生紆餘沈潛。所著刻厲精詣。經史目銖分兩校。先生于其間發以英氣。汪洋貫穿。深探四書而折衷于本心經意。每講辭竭理盡。不為彼此異同。要于當而止。不為沿襲。亦不持為名高。及門之徒。先事先生而後見于心遠者。繇博而約。事心遠而見于先生。

者。又精微廣大兼之。金春而玉應。規春而矩秋。交相應而充然各有得。嗚呼。斯一時之盛也。心遠先生僅再貢江西漕。先生又不達。謂科目可必得人耶。而二先生之窮特若此。先生先世善醫。陰德盛。仲兄文甫俊甚。先生少精悟。先府君欲俾世其業。文甫蚤死。始從心遠。俱以儒顯。先生嘗為言。乙丑。心遠試禮部。正旦先府君夢有告者云。君平生不妄取。多隱施。今一旦且相償。先府君呼先生疑伯氏為他人捷。已果然是。二先生之興也有培之者久矣。先生屢考入貢。輒為庸有司所敗。得其遺餘者無不貢。嘗一舉四五士皆同案。迺獨見遺。皆媿歎。教人傾竭警悟。欲剖心與之。不妄許賞。未明起讀經傳。味出辭外。情文油然生于人心。先君子須溪先生嘗留虎溪齋中。聞讀中庸。大學或問。喟然曰。何其聲之動人至此也。聞者其有不發越者乎。每見時流程文稱當時者。諸生羨慕喜之。則歎曰。是潢潦也。已而邁衰各枯澁。如先生言。心遠為尊經錄。讀書日有程。自天時人事經。



子史集、解說詩詞、所覽有評、有論、小楷精密、充隱先生於易、于書、於論語、皆有集說、為明辨錄、天文、度數、律歷、疆理、臚分條列、字如蟻窠、蒐諸家短長、紛綸跋涉、必折衷於一是而後已。嗚呼。二先生之學、之文、之教、未如視昔人何如、而今人者、蜺之矣。顧隱約淪屈至此、彼釀虛聲、實舊貫、婆娑以有榮名、此識者所為不能不嗟恨于科日也。先生材足以達其志、彊足以行其義、遇糾錯徐理、不亂。即遽起、放距身獨當之、惟所植立、無瑕故不跲。緩急然諾必不負、必有以報、危難不憚、已有名士辱于彊宗、暗不理。先生植義白之府、不問其人、既已怨、兵後姦猾胥動、心遠幾落構陷。先生出之網羅、遂使當路知所尊禮。先後任教諭、吉水、廬陵、錄正、郡學校藝、彬彬才俊具起。其餘事猶扶檠、端鋤、姦穴、一不留後患。晚受行省命、為永新學正、閱十月病。使先生蚤達、必能為人物辨可否、為世事事是非、必能使可行者行、當為者無不為。顧閭塞宛轉、折旋蟻封、猶使媮者賊而不肖者嘖者其

後也。則先生之志不愈可悲耶。心遠先君子同事前崇政殿說書、歐陽先生、吳齋公、先生錄心遠遊歐門、尤以詳密見喜。張迂叟居中、每得試藝聲數、謂有本者如是。溪園周國史論議高世、獨心敬二先生。館耐軒府公所。歲晚如一日。鄉校朔望講、必得先生重。其進趨趨、翼音吐激越、北方士大夫屬目竦聽。先一年、郡侯聽講、驟嘆曰。吾每坐堂上欲睡、今始眼明。生嘉熙丁酉某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先生事二親最孝、能盡其謹心。季初裕中貧、推讓曲承母意。其死、周恤之備、恩勤。心病幾十年、左右扶持。暮年、尋家學、少技脈、能豫決死生。病即知不可為。卒之日、猶潔衣冠、對客自言所以卻樂者。先生已矣。此道亦絕。娶鄒氏、子男某某、女幾、婿某某。孫男女幾。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某年十五得事先生、一見而奇之。獨患其太過。心遠先生復賞待之甚。于今三十年、蚤陷世患、恍兮舊聞之日落、每見每媿。心遠先君三年卒、今又哭先生、馬負二先生之知矣。先生既命之銘。

獨叙其受教以來所知彷彿以存先生之微言隱志而心遠先生之大略亦存焉。嗚呼。未之談矣。後來者或因是以概見其人。悲夫。銘曰。

世剝悍以為經兮。孰委海而源河。襲蘭鎖謂之文兮。孰流根而散柯。俛信屈而巧行兮。孰奮激而磊砢。彼揚揚收其聲兮。此寂寂其奈何。吁。嗟先生存者之長兮。固何必譽者之多。耿文江其餘光兮。鬱東山其不磨。

劉將孫撰 〔養吾齋集〕卷三〇

故登仕郎吳君墓誌銘

蘭林吳公之封。其友廣平程某識而銘之。二年。友竹君亦歿。孤屋子以狀來京師曰。昔者先人讀李父之銘而悲曰。知我者鮑叔。小子識之。今言猶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請。嗟夫。二惠弱一猶惻。而并亡之。因思少之時。與君兄弟游。顧歲月若與我無與。年大以來。漸如夢覺。今則已若隔生。信矣。三十年為一世也。君家撫州金溪。吳塘。蓋數百年矣。深道居士濬與汪公藻。熊公彥詩輩。

交。其孫景立。饒州助教。曾孫堯仁。玄孫士亨。是為秋山翁。君為翁仲子。名德溥。字時可。季蘭林也。出為宗人後。偕君學於臨汝精舍。師徽菴程先生而友。三人相得甚懽。未始一日不羣居並坐。既則僕有四方之事。自是契闊矣。君又晚得末疾。竟弗繼見。以歿。君姿敏甚。於文如騰雲建水。聲談獵獵然。部使者郡守二千石而下咸期之深。季蚤策名。期君者益衆。君偃然不為意。或以登仕告身強之出。而已晚矣。天兵南下。林無安棲。君外調內娛。仰事俯育如他日。翁老而彌剛。母劉病日進。君給百役以奉公上。率百指以寧晨昏。不使疾聲暴色。小得至膝下。又推其餘能以貳閭里。或勸之仕。輒惻然曰。吾不忍頃刻離也。縣是二親適還壽終。墓十里外。朔望必一往拜不廢。以至終身。友愛天至。季出仕久。則躬往視之。為留久之。篤於交游。無所顧悵。或聞風躋門。皆將迎勞徠。不使觖望去。嘗造官舟潯陽。役人困踣十七八。君亦良憊。然見必拯而活之。後十年。猶有拜而謝於道周者。

娶於余。六子曰：廔、辰、應、良、復、來。三壻曰：余天麒、鄧慶老、余天一、孫十二人。男斗、孫妻孫、翼、孫宜、孫女八人。曾孫男女各一。君事親孝，治家勤，持身恪，與物仁，義方之訓，亶亶餘澤，蓋未慙也。生於丁酉九月，卒於乙巳八月。卜以大德十一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梧岡之原。嗚呼！蚤暮相親，朋友之務也，而契闊若此乎？昔歲志蘭，今茲銘竹，山陽鄰笛，盡焉此心。銘曰：

天之生材，厥惟艱哉。來者不可待，往者又烏能來。維此良朋，既窅然而深歸，吾誰與偕。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八

元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陝西行省參政知事呂文

穆公神道碑銘 奉勅撰

至正六年秋七月癸卯，御史臺臣傅勅，若曰：故翰林侍讀學士呂端善，道明經濟，仁宗皇帝召入禁林，由五品官超拜二品，及薨，褒封賜諡，墓隧之碑，猶未有刻。其命集賢侍講學士撫天爵製銘，河南行省叅知政事王守

誠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聞命惶懼，謹按呂氏家世洛陽，其新鄭累世仕宋，為名輔相。公七世祖公緒與中國正獻公為從兄弟。六世希衍失其官封，希衍生衡，金初涉河，家武陵，衡生三子：全、全、全。全生五子：唐、慶、庭、膺、欽。祐中舉族徙汴，膺語伯仲曰：今兵戈方興，宜各逃難，庶幾宗祀幸有存者。乃罕其子偉入宋，偉改名文蔚，以經義登進士第。庭避地河內，大兵遽至，謂子子佑曰：汝已長立，當自求生。佑艱關險阻，由河南、山東轉入雲代。既久，至京兆，事稍定，樂其風土，家焉。佑即公之考，府君也。初，世祖皇帝受封，食邑於秦，請命故相廉恒陽王宣撫京兆，聘覃懷許文正公教授多士。府君素有高識，一見文正，即知其為異人，遂命公從之遊。居嘗訓公曰：吾世衣冠大家，汝當學儒，以續先業，勿舍正道而趨異途。公資稟既高，博識力行。世祖既踐天位，特命文正公為國子祭酒，及拜中書左丞，猶選國戚大臣子弟從之授業。迨其謝政，復以集賢大學士師長成均。文



無藏

正請以弟子在四方者為伴讀、分命驛召赴都、相與輔佐為教制。可。聞中應召者三人、公其一也。當是時、風氣渾厚、人材質樸、俗無驕矜華靡之習、故言易入而教易從。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思有以作新賢才、丕變風俗、而貴游之子言語不通、視聽專一。文正公躬行以表帥之、設法以教養之、因其氣質之淳、就乎規矩之正、本諸國朝之憲章、招於古先之典禮。其後成德達才、布列中外、大而宰輔卿士、小則郡牧邑令、輔成國家之政治者、大抵多成均之弟子也。是則文正興學作人之功、顧不大歟。蓋惟世祖之聖、故能興隆基業。惟文正之賢、故善樂育人才。惟公等之能、故克輔成教養。久之、文正以疾辭歸、公亦還京兆。御史臺薦其才、命為陝西道按察司知事、未行。會宋降者言襄漢新附之民、緩之則畔、散不屬、急之則叛、隸弗安。呂子開者、向為襄陽制閫、恭謀、今退居郢、其人悉知宋事、可徵用之。朝廷從其說、方議遣使而難其人。或言子開即公之從叔父文蔚、公聞之喜。

蓋呂氏宗族自汴中解散四十餘年矣。時江淮兵猶未戢、公慨然請行。至郢、即諭天子德意。子開入覲、為陳撫安襄陽便宜、詔拜翰林直學士、堅辭不受。時人或高子開之節而多公之功。至元十有四年、江南既下、公擢從仕郎、四川行樞密院都事。時四川制置使張珪據重慶、合州安撫使王立據釣魚山、猶持宋節、負固不降。詔樞府分兵取之。故相李忠宣公德輝行西樞府事於成都、獲貞卒張卽等數人、將殺之。公曰、彼所以不即降者、豈以昔嘗抗蹕先朝、恐城降日、悉見誅夷之故歟。今宜釋卽、俾歸諭立。未幾、立果遣卽等貴蠟丸書至成都。忠宣請與東樞府同受降。已而後期不至。忠宣承制署立、仍安撫使、知合州、開倉賑民、禁輯剽掠。而瀘叙崇慶思播夔萬等郡聞之、相繼送款。巴黔人感公之惠、與忠宣並立生祠事之。東樞府恥其無功、誣忠宣越境生事、械立於獄。以聞。公適以事至京師、言於平章賀公仁傑。賀公入奏、詔即釋立、賜金虎符佩之。公亦獲賜金織衣、弓刀。



鞍轡等物。進階奉訓大夫。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承命徵理蜀幣。得金幣若干萬兩匹。轉奉議大夫。同知順慶路總管府事。以疾辭。家居者十年。徵為國子司業。以丁內艱未終辭。三十年。除華州知州。公曰。聽訟決獄治之末也。當博本以訓民。其庶幾乎。歲餘。勸農興學。皆有成効。士知明於經術。民知勤於稼穡。藹然有古循良風。在官三年。代者將至。民老幼數百詣行省請留公再任。其德化感人若此。公退居於里。日與韓公擇。蕭公軒。同公。恕講論道義。從容函丈。而關陝學徒從者益盛。由是士知自重而不苟進。尚經學而後文藝。皆文正啟之。諸公有以成之也。皇慶初元。仁宗大興文治。拜公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時方議行貢舉。公曰。經明行修。質而少華。非惟士有實學。國家當得真才。以登治平。明年。引年謝事。上從其請。遣使送歸。又明年。改元延祐。十二月某甲子。薨。享年七十有八。葬咸寧縣東陵鄉驪山原。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叅知政事。上護軍。

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曾祖妣朱氏。祖妣張氏。妣某氏。元配晉氏。繼姚氏。俱追封東平郡夫人。合葬公墓。子男三人。果未及仕而卒。果。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東平郡伯。楨。隆禮州知州。羅。羅宣慰司副使。孫男三人。曾。曾。著。魯。由陝西行省照磨。雲南行省都事。社。授署令。擢拜監察御史。階中議大夫。曾孫男二。公直。公肅。俱補國子員。公字伯克。篤信好學。既從許文正公游。專事踐履。居家律身。養生送死。造次弗違於禮。蓋關中土厚俗敦。太史楊文康公恭愷家世為儒。冠昏喪祭。一遵禮書。公之考府君。亂定來歸。念親喪未葬。不御酒肉者數年。遇忌日輒悲泣。巫覡怪神一無所信。將終。遺命勿用二氏。公之治喪。稽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及楊文康公已行故實。使古人送終之正。復見於世。故關中喪葬多合乎禮者。由公等一二儒家為之倡也。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不止。公與蕭公軒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公復移書廟堂。援董仲舒天心之愛人君。出怪異。

以警懼之說。及言方內重囚不過數十百人。國家慮有寬抑。歲再遣官詳讞。令秦晉數十萬衆死於一時。豈容忽然忘情乎。天子宜責躬修省。宰臣當避位待罪。旁求直言。極陳過失。期於災弭而已。蓋公雖居謫畝。未嘗一日忘天下也。臣聞古之君子。莫不親師友以修其學。博典禮以肅其家。措諸於用。則教化興而風俗美。然自秦漢以降。出之於學。則以文章記誦為上。施之於政。則以功利權謀為上。至程朱大儒。始本洙泗遺書。發明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許文正公得其書於南北未通之日。心領神會。躬行實踐。及遇世祖皇帝。其學大行。迄今海內家習其書。義理賴以不泯。臣承詔序述。呂公行事。因論及此。謹拜手而為銘曰。

於赫世祖。混一文軌。匪儲材能。疇克任使。譬之作室。大木是資。桶椽店楔。巨細不遺。世廟御天。巍巍其功。將相文武。會合雲風。顧瞻儒臣。命汝典教。多士有作。來則來效。亦有勲舊。名聞之子。佩矩帶規。儼若儒士。公在左右。

以聖以承。教養有方。治化克興。江漢之行。川蜀之役。惟公一言。事如破的。及典外郡。化民有道。歸休於家。允為元老。思文仁宗。登用老成。乞言議政。曰有典型。盛德垂裕。蔚多孫子。天子有命。擢拜御史。曰汝祖考。簡在仁皇。道明經濟。聞於家邦。驪山之原。墓有貞石。招錫銘詩。車過者式。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卷七

校記

①政知：當乙，見本文。

②子子祐：當作「子祐」，衍一「子」字，見《元史》

卷一六七《呂貳傳》。

③招：疑誤。

④貞：當作「偵」，見右引書。

⑤果：當作「杲」，見右引書。

⑥伯克：右引書作「伯充」。

⑦此句疑有誤。



藏書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二

潘澤 李寓 吳思齊 陳萬里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為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戶府提控漢及濟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進先師魯齊左丞許公之門。盡憂故習。而氣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閤有閑。及出門庭。早以下人。語恐怖之。遇風無所厚薄者于塗。必謙謹應。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武左藏庫使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郭囉。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早。遍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

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刺有罪。幸漏譴于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橫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為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為災。又為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煖凄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為患。反之而已矣。况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摧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染盛報事乎神明。今使之貪虐。無所于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嘆之聲。神亦安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荒怨。自爾風災衰息。民賴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叔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囚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以為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耶。公將召問。同列謂宜發卒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



烏可陽為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①既如約矣。倉吏不以時受。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偽為鈔者友。陽悔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偽為。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而事始露。有司假成之。謂利^②賤而買之。偽為首。當以見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赦奴。與偽為者法。賦州市牛。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句決。奔走煩勞。廢其播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為市。吏無所姦利。驅僧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為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恃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召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數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為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為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童男女。左右食指橫理于券為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詞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偽敗在此。為名郡兒。

年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緩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徙故都。詔近臣偕公即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唾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驚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為。無少顧讓。然不專己。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日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可者審可。不必固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為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皆比職論。後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方分杭州州^④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與^⑤。樞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也。三男。希

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于東宮今出知陽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煥銘之碑煥曰公之為人桓為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為父兄求託金石為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凡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繞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為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辭道德盛儀日耳以聞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鐵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者聞聞果絲秩秩其宜出焉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禳其祈山川百祇如指以順而渥風衰誠之格思罪入乾形有少枉疑猶已渴饑不身之私竭履解屣必出是期發摘吏欺大治小咎戢威頗屬衣繡斧持遶浙江涯皆所往履在在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途其萎

識不識悲中郎諸碑泰無魄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姚燧撰《牧庵集》卷三二

桂坡李至愚先生期頤傳

洪範叙五福一曰壽夫以壽居五福之首是豈易得哉古人謂壽有上中下三品焉百歲曰期頤上壽也九十八十曰大耋中壽也七十六十曰老耄下壽也傳曰仁者壽不可誣也大抵古者風氣淳厚人多上壽後世風漓俗薄七十者稀韓吏部諫佛骨表歷言自古帝王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年皆百餘歲是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漢魏宋齊梁陳之君事佛漸謹年代猶促梁武雖壽饑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可謂篤論韓公又銘李于之墓歷數當時六七貴公好服餌金石之藥希望長生反得速疾死以為世戒由是觀之異端信無益於人而世俗猶酷事佛老以祈福壽是惑也吁凡人壽夭固繫於命然養生愛護亦必有道譬如密室

之燈、風簾之燭、明滅遲速、何可同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延壽之道、無踰此矣。今吾里有百歲之老而世罕知之者、余既慨其生不獲旌表於門、又懼其將泯沒於後、作期頤傳。先生名寓、字至愚、一字至隱、姓李氏、東陽人。故宋工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大同之從孫也。生

於嘉熙元年丁酉十月二十三日、性恬澹、質直、習詞賦、舉進士不第。入國朝、不仕、日以文史自娛。年已九十餘、耳目聰明、手不釋卷、行不扶杖、齒牙不衰、髮髮不白、熙熙然如少年。可謂知其所養。鄉閭見者皆曰異人也。縣令許君思忠獨尊敬加禮、求其衣而衣之。間請問為政、輒直言其非所、勉以廉幹。許益敬之。翰林待制柳公賁賦詩為先生壽、且欲請易所居坊為期頤坊。會之賢令不果易。數沾賜帛之恩。壽一百有一歲卒。時至元丁丑二月二日也。有隱居雜稿一卷、藏於家。娶石溪徐氏。子二人、長沐、七十三先卒。次堃、年七十餘、無嗣。孫男二人、曰仕道、曰安道。曾孫男五人、直桂、元蘭、蕙、於戲、三代咸

時、養老之禮備于王制、曰：問百年者、就見之、惟恐其勞、欲其安也。今夫麒麟鳳凰、醴泉芝草、世稱瑞物、黃耆台背、享期頤之壽者、亦曰人瑞。若先生是也。贊曰：百歲之老人中之瑞、五福之最、天爵之貴。崑山畫水、閭閻所鍾、曠世一見、千里聞風。

胡助撰（純白齋類稿）卷一八

吳思齋傳

吳思齋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父遂、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歸者、殺其憐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聾聾、不聞人事、懶不與世接。獨藝方鳳、閨謝、睦、方、燕、友善。著老氏關疑等書。晚號金歸子。金歸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材、卒授所學。初、父遂任員外郎、當補官、謀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令。善聽微決。



儒藏

純語在金歸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塔禮不衰，終不就。其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國簿臨其母喪，文侍郎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勸之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然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留丞相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歸乎？或曰：人事通塞，皆智今愚，常達其故也。何全為？是不然，茲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閔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貞矣哉。贊曰：余識謝朝，得其詩，以唐杜甫自律，翼

以二李其傳乎。過方鳳道謝朝已死，塋於釣臺之南，與方子隱相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金歸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隣，時窮孤危，如鴻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任士林撰（松鄉集）卷四

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選，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敏邃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鎮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為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獄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

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賊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飲怒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為天塹、城之何為。即城、徒屬民耳。其後遂輟。賈似道畏母、上將以太常卿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然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為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譁惡、不虞宣泄、人為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

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兒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度至無僦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築方鳳、身謝輅、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吐吐而畧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遙望墳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真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止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思道。①君子不以為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侯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奏通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漁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翱、無月不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恸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問、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求思齊者云、脫碣石、其如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宋濂撰（宋文憲集）卷一〇

將仕佐郎信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誌銘

大德丁未、余供奉翰林、與廣信陳志仲游。粹然以容、慎密不妄言。間語昔時祖子孫家慶故事、志仲莞爾言曰、吾大父迪功君、大母程夫人、罹兵難時、年七十餘。我嚴君、衛鄉保、入侍二老人、嬉戲盟饋、奉禮如昔。迪功君年愈高、別築華山梅堂以奉、益不復知有世事。予時諸孫實五世矣。迪功君號南隱翁。翁終時、年九十有四。方南隱翁無恙時、諸父皆逝、唯吾老人力整門戶、訓兄弟子。後以儒術興者、凡若干人。幸為我記華山焉。己酉歲、秩滿南歸。余師剡源戴先生教授信州、亦還。言廣信多郡博士、獨陳博士溫讓材智篤素、慎行為第一。方有司急庸調、徵儒生幾二千人、能力言而盡復其役。汝官京師、有名敏學、字志仲者、其子也。與之游乎。未幾、志仲以信州教授致仕、命歸葬其親。後為官師府司經典籍、稍遷太常、留錢塘。遇之、則又曰、吾親年七十



時嘗為書授敏學曰。年至而仕。非古也。壯者必仕。仕不求祿養。吾視大父年不敢致幸氣血康完。若二兄恂恂善持家。勉若以仕。勿懼也。皇慶癸丑。余復入史館。志仲則以太常舉。將為博士。冬十有一月。訃至。允所與游者皆入弔。越三日。凶服踵門。泣不能言。以國子博士虞集之狀授。稱俾為銘。君諱萬里。字德甫。弋陽縣人。幼善屬文。長從工部侍郎諱公永學詞章。起居郎徐公直方受理學。謝公枋得。張公卿弼。植志節。咸淳癸酉。薦于鄉。後起家廣信書院。大修燕居堂。面帶湖。立諸生論古今成敗道理。遺言微旨。文質並損。皆口授手畫。諸生不忍去。請于官。留帶湖凡十年。南隱翁卒。學者咸會其焉。雅性寬厚。善清言。與人交。久而彌篤。歛歲疾。札發。栗施藥以全活。家多書。讐證成善本。謂諸子孫。天佚吾老。吾遺爾書。守儒為準。守身為本。餘何言哉。壯歲慨然慕詞學。故於章啟語尤精。噫。方宋文治時。立博學宏詞科。番陽三洪。公周文忠公。迄致清顯。至呂成公。真文忠公。闢正學。

彌貴重。真傳諸徐鳳。徐鳳傳諸尚書王公應麟。公曰。中是科者。實有命。晚歲問難。無以承諸生徒自辱爾。稱聞是語。愧汗累日。今幸與志仲交。意謂從廣信山中。論竟斯道。今不可得矣。屬續之日。戒勿用浮屠事。實以九月某日卒。得年七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將葬于永年鄉之吉田。曾祖謙。道祖應隆。考文光。即迪功君也。長子誼。次天驥。皆為郡學官。先娶程氏。出次敏學。將仕郎太常太祝。今方氏。出女三。長適方晁。次徐某。次方天祐。孫男七人。長師中。第五孫弘。為大都路儒學錄。孫女五人。曾孫女二人。稱壽。謂士患不得名。巖居谷隱。一時推可。多任俠。尚輕重。若先生者。休然養名。平進安時。鄉閭化之。郡縣企之。孫曾承之。歿有餘德。古所謂鄉先生者。陳氏之門見之矣。是宜為銘。銘曰。

日幼其躬。以濟其達。不達樂天。情齡以終。帶湖之徒。來會幽宮。彼別者衆。樹之青松。而子而孫。慎其延弘。式昭墓門。百祀弗窮。

校記

①既如約矣：當作「稅西京慮」，見四部叢刊本《牧庵集》。

②利：當作「我」，見右引書。

③「足」下當脫「于」字，見《國朝文類》卷六四。

④此句當作「方分司杭州」，見右引書。

⑤與：當作「輿」，見右引書。

⑥而：當作「雨」，見右引書。

⑦「先」下疑脫一字。

⑧憐：當作「鄰」，見宋濂撰《吳思齊傳》。

⑨類曰：當作「類田」，見任士林撰《吳思齊傳》。

⑩壽：當作「燾」，見右引書。

⑪陳思道：當作「陳師道」，見《明文海》卷四〇八。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三

趙思恭

故朝列大夫、翰林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

趙公行狀

曾祖溫

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

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彰德安南人。趙氏之先，出有虞伯益之後。周穆王時，道父為王侍御，有功，賜封趙城。子孫後以國為氏，散處天下，代不乏功業。安陽之族，在金時多顯官，屬貞祐播遷，逸其譜牒。有居磁之滏陽者，金禮部尚書諱秉文，以文章顯名當時，蓋公之從父云。公之曾大父大父，隱迹弗耀。父仁，字壽之，孝友勤儉，兼儒律之學，仕金為鈞州同知。金亡不仕。太宗皇帝特命

與名士田師顏為三教試官，兼傳四方試儒中選者，復其家。試僧道經通者，給牒受戒，去取精當。朝議建之，著為憲令。國初，天下所存經史儒戶是已。公才識通敏，讀經史明理亂之要，治刑名書不為深文。年十九，彰德守高公鳴碑任府史，郡稱廉平。尋且貢部，會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使侯公為碑勸農書吏，未幾入為刑部令史。選大司農掾，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明年，遷主事，階承直郎。廿年，院陞二品，改經歷，階承德郎。宣徽掌其天子儲后以及侯王卿士食飲膳羞樂鈔百用之需，素號劇任，難其人。公在幕府十年，出入必當，森然無所乘入。臺臣薦公能。廿二年，擢授奉訓大夫、翰林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治辦最諸道。廿八年，入拜監察御史。山北饑，公上疏請亟賑貸，廷議竟以其便宜屬公請行。既至，即發廩以勸富民之積粟者，收其離散，拯其捐瘠，又黜冗費，罷征徭，蠲稅之不能輸者。民有貧窮，其男女或自沒入為奴婢，



儒藏

則購出之生數萬人。時相桑哥擅政，恣暴恒沮抑臺憲，所論劾少，迂意輒構害之。在廷之臣不敢吐一辭。公獨守其職不變，相益忌之。因奏六曹戶工庫繁夥，歲閱其贖，御史府宜防吏廢程，請詔御史分其屬，即兩部治之。志欲病御史，且伺其過。公與趙世延治工部，世延私謂曰：「工部掌營造，吏多為姦，費用滋不法。吾儕耳弗問，即不職。太察必中時忌，召徇亦少縱之，可免耶？」公曰：「不然。與不職而幸免，吾寧盡職而被無辜之譴。苟大賄有可求，釐而悔之，則無及矣。於是纖悉必究，心不為苟簡，率一贖反復數四。公素敏給，事無留難。至是猶若冗滯瑣屑之為者，至累月而後理，人多訝之。及異時政府選深文吏搜索脫畧，毫髮無所得，衆始歎服。京師歲以二月八日大張百戲，列伎樂，迎佛城，西高良河，費以鉅億計。織染提舉儲普華倚相權，並緣為奇表，公立按之。用事者挾聲勢求解，不聽。走白相，召公至省，詰曰：「國家事佛求福利，若弗欲，敢壞挽耶？」怒不可測。公從容對以侵擾

之實，且曰：「求福所以安上利民耳。今姦人乘大役重哀，飲以病天子民，使愁怨塞道，且乖其和。壞福利孰大於是？相熟視公辭不少屈，卒從其理。十二月，改大司農經歷，進奉政大夫，嘗與大農董公誠之，少卿尚公周卿條務農重本，關民休戚數十事，八奏上前。公數對詳敏，上嘉數久之，可其奏。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加朝列大夫，以公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所至務大體，先德後刑，恒以仙居令古靈陳先生訓民之語條為令，以諭所部，使人知孝悌忠信，崇本抑末，寡過遠罰之方。歲循行諸郡，首率博士弟子員諸孔子廟庭，升堂誦說，務明教化。郡縣有豪民不法者，必痛繩之，不少恕。其決滯訟，輕疑刑，生死獄之寃者，蓋不可枚計。故吏畏其威而民樂遷善焉。歲終，第其勞，諸道莫能及。元貞二年，行郡至大名。十一月，以疾卒官舍。春秋五十有八。十二月八日葬安陽鼎村原之先塋。公資嗜義理之學，不樂為詞章。先賢格言若宋二程先生、朱夫子



所著述手自纂錄以類成卷遇行事取則焉其他若唐陸宣公奏議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國朝許文貞公文集皆愛具有益於治化日把玩之不置推尚志節厲廉隅然不立畦町樂於從善士有行能轉舉揚之其所薦引若保定郭賁張仲賢滄陽安祐洛水劉賡後皆為間人顯于朝矣而公未嘗以為言居官不殖貨產廬僅取蔽風雨旁無侍妾自奉泊如也世祖皇帝時臺省臣皆賜第京城中及所部郡縣多間田得取為業君壹弗受既卒家無餘貲夫人焦氏金進士澤州焦茂才女茂才與元好問同年相友善夫人貞靖淑慈能自鑒書史自幼不事容飾事公躬絲枲菲飲食安於恒素以相成其志年八十有二後公廿五年而卒合葬公墓子男三人侃通國語選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公卒天綱舉茂異由宿州儒學正辟燕南憲府史轉御史大夫掾未至文皇帝親署浙東廉訪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遷內臺出僉淮東山東兩道肅政廉訪司事陞嶺南廣

西道廉訪副使移湖南彰善糾惡聲籍甚猶前人方大用矣天經以兄天綱讓父蔭授獲嘉簿調冀寧錄事亦剛介不苟年十八卒于官女二人孟羸通州屯留簿同郡王蘭李羸適朝列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往平傳汝礪孫男五人天綱生植構槐棟植槐早卒構今江西行省檢校官棟尚幼天經生楷曾孫男四人構生炳楷生輝始耀天綱為廣西廉訪副使贈公中議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追封天水郡君凡欲知先世之善者亦于其後之人觀之耳趙氏之德其盛矣哉若金既生晚不逮事禮部而識禮部子若孫三世副憲端慤清慎敦孝友崇禮讓遇士接物恂恂然寬厚長者及馭吏教不可犯然用法平允不以深刻為名高檢校務學有才藻行稱其文亦時之望也檢校之子炳在京師時嘗從若金游敦重簡默雖髫髻器如成人於是益信趙氏先德之有由矣凡禮部之行事見於一時文士之記載詠歌者當不少若金所聞殆

十不一二。請徵諸家傳，卒次而狀之，以俟當世之執筆者采錄焉。謹狀。

傅若金字撰《傅與礪文集》卷一〇

朝列大夫、金華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天水郡伯趙公神道碑

無昔承之國史，觀乎中州當國家興王肇基之初，而究夫亡金喪亂之迹，以補史之闕文。而太平日久，舊聞散失，苟有可補者，無鉅細執筆不敢忽也。得故禮部侍郎安平趙公事狀，見數事焉。公諱思恭，字仲敷，姓趙氏。先世譜牒缺於其可知者，曾祖溫，祖德，父仁，金鉤州同知。金之亡，其民顛沛奔走，無底止。四民無所，占其籍，檢調一起，柔遠並驅，俊又無別。太宗皇帝思養其賢才而用之，乃擇知名之士，乘傳行郡縣，試民之秀異者，以爲士籍，而別於民。其尤異者，復其家，而淳圖老子之徒，亦有定數。然後軍旅驛傳工人之役，遂獲不與。得以世脩其業，而二氏之競起，亦自此始矣。是時鉤州以國亡不仕，而見知。朝廷在彼，命試士之列，吾黨之賴其保存者多矣。其一也。金之衰，豪傑起而保其鄉里，收其財賦，以自歸於朝廷，急於稅課關市之征，令長多所辟置，傷殘既多，草萊弗辟。

世祖皇帝建元中，統以來，深憂邦本之在茲也，始置十道勸農使，總以大農爲之使者，皆取於故國老人君子長者，親行田里，諭以安輯教之樹藝，而匹夫匹婦始知有養生送死之日，而天下之治自此成矣。是時勸農於河南河北而爲之使者，侯公爵也。辟仲敷以從，奉行新條，不厭不迫，而知名於時矣。其二也。桑哥專政，用事深忌御史臺，不便於已，求所以沮害之者，自臺官御史以下，不得行其職，端端憂畏其事多端。如立臺舊例，六部史以時抱文書詣御史府，御史閱其讀，誤者正之，犯者治之，皆有常式。而桑哥以爲戶工二部事繁，吏不暇給，奏御史持印詣部而閱之意，將以陷御史也。當是時，



公與趙魯公世延俱為御史中丞。關工部卷趙公與公議曰：吏
姦旁午，觀望首鼠，盡索之將不勝誅，而易於激怒以傷大體。
稍有疎漏，彼因得以為我罪，宜何出乎？公曰：盡索之而激怒，
固禍出不測，而以疎漏縱容見及禍亦不測。不如詳覆之，寧
受嚴密之禍，猶不失御史體也。公性本寬易，於此乃檢功搜
按，無細不察。經時而後畢，察者果使人覆視之，思慮至到，思
無可議者。趙公後歷臺省，有重恩，公之才不盡用作，辭以哀
之。其二也。國家歲以二月八日迎佛於城西高良河，京府
盡出富民珠玉奇玩，狗馬器服，供饗雜子女百戲，眩耀以
為樂。禁卒外衛，中宮貴人大家設幕以觀，慮帳殿野諸王近
侍貴臣寶飾異服，馳騁盛氣，以相先後。國家一日之費鉅
萬，而民間之費稱之。奈哥者本大浮圖師之譯者，得見幸遇，
故其事尤侈。織染提舉諸普華者，高良寺中之人也，並緣為
貪虐尤甚。公以御史執而治之，以奈哥之令求解不得，奈哥
召而辱之，詰之曰：女不欲為？天子求福邪？禍且不測。公
徐曰：儲普華欺上虐下，為天子歛怨，非求福也。奈哥不能
屈而罷。爾後頗知國用之耗，或間歲一省，或零應故事，不復
如昔之盛。其四也。因公之行事而國政之可考者在焉。是皆
當書以示來者，非私述矣。公生於喪亂之餘，長乎建國承平
之始，讀書以知義利為要，明習法令以副之。高公鳴名士也，
其守彰德，辟以為史，以廉辨稱，遂佐勸農之行。奏功轉刑部
史升大司農，遂又轉當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
照磨。明年遷承直郎，本院主事。院陞二品，就升承德郎，本院
經歷院之所司。

天子之膳羞宴饗，諸侯王大臣軍旅賓客，應酬牲牢，邊豆之
實，酒醴之用，水陸之珍，百品咸具，皆禁近大臣世守其官而
領之。經歷主事之官，視文書出入，簿正供具之出於四方者，
無所泛濫。臺除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召
拜御史。聞山北饑，即以賑恤為言，因命之往。勸急有方，山北
之民存活甚眾，而歸其子女易粟而為學者，遷奉政大夫，大
司農經歷，而董公某尚公某皆在。公條農務之當行者，二公
賢而奏行之。上為嘉納。時御史臺見屈於權臣，中丞何公某
祖董公文用前後顯奏其罪，而奈哥誅，內外憲府始得伸其
職。遂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以振起之。廉察判之官，
省勸農使，以增廉司兩倉事，而拜公為朝列大夫，金河北河
南肅政廉訪司事。三年，合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公之
在憲府，所至率師弟子，實行禮學，官以為教，而吏民之頑，
不率者，亦不貸以法。好薦士，後多為大官，知名當世。如郭公
貫安、公祐、劉公慶其人也。歲十一月，行部大名，得疾，某日卒
于官舍。元貞二年也。是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安陽縣村原之
先塋。得年五十有八。公娶焦氏，金進士茂才女。後公二十五
年卒，合葬。公之墓次，茂才太原元公好問之同年友也。公平
生儉約自勵，初至京城，在官者皆分地以為居，公貧且介，弗
有也。外無僕役，身親賤事。夫人明詩書，禮相公以學，躬執鉅
器，傍無使令。祭祀賓客，靡有闕事。公之讀書，六經之外，非有
益於世教者弗觀。如程朱之遺言，則手自編錄。若夫陸宣公
奏議、真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正公文集等書，則未嘗一日
不細繹也。及卒於官，幾無以為歛，真介然有守君子哉。以大
子天綱貴，贈中議大夫、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封天
水郡君。子男二：佩、翰。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卒。天綱，舉茂
異，除宿州儒學正，以御史大夫掾見知。

文皇超拜浙東廉訪司經歷，南行臺御史，進內臺御史。暨余

淮東山東廉訪司事、權嶺南廣西道廉訪副使、改副湖南。天經、蔭復嘉、簿集、錄事、年二十八卒于官。父二壻、潯州屯留、薄王、爵、食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傳汝礪、孫五、植、構、槐、棟、構、江西行省、檢校官、植、槐、早卒。曾孫四炳、燁、燭、耀、天綱、副憲、廣右、既得推恩、封公夫人。北還至儀真、而構除官、江西適至、乃命之曰、侍郎之葬四十年矣、而墓碑未立、蓋有待也。今蒙上恩、官爵勳封皆四品、亦已三年、可以表諸墓道矣。我昔在憲府、嘗識大史、盧伯生氏、於趙曾公之宅、魯公篤、府君故舊之好、嘗言先世遺事、太中其必識之。今歸老臨川、爾至江西、其代我請銘。其客傳若金、著行狀、與其書、以至集曰、嗟夫人、孰不欲使其親之有見於後世乎。其言行無所係於當世、則亦未如之何也。予觀其狀、與昔聞於魯公者、諒可信、故為之銘。銘曰、

在昔

世皇建元、命官小大、文武雍雍、桓桓、寬則易弛、容則多肆、肅而正之、乃立御史、廢實刑、威有勸懲、治朝清明、姦慝不與。天子仁聖、置相委政、彼黜而罷、竊我威命、孤詐虎視、肆為百欺。烈日嚴霜、陰妖莫施、以爭以抑、不遺餘力。我我惠文、撫劍莫擊、公於此時、弗亟弗徐、携印就曹、閱其文書、急則為傷、緩則以靡、分條析縷、以極其理、鈎指無施、反歎其能、不惡而嚴、官有恒尊、詭異之觀、君子所斥、謬謬有言、狂獬屏息。公贊大農、務植本根、卿奏其書、以字上恩、王食不食、朕邦畢獻、度其常供、有正無羨、繡衣紆綬、旬周詔、三年載遷、盡瘁以瘳。差當治隆、百吏樂職、我獨多艱、弗路以陟、垂五十年、令子登崇、持節海嶽、天子所庸、遺直父訓、斯在、爰及其孫、厥有冠佩、歸視其阡、松栢如雲、伐石巖巖、來徵斯文、二加彌尊、有封有秩、繼茲有書、觀者必式。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四一

大元故朝列大夫、食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趙侯墓碑

侯諱思恭、字仲敬、相安陽人也。淹貫儒術、精通法律。試郡從事、以才行見知。張左丞、何平章、侯宣慰、劉中丞、諸先達、名聲日起。推掌刑部、農司、宣徽院吏牘。初授從事、部、轉承事、承務、充照磨、主事、經歷、三任俱不離宣徽。又轉承務郎、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陞奉直大夫、入為監察御史、制授奉政大夫、大司農司經歷、改食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進朝列大夫、徙治燕南。元貞丙申十一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大名公館、年五十五。歸葬吳村原先塋之左。郡守張孔孫為之志墓。墓定乙丑、余自京師還過金陵、而侯之子天綱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掾、持侯墓志、又自述遘事狀一通、請余請曰、先人以清白自將、有獻有為、體魄歸于土三十年矣、而墓碑未樹、深懼平生德美久遂泯沒、子職之缺莫大焉。先生聞人子懇切之情、而昇之文、以光其幽生、死俱有

榮也。余察其情誠孝於親者，乃按昔所志，證今所狀，而章其所可稱。侯之曾大父溫、大父德，俱潛晦。父仁，孝友勤儉，明律學，金朝避調鈞州司獄。侯敦志節，勵廉隅，脫去邊幅，樂於從善，不長尺寸生業，室廬僅庇風雨，家無婢妾，自奉菲薄，屢空晏如也。其為御史也，權相方抑臺憲，有奇袤，東敵民財迎佛，侯糾以法。彼交通權門求援，召侯至政府，奮怒詰責，將坐以沮壞善事之辟。侯從容枚舉侵擾之實，以白，氣平理直，權相執視，沈思竟弗能罪也。山後興州諸路饑，移文請賑，省臺就命侯往，隨便宜設方畧，活數萬人。其為經歷也，從司農長官造闕庭，陳務農重本，闢民休戚數十事，以答清問。其憲河南也，條列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訓，以諭愚頑之民，俾之趨善而不麗于罰。民貪然從令，及治燕南，亦如之。先德後刑，凡事務存大體，平反冤滯，審辨無辜，輕重囚生死獄，不可勝計。雖中心長厚，然自能攝伏百司，鎮安所部。歲終考績，嘗為訪道之最。讀書尤喜義理之學，陸宣公

奏議，其文忠公大學衍義，許文貞公文集，玩譯未嘗去手。聞人有善有能，不吝薦舉，而人鮮知。蓋出自公心，非以市私恩也。內子焦氏，澤州進士茂才之女，貞靜淑慈，自襲書史，侍幼御下，具成家範。年八十三乃終。至治辛酉歲也。子男三，侃年十九而殤。天綱由國子生貢充儒吏，由戶部遷行省掾，由浙省遷行臺掾。天經，以兄之諫，受父蔭，主獲嘉縣簿，再任興寧錄事，沒官所。女二，適屯留縣主簿王蔚，適朔西廉訪僉事傅汝礪。孫男三，植早逝，火構，火持。女一，適燕郡督。一門子孫振振已仕者，能官，未仕者知學，侯之餘慶也。余既叙侯之美如右，而又繫之以銘詩。詩曰：

若稽臬司，眾刻寡慈。綽綽儒流，允也吏師。耽研理趣，謹飭名檢。繫許文貞，是式足範。由中暨外，官三十年。一寒如初，環堵蕭然。食藥飲水，匪甘維潔。儀鳳鳴鸞，維祥匪孽。賑饑獄獄，百萬生存。陰德比于，曷爾後昆。吳村之原，刻文在石。永世勿墮，仁者所宅。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六



儒藏

校記

①諸：當作「詣」。

②「州」上脫「潞」字，下文「王蘭」當作「王蔚」，

見下一篇。

③優：當作「獲」，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錄》。

④超：疑當作「起」。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四

陳觀 徐子鄧 蘇榮祖 趙淇

陳縣尉墓誌銘

咸淳間十禩諸縣獨奉化號多士流出入太學上南宮亡慮十餘人于時聲秀穎旁縣皆歛手避讓一時傳誦習讀謂清選不歲月可馴致未幾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疏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為農陳君亦咸淳甲戌進士不自矜襮接幼待賤謙挹愈加混跡蒿翳不知其為故官而得年且八十有一有子漢復能以儒自守其視前數公良復過矣君諱觀字國秀嘗調臨安府新城縣尉十世祖棠尉奉化因占籍焉子孫日蕃其最顯者曰太學博士著於君為兄博士倅貳臨安君館于其家君之考承務亦在館既策名客館其兄復賀其父人咸榮之晚歲足不入城府州爭迎致率諸生以請業君一至即謝去徜徉巖壑侍

博士窮幽扶奇連唱屬和有快曰棲萼集其自為詩文曰寂刻集嵩里集延祐五年三月疾忽作猶力書中庸一章以授漢是月某日卒祖諱某妣戴氏以守節著事見州志考某承務郎妣戴氏董氏孫男二時說時敏孫女一已嫁次未行今葬剡源鄉卑駐里附于曾祖迪功某之兆銘曰

日垂崦嵫亦既見斗實命不達怨則屢疚布衣便便迄享大年執其韋編戒子于傳維陳令族詩書是續作銘昭昭以告必復

袁槐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儒藏

故禮部進士徐君東志銘

取士以明經設科垂二千年其法詳記諸精傳註使人崇本勤業不虛為浮藻而已。王荆文公行新經義始命舉子助對策依題為文。多者遂至汎濫累百千言。嗚呼。取士明經授題限畧刻倉卒至累千百言而求上不畔先王之教與老師宿儒相傳之說下不失有司之程度豈不甚勞且難哉。余來江東聞饒士徐君志禹未弱冠以尚書應鄉貢進士舉入院日未晡不點膏已滿滿成文復紆餘思拓別紙縱筆滔滔成篇同院生仰視交口驚異。比揭名君與兄堯龍聯翩居前行再作者亦冠二榜。時饒士以尚書為額踰萬計充貢者纔十五人。君方妙年逞高才能捷取奇中如是世所稱賈誼陸士衡何足多慕。既而其從子之祥以君將葬狀君行來求銘。按志禹諱子鄧字志禹徐氏饒德興人。徐之世出伯翳傳偃王以慈葉國民為立祠龍丘依而居者代不乏顯人。唐季有成避亂黃頰子盤游學于饒因家焉是為君七世祖。曾祖允武祖次陳迪功郎循州長樂尉父公著迪功郎致仕。開東軒數十楹以琴書娛閒自號東軒翁。君少聰穎其學尚書以鄉先輩舒君成大余君木為師宗人節甫為友。問塾橋比書燈焚燬君雄其間。鄉舉之歲在乙卯人謂明年南宮試乘銳可平擬既不售益自刻厲曰天將徐之以大吾成乎。先是東軒翁以好客聞鄉里之客有器識能文章者往往聘致結約恐後。君繼其志禮譽有加。如程君顯甲洪君以中平生游從最厚。自餘吳君安行曹君應龍張君應霖方君清之流以姻以舊朝熏暮摩久而益親。晚歲學成行尊世念踈落而故相集賢馬

公退休于家時時相過訪道德之遺言攷古今之故實偷然非復少年場屋時徐志禹矣。所居西偏舊有會文之齋曰化龍至是增葺改名兩軒。嘗謂子弟曰孔孟之道昭如星日學之者可以脩身繕性可以康時濟物秦漢以還異說朋興其慎所習勿為虛誕寒淺者所味庶幾有益於世。聞其言者知君非科舉士且悟兩軒之云將有所潤澤也。君承親孝撫弟友處族嫻和雖不顯融充裕而天與公多男子有田可食有經可傳于世未為不遇。生以戊戌六月某日卒以大德庚子六月某日享年六十三。娶張公廷評公孫女。子男五大中積中敏中允中高中女一適同邑張涇孫女二其墓在里之塘源葬綏有故以甲辰九月某日銘曰雖衡且角雲族而不澤吾歲吾斷以還于冥漢是之謂真宅。

蘇府君墓表

鄧文原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速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齒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蓋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君得書必手鈔校讎無豪忽舛異迺已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算爲書數十

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以觀其志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寡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閭之昏嫗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諳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贏君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婣皆感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終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虞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財同慶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閭閻若是夫嘗欲辦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取易家人之上九撈其齊曰咸如故學者因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三四

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瑒。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瑒，即從道次，賈玟，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宮天楨、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焉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國朝文類）卷五六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聖服，裹釋杖叩首泣血，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墓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吉張國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勛者，奉議子也。生贈魯國公常，常子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公幼奇，僊，讀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年，中童子舉，遷南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籍田，今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寔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薨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擢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黃之白鹿磯，冒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倖信，前倖



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賊廉賕胥數背法之羣
賊愕無敢犯令守趙希紛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倖莫齋前倖今倖僞果乃復賢遠前倖郡舊
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閱稿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愒慢
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親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徙徵填圉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臣猾孔和
輩構禁橫吏十數盡釐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黜
錮諸圉越四日邸報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衡冠遽起連江浙數郡遂憲臣嶸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衡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冠至
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羣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既良民即自拔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
必薙剗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衡遂寧郡勢入干政者前
守常頰病奉旨意公至呻吟不敢出一語撓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迺弛縮冲漠權以
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交接物識監黜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
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斷者琴工音焉以爲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傳稽籍賸思刊分泰我以諧雅
族既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勿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觀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
衣冠鞍馬而遣之此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
五人百戶二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
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
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
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
盧學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
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
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
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
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與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與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髻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潛既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異國
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護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中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捧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廣濟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強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強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據三日
獄具盡校有而黥之錮諸園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冠起連
結處婆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嶧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衛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指威侮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冠寧公言于朝曰倅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衛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爲問公慨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貧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賻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資。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斷琴瑟。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父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父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呈呈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三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家。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今為奉訓大夫。詔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歲高。並。集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鎮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在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園吏。得以契家執筆紀之。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延輯延安。不震不怒。延聘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其城民。人眾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上有廣殿。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其民皇。威孔宅。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之德音。嗟世淵。面言思。密室凝肅。鑄金為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遺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操琴鼓之。繼以涕淚。松桂在山。澤有蘭麝。不亡而存。庶其仕茲。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三

校記

- ① 此句疑有誤。
- ② 顏：當作「親」，見四庫本《元文類》。然「親行」亦不通，疑「行」上當有「戎」字。
- ③ 夫：當作「失」，見右引書。
- ④ 我：當作「析」，見右引書。
- ⑤ 聞：當作「問」，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五

胡求魚 趙文 舒械 胡釋之
許師可

江村先生胡公墓誌銘

先君子須溪先生每嘆蘇後來文字之盛、趙軼變化辭
意俱極、語經義如詩、善過出時文畦徑、書又難又盛、不
可及、亦惟是三五作者、傑立單出、前無聞人能至此。江
村胡公端叔、其尤稱者也。安成最多士、治尚書者十六
七、然本傳習無新意、至謗相訾其能辨。公奮孤童、角試
藝、突者宿、並英選、頡頏古人、沛然精義、開闢變化、奇無
不宿於理、能使易直者雅興而詰屈者明白、當於人心、
有語後之味。然同時有名者或冠南宮、首鄉貢、冠太學、
亦小慰其志、而公僅一貢於漕。平生脫棄家藏人襲、兼
三挾兩、名貢書如指、或以蜚聲異路、入賢闕、第太常、而
公貢士終其身。過年科廢、當路起名流、重鄉校宿望、下
至新學無不錄、而公老於江村、屢辭聘不一出。蓋後進

稱之爲鄉先生、經生歸之爲師宗、家里大氏世族敬之
爲名流、鄉鄰童兒下走亦知服爲善人。沒之日、愈有餘
思。嗚呼。時文者負公科目者媿公、而公亦焉往不自得
哉。公孝友篤行人也。幼以繼母子祖命、叔父子之。七歲
失所生二親。又七年失所子之父。孤苦植立、事母以孝。
聞伯貪多累、既分兄子爲子、兄死、教姪冠昏之厚且篤。
既長、姪卒而嗣絕、落然一寒無後、適無累。公不忍、以季
子後之、名以復初。先君子字之著其實曰古稱、與爲人
後、謂夫貪財而強與彼也。斯子之往也、何會焉。其晚
獨行其意多此類。少年從二師、句讀學、白首猶不忘厚
之藝之及其子。恂恂忠信、急迂關爲日用。受人子弟之
託、必不欺其意。嘗見門下生課策、蠅頭注析、條練商確、
間合意、則欣喜賞激、浮動筆間。末世師友類大略講貫、
至文士有名、又將以聲重、蹤指意喻、不啻足平視踐履、
律度皆細行。公英發磊落、而不爲苟且奉詡、教人如其
修身事親者。則其所存、曾謂語言文字間足以盡之哉。



儒藏

先後教官之知己。登州則黃山長嘉，謂其文有制科才。郡學則黃國史懷伯、俞御史浙、張監丞居中、陳提刑元英，皆名有司，奇之望之，而公志特他有在。每謂一日奉大對，即何事不可言。言不合，斥之，猶海止耳。此其景景者，何如也。每憶先君留平村，將歸城，公風雨中持來，語夜半，及近作訪箕子義，語未盡，淚霑襟。他時生徒亦有與鄉家共千載為死生者，則公之教遠矣。嗚呼！使公得遂其志者，而豈獨時文之士哉？顧時文猶不足以得公，重可悲也。胡氏譜清江來自燕王府教授生，野江文學子文始遷安成北門。六世而及公祖廩，老儒號建齋先生，承學有趙涪州與涑可稱。二子應祥、應麟，公祥子，後於麟，故名求魚。其歸江村也，則兵後徙三江橋，晚又徙南江，慨然臨流曰：吾居俯是江也。今江在是，因號焉。先君為之記，學者稱江村先生而不字。貢咸淳丁卯，舉業經說外，多所論著，集易解未脫藁。自少語詠，里先輩見其輕羈，貴高閭，過發憤求師於聖經，賢傳資深自得。一

日廓如也。服膺篤信，至為他文，亦必取本趣，反復不肯作纖妍語。隨俗好，正如其為人。家故貧士，能買山施鄉人以葬。每勸有力者給輜賑鄰，往往感化。類皆人所喜道，而於公為常事，不盡書。生嘉興己亥三月壬午，卒以大德丁酉十一月晦，臨終儵然，先一日酌酒小酣，若與家人別者。娶周氏子聖蒙，聖紀復初，遂為姪孫。女適彭希雲。孫喜生，祖生，瑤生，孫女二，長適彭起翁。以某年月日塋某所。某視公大人行也。先君厚知公，復初遊從又密。先君之喪，公手書來唁，以斯文屬望，語深至。知公期我，蒙以狀求銘，不得辭。銘曰：

生之非艱，成之維艱。宛彼寸草，及茲歲寒。曷不第一，如舊川友。曷不九十，如濟南叟。命則無時，盡與之年。假且期順，孰如歸全。以漢經師為晉處士，過而下馬式，又思只。

趙儀可墓誌銘

進士科由隋迄宋凡七百年矣得士固多失人亦不少得者非善所試也失者獨以不能合於所試耳夫君子不以言取人七百年間豈無明君良臣而治效終兩者抑有由也今之科制則不然而場屋廢久鄉者聞人老死且盡其能與者亦鮮矣余自弱冠聞江右諸儒先稱詞賦家必及趙儀可儀可家廬陵廬陵師友脉他郡為家儀可又以材力浮湛激昂其間故所就異而馳聲蓋科廢並行其力於經史百家之言為文盈編授徒恒滿席聞科舉令下猶攘臂肝衡不自謂其老也然終不自得以死死時年七十有七矣其先大人曾祖慶善祖鶚飛父惠有二子曰文儀可也曰宗強兄弟皆幼負雋氣相為師友儀可三貢于鄉入太學為諸生國朝為東湖書院山長選授南雄郡文學宗強弱冠擢第以宋韶州仁化主簿無尉客死延平不知其瘞後二十年儀可躬往物色得之以歸為同域異穴於毋易氏之墓田期兄弟合葬焉

延祐元年冬十二月葬宗強於右明年正月七日儀可亦卒其子將葬之於左遂來乞銘夫銘必功烈德義焉若儀可殆可銘乎其配先胡後丁有九男子重厚平復初剛直潔深及五女子十二孫五曾孫宗強死時年二十實至元丙子十月二十三日無子以剛嗣銘曰扶垂白以逮尋手足之歡舍異室之歎而就同氣茲非悌歟銘其何愧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三二

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為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未嘗特為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大止未至紆餘浩蕩春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尚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纏綿反復唱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三五

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吾廬陵異齋歐陽先生沈潛貫穿。文必宿於理。而理無不粲然而為文。繇是吾先君子須溪先生與青山趙公相繼。今四方論文者。知宗廬陵。而後進心胷耳目。涵濡依轡。無不有以自異。獨時殊旋狹。不能丕變當世。如昔六一公之盛。而私淑之文獻。可以俟來世而不惑。夫豈一人一家之私言哉。吾故表著之於此。青山先生諱文字。儀可。其字儀則。初名鳳之。以先君子嘗字之惟恭。後唱酬每稱之儀可。若世次見所自為狀。少年即意傾異齋氏。雖不及講下。而館暇考質如卒業。廬陵場屋三萬書生。白頭望一舉如梯天。惟青山自年二十六以宋永名貢。景定甲子及咸淳丁卯第宋吉貢。庚午以萬年名貢。癸酉第宗彊貢。甲戌宗彊第。青山以今名試京庠。零分入太學。京庠有類甲試。若零分者。羣千百試。經賦各取一。選艱甚。青山笑談拾芥。如方州弟兄。同時捷雋諸公間。如閩陳中山。張迂叟。嚴何詵叟。藝施景文。

皆知已。數日。高科異等疊疊。而科廢迹熄。晚教東湖廣。選教南雄。而青山老矣。嗟夫。當青山間關攜弟元簡從。文信公于閩。文公蹉跎。而元簡客殯。蕭條來歸。予對牀。喘息相聞。夜話景景。雞未鳴。披衣語待曉。跼天踖地。未知來日之何如。已而予客授南劍。報以元簡墓志。恙逆步走。劍歸元簡骨。未幾。予承乏洪津。扳青山教導。會省憲知青山。從游日以衆。青山暮年得筆墨。不甚索莫。天其猶以是為靈光耶。而今亦已矣。文章英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為古。崛強者為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達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為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公嘗自喜為文老。猶有俊氣。而世之談者每欲求加於俊。是豈非所謂可與知者道者哉。青山長身張拱。左視



微下、慨然而言、無不盡於意。談諧文戲、倉卒謔涌、讀書提掇警醒、聞者感動、抑揚高下、間思過半矣。所成就、覺悟往往神氣激越使然。公少吾先君子八歲、而先君子推重之、以為吾黨、婉孌不忘、無疎密如一日。先君子之喪、自宜春走來、書云、先生之門、是為門人之首、其愛而不可解者稀矣。予於公忘年之交、篤密逾至、每憶極論一世人物、予謂高下能否各可任、因及某某、如朱文公謂陳同父者、公撫枕躍曰、吾意正爾。噫、公之所存者、豈但文字間耶。公既自狀其平生、雪樓聞老復為之銘墓、予厚重以請、曰、斯文之好也。予故磊磊論之、不復詳於言行、而師友關涉、須眉彷彿、或者其庶幾得之。若狀誌所已載者、不復贅、系之以辭曰、

惟斯文之英氣兮、如寶劍之于將。九地不能藏其輝兮、萬里不能墊其光。龍吾知其為變兮、雲吾知其為祥。陋猥瑣之晦明兮、已洞見其肺腸。州里之不可行兮、何感人之可望。惟是公之素履兮、中誠信而允臧。謂龐公之

隱安兮、蚤湖海之翱翔。謂長卿之慢世兮、董晉鄙之德良。聞其言而信其行兮、通客閉而化陸梁。八九十而寧康兮、安生死而徜徉。嗟昏昏之醉夢兮、徒恍惚而擾攘。以此知其中之所存兮、渺何足以測量。懷山中之明月兮、耿斯人之未亡。

劉將孫撰（養吾齋集）卷二九

舒君師文墓碣銘

朱景定三年、我曾大父仁和府君與太學博士四明舒公津同登進士第。後七十有九年、公之族孫莊相見京師、雅善余。它日、以親命請銘其大父教諭君之墓。莊之言曰：吾先世之書、子嘗讀之。吾之譜系、子嘗考之。先大父之事、吾父有識墓之文、莊不敢有所加也。按舒氏自唐祕書郎守謙始居越。其孫承福徙奉化。承福元孫卞、宋承節郎、贈宣義郎、出岳武穆王幕中。卞生黻、通直郎、贈承議郎。陸文達公稱其讓恭足以警傲情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倍之氣。生子七人、其第六子璘、與朱文公及陸氏昆弟遊。通判宜州、謚文靖。楊文元公稱其孝友忠實、道心融明。璘生鉉、鉉生修職郎泌。泌生教諭君諱械、字師文、生宋嘉熙三年六月。性溫厚、持身端謹。幼稟學家庭、劬書香古、結交老成。既長、博通經術、尤長於書。累試有司、不中程、而講習益富。業成、而未之選舉終矣。家有廣平書塾、延名師訓其子弟。期弗墮先緒。君蚤喪父、事其母以孝聞。綜理家政有法。處昆弟無閒言。春秋祭視執禮恭恪。子女冠笄必遵儀式。族人有貧而棄其先墓者、輒出私財復之。更立規約、刻石示後。元貞初、部使者秋公桂按部至郡、秩祀先賢儒學、且錄其後。以君文靖曾孫、薦爲象山儒學教諭。宋禮部尙書王公應麟爲詩送之。既至、橫經正席、發明先儒要旨、聽者悅服。秩滿

杜門閒居、不復求仕進。延祐六年、知州馬侯稱德修學政、起君爲之師。甫半載、以耄辭。明年九月九日、薦先廟畢、遂發所藏書、整輯標志。越三日、□□得微疾、猶讀書不輟。少焉而逝。神色湛然。享年八十有二。娶連氏、繼蘇桂氏。子男五人、勳、點、然、熊、庶。勳蚤卒。點爲從弟。樸後、然使其子求余銘者也。女三人、長適里中戴景良、次適仇倫、季適朱洪。孫男六人、在升、莊、塲、臺、垵。女一人、適汪清。曾孫男四人、興、賓、復、初。詠沂、□□。女二人、長適曹某。君所著有尙書說約、四書說略、總若干卷。其墓在剡源鄉松谿里之原。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銘曰：

軒冕金玉矜市兒、天爵之貴君所縻。藏書名山世莫知、光輝夜騰滄海湄。盤盤岡阜幽宅宜、千載而下考銘詩。

王山居士胡公墓碣銘

王山居士何以名。不矯善不誣實。隱於其鄉。即以其鄉之名自謚焉。象其德。故稱其名也。居士生宋室慶丁亥。得壽八十有九。以延祐乙卯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家。閱七年而葬。之域曰樂丘。其地塋塘近於其家居。士所自卜而自名之也。居士率積于躬而行儀于家。中遭易代。安隱無競。既老而傳。益夷猶林壑間。潛出伏窺。寤寐寐歌。戒悄。以悲。亦欣。以樂也。馬於義。故宗廟里黨無違言。周於礼。故祀饗昏冠無愆節。儉不至陋。用不過奢。其所履如此。而其可以素後訓嗣者。不止是也。方年八。喪于孫。將洗腆致慶。忽命肩輿徑尋天台。桐栢之勝。登壇基。俯石梁。經月乃歸。霜髯朱頰。望之如古仙羽人。遊戲人間。而偶見之也。居士姓胡氏。諱釋之。字開甫。其先自宋康徙來東陽之玉山。曾祖諱望。祖諱元俊。父諱景南。受業于國子司業陳公大猷之門者。居士之世也。居士娶石潭俞氏。柔儉慈順。為令婦。為賢母。諸行卓然。二子。曰有光。曰召希。召希為林氏後。孫男五。曾孫男八。居士之派慶有行者。尚未艾也。俞夫人生淳祐乙未。卒延祐庚申之二月三日。壽八十二也。明年十一月庚寅。合葬之日也。居士之同祖女弟適余。甥宋太學進士俞公。內弟仁傑。實以有光狀來請銘。余不得而辭也。余觀自古史記所載隱德之君子。豈必奇迹顯行。越眾駭俗。為是傳哉。亦曰反諸其行。而信實諸其後。而無疑焉耳。則夫居士之慕素守冲。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雖以志夫實也。銘曰。不辭于賄。不噴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士鑒之。嗟惜不百齡。歸于樂丘。體安魄寧。尚利爾後。迄觀厥成。

馬耳。則夫居士之慕素守冲。終於耆耄。世雖一紀。而其善行不亡。固凜然大雅之遺風也。序而繫之銘。雖以志夫實也。銘曰。不辭于賄。不噴于行。既壽而康。以厚其生。士鑒之。嗟惜不百齡。歸于樂丘。體安魄寧。尚利爾後。迄觀厥成。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文簡公師可 衡長子

師可行一字可臣。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衡輝襄陽廣平懷孟路總管。終通議大夫。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公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配劉氏。完顏氏。合葬先塋。子一從家。

許衡撰 《魯齋遺書》卷二二



儒藏

校記

①「葬」下脫「葬」字，見四庫本《待制集》卷一

○。

②戒：當作「或」，見右引書。

③求：當作「亥」，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六

王堃翁 段思溫 鄭樸翁

龔孟夔 劉壘

王太古 生翁 墓誌銘 方回

新安郡婺源王氏其先太原王也吾友堃翁字太古唐巢寇之亂達祖自歙黃巖徙縣之武溪修撰愈提刑汝舟大監炎皆此派大監與朱文公冰炭然書解盛行徙上寒徙桐川五世祖字顯道富而好施議架閣汲古周公正妻以女汲古果登第高祖某曾祖某祖某字季武號松川先生好義輕財年九十無疾卒父某娶周氏汲古曾孫女年五十卒再娶童氏太古幼好孫吳說不屑於學弱冠大悟閱經史子集攷制度歷數工詞章詩學韓昌黎晚嗜易許公月卿吳公覺異之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太古註獨謂天氣運地形傳陽虛陰實似以連言自為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

變許公月卿嘗為之序如浙東從按察胡公紹開遊介之江東見御史中丞吳公曼卿或謂中丞已進其易然終亦不果行年十七喪母號絕年二十八遊郡之黃山館於蔣氏跨其所愛白驃號銘而瘞之主賓忘言足迹徧東南江浙省處以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大德二年戊戌徙上章半舍許扁曰行易廣從學者甚夥嘗登上章嶺欲亭之以東望舊居西顧新廬酌酒賦詩快易自娛足矣明年脾疾赴柳城齊侯英之招授其子易數月又明年庚子秋疾大作八月生孫以祖孫同庚子名曰後庚謂侍疾者曰後庚既來先庚可去卒年六十一閏八月十四日也踰月後庚亦卒娶同郡俞氏孺人先四年卒年六十子祖念出自胡氏弟可翁女弟恭嫁郡士俞騰龍孫女繼實庚池下辛丑十月某日葬於上寒與孺人同穴祖念携行狀至武林回則其繁銘之祖念年甫三十一大雅雅容太古家訓於斯見之銘曰嗚呼太古身今心古止爾終古（新安文獻志卷七）



段思溫先生墓誌銘

段氏世縣晉寧之稷山。以儒學為顯姓。先生諱思溫。字叔恭。金贈中奉大夫、護軍、武威郡侯、諱矩者五世祖也。矩生鏞。鏞生汝舟。汝舟生恒。皆以文行推重當世。恒生克己。成己。修己。克己。號遜庵。與弟成己。號菊軒。同登金正大七年進士第。世謂河東二段。初未奏名。既謁禮部趙公某。使誦所業賦。公嗟愕久之。起書雙飛二大字以贈。後榜出。果皆中高第。自是段氏耿光尤著盛。遜菴生三子。長思永。為時耆儒以終。次思誠。偉譽籍籍。河中儒學教授。先生其季也。母梁。繼樊。先生及教授兄出自樊。孝友慈祥。由性而成。年十二。遜菴君卒。哀毀如成人。弔者增慟。時甫脫兵變。先生侍母夫人。佐兩兄。服勤朝夕。萬戶晉寧李侯迎菊軒。開館授徒。學者四集。先生雖已能讀書。通大義。恒恐世學不嗣。感激或至泣下。欲從菊軒卒業。重違溫清。母夫人察其意。勉以好學為段氏福。

菊軒亦嘉其志。樂以啟告。先生遂肆力於學。至忘寢食。經史要義。必手籍之。始猶攻辭藝。至是盡棄去。求古聖賢問學之本。究闢洛考亭之傳。聚精會微。以潤厥身。菊軒深器之。嘗曰。是能世吾家者。年二十一。受室河中魯氏。因遂居焉。聚徒受業。懇懇不倦。一以成就後學為心。諸生貧而可進者。尤勸綏引翼。束修之薄。不受也。以故士爭趨風。成才者眾。家素貧。先生損衣節食。市書至萬餘卷。嘗顧而樂之。謂以此遺子孫足矣。嗚呼。先生識慮之遠。視安畎畝者。風斯在下矣。平居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易春秋。郡侯張某素名學易。請質所聞。先生乃言聖人作易。畫以成卦。卦以立象。所以明天地之理。盡事物之情。使人趨吉避凶。然其道必本之人心。盡其心。斯知易矣。近世惟程子朱子之學。為能得之。不必他求也。張侯拱而嘆曰。先生真知易者。詩文溫厚平正。粹然一根於理。讀者知為仁義之人。素位而行。不顧乎外。皇子安西王撫封于秦。開府之初。慎簡僚佐。管記之選。為尤重。

於是遣左常侍、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劉公某以
記室參軍驛召。先生辭疾不赴。廉靜寡欲，一介不妄取。
有以麥三十斛佐廉費者，卒謝却之。四川轉運使王某
送二男僕以給薪水。先生還其僕，為書以謝。轉運嘆曰：
廉士乃如此。至元十五年丁亥，夫人憂，號泣推慕，終喪
如初。後四年，荀軒君卒，喪之如遯菴。先生於享祀斟酌
禮經，致誠致懇，器用必親拭，牲牢必手薦。嘗語其子曰：
祭祀所以報本也，罔極之恩，庸可報乎？禮廢久矣，世俗
苟簡，士大夫而忽此，甚不可也。且不知敬其先，何名為
人？聞者心動，率觀法焉。二十五年春三月某日，疾終。正
寢，享年四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塋。妻魯氏，
淑慎之德，克配君子。子男三人：長某，行臺監察御史；次
某，河東宣慰司掾；次某，鳴沙州儒學。其一女適河津劉
氏。子孫男一，德雄；女五，皆幼。先生貌恭言從，心平氣和，
道德薰襲，遠近傾慕。士大夫道河中者，賓接無虛日，談
經訂史，情義傾倒，語及時政，則謝不敢知。外雖恂恂，中

實有守，義所不可奪，以徇人毫髮不能也。族姻鄉黨吉
凶慶弔，禮意周洽。稱人之善，覆瓿所短。故人皆歡喜尊
奉，語必稱先生，不敢字。或小犯義，必私自愧悔。先生得
無知乎？下至市井傭販，亦能目以好人。卒之日，聞城赴
弔，市為之罷。送葬者執紼近千人，為位而哭者相屬於
塗。嗚呼！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今於先生見之矣。
使其達而行義，兼善天下，固非難事。天不假年，識者惜
之。而御史以才行致身，方與未艾，天其或者以是壽先
生乎？御史辱與予游，乃者奉先生善狀，請追銘定石，紀
德之任。大懼弗稱，然不敢終辭也。謹述所載，系之以銘。
銘曰：遯菴之高，荀軒之奧，言緯行經，一世則倣。先生嗣
興，于光有耀，翼翼其心，卓卓其操。渙渙其文，循循其教。
既洽善良，亦馴桀獠。胡德之忻，胡年之悼。天子先生，將
厚其報。是生賢子，壹聞騰越，以顯以揚，以志厥道。

同恕撰（梁庵集）卷六



儒藏

元贈奉議大夫驍騎尉河東縣子段君墓表

君諱思溫字叔恭。其先居絳之稷山。自宋司理參車。應規始。金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鉅生鈞。君之高祖也。季弟某。正隆二年進士。仕至中奉大夫。壽州防禦使。兄弟俱以學行顯。人稱爲河東二段。曾祖汝舟。祖恒。生克已。君之考也。有詩文號遜菴集。仲弟成已。至大七年進士。主河南宣城簿。詩文號菊軒集。與兄齊名。又稱爲河東二段。君遜菴翁之第三子。年十二而孤。已如成人。從仲父菊軒翁學。遂成名儒。年二十一。受室河中魯氏。因家焉。於經尤邃。易春秋詩文溫厚純正。授業鄉里。多所造就。節縮衣食。買書萬餘卷。以遺子孫。安西王聘爲記室參軍。辭疾不起。年二十九。丁母憂。致哀盡禮。越四年。仲又卒。喪之如父。年四十九而終。至元戊子歲三月也。次月。葬稷山旌汾鄉平瀧原之先塋。子輔由應奉翰林。歷西臺南臺中臺三御史。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爲國子司業。太常禮儀院判官。君以子貴。贈奉議

大夫驍騎尉。追封河東縣子。配魯氏。追封河東縣君。君之粹學篤行。奉訓大夫同贊善。恐追撰志銘述之已詳。輔將改題墓額於石。以彰天貺之榮。而余爲之文。以表其墓云。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八

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

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誼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然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辨。不苟焉爲同也。不幸公先余往。所嘗交者聞而皆哭。余哭之倍。明年。其孤將以十二月甲申。塋公於五峯之原。求余銘。拜且泣曰。是不敢忘先人之遺命。余雖荒落。念相知爲深。其得辭。公諱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曾大父諱國珍。大父諱得孫。父諱阜卿。思封迪功郎。妣周氏。思封孺人。常簿台守蒼巖先生女弟。公生於嘉熙庚子。少穎出。未弱冠。東書游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申補太學。戊辰。升內舍。辛未。舍校平。壬申。癸酉。公聞連魁中。



儒藏

甲戌省闈又中。公以前應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政郎。公少失怙母鞠教劬苦暨成名又失恃每恨祿不及養追慕終天卒棄官耕隱南山瀑下越故人厚禮招之往來轍迹餘二十霜其後次子同出乃隸執萬事游神高邈以辛丑十月得疾即起歸其友固留醫理病日侵至壬寅季春九日支僊登輿越十有二日至家形神將離對家人語尚惛惛已而伏枕又四日愆然而逝得年六十三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致澤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術填海憑霄銜土其重可悲也晚慕顏子坐忘竹雲一榻竟夕不寐余聞而貽書以真知實踐四字致愛助公自信力謂吾已得大意余亦不知公之所自得竟何如也或疑公學兼黃老而病且死欲實其議然性有能盡而命不可期理有能窮而數不可必雖立卓之顏而不免於短也況以此議公哉公程文在黃子冊中膾炙海內至今誦之有雜著二卷曰續古

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余敬公之才而有大節也法宜銘銘曰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豐厥根幹厯艱危兮

忠孝不違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林景熙撰（壽山文集）卷五

故楚清先生龔君墓碣銘

嗚呼宋末士大夫洪認脂韋便身迷國者滔滔而是習熟成風恬不為怪固有稍負氣節於未仕時亦不能不改更於既仕之後嗚呼余安得不於吾楚清先生龔君而致其慨慕也哉君資稟峻邁文辭精緻年二十二貢于鄉二十八再貢賦中第一明年試禮部賦中第二廷對策中第六以咸淳初策士特恩授文林郎隆興觀察推官扶滿除兩浙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觀察判官又除福建運司幹辦公事轉儒林郎侃侃剛直不拘不詭應務明決略無留難始仕於洪繼仕於浙幕府擬畫任法據理甚屬久諸律令為僚者推服為長者器異焉天

歷告終、辟地野外、如永初元亮、如黃初幼安、如楚之兩
龔、清而不污、號曰楚清居士、其志可知已。世氣頗靜、仍
還城中、混迹編氓、沉晦免禍、介持之操、瞭然不渝。少年
擢巍科、不十年而肥遯、名教自崇餘四十年。所蘊雖不
獲施、然論文講學、端已淑人、踐履持循、俯仰無愧。遠者
慕之、近者宗之、仕者禮之、學者師之。為古文簡健光潔、
根著理道、求序記志銘者相屬。有集四十卷及宦遊擬
藁、嘗自為序。比其逝也、靡不泫涕太息、以為無復有斯
人也。天爵之尊、不猶多於人爵之貴乎。君諱孟鑒、字龍
友、莫本系、龔所後也。臨川龔自昭武徙、大王考誠之、王
考良英考方、鄉貢進士。妣汪氏、贈孺人。君亦汪出也。故
孺人子之。吉州判官名若、通山縣尉名雷復者、莫氏二
兄也。咸淳辛未、伯兄以太學進士第黃甲、仲兄以南省
進士賜出身、而君受兩浙之命。時莫氏母無恙、見三子
俱貴、部使名其所居之坊曰叢桂榮親。君仕進時、洪度
歲收緡錢數百、歸監納官、揮卻不受。其它日給日共、舊

例所得、一切屏絕、唯食康稍而已。所處又以分濟同列
之貧、凡死無所歸、求有未遂者、苟可援助、必盡其力。至
閑退時、於人之急、雖不能周、亦惻惻悵悵。初父有庶弟、
凌蔑寡幼、君之母子重罹困厄。此叔之子不慈死而絕
祀、乃為立後、保護遺業、以逮至今人、謂以德報怨。君曰
宜然、美德之云。襟懷坦易、論議平實、嗜義如渴、疾惡如
仇。見人有善、欣懌稱揚。聞人有過、聲蹙隱諱。別白是非、
不少假借。而後進寸長、倍加獎與。其樂成美如此。所受
舉薦者、安撫吳堅、曹孝慶、轉運陳合、朱浚、監察御史曹
淵子。所與同僚者、節度判官黎立武、節度推官蕭立之。
季年所善者、曾縣令子良、異代所師者、陸先生子靜也。
宋嘉熙庚子五月中一生之日也。今延祐乙卯五月上
二、卒之日也。是年六月丁酉、葬之期也。鄉曰積善、原曰
西樞、塋之宅也。配晁氏文元、文莊之裔、有婦德。子自厚、
有文聲。女子適侯、並先卒。子婦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
鄧晉孫之女。夫亡子幼、貞一自誓、長育其子、以紹家學。

女孫塔張觀朱夏皆儒家子。狀君之行者唐汝也。專門治春秋長於君二歲。貧而有守。蓋與君合志。殤墓而請銘者君之孫文潛也。為之銘者鄉之後進吳澄也。銘曰。紫微儒科。萬萬難文。乍試吏事。如鴈解紛。望實峻明。文章薦聞。還懷色羞。吞聲歎云。歲月幾何。挂裴看雲。耿耿于中。銅錦繫腰。綽綽稱學。馬服餘芬。雄堅不刑。雄完不貲。有撫斯原。宿草甚甚。百世吁嗟。清德之墳。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五

故延平路儒學教授南豐劉君墓表

南豐之鎮曰軍山。峻削聳特。上逼霄漢。山靈所鍾。宜產奇傑。而唐以前無聞。逮宋之盛。曾子固文章磅礴萬古。真可為茲山配。神氣死鴻。意其鬱發而無盡。北宋之世。科舉之藝。擅名者數數有。而曾之獨未或繼也。宋季及國朝混一之初。南豐之序。有若趙祐自來。有若劉堽起潛。各以詩文高。然皆沈晦於下。倘俾生慶厯嘉祐間。獲承六一翁銘範。安知其不參子固而三乎。龍入國朝時。

年踰六十。又二十餘年。至大德戊戌。八十六而終。終身無成。劉少雄二十七歲。才氣等埒。每自相推許。方起潛之在宋。已卓犖不羣。邑正長。郡守倅及鄉先達莫不期以遠大。年三十七而宋亡。時勢人情。兵謀地利。素所諳練。北來。鉅公間以事接聽其言論。甚絕重焉。竟亦落落不偶。郡庠缺官。當路薦之。年五十五。始署野郡學正。年七十。受朝命為延平郡教授。其教於兩郡也。繩檢諸生。作古文。廟屋修完。學務振舉。視食馬息其事者。迺吳延平官滿既代。諸生不容其去。復留授。素者三年。乃歸。四年。延祐己未也。年八十矣。後八月七日晨。興進飯。一七端坐而逝。初殯華野。泰定丙寅九月庚申。葬廣昌縣文教里之塔岡。劉氏世為儒家。其先唐末漳州刺史金生。清淮軍節度使劉仁贍。節使生懷州刺史崇讚。懷州之孫建康通守昭。建康之孫著作郎用滋。著作之元孫寧遠縣丞諱從壽。是為曾大父。大父諱炎。父諱岩。母揭氏。起潛事母篤孝。樂為教養。厚朋友。恤貧困。拯人於患。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三六

雖心所至、不顧己力之何如。研經究史、網羅百氏、文思如湧泉。所著有經說、講義、水雲村藁、泐藁、哀鑑、英華錄、隱居通義、凡百二十五卷。曾文定公墓祭久廢、與鄉校日率諸生以暮夜行禮如初、抑其心所尚友者耶。娶傅氏、先十七年卒。子男三、龍瑞亦先卒、麟瑞、鸞瑞。孫男二、曾孫男二。麟瑞走二百四十里詣吾門、請表父之墓。子於起潛前聞其名、後見其文、今觀長興州判官許晉孫所狀、益歎其時命之不與才志合。於是表其所可傳、以示方來。使其可傳於人者、苟有傳、則其不可得於天者、固無憾也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二

校記

①參軍：當作「參軍」。

②鉅生鈞：同恕撰《墓誌銘》作「矩生鏞」。

③恐：當作「恕」。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七

方鳳 王守正 何堯 俞琰

方先生墓碣銘并序

浦陽江之始源在婺州浦江縣有山直其東北曰仙華山山之南里大姓方氏居之先生方氏睦州譜自五代末徙來出唐玄英處士子宋有戶部侍郎贈光祿大夫諱揚遠與眉山二蘇公同為嘉祐二年進士其子璘亦卒官戶部至先生六世先生隱君子也雅志游常欲資之以昭德孫性汲汲然恨行地不廣接人不多蓋老而愈銳初本陳氏子在樞而先府君命為後曰是能續吾業者何必吾宗踰冠出客枕都主貴外祖閭門舍人俞公所將作監丞方公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於是陳丞相尤器惜之將具奏請補初品官而丞相去江南已內附先生未嘗有仕籍然追記其一時所予非班序之顯人則庫贊之聞士於書無不通究毛氏詩其最邃者也始蓋用為文以應有司後乃東其典觀羣怨之旨而一發於詠歌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鍊而神融氣結成一家言詩既益工業日益落里士吳明府渭曰與其伯兄弟關家塾延致先生吳溪上遇好賓客則採撫雲月嘲吟林水間晚善枯蒼吳思齊善父武夷謝翱皋羽序其倡答諸詩曰風雨集以識皋羽無子死數百里赴其喪為函骨葬嚴子陵釣臺南

間歲西遊訪遺蹟古興廢增鬱自陵陽羊公獻之新安方公萬里而下若淮陰張聖子劉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蕭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聯文字交積其業幾滿數十便束歸山中如有德色然嘗錄京口浙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行乘鴈蕩大龍湫挾摘景物率藉為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家故貧至先生一倚吟讀尤不事生殖遂以艱窶終其可傳者古近體詩及他著述合若干篇未詮次得諸躬無若貽諸後先生庶幾為不死者先生諱鳳字韶卿年八十又二夫人季氏先卒於實為從表姑曾祖某祖某父志仁其卒以至治元年正月某甲子而墓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兆在仙華南東子男二人棟棟克以儒承家女三人適張佐黃旒趙必侶孫男三人孫女二人貫少親事先生比長走外歸輒哀其道路所得求先生而糾正焉先生每翼張之迨茲齒士獲有祿食于朝是敢忘先生教指我去年冬先生嘗手寫詩一章介其孫婿吳某來試春官言近得靜疾畫紙與人語則僅可識自視若外域人將死無日矣然行間慙慙不見老人歌側態方意其雖靜豈遽衰者某還而趙錄事以計至貫為位哭失聲已乃曰先生既薨矣琢碑表墓非貫則誰宜為蓋用其所知者酬焉尚先生之志也夫銘曰不殯于奔而遊于恬維蓄之實以鳴其謙有韜鍾鏞



儒藏

縣若釜鬻。鼓間出聲。震轟靡靡。器之碩者。則罔不無。先生中身退然。繁庶。獲其和音。不慙。不慙。不慙。廟郊卒死于淹。歸歸仙華。越人所瞻。瞻之維何。匪乎用占。有封斯隆。如車如幃。門人作銘。式昭厥潛。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貢補進士王君墓誌銘

前貢補太學生王君正父諱守正。家于南豐太平鄉之三原。年七十有七。以延祐丙辰歲三月五日。終于家之正寢。以明年四月辛酉。葬于里之蓮華岡。先一月。其孫孟璋。銜諸父命。奉行狀。跪而進曰。先大父雖未獲交先生。願先君嘗辱交矣。先大父歿未葬。葬有日。未銘也。敢援先君故好而丐銘。幸諾焉。是吾三世藉以不朽也。敢請。予因思正父居同郡。生同庚。學同業。令其請也。勤何愛。幅紙數十行。不以章潛德。慰孝思乎。遂應曰。諾。惟正父幼機警。酷嗜學。于學也。根于恕。故以如心自號。于親克孝。歷世變。顧沛中未嘗一日失歡心也。于弟昆友。讓均。于子孫。繩約嚴。于友朋。敦信義。死生無負。于僮奴。視才短長。指授雖踈。聲無棄。于趨善勇往。如家量出納。無二是也。凡此俱狀所已書。予竊有特書者焉。吾嘗素稱文獻邦。往昔無論城闔里巷。東阡西陌。伊吾聲常相屬。化美成俗。槩以不儒為恥。故雖粟連販。金盈匱。昂時問。右然而誦。



弦不接于其鄰。章縫不踵于其門。即清議卑鄙之曰何物俗子也。率見擯于卿士大夫。由是負資力知愧報者。爭自憤厲。滌濯粉澤綠飾。冀以免守錢奴多牛翁之議。而曰吾士矣。抑猶有狙服竄名。姑惟誑愚掩蓋。而實不學。即清議復卑鄙之資。以為笑。當是時。誠意向儒。斯文自貴。惟三原王氏最。雖宗茂支蕃。慕向或殊。而其專動比于寒窶。貶損忘其侈汰。惟正父伯仲最。以故伯氏通父試。景定甲子中選。上南宮。正父試咸淳癸酉。亦中選。補成均。久之。通父逝。正父衣冠儼立。兀兀談經義。世易矣。志弗易也。宜特書。狀又言。正父苦學。由天性。雖亂離蕩析。猶結茅依屋。誦讀琅琅。雖暮色蒼然。猶講家塾。祀先聖。率子孫寅奉如禮。雖利習濶倒。猶建樓儲書。常留賓論辯為樂。其富而好禮也。又宜特書。嗚呼。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昔人嘗悵悵于是矣。壯老好修。揮絕蕪穢。空山寒日。郁然與簡編相始終。若正父者。殆蕭艾中之蘭茝歟。惜也不逮識君而止。銘君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子

某。孫某。銘曰。

飲一瓢食一簞。齋矣。唯克已好學也。聖人賢之。有民人有社稷。侈矣。謂何必讀書也。聖人斥之。猗嗟。正父傾心儒門。詩禮芳潤。昌其後昆。後昆能勤。亡也如存。

劉壘撰 水雲村稿卷八

故宋文林郎道州判官何君墓碣銘

宋之季。撫州進士科名之盛。推崇安何氏。蓋一家兄弟成名者四人。道州判官文林郎韓克字唐佐。其次在三年。二十一。偕伯兄霖與貢。明年同試禮部。伯兄登乙科。越三年。君再與貢。明年。遂中禮部選。時國恤。不親策士。以省試名數先後第甲乙。君名殿選。郊祀恩。乃得仕。越三年。授迪功郎。靜江府修仁縣尉。兼主簿。越五年之官。廣西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茶鹽事。號能吏。聲實素隆。君投啟事以見。中意。留為屬。俾掌撰述。辟監軍資庫。而廣西經畧安撫兼轉運使。得二鉅人相繼。嘉君有文。亦羅致幕下。凡箋表及慶弔於中朝。連官告諭下郡。壤著

國一一屬筆焉。三使長各舉閭閻循從政郎守舊職秩滿再調轉文林郎道州軍事判官。是年伯兄班見改官知宜章縣。仲兄希之試策甲科第六人教授永州。季弟夢牛亦進士出身主廣昌簿。兄弟聚於行都同時受新命以歸。二親具慶聞者榮之。明年二親年皆七十。四子祀笏稱壽。里中傳夸為盛事。縣大夫表所居曰叢桂榮親之坊。未幾歷數改連丁內外艱。伯兄即世。弟逆充前人。所不堪。君處之裕如。扁書塾曰道心。其後一新堂構更扁曰乾坤草亭。自號為漫翁。仲兄教授暨族之諸甥詹貢士崇朴比屋而處。三人年德相輩行。出入必偕。人目為三老。遇者必禮於其廬。仕者問民休戚。諮政得失無虛日。君靜重簡默。然諾不苟。門絕請託。是以交遊不間。遠邇始終敬服不渝。初娶崇仁吳氏。其外姑饒氏再歸光山黃主簿輝應。黃以工駢儷客制間。數數共君語。君所作四六典麗瞻密。應律合度。淵原蓋有自云。他文溫淳雅健。諸詩謹嚴精妥。近體尤長。樂府長短句。練有

風致。昔在理宗時。閩人劉公克莊。馳文譽資望。堪掌制。以世賞。非進士。於例不可。朝廷憐才。特賜進士出身。入翰苑。識者評君四六雜文。詩詞與劉伯仲。且有科名。擬君所到。不減於劉。而竟不獲大用。惜哉。平生論著多不存。存者有草亭漫索。深衣圖說。郭孝子後傳。所編纂有小學提綱。資暇錄。鰲溪羣賢詩選。君平儀秀整。辭氣雖和喜慍不形於色。幅巾野服。爐香書卷。飄飄有塵外趣。乍見疑為公侯世家子。不知為寒素士也。生淳祐辛丑五月九日。終至大庚戌六月五日。高祖思以五舉推恩。仕容州司法。曾祖庚。祖湛。父宏中。三世不仕。母董氏。內外教養。飭子以學。故君兄弟卷能有成。元配吳氏。卒於廣西。生男三。友直。友端。友成。再娶外姑饒氏妹之女陳氏。生男四。友學。友德。友實。友政。友成先十八年卒。友德後三月亦卒。女二。適饒。適詹。孫男七。梅慶。梅馥。梅服。梅碩。梅玉。梅相。梅午。女七。適陳。適游。適黃。許適陳。一許適潘餘幼。曾孫男一。孔年。更名誠。卒之年十月三日丙午。

葬楊林之原。君長子八歲，蚤相好，晚益相知，嘗謂君詩文可傳，而諸孤以宜章之子友道所述行實來徵銘，不敢辭也。銘曰：玉也挺挺，冰也炯炯。超蜺蜺，滋表表，脫穎柴桑，永初沉寥里居。有來睢盱，而式斯廬。疏越流音，曠曠充耳。繫時與吟，期曠之俟。耆造云遠，索馬弗遺。昭銘幽宅，予衷孔悲。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庀宋南渡，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既屋，掃滌舊業，馳騁諸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汪洋奇詭，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裨漢太史之遺。湖南以琴名者，駭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鈔諸家易說百餘

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并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發先儒之蘊。又纂校百氏書，密行細字，端楷有法，垂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鄒訢之不足。又易別傳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狀元阮公荀存，國初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遇隱者授讀易法，得策中之秘。其闡發圖說，演繹參同陰符，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間論蔡季通乘機仲雖與訂正，考覈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言哉？至於丹砂化煉，刀圭玄牝神方，直造玄室，靈迹昭著，不屑為耳。方聞溺嗜者，旬伏前席，祈請丹旨。先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來者外慙中服而去。終其身不以授人也。終歲寡出，葆願精氣，益昌於學。從游無遠邇，飢附而飽去，參政王都中尤卓然者也。先生風宇清峻，性率機敏，畧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無計。然不耐庸俗交，華官巨室莫敢延請。樂為隱語，嘲諧玩



儒藏

世享年七十。神閒心虛。不累形物。體氣強壯。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巾衣。危坐。召仲溫進。庖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脩者。成之。言既。神采不移。儼然而逝。非達於幽明。生死之故者耶。先生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吳郡文粹）續集卷四五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八

燕公楠 何應子 姬文龍

崔君舉

資德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燕公神道

碑銘

公諱公楠字國材姓燕氏其先自幽薊徙青徙曹至宋禮部侍郎龍圖閣學士贈太尉肅居汴之考城太尉生虞部郎中處厚虞部之孫玟隨高宗南遷居匡廬之下其曾孫森以學行為朱文公所知有子曰變通判永州永州生岳州掖茶分司堂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生公十歲能屬文居父喪廬墓三年再與計偕不第後以連帥辟五遷至贛州通判至元十三年皇有江南帥府授同知本州事明年下廣南有功授同知吉州路總管府事二十二年夏召至上都奏對稱旨賜名賽音嘉岱命參大政辭乞補外食江浙行中書省事俄移江淮置尚書省復食江淮行尚書省事在江浙時嘗請置兩

淮屯田二十五年用前請以為行大司農領八道勸農營田司按行郡縣興利舉弊勅江西營田使沙布迪青貪橫罷之又明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價格新敗姦政未去民不堪命赴闕極陳請更張以固國本上悅會欲易政府大臣以問公公薦已延特爾格布呼密合哩克呼濟蘇史弼徐琰趙璘陳天祥等十餘人又問孰可為首相對曰天下人望所屬莫若安國問其次曰已延可又問其次曰旺扎勒可明日拜旺扎勒為丞相以公及布呼密為平章政事公固辭改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賜弓刀及衛士十人三十年復為大司農得乾沒公私田為頃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二畝出粟為斛十五萬一千一百有奇楮幣為貫二千六百帛為匹千五百麻絲為斤二千七百元貞元年進河南行省右丞首正鹽法大德三年遷湖廣五年夏徵入朝明年正月四日薨于京師傳舍年六十二勅中書致祭有司具儀衛遣官乘駟護喪南歸某月某日附葬江州德安縣烏石山先塋延



藏

祐改元夏子琦以萍鄉知州秩滿赴調京師以狀來請曰不幸先公棄諸孤十有三年矣而神道之文未之有也知先公莫若先生敢請唯公以通材瞻智識時審變簡知世祖起自羈旅致位疑丞雖久寄藩維無歲不召而公於當世之務奮然以為己任大者陞陳小者驛聞未嘗不稱善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最公前後條上時政凡百數十事在至元間多言屯田鹽法賦役便宜往往著為律令在元貞以後皆立國之規樹化之本當時雖不盡用今多踵而行之若公沮桑哥欲罷廉訪司之謀免崔中丞於譴料劉深征西南夷必挑變取敗深竟誅死及語平章劉國傑必先積糧思播順元然後進兵不從卒殘湖南北數千萬轉餉之民倭人入市慶元有司不能用公前後待之之道而利其貨寶劫之以兵反被殺略燒焚之禍沅州唐運判豪橫奪民田武昌縣尹劉權殺主簿誣繫其妻子悉正其罪淮東西飢奏賑粟三十萬斛湖南北飢亦然且先賑而後聞然皆人所易

能。至於世祖數欲置公左右輒以疎遠辭一為完澤天下享和平清靜之樂餘十五年此則人之所難也。公每謂余曰可與慷慨論天下事惟君與僕耳。然余固陋退怯無毫髮補益而叨祿竊位遂四十年。今又銘公墓道略不辭讓雖曰知己獨不愧於公乎。公娶某氏子六璋某路總管府判官某龍興路新建縣尹琦新撫州路總管府判官某某孫男女若干人有五卷集十五卷藏于家。銘曰。召公翼周厥土惟燕運邁代徂氏族以綿維沂登汴太尉攸經四世而南匡廬載寧人歌舜風家秉周禮百五十祀而公以起惟帝世祖有此萬國孰土爾疆而述爾德惟公之來允國之材惟公之思允國之基帝曰獨余惟公正直公曰臣愚願守方伯入貳南省再宅大農人誦公賢孰知公功孰相孰卿惟公明之孰賦孰役惟公平之公胡不留公胡遽歸生守外藩沒寄京師幾幾匡廬下有彭蠡彭蠡茫茫公在萬里念公平生無復晤語

匪惟公銘思我世祖。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二

故待補國學進士何君墓誌銘

予移疾還家。道過清江。皮氏留再月。有衣大布之衣。介皮氏來謁。問之。何其氏與道其名。揖之坐。作而請曰。與道之兄有道。弟安道。是為待補國學進士君之子。先君諱應子。字奕夫。世居清江縣樂學鄉之彭澤。生宋淳祐辛丑。弱冠喪父。奉母聶氏理家。刻意學業。師進士周先立。由詞賦改習尚書義。甲子庚午秋貢。俱以補弟子員。待試國學。與熊夫人之從父前進士介游從講問最密。科舉既廢。隱處絕仕進意。我冠博袖。延師教子弗怠。他境嘗有逮捕。根株幾蔓。出身扞蔽。同井賴以無擾。歲饑。平糶以濟族姻。貧不克葬。捐貲以助。人有急必賙。有負未嘗責。不幸於大德丙午五月四日終。將以丁未四月某日葬某處之原。與道兄弟痛惟先君與總管皮公世姻世鄰。荷待遇特厚。先生善皮公。於公之所厚。能無情

乎。倘俾一言光於幽。不惟先君長逝不恨。而其遺胤與有攸焉。予曩聞皮公言彭澤之何為儒族。其先彭澤縣人。官于吉。因家於此。其後有陽山令致仕來歸。遂名其地為彭澤。以志其祖之所自。公又數稱奕夫為善士。噫。公之旨足徵。而其子又請之勤勤。是可銘已。君娶熊氏。子三男。三女。孫二男。三女。盧應開。熊文瑞。楊德懋。其壻也。父諱夢龍。大父諱泳。曾大父諱珉。並隱德弗耀。夫善積者慶餘。以君之善。其蕃其昌。不在後之人乎。銘曰。積之厚。其究也楸。前所留。維後之休。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三

姬先生墓碣銘

君諱文龍。字伯陽。姓姬氏。河東絳州人也。世業儒術。曾祖雍。祖泰。考德。妣王氏。金之季年。考府君避地襄鄧間。又渡江居鄂。雖遭時多艱。所至必擇師教子。故君自少卓然有立。宋咸淳四年。以詞賦擢進士第。初授迪功郎。主鄧之京山簿。能聲獵獵。用部使者李應春。錢真孫。郡



儒藏

守翟貴薦轉從政郎岳州教授荆湖制置使汪立信聞其名辟郢之長壽令進承直郎尋兼倉書判官廳事庫庾倉庫皆君司之持身至廉一毫不以自私亦不以深刻聚斂為務時天兵圍襄郢縣多儲金帛以酬有功郢有金數萬兩君一日閱實而數不足主者於法當死君曰是必急有所需乃命償之至元十二年襄陽天兵降棄郢不攻而南郢之守臣乘便竊種官田竊庫金入其家君不能止乃收故贖藏之曰他日事覺悔無及矣宋亡朝廷遣使者稽核故宋金帛之在庾曰土之在籍入官者於是貪者相繼獲罪惟君獨無所得未幾例以故官授之君傲身而退固家于郢獨得林壑以終老焉當是時來為荆閬及邵使者多中朝舊家鉅儒如史公杞姚公燧暢公師文馮公屹皆重禮君樽俎笑談日相樂也而姚公馮公亦就家郢各遣子弟執經受學姚公疾草語其子曰吾世冠衣大族有如一諱喪禮勿徇流俗姬先生深明禮學汝當咨之公薨君主其喪衣衾棺斂

哀麻之制悉遵禮經觀者敬焉初君連值父母喪廬墓哀號三年不歸與其弟光州文學掾震龍門居無間言益其孝友之實見于行事類此非徒講誦禮文而已君性耿介或有餽遺一切不取人有過輒面折之一時官府多求君文章傳以為榮君亦因與箴規未嘗以一語相諛悅荆相山間九月桃復華邵使者寫為圖求言君曰預霜不殺草李梅實聖人筆之於策九月于卦為利而桃復華表于按部之境抑亦民和之所致歟識者知其言之為有在也郢舊有白雪樓郡守撤而新極其宏麗為君記之君曰財非天雨工非役鬼一旦規飾逾昔誰之力歟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何必改作及高大其南門聖人書之曰新作垂戒之意深矣郡守惡其詞直藏之不以示人君曰他日必有喜吾言者後十餘年中書參議何公庭蘭命刻諸石君享年八十以延祐七年某月某日卒其長壽縣東十三里祖墳之側將終索紙悉書遺命了無不亂娶眉山楊氏故宋參知政事棟

之從孫女。子男鏞將仕佐郎。主婺州金華簿。擢湖廣行省掾。女適張通。陳書。傳表。滋皆儒家子。滋為玉沙縣學官。孫男周南。嗚呼。宋養士三百年。可謂厚矣。及其亡也。居高位者。往往喪其所守。君以小官。能晦迹山林。不易其業。是可尚乎。故表而銘之。銘曰。
維昔勝國重養士。三時緩急有所恃。滔滔江漢南國紀。人才凋僮匪風靡。車載。姬君學詩禮。立言制行類有恥。身雖遐。藏名愈偉。尚百千年石不斲。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四

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是復心以書擢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聞之。喜得人。考官為溫陵邵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別讀之。風簾薄暮。再三過不能已。侍側。即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之妙至此。其題為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爾宅者。顧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為言。嘗評斯義。

極小人之隱微。而君子之德美。其屬望復心何許。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造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歲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怵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家世習尚書。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縱橫。掃羣輩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屈下之。庚午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宮。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叅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邁。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諧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絕倒。孺兒嬉弄。舐排指。撻披扶。若不遺而。



儒藏

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聞見。故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臆其所存哉。筆墨精麗、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慨宛轉、烏鳥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咏其言也。使客之至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錚錚、不小挫。邑校屢借重、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塵埃糠粃、猶足以陶鑄。興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禾川、又奉省檄、再強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孌。故僭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之、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勢舊、不少假借。世難多難、隙嫌屢構、回旋偃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機變開闔、殆不自拔。館般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棘、臥疾五年而沒。沒而郡僚倡率弔祭之、逢掖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頓絕於

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沒。延祐丁_庚五月二日。曾祖上達、祖懷卿、父子故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履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葬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收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林、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晚昨聞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問安否。積中書來、謁銘、授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陋、意有餘而語不逮也。嗚呼悲夫。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騰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繫福全。幾年干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暑寒。千古之傷、世何是捐。宛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校記

①曰：疑誤。

②授：疑當作「援」。



藏

元儒碑傳集卷三十九

孫登龍 蕭顗 滕安上

有元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墓碑

至大四年十月朔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孫侯以疾終於家其明年十二月將葬前淑浦縣尹蕭君以書來為其孤福齡請徵文以表墓隧之碑孫蕭親也蕭予舊也其請不可違孫鉅族也侯美士也其美有足揚者遂不復辭謹按孫氏有三其一姬姓衛公子惠孫之後其一芊姓楚令尹叔敖之後其一嬌姓齊陳無宇曰孫栢子其曾孫武奔吳為閭閻將著兵法十三篇唐末有百將率師駐度度化留而弗去度度化今賴寧都也孫氏為賴寧都人自此始在宋有介夫者與蘇文忠公遊侯之曾大父汝成、大父廷休、父德成、世世繼德至侯彌昌侯諱登龍字壽甫家饒於貲身饒於文早年以進士貢

生嗜利如羽嗜義如渴凡凶荒死喪患難危急不問戚疎通達周之拯之惟恐或後橋梁道路苟病於跋履必為完治雖費不計聖朝兵及江南山藪遐僻乘時嘯聚侯扞衛井里獲全生聚者不啻數十百家行省擢充南安路儒學正考滿勅授廣遠南丹溪洞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一以周孔之教變殊俗休暇之日引古援今懇懇以告司政之官多所匡救裨益大德九年轉授同知歸仁州事起七年而有東川之命由將仕佐郎陞登仕郎不及拜命而卒年七十一初娶張氏生男二清臣獻臣丁丑歲俱殲於兵再娶揭氏以其子廷臣歸侯子之君子名在吏部八品選中父有庶子九齡侯亦子之君子父命也三娶曾氏生男五福齡勅授瑞州路上高縣長官祿齡壽齡高齡女六適趙適楊適唐適胡適朱其季許適蕭庶子順孫命為廷臣之子孫男曾孫孫女一嗚呼侯富康而壽考子孫才賢而蕃衍浸浸顯榮非好德之福積善之慶乎心潛於義理文雄於場屋誌

侯之墓者云耳。文章不及鳴於館閣。政事不及福於當道。狀侯之行。者云耳。予風聞侯譽。又稽狀與誌。而序其樂如此。繫之以銘。銘曰。

恂恂文儒。行服鄉閭。喜累惠周。天人交孚。晚報其賢。繫德之符。小試儒官。施未寸銖。進貳郡牧。何不須臾。時用之奇。後慶之朕。穹碑厚趺。百世弗渝。若稽前美。允休允都。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五

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

墓誌銘

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先生曰蕭公。同公篤志勵操。高蹈深隱。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於是微車起之。表帥俗化。其道德風流。迄今天下慕之。至正甲申之春。天爵來官西臺。訪求二老言行。將以為師法焉。既而得同公墓銘。讀之。起敬起嘆。蕭公云。亡久矣。猶未有述。乃稽核薦揚。徵召公牘於省府。採摭族

世。覺其歲月於其家。問其隱德懿行於舊老名士之所傳。錄其遺文雜著於金石簡冊之所載。合而誌之以銘。庶後世改德者有徵焉。謹按蕭氏益都人。國初著籍京北。公諱糾。字維斗。年二十餘。郡守以茂才推擇為掾。未幾。新郡倖至。倖西域人。怒則惡言詈吏。公嘆曰。如此尚可仕乎。乃置文書於案。即日謝去。隱於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之。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思索其義。如是者餘三十年。義理融會。表裏洞澈。動容周旋。咸中禮節。由是聲名大振。世祖皇帝既一四海。而遐荒小邦。橫目窮髮。悉皆來庭。命開祕府。詳延天下多聞之士。選述國志。用章體理一統之大。使者來徵。公辭焉。故贈咸寧貞獻王顯森特穆爾親受學於許文正公。深知治國用賢之說。及為陝西行省平章。登公並故四川憲副劉季偉姓名於朝。會參政趙彥澤請立提舉學校官。薦公可當其選。久之。制下。授公承務郎。陝西儒學提舉。蓋從貞獻王



儒藏

及趙公之言也。省憲請公就職。公以書辭曰。某蚤事文墨。見一時高才絕足。赴事功者。効之不能。是以安於田畝。讀書為事。本求寡過。不謂名浮於實。聖恩橫加。竊念聖人之教。必明德而後新民。成已乃能成物。昔夫子使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然則心術之微。雖聖師不若開自知之審。今某學行未至。自知甚明。望遠廟堂。改授真儒。則朝廷得人。學者得師。某亦不失為寡過之人矣。大德七年冬。起擢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國子司業。遣使徵之。公又力辭不拜。其言曰。念某寡陋。與人共學。非敢為師。向授提學。幸蒙聽允。其辭既不能當。外郡學職。豈復可預國學之事。况敢辭卑居尊。以取無廉恥貪冒之罪乎。九年夏。制若曰。蕭維斗。山中讀書。不貪官。不嗜利。世祖徵召不至。朕遣人召之。亦不至。豈將命者非其人而弗來歟。今特命叅議中書省事廉恒等以往。其令行省給五乘傳。賜之楮幣百疋。命挈其家偕來。或蕭維斗堅欲不仕。可遣嘉言一二。朕當令人送還。如年

老或不能騎。別給安車可也。行省行臺諸司所在教遣。公辭不獲。力疾北行。適成廟不豫。然猶傳勅。俾擇館舍。遣近侍賜餼。廩衣物。又命宰執以治道為問。公尋亦南歸。仍辭所賜不受。十年。進集賢侍讀學士。少中大夫。即其家授之。明年。武宗臨御。仁皇養德東宮。博選當世名儒。左右輔導。特授公嘉議大夫。太子右諭德。命宮師府長史蕭輝起公。教迫上道。至大元年二月。至京。入見嘉禧殿。仁皇溫問再三。公書酒誥以進。因言。古人惟祭祀則飲酒。然尚德。將無醉。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之。未幾。懇請還山。上憐其衰老。遣使送歸。二年四月。徵拜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太子右諭德。進階通議大夫。公以老疾辭。門人疑馬。問曰。聖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今先生辭祭酒者。何也。公曰。曩在京師。有朝士再三以成均教法為問者。余告之曰。若欲作新胄子。當罷歲貢。一如許文正公時。專於教養。彼既外無利祿之誘。內有問學之功。則人材庶有望矣。此語



一傳物議鼎沸。執政者亦深不以為然。今余出則徇人。豈能正己以正人乎。四年正月。尚書臣皆以罪廢。政務復歸中書。而大臣請曰。今政事大壞。當從新治之。中外廉潔老臣及事世祖成廟兩朝。有若李謙。尚文。趙居信。劉敏中。蕭鮮。程鉅夫。郝天挺。韓從益。劉正。程鵬飛。董古。選陳天祥。王思廉等。可急遣使召之。共議新政。仁皇從之。公以疾辭不起。延祐五年七月己未。有星殞於所居中庭。光射如晝。越八日丙寅。公以疾薨。春秋七十有八。八日某甲子。葬咸平縣少陵鄉朱張里南原先塋之昭。至治三年。問人故四川行省左丞廉公博。江浙行省叅政富珠哩公。時方在朝。以公易名為請。制贈資善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扶風郡公。諡貞敏。維開輔自許文正公。楊文康公。鳴理學以淑多士。公與同公。接其步武。學者賴焉。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達三禮及易。嘗作家廟以奉先世。祭則極其誠敬。子弟或少有怠。祭已必深

責之。早值親亡。哀毀致疾。治喪不用佛老。棺槨衣衾。悉遵禮制。蓋自楊文康公倡於其始。公復推明於後。至今長安士大夫家亦多化之。公平生不祭於墓。有築亭於先塋之側者。表曰致愍。引祭義以明之。公曰。墓祭非古。當作祠堂於其家。揭斯名於齋室。庶乎其可。臨川吳文正公獨稱公為善於禮。初。江西儒者標題小學書行於世。公聞。以朱筆塗之曰。凡今標題。多朱子所不欲存者。如鄧伯道繫其子於樹之類。吳文正公是之。公深通六書。嘗言自古文篆籀而後。小篆佐隸。至於真楷。相沿而成。故今楷書中古籀篆隸皆有之。雖行草亦有古籀篆隸之遺意。今真書點畫之訛者。皆從隸章行草中來。非兼通者不能知也。小篆自是省古籀而為之。考諸鐘鼎款識。遇重字則變之。要之不失六書之旨。太常博士侯伯曰。今人識字及通六書者。惟蕭公為然。關中字學不差。亦因公發之也。公嘗書經史格言以訓人。求書者或非其人。及涉異端之事。則拒絕之。家多藏書。手自校讎。

或經傳音訓之訛。皆字字而正之。下至文史亦然。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公薨。遺落無幾。今購得古今詩若干首。銘贊雜文。序記碑誌。又若干首。翰林姚文公燧文。蓋當代。慎許可。獨敬禮公。其門生有譏訛公文者。姚公怒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豈若吾輩以雕蟲篆刻為工乎。所撰九州志若干卷。法史記年表。由三代迄宋金。詳疏沿革於下。山川貢賦附焉。其他著述。又若干卷。天歷兵荒之餘。往往散在名家。公少穎悟。三四歲時。從其姊過親族家。引公坐榻上。不從。親族固命之。乃坐榻下。人已異之。既長。慨然有志於天下。歲癸卯秋。河東關中地震。月餘不止。父老憂懼。不知所以。相師問公。公告之者數千言。反覆極論天人一理。性本皆善。國家當務教養。俾復其初。人當恐懼修省。日遷於善。則陰陽和而萬生遂。災害自不生矣。其心蓋欲位天地。育萬物。上躋隆古之盛。是豈離世絕倫。索隱行怪者之流歟。初。朝廷以貢舉取士。行省禮請公與

同公較其藝。公以斯文方興。出而應之。公讀書之暇。躬親農耕蠶桑。嘗教其子孫曰。治此以供衣食。最為安爾。或有饋遺。非義不取。人有急難。施不少吝。奉養極其澹薄。公身長六尺。脩髯如畫。望之可敬。其為人外和而中剛。凡與人交接。之以溫言悅色。胸中黑白瞭然不潤。間入城市。觀者如堵。當代名公卿及四方之士。宦游於秦者。願一見公為榮。或數造其廬請教焉。西臺大夫巴圖公嘗以冬月謁公。汗流浹背。出語人曰。吾久在京師。屢接賢士大夫。未有若蕭先生自然。令人敬愛不舍。公教人極嚴。諸生惴惴畏服。其學皆自小學始。次及四書。諸經。日與學者講說經訓。滾滾不窮。待其曉解。方授別義。人來質疑。即命其徒取其書某卷所載以對曰。背文暗誦。恐或誤人。初。富珠哩公至自南陽。從公受業。久之。謂人曰。某游江右。獲識諸老。聞其論議。或有不讓。今見蕭先生。使某自不能措一辭。信知吾道之無窮也。其他弟子若同毅。陳營。智炳。李材。盧烈等。多知名於時。公德善

化及遠通。雖武夫悍卒亦知景慕。征西兵嘗屯長安。大帥一日入朱張里。里人驚惶。帥諭止之曰。汝勿怖。聞此有蕭先生者。見之即歸。吾非侵擾汝也。有郡吏乘馬城南。暮歸。遇盜逐之。吏思所以自解。曰。我乃蕭維斗也。盜即引去。未幾盜獲。吏適按之。盜曰。我向欲叛汝。騎汝以爲蕭維斗也。吾故不忍。寧知汝結我耶。公四世祖諱雲。宋樂安鹽使。曾祖惠彥。金益都府孔目官。祖諱均。皇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河南郡公。考諱踰。

屢佐戎幕。活人有功。終京

兆路總管府經歷。因留家焉。徵士韓擇為誌其墓。贈資善大夫。大司農卿。上護軍河南郡公。曾祖妣蓋氏。祖妣孫氏。追封河南郡夫人。妣張氏。連氏。俱沒於兵。周氏。張氏。並追封河南郡夫人。配楊氏。張氏。杜氏。俱先卒。張氏亦追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曰友。早卒。曰恭。終奉議大夫。耀州知州。女五。俱適人。孫男三元。終進義副尉。涇陽縣主簿。次亨。次儀。嗚呼。節義天下之大閑。有國家者欲

以作興風教。振起名節。則必訪求高人逸士。徵而用之。於以登禮樂之治。俾廉讓之風。彼為士者。非偃蹇以自媚。矯亢以爲高。蓋不如是。則道不尊。觀列聖之所以用公。公之所以自處。則朝廷風厲人材之盛。君子進退道義之隆。可以爲後世之楷範矣。銘曰。

節彼終南。有堂有紀。雄其居之。曰隱君子。早捐世務。樂乎幽潛。德蘊於身。士具兩瞻。南山之雲。朝隲於穴。雨澤誕施。漂我名節。天子曰咨。有臣如斯。安車載脂。屢往徵之。公拜陳辭。能薄材穉。誤達天聰。臣非屯蹇。安車而來。道德雍容。羣工在列。仰止高風。進敷正言。退明正學。垂訓後生。克配先覺。去古曰遠。士習愈偷。嬖妍駢散。合汙同流。一聞薦揚。喜溢顏面。遊世弗聞。百未一見。不有君子。孰障頽波。尚思公存。考槃在阿。言爲世則。行爲世軌。流風遺烈。來者興起。南山蒼蒼。下爲公藏。爰述潛德。百世耿光。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八



儒藏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樂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凡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于其師之概。至大己酉、趙長輪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與君之再入成為橫經文席者、書數百人、而礪石所費、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于在三足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報。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鼎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整、及出接物、一誠以和、即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

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于朝、敷教中山。是府多士、觀說輝光、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綬掖者將半。齊魯處臣善其職事有聞、用以職民、主以城簿、歷于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按以義、剔剔上說、不使賄泄、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邀往治。載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微為國子博士、以其早昔自律有先、蚤作晏脩、誨誘諄諄、發蒙疏疑、並儒克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咸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遷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國丘請謚、大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措。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謫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祗畏、側身脩行、及昔所為、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千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闢其家、著書自

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二十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其府城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諂。非

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庵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康訪使趙東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待經筵職祿。綸謀廟堂為恨。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蒙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嫺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泉明。自致終喪。亦足以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凡羽。有文行於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鏗鼓衡門。益大其聲。教起布衣。于定敦教。析析縱橫。來則來教。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召。入為曹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還拜御史。為帝耳目。言

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微司業。年過知命。遽落子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具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誥言。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六



儒藏

校記

①選述：當作「譔述」。

②八日：當作「八月」。

③問人：當作「門人」，見《元史》卷一八三《李术魯

种傳》。

④觀：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作「求」，似較長。

⑤以：當作「彰」，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

朱自期 魏新之 張九思

趙秉政(正)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於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螻蛄共戴哭泣感行路予嘗為詩弔之。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考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潛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寶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磨礪以須

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恬無仕進意。迨山書院兵後久荒祀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藉舊觀沒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漢亭回視故宮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嘆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雖為有所以教以育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捐已俸造蓬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乃以此為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大公為作古榴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贖之無所靳人皆稱為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況埽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為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進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



儒藏

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寧適柴嵩妙惠適姜英發妙淑許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尚幼異時進取之士馳驚不足從鄉貢已難况得入太學尤難盖有槁項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煖而去遭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豐終壽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婿皆高門大族名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窆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有成立造物之報盖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

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歸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云其何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楸良久慰爾永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牟獻撰（陵陽集）卷二四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于時被旨典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開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還潛跽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澤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泊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譖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執較然獨留果有一士頽然而長鬣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拄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燕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鄧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允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闕物則民彝之大者尤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鄧人有鄉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鄉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薦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將軍至鄞鄧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廡西廡教授王擇懼甚奔



儒藏

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次於今日矣。府君從容答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歸故鄉。家素單乏。蓋蓋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雖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導之。誦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塋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說。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淫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泰俞某。張某。其壻也。孫男三人。鈞。鏞。鏘。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鏞桐廬縣學教諭。曾孫男四人。潛。澤。澈。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國朝為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聞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朱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強不能下。稽首謝曰。親君年雖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府君有易學。蓋測若千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陽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多闕廢。嗟彼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子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蔽著先品。蓋稽之為法程。性由繇。歌美櫻。睦有士事遺經。宋物改。遜。巖高霞作。悞。雲為屏。徽弗緇。節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績紛。競華聲。文誠實。實。樹名。苟視此。面發頰。柯阜山。八尺。墜。序。今德。鏞。新銘。

宋陳撰（宋學士文集）卷三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建國都。建號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

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才能之士。皆不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宮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

裕皇於東宮。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

裕皇愛其才。留不遣。按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折入於東宮者。儲蓄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化其費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薩千戶王若。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

裕皇方從上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械矯如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戶者。毋得擅啓。問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善。生。請見二人。則啓開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給。稍墮而南行。且語曰。前門。

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合馬出與左丞郝貞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討賊，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略，為上信倚，故以宿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其處，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易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為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

裕皇嘗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中，矢死而能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家。公曰：「吾嘗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禮，霍孫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瑛、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芳。

裕皇以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為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野。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遂不以疏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官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諸德，皆善等官，召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公公之奇，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假宮中閒暇時，身先後輩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即出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言府舊僚不

能無感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系也。奈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薨，公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訊以解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兼詹事丞。是年。」

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冊母后為皇后。后即東宮為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脩。

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為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假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繡繡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異，非眾思所及。受事者若忘且中程，無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從事，蓋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官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樂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泣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蓮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陳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謗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後然自逸。故東朝嘗

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績。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所受。

裕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

裕皇幼冲時。

世祖命儒臣勸之。卒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

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

裕皇建之。學之有官。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亭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惻然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

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諡忠獻。後二十九年。爲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諡安恭。曾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諡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諡。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諡莊惠。妣贈魯國太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脫因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今皆封魯國太夫人。

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椿。童。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金界奴。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

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扶持。入見。與聖太后上差悼久之。命加恩焉。金界奴年十一。已備宿衛。甚稱。自是事歷朝皆。有功。今爲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爲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留守之子曰壽童。襲出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先。坐。在四邑鄉。坐。隆。故。遂。公之。基。於。良。鄉。縣之南原。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與舊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高。尊。榮。貴。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髻。已。起。而。繼。之。精。敏。脩。飾。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事。詔。紀。實。爲。銘。詩。曰。

稽顙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

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

裕皇。仁孝以承。就佐天宮。衆賢彙興。肅。以。朝。離。以。養。一

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春。官。亦。論。多。聞。

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執。輔。道。義。國。有。老。

成。授。几。設。醴。公。爲。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

無。忤。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群。疑。既。亡。官。

壺。亦。固。不。執。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聖。孫。之。將。隆。福。有。

宮。萬。民。所。望。微。音。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

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治。於。斯。爲。盛。民。

物。阜。康。法。今。脩。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公。爲。詠。歌。以。燕。嘉。賓。



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九三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殛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云西山峨峨山英川經茲銘不磨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七

元故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趙忠敏公神道碑銘

世祖皇帝臨御中國總覽豪俊布列有位故治功興而法制立一時賢材之盛或奮由農畝或舉於戎行或出於詩禮之族或興於勲伐之裔若趙公者蓋其人乎公諱東正字公亮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賜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定國襄穆公增之子知太史院侍儀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定國文昭公東溫之弟也起家武畧將軍新軍上千戶官至少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享年六十有七以至大元年秋七月某甲子薨於當塗寓舍二年夏五月某甲子葬於順德南和縣李馬原後三十年制贈公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侯諡忠敏始刻石以文曰初太祖皇帝兵至飛狐襄穆舉城來歸從國王穆呼哩戡定河朔由監中山家焉有子十一人公次居六生有異質襄穆奇之曰吾將兵不妄誅夷子孫庶有賢者中統庚申世祖歸



自鄂渚、道出中山、襄穆以潛藩累臣、持牛酒郊迎。上為下馬坐帳中、襄穆進酒、公從拜其後、進止雍容。上偉其貌、命列宿衛。至元十年、襄陽降、詔丞相巴延大舉南伐、選材勇以充將校。大臣以公名薦、即授新軍上千戶、佩銀符、從兵攻郢。又破黃陂、以功陞宣武將軍、換金符。宋社既墟、新令未洽、慮民復叛、命諸州置管軍總管府分守其地、公調徽州。尋又置萬戶府、兩府莫知所長、而萬戶受賂、輒為人奏官賞。公還京師、求解其職。久之、臺臣知公賢能、奏食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上可其奏。豐城尹張某黃緣東宮、近侍得官、肆為貪暴。公按得之、尹恚曰、吾昔受東宮教。公曰、教若殘赤子乎。尹陰令其子訟寬於朝、吏不敢書尹獄辭。公曰、苟得罪、獨身坐、不以累若等也。卒論如律。吉鎮守萬戶、橫恣不法、樹黨與十人、號十虎、持郡縣短長、縱虐於民。公擒其黨一人、急索其家、得刀斧弓矢並新屠牛。獄具、即杖殺之。民爭愬其枉、盡取九人治之。萬戶誣公擅殺、行省臣曰、州

郡置兵、本以為民除暴、今自為暴、可乎。食事用法擊賊、非擅殺也。萬戶慚憤而退。江南既歸版圖、後生漸趨刀筆之習。公行部大郡、遣吏奉書幣迎致縉紳先生劉辰翁、鄧光薦、黎立武、舍於學宮、命諸生從授經訓、業成者復其家。士風由是浸盛。移食漢中、換朝列大夫。度同列不可與為、居三月、遂移病去。明^⑤八月、詔改提刑按察為肅政廉訪、起公食憲河南。懷孟有閒田若干頃、民佃其中、竊位方面者奪為己有。公復還之於民。元貞初元、遷山東道廉訪副使。益都宣慰使喇實奏請東海之濱、土皆膏腴、宜為屯田、以養軍士。公言、田實渴鹵、不可以耕。喇實罔上病民、言不可信。朝廷為罷宣慰使。時成宗皇帝新即位、慎選大臣、尤以臺憲為重、詔拜閩省平章徹爾為南臺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為中丞、公為治書侍御史。大夫先朝舊臣、威重若神、以公高年、獨加敬禮。公為大夫言、各道廉訪司糾郡國官吏、宜選御史察各道臧否而黜陟之、則職業舉。大夫從其言、而憲紀益

振江浙省臣為姦利事覺激怒東朝廷議遣官雜治公分臺以省具得鹽司及省中大吏職狀皆以罪黜大德五年拜江西廉訪使民間公來惟曰是能縛十虎者耶貪吏望風或自引退寧州盜殺大賈數年不獲公聞其辭以大賈嘗舍逆旅意盜為逆旅主人立捕至即服明年公告老臺臣不許起起視事又明年公復求去官屬苦留之乃夜乘舟入匡廬山尋載其家北還至當塗悅其土俗卜居郡城之東歲丁未江南大饑有司勸富民出粟粟不能具民且死公謂吏曰爾以嚴刑威之粟終不可得也當以善言諭之吏如公言果得粟以活民甚衆公少善騎射嘗獵於野猝與虎遇衆皆辟易公引弓一發而踣從政柳林近侍較射為樂公射輒中及學書筆力端勁以顏魯公為法公嗜讀書不尚章句獨喜古人奇節偉行雖在行陳寘書袖間下馬休輒誦讀軍中相謂趙生丞相渡江盡召諸將議守襄陽統軍萬戶韓某堅請公留丞相不許宋平公出橐中金購書萬卷輦

致其家以其副分遺順德懷孟許三郡學官北方之士賴焉公嘗言自昔中原文獻之會兵戈以來詩書禮樂之習微矣雖公卿大家亦多雜用俗禮乃與文昭公為家訓以示子孫裏穆公薨親舊欲用浮屠公曰吾衣冠族當守禮經於是喪祭一遵古制郡人化之公娶張氏再娶劉氏子男堪先公卒儀承事郎建德路壽昌縣尹兼勸農事儀將仕佐郎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架閣庫管勾兼照磨侃不仕女適承直郎揚州路泰興縣尹兼勸農事劉節孫男時可時克時養時貞時會時泰時立孫女五人趙氏世家飛狐裏穆始兆中山公母定國夫人楊氏別墅順德公疾語諸子曰吾母愛我甚事即死莫我母傍遂從遺命始公食憲河南憫世俗用刑之酷乃上言曰昔唐太宗因閔銅人見人之五臟皆繫於背詔天下勿鞭背可謂仁君愛民萬世龜鑑今朝廷用刑有制而有司不詳科條輒因暴怒褫衣鞭背致人於死深負國家好生之德廟堂是其言遂著為令銘

曰、

於赫世皇、立賢無方、用適其宜、治具畢張、維人之生、才
有萬量、成德之士、施用不器、偉哉趙公、惻惻無華、奮其
才能、益大厥家、飛狐被邊、俗喜騎射、及家中原、詩禮日
化、始從丞相、執戈戎行、南土既平、分持憲綱、典刑嚴嚴、
風猷凜凜、發植姦貪、民獲莫枕、洪惟聖祖、建臺之初、一
時老成、執法不逾、時方治平、人皆尚行、風化肅雍、州部
清整、公在憲府、三十年餘、用人之效、此其權輿、維古善
人、為國之紀、嗟爾子孫、尚靖公祉。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〇

校記

①偵：庫本《道園學古錄》作「偵」，《元史》卷一六
八《何榮祖傳》作「偵」。

②皇后后：當作「皇太后」，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錄》。

③音：當作「奇」，見右引書。

④工：當作「公」，見下文。

⑤「明」下當脫「年」字。

⑥經：當作「經」。



無藏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一

趙與票 皮儀 于應雷 汪維祺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
宗正事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
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

公諱與票字晦叔宋燕懿王德昭九世孫
高祖子英宗正少卿避地南徙紹興間為
台州黃巖丞家于縣之西橋至其子孫遺
育蕃衍故今號西橋趙氏宗正有孫師淵
字幾道官至太常丞為朱文公高第文公
述通鑑綱目條分例舉整齊芟奪迄于成
書皆太常所定其言理學蘊奧心受耳屬
精析該邃非若語錄所傳剽臆謬妄東南
後進咸尊太常與黃榦氏並於公為伯祖
公少美儀觀音吐清徹讀經史大義必本
家訓弱冠以易入宗學登咸淳辛未進士
第用積舍法教授鄂州鄂為楚上流歲脩

武不懈公視邊將翫弛而咸淳士大夫率
耻言邊事迺策諸生而問曰文武之綱不
可偏廢韓范二公不以言武而失文曹彬
狄青不以清談而喪武文事武備豫然後
立時未幾王師絕江守以城獻公自念為
宋國族鄂先內附兵勢若破竹不可支而
歸道已斷絕不得返遂上書丞相伯顏公
言宋權臣賈某柄國十有五年脅威罔主
棄背信好事一至爾今得異如藩臣歲奉
貢幣願緩師以行成焉書未報而錢塘已
下實至元十三年也公知南北已混復上
書丐返田里會大臣有奇公狀貌告于
世祖皇帝十四年遣使上驛來京師幅
巾深衣見於上京
天子清問溫渥首詢其老幼及江上事首
尾其對復如上書所言特命給廩餼以俟
用明年奏言江南郡縣戶口繁夥當以簡
易治近歲有司急切興利殊失安輯新定
之意臣生長江南悉習利害因條類為十
六事以進大較以擇守令釋征歛厚風俗



為急而末復以存活趙宗為請。十六年入翰林為待制。陞直學士。復兼集賢。又三年遷侍講學士。預纂實錄。加太中大夫。於是侍講十四年矣。累疏乞致事歸里。雖未得旨而不入翰林者幾二年。久之拜翰林學士。自鄂之來京師。凡二十有七載。由里居而之鄂也。適三十年。每恨乖隔愈久。冀一得請以終老丘隴。常忽忽不樂。秋風倚楹。懷悲故鄉。擁衾陣袂。聲出金石。非復以官達為可應。惜而志迄不遂。抱疾暮歲以卒。大德七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以南括責營聚。皆大臣與其黨類私植貨。累鉅萬。願寬今年田租以緩赤子。宋世陵寢毀掘及移徙故宗室大姓皆非初詔本旨。乞正其私擅之罪。

天子以為然。又言乃者庚寅歲大霧四起。越翼日癸巳夜地震。地為臣道。臣強則震。至正月甲辰西城老虎就擒。虎於象為兌為金。其著尤異。咎在姦臣蔽權。今已執咎

而宸斷未果。願蚤正天誅以應變異。上意若微忤而終不以罪。由是居家待罪。閏三月大司徒公自上京俾燕只干學士諭以復職。後平章政事不灰木復為公奏逋負歲積不能自養。

上曰得非指桑哥為庸者。宜令有司計逋以償。歲別給帛粟餘勿為例。人益知世祖皇帝神武沉斷非真忤公。公天性疎達與人交緩急高下盡力傾引弗避。不為刻峭自高亦不復計得失成就。故始爭趨慕而間輒掉去訖無毫髮恨意。傾觴煮茗費盡即止。危坐清論一不以靡密缺乏廢其雅道。歲時薦薦雖甚匱乏猶豐潔盡力如舊禮。自宗正四世而下皆請于朝而復其役。族屬男女以及鄉里之俘虜而北來者悉贖以歸。凡十一人。有張生貨藥西關一日過之。張死已數月矣。亟歸視藥券盡酬所負。其家人不知也。遂具以告而歸之。一士人伺公錫賜時謾言當買田毫宿間計資與之。歲久不至。後亦不問其受欺

類如此。同列有侮公為方拙，暨死之日，朝野咸曰：「善士已矣。」各賻奠哭弔，終其歛事而同列亦悔。昔日所侮為可愧。往，右丞許公仲平薦意道德性命之學，奮自飭厲，以文公四書為標準，達官高胄皆俛首承訓，不敢怠。公時至京師，首言力行致知，近世率清曠自高，言行若枘鑿不相入，非儒先本旨。許公深然之。至觀其平居處身待人，抑華養實，許公雖死，而昔時門人親聞其言者，皆以為伊洛源委，惟趙公為真。但益以知太常之學為可信，至公為有傳矣。有詩文若干卷，類聚藏于家。初娶舒氏，御史中丞璽之五世孫，未踰年而卒。歛篋中裝，歸其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奉直大夫，知連州一之之女。生三男子：長孟實，以公居朝廷久，特官為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蒙古學教授。孟貫，以廕入官。孟實等欲求銘當世有道，以信于後，俾稍有述。謹具歷官行事如右，謹狀。大德七年七月日，從表姪具官素桷狀。

袁桷撰 《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公墓誌銘

長茂作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於官。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

天子曰：「趙與眾事。」

世祖皇帝幾二十年，事

陛下亦將十年，敦確清謹。今既死，無以歸骨於里，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緇五千，復給舟車傳費，俾其喪歸。將行，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淡衣幅巾，見

世祖于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止根本所在，親切感動。

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兼直學士，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待講也，言江南其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壘暴露，皆大臣

擅易書詔明旨。又言庚戌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震來西城，其徵為下臣執權蔽政，言雖不行，而公閉門待罪。後司徒公俾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嘗若剴切無隱，而

世祖皇帝沈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為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公為公奏私負歲積，皇帝曰：「得非指故臣為常者？」宜官酬其通，別給庫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相與，煦合明著如是。曾祖伯洙，宋朝議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某，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宋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允例微言奧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許公仲平論伊洛間城，首言力行致知，清簡惟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獎。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疏數翕訕，其持家簡泊，無復商榷

計慮，非淺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宗正而下四世，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為奴而不能歸者，九十有一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為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為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為可愧，不獲老田里為可恨。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橐中裝于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實以公為侍講時，特官為承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温州路蒙古學教授。孟實將以蔭入官。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于黃巖塔山之原。復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以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之恪謹溫遜，為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内外小大，共為帝臣。而公涉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於不幸而死，今



天子復申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斂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駑。內深玉璽。誦聲清泠。鏗出金鐵。審審九關。壬人殞絕。維帝有訓。四方子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環麓茂。一息以往。繫昇之豐。維時之通。尚詒後人。以封以崇。

袁柳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皮仲宜墓誌銘

往歲客南雄。總管皮公之門。識公之族弟仲宜甫。髫髻矯脩。言論峭直。汎掃一室。有自讀之書。有自吟之詩。賓至焚香淪茗。或觴或詠。諧笑云云。蕭散不羈。宛若晉人風度。嘗從總管公撫定郡境。有勞。帥府欲俾效用。弗就。暨名上省府。署攝始興縣丞。亦弗就。前進士路萬里高之。作真贊。有褒辭焉。赴急解紛。慷慨尚義。鑑時燭物。敏銳無滯思。凡人用所資。著發取棄。靡不中機。覽湖湘

淮淪而歸。種菊盈廬。故相章公為題堂扁曰菊逸。年六十四而終。臨終。書惟孝惟友。可以立身。遺其子。考諱升。與徐侍郎卿。孫輩諸名人友。治毛氏詩有聲。仲宜諱儀。克纂父業。三兄一弟。世居清江下。熾娶聶氏子男三。野權。李方大為謝氏後。女三。孫男二。野。高安教諭。務學工詩。今授徒於里。構一樓於堂之北。將致樂以養。而親弗待矣。初喪。秋季中旬之三。卒。寔冬季上旬之二。時維大德九年。兆在里中某所。野與余善。又因總管公之子來請銘。銘曰。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二

故宋鄉貢士金溪于君墓碣銘

金溪于君諱應雷。字震卿。暨澄同預宋咸淳庚午秋貢進士。君長七歲。予兄事之。明年試禮部。俱罷。各退處僻陋。一在郡之東。一在郡之西南。相去遙隔。重會孔艱。連



若疏曠心常親厚也。君少治舉子詩賦論策超越輩流。同里曾縣令先達先覺負重名為學者師。奇君之才。女馬。運代既更。學行彌高。稟氣剛直。寡合不阿。雖隣家無事。未嘗一至。倘至。莫不歡迎。交友尤不苟。安貧固守。薪米屢空。畧不屈撻。得一美味。必持奉二親。過從當飯而飯。當宿而宿。蔬食菜羹。對客共食。泰然無愧。誨人家子弟。諄諄善誘。成才者甚衆。所作文章。義正辭嚴。字畫遒勁。類其為人。儲書數千卷。下逮陰陽伎術等書。亦咸手抄。惟不喜二氏。曰。生民之害大矣。吾忍觀之哉。隱于五雲山之近。自稱五雲山人云。年踰耄耄。康強不減少壯。生宋淳祐壬寅十月己巳。終大元至順辛未九月辛丑。其年十月庚申。附葬考府君之兆。配曾氏。諱季藻。淳安長女也。先一年卒。男三。長時保。少廣同。蚤世。惟中子廣在。女三。長適鄭大益。先九年卒。少適余岳。先十四年卒。惟中女適汪士規。者在。孫男四。瑱。瑒。瑒。瑒。孫女二。一適曾伯堅。一適余陽明。壬申夏。澄自家來。慰郡城。廣具君

之行與事請銘。噫。銘而附於棺乎。弗及已。乃追銘之。以碣于墓。銘曰。

其文金玉。其質石鐵。九十而終。全士之節。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七

元故青陽縣尹汪君維祺行狀

家乘

君諱維祺。字壽甫。姓汪氏。其先居歙之唐模。自唐越國公華以來。為鼎族。宋紹興初。有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叔教者。自唐模徙潛口。長子將作監丞若容。少子秘書丞若思。相繼登進士。而中子若虛。克家不仕。生福州福清縣令淮。淮生鑄。鑄生師儉。又自潛口徙信。行與祕監之後。聯居。君即師儉之子也。性穎敏嗜學。凡書史過目輒記不忘。為文古雅。所作取有補於風化。尤以剛介自持。所居之東。榜曰介菴。宗老尚書文節公過其家。為大書揭之。其為時所重如此。膺薦授石峽書院山長。所甄陶者。率皆成名。陞杭州路儒學教授。嚴立條約。以身示教。

值歲凶，學廩有負欠，年終不足者，吏白請置之獄。君曰：「貧家晚歲，其父母獨不望菽水之奉乎？乃以已休代償，釋之。欠者多感惠，無再負者。」秩滿，擢池州青陽縣令。蒞事，一以公勤。邑獷險多盜，民懼不敢行。君下令省諭，或有犯者，稍給資本，使治生產，鬻販盜由是息。張氏兄欲奪有其亡弟之貲，而誣其婦以姦狀，又運者捕盜而賊不符其主數，獄皆已具。君獨審其有寃，而持之，問行訪察，悉得其情而白之，乃已。歲饑，民大疫，君不待請，發廩賑之。召醫診視，日往撫恤，活者甚衆。民懼戴相語曰：「汪尹再生父母也。」居無何，以親老請致仕，民相望遮道攀餞，鳴號動地。雖古循吏殆不是過云。君既歸，朝夕不離親側，服食非手薦不進。暇日，取秘監竹野吟集，編次成帙以傳。祖墳菴曰金紫院，僧利他姓募舍，將割其祀之半以供。君毅然不可，曰：「院乃制額以奉先大夫者，異姓何預焉？」率宗人重建，公之力居多。親歿，葬大富山，廬于墓傍，葺重屋祀祖若父，寓守者於側。自號富山主人。

有富山餘業四卷。以歲丙寅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五。配鄭氏蚤逝，葬汪坑口。生二子，曰怡、恢。繼王氏，生子曰申。申與孫磐等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與王合窆于大富山先塋。迺前期奉君事行，請次第之為狀，以乞銘于立言君子。通家生雙橋鄭千齡撰。

（新安文獻志）卷八五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二

秦仲 黎立武 朱叔麒 蕭癸發

陳鬲伯 李洧孫 張伯淳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真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部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揚間。宋亡、天子嘉部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北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哈瑪特、聚飲兩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哈瑪特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

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觀觀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哈瑪特固善伺人主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掾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鎮治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哈瑪特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能起。此風屬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發。今因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文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理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之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



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強吏以任事。公雖居閒。猶被迫遣治微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大夫。僉泰禧。宗祿院事。從德。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

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奉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瘁孟賁。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瞻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泮泮。潤覃柏松。遇者式之。遺直之宮。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四

元中子碑

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年二十八太學。二十六。推進士第三人。大父母。父母俱存。一時榮之。授承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明年。奉四親之官。又明年。秋貢。校文撫州。又明年。除太學錄。又明年。通判袁州。就任。轉宣教郎。明年冬。除宗正寺簿。明年夏。兼莊文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校書。冬。轉奉議郎。以祖母憂去國。明年春。除佐著作。夏。轉承議郎。秋。除著作。赴國難。趨朝。明年春。除軍器少監。國子司業。且將大用。而國事



去矣。間道來歸。備歷艱險。自是間居三紀。逮事二親。猶二十年。北來。達官聞譽。望觀風采。禮之如天人。諏訪相屬。或延致。或就見。馬意度安舒。威儀整暇。不待交談。人已起敬。清言疊疊。每至夜分。雞鳴復興。了無倦色。少年高科。常懷謙抑。篤志嗜學。一如未仕。處太學時。有同舍先達。捐介人也。數舉前修格言。相警發。特已接物。資益維多。佐洪府時。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貧民。駭之曰。萬蟻固何憐。一牛何罪而死。衆稱善。意有德之言哉。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高書仕失陵。當傳其學。將由謝沂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宗尚者異義。生平著述積稿如山。演繹舊聞。敷暢新得。有圖有贊。有講義諸篇。悉錄諸木。當路好事者。往往取去。年六十八。微疾端坐而逝。越六十歲。在單閼。日次星紀。月離天街。啟殯。葬于塋莊之原。祖考瑛。迪功郎。考士雲。宣義郎。祖妣黃氏。妣蕭氏。娶黃氏。教氏。俱封孺人。子男三。本強。本正。本

成。女四。塔胡簡。徐教。孫男五。元衍。公衍。宗衍。師衍。祖衍。女六。伯兄立言。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澄撫州校文時。所貢士也。後三十八年。始拜座主於清江之客舍。一觀容貌。心醉神融。喟然曰。世有斯人歟。世有斯人歟。廊廟罷也。福德身也。蓋雍容和粹。氣象彷彿河南程伯子云。昔閻西張子卒。私謚明誠中子。質之程伯子。司馬公弗可。遂止。黎之孤暨門人。援王文中為比。以元中易名。伯兄詳其事。為狀傳於世。諸孤約其文為誌。納於壙矣。噫。孟有貞曜。陸有文通。河汭而後已。然澄亦門人也。而弗得與斯議也。乃稽狀與誌。窺其凡。以碑為墓誌。銘曰。

維德之奇。五色山立。師詹鳳儀。時泣麟泣。斯焉斯達。斯達斯堂。荷與元中。有百世公。

吳澄撰 吳文正公集卷六五

故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朱公墳記

先公諱某字某姓朱氏人稱之曰遜山先生婺之義烏人。曾祖諱某姓某氏祖諱某姓某氏考諱某號存恕姓某氏。先公生於宋淳祐癸卯四月丁巳本從伯父諱某之子存恕翁鞠為嗣咸淳戊辰進士及第調從事郎慶州軍事判官奉國軍節度推官國子監書庫官至元混一區宇縉紳交薦授從事郎定海縣尹轉承事郎同知黃巖州事再調仙居縣尹陞承務郎同知淳州事秩滿引年除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先公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研窮精深博而能約存恕翁從久軒先生得考亭之學家庭夙夜問辨理融心會故制行方正動必以禮純孝友弟稱于人人為政存心濟物而以恕行之聽訟斷獄明決平允興學勸教親為程督有毫髮可利行之如不及存恕翁謂濟人莫如醫先公繼承先志扶病造門者日常數十人皆為詳察熟慮而活之好周人急賑宗族鄉隣之貧者不計家有無皇慶癸丑十二月乙未卒于家年七十有一鄉之遠近無間親踈皆哭出涕始娶同縣黃氏先逝生男益亦大以仲兄州判諱某次男某為子父命也繼娶東陽李氏戶部尚書大同之孫女生二男某某一女適李某庶女尚幼孫男六孫女四。阜高節書院山長繼善以蔭補官未調某等忍死以延祐乙卯十二月丙申葬于前周山之原先公文章行于世士大夫傳誦之學行政績將請于立言君子以銘于墓謹叙姓系官閥納諸墳嗚呼哀哉孤子某等泣血謹識。

許謙撰（白雲集）卷一

廬陵蕭明叔墓表

廬陵蕭復清儒家子能詩寄迹道家者流一再及門言曰蕭氏吉龍泉之著姓而吾先世居夏湖為尤盛吾父明叔行實文聲度越儔輩屢試進士不得貢科既廢巍冠侈袂終其身講授遺經淑後進接人和粹謙抑酒酣氣張豪邁如少壯不治生產屢空晏如二教之書亦所樂究屬續前一日猶對客談黃庭厥明無疾而逝生宋淳祐癸卯冬仲仲六終於大元大德甲辰春季上七葬西溪之小州吾母朱氏外祖前貢士伯兄慶孫紹家學詩有集仲兄吉孫早卒復清季也吾兄不偶於時而復清遊方之外誠懼先德泯泯無聞公能賜一言永吾親以不朽乎嗚呼士之隱處而名湮沒者古今凡幾太史公固深悲之子之孝於而父也至矣哉余言之傳不傳未可知也而忍違孝子之志乎為書此以表于墓癸癸明叔名也。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八

海陰陳處士墓誌銘

咸淳元二間。吾里陳公肖孫。以善政事。驟用。由大理寺丞。知嘉興。輔郡未幾。兼浙西提點刑獄。踰年。兼度支郎官。人謂且大用矣。會商郡山寇起。罷歸。不數月。疾卒。喪除。其子嵩伯。候平章賈某于馬前。平章入政事堂。謂宰屬曰。陳肖孫。一廉可取。宜與致仕恩官。其子當上奏。餘人勿得為例。既授將仕郎。宋社亡。不復可仕矣。鄉人尊之為海陰先生。先生少歲力古學。不屑事科舉。聚群經師說。商略雙證。下逮南開曲記。遺言懿行。譜牒星曆之說。皆手抄。與梓本書相並。焉於信行。傾急解難道里。寒暑不廢。其學深湛詳博。尊聞傳信。懼恬解者汨其真。嘗禁止之。非其友不友。既友矣。必反覆護衛。不使有議之者。友或叛去。先生泊然不為言。人益服之。稱先處州府君於朋友。義尤敦叙。而先生行事亦相近。故交好尤善厚。先府君即世。時來城中。愛撫彌厚。嘗曰。汝父宜有後。昔百受欺。今詎使一無報。

邪。大德五年。稱脩翰苑屬。後屢遷。先生喜溢眉睫。曰。吾所期誠不妄。延祐六年二月。得微疾。作書與常往來。戒勿用浮屠事。且命稱誌其墓。幸以故人子。何敢辭。先生字貴白甫。世居奉化之鵝鵲山。卒時年七十有七。葬某鄉某原。妣方氏。封安人。曾祖聰謀。妣孫氏。祖師稷。以度支明堂恩。贈朝散郎。妣陸氏。鄒氏。追封安人。娶樓氏。子二人。紹廉。紹庭。孫二人。先生仕不達時。學不展用。熙熙然以壽終。於後人有徵。可無銘以俟。銘曰。

駕車康衢。佐夢龍。日異之離。命不達。晤言弗告。隱志充。畚田。瘁耕。泰稷豐。考覈琬琰。手澤功。大椿養齡。蔭龜龍。靈璞久閤。合鴻濛。是式是倡。後當隆。

袁槐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儒藏

霽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洵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宗室燧煌房。五代時、避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廼益東南、至台之寧海家焉。曾大父穆、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葉公夢鼎俱受業直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早歲即能讀父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羈旅之士得羣試于漕司、號曰寓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歎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緯憐其才、宦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更以國子生預奏名、遂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有終焉之志。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廼得杭州路儒學教授。延祐

元年、以選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得壽八十有七。④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朱開鄉何山之原。元配王氏先五十年卒。祔葬董公山先墓。繼胡氏先十二年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梁、以先生致仕恩、今為某官。次槃、次大德蚤卒。次栗、孫男十一人、炯、炫、燧、炳、煜、灼、嗣忠、嗣弘、焰、烜、輝。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馮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職、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國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唯大都賦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潛以先生較文鄉閭之歲、忝備薦送。茲仕之始、適在先生所居邑、而獲以禮見先生之將葬也。栗與潛遇於錢唐、泣且言、願得銘刻石塚上。潛雖不敢、誼不敢辭。銘曰、嗚呼先生兮、世孰予知。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無知兮、終不我遺。大龜寶玉兮、其陳以時。衰味雖厚兮、弗

寶鼎彝。鼓缶而歌兮。日晏之離。何虧何成兮。式全吾歸。
清風拱木兮。百年之思。樹此貞石兮。昭薦刻辭。

黃潛撰（文獻集）卷八上

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

大德七年五月癸巳翰林侍講學士清河張公卒於京師。嗚呼。公固博洽通達之士也。至元二十三年某以侍御史受詔選士南方。未行。聞廷紳有言公賢者。既至杭。公為博士。時猶未識公。而舊識識公者人人言公。與所聞同也。暨識而心察之。又同也。乃薦之。明年報命。有旨問所薦有可相者乎。對曰。惟上所試。以觀其材耳。由是公晉居憲帳。嗚呼。今二十年矣。豈謂當執筆銘公之墓也。讀其述曰。張氏系出清河。支居崇德。曾大父汝昌。京學諭。大父一新。宋承務郎致仕。贈奉直大夫。父琥。宋朝議大夫。崇德縣開國男。母恭人葉氏。家世為儒。至朝議公而門益大。公名伯淳。字師道。幼已卓然。九歲舉童子科。又以父任銓受迪功郎。淮陰縣尉。改揚州司戶參軍。

尋擢進士第。監臨安府都稅院。凡事五府主。輒俾贊其幙議。最後者倚之尤專。易鎮。又挾與俱。公亦悉心佐治。功冠一府。民至今不忘。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然自此歸矣。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除浙東道按察司知事。在官二年。五祈間不遂。二十八年。朝廷重振綱紀。擢為福建廉訪司知事。歲餘。有頌美於上前者。遣使召問。明年。驛以入見。若冗官。若風憲。若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清問及之。對悉當上心。由是大加賞識。命至政事堂。將大用之。而辭孔力。益簡注焉。遂為翰林直學士。今上龍飛。詔命多出其手。進階奉訓大夫。仍先職。知制誥。同修國史。史成。既進。無觀幸心。即請急以歸。明年。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一府推尊之事。必咨焉。行部使者過之。輒曰。此有張治中在。可無庸留也。省檄按疑獄。衢秀州咸得其情。事已。因過家。與其伯氏相從嬉遊。不忍頃刻舍去。勝其室曰。養蒙若將終焉。然不獲遂。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



儒藏

上都還請老不許。又明年夏病終于官，得年六十有一。有司護置歸里。夫人趙氏，前十三年卒。以公治命，合塋于崇德州石門鄉通賢里沈莊之原。秋七月己未，窆。子男五：采、永嘉郡文學掾復、本、還、皆蚤世。景尚幼。女四：孫男四：燦、煥、燭、煖。女一。讀已，因為之言曰：世儒於世往往扞格不能相諧，惟師道也。天資高明，濟之敏裕，踴通豈第文事，偉如事親，惇宗，尊賢，信友，述之者尤疊疊不置。其蒞官臨民，所歷有風采，或能道之。至其蘊於利，澹於名，惟知之者知之耳。嗟夫！立賢無方，殷士膚敏，以師道之材，逢時遇合，何所不可為，而僅爾命也歟！抑將集於其子也。銘曰：

景星慶雲，醴泉芝草。天道地寶，可以永好，而不可恒保。嗚呼師道。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七

校記

①送：當作「贈」。

②何憐：當作「可憐」。

③大：當作「天」。

④上：疑當作「卜」。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三

袁繹 婁文輔 白棟 周棲梧

劉應龜 戴表元

故東君李時墓表

友人袁繹字季時。工進士策論詩賦。諄勤嚴肅。善教導。人家子弟。所讀經書。語音聲義。考訂詳審。不苟焉。隨俗舛訛。為人剛正。無一毫媚柔態。以此不諧於俗。人鮮知之。然見者必敬畏。不敢有慢侮心。以大德丙午九月十日卒。年六十有四。卒之次月。葬於所居之南。初娶溫氏。再娶彭氏。三娶李氏。生四男二女。男祖仁。祖義。祖忠。祖信。女適詹鏐。余瑞。李時長子六歲。同鄉久交。既葬。子始還舊山。既拜其墓。而祖仁請文以表諸墓門。嗚呼。以季時之才而不遇命也夫。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〇

婁道與墓誌銘

始余從族祖徽菴先生學臨汝書堂。聞婁氏獵獵起場屋。堂距城數里。未及迹其門。友其人。侍季父西渠公守盱江。適婁君德剛為郡功曹。文學政事為一郡所推右。始與其弟兄游。且升堂拜其母。自是過臨川。未嘗不造焉。至元之末。余使閩。以德剛之弟道與薦授廣州瀛泉書院山長。以疾辭。大德四年。余移節湖北。明年。道與寔來。復舉為桂陽石林書院山長。會德剛之子志淳亦授南嶽書院長。廼與偕行。及余謝歸。亦尋還。一再會。道與失賢配。哭愛女。又喪其仲兄。高懷雅志。已非曠昔。九年。余被召留中。至大二年。董湖北選事。事已而還。則道與亡矣。余弔焉。為之慟。今天子即位。余待罪禁林。其弟起莘及其孤。以書來言曰。先兄且屬續。有緒言曰。知我莫若程公。我死。必得公銘乃葬。葬有期。願公哀而賜之銘。余惟相知餘四十年。生不幾見而遽歿。烏得無情乎。謹按龔益葵所為狀。婁之先有諱郝者。由嘉興徙居臨川。



儒藏

郝於嘉定間參知政事。忠簡公機為從兄弟。樂善好學。藏書數千卷。號南坡居士。郝生忠州文學必中。必中生從政郎。知福州閩安鎮。建號艮堂。以學行為三衢徐霖。廣信徐直方所器。為忘年友。與同郡林實大。段浚。趙崇懌。章貢曾原一相友善。由是知名。有別業曰德厚莊。以奉祭祀。恤嫠舊者。至今世守之。建生四男子。南良。起。南文。輔。起莘。南良。德剛也。擢咸淳戊辰第。文輔道興也。與仲兄皆與鄉貢。君少篤學。資性過人。出則侍其父。閩安公周旋諸老間。入則見其母。韓夫人持家斬斬如法家。子弟不敢越毫髮。而忠厚之意常行其中。故君之弟兄成於家庭之訓居多。伯氏早喪。二親繼歿。君扶孤撫幼。支顛翼弊。教養昏嫁。歲時薦享秩然。詩禮如平時。其長石林也。興廢補滯。各得士友之心。及還宅中堂。奉宗祧。處弟子姪東西偏。凡有未安者。各使得其所。不幸遂沒。若君者可謂賢哉。娶李氏。男志溥。女安正。適饒德榮。李及安正皆先六年卒。君生以淳祐癸卯。卒以至大己酉。

七月十三日。將以某年月日葬于臨川縣明賢鄉厚澤原。君初有讀書之室。環以竹。扁曰竹坡云。嗚呼。余過臨川。蓋嘗登青雲之丘。而永歎焉。彼昔之渠渠煌煌者。一無有也。而重樓複館。高花美木。巋然百年之舊。惟婁氏已與其兄弟游。蒼顏皓髮。褒衣博帶。行若思坐若遺。言訥訥不能出口。若與世甚不相類者。卒以保先人之業。以不泯墜。忠厚之可長也。信不誣矣。若子姪皆純茂秀朗。足世其家。然則君亦跛男子之遺裔乎。何其世之多賢也。銘曰。

構爾基。樹爾滋。危爾持。積不施。吁其悲。

程鉅夫撰（雪樓集）卷一八

河南勸農道副使白公墓碣

彥隆始由太原徙行至河內。致其父書。曾齊先生。願遊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敏得操几杖。主數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石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冑。乃奏召舊弟子。



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有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燧、煥自河內、劉孝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為師。屬非其道。雖是曹。不可得其別。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脩。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鄭婦有邑者教誣公書。竊往來。而鄭婦力明其無有。物之墮乎。而事始白。又糾庸師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己憾殺其幕客。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食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盡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道導者先

之。有來騎使驛之寃。使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衛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門曰所懷書。濟民始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祇。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劄馬其州。館隣牆也。聞獄吏苛問於晚。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告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他。特杖其始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拜布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改食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改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使程思康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渠。又改食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事。起裝其考已疾。行里衛而卒。公與兄極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

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于鄉。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徒數十人拜庭。追追明讓窮敬之道。翼翼然先生成法也。為數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鄉。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縵以出。世議阻薄。自便非時。燧偏車過街。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策世。行可以厲俗。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勳農副使荀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淚。擲筆數年。終不能似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鄉。夫人析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遊其門者。庚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切切者乎。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願

樂堂。號願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齊孫起為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晚。學不為耶。待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書如。職不舉耶。三憲著効。力不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桐臣。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長。親婦于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私友。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跌。有剌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姚燧撰 《牧庵集》卷二十六

鄉貢進士周君墓誌銘

大德八年三月十九日。鄉貢進士周君樓梧客死於金谿。死之三日。其從子仁乞地于縣氏。葬之。墓前有古神祠。曰周將軍廟。君仲弟樓楚先死。季弟樓錫客豐城。聞

喪來奔則已。葬以歸柩于崇仁之祖塋。仁曰：「葬具可，其母還。」遂歸直於墓，而得其所葬地。君業舉子尚書義有聲，咸淳癸酉以字與貢，更字朝陽。在大元為崇仁縣儒學教諭，臨江路高峯書院山長，名在吏部。將授儒學教授而君死矣。年六十一。先世自賴寧都徙撫樂安。初年室於郡中之熊，落魄不羈，常避食於外，於事無心，於物無競，所至無不愛悅焉。女一人，適連以仲氏之子實為子，仁之弟也。聶之子為仲氏之婿，聶之族女又為仁之妻，以故經紀君之喪有力云。君與予友善，樓筠娶予女弟，請銘確，故銘。銘曰：

處之時時而來，旅之時時而隨。爾而怡怡，語而嚶嚶。不可復矣而不悲。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二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疎，常落落

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延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擬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為博士弟子員。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遁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為激說，薪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強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領。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為厲己，而與謀中傷之相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雄肆俊拔，颺駛水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為夢索六卷，癡索六卷，聽雨留索八卷，



儒藏

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子男^⑥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定，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誌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為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黃潛撰（文獻集）卷三

戴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世為慶元奉化州人。七歲學古詩文，多奇語。年十三，即加冠，入鄉校，從里師習詞賦，輒棄不肖學。諸父強之，乃游臨安。于時新定方尚書達辰、廬陵劉博士辰翁以論策表薦進士，得先生程文，大奇之。咸淳己巳，入太學。改歲，以三舍法升內舍生。又踰年辛未，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授建康府教授。越乙亥歲，由建康歸，遷臨安府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積階至文林郎。大德甲辰，先生年六十一矣，會執政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秩滿，授婺州，以疾辭。至大庚戌三月卒，享年六十有七。先生在建康時，先患州通守是邦，朝夕互還往。先生眉目炯偉，慷慨自奮，欲以言語筆札為己任。嘗曰：科舉取士，弊不復可改。幸得仕矣，宜濯然自異，斯可也。後二年，失仕歸剡，遂俾梅事先生，始盡棄聲律文字。力言後宋百五十餘年，理學興而文藝絕。永嘉之學，志非不勤

也。孝之而不至，其失也甚。江西諸賢，力辟子辭，斷章近語，雜然陳列，體益新而變日多。故言浩漫者蕩而倨，極援證者廣而顛，俳諧之詞，獲絕于近世，而一切直致，棄壞繩墨，焚爛不可舉。文不在茲，其何以垂後？先生淡憫焉。方是時，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天台舒公岳祥師表一代。先生獨執子弟禮，寸聞隻語，悉固以為文。其文清浚整雅，蓄而始發，間事摹畫，而隅角不露。施於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許與。晚歲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薦論，而先生不可復出矣。維先子與先生總角相厚善，暨先生登進士，年盛氣邁，故舊貶抑者不敢自進。先子正色相輔，復以不肖孤托于先生，誘之迪之，獲不失其身。往歲解官南歸，於是先子捐館踰一紀矣。先生始愴然曰：先公之德，幸勿墜。嗚呼！朋友道喪久矣，過時而哀，稱實何敢忘。自昔孔門首分四科，應代之士，率不能兼有。尊德行者後文學，世嘗病焉。先生為文，尤多於忠厚孝悌之語，後之

纂言者其必有所考。夫文以新遠，果能遠矣，而近者五六十載，或止百餘年，其不幸者又皆為水火燬沒亡紀。使誠盡傳也，則世有能名者不一二數。然視今世焯焯所傳，又皆無是事。意傳與朽始固不論也。曾祖辛，妣劉氏。祖汝明，妣鄭氏。考灝，妣王氏。世多儒科。伯祖杰，端平初為宗學諭，為厚為時輩所尊。先生詩文若干卷，疾革猶手加繕定，以所居鄉名曰剡源集。治定張村，葬以至大元年三月某日。娶陸氏。子男四：初陽、次紀、後庚、幼儒。女四：壻曰陸孟孫、孫肖翁、徐公說、袁庚孫。孫男女八。始先生兩授徒于鄞、于宣、于杭，其徒散處莫會。初陽等謂從學家久而知吾父者，宜莫如稱，遂俾誌其墓。乃泣對不敢辭。銘曰：桓桓戴系，立氏以謚。信都九江，集禮秉衡。在漢國鈞，守忠忠毅。別籍于剡，貞德彌勵。琅然孤桐，不詭其逢。浩歸衡門，邀焉冥鴻。二季重輝，續其高風。策經暢隱，雅言春容。厥壤大牙，甫已著。方門之支，本茂葉附。



展世斯共、宗黃攸輔。說說餘慶、聿踵先武。
振聲鋪華、先生是承。有輝者光、不疎不凌。
在泮我冠、掩耳以行。曲裾長襜、祇繫其亨。
千塗競謫、一轍交走。正岐前驅、白首莫疚。
發其粹精、如瘠脫口。如響在手、如藥在肘。
屢躋于艱、秉禮益閒。有泉潺潺、有佩珊珊。
駕言東游、曰知者天。卒昌其文、以終丘樊。
張原之柏、先生手植。彼高為南、彼鬱者北。
告而嗣子、以順以則。昭銘墓門、過者必式。

寒槐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校記

① 以上三人當依《道園學古錄》卷四三作「林實夫、段信友、浚儀趙崇憚」。

② 河南勸農道：當作「河南道勸農」，見後文所述。

③ 有：當作「自」。

④ 「懷」下脫「何」字，見四部叢刊本《牧庵集》。

⑤ 「相」字疑當移於「而與」之間，作「而相與」。

⑥ 子子男：當衍一「子」字，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

先生文集》。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四

馬煦 李夢登 孫潼發 趙宏偉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宴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往深沈敦厚有大山喬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溫恭存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出次至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蓋有異在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國楊震亨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史秩滿會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一年除荆湖行省員外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聞民事者可書以傳焉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屬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想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忙恣輒墮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公扶而奪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獲民不堪命俗尚氣常有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貧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為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撲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與奪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知安養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為慮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今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物色蹤跡遂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曰逮所信吏往察果安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廣商有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疾舟師事訟商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家毆人至死幼井中以溺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



元儒碑傳集

卷四十四

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皆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達其析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鄉郡多法焉。胡安定先生墓見尊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家一。家徽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濬廢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荅制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遺其子令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矣。夫一抱大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今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敏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南陽城里今墓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爲泰定一年立碑。神道實某始來求爲銘。銘曰。

神磨之陽澄流洋洋有輝焉。崇世爲之望望之儼有梓有祀。拒勸農侃御史受豐中書中外踐更。自秉國均以究其成善止弗踴亦未期焉。有後瓊纓臨筵以紫軒之乘車役。四走趨執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遺用憲國士。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五

故瀏陽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夢登字仲實李氏越餘姚人。餘姚之李自遠祖唐相國神帥越遷其籍。至君曾祖潤迪功郎祖章承務郎皆附鄂相承父碩以太學詞賦高選中壬戌進士鼎科仕至從政郎台州教授早卒。母黃氏安吉州歸安令申女也。從政初壻黃即授館其宗歸安見從政有成甚喜。既不幸而君與伯氏午發鬻能斬斬刻厲孤露中已愛期之以爲李氏之不亡庶其在此。當是時東南士大夫席聲望憑膏澤以官學相薰李黃又餘姚高門語少俊者必齒二孤。然常小試捷大試卒不偶。年遷歲移而舉罷不及售矣。至元丙子鄉校燬帥鄉人新之於是提學趙公孟至聞其才檄充徽州月泉山長不赴。郡別駕溫公廷玉行縣訪遺佚得君薦於浙東部使者。部使者核覆得實移有司上名中書行署授明學正。明於餘姚爲隣州明之儒先如內翰深寧王公猶無恙聞君之來



動色相慶。內翰即從政仕台時員外司馬也。君虛心事賢，直躬贊長，肅客合羣，有蔽通之有忤調之，有危掖之儀門，書閣禮殿，論堂齋廡，諸役有煩任之。錢穀會計，有籍公之寮案，憤訟如潰河，而庠校賴君不廢。郡遂以學事委君主攝。既而秩滿，扁舟賦歸，蒔花樹木，為休閒之計。所居之室曰雲心，並西一軒曰帶經。客至，滌茶清言，銜盃浩歌，類古之樂天知命者。大德丁未孟春，有命授瀏陽州教授。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正寢。生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年六十四。娶趙氏，先二十年卒。子男二：長文龍，早世。次德麟，女五。長許適孫氏，餘尚幼。孫男三：昌孫、昇孫、曷孫。女三。余之生長君十月，為同甲。嘗入太學，於君家世為同舍。比來明同游相好，覩公謹重，鎮暢疎財，急義，未嘗無思齊之想。君平生以門戶邱壘為重，既幸脫民板，襲儒蔭，戒子孫勿輕舉動。慈水之招提曰金仙，與祖塋相望，捐田租三十斛以奉香火。族故稀少，歲時會集，必盡歡洽。有不給者，亦贍周之。嗚呼賢哉！德

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山之原，而請銘。銘曰：嬰幼者皓，塵勞清素。幸完而歸，以面襮祖。英英新邱，龜從益良。勿震驚之，視此銘章。

歐陽文忠公集卷一六

盤峯先生墓表

睦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所先墓之次。延祐三年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潘以退休之餘，被命復出，舣舟桐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為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懼愈久人無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杰與潘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潘為大父行。潘年十六七，即參陪於杖履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聲響不倦。然喜汲引後進，有如潘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傾下。與懷嗜昔夢寐不忘，竊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潘亦老矣，矧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携所業，藉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子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系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輒挽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讎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議，無不服其明允。循俗好聞，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讎。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

戒諭之皆委刀劒為良民。蜀名卿史公繼祖儒富是邦。先生暇日輒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為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愛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秩滿。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父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為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詔先生因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為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為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廬於東峰。指桐為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丁。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表公易魏公新之為三友。表魏云亡。先生孑孤子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父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輒相對歎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奉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先生晚。賦詩媿謝焉。先生屬續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歡。刻精神無少憤耗。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為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辦。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卒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善用晦者歟。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辦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

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贅。先生姓孫氏。諱道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為睦人。高祖顯曾祖實祖清貢進士廉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孺人方氏。妻朱氏。子男二人。漢誼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父未克哀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紀林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〇

治書侍御史趙公行述

公名某字子英其先甘陵人祖避金季亂南播穎州因家焉至元十三年王師伐宋公單騎從役副帥宋都碍授以兵降臨江下吉州與有戰功時江淮初附宋氏復奔于南吉之獷民假義稱兵公以帥命往討道與賊別部遇公設伏橋下而燬攻其前賊趨橋走伏發皆殲焉遂往擣其屯賊知之遽引眾出與官軍道殊諜知賊已過還襲其背擊敗之斬其渠帥徑前覆其巢散其脅從州遂以安鐵面軍王昌誘初附五營眾爲亂事露株連五百餘人皆論死公爭曰此屬特註誤非始謀今悉誅之無以安反側不如僇其渠而撫其餘統師從之事乃定累多賜金符提舉瓜洲渡居頃之以例免改衡州路總管府治中州之清化聚眾爲盜區公計興屯田迄今寧息在郡七載解去卜居儀真杜門閑十又五年延致江張先生須講闕伊洛之學潛心探索究其指歸行乎德懋顯聞于時大德五年遂以選起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先四年部郡鎮江旱蠲民租九萬五千石既而以

飛語復徵民無從出則等書求辨公始蒞職臺移覆其當僚黨皆懲謗前却公獨奮然自以爲任按行驗實復之如初會秋大風海溢于潤于常于江陰飄溺廬舍居民存者困不粒食公將發粟食之有司以言上未有報嘗拒不聽公曰災異若是民瀕於死寧便文字營爲從容計哉如有不合我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發如千石賴以不死者十七萬人而沉骸腐齒亦就掩瘞昔汲黯以漢朝貴近臣持使者節便宜發粟歸對孝武片言陳謝上雅敬重黯慰諭不責也人猶以爲難謂義而知變以公視之果難乎哉七年夏大雨水蘇秀常潤咸被其患公巡部勸分饑食從復且督修圩堤以防後災居職踰三歲刺姦發庸不憚強禦凡以爲民者人能言之遷江南等處行御史臺都事十一年江南大饑郡縣財粟俱殫獨徵賄積臺者爲錢猶數百萬公請舉以賑民長僚尙猶豫未決微有所論公輒正色爭之中丞廉公請解其間公爭之益力詞不少假廉公不以爲忤退謂人曰吾佐得趙君尙何憂國事哉行之一如公言若公固所謂義



形於色者也。而廉公之細已從義，不矯以不忤，且誠以爲得，亦難能哉。權二公之道，可行於天下，惟公無私而已。召拜御史臺都事，極言朝廷百官宜各共厥職，以起政事，識者韙之。今上時在東宮，雅知公賢，深所禮遇，嘗以字稱之，不名也。居一歲間，公告歸，除潮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將行，詣宮辭，上獎諭再三，賜以衣緌，使自擇其宜者而親舉以授之，致恩渥焉。其見知聖朝若是。越俗多遽喪稽葬，公導之以禮，莫敢弗舉。禱雨而雨，祈暘而暘，心與天通，舉不違義。人謂三紀以來，越郡使者不愧職事，惟公與前按察使劉公仲修而已。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甫及七袞，卽致仕而歸。君子以爲勇，可以勵苟得志退者矣。公之在浙西，官調所部造船，自淮入河，至臨清。時山東歲祲，公建議，此有餘粟，彼有困民，此皆縣官赤子，且舟載不載，勞費等耳。宜以有餘，挾不足，行省是其議，乘便漕致粟五萬石，民賴以蘇。其自任類如此。其在都臺，有選吏以才格與憲銓，常潛入門下，深自媒，公一不顧。及已除官，公不以告，直謝遣之。其

人大恨，久知之，乃大服。昔漢孝武時，號稱多才，或以智謀，或以勇功，或以文學，刑名，濟濟鏘鏘，充牣朝廷，可謂盛矣。而汲黯獨以亢直處躬，孤植其間，以帝之雄才大畧，輕視羣臣，至不冠則不敢見黯，雖以言中其病，祇謂之慙，而終以社稷臣待之。淮南謀亂，擬漢廷羣臣，公孫弘之徒，猶發蒙而所憚，獨黯爲之低回不發者久之。觀黯之才，似不羣臣若也。其事不大施也，而見重一時，取信後世者如此，其有以哉。若春秋大爲閑，孟子所謂大人者，黯近之矣。某不佞，被遇於公，式其行事，接其言論，風旨而得其所如。蓋公之爲人，剛毅正直，獎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政，知大體，汲汲以教化風俗爲務，而清廉乃其餘事。觀其志，苟分義所在，死生禍福，誠不足以動其心。雖立朝未久，業不大施，而事顯節完，孚於人人，其行已大節，似汲長孺，而才學過之，可謂邦之司直人之儀則者矣。公茲謝事，頤神，純嘏未艾。其事其德，方將登載信史，永垂無窮，固不待鄙述而後明。然知而無稱，厥心歉焉。謹采公行蹟次第于編。若夫一言一行，雖足以爲稱，非

大節所存則畧而不書。然公之事可以言而盡。公之心之德不可以言盡也。後之載筆君子。或有攷於斯。能卽其事以求其心。於其所已施以觀其所未施。則公之心之德亦豈難知也哉。

（白雲集卷一）

校記

①大：當作「夫」，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錄》。

②民：疑誤。

③師：當作「帥」，見四部叢刊續編本《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二。

集》卷二。

④「江」上脫「導」字，見右引書。

⑤辨：當作「辦」，見右引書。

⑥嘗：當作「嘗」，見右引書。



元儒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五

袁洪 熊昇

先大夫行述

先大夫諱洪字季源姓袁氏。袁為明州著姓。州陞為慶元。宋仁宗朝詔外郡得籍開封舉進士。嘉祐初為開封舉首者。諱彰。後通判杭州。蘇文忠公時為郡太守。日論文史。典處州以終。贈光祿大夫。其宗諱毅亦占籍開封。試進士。歷官至祥符縣丞。因家焉。為公六世祖。五世祖諱謂。贈少保。高祖諱皇。贈太保。靖康難作。隨青州兵復歸里。積善好施。年八十餘。預言死期。別親黨沐浴端坐以逝。曾祖諱具。為明州助教。贈太師。衛國公。樹德力卑。讓鄉里。尊信。郡有不軌大獄。命公攝治。即其家搜驗。得偽署籍姓名一千餘人。皆六縣大家。不以送官。立焚之。異行遺事。世多所傳錄。妣楊氏。封太恭人。贈齊國夫人。祖諱韶。幼學于族父正獻公。癸登淳熙丁未第。嘉泰禁道。

學。自趙忠定以下皆入黨。正獻公坐廢。趙公為吳江丞。得罪蘇師旦。俱家居避禍。嘉定改元。褒叙趙忠定公。朱文公於是相次被召。先後為侍從。搢紳榮之。尹臨安十年。神明愷悌。自辛棄疾。揚王休。馬大同。丘密以後。推公次之。為同知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妣陳氏。吉國太夫人。贈周國夫人。考諱似道。中散大夫。知嚴州。總覈事物。能通達損益。然不樂仕進。守次江陰。將行。乞祠祿以歸。理宗異之。贈中大夫。妣王氏。恭人。贈令人。公嚴州次子。七歲能誦誦詩書。左氏通大義。以越公遺表思。奏補承務郎。年十七。試吏部銓。監鎮江府大軍倉。明年。道臨安。馬先祖以樞密為京尹。上書往見之。馬公喜謂曰。是故袁越公孫耶。光祖治京師。皆先公條教。今官位適相同。然貴家諸郎。多不達文墨。是書果子所作。當留以自近。公謝不敏。遂改辟監桃源酒庫。撤入帥幕。時馬公攝嚴敏。



客多畏避不敢進。率秉燭決諸曹事。命四客坐四隅。禁私語。夜分間。以成案俾閱。先後是否。一日。擇卷牘繁冗者以試公。公疏其要領。言是事曲直微有隱。某官所擬微兩端。馬公大喜。日以不決事委處分。將俾徵旁邑。適負公謝曰。初入官。而以括責稱。懼失。先公遺訓。馬公謝之。禮部尚書李公伯玉薦可治劇邑。中書舍人劉公震孫薦可理瘠縣。馬公去國。改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轉運使胡太初刻峭。善伺時相意旨。公不樂之。請告歸里。胡至怒。以綠匣檄還司署。曰。不即來。當議劾。公起視事。或咎之。迺慰曰。太初先子。先樞密門下士。知子能官。固若是。後潛說友為轉運。檄督寧國絹十六萬疋。公婉謝曰。嘉熙以來。江東稅絹皆虛負實籍。寧國尤甚。莫若悉蠲虛名。止取景定至今年逋。且昔時嘗以不能謝馬公矣。說友懼蠲數廣。亟命他吏。然卒不能辦。為禮部貢院封彌官。甫出院。度宗忽降手札。諭賈某曰。舒津太學名士。袁洪

嘉定名臣孫。宜與陞擢差遣。舒同里人。賈疑有內援。遂除舒太常博士。公為太社令。就職兩月。諷門下省論。而舒亦以他事去。賈相嘗曰。浙東唯溫處士可任事。四明士不宜用。于時高公衡孫趙公汝楙以戶部侍郎。汪之林以汀州。陸合以軍器少監。章士元以太常少卿。趙孟傳以贛州。合執政。官至守倅。凡六十餘人。皆家居。月為一集。約討論先哲言行。不得議時事。繇是。公益得紬繹文獻。深愛重自晦。絕不通京師書問。賈相悉偵知之。迺命主管華州雲臺觀咸淳壬申。遷通判建康府。公閱事敏決。老吏不敢詬。憲獄旬容。有偽楮連坐二百餘人。悉出之。定議止誅其首。帥趙潛貴驕。不親庶務。僚屬上府謁。不得入。率用貳貳取畫諾。公坐賓次。命吏白帥。今邊事益急。惡少年掠奪市上。將驕不習兵。非貳貳可奉行。帥聞。即延入閣。出遜語。且曰。將猶視沿江諸屯壘。苟可安便者。毋忌也。甲戌冬十有二月。帥行。郡中大驚。爭移徙出郭。而村

落民與故侯聯絡者復入城。有約白晝罷市。公詢扇亂者斬之。戒門者毋納村民。城中始安。夜多火災。有微卒膽對詳練。公私以白金立署賊曹。一夕卒馳報有賊約以二鼓縱火東門。劫門鑰以出。今賊俱在廟中治火具。公遣卒往伺。賊將出廟門。捕二人。有經火在手。即斬以徇。諸將留城者皆故侯部落。至是益蹇傲。願習射求官賞。且曰。在昔唯陳招捕習騎射。今不能復見此等相公矣。翼日將巡城。請公乘騎。吏擇馴馬以進。公命取將馬來。將異之。坐城上。召諸將曰。郡庫非制置使不敢用。若等求較射。吾當以私財定高下。語畢入射。將挾矢前。若曰。願奉約束。然不敢先。公手弓遂強三發。皆中革。一入的。將謝不敢。公強之。終不能並。卒定其賞如初。諸將前曰。惜侍郎官晚。然事不可為。公嘿然。侍郎蓋江淮間幕府通稱也。二月。帥調精銳居屯江。城中羸卒數百。相偶語。有卒夜從江游還。言趙制置已南遁數日。將解兵還淮。西總領費

伯恭棄軍資。夜乘舟如通州入海。賈相師漬歸揚州。諸將率故侯部落將劫公出城。公不得已。微服問道歸臨安。見太常丞吳浚。浚奮為沿江參議。與公厚善。相對各泣下。公曰。國勢日蹙。諸將率聞風內叛。浚薦丞相陳宜中。將留用之。公願自劾待罪。急辭去。趙公孟傅尹臨安。奏為浙西安撫使。機宜文字。不拜。趙公制置慶元。復奏為沿海制置司參議官。公時已陞階朝奉郎。亦不拜。乙亥冬。臨安奉表降。謝太后詔諭東浙諸郡如命。戒毋徒以百姓汙鋒鏑。時入南軍道上虞。餘姚焚掠以行。聲言留軍慶元。倫禦居無何。王師將壓境。公見趙制置言。南軍以具海舟。實無意留。旦夕必入城縱焚。當先攻甬東門。宜戒火政。分卒保東城。以全居民。未幾。果縱火焚浮橋。劫江。浙城有備。不得入。舟出定海以行。制置司改宣撫司。復署為參議。人心危疑。旁郡邑相屯堡。未散。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參議官陳允平素與王姓讎。讎言新



從福州航海來見陳參議為書蘇都統約以九月乘颶下慶元當出兵以迎又言禮部尚書高衡孫而下三十餘人皆聯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鞠實公儒服立庭庀見王辨陳參議與聯署書實亡有招討故為宋官寧知辭不為虛言王未應有我服長髯者將登階見公亟下拜持抱曰此吾表侍郎詣王前曰傅海舊為建康壕寨官承宣使阮思聰與侍郎巡城議列木柵阮言城廣不可守且木柵無所從得傅海答曰蔣山左右巨木可取撤近郊居民屋高下附益可立具使果欲守良無難阮故呂太尉姻戚怒將以軍律抗對殺海表侍郎悟旨急叱海入獄明日杖海而遣之今不知侍郎何故立庭下海願以身贖罪王大驚具賓禮以迎且告元帥帥引問之故公言安反側定新國當絕告許羅織翼日元帥盛軍容坐府有告者復言奉化昌國某大家以故王為名一從台州黃巖來一從海上來帥立

叱去之陳參議亦縣是得脫郡大疫具善藥以施死者給棺以殯後戒以為常行之踰二十年至元十五年從趙公朝京師覲世祖皇帝天語命班秩宜高從行者一等將授總管以子幼辭廼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以疾不赴至元二十年授温州路同知疾作復辭公幼從王先生錦學問戒以躬行為持身本每授以言行編諸書公守而行之至是書陶靖節詩顏氏家訓為一編以寄意至元丙戌歲侍御史程公奉詔徵士首寄聲起公公遜謝不敢當大德二年改授處州路同知命下而公已捐館實是歲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先大夫性孝友事兄賓州如父器物田宅賓州所予者猶辭不敢受嚴州遺澤二悉讓兄子淡嗜好自建康歸即獨處清坐嘗曰綺縠聲色非潤身延年佳物諸君何慕焉喜賓客終歲無虛日客去復具饌以俟不喜言人過或甚不能自重者猶覆護言無是事急施與家無長物

嫁娶喪葬有不能舉者悉賑與之。愛博而內明。碩儒故官。旁邑外郡俱館教子弟。嘗言吾交游宜廣。汎愛親仁。勿為戚否可也。有客素依公。調官京師。願奉公文書以效勞。久之客得官。群議咎客。公以書慰之。君果有得。猶我之得。客出書示。議者廼止。善尺牘。琴弈諸藝皆過人。不自詭標。每言沽名激行為之良易。然不可欺於心。晚歲過郡土神祠。梅侍行指謂曰。吾言出諸口。今得視神無愧。自丙子來冠履雜糅。抑負不自振。嘗開釋防漸而扶植之。或利害不便。必正色廣論。絕其萌蘖。廼止。歿之日。鄉里無貴賤老穉皆驚惋不絕。葬在鄞縣桃源鄉慈溪與之原。元配史氏。太師丞相忠定史越王浩之曾孫。祖彌堅。資政殿學士。贈太傅。謚忠宣。考賓之。朝議大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再娶楊氏。世儒家。五世入太學。景定壬戌太學進士。太平州判官。之女。以宋明堂恩。俱贈安人。男一。梅史出。女三。長適丞相史莊肅公嵩之孫。

伯。前將仕郎。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二。璣。璣。孫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賁。餘許嫁未行。痛惟先大夫言履歷歷在人口耳。蚤登臚仕。將大有為。迄不得展究。尚義勇斷。施止於州里。而中年泊然退靜。莫有知其意者。不肖孤藐然嗣承。懼歲月之久。失於傳貽。將益負不孝。願託于立言大賢。以求信于後世。謹述歷官行事。辱賜之銘而傳焉。

故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兼府君神道碑銘

世祖即位二十有七年。某被旨求賢江南。時四明某君以永嘉之命居里。以應詔不起。後數年。與君之子構同與史事相知。狀君平生。請為墓道碑文。為乎。君諱洪字季源。宋氏之先。數宋嘉祐中。為開封進士。蘇文忠公守杭。為通判。終處州守。贈光祿大夫。其宗慈亦舉進士。為祥符丞。因家祥符。祥符生贈少保。謂少保生贈太保。景靖康亂。從青州軍還。四明太保生贈太師衛國公昇。嘗攝治大獄。逮千餘人。悉焚其贖。太師生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師越國公韶。越公幼學于族父正獻公受。嘉泰中。與王獻公俱坐道學廢。後雖為侍從。尹京十年。居政府。號稱能臣。生中散大夫嚴州守以道賢如其父。君其仲子也。曾祖妣太恭人楊氏。贈齊國夫人。祖妣吉國太夫人陳氏。贈周國夫人。妣恭人王氏。贈令人。君七歲通詩書。春秋十七。以澤監鎮江大軍倉。京尹馬樞密先祖碑為

佐。以敏達聞。禮部寺尚書伯王中書劉舍人震孫皆以治劇才為政。佐兩浙轉運使。轉運使胡太初阿倂。君數謝病去。不許。度宗聞其名。用為太社令。宰相賈似道不樂四明人。君與同郡。為侍從。執政守俸者六十餘人。皆被廢。日相從講學。口不挂時事。嘗後悔。起奉華州雲臺祠祿。咸淳九年。通判建康。明年冬。國事日蹙。大帥趙潛妻以府事。出督江上兵。城中大賊夜縱火剽掠。相率出郭去。君密捕斬首亂數人。乃安。諸將益桀驁。日以語侵君。且請較射。君出私帑具賞與射。君先發三矢。三中衆驚服。潛通諸將釋兵歸。又聞賈平章兵敗保揚州。淮西總領費伯恭遁入海。乃微服詣行在所。授浙西安撫司主管檄宜文字。改松江制置司參謀官。不拜而歸。明年。天兵下臨安。至元十五年。入覲。召見。授朝列大夫。同知邵武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改温州。並以疾辭。大德二年。改處州。命下而卒。二月十有八日也。年五十四。葬鄞縣桃源鄉慈溪之原。君早從王錦先生學。戒以躬行守而

弗失父事。兄賓州沒，一物不私有。嚴州遺澤二，以讓兄子。馬公嘗命徵責旁縣，不受令。潛說友為轉運，檄督寧國緝十六萬匹，曰：「此緝自嘉熙以來名存實亡，莫若止取景德至今年通。」且昔者嘗以不能謝馬公矣。潛恐觸數夥，亟命他吏卒如公言。初至建康，慮囚句容，治偽造楮幣者，縱連坐二百餘人。宋之亡，諸無賴往往以小賍毗構陷衣冠之士。陳叅議允平者在陷中，帥府命招討。王世強捕治，君儒服入白，且語帥曰：「新附之民，人情未安，不絕告訐羅織之禍，非所以示綏懷也。」帥悟，釋允平。自是叱去上變者。君還自建康，即去聲色，謝榮利，延師教子，盛饌樂賓客。人有不能養，葬昏嫁者，出財以相之。有疾為藥以救之。有過委曲覆護之。不及中壽而卒，識者惜之。雅居承七葉之盛，貫六籍之蘊，際興亡之會，進不阿以苟容，退不矯以自潔。安時委運，以明哲終，豈不謂善人哉。予昔不能力薦之天子，今乃得宣遺美，託金

石，故樂為之辭。君娶史氏，宋太師丞相趙忠定王浩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傅忠宣公彌堅之孫，直敷文閣、荆湖轉運副使賓之之女。有淑德，再娶楊氏，五世居太學。父曰應翔，太平州判官。子一，楠也，翰林待制、文林郎、燕國史院編脩官。夫人出女三，長適宋丞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資政殿大學士史岩之之孫益伯。孫男三，章早世，璵、珣俱力學。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賁，餘在室。銘曰：昔在宋世，有赫素氏。宋祿有終，素氏罔替。優優處州，濯濯厥聞。太守之子，樞密之孫。惟君之生，遭世多艱。任運而行，益光厥先。末承休惠，三辭郡貳。命雖不猶，義則弗置。有子郁郁，有孫奕奕。有之似之，維民之則。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〇

熊剛中墓誌銘

公諱昇字剛中熊氏富州廣豐鄉璫上里人曾大父諱伯成大父諱必先父諱傑母鍾氏本生父諱煥母余氏年三歲以祖父母命為叔父後公生有異秉早歲與兄炎共學濬發穎脫見稱二難甲子鄉舉考官得其文欣賞擬解前名矣以策觸時忌置乙榜前列師論嗟惜丁卯伯仲偕舉潛藩恩試上春官報罷歸益自奮甲戌伯氏由江西混補升學捷書至喜如已得曰吾年尚可為也而科舉畢矣然猶篤意教子所聘必明師竟峯陳先生煥明經士公雅敬之時鄉里流離轉徙公為竟峯作室與相依曰科舉已矣勉為我著書竟峯於六經自為傳數萬言公發之也丙戌與竟峯倡詩會歲時會龍澤徐孺子論書處一會至二百人衣冠甚盛觴詠率數日乃罷飲食費皆我乎出隣郡聞之爭求其韻屑和願入社其風流傾動一時如此家居賓客往來無虛日酬應靡倦來者相從棋枰詩卷常食輒數十人付萬事談笑

間而事無不理雖排難解紛亦但談笑了之蓋公為人慷慨有氣遇事果決公正性輕財重義朋友貧而死者親為之斂葬無居者為之築寒者解衣衣之然皆無德色歉然愧不能為朋友地有急難奮然往救雖重費不辭嫁孤女之不能自存者諸公貴人仕於其鄉知公忠信皆爭取下獄有疑多所請教公緣是直寃者生死者甚眾然未嘗因以為利其游諸公間視如海濶以故遠近無不信服母鍾夫人妻余夫人之喪弔者塞門候三日不得修辦香敬其葬余夫人也送者數千人公事親盡道於兄弟極友愛壬辰春寇猝瞰堂與父尚在卧寇執拘以行且欲殺莫敢前公曰豈有父在難而子不救者乎即銳身直前為寇言爾輩不過欲財爾吾財在此爾復何須陳詞壯義寇亦為動賊獲之被俘者皆得從其主俱歸以公之才使屑意仕宦何官不可為顧易世來雅無宦情至元十八年江西省檄長瑞州西澗書院以重閣高年伯氏達宦不果就翰林學士肯堂王公來



江西定廣選始至問公姓名竟莫省所從來王又托公族士朋來邀致公報書言當時雖有蒲輪東帛之召吾不能就也伯氏之在廣東也母夫人常以瘴鄉為戚公詣省求差委出嶺留旅邸兩月餘忽得渴疾歸益劇竟卒元貞乙未閏四月十六日也後一日本生母余夫人沒嗟夫人生之痛有痛於此者哉子五人曰坦曰琦曰雲曰志曰亮琦為族人清甫後志養於伯氏更名坦隨宦南方死伯氏不忘初志復子亮吾觀此世昆弟之際孰如君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矣公沒子俱幼賴老父經紀家事日益長裕伯氏匡公門戶如公之存諸子亦皆成立又三年而公父沒娶余氏友松先生之子友松居家授徒甚盛公早歲受業友松哥之以女妻焉先公七年卒女二長適黃庸次適鄒公遂鄒早失怙蕩其生計為空或欲寒盟公不可納鄒於家檢約如子鄒亦感激成人盡復舊業孫女二大德己亥十二月辛酉坦等奉公柩葬所居鄉禮原之高科山某於公伯氏提

舉公同舍生也提舉公使坦來請銘某既托舍家又愛坦修謹而有文必能大公門戶者乃敬諾而銘之曰悲哉乎剛申為母子五十一年而不能一日命也奈何吾將嚆詰歸安斯藏子孫其吉

趙文撰（青山集）卷六

校記

①「官」下缺字當爲「應翔」，見下篇。

②王：當作「玉」。



藏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六

王構 郭陞 李禎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墓誌

銘

翰林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葬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某月某日葬東平祖塋孤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墓上碑則父友翰林學士陳公儼屬比銘之矣。今墓日薄知吾先公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稍不敢辭。為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年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禮載以歸。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一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繇院中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部禮部二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使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

書省事。復出守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所撰述。其最傳于朝者曰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剗盡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公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維翰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錢穀約一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誅。迺得免。其按淮西。不切切近名。而吏亦不敢慢事。治吏禮二部無缺綏同。列見公署事。不復視成績以行。參議府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推萌折貪。卒俾其謀以寢。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槃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注。當悉輦歸于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寬貧民官道。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而訟益以簡。承旨李公謙幼師之。遷應



儒藏

奉卒推以先。始受命，勤敏通博，一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相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為文開閭詠諷，落筆繼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事兄戶部侍郎桓如嚴父，惇嫺睦宗。在中書，迄不肯私其親，人益伏之。同里陳公儼為孔顏孟教授，年幾五十矣，入徵拜監察御史，未幾為翰林直學士，蓋公昔嘗薦之。王愷年七十，為編脩官，公請于朝，以待制致其事。資歷循叙，銓衡所宜守，文字官陞擢，詔旨具在。後為繼者緘口不薦一士，視公誠可愧也。公之系繇琅琊居東平，自八世祖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官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瑯琊郡夫人。昭文當金亡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傭保自

活，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晚歲得二子，士點，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將大用於世，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充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舉髮珪璋，孰阮其遺。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乎！公之名益以高。

袁槐撰 清容居士集卷二九

純德郭先生墓碣

大德十年三月十有八日，長樂鄉先生郭君卒，年六十二。五月二十有七日，塋獲嶺之先塋。皇慶二年夏五月，子履拜余京師，乞文表墓。其友南雄教授陳立翁亦以書謁余曰：郭先生死且塋，且祠于校官，而未有易其名稱者，此門生故友之闕也。皆請曰：純德先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居君家，君日相從，文史甚驩，知之深，宜莫余若也。乃次第其行為之文。君諱隆，字德基。其先辟

梁開平之難。繇期思抱汾陽廟器從王審知入閩。至長樂芝山下居焉。世明經。號書厨郭家。曾大父困。大父已千。父正子。第進士。教授康州。著春秋傳論十一卷。是為存齋先生。君生十一年而孤。母林力貧節用以教育之。君亦自奮厲。於書無不讀。尤深經術。弱冠已為人師。宋咸淳中。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國亡。居鄉講學。至元中。郡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秩滿。丁母艱。服除。改吳江州教授。代還。邑長貳執弟子禮相從問學。方議建精舍於六平山。是年冬。所居屋西偏所植梅忽槁死。君見之微笑。明年春再調興化。未行。屬清明。歷造隣曲親舊。歸謀僮僕覓葵栽兩兩植庭下。至夕無疾卒。聞者莫不悲啼太息。涕泣沾襟。曰。天何奪吾德人遽甚。君平生志慕高尚。所至多佳山水。游覽談讌無虛日。而職無不辦。又以學行文章為人所宗。名聲藉甚。余去閩幾二十年。思其人未嘗遺於心。亦不謂如是而止也。豈非命乎。蓋嘗論其談經明白純實。不刻鑿以為異。其詩

若文和平沉深。不琢鏤以為工。其為人疏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為高。其為子為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謂之純德。不亦宜乎。娶李氏。二子。履。沉質魁岸。有材畧。由太子太傅府長史遷奉議大夫。知靖州。鼎。好學有文。龍江書院山長。女嫁進士陳嵩。先二年沒。有易述四書述。梅西集各若干卷。立翁又曰。郭先生性愛梅。既葬。其子於墓所偏山皆植梅。隆冬花間遙望如積雪。若見先生之精神標度焉。余既題其墓。曰純德先生之墓。故又表其阡曰梅阡云。銘曰。奕奕郭氏。明經世閭。載生純德。允迪前聞。玉雪擬質。星霞耀文。可法可尊。粹如春溫。我思其人。梅花之原。嗚呼先生。尚篤後人。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七

郭德基阡表

長樂郭隆德基。閩中名士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丙午二月十八日卒。二子履。鼎。以其年五月二十七日



塋之于獲嶺原先墓之次。墓既銘且誌矣。履鼎又不遠數千里。謁余於京師。謂故人之厚者莫余若也。析表其阡。郭氏相傳。其先由期思奉汾陽廟器從王潮入閩粵。遂以長樂為家。上世皆為儒。里中號書厨家。正子者由進士入官。為合浦郡文學掾。以沒。是為存齋先生。德基之父也。至元二十九年。余觀閩風。始識德基。時以興化郡博士秩滿家食。暇日相從。文史甚驩。疏通慷慨。與人交。彌久而孚。於書無所不見。為詩文。下筆立就。雜漢唐間。遽難別。彼之士大夫曰。是未足見其長也。蓋生十年而孤。育於母林。天資羸溢。弱冠已為人師。進而鼓篋聲喧太學。中教於莆田。廉訪使副張公尤知之。今又受知於公耳。其自莆田教吳江。游息談笑。職無不辦。松陵震澤。猶有歌酒處在焉。心不忘莆。再調博士。未往而終。於經又粹。易與四書皆有述。其雜著曰梅西先生集。凡若干卷。二子亦競興。家尚不替。一女適進士陳嵩。先沒。余既表其墓。則為之辭曰。

天之界於物也不全。蓋自古記之。而人為甚。若斯人者。進而論思獻替。或揚激清濁。次之石渠東觀。其誰曰非其任耶。而卒乃爾。嗟夫。人生貴適志耳。誠不如盤礴老梅之西。豪歌而痛飲也。

程鉅夫撰（書樓集卷一七）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梅西先生。魁壘士也。漢鮑宣傳。魁壘。於夷白。鄭戢異。姓兄弟。於滄邊。號郭廷偉。同宗兄弟。大德乙巳秋。先生客二兄所。走也。周旋其間。視予猶叔度也。先生和余十聲韻。歲晚七絕。余亦有重約。十年又十年之詩。別半墓。舊對自北來。揚伯起家。名阿。過門語余。甫新博士。又我先生。余呼樽喜劇。時丙午歲後陞也。二月也。無何。先生書來。它日黨堪一行。去秋之約。殆天啓之。未一月。先生凶問至。人能料生。渠能料死。嗚呼。先生昔陸子壽。再調郡文學掾。未上而歿。區區尋尺之祿。棄如脫屣。宰物者亦不與之年。命與數也。然子壽所以傳不朽者。正不計官資之崇庳。歲月之脩短。我先生似之。先生舊客授時。以方石巖公權為愛。

友余爲畏友。風日佳時，登時觴詠，石巖俯而確理義，磋磨平粹。唯余訪問，種寒燈青，握手軟語，四如禮學精邃，願叩兩端，易與四書，僕雖有述，然不敢示吾四如。遲六七十，脫藁就正，然否未晚也。前於泉山，繼於吳江，閑居於里閭，與守令佐矜佩講書者，皆學問之大端，經濟之要務。長篇近體，樂府散語，翰墨餘事耳。晚輩以此知我先生，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學得於家傳，先生之行無一不可以語人者。其事母孝，生業業死，皇皇其待人恕，內惇惇外怡怡，又余耳目所睹記。此先生所以爲先生。先生諱堂，字德基，其世出自光之固始，來家長樂芝山。曾王父某，王父某，以文學稱號書厨家。父存齋翁某，春秋傳論畫掃齋。登壬辰第，終合浦教授。先生甫十一歲，母夫人林氏力貧教督，以至成立。甲戌補國子生，將積外優，貢舉停矣。知先生者，馮公某、張公某、商公某、趙公某、陳公某、潘公某、賈公某，最者翰林學士雪樓程公某也。或輒或推先生，淡與泊，遭苟焉爲貧，奚意奔車之上，所養者大也。初號梅西居士，中號息齋，末後號六平山人。公卿大夫士，但以梅西稱，以是知先生之心。先生以乙巳九月二十九日生。今春清明，詣張令尹某燕席。

翊日，徧謁親舊，歸猶課僕種葵。丙夜赴玉樓召，李賀成，諸君爲記。遂卒。二月十八也。春秋六十二。嗚呼！先生二丈夫子，長履行入書學博士選，遽奪所天。次，呂女子一，適進士陳某，先一年夭。履下五月二十七丙申，奉柩崩于穫嶺原先塋之側，不遠伴來徵銘。余日以詩哭，尚忍銘乎哉！然前此余銘先生之母夫人，今焉敢辭。收涕銘曰：

嗚呼先生，貞不絕俗，近於時行，危言遜近於知獎，士成名近於仁，其類有道者歟。唯有道而諧乎古，故盡道而令其終也。固可重爲斯文惜，惟有子而續其世也，又可爲斯文幸。先生之期其子，蓋異乎人之期余之期先生之子亦然。遂銘先生之窆，空也。庶人與先生之書而俱傳。

封承直郎國子監丞李公墓誌銘

奉定三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承直郎、國子監丞李公卒、年八十有二。遠近聞者莫不驚惋嘆息、謂老成云亡、安所矜式。蓋善信之美、積躬者厚、儀形之瞻、服德者深也。公諱禎、字善之。其先上京黃龍曲江人、由其祖稅使君自河南寶豐徙家安西、壽世名行、具備齊先生楊君教、投誌墓之言。考諱珪、安西府軍器庫大使、妣史氏。生二子、公其仲也。端謹溫厚、由性而然。自幼學至冠昏、未嘗有子弟過、以貽父母憂。孝友純至、父母既歿、事其兄如事其父。兄長公六歲、迨今率三五日一往、候之、敬順有加。高曾而下、皆以勇略著名當世、稅使君嘗中金武舉。至公、獨儒雅自將、雖詩書家子孫、皆自以為不及。神秀內裕、遇事明審、史學應務有餘。起家將仕佐郎、陝西五路家古鄂勒總管府經歷、非所好也。至元戊子、與元有囚罪當死、朝廷遣使臨決、行省檄公偕往。至則公具得其情、蓋因政妻誤傷主母、非故也。獄辭再上刑部、卒論

減死。用心忠敬、舉此可見。秩滿即營治別業、極力教子、為終老計。時年未五十、作亭面南山、竹樹環拱、日讀書其中、自號雲中閒叟。當其適意時、輒有詩歌、陶寫襟靈、未嘗出以示人。人或得之、意必高人勝士、天機醇深者之言、初不知為公筆也。時居城中、賓禮交舊、杖屨往來、言笑衍衍、略無老人倦勤意度。進止益恭儉、而用禮以持其家、嚴而有恩、以御其下。內外之治、整如肅如。諸子競失方昌於用。泰定甲子、以仲子貴、享有是封。歲時列侍左右、命服上壽、中和之氣、薰然一堂。其時五福、公獨多焉。宜弟君子、福祿攸降、信哉斯言。至是得微疾、遂以不起。元配劉氏、贈恭人、叔慎、晚德、先三十四年卒。繼室茹氏、封恭人、亦前二年卒。子男五、秉彝、從仕郎、奉先路醴泉縣尹。秉中、承直郎、內臺監察御史、兼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秉義、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掾。秉元、篤學蚤世。集賢大學士方齊郭公為作哀辭。秉新、華昌總帥府奏差。女一、適張德、皆割出也。孫男五、溫、良、恭、挺、



保溫恭亦蚤世。女三。二適良族。一尚幼。曾孫男二。八十
寔寔。從仕兄弟。卜以其年九月廿日。葬公長安縣義陽
鄉北里先塋。恭人劉茹附焉。前事。哀經踵門。拜且泣曰。
先人墓石不可無辭。知先人者莫若先生。幸哀而賜之
銘。某辱公忘年禮接。獲預交遊之末。適不敢終辭。敬為
銘曰。天維顯思。日監在茲。載者培之。夫豈吾私。維承直
公。金良玉美。惴惴名場。恂恂鄉里。詩書詠歌。我性我情。
禮義綢繆。我友我朋。安享褒封。有賢諸子。祿養雍容。紆
朱曳紫。八十二年。百順斯全。葬從其先。夫何憾焉。

同恕撰 《梁肅集》卷九

校記

①相：當作「踵」，見四部叢刊本《國朝文類》卷五

二。

②「請」下疑脫「謚」字。

③時：當作「臨」，見四庫本《四如集》卷四。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七

周鼎 劉鄰 胡謂 黃所志

馮善主

故洞真處士周君墓誌銘

君諱鼎、字德卿、姓周氏、廬陵人。其先世自汴徙。君生而英偉倜儻、不惟博覽羣書、卓冠時彥、又善說辭、可馳騁艱難膠輻之場。年比壯、宋祚訖、危亡之際、猶能效謀獻計、贊近閭守禦之臣。然履顛非一木能支矣。北來、將相喜君才辯。君志在遠處、無復干進。足迹半東南、遭官鉅族、人人青眼相看。君亦不苟合。所至輒主僻陋隱約之家、不輕出、不汎交、輒晦其才。擅名一藝、練桐遺音、悠然絃中散之趣。所師蓋當代宗工、而君之巧有若展衡與甘繩之射、手法神縱、幾獨步江右。從學弟子常數十輩。餘力燕嗜醫經、深探張仲景用藥意。每歎庸醫誤人、攝傷寒論治法、撰成歌訣、明白縝密、觀者易曉。雖自處高

簡、弗能低首下心、為人治疾、然辭流拾此、足以悟疑辨惑、陰有活人之功焉。老而倦游、不遠適、聞造鄰郡訪舊相知、或留數月、或及暮年。清江彭氏、尤所親厚。嘉定丁卯、客其館。值初度、劇飲、朗吟樂甚。越數日、無疾而終。十二月九日也。年八十三。君之子聞訃而來、彭已恚為經紀終事、與論義之。君娶太學進士沈君女子瑛、瑛、女歸、瑛、瑛俱為承天宮道士。瑛先卒。瑛卜致和戊辰某月日、葬北在臨江新淦善政鄉德集里之玉潤。瑛謂余知其父、請銘。君自號大江翁、夙慕清虛元教之宗、又號君洞真處士。瑛克踵家學。銘曰、古之伯牙、痛子期死。今之子期、欲伯牙生。豈可得哉。豈可得哉。嗚呼噫嘻。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四



渾源劉氏世德碑銘并序

金源氏崛起海東。當天會間。方域甫定。即設科取士。急於得賢。故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有國維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若夫篤志力學。挾藝應選。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昆季。相繼擢第。為名士。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門第清峻。為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渾源劉氏乎。劉氏出彭城望族。五季板蕩。播遷朔土。遼末遠祖諱用者。居弘州順聖縣之耀武關。世業耕稼。生子翰。贈承德郎。配張氏。追封彭城郡太君。生搗字仲謙。即今監察御史鄰之高祖也。始釋耒耜。習進士業。當遼金革命擾攘際。學未嘗一日廢。天會二年。肇闢科場。公以詞賦第一人中選。惟遼以科舉為儒學極致。文體既雅。藝蘭視晚唐五代尤為卑下。公勵精種學。文辭卓然天成。妙絕當世。一掃假貨剽切牽合補綴之弊。其後學者如孟宗獻。趙振。張景仁。鄭子職。皆取法焉。金國一代詞學精切。得人為盛。由公有以振而起之也。釋褐右拾遺。轉知天城陽曲懷仁三縣。擢大理正。遷平陽府判官。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出刺石州。累官中大夫。年六十三卒於位。翰林學士張景仁碑其神道。公性淳厚。見義固執。待物誠好。誘掖後進。三為理官。議獄主恕。不屈於權貴。故多平反。尤長於治民。興利除害。若者愆然。施設有條。理簡便可持久。所去見思。圖形奉事。素愛渾源山水幽勝。買田家焉。晚号南山翁。夫

人渾源雷氏。北京轉運使思之女。封彭城郡君。生四子曰。汲。曰渭。田。濤。早世。曰濬。汲字伯深。穎悟絕人。早傳家學。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屢為州縣有聲。累官朝散大夫。應奉翰林文字。西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平生寡合。不羈慕郭林宗。黃叔度之為人。晚節倦於游宦。放浪山水間。以遺興讀書為樂。稱西崑子。述壽藏記。叙其行已甚悉。卒年五十八。鄆王府文學陳訥銘其墓。有西崑集行於世。屏山李之純引其端。娶曹氏。追封彭城縣君。一子侃。字稚川。大定十年進士第。積資奉直大夫。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雙。字和卿。奉取出身。善作詩。曾孫文祖。渭字仲清。少好學。克紹箕裘。既登第。授承德郎。知秦州隴城寨事。調隴州軍事判官。終朝列大夫。奇嶺州刺史。號老人。一子价。河水泊酒監。曰濬。延鄰之曾祖。博學強記。少有聲場屋間。既而用廢入仕。至安遠大將軍。饒陽令。配張氏。封彭城縣君。生四子。似。似儼。侯。似字稚行。宣武將軍。真定府軍資庫使。三子從養。字澤卿。彰德府酒監。從臯。字平卿。從契。字禮卿。武義將軍。克勝。軍副都統。孫五人。曰郊。武義將軍。曰郵。等俱早世。似字稚章。孝敬友愛。出於天性。力學能文。稱其家聲。四試于庭。不偶。用恩賜第。授承仕郎。華州教授。再任承直郎。主沂水縣簿。娶王氏。封彭城郡太君。壽五十。五終於家。遺文雄深簡古。有迺祖風。嘗訓子孫曰。為士當先行檢如絲之潔。將立其身。慎無點汙。汝佩吾



言則無忝矣。故屏山李純甫表其窀曰：善人劉公之墓，其為士夫之紀，蓋可見矣。一子從益，字雲卿，自翳。盧時已有成人度，擢大安元年進士乙科，調鄆陽丞。長葛簿，陳州防禦判官，皆有治績。投機應變，措畫出衆。意表進，提舉南京路推貨事。丁沂水君憂，起復，拜監察御史。君負材尚氣，資之以學，欲使事業表大。見於世，一旦戕與志合，所言朝廷紀綱時政利病，竟與宰臣辨論得失，不屈去。戕開居淮陽，與諸生講明伊洛學。父之選，今葉縣。至則鋤強剔蠹，豪族惡黨，禁不敢少肆，請免逋租三萬石，致流民自歸者口數千。大起孔子廟，既樹教本，集諸生肄習其中，風化大行。考課為河南最。未幾，召入翰林為應奉，不踰月而卒。得年四十有四。雷御史洲誌其墓，趙翰林東文勒銘。神道皆稱其器識明敏，剛直敢言，學可以輔政教，材足以濟時艱，實志以歿士論惜焉。蔡氏至廟而紀之。孔子稱遺直遺愛者，豈近是邪？蓬門其自号也。蓋取南山翁。誠子詩：元自蓬蒿出門戶，莫交門戶却蓬蒿。蓬之句，有文集十卷，粹而瞻通，而不流類，其為人丙子。嚴氏封彭城縣君。子二：祁、郁。祁字京叔，少穎異，為學能自刻厲，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齋鍛淬，一放意於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開開、楊吏部、雷御史、王濟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又與御史公退居於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

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於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脉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歲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攷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侍以賓友。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娶史氏，洛陽名族。一女適前監察田芝子文冕。一男累山，終國史院編修官。孫一，與同有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題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於世。郁字文季，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召拜監察御史。能文，諱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娶趙氏，前禮部尚書璜之女。一子，景嵩，鄆字伯震。一子，景樹，儼字維昂，鄆之祖也。登承安二年進士，第累官至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壬辰北渡，痛宗國云。以蹈河而死。配李氏，封彭城郡夫人。三子：從禹、字虞卿，登正大七年，辟賦第，官至朝散大夫、同州歸判。一子曰都，從愷字舜卿，自幼卓犖不羣，稍長入鄉校，擅能賦聲，再舉不契，就廕補官，授武義將軍，登封主簿。已能綜覈縣務，束濕吏曹人不敢以少年書生易之。國初生聚稍集，遴選廉能，急於撫字，辟府君攝領韶州事。繼真授宜陽令。縣當兵後，庶事草創，高下下車，廉知其利病，休戚斟酌而更易之。凡科取差徭，必驗其等第，俾均輸焉。暇則集俊秀於縣庠，講明禮義，美善風俗。為政才暮月而頌聲四達。終更授河南

府路經歷。素精吏事。婉畫恢恢。刃游餘地。致六房無
滯務。公餘與紫陽楊文西菴楊公九山李子微薛庸
齋微之觴詠於泉石間。中統四年正月廿八日。以疾
卒於私居之正寢。壽五十有五。娶張氏。宣德望族。貞
靖柔懿。自在父母家。已稱純孝。及歸于我事舅姑。恭
順飲食服御。非經其手不進也。終於至元北三年十
月廿日。享年七十有五。葬合葬。人。鄭字君美。平江路
人。匠提舉。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以疾歿。得年五十
有五。配段氏。享年四十有九。郎表部場管勾。鄭才識
警敏。練達時務。由省擢授承務郎。工部主事。次陞承
直郎。順德路總管府判官。選充監察御史。女二。長適
渾源州王氏。次適應州元帥韓公之孫。孫五。紹祖。江
浙省宣使。慶祖。澱山巡檢。繼祖。勝童。乞里。從稷。字賢
卿。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曰鄭。曰郭。曰郭。侯承奉
班祇候。遂州酒監。一子。從周。字文卿。劉氏先壠。始葬
順聖之耀武關。南山翁從祖。營於渾源縣東北黃崖
鄉。御史君以世故流離。起先塋於宛丘神川旅殯。汜
水。歸愚之變燕山。令鄭奉大父中奉公衣冠及考妣
柩。安厝於河南北印之原。是為渾源劉氏洛陽新什。
鄭復欲彰先懿。昭孝思。圖不朽。諗不肖。嘗問學於神
川先生。知其家世頗詳。持張陳李趙雷王諸公銘誌。
求述世德碑。以猥列後進。年迫衰謝。不能發越。先賢
事業。且何敢秉筆於諸名勝之後。堅辭者久之。鄭復
曰。金亡。士之北渡者。百不二三。今消磨已盡。求接見

先輩老於文辭而最知名者。莫公若也。今弗惠顧。則
先世之事。將何於託。不獲已。廼持綴諸公緒餘。及已
之聞見。而知者。會歸其極。而系之銘。銘曰。
漢庭射策。貢士遺風。排黜百氏。仲舒是崇。唐文三變。振起衰萌。尊昌黎公。莫之比隆。考其胤裔。大名難再。網羅才雄。程文妙絕。一卅師宗。韓董攸同。魏科七決。聲華摩空。泱泱大淵。言直行果。致時之雍。中奉矯矯。表我孤忠。神川力學。匪文奚工。導家學之淵流。惜不時逢。朱衣白簡。試絀繹其終。種德植善。立志務學。祿在其中。無踰於農。忠義仁恕。



元儒碑傳集

卷四七

傳嗣彌縫。

維人事之克盡。

見天理之昭融。

宜澤流渾水之源。

青蘄南山之峯。

北邙之原。

巋然新宮。

世故牽率。

匪忘祖封。

是惟金百年文宗之裔。

過者敬恭。

王惲撰

胡景昌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昌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有二歿和元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者前葬其孫鍾璣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鍾之號焉不負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荷矜而界之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潛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龍在太學與先生俱允蹈齋生潛生也後顧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又仕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錫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名景昌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郎父果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父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華學問學尤謹於踐履入太學輒為秘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嶇扶持絕江而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歡歌息偃冥然以樂墮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盡主平理至於詩歌儼語率不苟有鵠助集若干卷藏于家要樓氏先若干

年卒子男三人長棟次政次珩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鈞鈞鍾鏞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多來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任列一中之上者官也交游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鄉解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憊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故聖賢之所自畫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黃潛撰

黃志尹墓誌銘

豐城黃志尹名所志以學行文章為後林李戶部客至元戊寅秋九月俘于兵溺於長安鄭子誠家子誠儒長者與蕭維斗友一見志尹命諸子師事之遂名長安中家長安三十年餘鮮后商人故同里附書問其家子允子隨商至長安則志尹死矣鄭氏云大德甲辰日南至一夕大醉卒允子哭啟封負骨而歸將以某年月日葬蘇陂之原書抵京師屬其妻之舅氏揭僕斯乞銘於余夫自昔士君子不幸遭喪亂流落者多矣幸而生還者幾人幸而人不奴隸畜又得尊禮者幾人甚不幸而死

死而能歸其骨。志尹抑又幸已。嗚呼。允子其遂昌乎。志尹得年五十九。祖嘉言。父元興。初娶蘇氏。有子一人。去家後兩月乃生。允子也。在長安娶某氏。無子。先卒。孫男呼都克丹。孫女一。銘曰。

子生而父不知。父死而於子乎歸。余辭以銘之。幸而悲。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故登仕郎蔚州安定縣主簿馮君墓碣

蔚州安定主簿馮君卒之六年。其子禮與順德王寧為樞府掾。寧與余善。介以請銘。寧潔白好修。取友必端。接馮君行應銘。法宜書。君諱善。字君協。右北平石城人。性至孝。父仁義死。遺言貸實氏銀三十兩。往償之。實謂已償。君不直實氏言。持銀詣憲府請。母死。廬墓終喪。初學於張簡之。聞許文正公以經學教胄子。徒步至京師。從之。公歎其淳篤。公歿。千里赴弔於懷。欲廬其墓。諸生弗欲。懷人義之。遺布三百匹。曰。吾為許先生來。因利之。弗忍為也。乃歸。服心喪三年。未嘗御酒肉。至元二十五

年。始以耶律祭酒薦。得平瀟路儒學正。教授冀州。遼陽所至。以君出許先生門。爭從之游。在冀州。州割田五頃入學。給祭祀。養生徒。在遼陽。部使者洪君大開義學。聘君為之師。初。石城兵燬。夫子廟弗治。君度而新之。拜關里求孔顏孟十哲像祀之廟。主興州宜興簿。政化大行。改蔚州安定。未行。以大德十一年九月晦卒於家。年六十二。以某年月日葬某鄉原。嗚呼。世固有學而為士者矣。學而弗篤。篤而弗行。行焉又不得名。公卿大夫借聲助譽。卒窮悴困蹙。遂以士詬病。方是時。在許公之門者。莫不震耀焯錫。君乃奮一簿領。匪命也夫。然以君之學。亦不可謂不行矣。娶某氏。生子四。長禮也。次禮。桓州學正。次祐。國子學錄。祺。博士弟子員。女二。長嫁國子監掾張德。次適舅氏張璉。子懷。孫男說。說。女四。銘曰。其生也惇惇。其死也諄諄。其封也芾芾。歷千載兮永存。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一八

校記

①丙子：當作「丙子」，見四庫本《秋澗集》。

②文：當作「文」，見《中州名賢文表》卷二七。

③祖營：當作「祖塋」，見右引書。

④仟：當作「阡」，見右引書。

⑤適：當作「道」，見右引書。

⑥父字：當作「文字」，見四庫本《文獻集》卷八下。

⑦「王」下脫「氏」字，見右引書。



藏書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八

熊朋來 李心道 黃泰亨

吳可孫

前進士豫章熊先生墓表

先生宋咸淳甲戌進士第四人也。授從仕郎、寶慶府判官。不及仕而國運終。常人壯歲取高科，輒沾沾自喜。得之未幾而旋廢，必怏怏自失。先生不然，當其得也，不以爲加。及其廢也，不以爲損。處之裕如。於是識趣過人遠矣。南服始附，田野間有竊發，弗可寧居。徙家依城市。胸懷洒落，態度寬和。聞風者造門，人人如煦春陽，飲醇酎而去，莫不貌敬心服。有所詢諮，懇懇開示不倦。中州士大夫率令子弟受業。朱子小學一書，條分節解，標註其事，凡名物度數，姓字稱號，族繫時代，一覽瞭然。大有裨益於初學之士。書市刻板廣傳，今通行乎天下。朝廷遣使定閩廣選士，當路咸以名薦。公猷以爲先生大儒師，而

東南士類之盛，福吉其最。遂命相繼任兩郡教官，以擬安定胡公之蘇湖。教官任滿，部註將仕佐郎。建安縣主簿，疾不赴。其後再注從仕郎，福清州判官，致仕。視之若浮雲然。自號彭蠡釣徒，日鼓瑟以自怡。遠近來學，益聚口講指畫，俱通經能文。貢舉制復，門生悉堪應舉。擢科者累累。三科三省禮聘校文，所貢大半成進士。人美揀擇之精。在宋用周禮義策數，今制此經不與試士，則教人習禮記，或漸沐其餘潤，適有明效。博通羣籍，而禮樂書數尤所研究。每嘆詩樂無傳，倣朱子所得趙彥肅家二十四譜，增二十詩，俾皆可歌。且謂朱子雖疑古樂必非一聲協一字，而猶存此，聊見聲歌之彷彿然。今之音調縱未如古，不猶愈於以近世操弄詞曲爲樂哉。嗚呼。此先生之深心，殆猶逃虛空之喜聞足音也。倘際議禮制度考文之會，幸次胡祝李之間，其庶幾禮樂豈出諸君子之下也。孔廟釋奠，肇自唐開元禮，宋政和禮因之者也。升歌之辭多闕。江南學宮配享有四，而酌獻舊

辭止有顏孟所在因循苟簡仍以情顏孟者情曾思為是更撰新辭補所不備春秋各按月律合朔迎神生送神通十八曲部使者以之通行於諸郡惜哉此學此志不獲顧設臺閣名流若程鉅夫若元明善屢言於朝時未及用所譜諸詩考樂兼葭衙門白駒一皆寓自足已樂不斯人知之意賦又假瑟以喻不無金鑄子期之慨焉平生著述有小學書標註有歷譜有文集三十卷具存觀此可以見所學之大槩矣家世豫章熊氏諱朋來字與可學者稱天慵先生配袁氏前卒子三父命以永先為長子象先表出也繼室何生古孫七昶昱昇昉棟寅富壽年七十八至治癸亥五月壬寅卒十二月壬申合葬袁氏墓右江西行省參政廉惇自初喪至塋親臨哀送如弟子禮遠近會塋千餘人明年自翰林直學士虞集銘其碑越六年古來微文表墓嗚呼予疇昔與先生談論不舍晝夜深知其學之奧故特書予之所知而凡前碑已載者弗瀆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一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為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狃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源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



儒藏

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焉。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慨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即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都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

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詠。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勅中執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賜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



故宋登仕郎李君墓誌銘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博。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某書之。蓋有所屬。其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讓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李氏本唐宗系。居新安。不知始何年。後嬰廣明亂。遷黃墩。有諱京者。樂得梁之山水清夷。特紆可田可廬。乃遂相攸族。以滋衍。距今登仕君十一世矣。其間簪組蟬聯。修名姱節。烜著家乘。蓋與宋運相終始。而今猶演迤未艾。繼者推其世德。所繇與子孫之立言行事。未嘗不慨然于君子之澤。如芳林嘉穀。必封植乃大。而天之報施。善人。可必信也。余不及識登仕君。而君之。樂平知州傅良銓。狀其行。來請銘。且書以教其孤。泰亨之意曰。子幸哀而銘之。登仕君有知。當不恨其生不偶於時。而不朽者。固在也。余辭不可。則為之。叙曰。君曾祖。韓。盧氏。祖。諱文器。廸功郎。提舉司幹辦公事。妻鄭氏。父。諱彌世。業春秋。登進士乙科。以端。長者為鄉評。器重。娶吳氏。生君。而穎悟。童。已若成人。稍長。從傳受易。學。耳熟。緒言。與同輩角藝文。每。中。為。宋制。中。朝。官。得。舉。族姓。選太學弟子員。時君之叔父大監公。當。應。以。君。為。屬。將就。就。錢塘。聞父疾。棄。歸。年。道。計。至。京。毀。殆。絕。然。其。墓。

禮无違者。年幼失怙。衆或以不更事管之。君益刻勵。不怵于浮言。值兵興江阻。而才猷能自表見。然後知君之所樹立甚卓也。其從父兄原尤達於易。君與為師友。益鈞決玄奧。適事之變。若中理解。鄉耆雋皆折輩行與交。宸受知于尚書朱公猷。孫京尹吳公益。二公負時望。所取予皆足為人重。輕宋事日棘。大監公守鄉郡。鉅姦擊強。號稱治辦。辟公節制司計議官。適奏補登仕郎。大兵南來。諸郡瓦解。時闕湘令浮梁欲棄官去。以章綬委君。君曰。公為無私界。吾不爾從也。自是迹韜志恬。推不喜仕。嘗欲重建新田書院以訓鄉之子弟。經度既備。而道謀是阻。士論慨惜。會郡侯欲選慎重無侵牟者司度事。強起君曰。委吏會計。是豈不足為政耶。卒善其職。每守令下車。輒問俗利樂及政所宜先。君剴論無隱。善被鄉邑。至元庚寅。邑燬于闕。愚氓並緣竊發剽掠者為姦。公與叔父宗正公雷初義同險難。官軍掩捕。倚君奇畫。獲其渠首而貨脇從者。主將欲官之。君曰。吾以衛鄉井也。豈

干榮哉。卒不受。越六年。浮梁陞州。君年且五十。學官優以賓禮。每衿佩環列。觀君深衣我冠。容止甚美。言論偉然。徵書易文獻者皆至。稱李氏。君治家嚴。不惑異端。戒諸子勸詩書。趾美前人。聞弦誦聲則喜。有過亦不少假詞色。園池亭榭。花竹齊列。植梅崇阿。奇石山峙。日與魁人韻士觴詠。酣詠樂志。忘其老。里有蕭處士。年七十矣。君兄事之。約為耆英會。與者如千人。好事者以繪以詩。明年處士歿。君哭為慟。曰。昔至道九老。以文正公即世。雅懷弗遂。翰林洪公以為造物所恡。居今方之。可為雪涕。自是君常忽忽不樂。未幾病。病再闕而卒。先是泰亨嘗長幼菴書院。及再仕襄樊。君勉之往。曰。孝是教忠。慎勿以親遠增離憂也。之官甫半載。聞病。謁告。娛闕醫藥。一不以家事累君。悉畢婚娶。季冬望。猶觴酒酌客。已而周視園圃。折花弄芳。意若永訣。後四日。形神忽異。泰亨等驚泣。問所欲言。君曰。吾疾殆不起乎。繼志者惟若等。余何言。有頃。嗒然而逝。實至大辛亥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

六十有六。君娶新安戴氏。子男七人。長即奉。提舉襄陽等處營田事。次撫。復。咸。恒。中。豐。女五人。長。即良銓也。次適太平路龍萊州判官汪琦。翁氏武昌路南湖書院山長程琦。宋丞相希範公之子馬端頤。餘未行。孫男女四人。奉。寄。卜。以明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君子里之琅玕峰。君諱心道。字聖傳。自號疎懶翁。扁其室曰耆軒。有詩藁藏於家。余嘗俯仰二十年間。蒙家右族或泣王孫。或降皂隸。而李氏流芳。薰。杜。耀。于。逢掖。雖登仕君之壞材雅度。練事達幾。百不一試于時。而卒以死。然視世之仕不得其志。以辱先者。君亦可无憾於其身。而且有以裕後。其得失豈不有間哉。是故宜銘。銘曰。系有唐。德流慶。嗟聖傳。士之良。閔不售。毋盡傷。百年短。千古長。辭其堂封。視高岡。

鄧文原撰（巴西集）卷上

黃亨叔墓誌銘

臨川黃君亨叔。工進士詩賦。少負能聲。亞於其宗兄知縣君仲明。仲明與予同為咸淳庚午貢士。其年亨叔亦

中選。滋貢額外。明年仲明與予試禮部。亨叔試補國學弟子員。仲明登進士丙科。予罷歸。亨叔亦罷歸。越四十三年。仲明過予言曰。亨叔死矣。其有期。災發狀其行。子其銘諸。子悵恍久之曰。科舉取士。如博懸於投。非智力所能與。以亨叔之藝而不偶。命也夫。亨叔諱泰亨。家臨川珠山。其先縣豫章徙。曾大父文廣。大父彥益。父天德。母王氏。繼饒氏。亨叔早從良師友。講肄文思。奇蔚氣格雄絕。為流輩所推。英英出庶士右。科舉廢。學專於身。治移於家事。親禮無違。丁時多虞。不以公私事貽親憂。父喪致哀。孝繼母如母。友弟淑子。藹然仁讓之風。前時井里弗靖。或欲相撻為不義。諄諄善誘。俾愧悟而止。官委數廩。一槩公平。樊革賦均。至今人蒙其利。宅東有閭。扁曰見遠。閭東有軒。扁曰東明。燕坐之室。嘉樹森立。活水鏡靜。扁曰梅塘。一家父子兄弟。文物雍容。賓朋觴詠。無虛日。皇慶癸丑春。微恙。諸子竭誠。額天調膳。進藥。獲延數月。起處如常。雖疾。猶娛書不輟。手寫卽子觀易吟。



儒藏

又自吟云、久約松筠堅晚節、病逢蒲柳望秋時。此其絕筆也。一日、進弟若子於前、屬以家事、教以孝友敬順、親親賢賢、無卹恤衆之道。知舊省疾、舉手揖別曰、吾逝矣。六月廿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九月十九日、塋里之鳳皇窠、妻周氏先一年卒。子男四、伯曰士康、仲曰士清、叔曰士剛、玉成季子也。命以為適孫女一、適危龍。從孫女六。銘曰、

維藝之優、外寒於求。維德之周、內豐於修。有章其畫、有練其留。靡疚靡卹、永藏斯邱。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四

故將仕佐郎建昌路儒學教授吳君墓誌銘

異時場屋之士居連覺、出連衡、以得失為雄雌、失則悲、得則肆。古人之事一不繫於心、務於躬也。某少從徽菴先生於臨川、得建陵氏之仲季焉、則獨否。以是皆友之。三人無涸更不借、借而無適不樂。於文蓋嬉笑諧辯以

成、未始棘棘然也。季長於余二年、業成且精、凡試輒可、識用弘朗、意悟飄洒、卓然萬夫之望。一舉進士、遂中其科、得瑞州新昌縣尉以歸。重慶在堂、內外歆豔。既而天下定于一、某入仕京師、季亦名聞大朝、擢建昌路儒學教授。後十年、余將旨南歸、時季已解去、而盱眙校良規、斬新、新田每每問之、季氏力也。盡再仕乎。方藝木引泉、笑而不應。自是余留昇揚、留長樂、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而延陵氏之仲季遠則書、近則面、凡余家慶弔之會、無不與焉者。今自沙羨謁告歸、意當三人復聚如往時、可無不談、談無不盡、而季則已往矣。仲又益老且病、不復能行、徒以書使其子若猶子來、連余銘季墓。嗟夫、生者不常見、死者遂不可見、情當奈何而忍文之。抑吾友兄也、其可辭。按前太學進士余鏞狀略曰、吳本金陵、五季徙弋陽、又徙金溪。六世祖濬徙今地、曰吳塘。濬孫安世又析於新田、曰景立、曰堯仁、曰士享、吳塘三世也。曰安世、曰以謙、曰鑑、新田三世也。君生七歲、自吳塘出、繼於



新田。新田無父而有祖母。乃奉之而依於吳塘。吳塘之父字嘉甫。有志不偶。力學以命其三子。伯德鴻。仲德溥。季君也。名可孫。字聖可。甫十二。已辦科舉之學。少從仲兄游郡中。博士程君紹開每語人曰。二吳文行達器也。平居恂恂。臨事毅然。山立。蓋自幼已為長者所知。掌故胡桂芳名士也。見之曰。長必有成。以女女之。其師馮得一亦名士。愛而教之者十年。遂與同升。二公歿。君經紀其家。無所顧愛。去盱學而歸也。餘廩粟石千有奇。封識以贖代者。喜飲酒。然必相知者而後飲。飲至無算。然亦未嘗醉也。文辭字畫溫雅如其人。至於薄世味。篤古道。其天性固然。生丁未四月丙戌。卒辛丑十月戊寅。塋癸卯十有一月庚午。是為大德七年。信州貴溪縣西山其阡也。子四男。曰泰卿。晉卿。女曰葵。曰燕。孫男三。女二。人之生非必爵祿以為達也。不辱以事親。以成身。以行志。雖一日可也。況中壽乎。且以聖可之材。請器裁進而師尹君公奚忝。亦既得其塗矣。步未改而斂轡跋馬以歸。

終以不出。是不亦異於人乎。夫異於人者。天必異之。或謂其子亦異於人甚。余曰。然。銘曰。少之時。弟昆壯且老。兮孰存。授美人兮粹溫。吾欲與言而不得與之言。嗚呼。蘭林在高原。

程鉅夫撰（雷樓集）卷一六

校記

①古：《元史》卷一九〇《熊朋來傳》作「太古」。

②受：當作「授」，見《元文類》卷五四。

③翁氏：疑誤。

元儒碑傳集卷四十九

鄧僉可 甄昌祖 史蒙卿

白恪

鄧烏山墓誌銘

予識烏山有年。第知遊從諸公間久。善與人交。乃大德
癸卯。予留汀漳。烏山從時。李仲弼來。掾汀幕。相與數月。
適密。方仲弼初至。惶惚。酬應間。烏山周旋。扶助。忠盡誠。
篤然。猶人情所有。友生或能之。未幾。仲弼坐抗累。孤子
不能自理。烏山跋涉南北。代之辯訴。縣金陵。走三山。自
三山還汀。往復幾寒暑。最後送仲弼返。分路。不忍舍之。
去。復繇汀以歸。至汀。值病死。嗚呼。古所謂死友者。烏
山近之矣。仲弼其何能得此於烏山。而烏山之所為依
依不自己者。能使人悲也。當仲弼為江右憲史。得意時。
烏山雖舊。不翁翁附。及其仕汀。視昔當道。勢便有間矣。
乃得從之。瘞鄉。是豈以擇利而來哉。而與其憂。極其

困。以忘其身。人生固莫不有命。而烏山輾轉之故。儻以
死為憚。不待及於此也。昌黎於柳子厚。慨然夢得母子
間意。悲傷其心。以為平居栩栩笑語。握手出肺肝相示。
臨利害。毛髮不顧。擗之且下石焉者。聞子厚之風。可以
愧死。彼特有其意。且未見之言。昌黎猶借以為交道之
勸。若烏山之風。真可以勵薄而起懦。彼勢利之離合。所
不必論也。予誌烏山以此。豈復待他事哉。且他事寧有
過此者乎。烏山恂恂色笑。遇事而勇往。見不可力爭。所
不能及。扼腕太息。坐如不得安。聞善若渴。逢可人傾倒。
如白頭歡。受人一言之託。如恐負之。疏財而重義。急害
而緩利。素所蓄積。然也。為詩耿耿自達。不雕琢為工。時
文詩書義。見稱旁道。九流及方士技巧。多玄著。與人處。
嘿不見所長。所遇故人零落。感念徘徊。不能去。往常受
知鄉達尊。侍御春山危公昭德。郡守家恕齋邦傑。科廢
後。府檄樵溪山長。江西提學選教諭靖安。又嘗授建寧
考亭長。周行四方。所志念何許。無自以見。卒以義死。亦



可以不泯。鄧氏自光州隨閬王入閩，有名琅者，掌兵昭武子孫家光澤之烏佩，世不乏人。曾祖弼祖烜，父震母陳氏，繼吳氏子乾，乾烏山名食可，字季謀，生前丁未臘，沒後丁未九月十四日。又一年，乾昇櫬以歸自汀，卜至大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墓里之水尾。予每謂烏山野人，丁未夏五月來光澤，輓儒服以故，人子見始知烏山光澤家也。九月，揮舟過延平，聞烏山隨仲弼還汀，蓋未久，恨不相遇。歲晚，意且來歸，乃聞訃，蓋重哀之。輓先墓求銘，予直指其大者，而其為人可見矣。其孝友睦姻常美，不復書。銘曰：

人赴而我逝也，人疎而我密也，人棄而我即也，可去之矣，而猶予之畢也。然而彼則生，而此則沒矣。不肖者以爲微，娟者以爲哇也。微公論者名之，彼誠智而此誠拙也。噫，傷哉！以此爲之碣也。抑薄夫之聞之，口如吃而心內折也。

劉將孫撰（善吾齋集）卷三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澗王公惲，俾天爵狀以謂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宵氏甄代遐邇，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諱錯，無極從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清，燦祖讓，事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漪，澹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郭，木石與居，隱操操。師軸友惲，敬不誣，言倍行過，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門，冊示尊閣，修名嶙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歲六十二，瘞諸俗，僊代之王賢，以嬖，胤恒補吏曹，臬擢，女章變号死，未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事斯道，卓幹母之壘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璣，顧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鏤，賴士載辭傳，磊砢，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國朝文類）卷五五

靜清處士史君墓誌銘

大德七年、補官翰林、史先生以書見貽、不獲領。後二十年、子璧孫素其書、以示、反復痛悼、策勵于楠為甚重。今撮要而表之曰、斯文剝喪餘數十年、師表郡縣學者、應格則得、未嘗于其人、後生不說學、亦未嘗知學。剔偽務實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虛談異也。又曰、吾將死、得子文表于墓、楠拜手讀之、泣然以泣。先生於外家為舅氏、猶記拜先生於獨善坊、論宦族纔屬、文詞顯著、獨缺、自吳丞相開新河、有相者曰、過後當踵有之、甥宜自重。先生於諸經窮探微旨、證堅緝缺、不溺於說聞、剖釋正大而折衷一歸於前哲。論古今得失、必探情偽、以暴其罪、正色憤排、若造庭而受其責也。為文遠古、不雜異說、手抄口講、更僕不能以盡。孝悌遜讓、知其出自然也。先生諱蒙卿、字景正。生而奇、額秀目、七歲善屬文。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經、復兼詞賦。江文忠公萬里、常參政、挺時為大小司成、器待之。咸淳元年登進士

第、授迪功郎、復州景陵縣主簿。呂少保文德帥鄂、檄入幕。呂命先生勉蜀帥溫和解正陽園、溫疑呂猜阻、不肯發、微語撼之、即就道。凡所需器物、一夕以辦。溫實先公帳下校、却立曰、史監軍誠有子。調穿山鹽場、諭義勸輸、戶不知有筭額。十年、改江陰教授、復改平江。至是不復仕、故其詩文多感憤自喻。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勉曰、思深辭悲、學陶靖節、其得之。維鄭史族號相門、曾祖諱滋、蚤夭、贈中散大夫、祖諱彌鞏、司封郎中、贈少師。司封以儒學致顯、當貴盛時、獨早退、自持鄉人稱為獨善先生。妣臧氏、華國夫人。考諱肯之、中大夫、湖北提刑、兼知常德府、贈太中大夫。妣趙氏、周氏、碩人。太中熟邊事、折衝料變、有大帥才。時宰尼之。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岳學易、春秋一年、復歸國學、遇中上第。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寤。先生識足以窺淵懿、經緯一原、合師友之旨、老而彌實、確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自號靜清、晚歲罹厄窮、講道不輟、從者益衆。天台多名山、



心樂之。僑居者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疾漸革。語諸子曰。我死必歸葬。不能得。資良累汝。汝有志。其果能成也。是歲十有一月。柩歸祖墓。明年。葬于陽堂鄉穆與之原。娶陸氏。朝請大夫將作監合之女子。子璧。孫。莖孫。生孫。臺孫。女伯全。適葉信公。夢鼎之孫。揆翁。仲忱。適紹興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之曾孫世演。二女未行。有文集二十卷。易究一十卷。託永遠於少賤。誠不敢承命。歲月迫邁。而璧孫能遵守不貳。奉遺言以請。曷敢以不腆為辭。銘曰。

貞絜陸沈。志裂金石。秉言無郵。厄則孰職。驥伏于衰。不稱其德。塊獨結約。忿決胃臆。持九障澗。盡瘁不休。卒昌者名。屢空靡憂。生為完人。歸藏于丘。有子紹學。曷忍以尤。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八

朝列大夫同愈太常禮儀院事白公神道碑銘

白於太原為令族。至金源氏興。太原衣冠為家。咸而白氏兄弟相繼踵儒科。故中大夫樞密院判官兼右司郎中。輕車都尉。南陽郡伯諱華。字文舉。其季也。唐宋樞密無判官。金天興帝賞器之。特置職以寵。由是相仍。自郡伯始。郡伯後居真定。生子四人。俱有時名。君諱恪。字敬甫。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見。守鄉先生元公好問。公作詩演器之。郡守上其能。將薦于朝。郡伯謝弗許。稍長。里之先進張先生耀卿愛其才。獎拔力成就。至元中。世祖遣使詣州。郡試明經生。復門役。君首預選。弱冠試吏。橫暴拔寬。獄具。御史不能撓。後為河南按察司書吏。有尉牟利。孀婦財未終喪。強贅於姑家。既而虐其婦。復不禮其姑。姑告於官。絕之。尉卒隱其罪。屢訴終爽無明文。事久不決。君悉疏所犯。眾邑人以告。婦得終養其姑焉。至元十四年。江

南達行臺御史大夫相威公慎簡所屬署
君為掾史。即條不便事凡二十。大夫見
世祖力陳之。凡十有八。案著令者大辟或
獄。上刑部聽報可。賈某公田租歲減什二。
十八年授從仕郎。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
司經歷。改荊湖占城等處行省都事。時荊
湖省臣某括財恣威福。君度不可與共事。
辭不拜。後果受誅。二十四年改浙西提刑
按察司經歷。遷平江。丁母羅夫人憂。以夫
人喪葬于吳。將終老焉。會 詔舉不附權
臣自晦者。有以君辭荊湖事薦于

上。除福建宣慰司經歷。閩郡廣遠豐歉不
同。是歲汀州穀善收。戍兵所給糧不登數。
福泉興化穀驟踊。有司議移三郡穀于汀。
君建言。道途轉輸太無益。發貴粟以賑三
郡。歸直于汀。可多得穀。誠兩便。有司難之。
君署記曰。使有罪。願已獨受。卒如其議。而
官之贏糧果增倍。宣慰司復為省。君治六
曹文牘以俟。平章某公知君簿領有能。名
受其籍以付吏。三十一年丞相太傅公為

湖廣平章。君時為都事。俾陳樞密院及本
省利便。侍丞相入覲。有旨乞其奏。復陞員
外郎。湖廣聯絡左右江。官吏秩祿歲一再
受俸於省。地遠得不償旅食。有棄俸不顧
受者。君建議隨所部以給。迄今行之。衡永
戍兵耕閒田。官出牛。輸其租。牛死不得落
籍。戍兵歲率銀數十萬以酬。君惻然計之。
曰。牛死當納皮角于官。除故籍。而以官租
捐納之。則得矣。戍兵由是免害。有省臣獻
廣西地肥沃。可為田。徙湖南居民往耕之。
當調戶五千。君力言不可。平章公是其議。
奏止之。獻田者復調兵征思明。發運粟入
賊境。道遠而渾荷擔者各持去志。君憂有
他變。出直募民。民樂受以往。峽州歲饑。請
粟于官。有欲核驗始發。君言。饑民朝不及
夕。使核驗。死當過半矣。大德二年進本省
理問官。推誠燭幽。莫有滯滯。而言論風采
彬彬文雅。蓋以吏治濟其儒行者與。四年
改江西省理問官。完偽精獄得直。于時翰
林承旨聞公復持士論賢否。有言曰。白文



舉父子兄弟俱有文名。敬甫幼負俊聲，老不入翰林，各將誰執。奏為翰林待制，復同舍太常禮儀院事。儀度閒整，贊導禮祀，動不踰矩。蒼顏玉立，真善為頌者也。梅向為翰林應奉，幸得侍同朝，聆議論，接顏色，寬厚平實，言金諸老行事，歷歷指掌。晚自號竹梧，其為文不事雕飾，扶掖後進，侃侃自持。知其於孝友有加也。生丙午歲，十有二月，至大二年己酉四月卒于官，年六十有三。積階至朝列大夫。有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真定路真定縣之朱洛村。曾祖仲溫，隱德里居。妣李氏，祖宗完金故贈朝列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祖妣李氏、妣張氏、羅氏、君羅出也。娶盧氏，中書架閣管勾順之女。翰林承旨摯之女弟。男五：洲，安福州儒學教授。沅，蘄州路蒙古教授。皆登世。湛，今承事郎，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都事。決，國子學正。灝，江西湖東道憲司書吏。先卒。女三：長適李崇，靜江路稅課提領。次適甄遂良，李適李權，河間

路某州樂壽縣尹。孫男八，貞、采、暹、辟、楮、樞、桂、孫女四。曾孫男一，女三。湛為元帥府都事，梅適請告歸里，以事狀拜且言。先君子嘗得與子同院，銘莫如子。梅謝不敢辭，乃為之銘曰：

有完者圭，藉之以韋，不泄其溫，禮祀用祇。受中以生，剛柔是宜，木神則仁，其用不破。顯用太常，幼敏且岐，挹其粹精，飭躬以教。黜明資潛，爰燭森森，匪伊求之，我曷望報。道在一源，挈以簡要，詹詹炎炎，益飾其巧。佩玉舒徐，六轡濡如，執簡以陳，矢言不迂。彼計巧者，承色善趨，較以虧成，卒喪其軀。有高維閭，茲為守儒，恒山之陽，松柏茂直。詔于雲初，是謚是則，撫任之初，壙麓踵奕。詢彼故老，曰惟祖德，我銘孔昭，廣告爾無斁。

校記

①盡：疑當作「盡」。

②寥：疑當作「廖」。

③家：當作「最」，見四庫本《清容居士集》。



元儒

碑傳集 卷四九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

暢師文 耶律希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
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肅暢公神
道碑銘

泰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暢公
堯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肅。又十年加贈推忠守正
亮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篤將侈君
之賜灼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諡其友許有壬叙而銘之
碑。叙曰。公諱師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生洛陽。大父淵
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氏贈魏郡太君。
父訥。參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里指掌圖有詩名。
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博覽經史。弱冠

謁魯齋許先生。先生宿遇之。高弟若執公端甫。高公
道凝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志於世。上時政
十六策。受知丞相安國。補右三部令史。丞相已延南
征。選為省掾。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臨安。歸裝獨載
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寶跡上之。初官承事郎。行樞
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畫諾。諸城相率內附。安西王承
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承直郎。潼川路治
中。拔寒畯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為府史。後皆至達
官。修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錠。同僚分公十錠。公獨
不受。以修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
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推僉四川道提刑按
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
則摘姦雪寃。興學除弊。風米一變。有奇。若曰。暢純甫不
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伊蘇特穆爾為侶。遂拜監察御
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遺陝西漢中道
進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



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猶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與元監軍怙勢肆虐。得其賊。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按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伊德呼駙馬之徒大為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馬。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國們岱爾之訟家財。宣使輩士安之。並折民齒。開成同知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强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置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章懷而中宮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即隨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詔。修成宗實錄。賜中統褚幣為錠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歲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哀於民。天可

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沂流觸汭流之舟致溺。其人累獻不能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扶米收積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曰。暢先生治內。何敢久留。後守為之立祠於學。召為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勅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修官富珠哩冊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佑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襄陽峴山之原。配伊喇氏。上世遺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堆音。陞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

南臺陞都事。除江浙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為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今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勸勸。勤皆幼。女五人。次曰。塞。不仕。娶成氏。子勸。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最勸。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塞。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為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籍甚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嘆。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造訛謗。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蔵而用諸官。屢辭上賜。盡揮祿入。雖公小節。而其賢次為何如哉。高公彥敬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誦。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

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史。暮徵倖。躡數級。傲然為長吏。為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以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錄。太常有詮。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之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辭事數十。驗之。應答如響。為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為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彙刻使所粹。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魏公之出。際時淳興。挾策見世。淵儲蓬騰。宋木斯拔。蜀



莫有為。簡牘既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撤。撫之不拒。以隄厥漬。以撤厥粥。璧求簡編。士視金縢。皇皇使車。爰七其弁。善則爾揚。惡乃爾繩。學政聿修。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水。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地張說世。中別涵通。夷考其行。不渝九微。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漢江茫洋。峴首峻增。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有懌威稜。景而前修。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較。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四九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洙水郡公諡忠嘉耶律公神道碑

泰定四年六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耶律公亮於京師私第。七月丙午葬昌平縣玉泉之東。燕山之陽。後廿有五年。其孤莊嘉請於朝。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洙水郡公諡忠嘉。乃來屬素文其墓道之碑。素昔待罪史官。知公之先世有勳勞。所以銘彝器而著竹帛者。未易以悉數。公以世胄之英。蚤歷艱危。雄文與學。克享壽考。位躋上公。今皇帝篤念祖考。推恩舊臣。流光泉壤。而庇賴其子孫者。於斯為盛。執筆論撰。其世出行。拾誠不敢辭。按狀。公諱希亮。字明甫。其先遼太祖長子東丹王。諡讓皇帝突欲。傳六世而為遼魯。歸金。生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追封洙水郡文獻公。履文獻生楚材。歸國朝。拜中書令。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寧文正王。文正生光祿大夫。監修國史。中書左丞相。贈推保德宣力佐治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懿寧文忠王。鐸公文忠王長子也。初。六皇后命赤帖吉氏歸文忠王。歲在丁未八月十有四日。公生於和林南四十里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慈以名之。賜洗兒酒果襁負之物甚厚。歲甲寅春。憲宗遣文忠王與帖木而忽魯赤覲錢糧於燕。文忠王奏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攜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公師事北平趙衍昌。時公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召文忠王和林議事。公獨留五年。以歲戊午春至大盤山行在所。及秋。文忠王扈從南

伐。明年，憲宗崩於軍中，公領輜重北歸。陝右阿里不哥與北邊諸王遣使來召。又明年，爲世祖中統元年，文忠王行次靈武，諸王使至曰：「大行皇帝在蜀，事無鉅細，悉以任卿。卿其與主將渾都海等治兵，以卒先帝之功。」文忠王還，乃召公母子至。既而聞世祖皇帝卽位於上都，卽召渾都海等朝覲，皆弗從。會阿里不哥召渾都海等，始知諸王構難。軍士妻子留北方者，相率引去。文忠王棄家挺身來歸。翼日，渾都海知之甚悉，遣精銳數百騎追之，弗及。令百餘人監視公等，逼脅從行，夜則環宿。六月，次靈夏，度河，過應吉里城，轉戰以進，積尸蔽野。七月，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所遣大將阿藍答兒至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公往見焉。阿藍答兒問公：「而父安在？」公曰：「不知。與吾父同莅事者，宜知之。」渾都海盛怒，誚公曰：「我焉得之亡命東見皇帝矣？」公曰：「若然，則奚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公甚急。公曰：「使我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實，遂免監莅。然健卒肥馬，十取其九。八月，大兵與戰，阿藍答兒、渾都海皆死，其殘卒北走，取推哈刺不華爲主將。九月，公潛匿甘州北口，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告變，取奄至，盡驅以見主將。十月，至肅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責甚厲。哈刺不華與文忠王有昏嫺之義，文忠王從行在蜀，哈刺不華爲斂手長，嘗

疾病，文忠王召醫視之，遺以飲食。因釋公縛，執手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公與昆仲等雪中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數頓於死。次伊州，告變，老婢在主將幕府得疾，號叫不絕聲者十有餘日，腹裂而死云。十月，涉雪踰天山，肌膚皴瘃，補敝韉煮牛糲，窘苦萬端。十二月，臥疾北庭都護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馬納思河。五月，至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初，六皇后少嫡主后之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觀。公母密知其事，攜公入見，垂涕乞哀。哈刺不華頗覺其事，遣脫魯火察兒督責窮詰。十月，至於火李。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問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飲食。二月，從大名王至忽只兒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曰陵羅海，欲附世祖。公聞之喜甚。三月，從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遣以充耳雙，上有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公耳，公辭以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且無功受賞，實懼懷貪之罪。不許，流涕控告乃已。聞者異之。王又解金束帶以遺，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阿里不哥兵驅迫西行千五百里，至李劣口。里初，公有二馬，白黑異色，黑者尤驍健。王之近臣爲其奴，肢篋以口奔告公，願假白馬追之。公竟以黑者假之，人以爲難。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僣屍相枕。公六晝夜惟食蜩蟻一溢。又

從至不刺城、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公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南之城曰也里度。九月、哈刺不華以兵至、公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刺城西五里、哈刺不華與其族弟脫魯火察兒皆中流矢死、盡殲其眾。二王面其首、遣使報捷。十月、至亦思寬。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公從出征、至渾八升城、公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五月、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文忠王嘗言於上、臣之妻子皆留北邊、因以璽書命其家臣紐鄰醜僧召公赴闕、仍敕二王給驛。二王資送東歸、兼獻金錢文豹。六月、繇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宕柳中、經鐵墩子、宿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朝於上都、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是日、賜鈔千錠、金束帶一、幣帛三十段、命爲口古兒赤必闊口。至元八年春、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上令公問諸將日本可伐否。是時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公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子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後興師未晚。上以爲是。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摯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惟平陽加六之二、諸怯薛丹爭欲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它郡等、則無所爭。每歲綵漆宮殿器皿及拭塵垢雜用、用布千餘疋、猶不給。今所截餘布可充其用。監官從之。適古欲

赤伯顏以問、上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對、歸罪於摯、上命斬之。公遇諸塗、摯以怨告、公命少緩、具以實入奏。上令董文用識之、竟釋摯。尋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非禿忽思、幾誤誅一人。十四年正月、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三月、遷吏部尙書。十一月、駐驛察納兒、上召公至。奏對畢、文用問大部近事。公曰、固圍多囚耳。上方欹枕而臥、忽寤、問其故。公奏曰、上都省檄奉旨、若曰、漢人盜鈔陸文口殺、以是囚多。上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也可脫兒察。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上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脫兒察。公因奏、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上善其言、即命口介孛羅與公議行文書、仍遣公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公以跋涉西土感疾、足病痿痺、退居灤陽二十餘年。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授公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七月、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公以職在史官、類次世祖嘉言善行。英宗嘗取其書入禁中。久之、閒居京師、四方士多從公考德問業。種花竹以自娛。公性至孝、困厄遐方、家貲散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穹廬中陳列致奠、克盡誠敬。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公之疾病、終日危坐一室、朝吟暮誦。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迫脅從軍紀行錄等三十卷、目之曰懷軒先生文集。母粘合



氏赤帖吉眞氏俱追封懿寧王夫人粘合氏慈公若己出娶札刺眞氏郡王爪禿之長女先公三十有七年卒追封涑水郡夫人繼室何氏金徐州領軍都統立之女孫封涑水郡太夫人子男四人普化長生寶莊□祈長周今爲承直郎生料庫使女四長適粘合□師奴次適僉河東山西肅政廉訪司事乞奴次適利用監卿梁完者篤幼適東昌路同知總管府事僧家奴孫男二人安因妥爾察顏女二人銘曰

於穆世祖克續武功厥敷有歸收攬羣雄才駿蜩興風虎雲龍孰敢干紀天誅莫容維懿寧王遼國之宗棄家奔間盡瘁鞠躬其棄其囊蕩析爲空王有令子播越羈縻竄竄藏祀孝敬式隆矯矯名王待遇加崇斬將獻馘遂達宸聰重譯還朝賜予彌豐乃掌符璽超躋顯融俄嬰末疾息影雲松武皇御極耆碩登庸召賓侍從列爵上公有赫英帝祖武實從編摩聖訓藏弄禁中優游壽考啟視令終胞爵泉壤涑水嗣封文章瀾灝江海爲東不亡者存燧若長虹甕山之陽燕石可聘述銘紀德以表孤忠

危素撰 《危太樸文續集》卷二

校記

①平宋實跡：《元史》卷一七〇《暢師文傳》作《平宋事蹟》。

②樞院：右引書作「樞密院」。

③堆音：本文它處均作「篤」，疑爲蒙古字音。

④「推」下當脫「忠」字，見《元史》卷一四六《耶律鑄傳》。

⑤「得」下當脫「知」字，見《元史》卷一八〇《耶律希亮傳》。

⑥怨：當作「冤」，見右引書。

⑦大部：當作「大都」，見右引書。

⑧「咸」字上，右引書尚有「朔漢之人」四字。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一

聶斗月 牟應龍 何劉發
王城

故萍鄉州儒學教授聶君墓表

君諱斗月，字文範，清江崇學鄉聶氏。平山居士思清之孫，將仕佐郎餘姚縣主簿應泰之子。博綜羣書，辭藝超衆。宋咸淳癸酉，江西轉運司以進士貢於禮部。國朝既臣南土，民未諳新政，姦黠並緣，乘時漁獵，舊族往往困瘁。獨君才識通敏，應事適宜，見者心服，莫或敢侮。既克自立，同里與受庇焉。至元壬辰，劇盜猝至，賢人以求貨，君納重賂，見免其母，身留賊中。凡同時被繫之人，悉意調護，盡脫乃已。越境數日而後返，其枉難誅切，臨危不懾。有如此者，由是買宅於洪，奉母而居。會府人物淵海，縉紳宦游，雲萍族寄，莫不就見而問政，款門而締交。一身仰而糊口者有焉，一家待而舉火者有焉，接納彌久，

不倦。大德庚子，復還先廬，錄前人資產及已所增殖，均畀諸弟。當路薦君文行，勅授袁州路萍鄉州儒學教授。至大戊申之春，得末疾，弗克赴。君儼形端莊，氣象純雅，教謹和裕，表裏不二，斷斷然有古節。嘗遺風，孝於大父，若父若母，養生送死，一一如禮。敬長慈幼，好賢容衆，賑貧賙急，救患平怨，宗族親暱，友朋鄉黨，睦姻任恤之行，靡有虧缺。慧智明達，而深潛掩抑，守之以愚，因自號守愚，以寓其志。後進稱曰：守愚先生。生宋淳祐丁未三月，壯終元延祐丁巳十一月，壯。越三年己未正月庚申，葬富州富城鄉之緱山。配黃氏，子男四：克勤、後二年歿。次克潛，克讓、為斗元嗣。季克修，女二：黃武、黃允恭壻也。孫男一：德符，女三。既葬之八年，予過清江，克潛示以將仕郎前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李克家之狀，請銘先德。予夙昔與君交遊，思君篤行不可復見，其已久矣。銘無所施，乃為叙次其狀之所述，而以表於墓。初，餘姚主簿年壯未毓子，平山先生素尊事翰林學士豐城徐公，一日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五一

客其門。值公之從弟携仲子偕來。即斗月也。居士一見。奇其秀偉。欲求之為孫。以情白徐公。公可其請。命從弟以此子與焉。而主簿子之。其後主簿生四男及諸女。君友愛篤甚。一如同出。父喪。弟妹猶稚。鞠之長之。教之各使成才。嫁之各使得所。仲弟斗韓擢惠州路儒學教授。諸弟感覆育恩。事兄終其身如事父。又恢拓其家業。益光大其家聲。人咸服居士遠謀而嘉君之善為人子。無忝付託云。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一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

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主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貴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其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漂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



時已退不任事。至是蓋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牀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卑軀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所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郃武軍格之女。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達。必大。必達

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新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於湖州烏程縣三碑鄉范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覓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於世。蓋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辱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實藏有作。運化參錯。擬拾偏駁。欺世之作。文

孰為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宜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達乎。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五

竹隱處士墓誌銘

所謂一鄉之善士者，視身可以範俗，敦仁可以處里，閭門之內，父子兄弟雍雍如也。族黨之中，長幼皆順而聽也。頑薄之夫，見之使人之意也消，則一鄉之善士已如處士何君漢卿是也。君諱劉發，其先開封人，居汴之陽。六世祖大理評事達吉，宋元祐中徙常之晉陵。建炎初，常為兵衛，高祖中奉大夫俊升北徙，監陽。曾祖武仲，四領鄉書，登紹興庚辰第，累遷朝議大夫，通判建康軍府事，贈中奉大夫。妣高氏封令人，祖潤，朝散郎，通判池州軍州事。妣閻氏，繼惠氏，俱封安人。父龜年，將仕郎。妣閻氏，封安人。何氏，世以文翰起家，家饒財土腴，華第甲一州。先緒中微，鬱攸繼作，族遂分散。君幼失所怙，受學於

舅氏，感激奮厲，長身卓立，音吐如鐘。出則從師友，入則經紀家事。中年，田園粗足，或勸君謀什一之利，厚自封殖者。君笑曰：「貧富命也。資性樸素，褐衣布衣，數歲不易，屏五恭之好，泊然無營。見後生靡服炫飾，輒閉目不視。聞人小善，喜若已有。有不善事，默然不樂。其言不詭，其行不悖，其舉事不悔。好施而不倦，亦不妄與人。救人之急，息人之爭，而無伐德之色。尤重然諾，出語可復，不務取進，不競勢榮。嘗為松江學糾，旋棄職去。調會稽學正，遂不赴。晚年益傲晦，不預世事。有問，不答。權貴人欲識其面，不能。屋後竹千竿，誅茅三間，杖屨逍遙，觴咏其下。自號竹隱居士。余鄰牆相去不百武，時時過從，君輒款曰：「白首惟吾二人耳。今者不樂如逝者何？」余凄然輒為引醉。將別，必曰：「數見無相忘，歲不我與矣。」哀哉。言之不祥也。君絕嗜慾，早善攝生，鬚髮黧然，顏渥如童，筋力雖衰，精神充溢。晚年飲食小損，俄苦疾眩，終日嗜臥。親賓之問疾者，皆在。顧余若有所言，余不敢請。正月晦日，疾

亟呼家人屬以後事。恬然而逝。訃聞。傾城之人皆嗟涕。淚俱懊惜曰。善人亡矣。君生宋淳祐七年之丁未。終於至治三年癸亥。享年七十有七。娶趙氏。同郡化成鄉探花校書趙公發之孫女。前卒。子二人。皆從余遊。長巨源。博敏可喜。不幸早世。次天濟。尤嗜學。三應進士舉。孫男四人之植長出也。亦習舉業。之英之格之植次出也。彬彬就學。高曾之澤未艾也。孫女三人。皆未出室。曾孫男一人。普賢奴。女二人。尚幼。初。君事父至孝。奉先追遠。必躬必敬。老而弗怠。義方之訓嚴整。子若孫晨入塾。夜分親自課督。臥起必偕。詩禮閑習。故君之喪。棺衾宅兆曲致其情。卜以是歲七月二日。塋君於昭聞鄉由里山之原。先期。天濟之植來拜乞銘。且曰。治命也。余答拜泣曰。五十年故交也。曷敢不諾。敬次緒君世裔行實。且系之銘。銘曰。陟彼孤子之岡。望其墳綽如也。猗嗟先生。息其下。子孫其昌。錫爾純嘏。我銘不磨。永詔來者。

陸文圭撰（增東類稿卷一三）

改成齋王先生墓表

先生諱城。字玉成。姓王氏。學者不全稱其字。而用成齋。為先生稱者。尊之之辭也。王氏系出太原。五代時有為節度使曰彥超者。來居婺義烏之鳳林鄉。至宋自鳳林徙居郡城者曰三府君。五世而生本。贈太師。追封魯國公。本生登政和二年進士。知湘陰縣。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公登生四子。師醇。鄉貢進士。贈奉議郎。師心。政和八年進士。累遷給事中。兼侍讀。權吏部尚書。除顯謨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爵東陽郡開國侯。贈特進。諡莊敏。師古。亦鄉貢進士。師德。宣義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莊敏次子浹。知桂陽軍。贈正奉大夫。是為先生之曾祖。而楚國長子淮。紹興十五年進士。淳熙中致位左丞相。封魯國公。贈太師。諡文定。則先生曾叔祖也。祖諱槐。由大理寺丞知汀州。終朝請大夫。父諱仇。將仕郎。監南康北院。先生幼穎悟。資稟溫厚。雅不樂華靡事。唯篤志問學不少懈。初。先生從高叔祖直煥章閣兩浙



儒藏

西路提點刑獄師愈嘗從鄉先生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及龜山先生楊公時中書舍人呂公居仁游其子為主管理昌仙都觀瀚受業東萊呂成公之門其孫為魯齋先生文憲公相傳道於鄉先生北山何文定公基何公得於勉齋黃文肅公幹黃公即考亭朱子門人也先生於文憲為諸孫又在弟子列未嘗輒去左右而丞相之孫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敬巖先生似其學得於撫堂劉公炎雙峰饒公魯皆本於朱子復與文憲公諸父子姓一門自為師友先生於敷文為從子故又得以朝夕承教而無間討論經義講說理趣微辭典旨聞見日深其家學之淵源與他人號稱師弟子者不侔矣先生之學既粹然一出於正而固未嘗標榜以立異矜持以為高同時若葉公闇者丞相衡之孫何公欽者文定之子皆與先生以風流文雅相尚為忘年交先生素無仕進意或勉之曰世祿不可墜也乃赴銓試中其首選補修職郎監建康酒稅院未及上而運去物改因不復

出棲遲先廬遂為終焉計矣久之遺民故老日就淪謝先生與剡源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孺浦陽方公鳳粵人謝公翱皆以節操相激厲時唱和於殘山剩水風月寂寥之鄉黍離麥秀之音往往而見讀之令人有慨然之思焉於是浙東宣慰按察二司並治於婺握帥符持憲節而來者與其僚佐悉碩夫鉅人若恒山周公錯隲西李公思衍洛陽陳公元禮河東臧公夢解曹南完顏公貞漁陽鮮於公樞郡守倅若高平孟公淳錢唐夏公若水薊丘李公衍無不略勢分內交於先生造先生之廬無虛日或咨扣義理或商確詞翰或講求典故之沿革或訪問政務之得失先生歷歷與之言莫不厭服以謂前代文獻之遺惟先生足徵而已先生丰采明朗儀槩淹習而冠帶偉然望而知其為喬木故家之君子也娶為呂成公過化之地後人因立祠事宣憲二司欲招徠學者講肄祠下圖屈致先生為之師而先生不欲以師道自任則薦仁山金先生履祥且以書勉之出仁山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五一

文憲門人也。時方高臥蘭江上，因先生言，不得已為起。文憲之道，繇以大明。故凡學者，猶以事仁山者事先生焉。先生生於宋淳祐丁未十二月十七日，卒於今泰定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八。以卒之年十一月日，葬於金華縣東安期里黃批塢之原。去魏國北域若干步。所著詩文若干卷，手抄若干卷。娶永嘉趙氏。二子：長邵孫，次雲龍。將仕郎江山縣尹致仕。孫男四人：閏、閏、閏，並以文學世其家。嗚呼！宋南渡後，以及於今，藝之衣冠家，莫盛於王氏矣。爵祿道德，聯蟬奕葉，而先生有以承其先子孫賢才，是但足續而先生有以垂其後徵。諸其身，不亦盛德之君子乎。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自先生沒而百年之老成典型盡矣。然其所以不朽者，久猶未有登載。遺風餘範，將遂湮微。是用追述其梗概，揭於墓道，庶幾來者有所鑒觀焉。

王棹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校記

① 鮮於：當作「鮮于」。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二

胡方平 葉瑞 揭道孫 陳應洪
劉友益

胡玉齋 方平傳子一桂

汪師泰

胡玉齋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昂政和間由辟雍第。嘗與朱韋齋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滋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獲聞河洛之論。而朱子則世好也。方平早受易於介軒黃夢程。繼師穀齋沈貴瑤。沈實介軒上客。而介軒乃盤澗從子。得其家傳者。盤澗受易於朱子之門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沉潛反覆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及啓蒙註通釋一書。又外易四卷。考象求卦。明數推占。又有易餘問記。其言曰。本義開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為讀本義而設者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著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

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行於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長子一桂。字庭芳。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源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熊禾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稟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為卜筮作也。辭以象著。占以變推。故象有未明。則占有未鑒。是故易道有四象為要。易學有四占為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去非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纂。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一桂又為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鑒。歷代編年諸書。並行于世。一桂居之前有二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達祖祖治。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梧州。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柩歸。次米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為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為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為是區區。而恃吾師說乎。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贅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兄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泊。久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力可乎。歷既越會稽。瑯琊。涉汶泗。過潞。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聞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

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久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數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仲。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亨。繼王氏。生子大有。廬宜春楊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緡。綱。緡。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內。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戲博美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士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不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

祖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奔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憲會田時佐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既獲薦，又入禮部，經問之奧，策問之切，見者莫不誠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士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士為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書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其銘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戲先生，志一學醇，友善行道，恥為鄉人。昔臨分裂，佔卑苟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軀未泰，費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親。晚暮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舉比界公。俊造賓興，壓緒執綬。紹遠選公，張此東僻。樂育嘉惠，侏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視

身所遺，振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戲先生。

許有壬撰（至正集）卷五〇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志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擲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妻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求。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儀，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揭志道墓表

豐城揭卓之大父道孫字志通。英偉豪邁。須髯奮張。少業進士。一筆千餘言。世革伎無所施。則尚羊山水幽處。痛飲狂歌。繼以太息。後乃還治農圃。教授鄉里。中曰。吾祖客外。每食舍肉。將歸遺親。親沒。事兄如父。事母如母。姊寡。有子十歲被俘。極力徧求。弗獲。養姊于家。終其身。作堂名廣思。歲時於中序族。年適四十而鰥。不再娶。晚嗜佛書。酒肉俱斷。風月良夜。鼓琴一二操。聲動鬼神。年六十八。將終。意氣閒定。家人環立。握手止之曰。勿亂。凝然而逝。悲。此世之不通者也。若酒若佛。蓋託焉以消遣世慮。而不知者譏其使酒佞佛云。車能幼學。懼其祖湮沒無聞。可謂慈孫也已。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六八

靜山處士陳君墓誌銘

饒之安仁有隱君子曰陳恢。恢史之父。甚賢而貧。有曠地數十畝。以樹桑為業。凡喪祭冠昏衣食賓客之事。

皆仰焉。又計其贏。命其子從師問學。恢史即感情自奮。與湯東潤。吳道心諸老游。非聖人之書。弗敢著於心。非君子之行。弗敢服于躬。早作而夜思。期不負其親而已。學益明。行益高。於是近者曰。陳先生吾師也。遠者曰。陳先生吾師也。翕然慕而從之。有終恢史之身。弗改事者。諸門弟子間相與謀。欲請為廣其業。遂止之曰。毋累我。毋累我。且為歌詩以喻其意。與仲父起元俱號稱君子。其情身事親治家居鄉之道。人取以為則焉。大德二年九月十有九日。無疾而逝。年五十一。恢史諱應洪。自號靜山居士。曾大父文炳。大父彥雲。父麗。娶某氏。子男三。長曰屋。繇慶遠路龍溪書院山長。為翰林國史院書佐。次淵。次日新。為老氏學。賜號崇玄冲道明復真人。孫男三。能。鵬。英。女一。延祐改元夏四月。屋來告曰。不幸先子棄諸孤。且十有七年矣。惟是貧。弗能禮也。殯于里之楊園。將以某月日。啟葬于鄉之古塘。惟屋之不肖。幸以筆札從公于太史氏。日新又以祠官事。今上。獲從公游。且並辱公之知。非公之文。將何以慰先子於地下。而屋死有餘痛。願公同之銘。予為之題曰。靜山處士陳君之墓。



儒藏

而銘之曰

古人云、渭川千畝竹、可以比封君。江陵千樹橘、可與千戶侯等。然其人所以垂後著稱者、亦如是而已。陳氏徒賴區區數畝之桑、卒饜詩書之澤、至於今弗替而益大、世獨以長厚聞、豈非賢哉。

程鉅夫撰 《雪樓集》卷二四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宗信、父諱輝、世以家學為邑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無朋、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與物件。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而讀之、朝借暮易、暮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目輒記。問為人、備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別室、幕牕戶、竟坐默誦。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羅百氏、至天文、地志、律歷、象數、山川、聯落、郡縣、廢置、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暉

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饑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杜門著書、不與世接。以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大於通鑑綱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朱子書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曆中、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人之述、作雖殊、所以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某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京師、矩具狀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簡而要、不迂濶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如哉。銘曰、



儒藏

百園之木、不為斧柯。蹄澤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揭傒斯撰 《文安集》卷一三

校記

①中：疑當作「車」。

②悉：疑誤。

③「竟」下脫「夕危」二字，見四部叢刊本《揭文安公

全集》集一三。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三

高克恭 汪庭桂

故大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

曾祖某

祖樂道

父亨

公諱克恭，字彥敬。其先西域人，後占籍大同，譜牒散佚，莫迹其所始。公之父以力學，不苟媚事權貴，為六部尚書器重，歸以其女，因奉母夫人翟氏居燕。時皆知名士，嘉甫朝夕講肄，遂得大究於易、詩、書、春秋及關洛諸先生緒言。縉紳交章論薦，世祖召見，便殿奏對，皆經世要務。而嘉甫雅不樂仕，歸老房山，生子五人，公其長也。公蚤習父訓，於經籍與義靡不口誦心研，務極源委，識悟弘深。至元十二年，由京師貢補工部令史。江南歸附，選充行臺掾，復遷內臺掾，復推山東西道按察司經歷。自工部為經歷，率間歲一遷。經歷之明年，入擢中書。未

幾發戶部主事。一時公卿大臣多魁儒碩彥，而公以文雅裨論其間，故望譽日著。廿二年，除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鉅治強梗，儕類脅息。明年，改山東西道，其治如在河南。又明年，為監察御史，臺臣奏公都事守法，持議辣辣不阿，而網條具舉，經公所建明者，皆經久不廢。時二十五年也。是歲，僧格為相，每汙用善良，期思附已，遂撓公右司都事。知終不可以權勢懾，明年，遣使江淮省考覈簿書。當時文法吏每多希旨，務從刻深，而公一用平恕。浙右風物繁會，眾亦莫能浼以私。李仲方，公故人也，以兩浙運司經歷卒於杭。公為卜地，葬之西溪，且為文志其墓，與郭佑之、李仲賓、鮮于伯機、王子慶等祭之，哭盡哀。遷授兵部郎中。未幾，僧格伏誅，議江淮視他省劇煩，如得端介練達之士，長省幕其可，則以公為左右司郎中。前是籍戶口，有司期會火急，文書闕，儒士例蠲徭役，而故籍漫不可省。執政持論可否，期歲不能決。公至，則凡以儒籍占者，皆定為士戶，得自拔於吐隸，皆感

激泣下。凡舊政之不利于民者，一切罷去。擇中外有才望之士，為守臣，聞諸朝，後往往擢用，而不知公所薦也。都省以浙西多隱漏，失實，命公檢括。公言：成歲輸糧為石者四百萬，內公田餘七十五萬，一千頃糧為石者一百三十九號，浙右居諸路三之二。公租視民所輸，且二十倍。民由宋李賈似道歛怨誤國，田有虛額，而官无蠲征，急期則負逋者衆，吏民交病。方今宜講行良法，保固邦本，不當重為煩擾。後循舊弊，政不報，有言利臣以朝命至杭，增湖東夏稅，自執政以下皆取認狀，獨公久不署，其人亦不敢以盛氣加公。比去，公徐謂曰：吾才不逮子遠甚，子嘗司畫諾，於是而不能增，而謗吾能邪？子毋重瘠斯民也。卒不署。杭州歲調民司庫，或值他為姦利，大折耗，民賣子女，幾不能償。公為選州縣之終更者，役一歲則升其任，民用安息。至今以為常。稅司或植桁楊于門，以伺匿稅者，公即召官吏問稅入幾何，則皆應曰不足。公曰：吾將白之上官，桁楊若等，以威不職也。詰旦往視，則桁楊已不復植，而稅亦贏。公之周

恤民隱，率行省所理。易江淮為江浙，尚書省復歸中書，故公國郎中再歲被璽書者三。元貞改元之明年，遷山南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公純甫為僉事，公疏詣臺，言不可居純甫之上者有三：大槩謂純甫自大師南征，即掾行省，數歷中外幾二十年，而某資歷尚淺。純甫文學行誼，復出倫輩，高風勁節，夙所景慕，而不能及。況兄事純甫，義則兄弟，情均骨肉，躡等居上，情寔未安。明年為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而純甫亦它遷。時人皆多公之讓。王敬父與公同歷臺省，情義款密。後敬父稍跼蹐，使酒難近，出語輒訛。公人不能堪，而公一不以介意。且力薦之朝，言敬父趣尚甚不宜以小過擯，語極懇切。公在臺，言聖代累頒詔旨，議行貢舉法，而權臣賣官營私，扳引朋類，沮格不行，令所至乏才。宜急聲明，以副上意。又言敦學校，選寒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獄數事，同列多齟齬，或訛公迂。惟大夫微理公知之深，每識公語不忘。三年，復召入為工部侍郎。會江西有盜十三人，夜以



刃入客舍、劫絹數千匹而去。客舍長曰：是必吾里中惡少年、嘗為盜者也。逮捕、驗問百端。既論報、有寃語聞、王命公驛往、乃獲真盜、而十三人已尸諸市。還奏、官吏悉杖罷、禁錮終其身。越十年、有賂尚書省奏將復用者、還舍暴疾死。議者欲傳其事、以為世誡。公由工曹轉翰林直學士、會五年京師水、公與直學士王公約賑濟畿縣、惠利周浹、民咸德之。明年、授吏部侍郎。又明年、河東地震、公使平陽、廉飢糴死、審錄冤滯、復平反若干事。尋除彰德路總管、未赴。八年、改刑部侍郎。有訴御史案關枉法、上命雜治、御史罪且不測。與御史聯事者、^②親自既免、語右訴者、由是御史首服。會赦、猶議其罰。公深不直。聯事者、議與同罪。忤執政意、廷辨至數百首、終不易。京師旱、自秋八月不雨、至於六月。公陞尚書、言：「明刑本以弼教、人道莫大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叙。今子證父、婦證夫、弟證兄、奴證主、榜掠成獄、大傷風理、宜禁絕。又中外囚繫、歲度死不下數百人。凡此逆於陰陽之和者、

^③示高平章政事廣平何公素雅重公、公為歷陳當世之務及自昔大臣保全名節者、詞氣剴直。未幾、何公謝事、公亦除大名路總管。在刑部時、與同官論事、不肯隨聲應和。及去、凡公所行、胥吏皆傳以為式。守大名、以廣平政理、吏職而民舒。上在淵潛、郡取花石、擔負輦輸、民不知擾。嘗賜綺散、以旌其能。至大三年春二月、還京師、客城南。將入覲、得寒疾、久不愈。至九月初四日卒。即以是月二十九日塋在佐山花山之原、從嘉甫先生之兆。公生於戊申十一月^④。日享年六十有三。積官至大中大。夫先娶夫人曹氏^⑤。之女。生男一人、曰桓、今為秘書著作郎。餘早世。女^⑥人長適李^⑦。次適中書平章政事額布德呼勒。再娶夫人劉氏^⑧。便宜公之孫。生女^⑨人未行。妾之子^⑩。尚幼。公性極坦易、然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傾肝膈、與交終身亦不復疑貳。在杭、愛其山水清麗、公退、即命僮孥植杖屨適山中、世慮永釋、竟日忘歸。好作墨竹、妙處不減文湖州。畫山水初學米氏、父



子、後乃用李成、董元、巨然法、造詣精絕。公卒後、構公遺墨者、一紙率百千緡。為詩不尚鈎棘、自得天趣。嘗見公作畫、時雖貴、交在側、或不暇顧。有指謂公簡傲者、久乃識其真。浙江所在多豪門、右族或飛語汙公、公亦不為辨。暨北歸、行李无長物、貸於人而後具舟費。公操行臺時、嘗以大夫相威公、入見、世祖顧問再四、曰：「是高嘉甫兒邪？」賜中統鈔二千五百緡。公嘗言：「自筮仕、日給餐錢外、所得僅此止。」房山有田二頃、課僮奴耕作、歲入不能供。及卒之日、家无餘貲。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易簀、命喪塋、用朱文公法、及區畫家事甚悉。此心不以生死亂眾為講學之驗。平昔於諸弟友愛甚篤、所喪弟孤殘皆衣食於公。嘗舉江南文學之士、教君善、姚子敬、陳无逸、倪仲樸于朝、皆官郡博士。教陳相繼死、公亟念子敬貧、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薦賢非秋官職、然不敢以辟嫌後賢士。」宰相從其言、將官之七品、吏部厄以銓法、不果行。疾革、語及猶太息。文原自公為都事使杭、

首受公知、亦與在舉中。後忝詞林屬、而公在朝、相從後十年。每歎公明立言操行、有古君子之風。子敬言：「一日、公問人生至貴者何。子敬方隱度、以對公曰：『無求。』子敬每誦斯語、交相儆勵、期不負公知。惟公名實終始、宜得當世善為文辭者、銘其墓、謹序其歷官行業、可傳於來者如右。」

鄧文原撰（巴西集）卷下

存耕處士汪公定桂墓誌銘 王球

大江之南、吳楚之區、歛西有州、婺源、婺源有世家汪氏。觀夫世教之近遠、事業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拒不信哉。至正十二年春、汪氏有德麟者、以其大父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庭桂碑石未建、介州人王元奉前進士余深狀、致辭於宗老高書汪侯。侯覽狀曰：「真豪傑之士、圖不朽、實予之責。」屬老病、命宜興州判官用敬以余公狀、俾門生寧國路總管王球為之辭、敢不諾。

且請福建康使貢師泰書其文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
珪篆其額俾德麟刻焉。汪之先出於姬。至魯成公支子
汪受封食采潁州。至孫都司馬誦始以王父名為氏。為
六十八代祖。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始居
烏聊者。則越國公華。奉籍歸唐。君傳在太史氏。總戎未
鎮婺源者。兵馬司道安。徙婺源者。御史大夫靖。捍禦保
民。占籍黟溪者。則中元也。於君為十三世祖。曾祖潁州
學諭。誕生倬。則府君之大父也。考通母程氏。祖父皆以
善及人。垂休委祉。逮於郎中公。起而承之。公諱庭桂。字
秋芳。別號存耕。幼有大人志。廣穎豐下。目光如電。神采
毅然。性資肅。十三明蔡氏書。十八舉進士第。授紫陽書
院山長。精階主廸功郎。廣德軍司戶參軍。善騎射。熟諳
吳兵法。以策干南康知軍葉公。公奇之。未幾。謝太后
詔天下立壁壘。以自衛。愚民幸。公為文翰之聞者。敬
畏。既而宋社屋矣。遂絕意仕進。元圭兄弟以同勝納降。
卒成者。公力也。會劉國公平安南。版授公本省左司郎

中。辭曰。能終養父母足矣。不願乎外也。士大夫並以是
高其風。公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監郡瑪藏庫。良二千
石也。公一見。侯輒加器重。恨識之晚。公言五事。凡誅黜
吏者千餘人。平反死獄者二家。出偽指株連者百人。侯
服明允。凡政事有所未達。輒咨訪。由是留置館舍。顧遇
日隆。府判廖和已往。暇。公預出所儲以濟流。茅其不能
自食者。倬笑曰。諸大家積庾廩。乘數為己利。公對曰。公
私置之道。饑相望。吾能獨享所有耶。其處心蓋如此。與
倬坐堂上。諸孫以次進拜。說書。倬舉觴告公曰。能遺子
孫以詩禮。實中朝希有。族子文冒犯先墓。出之。終身不
得與宗族齒。有婦早年棄居。自誓靡他。舅姑欲奪其志。
公戒之。以全節婦。其啟迪人多此類。能使人化服若是。
年在髫髻時。諸父常等疾之。再指公考曰。宜擇賢立後。
倬從諸父兄弟病於征。倬公不修宿怨。反出私財以佐
集事。婦舅氏程。妻弟李。終養其生。死葬焉。其篤於倫理
又如此。其於賑鄉善族。卹姻字會。又有推仁之才。暑粟



之周、集寒之續、免利之泰、死無治喪者給棺衾、修川梁徑路以濟往來、免官驛之病民、建法輪以起絕肩、為患尤大事、親孝、親殯、殫力市環、親卜佳兆、振門戶、樹家聲、百廢具舉、制節家事、嚴而有恩、妻子聞其聲、歎皆欽手正容、母敢肆也。晚攜棲西山麓以自娛。公生宋淳祐戊申二月八日、殁于今天子至治元年辛酉六月四日、壽七十四。性弔者、戶外屨常滿、如喪所親、為當時踴重如此。夫人李氏、與公同年、先八年甲寅卒。子琰等奉治命葬休寧楓木嶺。其次子琮、以狀介處士黃清夫詣京師、乞銘於潛翁張公有、故得篆額而歸焉。子男三人、長琰、次琮、次琪。孫男九人、德馨、德禮、德聚、德麟、德和、德本、德均、德美、德慶。德美、天曾孫男鎮祖、毅祖、興祖、應新、繼祖、先祖、英祖、康祖、文斌、棟祖、昭祖、宣新、文偉、文亮、文啟。惟公之里居世緒、列於家傳、越操行事、施于惠利、播於余公所為狀、庸敢取其大者、以為植德之符、而表顯之。竊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輿運者、固

已策萬功而建榮名。其懷才不試、以節行自保而甘老於丘園、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表見于後世。蓋木必其本、水必其源、本深則末茂、源長則流遠、豈偶然哉。有若郎中公、親享其報、年登八袞、及見其三子九孫、為時俊傑、此則世之希有者也。且曾玄蕃衍、又能顯融、以充其宗、豈非積善之報、自有不可揜者歟。銘曰：顯允汪公、展也全人。惟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忠伊何、不仕二君。其孝伊何、歸養雙親。動人者義、澤深者仁。詠歌道德、為時自民。用能光大厥家、而儲休委祉于後昆。蟬聯五葉、彌久益振。推述潛德、表諸蒼珉。揭于墓門、曰忠孝之子孫。

《新安文獻志》卷九二上

校記

①案開：當作「案問」。

②旨：疑當作「者」。

③示高：此文義不屬，疑有譌誤。

④後：疑當作「復」。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四

劉廣 白斑 劉因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著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黃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平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無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由乎賢者，詔詰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鑒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李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應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其權矣。故承旨劉公，齊親尚書之孫，而師王公最父者也。故公之論文，則醇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素，用能以老成爲國，著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續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興學，而故老漸以備盛。閣李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爲上言之。上以爲威制詔臣，其著又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廣，字無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德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康穆生尚書蕭贈推忠贊治功臣金華光祿大夫大司徒

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爲主簿，總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夫，監祭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李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成中，拜翰林學士，秋官，實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祭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二月，薨于位。是年八月，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吳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吳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洛水縣樓鵲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色從，而吏館方脩。

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



儒藏

本朝精采相繼，意氣相繼，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望學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賢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也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尼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時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誅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資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養也，從其讓則爲善，庸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學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燠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

仁宗皇帝聞之曰：「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學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頻贊，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情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眾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者。云臣奉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學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瑩城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今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間，羣賢並

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斷川弗回，繼其遺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璫珠璣，入而奉親，椿萱滿堂，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華瑤華，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執轡執文，執爲詩考，朝鑑夕壤，執爲經，梁外肆中，隨東人尤之，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父而有微，尚書制作，秩二在廷，學靖式毅，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卿，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七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珉，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危辟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構李，用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勝，修武生通武，郎嵒，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爲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爲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已延平江南，聞先生賢，徵爲安豐丞，辭不赴。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繡夜誦，燈檠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

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軌賓禮。或欲舉爲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旅。則必昌言甄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尉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甫卽死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行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天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它何覲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爲完之。且復侵疆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港回下列。吾儕不敢齒一言。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爲之長。與先生

志氣相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卽謝事。養病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滙。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栖霞山人。以天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栖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剗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擗。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予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僭名之儲。先生爲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實。孤嫠不能奪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榮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



還之。或以質刺假金。困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嘗不跪慕。見揚人過。掩身而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詬瀆鬼神。疾疫憂患之來。一委之于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曰。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說。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杜虛外之趣。兼有雲山韶護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其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邱壑。以退為進。故位不達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貴。大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相。越。東。明。皆登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福祿寨巡檢。貴以子天。命允恒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玆。女三。先

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萃表曰靜語皆二十卷。嘗致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諫生也晚。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大猷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龔。莆田劉公後。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為最少。乃與羣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跡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風流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升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為後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大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讐。指退以為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汎所惇兮。血淚交順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品素和協兮。八音交相鏗。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

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今千古振諸幽。

宋濂撰（湛淵集附錄）

靜修先生劉公墓表

靜修先生劉君，冀容城縣易水之陰溝市里。至正戊子，縣尹賈侯始捐俸買石表諸墓，書來請曰：先生之沒五十有六年，道德之遺風，節之偉固多士之所景仰。丘墓之寄是邑者，旁無宗人守護，曩自下車，率僚吏諸生拜而祠之，恭修封樹，以限樵牧。又將建石琢辭，彰示悠久。庶來者聞風興起焉。天爵伏念自聖賢之學不傳，禮義廉恥之風日泯，至宋伊洛大儒克紹其緒，然而廢棄於紹聖，禁錮於崇寧，而中原已為金人有矣。方是時，士之慕功名者溺於富貴之欲，工文藝者汨於聲律之陋，其能明乎聖賢之學，嚴乎出處之義，蓋不多見也。我國家治平方臻，貞元會合，哲人斯生，有若靜修先生者出焉。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誠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野。其學本諸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

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滿五十，迄今孺子遠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歟。宜述其德，不表於墓，奈何。先生既歿，行業未有紀述，故雖作者不能措辭。今謹攷求遺文，擬其出處大節一二而為之書，庶稱賈侯尊賢尚德之心乎。按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為儒家。五世祖琮，生教武校尉，臨洮府錄事判官。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東善生述，是為先生之父。壬辰北歸，刻意問學，尤邃性理之說。獨好長嘯，嘗遊西山，當秋風木落，時作一曲，而感慨係之。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公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先生將生之夕，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頤，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公生天資純粹，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隨目所見皆能成誦。六歲能詩，十歲能為文，落筆驚人。故國子司業硯公彌堅教授真定，先生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獨



儒藏

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現公皆異待之。謂先生父曰。令子經學貫通。文詞浩瀚。當為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猶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故自真定還居保定。謝絕交朋。專務教子。先生年未弱冠。才氣超卓。日閱方冊。思得如古人者友之。嘗作希聖解。弔荆軻文。豪邁不羈之氣可想見也。鄉閭老儒說經止傳疏義。為文盡習律賦。聞先生講貫。聞先生論著。始則謗訕。久亦敬服。先生杜門授徒。深居簡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通京邑。公卿使過者眾。聞先生名。往往來謁。先生多逃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為傲。先生弗恤也。王師伐宋。先生作渡江賦以哀之。欲南游江湖。覽觀儒先名迹。不果。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間游郎山雷溪。又號雷溪真隱。京師有曰田尚書者。西域貴族。頗尚文學。聞先生名。厚禮請教其子。先生以水噓先墓。謀還避之。不及往。既而易州何公瑋辭兩淮鹽使。奉親家居。藏書萬卷。亦以教子為請。先生平

生苦無書讀。又樂易之風土。遂允其請。三年即歸。何公贊以銀幣。皆謝不受。世祖皇帝自居潛藩。收召諸儒。講求治道。及踐天位。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楊文獻公果。商文定公挺。皆列臺省。而憲章文物。號盛治者。非偶然也。久之。諸公相繼告退。當國者急於功利。儒者之言弗獲進用。時先生年雖甚富。聲聞已彰。中朝賢士大夫多稱譽之。故相文貞王博果密薦之。尤力。至元十有九年。朝政更新。有詔徵起先生於家。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公恂教近侍子弟。及恂卒。繼者難其人。乃以先生嗣其教事。未幾。母感風疾。即日辭歸。明年母卒。治喪合禮。三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先生以疾固辭不起。世祖聞之。亦曰。古有所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明年。國子助教吳明陳書於朝。薦先生為國子祭酒。士論高之。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先生終於容城。春秋四十有五。海內聞之。無不嗟悼。曾祖妣遺氏。祖妣陳



氏妣楊氏。繼妣某氏。配郭氏。一子曰和。早卒。三女皆適名族。先生早喪父母。事繼母孝。以父祖之喪未葬。獻書先友翰林待制楊公恕。楊公憐而助之。克襄大事。家雖甚貧。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先生師道尊嚴。學者造門。隨其材品而教焉。講說諸經。理明義正。聽者心領神會。初朱子之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註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註有所發焉。有詩五卷。號丁亥集。先生所選。常自諷詠。復取他文焚之。今所傳文集十餘卷。得於門生故友。然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他小學四書語錄。亦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先生每以後世史官不明義理。修辭之際。輕為增損。使忠臣義士之心不得暴白於世。嘗曰。若將字法論心術。則受屈者多矣。先生之亡未久。吳明復進言於朝曰。風俗之薄久矣。士之處世。不自貴重。聞人譽已。喜見顏色。不復知有

廉恥等事。何則。欲動於中。利奪於外故也。伏見故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若蒙賜謚贈官。庶幾息奔競。傳風化。士類知所懲勸焉。延祐中。始贈先生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是後中外風紀。儒臣皆以先生礪俗興化。有功昭代。宜如許文正公從祀孔子廟廷。禮官會議。亦皆曰可。而當路者未遑及也。嗚呼。天之生賢也。豈無意乎。自義理之學不競。名節隳頽。凡在有官。見利則動。有國家者。欲圖安寧長久之計。必崇禮義廉恥之風。敦求碩儒。闡明正學。彰示好惡之公。作新觀聽之庶。使人人知有禮義廉恥之實。不為奔競僥倖之習。則風俗淳而善類興。朝廷正而天下治。世祖皇帝再三聘召先生者。其以是歟。天爵之生也。後不獲見先生。及游成均。得臨川吳文正公澄為之師。吳公於海內諸儒。最慎詳可。獨尊敬先生。豈其間學出處道同而志合歟。當國朝龍興之初。歲在己酉二月。先生生於保定。吳文正公亦

以是歲正月生於臨川。是時南北未一，天已生斯大賢。他日輔贊國家文明之治。吳公年八十餘方終，著書立言，盛傳於時。先生早歲去世，雖不及大有著述，然風節凜凜，天下慕之，扶世立教之功大矣。賈侯由進士入官，治邑有聲，獨能訪求先賢遺迹而表章之，其於風厲俗化，博崇名教，誠非小補云。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八

校記

①秋：當作「承」，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錄》。

②實：當作「贊」，見右引書。

③卅：當作「此」，見右引書。

④尉：當作「剡」，見《文憲集》卷一九。

⑤三十八年：當作「二十八年」，見《元史》卷一七一

《劉因傳》。按，劉因卒於至元三十年，作「三十八」

顯誤。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五

程鉅夫 王興宗 倪南杰
俞相

大元敕賜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
國公諡文憲程公神道碑銘

延祐五年七月丙子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程公薨於建昌里第。泰定二年贈光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文憲。至正十九年四月甲
子丞相太平以公事世祖皇帝。宜賜神道。於是
有旨命臣素撰文。臣雍書丹。臣伯琦篆額。臣素謹按故
翰林侍講學士臣侯斯所具行狀及聞諸故老言而序
次之。公諱文海。避武宗皇帝御名。以字行。曰鉅夫。姓程
氏。其先周成康之際始國於程。子孫因以爲姓。宣王中
興有賢佐曰伯休父。春秋時有趙氏忠臣曰嬰。西晉循
吏曰元譚。爲廣平太守。持節新安。因家焉。其後自歙遷
休寧。至公高祖有興遷居郢之京山。曾祖子明又避兵
武昌。卒葬其境。皇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
封楚郡公諡安僖。妣姚氏追封楚郡夫人。祖德秀。自武

昌東上彭蠡。寓龍興吳城山。宋擢宣義郎參淮西壽春
二帥府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楚郡
公諡簡懿。妣李氏追封楚郡夫人。父翔卿朝列大夫管
軍總管累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孝
肅。母李氏累追封楚國夫人。公生宋寧祐九年四月十
七日。生而目光如炬。識者異之。宗老若庸爲撫州臨汝
書院山長。公與翰林學士吳澄從之講學。德祐元年季
父飛卿以軍器監知建昌軍事。公侍孝肅公奉太母李
夫人就養。未數日。我師至城下。建昌內附。又至元十三
年。從季父朝於開平。遂留宿衛。授以宣武將軍管軍千
戶。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召見香殿。世祖問宋何以亡。對
曰。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不仁。宋非不仁。
權臣賈似道誤之也。問似道何如人。對其爲邊臣。是一
似道也。及爲相。又一似道也。天顏甚悅。命給紙札書其
辭。卽御前以銀盆漬墨書廿餘幅以進。深稱上旨。問今
何官。且諭近臣曰。斯人相貌應貴。聽其言聰明有識人
也。諭公曰。國政得失。朝臣邪正。卿爲朕悉言之。公頓首
謝曰。臣疏遠儒生。蒙被知遇。敢不竭駑鈍以報。明年授
應奉翰林文字。朝列大夫。又明年進修撰。又明年升中
順大夫祕書少監。尋遷集賢直學士中議大夫兼祕書
少監。條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



三曰置考功歷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祿皆采行之二十年加翰林集賢直學士同領會同館事廿三年改集賢直學士進階少中大夫入見首請興建國學又上疏曰臣聞治天下必用天下之才故曰旁招俊乂又曰立賢無方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南北南北人才視同一體若有所偏主有所翹棄此羣臣之過計非陛下至公之心也明詔歷下一則曰求賢二則曰求賢而能以賢才致之陛下者幾人出使者止以下相符藥工技爲賢才此何謂也且使有識之士得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未幾復上疏曰國家自平江南內外百司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獨不參用臣不知其說也南北人情風俗不同若欲諮悉各處利害須參用各處之人況南北歸附已十餘年而偏遠險惡之處盜賊時時竊發雖由官吏貪殘所激亦由臺憲按問失職致然按察司官名爲巡察其實未嘗徧歷止於安靜之地遷延翔翔至於偏遠之處曠數年未嘗一到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控訴激而爲盜官吏反欲竝爲虜掠民之被害何可勝言行臺按察司之設正欲察訪利病中丞察使以下竝宜公選南方耆德清望之人與北方官員講論區畫庶幾諸悉江南事體周知遠人情僞內臺中丞至監察御史亦宜參用南官以備采訪事下中書集議集賢大學士阿

魯溫撒里等請如程文海所言遂拜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仍詔搜賢江南初詔令皆用國字至是特命以漢字書之世祖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諭必致此二人又薦趙孟頫萬一屬余恁張伯鐸凌時中胡夢魁包鑄曾仲子孔洙等廿餘人皆立登清要之職還都宮門已閉叩關莫見世祖聞之喜甚不覺起立曰程秀才來矣陳民閒利病五事超授集賢學士仍居行臺時宰相桑哥頗政中外岌岌二十六年公復入朝奏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宰相陳平對曰決獄貴廷尉錢穀貴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今尙書省惟以鈎考錢糧剝害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微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侵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郵民之典於國爲便桑哥怒羈留京師不遣凡六請加害世祖察其忠誠不允已而桑哥敗世咸服公之敢言公還行臺廿九年召公與胡祇通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凝陳儼趙居信十人赴闕賜對三十年授正議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悉召諸吏諭之曰治人之道由自治始若等能不竝緣爲姦則貪汚將自戢矣有違吾言必懲無恕上下爲之肅然



刺舉屬吏尤加之意不以微罪棄人於是相率改過爲善大德四年遷江南湖北道首治行省平章家奴爲民害者民大說歲祿以周歲廩祿振之八年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明年加商議中書省事集議恆惕暴風之變公承詔上言五事其目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皆切中時病十一年授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復留爲學士加正奉大夫至大二年銓選劄廣行省明年復持節山南又明年仁宗卽位召公與李謙尙文等十有六人赴闕賜對便殿移浙東海右道尋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皇慶二年大旱以桑林六事自責應詔忤宰相意翌日敕中使持上尊勞之曰中書集議惟卿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議行貢舉法公請以朱文公貢舉私議損益行之經學當祖程朱傳注文詞宜革宋金宿弊此詔實公所草進階榮祿大夫屢乞歸田不許延祐二年得末疾敕近臣撫問勞之曰卿先朝舊臣素稱忠直宜強飯善自攝調以副朕心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養請去益堅明年得旨南還加光祿大夫賜土尊儼錦敕朝臣祖道文明門外行省有司常加存問年七十薨薨之明年正月庚申葬南城縣可封鄉繞堆大磐山之陽娶徐氏先卒追封楚國夫人繼俞氏封楚國夫人先公四月卒子男五人大年承德郎撫州路金谿縣尹兼勸農事卒贈奉直

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飛騎尉建昌縣男大光卒大本奉直大夫祕書監著作郎卒大來大觀將仕佐郎建昌路南源務稅課使司提領女四人長早卒次適國子生孫公晉次適饒林幼適江某孫男十三人世昌奉直大夫揚州路崇明州知州兼勸農事世臣進義副尉武岡路武岡縣主簿世延國子生世忠世京應奉翰林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世良世師世郢世德世安世祿世哲世濟女若干人曾孫男十九人嗣光嗣英嗣祿嗣父嗣原國子生嗣遠嗣輝嗣眞嗣德嗣晉嗣城嗣肅嗣陽嗣良嗣長嗣俊嗣賢嗣應女若干人玄孫位育琮璵公博聞強識靡不研究居家庭以孝聞待宗族親戚朋友曲盡禮意救人急難捐帑發廩無吝色嘗曰士生天地間當以濟人利物爲心奈何瑣瑣以自厚一身爲哉及臨大事決大議凜然不可奪世祖賜地一區於安貞門俾居之公題其室曰遠齋取易所謂遠多譽之旨至元中立尙書省以公爲參知政事又命爲御史中丞皆固辭不就至大中特贈諡父母男大年官仁宗每呼程雪樓而不名蓋郢有白雪樓公嘗取以自號示不忘其本云敕待詔畫其像儒臣製贊賜資無虛歲賜歸之後猶命詞臣撰世德之碑其遭遇亦云盛矣公在朝以平易正大之學振文風作士氣詞章議論爲海內所宗尙者四十年累朝實錄詔制典冊紀功

銘德之碑多出公定。撰有文集四十五卷。尤善大字。每接後學才藝之士。歎賞獎進。或爲之築館授室。有終身留客門下不去者。所薦士後多爲名臣。建昌城西十有五里曰麻源第三谷。晉謝靈運遺迹在焉。公作山房藏書。暇則攜賓客燕遊其間。或幅巾藜杖。獨行田野。與樵夫野叟相問答。縣小吏馳馬值公城門。怒詆公。守城卒禽吏送公府。公命釋之。人服公之容德云。臣素鄉備官史館。論著公事。今乃顯被明命。非直發公之潛德。亦使天下後世知我聖祖得人之盛。烏乎懿哉。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混一之盛。若稽至元。大帝御極。俊乂飛騰。謬謬程公。蚤起南服。宿衛禁廷。眷遇彌篤。有燧令譽。館閣通翔。敷陳時政。川戒包桑。皇有萬方。莫匪臣妾。立賢無方。庶政斯協。臺府穹密。冠於江東。往貳執法。亟蘇瘼痼。其靡在朝。星馳入奏。指佞觸邪。譏言泔權。克知灼見。維帝聖明。繡衣持斧。懋度肅清。召還詞林。爲國蕃蔡。桑林之事。引古進戒。從容奉身。歸老丘園。百辟祖餞。錫賚便蕃。碧淵紅泉。公所游衍。魚鳥相忘。放懷高遠。侃侃正色。功在四朝。贈諡之典。式勸臣僚。可封之鄉。大磐之墓。子孫來瞻。春雨霜露。樹碑神道。制命廷臣。金石不朽。永昭皇仁。程集

危素撰（危太樸文集）卷二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開。所弛不羈。豪於詩酒。吟必飲。飲必醉。醉即矢口道時失得。雖勢官要人。居傍無所憚。至元二十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據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也。後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正。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咋舌迂久。君第曰。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聞良然。一日。客有過者。顏賢。咄咄。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辟禮曹掾。君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竊甚偉之。然融于酒。雖規勸百至。如水傳石。不見納。恒于余索飲。余時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數冗則與其直命自飲於市。君亦欣然受之。

無所辭。其為人真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闊遠。必醉乃能爲之。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語。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朋其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便子刺戈不如錐。捷子捕鼠不如狸。惟其落落百無一。宜竟棄志以逝。嗚呼尤誰。

張養浩撰《歸田類稿》卷一三

倪君立墓誌銘

與子同生淳祐己酉者日就凋落。其存者相知有廣平程公。相聞有上饒倪君。延祐丙辰。程公自翰林承旨以疾謁告歸。是年冬倪君亦得疾如程。次年丁巳春。竟不起。其孤介通山主簿鄧君希顏書以前太學進士余君鏞所狀君行來徵銘。嗚呼。子與君猶兄弟也。君生九月朔。後於子八月。而先於子以歿。能無悲乎。遂不讓而銘諸。君諱南杰。字君立。先世銀青光祿大夫。始居貴溪之

沂陽。曾大父元。大父澄。從事郎。武寧縣尉。父應雲。承信郎。汾海制置司議事官。君天資特異。書一覽即成誦。工進士詩賦。侍制議。君祿業象山書院。山長黃侯器之。咸淳庚午秋貢興選。待試國學。提刑唐公特薦入官。以養親辭。父既喪。恭順二叔同門聚處。無間言。嫁遣二妹。厚資備禮。無新色。堂構克繼先志。宮講周公書。南溪扁其樓。元宋之交。羣情震蕩。君內外調順。寧親以施於鄉鄰。當路勸誘以仕。弗應。至元辛巳。省差徽州路學正。紫陽書院山長。絕勉供職。究未陸異同。捐俸以修黉舍。士衆悅服。乃曰。吾安爲斗升之祿。廢晨昏之養乎。不俟官滿。歸養慈親。年已五十。孝慕如孺。每一邱隴。惻惻興哀。子能應門。家事一不關心。吟詠自適。爲佚老計。尤樂佳山水。嘗游盱。有夕陽影裏行人遠。春鳥聲中歸興忙之句。繼游洲。徧覽奇勝。成詩一帙。曰。洲水漁歌。臨清流。建小閣。水光山色。收拾靡遺。暇日登臨。蟬蛻塵氛。埃壘之表。去家十里許。原曰莊院。棟樑金豁。過而樂焉。結庵其間。



儒藏

環植花卉曰吾將宅於是。次孫如京戒勿久處南及半載又命促還。先除夕三日至家則君已疾矣。風淫于末然精神炯如。正月朔旦受家人慶禮如常。至午索筆書遺教一畀二孫。勸以勤學。一畀其子。令喪祭從禮勿信世俗為拔等事。越四日憊然而逝。配金溪劉氏先十八年卒。男以忠女以適安仁上官鑒。孫志文志學。曾孫日新曾孫女三。君卒之明年戊午二月己未日遵治命葬莊院。銘曰。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四

亡甥故宋太學進士俞公墓誌銘并序

內弟東陽俞仁傑將以月日葬吾甥府君乃自其鄉貽書京師告墓期。賓哭拜已。南嚮祝曰。賓為貧持操以廢于茲。喪不及臨。蔭不及虞。罪也奚贖。獨假茲蓋石文著府君之隱德。閱行質諸其幽。尚庶幾有以慰

其營魂於地下。則永之曰。府君諱相字瑩中。曾祖諱寬祖贈承事郎諱嘉會。父通直郎衢州軍事判官諱能千。府君幼從鄉先生學治經為小戴禮大義下筆纍纍千百言。宋咸淳七年仲父閤門舍人公當任國子以其名牒上。試入等得補太學生。祭酒司業博士第其西業常在諸生右。又明年外舍校定成即升內舍。宋太學制有三舍法。由其選補能文章則階通顯矣。於時府君纔二十餘而衢州公方監省詹門與閤門公並有列于朝。西交皆望卿達士。府君旦暮冠帶出入樞門肌膚澤指儀觀秀儼人以為是藉諸父以成名者。何足與寒賤角哉。及從院小吏竊錄其文而證其繩尺之當否。則更翕翕稱讓。悔謝其知之淺也。又數年而宋亡。六館為墟。府君亦徑歸不復出。崎嶇兵間生理銷落。蓋晚得重腿疾。宴坐一榻吟呻佔畢外獨啜天文圖書。探研奧曠不遺毫熱。嘗逆推其機祥災沴之所起曰。後當然耳。已而果驗。然不以語人。而人亦不識之。間則課子姓讀書。嘗藉過門問故京人境離合。交交出處。銜杯接席。歎歎感愴。已後每欣笑呼。賈勇為樂。猶有承平風流意態。自餘壹不掛口。其言曰。盛衰者物之變也。而吾之不變者曷嘗有盛衰哉。嗚呼。府君非得道者歟。其卒以延祐六年八月廿六日壽七十一。寔以泰定元年十一月某日北在西部鄉金家山。夫人胡氏子男三長仁傑也。次傳翁早夭。次儼翁出後同邑卜氏女一適胡漢漢業儒孫



元儒

男三、文辭、文奎、文益。孫女二、適呂族王致平。閨門公
則贊外祖、通判靜江軍府卒官。銘曰
始之遂遂、若或將之。終之寥寥、又或方之。不碑、不繼
罷其休光。豈何嘆矣。德則允臧。予以誅之。維後之章。

柳貫撰《柳待制文集》卷一〇

校記

①侵：當作「清」，見《新安文獻志》卷七五。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六

胡長孺 徐奇伯 梁節 李淦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中，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鼎，迪功郎、欽州司法參軍。脫畧豪雋，輕賢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車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揅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倉廩。與高鈐、李湜、梅應春等號

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脩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通錄事，闕官，撤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跋扈，燬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疫，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察爾議行賑荒之令，敕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把成案進曰：「錢在是矣。」托歡察爾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城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做也。」托歡察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騎卒俄集，皆成擒，俾盡述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



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
 孺陽起其誣卒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戰
 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姬聚浮屠巷誦佛書
 為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卿姬訟之長孺以年參
 其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
 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參當芽一姬
 展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
 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
 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頗聞國家
 有詔盡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樞空縣而出度無一
 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米行將解矣語畢吏唯
 而出姦者驚感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殊步搖於兄
 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
 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喊盜誣兄受步
 搖為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
 謂誣耶兄念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起持至驗之

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
 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進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
 復仕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務為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
 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
 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守二千石聘致庠序數
 經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
 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絕
 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
 板煨煌照耀四裔卿聞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
 為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
 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
 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
 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
 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集五十卷
 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
 仲嘗作為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

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為三胡云。

贊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徵國公朱子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為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興而正其異同哉。

宋濂撰（文憲集）卷一〇

故池州路貴池縣尹致仕徐君墓碣銘

君姓徐氏其先由豫章徙撫宜黃之瀨溪考諱德秀避亂居郡城君少字奇伯中歲以字行更字長公與予同生宋淳祐己酉月日後於余工進士詩賦其藝可貢而屢試不偶宋亡在家講授元至元甲午當路舉充建昌路南城縣教就陞撫州路臨汝書院長再調長江州路

景星書院行省工姓名于朝厠教官選內大德癸卯春至京師曰吾獲與天下英俊遊志願畢矣還歸以造就後進為務從學者彌衆至大庚戌部注將仕佐郎臨江路新淦州儒學教授留淦五年延祐戊午換注撫州路金谿縣主簿任未滿引年去位泰定甲子七月十三日乙酉以疾終明年授承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致仕命下不及拜矣君事母致孝喪母致哀叔父蘇貧迎養于家奉之猶父女兄守孀弟麟先逝極力扶持之撫存孤甥教育從子一如己之子為文條達平贍善談論與人交恭謹端恪而不矯激四典教職振起士學修完費宇有勤無惰有興無廢嘗攝新淦州事決難決之訟化難化之民衆庶咸說曰教授權州半月治效若此倘使專司民社又當何如連主金谿縣簿已宰廉能忻得儒佐初娶符總妻男中立廣東元帥府掾前六年喪中益陰授征官女適李孫男士原士清士淵士觀孫女一適吳二三俱幼卒之年八月十九日庚申葬長安鄉俞道

之原。越九年，其孫始以南康路儒學教授妻志淳狀來乞銘。吁！銘已後矣。乃為書此，俾殯于墓。銘曰：予之齊年，如君者稀。後我而來，先我而去。嗚呼噫嘻。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七

梁先生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梁君景行，有雋材，負盛氣，年未二十，以詞賦論策知名場屋。未三十，宋亡，然科廢猶三十年不廢。程文君以材雄馳，騁其間者亦三十年，而君老矣。科興，稍屈折從學。顧儕輩少有存者，嘗獨行踽踽。諸老先生已遠，悵悵無誰知己。平生以學校為井田，月費歲靡，亦可比百石，由由然安之。年九十以終。君諱節，自號高峯先生。在宋可擢上第，然由景定甲子至咸淳癸酉，已已，不得志為鄉閭。於是宋科終矣。元興提學學官多用一時名士，而君曾不可。一奉檄於江西，江西提學蕭無道方欲刻薦君，會禹道病卒。廬陵太守杜侯元忠刻薦君矣，而當其刻於家，及明經取士，不忍技癢，猶一至豫

章，望世間而返。泉謂此行豈不可雍熙二年梁灝哉。不遇為鄉校博士，訓弟子員以止，豈命耶。君材，負恃傲倪，一時余少君十歲，自貶為樸，晏銘民先輩名士，一見，稱為我輩人。君始與余定交，又聞湏溪劉先生語，始異視。終始六十年，君我二人，君為文老而猶雋，老猶不亂，良由少年盛氣終不可除。生宋已酉九月四日，同年生者多富貴人，或至二品，而君以賓師終於家。寶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一日，四月某日，葬廬陵青龍山。梁氏由長沙徙西昌，子孫屢徙而至廬陵。余見君城中，五遷而至今寓舍。祖某，父某，娶曾氏。子男三，女三，俱先卒。孫男三，女三。五十年前，君哭長子某，去年及哭季子淳。至是其孫蕭孫徒跣泣血請銘。銘曰：科廢恨蚤，科興恨老。老哭叔子，忽忽必死。天之生材，竟何為哉。何以慰之。銘告後來。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一〇



儒藏

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

至元二十三年余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被旨求賢江南過揚州會故人為提刑按察使曰郡庠有李性學先生識之乎曰未也極道其問學文章余固願見使三往不見連騎詣之終不遇自是性學之名職職胸懷間遂歷兩浙江東西得士二十三人獻之天子天子盡用之布諸中外愈恨不得李性學先生還臺性學適長明道書院得與論議窮日夜談經博達精粹超詣獨見易詩數百家可坐析立辨也為文闕密深厚類永嘉葉適又博通星官歷術浮屠道士百家之言私獨念曰苟入侍必與俱一日忽持一卷書詣臺言僧格必誤國累數千言衆大驚以聞未幾僧格果敗天子立徵性學至則以為國子助教學者數百人凡經指授莫不充充然相慶以為得師公卿貴人皆折節願與交名動京師已而竟以疾卒無子弟親戚以治喪無贏錢財以給喪今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吳君某與三教知己以禮葬京城

西南三十里盧溝橋之南吳君某園中皇慶二年夏吳君自江南還慨然謂余曰嗟夫性學不幸客死今若干年矣吾雖去京師往來余懷也吾懼死者日益遠知者日益寡不有識焉盧溝之丘且夷矣知性學莫若君君其為文吾將磨石刻諸墓性學庶幾不朽矣盧溝南北使客之衝千載之下豈無賢者哀而酹之也嗚呼始終哉吳君乎夫吳君位丞弼名天下非待假託附麗以聞今顯後而惓惓焉一窮士死生之際亦可少愧天下輕薄之為交者且性學數千里外孤生雖甚賢不見斥於人顧已幸又何望得此於人哉吳君可謂知友道矣可謂義人矣性學之賢從可知已性學名淦建昌南城人世為詩書家其人魁大少飲酒一食能盡肉數斤善談論達政治不娶不知有男女事或端坐至旦奇士也平生著作頗富開河中知府田衍多得而藏之惜已死不及出而行於世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以某年月日得年若干銘曰



儒藏

于嗟乎性學。知足以知聖賢。而學則闕矣。氣足以休公卿。而言足徵矣。行足以信友朋。而沒獲寧矣。而年不永。位不稱。丘首不克正。命也夫。命也夫。

程鉅夫撰《書樓集》卷二〇

校記

①汲中：《元史》卷一九〇《胡長孺傳》作「汲仲」。

②「司」下右引書有「丞」字。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七

吳澄

行狀

曾祖大德、妣張氏。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獲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先生諱澄，字幼清，晚稱伯清，姓吳氏。其先自豫章之豐城遷居崇仁。七世祖周生二子，璣將鄉兵留太平州。璣生暉，始居咸口里。公之高祖矣。自是以來，世治進士業。先生以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生。前一夕，鄉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後有望氣者言，華蓋臨川兩山之間，當有異人出。兩山之間，所謂咸口里也。三歲，穎異，日發，宣慰公抱置膝上，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就外傳，日受千餘言，誦之數遍，即記不忘。母夫人憂其過勤，夜節膏油之焚，常候母寢，

復續火讀書，達旦不敢令母氏知也。七歲，論語、孟子、五經皆成誦，能著律賦。九歲，鄉邑課試，每中前列。十歲，始得朱子大學等書而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遍。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晝誦夜惟，弗違弗措。十三歲，大肆力於羣書。家貧，常從鄉書者借讀，既而還之。鄉書者曰：子盡讀之乎？先生曰：試舉以問我。鄉者每問一篇，輒終其卷。鄉者遂獻其書。十四歲，壯角赴郡學補試。郡之前輩儒者皆驚其文。十五歲，知厭科舉之業，而用力聖賢之學。見朱子訓子帖，有勤謹二字，如得面命而服行之，作勤謹二箴。又作敬銘，有曰：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膚。又作和銘，極言周子、程伯子氣象以自勉。常自言曰：讀敬銘如臨嚴師，如在靈祠，百妄俱消，不覺足之重手之恭。讀和銘，心神怡曠，萬境俱融，熙熙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其後又作顏冉銘，理一箴，自新銘，自修銘，消人欲銘，長天理銘，克己銘，悔過銘，矯輕銘，警惰銘等，節節警

策、踐履之功於斯可見矣。是歲宣慰公赴鄉試，先生侍行。時郡守迎新，安散甚。程先生若庸以朱子之學教授郡之臨汝書院。徽菴蓋從雙峰饒氏游，先生因鄉人謁之。徽菴未出，而外齋有揭帖，片紙滿壁，皆徽菴特見以語學者之說。先生一覽而盡之。及見先生，從容進問曰：如先生壁間之書，以大學為高明，正大之學，然則小學乃卑小淺陋之學乎？若此者，數條。徽菴曰：吾處此久矣，未有如子能問者。吾有子曰仔復，族子類之，與子年相若，可同學為友。類之者，時江程文憲公文海鉅夫舊名也。自是常往來徽菴之門。徽菴深知之，而同堂之人弗盡知也。咸淳元年冬，左丞公侍宣慰公之疾，久而小間。宣慰公謂左丞曰：吾察此孫晝夜服勤，連月不懈，而精神有餘，此大麗也，可善教之。蓋宣慰自襁褓知愛先生，間形於言，而親戚鄉里以為有譽孫之辭矣。十有二月，宣慰公捐館，喪葬，凡從先生考古禮，秉於左丞而行之。十九歲，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聖神繼之，堯舜而上，

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漢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乎？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謂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又嘗與人書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度越一世而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徒黨蓋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其傳。當斯時也，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千有餘年，溺於俗儒之陋習，流於老佛之異教，無一豪傑之士生於其間。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而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澄之紹亂時，惟大父家庭之訓是聞，以時文見知於人，未聞道也。及知聖賢之學，而未知能學也。於是以豪傑自期，



以進於聖賢之學。而又欲推之以竟齊其君民而後已。實用其力於斯。豁然似有所見。坦然知其易行。而力小任重。固未敢自以為是。而自料所見愈於人矣。是時先生方弱冠。而有志自任如此。其後先生嘗識此二文之。後曰。其見多未定之見。其言多有病之言。然不忍棄去。錄而藏之。則晚年所進。自此可致矣。六年庚午。應撫州鄉舉。以第二十八名薦。明年試禮部。下第。歸而纂次舊作。謂之私錄。時宋亡之證已見。先生以其道教授鄉里。嘗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文憲公知其意。題之曰草廬。學者稱之曰草廬先生。歲乙亥。皇元至元十二歲也。撫州內附。傳檄樂安。樂安丞蜀人黃面卿不署狀。去之窮谷。不免寒餓。猶招先生教其子。先生從之。十四年。亡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廬陵。郡多應之。傍近冠起。先生奉親避地。弗寧。厥居。鄉貢進士鄭松奇士也。迎先生隱居布水谷。後人以其處為真隱觀。十八年。纂次諸經。註釋孝經章句成。十九年。較定易。

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大戴記。二十年。自布水還居草廬。二十一年五月。左丞相捐館。二十三年。程文憲公奉詔起遺逸於江南。至撫州。強起先生。以母老辭。程公曰。不欲仕可也。然冀中原可無一觀乎。母夫人喜其行。與程公同如京師。既至。程公猶薦先生。不令其知。先生覺其意。力以母老辭。二十四年。歸。朝廷老成及宋之遺士在者皆感激賦詩餞之。故宋宗室趙文敏公孟頫方召為兵部郎官。獨書朱子與劉屏山所和詩三章以遺之。一時風致。識者歎之。二十五年。程文憲公言於朝曰。吳澄不願仕。而所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得聖賢之旨。可以教國子。傳之天下。有旨江西行省遣官繕錄以進。郡縣以時敦禮。元貞元年八月。遊豫章西山。憲幕長邵文仲明迎先生入城學易。時南北學者日衆。清見先生問春秋大義數十條。皆領會。至語之理學。有所未契。先生使讀程氏遺書。近思錄。文敏素讀是書。至是



始知反覆玩味。他日見先生曰：先生之學程子之學也。願為弟子，授業終其身。城中居官之人及諸生皆願聞先生一言，請先生至郡學。先生為說修己以敬一章，指畫口授，反覆萬餘言。聽者千百人，有常用力於斯者，多所感發。三年，董忠宣公士選任江西行省左丞，因文敏得見先生於館塾，以為平生所見士，未有德容辭氣，據經傳如先生者。大德元年，拜行臺御史中丞，入奏事，首以先生為薦。及在樞府，又薦之。一日，議事中書，起立謂丞相曰：士選所薦吳澄，經明行修，大受之施，論道經邦，可助治國。平章軍國重事博果密曰：樞密所薦天下士也。丞相連事世祖，親見用人之道，平章許文正公高弟之得其傳者，是以知董忠宣之言。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詔有司敦遣，忠宣又以手書招之。先生答書云：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授，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水石猶當思所以報稱，而況於人乎。然

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者，深以開之可仕不可仕，開知之而夫子未知之也。閣下之舉古大臣之事，澄敢不以古賢人之所以自處者自勉。繼以邵子之詩曰：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澄雖不敏，願自附於前賢，成之者在閣下矣。有司敦迫久之，先生為一至京師，而代者上矣。方冬寒淫，京師學者未先生而問學焉。七年春，中丞猶抗章論朝廷失待士之禮。先生歸至揚州，時憲使趙公弘道及高公珩、竹公玠、盧公擊、賈公鈞、趙公英、詹公士龍、元公明善等先後留先生，身率子弟諸生受業。明年八月，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九月，校定邵子之書。十年十月之官。十一年正月朔，以疾辭去，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子、莊子、太玄等書之本旨，因証其訛偽而著其說。至大元年，除從仕郎、國子丞，朝命行省數遣。二年六月，到官。先是世祖皇帝初命許文正公自中書出為祭酒，文正始以所得朱子小學躬尊信之，以訓授弟子，繼之者多

其門人猶能守其法久而寢失其舊先生既至深憫學者之日就乎荒唐而徒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於是六館諸生知所趨向先生旦東燭堂上諸生以次授業盡趨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脩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於是一時遊觀之彥雖不列在弟子員者亦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時朝廷循習寬厚好功名者奏立尚書省改更紛然新政鑄錢貨變鈔法以為功欲得先生助己而恐其不可致有士請致先生先生卧病門生家不可致乃歸給其人曰老儒不善騎墮馬折臂矣四年武皇賓天仁宗即位尚書省罷先生陞司業侍御史劉公廣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召諸生語之曰朝廷徒以吾舊人自臺臣選以重國學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師不易得時不可失諸生勉之皇慶元年正月先生買舟通州既

行而後移文告其去監學官愕然責游之士俱俱失所依有流涕者數十人追至河上懇留不從朝廷亦遣人追留或尼不行蓋先生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為陸學非許氏尊信朱子之義然為之辭耳初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延祐三年先生深入宜黃山中五峯僧舍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四年江西行省請考鄉試先生出經問曰孟子道性善堯舜至於塗人一耳而論語曰性相近何也同官或怪其易先生曰於此有真知則言不差江西貢士二十二人而答此問不差者先生以為纔得三四卷耳五年春除集賢直學士特陞奉議大夫達集賢脩撰虞集奉詔召先生於家行至儀真病作不復行渡江謁金陵門人王進德家新書塾所至學者雲集居數月修纂言六年十月沂江州寓濂溪書院十一月率諸生

拜周元公之墓。是年，北方學者為多。明年，還臨川，從之者皆北人。至治二年，易纂言成。三年，英宗即位，東平王拜珠為丞相，勵精為治，黜陟臧否，朝廷赫然。超拜先生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階太中大夫，遣直省舍人劉布呼英奉詔召先生於家，使者致君相之意甚篤。先生拜命即行。五月至京師，六月入院。時詔學士散直，集善書者粉黃金寫浮圖藏經，有旨自上邽來，使丞相蘇蘇詔先生為之序。先生曰：「主上寫經之意，為國為民，甚重事也。但追薦冥福，臣所未知。蓋釋氏因果利益之說，人所喜聞，至言輪迴之事，彼之高者且不談，其意止謂為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超生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孫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之事，不知其幾。若超拔未効，是無佛法矣。若超拔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左丞曰：「上命也。」先生請俟駕

還奏之。會上崩，不及奏而止。泰定元年，朝廷用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開經筵進講，平章蔡國張公珪領之，以經學屬之先生。先生言溫而氣和，經旨敷暢，得古人勸講之體。廷中驟見文物之盛，而先生首當其任，來者法焉。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新廟作十二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故命集議焉。先生曰：「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率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為宮，太祖廟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中，頗如今中書省六部對列，省部之設，亦倣金宋之典。官府尚從前典故，豈有宗廟之叙次而不攷古之典故可乎？」七月，有旨，國史院脩英宗實錄。時漢人承旨缺，先生總其事，分局纂修。既畢，先生有歸志，中書左丞奉旨賜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畢，命小車出城，朝士追送於齊化門外，諸生送至通州。中書聞，亟命官具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還。是年，先生七十有七歲。十一月，至豫章。廷祐



經理民田時、激變額之寧都、中外騷動、事定、詔蠲虛增之稅。惟江西有郡縣舞文之吏、以減削則例為名、增稅三萬餘石者、不得免。至治初、又行包銀、為害益甚。先生在朝、數言于執政者、奏定改元、中書會議便民之事、先生始以二事為言。詔書始免包銀、且命體履減削之名、而蠲除其稅、有司因循未行。至是、值宣撫在江西、其副齊公履謙嘗與同官成均相敬如師友。先生力以告之、乃督憲司即為除豁。十二月抵家、中書言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年高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有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文錦二皆有副。初、先生與張蔡公同年告老、其再相也、力荐起先生。會蔡公又去、而士大夫多傳其辭云、欽承明詔、肇起經筵、考論前經、講明正道、實國家之令典、其所關係非細務也。而珪以家世之舊、愚慙之誠、備位宰臣、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俾專官。自念世備戎行、所謂明經、實慚寡陋。況通譯之難、講明有限、積誠未至、不能感格。惟願老成之進、

庶幾陳聞之心。切以周高父授丹書之戒、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以期頤為國羽翼。蓋有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虛文、實以諮詢治道。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充而神和、博考於事物之曠、而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踐履之微、而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實與末俗盜名欺世者霄壤不同。身自布衣、一再收召、超推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明、剴切溫潤、完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然合召還資其學問、良非小補。未幾復舉以自代。曰、制誥國史二事、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昭憲。比于效一官、分一職者、重輕不侔。若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當職世從軍旅、歷仕省臺、文章本非所長、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遠責、其在存賢。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行足師表、書事得筆削之法、代言近典誥之文。蓋其所造甚深、文學亦其餘事。目今兩朝實錄未經呈進、累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載事修辭、全資學識。



丙戌日正午神氣泰然而薨年八十有五歲以玄端歛。娶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廕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先生一年卒。袞先卒京以奉養先生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稟貢孫男十一富。蕃富。當。當。當。里。昇。畧。畧。畧。當。當。世。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袁。鎮。黃。孟。曾。孫。男。四。人。金。公。倫。女。二。嗚呼。孟子歿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西。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邇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祐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其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

年為其學者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失運垂息，自其亂時，異常人，得斷簡於眾遺，發新知於卓識，歲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益不可禦也。推折窮困，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致於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南北未一，許文正公先得朱子之書於邊境，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皇帝，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啟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處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論者尚慨然也。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薦，出處久速，道義以之，三命益隆，遽至內相之貴。稽其立朝之日，未嘗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師道尊重，勸請內廷，誠意深遠，與大議論大事，雖可槩見，而無悠久浹洽之功者，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耳聰目明，以終其身，得以其學肆於聖經賢傳，以辨前儒之惑，以成一家之言，天下後世

之學者可以探索玩味於無窮矣。其於易學之五十餘年，其大旨宗乎周邵，而義理則本諸程傳。其校定用東萊呂氏之本，而修正其缺衍繆誤。其纂言則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於己之所自得者，大槩因朱子象占之說，而益廣其精微。若項安世玩辭等說，則因之益致其潔靜。至於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其類例以求之者，則在外翼、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書校定以伏生所傳，自為一卷，不以所謂古文者雜之。春秋纂言，蓋取近代儒者特見之明，以破往昔諸家傳註穿鑿之陋，決以己意而折衷之，使人知聖筆有一代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既採摭羣言，各麗於經，又用趙氏纂例之法，分所異，合所同，纂為總例七篇，曰天道，曰人紀，曰嘉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



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所謂例學者。以此而求聖經云耳。儀禮存者十七篇。先生補逸經八篇者。投壺奔喪取之。小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取之。大戴記。中雷。禘於太廟。王居明堂諸篇。名見鄭氏注。而其文則甚畧矣。有傳十篇。冠義。昏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燕義。大射義。皆取之。小戴記。大射義。乃自鄉射義而分者。聘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所補。朝事義。則取諸大戴記。以備觀義。而所謂禮記纂言者。既取諸義附於經。又別大學。中庸。別為一書。其存者凡三十六篇。通禮九。喪禮十一。祭禮四。通論十二。篇次先後。稍變於舊。就篇之中。科分標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其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至為精密。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千有餘年。其亡闕僅存。而可改者。既表而出之。各有所附。而其糾紛固泥於專門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條理。無復餘蘊矣。孝經章句。最所鑒定。而外傳十卷亡矣。其餘皆存也。詩則

以為朱氏傳得其七八。其有餘論。則門人傳其言。未及集錄。周子。程子之書。既定於朱子之手。而張子邵子之書。先生始為校定次第。正其訛缺。張子書。挈東西銘於篇首。而正蒙次之。又以邵子為孔子以來一人而已。蓋其於邵子之學。深有所會悟也。先生之博通妙契。有未易言者。門人衆多。浩不可遏。各以其所欲而求之。各以其所能而受之。蓋不齊也。乃著學基一篇。使知德性之當尊。著學統一篇。使知問學之當道。所謂窮鄉晚進。無良師友。而有志於學者。循此而學之。庶乎其不差矣。又有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璞葬書等說。卓見精識。去世俗淺陋之說。遠甚。而先生支餘之學。蓋不止此。其進學之塗轍。首見於私錄二卷。而心術之精微。文集具可考見。平日議論。門人各有紀述。識者有所擇焉。嗚呼。先生往矣。其可得而見者。經學文字之傳於世者也。至若屬如秋霜。照若春日。論說如江河之淵源。沾溉若雨雲之敷布。親切者如創之就礪。薰陶者如飲之得

醇望之而心服。即之而氣融。比之求於言語文字之微者。其感化疾矣。不幸天不慈遺。文星下墜。後死者不得有與於聲光。然而自昔賢者所可見於後世者。亦賴此而已矣。嗚呼。天乎。集之先君子長先生。四歲有交友之誼。自幼侍側。以聆其緒餘。晚仕於朝。嘗從先生之後。歸田之日。先生已去世數月。益深嘆其有不可得聞者。竊叙所知之萬一。以告方來之學者。謹繕寫上之國史。太常。使君子有所考觀焉。謹狀。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四四

壙記

有元翰林學士吳公諱澄。字伯清。居撫州路崇仁縣。祖鐸。贈中奉大夫。淮東道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謝氏。追封臨川郡夫人。考樞。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公生宋淳祐九年己酉正月十有九日。中咸淳九年鄉貢進士舉。皇元大德四年。以處士起。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佐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八

年。除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至官三月。以疾辭去。至大元年。擢從仕郎。國子監丞。二年六月到官。四年。就陞國子司業。轉文林郎。公欲更學制。與僚友論不合。皇慶元年正月去官。延祐五年。進集賢直學士。超轉奉議大夫。奉詔行。至儀真。病作而歸。至治三年。超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階太中大夫。奉詔遣直省舍人。特召於家。五月至官。秋。聞南坡之變。即有歸志。以寒濕。病不可行。泰定元年春。開經筵。詔公獨當其任。明年二月。有旨修英宗實錄。時承旨缺。公總其事。八月書成。即歸。三年。特詔加授資善大夫。賜鈔五千貫。金織紋錦二。皆有副。上表辭謝。上不允。至順四年六月丙戌。薨於正寢。至正五年。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子男五。文。承。京。東。望。文。奉議大夫。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歲卒。京。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男十二。富。蕃。當。奮。里。昇。曼。畧。界。雲。景。富。翰。林。脩。撰。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女八。曾。

孫男九人、全、命、全、鉉、鏐、鏐、曾孫女七、玄孫男一、姪、玄孫女一、以至正七年七月初九日己酉葬、諡之禮賢、鄉太平里、證誌於壙云。

（吳文正集）附錄

神道碑 楊侯斯奉誌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十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弘。吳公僻在江南、居陷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薦、強起而用之、則年已五十餘矣。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聖天子致明道教之實效、其及也深。上既命詞臣歐陽玄、誅許公之行於石、復以吳先生之述、詔臣侯斯、臣材質駑下、於學問無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承、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伯清、撫之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

中奉大夫、淮東宣慰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為儒家、其所居咸口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覺者善望氣、嘗過而指曰、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夕、里中人夢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篇。五歲、出就外傳、日受千餘言。三四過、即記不忘。夜誦常至達旦。七歲、能默誦五經。十歲、知為學之本、大肆力於朱子諸書。猶以大學為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者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勸學二箴、敬和二銘。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二十、舉進士、明年下第。又三年、宋亡、天下為元、是為至元十三年。而政教未舒、民疑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作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年、遭父喪、凡治喪悉從



儒藏

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強起公以故舊俱至京師而不受其薦。居數月以母老辭去。程公既不能屈公又言所校諸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郡庠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為行省左丞迎至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博理密曰董公不妄舉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尋以疾薨不果用。五年又以董公為中丞乃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比至已有代執手遮留不去。中山王珣張達河西張恒輩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舉。明年待次家居校定邵子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傳。明年冬始就官居三月即

免去校定老子莊子太玄至大元年以從仕郎國子監丞召脩許文正公之教日講於公夕講於次寒暑不懈。仁宗即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司議為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施行為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者有不竭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為名士。集賢以祭酒召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四年再校議江西而詔集賢修撰虞集秉傳山中起為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謝遣使者就金陵遇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皆從之至家留不去。英宗即位鄧忠憲王拜珠為丞相進賢屏惡天下風動。至治三年春達中書直省舍人會江西省臣就家起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進階太中大夫以五月至京師時駕在上都尋有南坡之變明年春治任將歸衆皆懇留為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湘行省



左丞趙簡言請開經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蔡公珪、國子祭酒郁文原為講官。每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脩英宗實錄。八月書成未及上進，即稱疾。中書知有去志，即院具宴舉留。宴畢，乘小車出城，委牒而去。中書聞之，即以驛舟追至楊村，不及而返。明年詔遣使賜楮幣五千緡、金織段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益衆，公雖疾必強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東北隅。明日日中遂薨，年八十五。以玄端歛。及治喪，一用公所定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五，文以澤授奉議大夫，同知郴州路總管府事。後公一年卒。來先年京以便養，特授撫州路儒學教授。粟亶孫男十，當蕃、當營、當里、累畧。當國子助教。當營早世。女五，諱觀、曾文、熊鈴、黃孟其壻也。曾孫男四，人全、公命、孫女二。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於憲宗，凡

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彙集並用，羣儒四辟，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歟。至若真儒之用，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聖人之學，列位臺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公，研磨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極詣，猶莫尚於邵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隱居時，有草屋數間。程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其葬以元丁亥，其墓在縣之禮賢鄉，地名左橋陳頤坑。其銘曰：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尊，六籍位焉。六籍之道，無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明之，道何由行。昔豈弗求，求或未至。昔豈弗明，明或猶蔽。天監六籍，生此哲人。扶微開幽，志氣如神。其言汪汪，

其書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永配孔庭。以式百世。

《吳文正集》附錄

校記

①授：當作「受」，見四部叢刊本《道園學古錄》。

②後：當作「須」，見右引書。

③瞧：當作「譙」，見右引書。

④十二：下文僅列十一人。虞集撰《行狀》作「十一」。按，作「十一」是。又揭傒斯撰《神道碑》署作「十」，亦誤。

⑤司：當作「私」，見朱熹文集。

⑥議：疑當作「藝」。

⑦舉：疑當作「攀」。

⑧元：當作「至正」。按，至正丁亥即至正七年，是年葬吳澄，見前《墳記》。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八

何鳳 彭長庚 胡炳文 傅定保 丁應桂

何遁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處娶三州而娶之著籍自淳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諱棟者是爲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棟雖不仕而蔚爲聞家棟生焯於公爲祖焯生璧於公爲考璧娶應氏以淳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醫藥爲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姻舊間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談諧俚俗瞭

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羈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他歧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遂決意於學公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貸之率鄉人子弟師事之未幾而爭之其門矣慨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懿哭之盡哀明年天歷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爲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視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遁山美丰姿不事邊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遁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映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穆即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歧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柅也君子之善不必已出也輾輻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胡翰撰《胡仲子集》卷九



彭齊叔墓誌銘

吾鄉先進惟安城彭氏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能自致不朽。鄉先生劉公會孟為端素先生謚。崔君舉為魯叔。既各取其傳者傳之。於是齊叔死十年而前修遠矣。其子彞始屬筆於余。余固辭。彞固請。謹按端素先生宋江陵府教授諱應龍字聞。夫長公諱絳字魯叔其學如古所稱博習修潔者殆遇之。齊叔諱長庚能繼父兄志業不苟同先儒不苟異流俗不苟難鄉曲無不及古之人已。然未嘗以尚人。余猶及一識恨無由極論。獨從鄉評家傳彷彿生平。忍不與四方學者知之。其可乎。齊叔不用世而學必不可為無用。不學為科舉而科舉與必不可廢其學。嘗稱父兄著書務明千古是非不徒觀衆人耳目。恐不幸萬有一佚墜先父兄遺緒。謂文公於四書集衆長而無我意。權度精切矣。然且更定猶終身不置。其意豈無待於後之學者。故其徒黃直卿真希元於

其師說而有新意。學貴知新以此非為異也。作四書辨疑。然後辨疑春秋禮記周禮辨詩易書。下至諸史律歷太玄潛虛皇極參同陰符皆有商論。名為萬卷莊日記。又以春秋辨疑未盡復作春秋集傳。聚諸漢儒以濟北王而稱春秋是蔡仲以衛太子而稱春秋是衛輒以昌邑王而稱春秋出襄王晉人附賈后誣廢揚后而稱春秋是魯莊絕文姜幾以悞亂臣賊子者為亂賊勸深著其非是以教世子為天下國家本作春坊百鑑鄉里節士烈女恐久逐湮沒作廬陵先賢傳後世用法徵例本呂刑上下王制小大漢律決事皆有比致吏胥所欲活傳生議所欲陷與死比定先定法尤先任人當擇守尤當擇令官吏不過三歲而土人在官無祿者封建其間樹根深固害剝骨髓宜痛斷根株絕之而定其錄三歲一易群縣歲上計簿宜知戶口滋耗占吏治得失其窮居憂愛至宜迂儒替生情不通知世務者比歲平生說經有得其說者因而成之如向秀於郭象然未嘗自言

戒諸子無敢言。或時去重來。見之如初。蓋惟恐不成人之美。真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嗟夫。齊叔其所樹立。可必傳無疑。何以余為哉。曾祖某。祖某。父江陵府君。母某氏。娶某。子男某。女適某。生宋淳祐庚戌三月朔。沒泰定甲子五月某日。吾友真定范濟鄉清白吏。孟稱齊叔樂貧嗜學。無毫分勢利意。以阨窮終其身。是甘心焉。是宜銘銘曰。

劉岳申撰 中齋集卷九

雲華胡先生行狀

家乘

先生名卿。字仲虎。號雲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始祖諱萬。大曆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仲者。官國子司業。與同郡內翰汪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賢是也。又有曰叔曰侃。曰捐。曰博。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禁水十年三進士。歲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選為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贊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為先生祖。諱斗元。字聲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說易學之傳。肥遯于家。道淑諸人。從之者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

徽之胡姓雖多聞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穎悟。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窓隙。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又著易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太極圖說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平。騷。下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願曰。黃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斯時人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謂也。時臨川吳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世。其自布衣以至顯宦。與先生志同道合。嘗薦先生於朝。或不就。作。記以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



儒藏

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遺歸先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鄒季友王葵初董深山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岩汪古逸戴晉翁皆尊先生為道德丈人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至大間族主簿浚總管澄以四方來學並眾請于朝廷明經書院為屋數百楹浚捐田三頃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尊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校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為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昏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絕道自樂上遊伊洛以建洙泗之源居之南一舉高聲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焉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顙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制誥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里哭吊墓庭人有徘徊瞻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時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教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

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稟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概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雲峰文集》卷九

胡雲峯 炳文 傳

汪幼鳳

胡雲峯炳文字仲虎婺源人父斗元傳易學於前進士朱洪範日玩一爻七日通玩一卦周而復始授徒五十年嘗謂乾專言善性也坤兼言善不善性情也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自號勉齋卒門人俞洪等私謚曰孝善先生炳文幼嗜學年十二夜讀不輟父母恐其成疾欲止之乃以衣蔽窗隙終夜點誦既長篤志朱子之學上遊伊洛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歷術數靡不推究四方學者雲集為信州道書院山長其族子浚為建明經書院以館四方來學之士炳文歸署山長為課試以訓諸生成材者多再調蘭溪州學正不赴卒炳文集諸說集正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注

四書用力尤深。餘于饒魯之學本出於朱子。而其為說多與朱子抵牾。炳文深正其非。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意殊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於性理三書。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行世。春秋嘗為集解。禮書皆有纂述。自以更易未定。門人亦有得其藁者。又有大學指掌圖。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純正蒙求。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議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東南學者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

《新安文獻志》卷七一

傅先生墓志銘

至元再元之正月晦日。溫陵鄉先生傅公年八十六卒于家。旅時從國學出董江浙學事。訃通至南何哭之。越五年。其孤柱臣等寓書以先生門人連山縣尹劉與子所為狀來請曰。先君子將以今年七月望日葬南安縣禮順里龍母山之原。墓銘子宜為。旅不敢辭也。乃述其狀與所嘗知者。叙而銘之。先生諱定保。字季諤。自號古

直。其先光州人。唐末有諱實者。為威武軍節度招討使。始居泉州。八子。散處旁郡。第二子曰居獻。家南安者。祖焉。八傳為龍巖主簿仲。主簿生宣義郎思溫。宣義生迪。功郎天麟。迪功生貢士涅。貢士婉洪氏生先生。六歲通大學論語大義。少長有文名。卯角領鄉薦。尋丁外憂。成淳辛未。禮部奏詞賦第四。知貢舉方公達辰見先生。驚喜曰。頃見所作。意老于文場者。乃英妙若是。知全州莊公彌明為鄉大家名人。以其妹歸之。時賈似道當國。務抑遏新進士。以鄉試字蹟微異難之。三年。始令赴御史臺覆試。試中。又俾後三年始得廷對。同列皆鬱悒。先生曾不動心。歸益肆志讀書。以益茂其所學。亡何。似道憤軍敗死。臨安亦不守矣。宋諸王東度浙江。至永嘉。將建位號。陳宜中丞相遽大除拜。唯人所欲得。有以是諷先生。則笑曰。吾但禮部正奏名耳。景炎之亡也。都督觀成。又以是諷先生。則又辭之。大德初。行省以薦者授漳州路儒學正。又辭。洪夫人曰。是學官也。可不必辭矣。于是



儒藏

漳之諸生皆來迎。至。即以太極圖兩銘合而講之。聽者
悅服。凡三載所講。人至今皆誦傳之。再投福州路三山
書院山長。居三月。歸事洪夫人。不更仕。自溫陵受兵後。
奉母寓城中。貧日甚。授徒為養。能時時致甘腴以愉色。
婉容。漳之初。環城冢墓皆發于兵。傳氏族最蕃。先生無
間疏戚。悉封之。年五十未有子。居常怏怏。洪夫人曰。兒
勿憂。家中枯骨當有知也。既而果得三子。洪夫人年九
十。見諸孫長大。歿之年六十又幾。猶過于哀毀。至于喪
葬事。鉅細必親。至治二年。以平江路儒學教授致仕。受
命之日。嘆曰。吾少擢進士。今老矣。始服命服。何不及吾
母未亡時。因歔歔泣下。終身不忘其親。槩若此。為人舒
緩而謹密。常揭先哲教誨之言于坐右。其講四書也。尊
朱子成說。而得會通之旨。究極微妙。而皆中正之論。諸
經亦因儒先之言而敷釋之。不立異以為高。不騁浮以
為博。教人尚忠厚務實踐。見_聞薄者。心愀然曰。是何氣
質之未變也。為文溫潤典裁。_聞語類劉_聞夫詩律類陸

務觀。遠近求文者日集其門。雖倉卒酬應。皆縝密有思
致。賢郡守與名公卿之入南者。無不即其廬而禮焉。狀
言未嘗以非義干人。不為矯厲新絕之行。神暢氣怡。與
物無競。可謂善言先生者矣。我先人與外大父趙公皆
東南碩儒。歲在辰巳。外大父與先人連年歿。旅無所問
學。日從先生。佩服教言。所得多矣。天應中。天子開奎章
閣。聘用儒雅。旅以先王言于學士虞公。公將薦諸朝。以
老疾不可強起。而昔交者閩中道德文學之士蔚然盛
矣。數十年來。縉紳老人祖謝殆盡。先生之學雖不行于
當世。其鄉之學者尚章老成典刑之有存也。嗚呼。今七
矣。先生安莊氏。繼張氏。皆前卒。曰柱臣。曰魁郎。曰益。庶
生男也。女適莊良孫。孫男二。女一。有四書講案。詩文雜
著如子卷。藏于家。柱臣郡學訓導。娶凌氏。魁郎閩清縣
儒學教諭。娶吳氏。皆克世其業云。銘曰。
維昔章猷。萃于閩中。往者不返。吾將焉從。先生之存。為
閩儒宗。所不返者。見于其躬。先生之亡。昔人與終。尚爾

來者嗣茲流風。

陳旅撰 《安雅堂集》卷二二

故臨川丁君墓志銘

丁氏系出齊侯呂伋。漢時有寬、有國。至宋，顯者尤衆。其居臨川靈臺鄉者，有叔才，為士，諱應桂。父曰從龍，以其子有志于學，允益友過從，應接不倦。叔才所師皆一時工進士業者，最後與今翰林承旨程鉅夫同門。業成而科廢，棲遯不求聞於時。名書室曰竹，所以厲其節。戶既隸儒籍，俯就鄉邑學諭之職。又游處臨汝書院，遂與郡中諸耆宿俊彦日相親密。間或吟詠，以抒懷抱。語尚平淡，不事彫琢。資稟剛直，趣操清潔，倜儻滿散，不拘不迂。與人議論，少不合，則疾聲大呼。然聚會歡笑，浩歌暢飲，和氣春如也。待族姻鄉黨，知舊交遊，各中禮度。娶龔氏，先卒。子榮翁克世其業，教導臨汝，叔才就養焉。有疾，乃奉以歸，終于正寢。其生也，宋淳祐辛亥九月，其卒也，元延祐丁巳三月十有一日。庚寅，祔龔氏兆。是年秋貢。

余校文還過郡，前臨汝山長趙思玄以榮翁來請銘。余嘗序叔才詩矣，今銘其墓也，宜從老氏教子井山觀者。季子有容也，孫顯生，相生。銘曰：

生而有章，死而有藏。我辭孔揚，厥聞彌芳。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六



儒藏

校記

①與：疑衍。

②此句疑誤。

③錄：當作「祿」。

④群：當作「郡」。

⑤俊：當作「俟」。

⑥何：當作「向」。

⑦心：當作「必」。

⑧先王：當作「先生」。

⑨距：當作「鉅」。

元儒碑傳集卷五十九

鄒次陳 舒公平 柯謙

程直方 郭登龍

故咸淳進士鄒君墓志銘

嘉定元年七月壬子。余友前進士鄒君卒于家。其孤將以是年十一月己酉安厝于所居。少余二歲。相好如弟兄。於其喪。弗獲哭死。予生。銘其可辭乎。君諱次陳。字周錫。一字悅道。撫宜黃人。少聰俊。舉年二十三。以書經義第一貢禮部。明年。賜同進士出身。其先治平丁未進士。諱極。仕至治南西路提點刑獄。考諱子宜。嘉熙庚子。淳祐丙午。兩預鄉貢。晚以特奏名仕衡州西安縣丞。君未擢科之前。侍親官衡。時留丞相夢炎家居。與趙守洪。魏君偉。昆期以早顯。咸淳甲戌。果副所期。未及受官。宋祚已訖。遂隱不仕。已近十五里。有大姓譚氏。待君以賓師禮。情誼篤甚。自邑徙而依焉。至元丙午。新屋落成。君父母兄弟俱存。前衛守趙公宣尉湖南。寄一樂二字扁其構。兄次傳昔年與君同薦。二親即世。聚處如初。教兄子友直。

暨來猶己子。各成才為學官。不幸不壽。延祐庚申。兄貢士歿。君哀念感疾。至治癸亥秋。病遽劇。年餘竟不起。君娶管氏。子男成大。前邵武路建寧縣儒學教諭。女適吳仲益。李明孫。李仲謀。鄧秀舉。馮與權。孫男阿買。錢漢。孫女適涂。適張。其二幼。君之才名。中國外肆。雖輶北。晦迹緇紳高之。仕者問政。過者造廬。接物煦煦。如春陽之溫。未嘗疾聲厲色。愛人不間。親疎遠邇。其愛人之憂也。苟思所能謀。力所能極。靡不竭盡其情。教人盡忘倦怠。天朝貢舉制下。來學之士益衆。一經指畫。文卷中程。卧疾五載。講授猶不輟。訓誨必本於行。議論必符於理。古文時文。韻語。儼語。一一有法。取龐德公遺子孫以安之義。榜書室曰遺安。其遺藁若干卷。號遺安先生集。外史抄十卷。俱可傳也。卒之日。不惟士大夫傷惻。下至兒童與隸。亦共歎惋。君其何以得此於人哉。銘曰。時廓其哀。時閱其庸。曷曷曷豐。豐來者之聰。尚聞其風。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



故平山舒府君墓誌銘

舒以國為氏。自江北徙江南。家洪之靖安。為著族。府君諱公平。字康夫。其高祖邦佐。宋淳熙八年進士。任衢州錄事參軍。受知連帥朱文公。未老。以疾致仕。官至通直。生四子。其二選。君之曾祖也。生三子。其長卿。貢進士。家君之祖也。貢士亦三子。其三錕。君之父也。君資識警敏。意氣爽邁。幼年值家中衰。從親往依外氏。刻厲奮發。期於立身興家。從其舅學進士。詩賦馳聲。應舉至再。不利。貴富家競延至。為子弟師。一統之後。君之父念故土。遂奉二親以歸。收拾餘燼。治財殖產。日以饒裕。竭力甘旨。先意承顏。父喪哀毀。廬墓側。服喪母時年幾六十。如喪其父。攜弟就學。迄成人。不更他師。從祖兄瑞昌縣尹貲富無嗣。為之立後。巨翼其家。始終弗渝。有族人貧困。教育冠婚。計其遺欠。罄所有不足以償。則悉蠲之。又一人歿于外。無以為殮。輿櫬往殯。鄰有病患死喪。周之唯恐

或後。命工斲材。以給死而無棺者。歲饑。竭所積賑貸。略無乘時微利之想。友朋情誼尤篤。見故人子。閉門焉望其成。或自遠來歸。則買宅以居。給田以耕。與人語極懇款。至有過。必面責。弗阿徇。前依外家。因學徒所資得田百畝。及歸鄉。悉以分畀外家之貧族。官定戶籍。奉命總覈一鄉。凡有田不稅。無田虛稅之家。悉以實報。蒙惠者甚衆。捕寇之軍留數月。日有餽餉。而弗以擾鄉鄰。所俘男女百餘。早夜飲食之。且言於主帥。多獲釋免。流民數百入境。邀重糶。弗得則肆掠。君與之約。令勿旁騷。當供汝三日之食。帖帖如約而去。舒氏自通直公積德累善。嘗買田二千畝為義莊。以贍親故之不給。其鄉鄰之無告者。人食其德。至於今。而舒之福慶綿遠。胤族蕃盛。富甲一邑。子賢孫俊。而文擢科預貢。及仕於國朝者。累累有之。君文學卓然不羣。博涉經史。於春秋尤邃。文不苟作。必傳經理。裨世教。評論宋文。推蘇明允第一。後進寸長片善。繩之不置。一時秀彥多出其門。曾受講書者尊



元儒碑集

元儒碑集

卷五九

稱曰平山先生。延祐初行貢舉。舉君為首。辭曰。吾老矣。豈較藝時耶。次科君已病。遣一子就試。曰。汝能續世科。吾死不憾。君之母塗氏。家世儒宦。諸孫侍立。必勉以學。君之配熊氏。事舅姑。相其夫。撫諸子。俱不違則。子男八。紹隆。嗣隆。奕隆。世隆。承隆。商隆。永隆。昌隆。克自樹立。孫男十。女六。君生宋淳祐辛亥十月二十四日。延祐丁巳十二月戊午卒。前時自卜藏于桃源之雲山。將以某年某月葬。余過豫章。紹隆以君之門人前鄉貢進士洪汝懋所述行實來請銘。余余官國子監。汝懋為國學生。知其言足徵也。乃為銘曰。

羣舒肇氏。綿二千祀。南宗趾美。儒教有輝。衡州所累。基此良士。曾孫之子。文範行祇。弗試遠已。留其遺祉。以錫爾嗣。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七七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廬。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教荒得民心。嘗有鶴二棲其廬。及去。囊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為惠政所致。高祖某號行二居士。隴台山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為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為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日輒復誦。無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迨游京師。諸名勝爭與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太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徠之民。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籍。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屢及學者。寢廢廢業。君授詔。肯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太夫人寓錢塘。年邁土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溫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羸入。腹商族次。

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慎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厥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愧服請罪。是歲蝗、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猶民且阻饑、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罪。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旦、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于有司、職教者莫敢觸憲。或廊屋壞、日餽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屢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聞而復之。君曰、聖天子舉衆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自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台州。公帑

不足、勸富強母。越年、彼素熟君名、聞之、莫不竭廩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營營若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恤無所問。其時江浙二帥某緣歲稔、索利以濟、欲檄台州路強假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倡亡去。吏乘以逼民、薄糴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鄉蘇者過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于嘗活吾台民者。居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見後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舉以冀其進。初、進士公之遺台也。推其因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自居。然未嘗有一日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三。九齡、九城、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于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塔故參知政事姚天福家。遇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爲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尚誰託。

哉。余諾其言，乃為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忠義自期。惜乎海外而不大展，其所見于世者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通者式之。

要善信錄（歸田類稿）卷一三

前村程先生直方傳

董時又

先生諱直方，字道大，號前村，新安婺源人也。幼失怙，能自勵讀書，嘗十年不下樓。務精道德性命之學，通諸經尤深于易，左圖右史，揮斤八極之外，蓋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嘗一出至京口訪耆德，參究講貫。歸開書室，扁曰觀易堂。與初菴傅先生立為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秘。自養轉江空以來，閱世愈整，不染指世味之思。司徒留無極欲盡取其書入燕，不許。明年而無極斬于都市。科目未興，前十載嘗以張才叔書義兩篇與徐某請曰：十年後當以此自娛。至延祐甲寅而科目章興，凡省院臺憲行部至婺源者，必訪問求見，或延至學宮，就禮受

教。廖氏玄玄集元四卷，聲諸仍祝子湮之舊，所叶不合。康節先生去譜三板，增入本數圖及世之世起數圖，其改謬誤為三卷，曰續玄玄集。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虛谷方公亟稱其為人。其歿也，友人程雲樓為文弔之曰：大易之學自伊川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傍花隨柳之餘，駕風鞭霆之暇，於是翼啓蒙以探其理之蹟，續玄玄以索其數之隱。是先生於理數之學，重有功也。先生生淳祐辛亥之正月，歿於泰定乙丑之前正月，享年七十有五，有四子焉。時又屬在戚末，嘗登先生之門，而悉傳其所著之書，故述其平生以附邵氏書後。

（新安文獻志）卷七〇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五九

郭雲仲墓誌銘

自古建功立業之人。年少壯為之。蓋年壯則精力方剛。志氣初銳。視天下事。以己之精神運掉如意。無不可者。及其春秋既高。閱歷寔久。世故熟而機愈深。思慮審而見方定。老成遲鈍。與少壯剛銳之時。如出兩人。端居深念。直視無所見。賸賸若不聞。此固非狂夫孺子淺見之所能窺也。始吾與同郡郭氏昆弟交時。競習場屋舉子文字。長君子夾字明仲。妙齡挺秀。徽徽有雋聲。甲子丁卯。兩貢於鄉。第雲仲。公而貢。吾亦預焉。雲仲工詞賦。與吾同歲。少數月耳。學同志同。甲戌同上春官。是時君兄弟如神馬出渾洼。平步千里。如太阿拭土。直上無前。餘子皆避三舍。吾雖不敏。亦磨厲以須。其後諸侯軍從壁。上觀秦項戰。人人惶恐。已而俱北。余亦垂翅而歸。雲仲殊不少挫。將復進。期年。國有大故。舉場旋廢。士抑不用。明仲鬱鬱不得志。周旋鄉校間。抗顏為師。不幸早殞。雲仲相繼糾錄於學。脩葺俎豆。呻吟咄俾。扶別隱祖。學粗

成立。人以為難。君已六十餘矣。力漸不逮。心藝與時左。鮮克舉之。復長南徐之瀟漢書院。堂廡荒涼。士散不收。式適其歸。自是十年不調。為戶謝客。呻吟憲下。足跡不入官府。至治壬戌之秋。教授無錫州。教君笑謂婦曰。鉅上草矣。余屏丘樊五十餘年。早校官不為。鉅援之暇。時與君往來。勸君勿出。君不吝。明年春赴錫山。時前宋舊貢士江浙間。不數人聞君來。以為異。爭先見之。君翫書。蓬結。音吐鴻暢。衣冠步武。規制落拓。見者驚歎。君視學舍。已不可為。為之輒沮謝。事不可。默然而已。然其聰明養之以虛白。隨其智慮。示之以天倪。士方適然從之。而君已逝矣。故手足之夕。諸子倚側。顧曰。吾夢與諸同年探善。吾先得之。噫。生不如死之樂。君知之矣。幾日而不女從也。君生淳祐壬子。十有二月。卒以泰定丁卯。十有一月。享壽七十有六。訃至之日。余哭之哀。諸子擗且拜。請銘。謹按郭氏其先汴之祥符縣人。諱某。中奉大夫。安仁。開國男。女真。援中原。後宋寓南遷。占籍於江陰。高祖

某通直郎知高郵軍事。曾祖某。蔭承直郎。祖某。隱德第
 耀。伯父某生四子。君第二子。名登龍。出繼父某為嗣。娶
 王氏。樞密使駿之裔孫。性明慧。佐理其家。子六人。長縉。
 前五。次綺。縉紳。縉。林文學彬彬焉。女一人。適劉某。卒。孫
 男二人。留孫。閻。驢。女五人。長福娘。適范某。次繼奴。迎娘。
 佛娘。引娘。俱幼。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己酉。葬於由里北
 山之岡。徙治命也。銘曰。先雁門。距汾陽。胡源之長。茲由
 里卜允。藏。在後之慶。

陸文忠公（增東坡集）卷一三

校記

①治南：當作「江南」。蓋形近而誤。

②服：疑當作「復」。

③雲：當作「雪」，程鉅夫號雪樓。

④「仁」下當脫一字。



元儒碑集

卷五九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

張範

附張起巖

薛延年 王則之

陳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勅有中原樹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脩臣職甚謹權府歷城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屢攝政內治新政外禦強隣彌
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
蒙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巖者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定歷城張公會孫多士傳之父中秘書齊公範頃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今皇
上鑄諸起巖列官中書參議國議事進二品父範贈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
學士臣沙臘班後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
恩養先世特為碑銘垂諸久遠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

製文奎章閣學士懷慶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篆
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
丘人遠祖逸避兵難贅馬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子曰
實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娶燕三子長曰道娶李一子
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是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
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絕倫臂攘石獅子起行
戲典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競無賴遇輒以力伏而
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強弩絃絃着指連發俱滿軀餘
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寓迹農業齊
國張忠義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更兵變公私解舍盡叛忠義命權府事
公善結鄂建府治盡間里招流亡駁復舊觀時有隣寇
晝旂夕析斥堠明肅衆賴無恐行省自水岩還治拜懷
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提
領歷城縣事忠義南征存命留後公蒞政廉平號稱良
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閒田召民占射墾為永業已獨
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浹河生平治產不求豐腴饒
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怙



勢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娶李連封齊郡夫人。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雄建有父風。尤著教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重午日與諸將馳射。射柳。闕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敏捷。忠義賞補列校。歲庚寅。復斬和。林。預議伐金。復取鄆。圍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却之。退擊。剽其壘而還。詰朝沛。臨給白金符。為中書奏。差從攻宋。斬黃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再人釋驤。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後無虛歲。今又增兵。物情易駭。盡寢其命。以安危疑。數對詳懇。上大悅。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駢還。既遇宣上德。懽聲如雷。權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牙魯瓦赤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輪。詞侯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溝。王曰。新邑民已定。正賊。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遣羅達兵馬。鈴轄府事。使宣惠私覲。而陳上前。乞休兵息。

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侯辭。玄和玉帶。以旌其忠。侯薨。即藩王所奉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為武靖公。府君驛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廉官。教子人。取以為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第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山字宣卿。一字仲宣。號黃臺野客。是為天官齊侯。吳邁豪爽。幼負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自易。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勉此。宰相。可能也。襲官。嘗宰歷城。讓其丞。既而已。丞之。祿入。均悉。族部。稍。盡與賓客。擊鮮。為高會。每傾已。服人。已。匱。不悔。人。負。不尤。至元。官制行。遷官。臺。監。管。勾。辭。不赴。改。博州。錄事判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常。帶。產。治。裝。逆旅。雖至。乏。絕。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黃璫。並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薨。南城。年四十。九。以持貴。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齊郡侯。娶安氏。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夫人。二子長範、次高、蚤卒。三女長適程氏夫亡貞節。次適宋某、次適侯贊。範字謙甫，號孟齋，是為中秘書。蚤穎悟，長博學，強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深自貶損，歲以為養，及厝葬如禮。嘗寓平原德平鎮，因古堤築屋，為童蒙師。或踰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堤先生。性不事華靡，篤學信道，尊聞行知，善善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諸古人。歷仕維州學正、寧海左州侍衛教授，除四川等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子，加封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曆戊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窓集、孟齋集二集，能大小篆隸，行楷皆通，勁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氏，並封齊郡夫人。二子長起、嚴，薛氏所出。初授集賢修撰，遷國子博士、監丞、司業，歷翰林待制、監察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兼經筵官，轉太子左贊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俄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娶某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錄，娶某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嚴榜下。

同朝十年，入翰林為僚友。齊公之墓，玄為之誌。先玄父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勅起嚴，故玄聞命不敢以固陋辭。惟張姓之始，軒轅子青楊之子，揮觀乾文制弓矢，因得姓。濟南忠襄爰聚歷城姓同一初，始奮以武，終顯以文。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貴育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樞，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療飢渴。推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倫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所常司勲，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崇心庫，尚友往哲，齊公真膺寶箴，蔚為醇儒。四方功德，積久發聞，宜厥後人出際熙世，斐然倫魁，為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節，舒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敦龐，未究厥蘊，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因以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其子孫哉。推其所自，是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張，顯允歷城，齊姓之特，代有鼎士，奮于齊疆，經緯文武，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為齊卿，攝治其府，區宅暇田，民莫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優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克是培，夕馳我馬，朝告朕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為是暴飲，我民何郵，飲哉爾往，獻納是壽，命爾勗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萊，爾政勿苛，農弛勞于野，士畜銳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齊壤日盈，張氏獨貪，三世華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遜黃臺有數德平。蓄德陳陳發殷勤。宜侯宜公庶其哀榮。累洽重熙。時尚維文。有偉國彥。積文策勳。奏篇大廷。上曰不群。繩武乃祖。蓋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贊聖謨。踐駁政塗。匪臺伊閭。德容溫溫。良玉善琢。維仁騶虞。淮瑞鸞鷟。上勅詞臣。考德誦義。錫朕寵命。誄其先世。有貞斯珉。有亢斯寔。豐其揚休。式勸有位。

歐陽玄撰 圭齋文集卷九

元故文學薛君壽之墓誌銘

至元壬辰秋。秦王妃聞平陽薛氏董母賢。召之。其子延年壽之扶輿而西。至則以經訓輔導。明年春得告。賜金帛。官其子開成教授而歸。再授王府文學。壽之皆以侍親不克赴。居長安東郭。士夫延之以淑子弟。後六年母卒。因舉祖考妻子之殯于平陽。凡五喪。葬咸寧縣龍首鄉芙蓉園新兆。力貧襄事。人以為難。又十五年。當皇慶癸丑。壽之年六十二。八月戊寅。沐浴正衣冠而終。哭者

皆失聲。君天資警悟。八歲孤。母氏方開館授徒。如韋宋付之男塾。諄誨不煩。或稍踰繩檢。必嚴夏楚。君亦痛自砥礪。卒臻有成。益絲冠歲。即代母講授。數且學。不離簡編者逾四十年。近世評辛敬之真特立之士。唯君為可當之。痛孝養不逮。扁堂曰風樹。晚歲以秋潭自號。蓋中有所得云。有妄人談易飾賤術。名宿納侮。長其聲。君詰以乾六爻。三四不言龍。夫子謂時乘六龍。何也。彼結舌。乃據臂戒曰。勿復敢爾。其力于術道若是。其素蘊見詩文琴阮六書。則所專業。至于醫卜圖畫裝褱。率皆能之。有小學纂圖本草圖。四書引證。秋潭良方。鍾鼎大小篆韻。琴譜。秋潭集五書。傳于家。頗言不用二氏。勉二子學。以良其嗣人。其族世爵里。見考省掾君誌。兩娶高氏。前歿三十八年。今無恙。清規懿範。克嗣無替。三子曰吁天。唯同州學正。皆學直。二女壻董大中。一幼孫女。一將以十月庚午禮歲。高氏之寢前事。唯狀君行乞銘。終辭不果。銘曰。

三代庠序人。嗟不逢。化民成俗。孰大其功。胎教之症。有才有容。是母是子。伊誰比。風樹搖悲。秋潭鏡空。不亡者存。寧哉一宮。

蕭相撰 勸齋集卷三



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則之後即其字以為名處州麗水縣人也。曾祖德昭祖仲達父君舉俱弗仕。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試鄉郡待補太學諸生。德祐元二太學事廢迺棄故所習舉子業歸讀書山中為道德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部使者秋公桂始起君為縉雲縣教諭遷處州路學錄陞蘭溪州學正。用累考及格上名吏部而君遽以休致為請授將仕佐郎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於是君之子釋亦以儒學官借補潮州揭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子皆公服前後置樽俎望闕謝闕巷以為榮。會釋已迫成期有司給驛券俾就道釋以君年高父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未嘗為國家效分寸之勞而一門之中叨蒙誤恩如此顧吾已老汝其行矣第思報稱無以吾為念也。釋至揭陽歲餘而歸不一月君屬疾甫數日遂不起。閭巷之人又莫不深哀之。娶潘氏子男二人長即釋次某女二人劉某趙某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君之在縉雲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晚復築室城東闢地引泉對佳花美竹日與學者游息其間以詠歌先生之道其地有忘歸臺君倦憩臺上謂釋曰吾死必歸吾骨於是釋謹識之。君既卒以治命奉柩葬其處其卒以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君平生所為詩文釋方彙次成若干卷藏於家。銘曰猗嗟王君與道為期出也或處其歸處也弗佚其私蟬蛻春融樂也熙熙歿吾其寧昭以銘詩。

黃潛撰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

定字先生行狀

先生姓陳氏諱標字壽翁定字其自號也晚更號東阜老人其先蓋有鳩氏之苗裔唐末避巢寇亂自桐廬遷新安者曰禧得地于休寧縣治西南三十里藤溪樂其山川風土之美家焉歿葬縣南高山廟食其地。逮今人稱南山府君事之甚謹是為始祖。後子孫蕃衍至數千指在宋時登科及第入仕者代不乏人。族益大以姓名村藤溪之名罕稱焉。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皆不仕。初大父天寵公田疇甲一鄉降及於曾橫罹凶禍以隳其業徙居鄉南五城。逮考否極未泰而力學不倦以解經教授師之者衆有童子下帷之遺風。德祐乙亥五城驛道軍馬經行遂挈家還陳邨。先生自幼穎異不羣族祖通守公慶勉有知人鑑深期之方其脫襁褓能言祖母吳氏口授所記孝經論語若古文歌詩之類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所業皆覆記不忘七歲能通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躬躬日勵於學。



文以益進。同郡漢陽汪公復宋名進士嘗主省監文衡衆所推服。晚年家居品題嚴澤課試以先生所課魁四經二千餘卷老成抑居其下莫敢瑕疵者猶未弱冠也。咸淳癸酉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明年赴江東混試厄於病不果與試而還。又明年乙亥則科舉廢矣。先生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為務。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為本坐卧諷誦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折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註大小雅有釋。于通鑑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說不失本文之意為主其用心亦良苦矣。延祐甲寅科舉肇興當年踰耳順無復進取意而逼迫于有司之所推選勉一就江浙鄉試既試即歸未幾以中選當赴都郡侯勸駕親抵邑郭度不可辭即日入道至行省復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越

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其間發先儒未發之旨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閩坊購得其本皆刊行於世。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溫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既內交至誠終久弗渝為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之其為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黃公常甫遊黃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隱先生勝之先瑋瑛二伯仲皆為朱子高弟其流風餘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是皆鄉先達方公回曹公涇皆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為二公所敬服。曹公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為所汨沒讀者益深病之及

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炎祖於元統癸酉秋詣先生以所著述求是。肯方康強家居。指教不一。茲歲館寓相近。方析盡求。聞所未聞。孰知不疾而逝。嗟乎。曩者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慎如贅疣。風俗甚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生歸然。學者方以為有所師仰。而天不慈遺。竟止於是。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懷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深為惜之。然託遺經以立言。闡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他何足計哉。以淳祐壬子三月二十七日。實生五城。歿以元統甲戌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朱氏。生于大族。慈柔勤儉。得於天性。事上鞠下。皆可為法。事無鉅細。不以累先生。而能充廣基業。以裕其後。可謂賢矣。後先生歿之五日。亦不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蓋始而合。終而屬。續皆前後甲戌二月。其偕老如此。人以為罕見焉。子男二人。照。勳。孫男三人。堃。圻。基。女一人。嫁邑士程怡。勳。圻。皆先卒。曾孫男

一人。堃。先生遵守家法。命治喪不用浮屠。至於地理之說。尤非所喜。嘗自欲卜於所居後山先壠之側。及是。其孤從治命。以二月癸未。穿窆。奉兩柩合葬。以炎。泉。子。先生久托好斯文。命堃。哀痛致辭。委以狀。先生之行。將求天下之名能文者。而請銘焉。辭不獲。敬為之。次其實如右云。謹狀。元統二年甲戌二月丁亥。汪炎祖狀。

《定宇集》卷一七

定宇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沒。天下學士。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徽統。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朱子沒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標生於新安。生三歲。祖母吳夫人。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歲為人師。二十三而宋興科舉。俱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

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省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為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諱禧者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顯士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曾大父諱伯全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來學諄諄善誘延祐賓興有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朱子為歸其所嚴事曰黃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回曹公涇以元統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

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昏之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山塋朱氏有賢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於學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勲孫男三楚圻基勲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釐明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泉所為狀介其門人朱燦請銘銘曰先生之學既博而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靜不為利疚不為名高杜門空山與道游遨其書孔富其後孔茂八袞非壽與天地久

揭傒斯撰《定宇集》卷一七



儒藏

校記

①善繕：當作「繕郭」，見四庫本《圭齋集》。

②雄健府君雄建：「雄健」當爲衍文。又，「雄建」當作「雄健」，見右引書。

③鑄山：《元史》卷一八二《張起巖傳》作「鐸」。

④楊：當作「陽」，見四庫本《圭齋集》。

⑤方：當作「世」，見右引書。

⑥先生：當作「先王」。

⑦三年：按元統無三年。元統甲戌爲二年。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一

王桂 王士元 任士林

蕭炎亨 俞金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歿，遺命屬潛誌于幽堂。潛方竊食簞下，既蒙恩外補乞身而退。俄被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襄大事已久，潛亦老而耄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封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汲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徽咸弗仕，曾祖諱師伋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宗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夔之曾孫女累贈令人。寶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困，金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暴卒。妣黃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妹。朝散與中奉為

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場。妣張氏，初昭慶入奉大對，臘唱之日，太師魯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當以衣鉢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母曰銘，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散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奉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煥章遵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宦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之習，而刻意於學。為文操筆立就，若未經思，而藹然有前輩典型。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煥章將漕時，令公代作，迄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頗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聖代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無藏

制署公處州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徙居別室，開門授徒，生計日衰，筆數自適安。^①適呂潮，某州司法參軍友德四世孫。次適何德潤，孫男二人，坦、塤，坦亦已卒。女一人。凡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煥章葬縣北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構祠宇，割田四十畝，有畸，俾寺守之，而僧悉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香夕燈之須，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姜族子或竊其地，奉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盜，遂卜地於煥章墓東南之唐塢，遷兩世。^②四喪及內子之柩，以昭穆序葬，仍虛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冢舍，常虔順，既壽而康。重紀至元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寶謨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李氏稱。武後公某^③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即潘妻，累

封江夏郡夫人。潘之曾祖姑歸於昭慶王氏，以女歸於潘，為世姻也。次適李法尚書四世嫡孫。次適何德光。次名之曰繼菴，示子孫使勿替其承也。公既歿，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為，歸柳安厝焉。始，公命潘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青冥。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潘。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舉見於設施。潘所書若甚簡畧，而皆有可徵，不敢效世俗巧飾誣言以為欺也。至於系序官伐姻婭之詳，雖細勿遺，不暇一一裁以古書法而去其繁冗，誠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幸無誥焉。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塔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謹記。

黃潛撰（文獻集）卷八上

故梧州幕府王長卿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長卿。其為人儀觀魁梧。倜儻有大志。少好讀書。通玄象及先天之學。又善行草。表其號曰白欄居士。士亦多從之游。君談論風生。賓客滿座。聽之終日不厭。年二十餘。慨然思樹功名於世。將爲遠遊。以廣其見聞。遂涉關陝。西至巴蜀。南抵六詔。覽觀山河之雄壯。其志愈振而不少衰。鎮蠻宣尉都元師奇其才。辟署爲掾。君忽不樂。棄之去。徐州諸部宣撫司聞其名。復羅致之。不敢以曹屬御之也。因喜以爲知己。因留居焉。叙州僻在遐荒。蠻民甫定。事多無法。君稍爲疏櫛滯務。衆口咸譽之。由是聲名益盛。雲南行臺御史薦君爲之佐。遠方征戍軍士歲有衣糧之給。朝廷慮或侵漁。常命御史察之。時永昌軍士當給積年之鹽米若干。偶御史缺員。命君代行。有司不敢爲姦。軍士大和。洞蠻多難。作亂行省平章征之。道出永昌。其民遮平章言。願留君以相府事。

平章以其事聞。尋授將仕佐郎。茫施路軍民總管經歷。大德元年正月也。龍江驛者。西天緬甸塗所經焉。或請合於騰衝府。而山路崎嶇三百餘里。馬不能馳。絡繹死於道。民甚苦之。君請復置驛於其所。行省是其說。仍檄土官修治之。爲經久計。雲南左丞尤以君爲可用。擢置掾曹。檄至茫施。而軍民固請留之。竟不果行。大理金齒及鎮南諸蠻更相讎殺。招諭者數不聽。或以君薦。遂往諭之。彼皆交歡如初。行省上其勞。君感瘴癘移疾。出六詔。遨遊潭泮諸山。久之。泛江至鄂。謀歸其鄉。而湖廣省臣有知其才者。援例調梧州幕府。適思播洞民及羊溪猶梗。遣人諭之不止。衆以君熟邊事。遂檄君往。至則陳禍福以勸之。彼亦無事。未幾。君至蒼梧卒。馬王氏世爲河南洛陽人。君曾伯祖。賡仕於金。以資善大夫。汾州等處提刑使卒官所。遂家於汾。曾祖貞。司天監。保章大夫。祖炳。業儒。以金政亂不克仕。父璫。國初歷林石二州。



教授。妣任氏。有子五人。君其長也。生於殷之壬子。卒於至元戊申。享年五十有六。歸葬西河縣慶雲鄉洪哲里。娶劉氏。三子。其某前君卒。璽後君三月生。今治進士業。君母弟士毅。仕至奉毅大夫。相鄉知州。兼勸農事。以至正三年六月卒於江南。其子翰林國史院檢閱官。璽將與璽扶柩北歸。遣其弟楫來請曰。伯考平生抱負奇才。欲以自見。竟齎志以沒。唯公哀而銘之。某昔忝春官。考第國子。而復中選。重其家世學行之偉。故與之銘。銘曰。王君卓犖。早負奇。遊觀蜀漢。窮滇池。材名傾動。西南夷。荷旃被毳。誓作椎。操刀相警。殺為嬉。聞君一言。洞弗疑。不勞征戰。興兵師。君罹瘴癘。志不衰。亦思百代。休聲垂。欲知君材。訂銘詩。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一九

任仲實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亭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仲實之文也。余始聞仲實。事余思見之。數年。并實自四明來。枕余始識。仲實顏額。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官。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逮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仲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主。不作虛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仲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嶧山。曾祖秩然。祖慶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廬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亭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左丞相公以事至杭。聞君父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箴于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未也。不幸亦卒。親同女一人。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紹興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書水之上。涕泣請

銘其墓石。余深悲其實之不韋。既吊其子。相鄉而哭。尚忍
醉為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材。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交為一時。道淵
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于山。玉
碎于環。行道之人。亦為嗟若。歸葬松鄉。來也同域。文塚在
茲。過者必式。

趙孟頫撰（松雪齋集）卷八

前貢士龍溪山長帶溪蕭君墓誌銘

予少侍親京輦下。留翹材觀東閣。往來江淮幕府。一時
人物皆極選。五十年四方。凡知名者。無不獲私焉。未嘗
不進而歎也。主文章者。事詞華。專經學者。守論篤。閑政
事者。鄙清談。喜雜博者。泥故實。下至儒者。時文駢儷。詩
詞賓客。高下不同。各自為流。聲各不可合。然無不得所
願。大者羽儀清華。小猶裁冠標置。所至尊上客。馮陵僅
塞。終身歡娛。無不足於意。如吾帶溪。其才藝涵蓄。能無
不長。長無不擅。使盛年襲世科。雍容楮紳間。豈比塵鼠

為。或者所訕笑。僕幕府書檄倉卒。陳琳阮瑀之任。優為
之。必不貽君房孫郎帳下兒。譏議政使連塞場屋。亦豈
不收名定價。如鄭君鄉呂公。客陳孟公坐中。優游歲晚。
享有文獻之樂也哉。惜也未二十而貢。望四十而代選。
雖禮羅席聘。尊事之者。聞見而愀然之意。曾無足以寬
其寒靡之懷。而鬱積而無所施者。槩不著以一二。乃蟠
屈之聞見。精詣之才識。僅或為知己笑談之資。浮湛電
勉。世故銷沉。恩怨反覆。鐵爐步猶或為累。曾無伸眉快
於意者。竟至於病廢。展轉而極。予前年聞歸。憂患喪衰
之餘。方欲從君一紓其胸臆。而君相視瞠然。意倦不復
下上。論何如往年。予徘徊飲泣去。日者哭君而歸。長塗
烈日。不知涕之何從。豈惟故舊之情。與君不遇時之感。
抑相知絕世。今而後疑而莫予質也。聞而莫予解也。一
代人物。至君而盡。安得不觸目而違懷。橫空而雪涕哉。
吾廬陵衣冠世家。自唐至宋。不絕者。惟吉文九江蕭氏。
侍御史定基為江西三瑞之一。自臺端持鄉濬節。發運



儒藏

使孫服復為名御史。近年以名春秋策首擢第為湖南
憲洲者。君祖叔也。先府君南谷諱樸。擢寶祐文榜第。君
幼穎秀端重。八歲能賦。甲子。欲以登仕郎試江西南谷。
以其少。欲遲之。執友泰字曾奏院尹俾肄習。以不見燭
為限。如期就。泰字乃命之試。試果捷。是科。同里世家子
弟貢者四人。皆甫弱冠。鄉論誇以為盛。會隨南谷官連
州。第二科始試南宮。病作猶終場。自是愈肆。立志遠大。
南谷長東湖路。萬里為前廡。一見傾待。未幾路魁。甲戌
而科訖。當路以才名舉教永豐。又教安福。士喜得師。東
軒曾御史歸。顏提學湖南。檄正連州學。且升教。以南谷
趣歸止。及擢龍溪山長。甫數月。竟以南谷憂去。免喪。泊
然無進取意。嘗洲屢請為堂長。屢攝教事。強起輒謝去。
平生詞賦負俊聲。佳句多傳誦。博學強記。為文辯給麗
密。尤精於詩。初宗山谷。後縱意所如。奇捷妥雅。四六更
精切深穩。書疏委曲得三昧。古今傳記異同。沿革先輩
家出處。微隱名第。纖悉睹見。貫穿造次。豐盈如史。一日。

驚州風月無邊樓上。侍過使賓客。酒次。偶及恩。見州舊
故。歷舉月日。事實畢具。使客其鄉也。為之驚歎所未睹。
甘石曾楊之書。差殺小技。無不悉得其說。術者不能欺。
奕秋餘事亦高品。先君子須溪先生於世少許可。獨聞
帶溪來折屐。得帶溪伴語。日夜不休。南之陳中山。北之
徐容齋。皆知已。容齋為詩序。方之子長子美。他名流無
不願交。予之慨歎於君者此也。予嘗與君從叔陶齋歎
君眉稜鬚鬚。背負腹壬。彷彿乘雲公。見之者寧不謂福
人。而棲遲若此。陶齋謂君齊眉亡恙。五子皆頌立。競與
人生之福不在於斯乎。今春長子暴卒。五日陳夫人沒。
又十日而君仙去。噫。福固在是乎。君娶烏江陳氏。環溪
女。儉勤令淑。稱於宗族鄉黨。環溪諱和。字致仲。屢舉奏
名。主萬安學。志尚揭揭。敬君如交友。其身後葬之。復求
先君碑之。於義為盡。君諱炎章。字可則。其集亦名游統。
曾祖肅。祖慧孫。承務郎致仕。南谷晚階。文林郎。行朝除
禮兵部架閣。母楊夫人。文節公曾孫也。生寶祐癸丑三

月九日未卒。延祐丁巳五月十六日午。子男五。孫男十二。孫女四。卜某年月葬某所。子子遵娶君女弟。惟斯文之故。遵重不幸。子之哀君誌君。不自知其縷縷而長也。悲夫。銘曰。

柱耶程耶。才各其施。羽耶駟耶。誰挾以飛。時耶命耶。彼異不宜。鳳耶非耶。適逢其衰。豈不百年生也。何遲。佩玉瓊琚。乃驅之馳。黯其至寶。實不蓋悲。九京奇氣。鬱為靈芝。其來朝暉。其出盛時。百年之衰。千載之期。

劉將孫撰 《養吾齋集》卷三二

時齋先生俞公墓表

近時江以南競尚豪侈。一變淳朴之俗。未數十年。黃清狙狎。胥化成風。而古之遺俗銷滅盡矣。為士者亦皆雕幾績繡。習為容飾。以趨附於時。真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戢冠談說古道。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起。以還。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

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古久。不知舊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也。年七十有二。卒於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亡。而宋之遺俗。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叔器。別號時齋。其先杭州吳越錢氏。時有仕其國為戶部尚書兼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銓。德銓生諱。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諱生海。海生善轉善智。各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三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某縣主簿。允中。允中生性。性生咨益。咨益生壽。壽生義。先生父也。母金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窺索。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於家。於經史有潛心按訂。較辨疑昧。多所附益。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於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於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六一

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其詳者惟子暨孫。至曾孫則已疎矣。使更越數世復有知者乎。篤於自信者固不卹乎人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弗傳則天下之為善者寡矣。禕是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乎一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先生娶王氏生四子曰祿祺祐祉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二月甲子葬於就日鄉義和里之楊家園。今去先生平時四十有六年而先生之孫有欽有奇有識有觀有慶有用有元多為老成人曾孫五人亦已長云。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校記

①安：當作「女」。

②「某」字下當脫「年」字，見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

③師：當作「帥」。

④徐州：按，下文言其官叙州（今四川宜賓）時事。

「徐州」疑為「叙州」之誤。

⑤義：當作「義」。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二

樓有成 上官琰 王炎澤
鄭翔 袁公壽

義烏樓君玉汝墓碣銘并序

義烏樓君玉汝既卒，予就其家求書。子光亨出學童識字一編，請予序。曰：凡盈天地之間者，莫非物也。史皇倉頡始制文字，而正名百物，天下之物舉之而無窮，故古今字書之學，亦與之變而無窮。形聲、事意、轉注、假借，音同字異，音異字同，雖自一起而成文，極其變，或至於什伯倍蓰而不止。兩漢之世，悉隸小學，學童習之，罔有遺者。晉魏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偽學之日勝，造字偏傍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難。小學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悉私臆決，顛倒錯逆，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舉者若是之無窮哉。嗚呼，弊也久矣。蓋今玉汝願以暇日輯古今字書，尤注意音義聲韻訓詁同異，題曰學童識字，是雖未足

以盡繼古小學，然皆精緻可傳。予蓋序是語已，復還其書。光亨泣且請曰：書幸序已，墓上之碣獨未有表者，敢重賜以銘。按君樓氏，諱有成，字玉汝，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弼，祖琰，父建中，咸業儒。君自宋季早以苦詞賦有聲，會江南內附，而君遂老，家居教授。江淮提舉司聞君名，就檄君無為路儒學學錄，君竟以不覲聞達卒。家實至順元年冬十一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八。配童氏。子男四人：長曰則仁，次曰於義，次曰彌老，幼則光亨也。孫男十三人：曰慧、曰用、曰性、曰韶、曰祐、曰武、曰行、曰善、曰興、曰玠、曰璣、曰珍、曰璉。曾孫男六人：致寧、致康、致性、致中、致和、致悌。光亨等即以卒月三十日葬君于智者鄉梅口山之原，自墓去家不越百舉武而近。予觀宋季以來，東南學者多承故家文獻之遺，彬彬間出，而義烏何茂恭、喻叔奇兄弟最為翹楚。曾未百年，文墨寂寥，簡編零落，可以使人長歎而於邑者。光亨每言君輯古今字書，年已衰耄，然猶日夜發聖經賢傳，諸子雜書而誦之，隨



得隨抄遂成卷帙。嗚呼。其老且勤也。若是。豈宜使之泯沒無聞哉。是可銘已。銘曰。有嚴斯裁。有淑斯諧。誰歟。寔者。曰老一儒。妥爾魂魄。仞爾室廬。爾嘗爾孫。子孫靡不承。

吳萊撰（淵源集）卷八

上官氏古脩墓誌銘

公諱璵。字伯潤。姓上官氏。或曰其先蓋出於平公。子蘭。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後居閩。五代末有守正者。徙饒之安仁。七世孫炤。迪功郎。知藤州岑溪縣。生元善。元善生宗德。是為公之父。公幼而端敏。嘗讀書上饒徐巖。國初科舉廢。頗亦時出奇。又喜為長短句。及常所往來簡牘。必新俊。膾炙人口。有詩文若干卷。行于世。所居室琴瑟書畫几案。間景窗整整。客至與清坐。晝茶日竟。夜分無倦容。人亦不忍遽舍去。親昆弟四人。子姪數十輩。無間言。鄉里或寒者減衣。衣之。飢者分已食

食之。雖農圃城獲語及公。靡有不惻惻然者。居之南百里外。為古泉山。昔陸文安公講學其上。天氣清朗。時海濱如翠色。公素慕文安之學。構小閣松竹間。面之而題。其楹曰翠南山人。傍郡佳子弟多從之游。每曰古之人惟修其天爵而已耳。故咸復尊稱之曰古修先生。公神清而形癯。美鬚髯。衰年益童顏。常著紗帽。披氎衣。人望之。愉然。即之溫然。聽其論灑灑然。嗟乎。其亦古君子之徒歟。至順元年十月十九日卒。生宋寶祐癸丑。享年七十有八。娶馮氏。先卒。子男四人。仲佐。德僕。女一人。適同邑李卓。孫男七人。孫女二。曾孫二人。公於是年春。嘗自為文預誌其墓。及病中作中秋等詞。類曠遠於生死無滯礙者。又嘗特書于東曰。我死。母事浮屠。仲等將以十月有二月庚申。葬于里之桂洲舒家原。以書來請銘。且曰。吾父疾病時。命諸子曰。銘吾封者。必李君也。存曰。當世縉紳先生。知公者蓋不少。且公平生所著述。傳而誦者多矣。何憂乎不聞。而公又以子妻吾兒。人其以我為私。

乎。仲等曰：然則如治命何？不獲已而銘曰：

崇茲墳，不埋而文。

李存撰（侯菴集）卷二五

南樓先生行述

公諱炎澤，字威仲，姓王氏。學者因其別號，尊稱之曰南樓先生。維王氏世為太原之邦人。五季時，有仕為節度使曰彥超者，自會稽避地，家于婺之義烏。其後遂為義烏人所居，鄉曰鳳林，族大以行，世稱鳳林王氏。公十世祖固，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宋三百年，義烏第進士者自恩陽始。八世祖從用，七世祖悅，贈宣奉大夫。二子，曰永年，曰喬年。永年紹聖元年進士，仕京師為國子博士，嘗定居於濟南。終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是生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政郎嚴州司法叅軍，喬年不仕，是生承奉郎，濤光祿府君之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承奉府君。

之子寓，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餘以賞延入官，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數。運幹府君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誠，祖衡道，奕世載德，弗顯于時。考濟，景定二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夔路轉運判官恭之孫女。通齋先生由庚之女也。公生於寶祐癸丑，自幼岐嶷不凡。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既乃肆力於聖賢之學，蓋自恩陽府君受業安定胡先生之門，厥後累世皆顯門為儒。淵源之傳既有所本，而通齋為王大父，學於徐文清公，僑文清考定朱子門人也。其風聲氣習之所傳，感發尤多矣。公當運去物改之後，窮居約處，操行益堅，殊無仕進意。開門授徒，戶外之屨至無所容。久之，部使者薦其行義，乃起為東陽常山兩縣儒學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皆以善教養得士譽。居石峽歲餘，即棄官而歸。於是年已幾七十矣。優游家林，日以經史自娛。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然常苦嗽疾，至順壬申八月十三日，竟以不起。享年八十。公性端慤，狀貌偉然，言論磊落。



如震雷驚霆、傾豁洞達。而見諸行事，平直正大，又如青天白日，無所隱蔽。人莫不畏伏而敬信之。於書無所不讀，唯求通其大義。為學者講說，不支離穿鑿，以為精。其文質直簡暢，而理勝為主。詩歌則思冲澹而氣渾厚，緣情托物，一以寓之雅，不屑事雕刺藻繪，以為工也。所著摠二十卷，曰南校類稿，藏于家。初進士府君無嗣，為之嗣者不克紹其業，更遜於族人。得公以為子，田廬俾公盡有之。公因辭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而田廬或不均，先業未有不因以墮者。」進士府君賢其言，卒成其志。族黨素以是多之。公娶傅氏，先三十年卒。子男二人：長良玉，浙江鄉貢副榜進士，為衢州常山縣儒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俊、傅亨。孫男四人：裕、禕、補、初，皆業儒。女一人，適俞有慶。公卒後，其年十月日葬于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塋之次。以傅氏祔。嗚呼！公葬既久而懸緯之石猶無文以刻，流風餘範日就湮沒，律實懼焉。是用疏其平生梗槩及世系里貫，

年壽卒葬之詳如右，尚維有道德能文章者論次而褒顯之，不朽之託庶幾有在云爾。

王禕撰（王忠文集）卷三

南校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炎澤，字威仲，學者因其別号尊之曰南校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徙婺之義烏者，彦超官至節度使。其遠孫固，蚤游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縣人取科第，自固始。卒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固諸孫從用生，既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即公三益表其墓。說生永年，高年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於濟南。後僂居義烏，而占籍焉。終於中大夫、知福州、文安縣、開國男，贈正議大夫、子鑄、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鑄從仕郎。嚴州司法參軍、妻陳忠肅公子直秘閣正景之女。其沒也，正景誌其墓。鑄子寧，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喬年子壽，承奉郎。壽子寓，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閥見於譜牒如此。餘以賞延入官，十有一人，有通朝籍，剖郡符者，不可悉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誠，祖諱衡道，並潛晦弗耀。考諱清，以景定二年應薦為



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葉路轉運判官葉之孫女。通
 齋隱君由庚之女。先生少嗜書。稍長。治孝子業。穎出儕輩間。運
 去物改。而場屋事廢。自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
 有其素。而通齋為外大父。又送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夙
 成。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關門授徒。絕
 口不言仕進。久之。乃用部使者察。奉起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
 迂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養得士者。在石峽歲餘。即弃官。
 而回。徜徉於家林。逾十寒暑。至順三年八月十三日。以末疾卒。
 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塋縣南崇德鄉湖陽山先墓之次。先
 生氣類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
 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
 質而生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飾求工也。有南
 稜類藁二十卷。初考君無子。嘗鞠其族子而弗克家。復選於族
 人。得先生以為子。俾尽有其田廬。之不均。先業未有不目以願
 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均給焉。族黨以是多之。娶傅氏。
 前三十年卒。先生之墓。實同兆域。子男二人。長良玉。常山縣儒
 學教諭。次良珉。女三人。適傅保。許文俊。傅復享。孫男四人。祐禔。
 祐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王。堃。先生殆將兩紀。乃來諡於潛。曰先
 人家居教授。前後及門數十百人。而無顯者。不朽之託。非子其
 誰。願以子方。效官於中外。未遑有請。子既得謝而退。失今弗圖。
 懼流風遺範日就堙沒。謹命次男。擇疏其行實。以俟采摭而論。

誤為。潛竊惟吾里衣冠望族。莫先於王氏。文獻之相仍。亦莫久
 於王氏。先生引而弗替。界付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豈必身都
 高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潛自總角。承預弟子列。今也。幾種
 種矣。嗟逝者之如斯。愧前聞之荒落。言不能文。而義不敢辭。銘
 曰。

婺女之壙。孝子之里。以儒起家。聲自王氏。世科世祿。恒不乏人。
 重珪疊組。萃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漫抱遺經。備其世業。

忠聖益。如。有本。如水有源。教施於鄉。佩於濟二。
 之。將行。乃止。不仕。尚克有子。而又有孫。餘潤所蒙。有材於二。
 趾美于前。嗚呼。先生是謂不朽。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

故修江鄭君朝舉墓志銘

修江故建昌縣。今陞隸南康路。君鄭氏。翔名。朝舉字也。
 考諱有慶。妣余氏。生宋寶祐癸丑十月戊午。年踰幼學。
 端重如成人。習唐歐陽率更楷法。宋高廟行草。俱逼真。
 登鄉達呂侯正甫之門。從行倅撫郡。呂之父。朱子門人
 也。君熏染見聞。嗜小學四書。歲乙亥。避地道。遇遊騎。被
 掠。僅以二親脫走。猶携小學四書。宋名臣言行錄。自隨。
 夫婦躬養。奉養于艱棘中。國朝既定南土。歸隱屋間。值

各處盜起，郡貳至邑，俾令長集父老，議選有才望者往撫諭，僉謂君可。君承命挾二力直抵諸山砦，曉譬禍福，悉改悔釋兵。郡貳罷之，擬署郡從事，弗就。其後為養，詎俛食庶人在官之祿，非其好也。居家事親，承恩先意，無毫髮違拂。事兄如嚴父，靡或相猶。親癯輒不御酒肉，停公務，拜醫進藥，日夜不離左右。父嘗得替疾，又嘗得末疾，沉痾危篤，均為難療。君竭心顧神，二疾咸愈。人謂孝誠所感，持喪致哀，服闋猶不忍出，薦其追慕，終身不少替。邑之令長鄉之耆父數百人詣郡，舉其孝行。有江西茶運使素相知，辟充掾史。同儕獻言，稅青旂以增課額。君力爭，竟沮其計。省檄長府史中使經歷田糧，君多方救護，民免加賦之害。省府括民為匠，累累上陳其不便，事亦中止。遷茶司幕僚，在職未幾，以老謝去。君每疏聖賢格言於屏朝夕目之，以省厥躬。嘗訓諸子曰：「議昏當擇良配，吾幸汝母惠淑，事舅姑尤謹，故不陷於不孝。二子仕外，有使通問，必緘示誨言，毋以清慎。君與人交，必

恭必信，翼善規過，不毀不譽。親黨有喪不舉，已雖虛空，助之不靳。撫孤賑急，汲汲恐後。年踰八袞，聽視聰明，鬚髮才斑白。子時中憲，掾秩滿授將仕佐郎，江州路總管府屬官。既代，擬江西省掾。方喜近家，遂迎養之樂。至順壬申十有一月戊辰，君以微疾終矣。娶余氏先二十二年卒。子男四，一中蚤世。時中道中，德中亦由廣西憲掾類吏部選。女五，一適丁。孫男十二，女七，一適閔。曾孫男一，女一。將葬州治西北天津山先塋之近。時中以江州路儒學正袁梅瑞之狀來乞銘。昔宋咸淳辛未，以鄉貢試禮部不中，其冬客郡倅館下月餘，與君同處呂門，又識君之子，是以不辭而銘君之墓。銘曰：孝行之卓，君所優；污行之惡，君所羞。之仁之義，鮮與儔。斯銘斯志，千古留。

表仁仲甫墓誌銘

表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君之曾大父泰其一也大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生娶吳氏鄉貢進士獬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與女一人皆蚤卒獨明善有子曰啓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墓之後地近鄰人之園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葬君于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于石以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于鄉里鄉人以為長者至子孫不忘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不能安居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寇平迺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為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為患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為學甚力自經史醫

藥辨方卜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以東脩來誨每盡心焉其為教尤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語為切要懇懇為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喪不能葬君為葬之力不足為之奠亦隨而助之且歿時有再從叔母之喪未葬猶念念圖畢其喪事其為人大概如此云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為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脩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若明善者從公主時畫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脩之充其所至庶幾與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深藏之土厚溫天光發新子有聞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四三



儒藏

校記

①忍：上孫男皆未出名，此女獨出，疑誤。

②定：當作「亭」。

③「百」下脫「年」字，見四庫本《文獻集》。

④鑄：當作「儔」，見王禕撰《南稜先生行述》。又

「從仕郎」當作「從政郎」，見右引書。

⑤「田廬」下有脫文，四庫本《文獻集》有「先生辭

曰，凡爲續嗣，貴能紹其先業耳，田廬固非所計，而

田廬」，凡二十五字。

⑥「有本」上，原本多有脫文，右引書作「先生承之，

弗墜益振，如木有本」。

⑦「之」上闕一字，右引書作「道」。

⑧「垂」下闕二字，右引書作「休於」。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三

董士選 項鼎 李鳳

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
董氏在河北號熟臣家其先諱俊起自畎畝勇力絕人
金末應募長民兵既歸國朝知中山府以敢戰先士卒
授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後攻金歸德死城下追謚
忠烈再世諱文炳今索城二十餘年有惠愛數立戰功
以參知政事從丞相巴延平江南功最諸將進中書左
丞相贈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謚忠獻公諱士選字
舜卿忠烈之孫忠獻之子也至正九年忠獻築兩城於
正陽以遏宋兵十年宋將來爭霖雨淮漲舟師薄城忠
獻與戰矢貫左腋創甚不能弓城幾危公年甫二十一
代父臨陣獲宋一將敵退城遂完忠獻發正陽趨安慶
十一年與丞相大兵合十二年公敗宋師於洪河口丁
家洲大兵順流而東抵焦山宋人聯絡大艦絕江劒戟

蔽天衆憚莫敢前公大呼突擊挫其前鋒諸將繼進兩
軍皆殊死戰聲震山嶽飛矢如雨戰自寅至午宋軍力
疲敗走是夜聞宋將逃入海公乘輕舟追之舟小不勝
浪亡其維楫衆大恐公色不少變俄頃風便適與大兵
會衆咸喜公曰神天相佑也爾何知海寇張瑄有衆數
千自宋時橫悍忠獻命公偕招討使王世強招之公單
舸造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艘却其餽遺忠
獻奉丞相約分道趨宋都既至諸將爭趨財物府公秋
毫無犯慰安士民市肆不易諸將猶出郭抄掠公言於
忠獻下令禁止遠近帖然丞相歸奏功授公宣武將軍
管軍總管佩金符宋臣以二王航海次福州閩高為宋
守公從忠獻定閩十四年班師扈車駕幸黑城進秋明
成將軍改佩金虎符十六年立前衛親軍進授勇大將
軍充都指揮使建議設廬舍開屯田由是居者得安行
者有養千夫長以下自擇者泰半樞密院以斷事官為
公之副公以其不由軍功進表千戶姜廷珍代之師討



日本自願効力。世祖曰：士選勲臣之子，他有委任，僻遠小夷，無勤其行。二十三年，僉湖廣行樞密院事，移疾去官，以指揮使讓其弟士秀。二十四年，世祖征納延，公聞有召命，先期率數騎詣軍。世祖大喜，謂公曰：使汝父在，朕可不自至此。軍中多夜驚，丞相已延奏用董士選宿衛。公領漢軍夜直，軍令肅然。世祖曰：朕得安寢矣。戰捷還京，是時權姦僧格置尚書省，以專國政。公雖居閒，常得預機密事。世祖指公示僧格曰：此人廉直，汝知之乎？公持正，不履權門。雖不樂公，亦不能加害。二十八年，世祖將誅僧格，夜遣近侍召公入，謂公曰：僧格譟虐貪婪，朕不私一人，以病天下。命平章博果密與公商度。僧格及其黨皆抵罪。時相獨庇江淮省平章賽富迪音，復立行泉府司，俾之典領，以徵舶商之輸。謂國家出財資舶商往海南貿易寶貨，贏億萬數。若賽富迪音黠，商舶必多逃匿，恐虧國用。世祖信其言。公曰：國家竭中原之力以平宋，不得不取償於南方。然新附之地，人心驚疑，初

阿哈瑪特以約蘇穆爾賊湖廣，庫克新賊江淮，民曰：此聖上未之知爾。及二賊誅，民曰：聖上果不知也。僧格以賽富迪音賊江淮，其毒甚於庫克新，民怨之入骨。又曰：聖上亦未之知也。今僧格之黨皆逐，而賽富迪音獨留，恐失民心。民心一失，收之甚難。得財貨之利輕，失民心之害重。何況海商家在中土，其往必復，行省自能哀其所有，何以賽富迪音為？世祖默然曰：此言是也。再三嘉獎，賜公白金五千兩，授驍騎衛上將軍，江淮行省左丞。陛辭日，問公：讀曹彬傳乎？對曰：嘗讀。世祖曰：彬止是不殺降一事，汝父之功過於彬。汝效汝父足矣。汝父清苦自勵，平宋不戮一人，至今民感其恩。今命汝江南之民見汝，猶是汝父。汝其悉心蘇凋瘵之民，以稱朕意。先是，楊僧立司於杭，總攝僧款，貪淫驕橫，莫敢誰何。公受密旨，明正其辜，械之於市，士民聚觀稱快。公與利除害，惟恐負臨遣之命，同列多不協。歸覲於朝，世祖與語，自日晏至夜，且曰：卿以同列非人而勇退，彼自為惡，汝自為

善。馬能挽我。改食江南行樞密院事。浙有澉山湖。聚衆流之水。豪民塞湖營居。水無所滂。汎溢蘇湖間。爲居民害。有議及者。輒受賂而止。公令有司撤其居而復爲湖。成宗嗣位。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贛屬縣有狂民爲亂。公往平之。得所籍鄉兵姓名十餘萬。公曰。此蓋脇從良民。焚其籍。賊衆近地之民阻山爲砦。以自保。公屏衆單騎登山。遣人諭之曰。知汝皆良民。惟官軍戕爾身。得爾等。是以固守。今省官親在此。汝宜出見。民皆釋然。執壺酒迎拜曰。天遣公來活我。公曰。汝可率妻子復業。諸砦之男女悉從公下山。約束無得擾害。贛民以寧。有誣告富戶數十與賊通謀。公使掾元善鞠之。自伏其誣。杖死。於是無敢污蔑良民者。公離贛。民數萬遮道拜送。曰。父母生我人於有生之初。今公生我於既死之後。我無以報德。惟天能報公也。遂立生祠祠公焉。遷南臺御史中丞。入僉樞密院事。時軍政虛壞。卒兩之長慮。昇職而無賂者。遲遲弗昇。淹滯數百餘人。連歲旅食。甚至凍餒乞丐。公視例當予者。即日發遣。俾各還營壘。殷輔貪黷不公。悉遭決罰。汰裨校冗濫之員者。省征夫重難之。以紓軍力。會御史中丞博果密卒。朝議難其繼。時相有所舉用。成宗曰。廉介公正。誰能出董士選之右。惟此人可特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言昔阿哈瑪特。僧格敗。世祖嘗謂臺臣絃默。今御史舉劾。必令有司覆實。蒙古翰林院宣政院及僧司所行多壞法亂紀。而御史臺不得預。是沮遏臺臣不使之言也。非世祖意。宗正處斷大辟。但憑言語口宣。無吏牘可覆視。人命至重。寧無枉濫。合如諸司詳具獄辭。御史臺審覈無寃。乃可施刑。臂鷹隼。飼馳馬之徒。擾民特甚。宜嚴禁戢。京畿平樂等處饑。請弛山澤之禁而禁釀。穀價得不踴。江西富家有親子而立異姓子爲長子。藉其資以游俠。傾動朝野。致位行省泰政。其親子既長。懼不得久專其家。異姓子之弟結寇夜入。殺其親子。而歸獄於無辜之人。賄偏中外。勢援盤結。其屈莫得而伸。或訴於臺。公究治明。



白以其狀上聞。異姓子之兄弟俱棄市。復其故姓。而家資悉歸於親子之子。公論黜之。左丞劉瑛以征八百國之利。歲時相公入諫。成宗曰。朕意已決。卿其勿言。公曰。臣居官職。事關利害。豈敢阿徇。邈荒不靖。當遣使誦詰。設有不服。與兵未晚。今其邊惡未著。師出無名。暑天瘴癘。山路險遠。征行之苦。轉輸之勞。真當動百萬衆。竊慮變生意外。他日臣有不言之罪。成宗曰。朕不汝罪也。又見時相言。損有用之民。取無用之地。時相曰。彼地出金。何謂無用。公曰。國以民爲寶。不以金爲寶。糜爛其民。而國得金。豈國之利哉。時相不悅。師遂西。果大餉。供饋道斃者亦數萬。成宗曰。吾愧見董士選矣。召公與有臣議。公曰。昔將非才。貪兵冒進。其敗宜也。惟當放還撫近。厚恤死士之家。斬劉瑛。以畢其誤。國殄民而已。又言。近年以來。星芒垂象。霜殺蠶桑。饑饉游殍。災疢太廟。上天之譴告至矣。皆執政非人。澤不下究。宜蠲積弊。與天下更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徙河南。不赴。武宗立。除河南江

北行省平章。亦不赴。仁宗初。與弟士珍俱召。除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歲餘。謁告。得旨。給驛還家。灌園種田。聚書自娛。賓客過從。談笑終日。世事了不關心。卧疾五載。竟弗瘳。至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薨。年六十九。二月二十三日。葬於九門先塋之東。贈某功臣。某官。追封趙國公。諡忠宣。夫人張氏。無子。封趙國夫人。諸妻有子者。各以子貴受封。子男十。守恕。懷遠大將軍。前衛親軍都指揮使。守愚。先卒。守憲。守慤。皆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守恩。奉訓大夫。保定路遂州知州。守惠。命爲弟士秀後。某某。某女二。一適資善大夫。典瑞院使張某。一在室。孫男九。鑑。錫。欽。其六幼。孫女一。適千戶王某。其餘幼。皆忠獻內範。莊果。言笑不苟。一作一息。無非義方。公少而就傳。漸漬詩書。閑練禮法。坦明易直。沉毅雄偉。南征北討。大小數十戰。臨難勇赴。應變奇捷。義死不以爲憚。倖生不以爲榮。既解軍柄。請還虎符。世祖不許。曰。雖位至宰輔。猶佩之以旌伐也。處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必

斷之以經術。惟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為心。它有弗便、弗顧也。異己者雖甚忌公、然私竊心服。曰：正人也。里人為不善、畏公知之。族人詣公辨曲直、望門輒止。受累朝寵錫、歸必分養宗黨之貧者。軍中所俘獲、遺命令諸子悉縱為民。家徒四壁、立意豁如也。比其終、廉無遺累、庫無遺財。嗚呼！真古所謂大丈夫哉。澄也嘗辱公知、公歿之三年、承乏史館。公之諸子持樹碑墓道、乃遺書公行事大概如右、而詩之於其左。公所居之縣曰臺城、屬真定。其詩曰：

臺城之董、三世殊勳。忠獻有子、忠烈有孫。維忠宣公、弱冠即戎、損軀而前。其當其鋒、忠臣報君、孝子從父。不敵如彬、底定南土。折衝奮力、洗洗武夫。立朝正色、侃侃文儒。銜率重權、推讓介弟。閑退七年、常預密議。苟利民社、知無不言。驟忤貴倖、百挫不遷。入司宥府、軍政整肅。出釐省務、吏姦戢縮。薦賢為國、匿市恩私。公不自多、衆武鮮知。視彼有善、若己所能。舊家名宿、汲引周升。士出門

下、類成大疑。微而卒史、咸至騰仕。秉心如鐵、堅莫可摧。赴義如川、勇莫可回。其廉於身、一介不取。其惠于人、千金亦與。淮官可畏、展展秋霜。居家可愛、錫錫春陽。資用屢空、志氣靡慊。生甘澹泊、死之英歆。猗嗟殄瘁、星隕山顛。千載九門、墓石崔嵬。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四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間、勝歸為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為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為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為子曰惠。惠生駒、駒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相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為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六三

顧失色。識者傳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太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半道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飲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郵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繁。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子親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履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荷也。

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盡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虞集撰 《道園學古錄》卷一八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某後至。與先生爲同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暇欵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李士元公。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二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執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詰。以爲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孝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其政辭。按李氏世居潭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河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李休休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李詩父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孝乎。先生殫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謂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二年而後歸。為郡李鄆城。病還東明。遠近李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李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院使康熱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入。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誦。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集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用位不多。歆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虞集撰（道園學古錄）卷一五



儒藏

校記

①勇：疑上下有脱文。

②人：疑衍。

③「之」字下當有脱文。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四

徐毅 趙孟頫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

平陽郡公諡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為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峰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閔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奇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博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為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妣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州用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唐礪浸確日長月益以清方勛正為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缺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

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如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安集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生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山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苦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陳省臺為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儆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算受賞進官者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啟邊釁文趾虛勞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立班不可全無流品之分實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田之訟為禁水利鹽鈔諸法其



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其言後多施行。世祖賓天上、封事于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啟姦覲、變生不測、實可寒心。皇孫撫軍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疑之。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相負太多、論議不一。伯顏乃先帝舊臣、留以遺陛下、宜互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貳、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救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二十餘、上皆嘉納焉。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懼權勢、凡銓量注擬、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

詔使甘肅、給軍需、權買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閱所部獄囚、而得其寃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贊決事機。中嚴號令、本兵者賴其扶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損益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取則焉。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構害御史郭章、公力為之辨。有沮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闕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系之以恩而憚之以威、土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之成法。上可其奏。仍命總其事。方次第就

緒未及上而改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無何復入
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除僉樞密院事。仁宗皇帝在儲
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宸極、擢江南行臺侍御
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闕、遂參議中書省
事。頃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每
謂人生未老、得閒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四朝、恒以
無能補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
卜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
夫、計開上嗟悼不已、詔特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
復軍、追封平陽郡公、諡文靖、仍命詞臣為贊書以褒
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中大
夫、衡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裴宗文。次
適姜某。夫亡年未三十、即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
次適朝列大夫曹州尹麻廊。次適敦武校尉。
權茶提舉王奇、孫男二人、倣、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

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公以純實之資、克
成正學、遭逢聖代、為時名臣。雖雅志恬退、造次不忘於
愛君愛國、光膺茂渥、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歲、某
始舉進士至京師。後三十有五年、公孫倣以墓隧之碑
未建、介翰林修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某雖不及游公之
門、而觀其光儀、聆其警款、讀公之書而尚論其世、君臣
之際、何其盛哉。序而銘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敏辭。
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外官、不大厥施。委其餘祉、伊
公之貽。公初筮仕、華問四馳。擢真臺端、用副倚毗。作帝
耳目、為國著龜。官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
歸。出將使指、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獻納論思。乃隴宥府、
乃陪宰司。訂謨遠猷、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大微。胡
然遠引、其可弔哉。公身在外、忠愛不衰。庶公復來、赤舄
衣衣。遺表上聞、當守齋咨。一鳳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
褒、厥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贈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求賢江南得趙宋昌陵
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
朝散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長詞垣致位一品
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辨章馳爵上公仍議節
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賤哈等
特賜墓道之碑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
士蘇天壽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
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叙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
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阜陵賜第湖
州曾祖考師岳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
大夫人祖考希承故宋贈朝奉大夫直學士閣致仕累
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訐故宋正議大夫尚
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
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
封魏國公曾祖妣祖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並魏

國夫人初太常公蚤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後
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唐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奇
之遂請以為嗣內降許之初娶李氏續娶丘氏公丘出
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
賢能勗其子學公資稟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
中宵監試調真州司戶叅軍皇元混一後涪湛鄉社間
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
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
每從里中老儒教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
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
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
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
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與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書
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
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脩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
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
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



制等廢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譯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與咨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至則衆議賊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行，以銀為則，歲入版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改法，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謂之二實，最為適中。况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今襲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詆其非，欲阻其法乎？」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無虛時，有是理哉？」楊為之振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泊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來，每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價騰踊，使客曰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關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揪兒役于鹽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骸之半於澤中，以為子。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冤，緩其獄，揪兒果歸，誣

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五爭，而皆亡其券，有司不能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獎異。自教以文法，郡儒風以盛。歲旱，橋而龍洞有雲如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公卻之曰：「加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是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誑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甸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灤京還，先遣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密旨勿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算，其實暴斂無藝。州縣置獄，株連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發兵蒐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公顧諸老無敢詆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算苛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於上，援員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院諸老都堂、桑哥、睦親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條，怒搥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算錢糧。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失陷錢糧數千萬者。丞相何以自解。桑哥誅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對曰。桑哥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臣與桑哥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桑哥優於李也。贊似道罔上。誤國。桑哥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希衣伏闕上書。乞斬仙道。是賢於桑哥明矣。李論事厲聲色。威氣凌人。若好已勝者。故剛直太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卿父與桑哥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誦。桑公左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御撒里於惺。惺告之曰。上論贊似道誤國之罪。責留桑哥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以道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事也。撒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啓我以機。殆天誘之。徑造榻前。歷數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上初大怒。叱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後撒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乎江。為政貪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當犯法。全嘗持之。今虎臣罪幸在赦前。故得播撫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別遣官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裨益。因有事南郊。他學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誇耀理於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給。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徒兩判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福宮名。同列擬先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各書所擬。以進。後竟用光天。以遠斥遣。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公入內庭。毋禁賜坐。桑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則正敢為直言。公聞之。益自欲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真主也。其行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



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人有過差，意涉欺罔，悉為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人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特有誤述，輒傳旨，錄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苗裔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普度別貯賜之。慮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翻披。其廟命公書孝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早入官署，過東苑牆外，道隘馬過滑，即墮，解河中。桑哥言於上，因移牆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曙鐘鳴，治事，部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皆止。曹吏公雖忠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沆，發言切中，時病，屢在上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妻曰：陛下威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効。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豈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看公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君不聞已而辭，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世不改若耶？始惶慙趨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惟懼臣者，朕使討論

古義典司著作。此曹數數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往往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恭議持不可。尚書省羅賀伯顏入辭，恭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進曰：卿亟往中書，然次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問：閣復宋渤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寔難。是日，京師威傳公已入省。暮歸，賓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法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答，公深以為衣冠之辱，比還一無所決。桑哥欲加譴責，公不為動。初受程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公所為務崇廉恥，先禮選縉紳相傳，以為厚德。平居嗜好，冲澹家世，統緒沉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其體，未嘗拒人。獨人有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訐，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備然而逝。妻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亮、早、禾。雍風，慈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寧二州。奕舉茂才。女六人：長適張文實，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

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諸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藏。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並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景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締結。定廟樂求習禮樂者。公如已鮮。今上備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大對。公為讀。考官擢實前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距二紀玄恪列北門。公有賜諫之命。誼不敢辭。請系以銘。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駢客。世數白。我元忠厚。孰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見殿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獻替。維此魏公。進為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列王立陸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客度。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威氣見侵。理到之告。折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笑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通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阻。乃下寬書。萬方懽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拔惡根。近臣感激。碎首強諫。權奸既摧。乃息稗政。宣室夜間。言不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建。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僕。懇求外補。仁皇踐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項龍岫。玉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璈編藏。在宗廟屈王。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裔偶獲。簡積雖未。識公想見眉目。堯乾之資。唯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一清所為。星月明。觀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頡始造書。鬼神為泣。宇宙精爽。發決在茲。清氣所萃。乃臻瑰奇。允矣魏公。王臺秋水。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翔其羽。止于阿閣。朱鴈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為賜。竭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勸學標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校記

①希承：《元史》卷一七二《趙孟頫傳》作「希永」。

②效：當作「効」，見四庫本《圭齋集》。

③許：當作「訐」，見右引書。

④禾：當作「天」，見右引書。

⑤「公」下缺字當作「在」，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五

同恕 趙若煥

元故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渠菴先生同公行狀

先生諱恕字寬甫。姓同氏。系出晉大夫伯子同氏之後。遠祖居太原文水。世業儒。五世祖仕關中。遂家奉元。高祖清。貌魁偉。性忠孝。家李。以年逾八十。賜爵進義校尉。曾祖安善。讀書不仕。祖昇。孝行冠鄉里。宗族二百餘口。異世同居。庭無間言。顏其堂曰孝友。賢士大夫讚詠成軸。以先生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京兆郡伯。考繼先博極經史。潛心理學。詩文有法。金末避兵關東。李翰林庭訓奇其年少不凡。妻之以女。中統間。平章廉公希憲參知政事。左山商公挺宣撫陝右。辟京兆路交鈔庫使。號玉山老人。有玉山集。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妣張氏。溫柔淑惠。

閨門雍肅。追封京兆郡夫人。先生風度凝遠。總角如成人。從順齋先生張彥明學。日記數千言。終不遺忘。同舍生秀拔者十餘輩。先生最幼。攻書義。學校提舉五峯張器玉。珠江李彥通二先生。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為題試諸生。考及先生卷。五峯先生批云。義理詳明。文辭瀏亮。宜為此會之魁。時年十三。咸稱遠器。而同學者亦以為弗如也。自是德進業修。聲譽日著。年未三十。辟禮部吏。不就。至元三十一年。咸寧王野仙公平章陝西行省事。以編纂世祖實錄。辟為掾。事畢辭退。隱居教授。不求人知。行省行臺交薦其賢。不啻百草。至大四年。仁皇御極。大徵天下耆德。以儒林郎。國子司業聘。使三至不起。延祐改元。奉旨領教魯齋書院。規矩載新。學校增重。時詔天下設經明行脩科。以取士。偕勤齋先生蕭貞敏公。黜考試秋闈。三年秋。又為考試官。前後取士。人服其公。六年。英宗在儲貳。重簡師傅。徵為太子左贊善。官奉議大夫。既見春宮。慰問賜酒。已乃上書云云。又與賓



客伯都制賡等共陳禋贊五事。仁皇賓天，以疾辭歸。致和元年六月，除集賢侍讀學士，使者奉中書平章趙公世延書，集賢直學士貢奎啟，為申朝廷意，重望其起，以年高致仕。先生溫粹安靜，小心畏慎，非禮不動。於世味澹無所好，非其道一介弗取。義所當與，雖在窘迫，無絲髮吝。性整潔，雖衣布素，未嘗染纖垢。大暑亦不去冠帶。讀書端坐敬對，或理有未得，終夜以思。事有未知，旁稽所自，必融通而後已。執轍程朱，履實踐實，不為浮靡習。事親定省溫清，服用旨甘，分所得為者，竭力盡誠，得其歡心。母夫人張早卒，事異母妻如所生。及卒哀戚，葬具與先夫人等。年二十七遭父喪，一遵禮制，而毀過焉。目因成疾，祀事齋戒精潔，致愛致慈，儼如神在。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奉先一有不誠，是無神也，罪可逃哉。或疾故不能親與，異日必申敬戰拜以告。世父三教都提舉順安先生紹先疾革，會宗族遺屬舊塋在青家社，距城不五、六里，慮後有城郭溝池之患，勢必當遷，葬次

須以昭穆。及考玉山先生卒，適以遷塋事謀之諸父兄，率陳利害，或出怨言以沮之。從者益一二，竟以哀懇感而見允。改卜今歲寧縣洪固鄉三趙村之北。如順安先生命葬焉。族之人不昇市塋之直者，先生代償之。至是沮者見其王深禮具，悔諭族眾曰：「今而後知小五真孝子，汝輩當效之。」小五先生之行第也。異母妻生二女，姊適伊川程先生六世孫彥謙，先生敬之如母，與之語未嘗敢坐。蚤卒，後數年彥謙亦卒，惟遺一甥恭。先生憐其孤而賢其才，以女妻之。妹適同議京畿宣撫事松谿老人楊琬子臨潼縣主簿順正，寡而無子，且失明。有宅一區，俾歸主簿之猶子，迎養於家。殆二十年而卒，備禮合葬。祀其主至於今。族孫留卒穿塋壁中得古石柳，雕琢工緻。其子行遠其骸，取其槨以葬其父。先生聞之，愕曰：「昔之葬者，亦猶汝葬其親，以圖安於永久也。今而奪之，心其忍乎？」亟命還其骸，斂以衾，得元所，仍割牲為文以祭之。御子弟僮僕曲盡恩義，有過則導以善言，終無

怒詈。而子弟僮僕各盡其分，畏而愛之。先生取與由義，里人有借驛而死者，償其直，不受曰：「在家亦死，此物數也。」在京師，館衛率府，見役卒鄭行易者，容止異常，召與語，果嘗讀書，業醫，貧老無子孫，服役於此。先生憫而白於府，俾免其役，而隸醫籍焉。先生家無儋石之儲，叢書幾萬卷，手不停披，怡然自適。詩文不苟於作，詩喜陸放翁而文慕周益公。扁所居為渠菴，又號其軒曰日鑑，期以自警。日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為事。嘗誦古人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之言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書警座右，且示子孫。其子穀，學富有幹才，克承其志，素以先生前日之養玉山老人者，養先生，率諸孫白首侍側，隨所意欲，具以盡歡。一堂之中，愉愉熙熙，不知夫貧窶之在身，珪組之可貴也。接人則誠敬交盡，雍容謙抑，無所勉強。見之者如坐春風，飲醇酒，憮然心悅而誠服。貞敏公居南山下，德素為四方所仰，與先生友善尤篤。入城府，必主先生

家。士論所歸，以蕭同並稱。自赴詔而還，優游家居者十有三年，不妄出入。四方達官士夫，素聞先生之名，過闕中者必請見，一覩容儀而接道德之論，皆自以為足願也。先生教人，隨其才之高下，誘掖激勵，俾各盡其所欲。學有所未通，則曲為開導，使皆有以得其趨向之正。有疑問，答之必盡其詳。嗜學而貧者，辭其束脩之禮。始終游先生之門者，竟以千數。服教感德，往往有如父子者。其成德達才，推於時用於世者，亦往往有焉。鄉里稱先生而不姓，皆知其為渠菴。一若昔人之稱安定先生者。至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羣賢坊第寢，壽七十有八。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將終，遺命子孫曰：「死生亦常事，喪具當稱有無，不可徒事觀美。汝等各務修省，以繼世業，無為祖宗辱。卒之日，識者無不弔，弔者無不慟，不識者無不驚，怛而傷悼也。」娶朱氏，京兆路同知搏霄之孫，講議官炳之女。慈惠恭順，言動有法，躬勤織績。佐先生禮事二親於窮約中，克執婦道，內外姻親皆法

其賢。延祐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卒。追封京兆郡夫人。或勸先生再娶。乃曰。我今年老。所娶苟賢。猶非其宜。否則為禍我家。今兒子兒婦。幸能事我。安用娶為。子男三。長即毅。次慈。先卒。次馨。女三。長適儒士王司貞。次即程恭。次講議孫朱矩。皆先卒。孫男六。再思。以先生廕受將仕郎。宜川縣主簿。辟行御史臺令史。次慎思。九思。若思。近思。繹思。女二。曾孫男三。寧孫。硯郎。盧郎。卜以是年三月九日葬三趙村新塋之穆。會葬者遠邇數百人。服弟子服者半之。皆哀哭執紼。送至墓所。孤子毅將謁文誌其墓。門人賈仁謹次第先生操履之槩。以備采擇焉。至順二年三月望日。門生賈仁謹狀。

賈仁撰《渠庵集》卷五

元故太子左贊善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同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兼國子祭酒富珠哩撰

仁皇踐阼。關陝大儒同先生即其家。拜國子司業。扶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御史臺侍御史趙世延請置

魯齋書院于秦。中書奏先生領敎事。制可。學益增重。延祐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退。獻書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夏六月。拜集賢侍讀學士。使召。以年且疾辭。至順二年春二月廿有一日。終正寢。享年七十有八。三月九日。葬咸寧縣洪固鄉三趙村之原兆序之穆。夏四月。其子毅以家藏謁泐秦川傳郎徵銘神道之碑。泣曰。子知先君。是以託。昔泐客秦。以諸生見先生。禮款猶等夷。今廿五六年矣。其敢以菲陋辭。先生諱恕。字寬甫。姓氏出晉支屬。始家太原文水縣。始祖仕遼關中。高祖清重大臺。賜爵進義校尉。曾祖安善。祖父昇。晦不仕。昇以先生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京兆郡伯。考繼先。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同氏世儒。素篤忠孝。侍郎時。家族二百口。居無間言。名其堂孝友。集賢博學能文。故相廉恒陽王宣撫陝右。辟掌庫鑰。號玉山老人。有文集。妣夫人張



儒藏

氏生先生。安靜端凝。總角如成人。從鄉先生學。穎出儔伍。日記千言不忘。會試于學。書義魁衆。時年十有三。知者以遠器期之。至元間。始分六部。丞相東平忠憲王命選名士置吏屬。秦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三十有一年。國史修世祖帝紀。采事四方。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咸寧王屈先生為省史。典編錄事。已。即退居教授。名益聞。延祐開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先生溫粹畏慎。動循禮度。雖大暑。不去冠帶。衣素未嘗垢。其學由程朱迺孔孟務貫決事理。以利於行。事親竭力致養。喪集賢。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追罪乎。始舊塋逼城郭。溝塗而秦昭穆。世父紹先智士也。患之。謀卜遷合禮而未果。會疾革。聚族命之。集賢卒。先生始以世父遺言。謀諸父兄。往往泥拘忌沮難之。以理哀感。允從。今塋。族有不畀市地直者。為償之。既葬。皆悅曰。土厚而禮備。今而後知吾小五真孝子也。先生行五族。衆目之。母張夫人卒。事異母妻如

所生。妻氏女二。長適伊川程氏六世孫彥謙。次適主臨潼簿楊順。先生事程姊如母。應對不敢坐。夫婦卒。教育其孤。恭長而賢。以子妻之。順無子。妹嫠而有宅一區。先生畀其族子養妹以終。族有穿墻得古石椁者。取之用葬其親。先生聞而駭曰。昔葬者亦猶汝欲固汝親也。奪之忍辱。亟令衾褥納故骸。其椁寔仍舊。割牲為文祭之。鄭行易者。儒而醫。貧且老。為衛率府卒。先生至京。館其府。目其容止異之。與之語。知其然。為白府長免卒役。慈祥多此類。平生非義不取。當與不吝。里人借驛而死。償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家儲無僮石。書幾萬卷。手閱心惟。適然自娛。扁其居曰渠菴。軒曰日鑑。稽古有言。與其有求於人。何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曰。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書警座右。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故集賢學士貞敏蕭公居南山。入城府。必主先生。士論稱曰蕭同。自京還居十有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然教人則各因其才造之。未

達則曲為開導，使得趣向之正。貧有志，則簡其贊謝。先後來學殆千數，鄉里稱先生而不姓。將終，詔子若孫曰：死生常事，喪稱有無，勿事觀美。務脩省繼世業，無忝祖宗。終之日，識者無不弔，弔者無不慟。門人遠近畢集，祖送哀慕如喪其親。雖行路莫不嗟悼。夫人朱氏，同知京兆路事博霄之孫，講議官炳之女，克執婦道，中外師賢。前卒，追封京兆郡夫人。先生遂不娶。子男三人：毅、慤、馨。女三人：壻王司貞、程恭、朱矩。男孫六人，再思、蔭、將仕郎、主宜川簿、辟史行臺。慎思、九思、若思、近思、繹思。女孫二人。曾孫男三人：寧孫、硯郎、廬郎。毅有學行，善承其家。孝慈篤志，不忍斯須違親左右。華髮婉容，帥衆子婦侍杖屨，問所欲，盡親之歡。先生康寧壽考，德望日隆，毅有相焉。那惟世皇淵潛，魯齋許文正公被敎來秦，士風翕然趨於正。先生之徒相繼而出，形於文，藹然仁義之言，見於事，卓然仁義之行也。嗚呼，可尚已！其集若干卷，藏於家，有味仁義者，將有采焉。於是秦省列先生之行以聞。

制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諡文貞。銘曰：瞻彼太華，終南蒼蒼。涇渭東注，洪河洋洋。高厚攸遠，風化所自。孰智與仁，川流嶽峙。昔許文正來敦于秦，大雅繼出，斯阜儒珍。惟同氏宗，世衍文學。挺生渠菴，先我後覺。始以深造，終也自得。守道之闕，游理之域。孜孜其善，翼翼其恭。循循其度，穆穆其容。有蓄必施，由已及物。朋來林林，戶屢填溢。進退出處，惟義之從。枕肱飲水，其樂融融。屢空益堅，雖老益篤。志不渝桀，樂菴是目。造次顚沛，誠以行之。衆莫不信，予用明之。今其逝矣，休聲赫然。河華同永，著銘新阡。

《渠菴集》卷一五



儒藏

故遠士趙君墓誌銘

進賢趙君若煥亮章甫宋宗室也。年二十三值火祚訖賦草之茂三章援琴而歌與箕子表秀歌同其悲哀時運之已失矢志義之不渝略無移咎推怨之意視參秀之辭為優故子超走秀非箕子作也太史公輕信而誤取之尔安得如趙君之自傷而不他尤者哉君之志義類箕子無朝鮮之地可遠引於是陳迹鄉閭故情山水高眺廣覽還吟孤嘯舒泄所懷弟若慳受當路索絡俾同遊微君祖之來歸日共族從聚處讀書想古飲酒忘今澹如也與弟分財悉置不問唯取先世帶笏琴書君年將七十母萬氏夫人猶無恙孝養致樂朔望率子孫咸服拜堂下飲食必躬調飭生旦上壽自鳴乾紐起舞以怡親心母年八十五而卒既無親可事則專以教子為務賓客非端良不接所接輒觴詠盡歡已校春秋釋奠齋宿陪位甚謹言論本經訓尚理趣謂學而不行非實也吾喜玩易不以談說不以占驗日月無非易也披閱

古書得精要語遂筆之策目曰格忘告戒內外戒疏往往按據可錄著述之存者中庸講義遺情小葉逸民自得合若干卷其詩有云青山入遠望飲襟坐虛閣世故不可期冲懷有深託平居興夙寢衣未嘗免冠裳蒙嗜飲不至醉每微酣令人歌淵明歸去來辭自吹洞簫以和書閑臨池扁曰曉泉曉喻明泉喻清也真淳和易恂恂信厚樂導人為善而不計從違是以人人敬且愛焉重義輕利適負不屑屑責償冬寒見凍者衣之歲饑見餓者食之初乙亥之兵卿人有被俘者捐金贖之享年七十八大元至順辛亥八月十一日晨起安坐而逝明年某月日葬邑西之雷岡先世魏悼惠王之一再傳安化軍節度使諱克整封高靈侯生金紫光大夫叔祖光祿生右朝請大夫續之靖康之難由曹州徙豫章之進賢朝請生永豐主簿公礪君之高祖也曾祖彥琯祖淵夫考時福俱不仕君娶周先二十年歿男三嗣賢嗣先嗣均一達父考閱孫男四女一嗣賢曰先子臨



儒藏

終命嗣賢求先生銘。連念遺言，惻惻哀傷，庸敢以請于
 諸君取辭，嘉歎周已。夫有商孫子侯服于周，自古以然，
 磐石之宗，及今為庶。君之志義若此，賢於人也遠矣。銘
 曰、
 身之壽命，長家之庸。曾呂不與國而俱忘，志義堂堂，意
 其可傷。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六

校記

①「光」下當脫「祿」字，見下文所述。

②「一」上當脫「女」字。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六

陳先得 謝仲直 王文淵

李孟 汪斗建

故將仕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陳君墓碣銘

君諱先得字辰翁居吉太和之城西世為里著姓蚤歲應進士舉不偶代革科廢以其餘力為詩冲澹絕去雕飾陋巷數椽僅蔽風雨隙地特梅一株菊數本家人憂其不事生產作業無以遺後則指架上書曰此吾子孫無窮受用年踰四十始出遊歷數縣教官又以憲司選試中程還贛郡學錄年將六十學官入仕制始定既而奉江西行省檄教諭興國及贛二縣陞長瑞州路西澗書院任滿名上中書部注將仕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致仕明年泰定丁卯二月十八日終于家年八十四君外無貪求內無忌克人之戚戚然如已戚人之休休然如已休朋游燕坐言談肅不聞聲及有是非利害厲辭面折見其心服即懇款如初服輒悠然獨行行而適然

相聚聚而歡然以飲飲而恍然以醉醉而嗒然以睡睡而忽然以醒物我兩忘處家處旅一若是陶陶焉莫年次子更其宅寬衍十倍君曰汝大吾家在德罷不在屋室人若期稱所願豈有足焉曾大父以醫馳名君亦兼通其術子樂濟貧不倦配曾氏子男二學詩韶州路乳原縣儒學教諭學禮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縣尹女一壻蕭秀實孫男三以道南雄路始興縣儒學教諭文子湖州路韓山書院山長新子其季曾孫男四曾敏龍祖葬于州之雲停鄉附母嚴夫人墓側學禮命文子自潮來索銘時君歿已六年矣閱其請之勤故追銘之銘曰其進其止任運適已子孝孫慈俱以儒仕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七

玉溪謝先生墓表

延祐五年集被旨徵吳伯清先生於臨川因得省親又拜玉溪先生於床下先生年已八十餘顧謂集曰余老矣爾行還復命恐不復見爾爾爲文頗見信於人我死汝能令後世知我哉集頓首皇恐受言不敢對蓋集使還後數月而先生卒踰年而我先君卒三年之間雖不敢忘先生言實不能文也至治二年春集蒙召還先生之子元輔日來謂集曰子可以言矣取取先生自述墓誌與得於朋友者而次第之崇仁謝氏顯官有清節卓然者曰野航公野航之從祖父曰忠顯生三德無子三德之兄曰三俊既卒而有子生曰若時三德取以爲己子生子四人先生其長也先生幼時野航公甚器重之稍長治舉子業有聲其餘力猶足以及人從歐公守道爲文章議論不既又以書問往復又從包公恢問學包公以陸氏爲標準與先生詩五章皆發明本心之要語二公之書今具在其家則先生爲學之端緒可見矣然先生晚以詩自名伉厲清苦嘗自擇其得意者三百篇託諸

其友鄔性傳使藏以得知者先生平生以教授爲業六十年間里中儒其衣冠者十八九爲先生弟子蓋有白須髮與童冠者俱稱同門者矣先生入縣學堂上坐慷慨談說其音毅然聞者莫不聽服縣長官子入學輒坐年長尊上饋食者又先饋佳饌先生斥去之曰非所以爲教也長官者不敢怒更就先生拜謝嘗與鄉人俱飲酒出富貴者子弟皆遠避車馬候先生過始敢乘以歸其族人有爭田爲訟者先生曰清門寧可有是哉爲詩三十四韻以勸之各感動聽從更爲和睦先生甚貧然無苟取朋友有急猶竭力救之前夫人饒氏能力貧相先生後夫人吳氏則敬齋吳公鑑之曾孫也男子四人元輔亨輔其二女一人婿曰樂思義孫男三孫女二先生之墓在長安鄉三都之火燼陂集惟昔在至元甲申先君太史始來居崇仁先君先夫人爲集兄弟求師先生幸辱臨之集與弟榮忝有位於時緊先生實嘗授之業焉不敢忘也謹錄其所知於先生之萬一使來者有考焉



貞孝先生傳

貞孝先生王氏諱文淵字巨卿中山安喜人由太原榆次徙焉。考府君德用始倅中山雜遘局使先生幼失其父能自樹立卓犖不羣家貧從府尹推擇為吏持法廉平久之喟然曰吾家世以清白稱吾雖不能克大其門烏能趨赴承奉効刀筆吏所為乎即揖府尹棄吏去東稍異之是時故國子司業滕公安上方家居教授學者雲集先生折節往從焉義冠博衣躬執弟子之禮滕公嘉其志告以古人為學之方先生益自刻厲尊聞行知聲聞日隆滕公卒即杜門不出稍經訂史夜以繼晷下至老莊醫卜之書靡不該覽於是母年高先生奉之彌謹甘旨無闕供母亡毀瘠骨立喪葬如禮與弟貞盡友愛訓子孫甚嚴家庭之間肅如也遇人則和平樂易言必依於孝弟鄉人以此益親之喜作詩紆餘冲淡得韋柳體當代公卿聞其名而重之道出中山或造其廬聽其言而察其心不敢以其名薦卒不仕終其身延祐元

年九月也享年六十葬唐城鄉西翟原鄉人誄曰貞孝先生墓子男曰復曰構孫男秉鈞秉彝俱世家學。

贊曰古稱燕趙多奇士豈節義出乎其性者哉國家旣都燕而趙為輔部名公達材由勲勞吏業起家仕至公卿將相者幾何人矣當是時獨靜修劉公隱居求志高尚其事俾一世之人企慕若弗可及豈非風化之美者歟而貞孝先生亦能讀書不仕修身事親則其志過常人遠其康康庶庶幾隆古逸民之遺風焉。

蘇天爵撰（滋溪文稿）卷二三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儒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忠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諡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諡文靖

父廣皇任徵事郎略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諡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若姓康惠公金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路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富，文愈起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居閭巷，開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者，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君彥通於公為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康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使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束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裕宗崩。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刻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為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沂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清具甘旨為事。忠獻公勉之入仕，乃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閣，徽宗、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攝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幸章懷公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章懷四年，夷除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橫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即承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父在民間，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指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為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鑒與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陞山，溪水間，若將終身焉。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武宗於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后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領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春，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子重名爵殺太官之濫賞汰
衛士之冗員責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而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上俾廢外蕃且優加賜資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入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歆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咸譽之無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為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泰國
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工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顯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賜告歸葬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家事重宜速還母父留
朕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泰國公大夫今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自刑定碑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泰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遂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
從上京數以疾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

仁宗薨棄學臣

英宗在諫閣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已
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
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恒謂人曰吾侍罪
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為謫
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詹發于股臂
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塋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塋宛平縣石井鄉原導遺命也公薨
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龍學尚德珣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對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
氏

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量閣。廬村。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騁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鴈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為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間所得聞。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議於奉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為之記。公詩文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為之序。潛庵從兩人之後。濂岡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潛為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潛狀。

黃潛撰（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

汪先生墓志銘

汪先生諱斗建。字昌辰。建德淳安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先生個儻有奇志。幼時出言輒過人。長益挺然。欲以其才訴自見于世。從祖諱某。由錢塘知縣以至為大理少卿。常挈以自隨。牒試闕子監。名在前列。方襄樊受圍。曾似道專國玩兵。不即援。凡在朝者。不唯不敢言。乃更相為諂。阿以為周公復生。遂比當時為成周隆平之世。似道于是愈不欲人言襄樊事。時先生在京學。率同舍七十人伏闕上書。極言國勢陷危。上流不可不急援也。書上。十日不報。遂拂衣還故丘。至元內附之後。亦未嘗有榮進之意。乃東遊會稽。探禹穴。因汎覽金華。鴈蕩諸山。以至于海。悠然賦詩。有復塵之思焉。聞故宋尚書方公逢辰講道于淳安之石峽。則歸從之游。以大有得于義理之學。既而興教鄉校。士論翕然稱之。又教遂陽三載。遂不復仕。唯家居教授。學者日接其風。歆有以善其鄉俗。先生神鑒爽朗。長髯垂膺。酒酣。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六六

言論抗慨激烈。雅好鼓琴。時為客作雜賦數曲。清聲抑揚。聽者悲憤。猶有屈平哀郢之心焉。泰定丙寅七月某日卒。年七十二。娶趙氏。子男一人。孟文。孫男一人。汝懋。曾孫男一人。某。天曆己巳十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山先塋之次。以趙氏祔。余備官錢塘。孟文使汝懋來徵墓銘。余讀其狀而嘆曰。詩云。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當宋之亡也。猶有譽譽諄諄如汪先生者乎。乃為之銘曰。

道有勿行。則教于其鄉。言有勿道。則寓于孤桐。志氣有勿宣。則放蕩于山海之間。嗚呼。今其已矣。後人之聞其風而興起矣。

陳旅撰 《安雅堂集》卷一二

校記

①刑定：當作「刊定」，見四庫本《文獻集》。

②「原」上脫「之某」二字，見右引書。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七

馬潤 曹啟伯

漳州路同知朝列大夫贈汴梁路同知騎都尉開封郡伯馬公神道碑銘

鳳翔府兵馬總判公諱普里吉思以忠節死難廟食於治所汴為金南遷都作褒忠廟悉合享死事之臣兵馬公預焉兵馬贈恒州刺史鎮國上將軍夫人王氏太尉明德公女方公提孤兵守空壘力抗不敵盡室投巨餒一媼抱嬰兒以逸是為禮部尚書諱月合幼歲悲憤感厲其先居天山因以兵馬官為馬氏植德秉志贖士人之為掣者後皆為達官而子孫更業儒術卒致光顯焉禮部子諱世昌為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傾貲粟結雋彥家日困落子孫益用儒自振是生漳州諱潤字仲澤父即以文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遷吉州路經歷陞兩淮轉運司經歷改太平路當塗縣長官再調常州路武進縣長官進奉

訓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皇慶二年卒于漳州實十一月某日年五十有九其佐荆湖調漕舟討夔府山壁夾江峻巖膠木葛藟率藏敵者以衝突公上計帥府焚伐蔽翳取木藟結綯索挽舟銜尾以進漕事迺不缺在吉州治豪民絕其柄持郡守以刻急自任公以寬輔之郡事不撓有劫盜獄株連百餘戶閱牘議論止坐十餘人守終不能以奪也為轉運幕商人爭後先歲終鹽直不售公請刻籌第甲乙實巨筭俾商人自揀以抽鹽卒以辦縣當塗上疏言括馬料民徙戶增賦為不便時柄臣秉哥力主議公獨以邑宰能奮言之其治武進如當塗刑其無良者而儉假之觴詠簡適皆相慕以化有拾松薪易酒澤尉以盜論公慰釋之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負以食光久為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公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為儒以自重會有言利者請籍光間田歲可得粟十萬石河南省下其事公執筆不肯署吏固請



儒藏

公曰官可免筆不可署卒不行州無茶租民間採山谷微末以食轉運司掩捕抵法會奉使出諸道問疾苦公疏所以轉運生事者各降官三資漳州負海障崖龍巖漳浦數反易公命吏宣布上意始受令漸寧謐會有言漳州地產水精卒以獻言者代公始罷當塗時居儀真幾十年母夫人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警之廼復仕所為詩曰樵隱集若干卷觀其命名足以知志意矣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畧刻不肯置以門功讓其弟禮長子祖常皇慶初稱得交于京師其為文詞深湛有師法嘗默器而期之科舉行祖常試汴梁南省皆第一於廷對以尊國氏族為第二祖義鄉貢進士祖烈江浙行省宣使祖孝與祖常同登進士第將仕郎陳州判官祖信國子生試中承事郎同知冀寧路保德州事女二長適金雲次適劉某孫男五人武子以公蔭授將仕郎監常州路宜興州稅文子獻子

懿子惠子女孫五祖常官翰林應奉時請于朝贈尚書為正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謚忠懿夫人白氏追封梁郡夫人公亦贈朝列大夫同知汴梁路總管府事騎都尉開封郡伯夫人楊氏追封開封郡君於是郎中之夫人張氏年八十有四矣祖常今為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脩官願以其封婦者回授于張夫人噫盛矣哉某年某月某甲子將葬公于光州西樊原稱厚為文字交知且深乃來請銘銘曰節以起宗儒以紹傳誰其任之宗伯維先再世是承漳州象賢佐政慈寬智名不居養其熙光發于詩書尊聞厲行飭躬日劬載籍之蘊心聲為言仰止不愆茲為德源積小以高本本元元雲興崇山百穀穎粟鑒觀厥初豐報匪啻揭其德華昭銘以述

桐鄉阡碑

虞集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
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塋
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于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
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
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
金入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
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
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
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七八年
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明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
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肅然，重有感于斯
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
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
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
持之，卒不征。光人擬茶山中以為次，一作資運司行茶法

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憇之，
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
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
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
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為公明者少，
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
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
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
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
昔。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
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
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
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為代聞人。諸弟子相
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
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石田文集》附錄



儒藏

大元故資善大夫陝西行御史臺中丞贈體忠守

憲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上

復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曹公神道碑銘序

文宗皇帝初即位銳馬圖治以風紀之司視聽所繫正便尤宜宿望詔引年未罷者悉復之公自浙西謝歸硯山五年矣起使淮東淮東吏庶喜公之至復虞公之不久留也未幾果有西臺之命使駟致趣行次汴梁疾作通喟然曰七十歸事著典也君命急趨大義也至于翻齒充顏持寵而不知止深懼也遂屏傳揖使者駐車卧簡書又至終不起尋引歸一時被命者亦相繼去位于是天下之士高公之先決信公之遺榮也明年四子泰亨卒于閩公往拊之過丹陽復聞長子震亨歿毗陵哀痛因仍盡然自瘵矣是冬其季復亨自陽來迎病不能歸又明年春竟卒于昆陵別第實亨復亨率孫允等扶匭還葬所過城邑士大夫哭之曰惟德亡矣其如善類何今天子即位之二年有司以公之事狀來上惠邱之

典命數有加仍詔臣鑑為銘墓道以示有衆臣鑑謹按曹氏世家定陶者實周文之昭地裔時代變遷聚裂還往率不達遠濟毫間公諱伯啓字士開自高大考諱洸以上務行省補據必以名役移中書盡可惟品八正從流官乃應格同諮者十餘公資適格左司議府皆難之梁薊公時為左丞聞之曰是曹伯啓者非士開乎斯人負才望二十年而尚齒簿書例可限耶特允之大德五年進承務郎常州路總管府推官郡民趙友諒之妻江與同居湯氏子通友諒殺湯而釋其妻江父干夫長素富俠恥女見汚詭塔醢酒而然實非以奸徧賂當要屬公信愛故人從容訪公道其故且以緡五萬為贄願如其請公毅然曰友諒固鉅盜彼其嬖書襲服往來章章者不究其根則亂倫者回容而償殺者非本罪可乎故人不敢復語獄上友諒竟以減死論富室黃殺人事覺厚資其佃李亞羅誣服公閱實正之人服其明宜與無錫工州饒推鞠專刑不與它務行省特檄公濟之民以無



殍。十一年、陞奉訓大夫、河南行省左右司都事。至大三年、制授朝列大夫、台州路治中。未赴、拜西臺監察御史。詢部、必以學校教養程督為先。猶徒器頌所司、少抑之。即蟻以賊私、計于憲治、聽者或不詰實、但符應于罰。間有心察其冤、例以嫌不之省。公必研諦以情、兩造俱盡。乃麗之法。進朝散大夫、本臺都事、轉中順大夫、召入中臺都事。延祐三年、從中憲大夫、刑部侍郎。湖廣行省右丞裕魯布哈前帥八番、忿桀驁散卒野鶴、劉等桀驁難制、密構土官、以兵掩誅其魁黨、因而剽及良民、牒訴紛沓、狂狃充斥。又新添及平伐、強賊交乳、西南以擾聞。命公偕兩臺御史、本省叅政賈馴、益鞠之行。次沅州、道且梗。公曰、進非兵衛不可。彼諸番部長萬一驚疑、狙候為患、不細。今乞往新帥習著威名、若馳一分與之議、靡不有濟。眾然之。乃遣今監察御史楊鵬、單騎詣之。果得要領以歸。上坐前帥擅興罪、餘悉以安。大同宣慰臣撲運嶺北糧、歲石以億計、實不副直、肆為欺罔。御史發之、賊

累鉅萬、朝廷數使督徵、皆反而將言、最後遣公。其人死、公引喻其子第曰、公適死無賞、與其斬援以賂、曷若送官。第條汝父所賂者、移文扣之、顧不未有汝負耶。受賂者聞之、率潛歸如數。昔月得五十萬緡、訖無可理者、列上與免。廷議疑之、轉通議大夫、出為真定路總管。路當孔要、諸王重臣往來驛頓、未始以供億漁擾其民。見戶代輸流亡之賦、工徒康餽久不繼、悉除給之。拜大農丞、天下賦入鹽利逾半、而淮浙尤重。自初附以距、延祐增直十有關倍。官鹽既貴、盜販蠅興、鹽四百斤關判貯兩席、消商唱場更贏加有半。由是前額虧懸、甯丁不勝楚毒。先置官檢校、終莫之革。四年、朝廷納李英之策、以吳克兩浙運使、別撤公與行省試可以聞。乃罷掣掣杭、州、嘉興各為一倉、浙西諸場隸焉。紹興、溫、台各為一倉、浙東諸場隸焉。倉設常選監使、副使、監運官、舊席索諸場一歲之筴、比初冬合竄、畢輸于倉。關積之引商坐、關各部州縣水客。關定其估引二百緡有奇、

捐四之一以歸商。餘悉入官監運。場吏丹人增損袋法。盜賣漏失。及各倉旬較月比。貨輸不及者有罰。如是法一而私弊亦闕。多歸報。遂著令。迄今稱便。尋除

書侍御史。因言諸被枉赴愬。上中外臺司。今訟寃者一切莫問。非制也。覆獄實則直之。妄則加

論可也。于是羣議譁然。公尋亦去矣。拜福建廉訪使。未行。改右司郎中。數月。除山北廉使。召為集賢侍讀學士。俄拜侍御史。同判定大元通制。出為浙西廉訪使。國子丞陳觀二子相繼沒。以書唌公曰。吾祖簡齋嘗守湖州。遺孫照在焉。照兩子。公為馬一以嗣我。他日死當不朽。未幾觀卒。公召照示以觀書。且曰。周以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此意不可失也。照泣而從之。公資以牢幣。命子復亨同抵京師。觀卒有後。其誠以孚人類如此。平居每戒學者必以不欺為本。而以宏廣適用為學。曰。學不適用。猶不學也。又曰。學未融會。不可與言道。心未洞達。不可與計事。故臨政莅民。清動不懈。既不闕累吏文。而每事

必本于經術心要。居家與寢風夜。未嘗少肆。喻子弟以莊。飭僮僕以謹。祿入量出。禮儉自持。衣有三十年而無浣敗者。人語以謀生。若弗聞也。及卒。家無餘蓄。度惟琴書。所著詩文若干篇。號漢泉漫藁。初配李氏。攻苦內助。事舅姑稱孝。先公三十八年卒。追封魯郡夫人。生四子。震亨。追封晉陵縣尹。實亨。今臨江路儒學教授。謙亨。讀書早卒。泰亨。仕至福建鹽運使司經歷。二女。一適南臺掾史趙大同。一適餘杭巡檢張居仁。再配石蓋氏。卒。今配石蓋氏。其妹也。有淑德。恩以拊下人。未嘗窺其喜怒。累封魯郡太夫人。生二子。復亨。前侍儀通事舍人。履亨。西臺察院書吏。孫男八人。闕以公廕承事郎。江陰州判官。過祖。府令史。敬祖。天長縣儒學教諭。周敬祖勤于藝業。克配其嫡。崇祖。江浙行省。欽祖。弘祖。明祖。繼祖。皆從學。女十人。曾孫男二人。曾喜。闕女。闕人。公生以乙卯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以至順癸酉二月十六日。壽七十有九。葬以楊山縣孝第鄉之闕

中大夫、禮部尚書、臣曹鑑奉勅撰。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勅書。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臣王結奉勅篆額。

曹鑑撰 《曹文貞公詩集》後錄

校記

- ①微：當作「微」，見四庫本《道園學古錄》。
- ②明：當作「民」，見右引書。
- ③正便：疑誤。
- ④據：疑誤。
- ⑤五十萬：《元史》卷一七六本傳作「五百萬」。
- ⑥丹人：當作「舟人」。《元史》作「船戶」。
- ⑦亥廣：當作「賅廣」。



儒藏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八

楊謙之 閻宏 蕭德孫 陳苑

孫辰龍 操貴持

楊府君墓誌銘

江南官簿大家、運統合、一諸墜祿散流、降不復可考。或者謂聲聞訖、德不稱名、馴致是理。味其語、淵乎有旨哉。其疇叙五福、首次以富、終之以考終命、而祿位弗叙。若其是則尸祿位者、私善惡喜怒、鈎名挈譽、幸終其身、其禍可勝道哉。至治元年、余校文南宮、得一士、曰張純仁、廣信人也。調鄞縣丞。鄞為余里、會謁告歸。純仁踵門、以其舅氏之狀請銘。其氏為武夷楊氏。楊由侍讀學士徽之、翰林學士億顯。後有徙信之弋陽、今為弋陽人。其曾祖諱崧、祖元龍、考汝翼。妣三世曰李氏、程氏、江氏。考能詩、有集曰醉吟。李君明通叙之。君名謙之、字謙叔、嘗監麻沙鎮、後不復仕。其所從師曰謝公君直。純仁之祖教授君某、其事親有誣其考以重罪、君總角詣庭、直其寃。其居室

銖黍克勑^③、使善裕。其施于鄉、捐粟直以濟饑、買田以助縣庠。其宅南有重巖、水石、君能專美獨樂之。其娶熊氏、間助造成其家。子三、長昭德、次拱辰、先卒。李進德、孫男九。孫女六。曾孫一。其生在寶祐丙辰、卒以泰定元年正月某日、年六十有九。其葬在武石山。噫、所謂五福斯脩者歟。其自號曰謙矣、是宜銘。銘曰、

世以祿夸我弗企之。積小以高、莫或躋之。我我長松、美蔭日疏。迄樂其全、弗偕弗踰。武石之山、固爾體魄。爰廣墓門、過者是式。

袁椿撰（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

奉議大夫廣州治中閻君墓誌銘

至大改元之明年、燧以學士承旨翰林、閻氏子然來自江西、拜且泣言、先人嘗以公金石之文、獨高當代、故求曾王父醫隱君、王父尉渾之、瀏陽君與外王父金童子進士秦君道隆之墓、不于時人、三皆訪公、然不天、思可銘先人墓者、敢越先志、他求人哉、敢泣血請、余感其言而序之、君之先、始家蒙之漆園、入金、由其五世祖遵卒令陳之宛邱、子仲徙西華、再徙洧川、生璧、自是而下、再世則醫隱君、瑀與瀏陽君鼎吉、生君、諱宏、字子濟、弱不好弄、而嗜學、母氏歸寧、亦挾書以從、不暫廢誦、鄉鄰異之、成童、嘗爲冬庠于農隙、得束修、皆用資已事師、聞士子有聲望他郡者、不遠數百里、徒往、致拜就正、而知君莫如余先、至元戊子、辟直翰林、客鄧、君方增南陽醫學、提舉劉君大亨、亦家鄧、始以其文爲贊、相過甚殷、余既以所得文法告之、及示其所注遺山集、余則曰、子有進道之資、而弊參天地、贊化育精神于此耶、斯與箋爾雅蟲魚奚異、恐以是小知妨大受也、君亦不以余言爲逆、其聽而止、歸觀瀏陽、時故翰林承旨徐公琰、持憲長沙、

手所爲文以先、徐公奇之、荅詩以譽、及參江西省政、引以爲掾、事資其謀、拔士子有學行者、進爲校官、會故翰林承旨孤山王公構調廣、選于江西省、臣以君晨夕給事、元貞之元、詔修世祖實錄、士在外可與修者、聽其召入、孤山爲侍講、用其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將仕郎、凡是二百七十一之帙、籤皆其所書、滿考、進應奉翰林文字、官徵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上言、中書請加左丞崔斌封諡、以雪盜殺臣、雖其忠諫之誣、時相多之、遷掾中書、君不可、改承事郎、出檢校江西省、列曹諸掾簿書稽緩違失、皆聽以疏其事、達省受罰、人無尤者、會朝廷遣宣撫四道、分行天下郡國、功罪皆聽升黜、今參河南省政、陳公某至江西、雅知君、引以自佐、君言貪賊固可汰、苟其人初未之知、子孫家人爲之、持憲諸臣必其服者、亦宜哀而伸之、使不廢棄終身、清白固足尚、然亦有矯俗僥倖以干名者、未可遽以爲信、不覈其實而受其罔、此邵子所以見善未肯急去也、陳公大然之、由事比他道、處事皆輕平、無怨家、赴愬于朝者、大德乙巳、余參江西省政、君猶檢校、見其要、去矜、多識、敦信義理、



之學反躬而篤其行。溫然大雅君子。然後自驗。嚮所期有進道實。言不失也。余以明年九月。以疾辭去。又明年。當十年五月十有一日。而君卒。豫章寓舍。年五十二。貧無以殯。今平章議樞密事。李世安罷左丞。休于家。買棺藥藏郭東門外。又明年。官奉議大夫。廣州路治中之制。下。人一歎其不及拜命于生。一復華其賁九原也。平生不妄笑言。風度凝遠。望而知其爲有諸中者。遇士君子。家法書名畫。與古襲銘欵。與一言一行之善。莫不筆之。雖家空匱。人或問之。授義而取。不苟其得。其達已者。終身不忘。容齋卒。東平。計聞君以其爲江西日。嘗新徐孺子祠。故卽是地爲位。立叙其情以哭之。又圖其像。求余爲贊。歲時以事。爲翰林日。其僕健而才。輒山愛其任事當意。遂借役之。終出檢校。不忍發口召還。竟死其家。與人交。不以合已而翕翕炎于始。不以逆已而悻悻叛于終。若泛愛然。心所與者。視其窮約。極其力可至以周之。洛人王君卿五十生子而妻死。謀求乳婦。困于無貲。從求貸假。遂質象笏以應其須。子幸不夭。讀法上章。寧用槐板。其友楊行簡贖以見歸。友人劉景溫孝而貧。事老

母。凡百爲皆身之。爲買妾以給役使。其急赴義多此類。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姚氏。君則其出繼妣白氏。妻秦氏。繼劉氏。二子。然以治中恩澤。尉龍興之新建。江西憲臣多其好學而文。顧遣逐盜。用達其長。以職官召爲屬吏。季遷。男孫址。嗚呼。太史公傳夷齊。哀其餓死西山。引顏淵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以明天道無親。常與人善之非然。蓋天道遠。人以數十寒暑之身。不要其歸。固宜云爾。必如周太史絃陳公子完。非此其身。在其子孫。驗于五世昌爲正卿。八世莫與之京者。始不膠于一。定。姑置夷齊。顏子。雖天當世。配饗孔子。至今諸孫五十餘代。猶蒙其澤。復無所與。盜跖。柳下惠弟也。安知其子孫不一再世而微絕。其柳氏賢而傳之史者。又安知非下惠裔邪。豈古以求惟微。而家宛邱而下。三世不仕。積將百年。尉瀏陽。秩纔九品。視古一命。顯而未著。至君之身。操觚牘于鑾坡。近負從藥。爲天子私人。出又檢校江右之省。月旦爲清議所歸。顯方著矣。僅踰知命而卒。明年。而治中五品之制下。實古五命。雖未嘗一展驥足。其恩澤猶及子然。視

其王父尉若異地爲職則鈞。王父已是然猶進未艾也。其大震耀非然之身在其子孫者人亦孰得而必其世哉。由是以思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信也非歟。是爲銘。

姚燧撰（牧庵集）卷二九

故進士廬陵蕭君墓銘

鄉貢進士廬陵蕭濟美自狀其父俊民甫之行而澄大母之孫姪何中以其書來爲之請銘。其狀曰：先君子諱德孫，經傳子史九流百家無不貫通，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平生所爲文，號師心集，時文不興，編集聖賢所言性理，源流而下，議論分門考訂，名曰理要，討論山川形勢，古今封域，名曰地志，沿革，謂詩自三百篇後，雖騷無體不具，數則後諸家詩，名曰詩體，家言水之虎溪，土俗頗流傳。科未興時，各業學規利。先君子曰：蕭氏讀書餘二百年，誰可滑其家聲。雖是傑，我子弟不易所守，則直無私。然好稱人善，見人有過，與善道，俾遠善而不自知。不趨交富貴，客來論文，危坐竟日。鄉使秀從選，得指

授，文多可觀。處族和，交友信，居鄉義，教學者以孝弟爲本。祖修職郎，建昌南城丞諱正，父登仕郎諱珪。服父喪，哀毀踰禮。養母疾，三月不解帶。母壽八十一，二親既終，息日號哭盡哀。事伯兄如事父，與弟同愛四十年無間言。弟先歿，長其孤，嫁其女。弟之子又歿，五年凡四喪，給其醫藥喪葬，雖貧不辭費。兄弟俱有文學，人稱虎溪二龍馬。賓興制下，欣然率諸少就試。既而然，則曰：命也，次科不復往。延祐庚申，濟美與貢，戒以母矜母志。至治辛酉下第，則曰：此吾子進德機也。藏書千卷，及胡忠簡公、楊文節公、清江謝公、章公工尚書諸人翰墨數十年，常令愛護。此家寶，欲以見先世愛知於先正若是。書外無長物，而於利溘如也。身長七尺，重厚端嚴，鬚眉皓白，衣冠偉甚，有商山老人風。年七十二，無疾而逝。泰定丁卯九月牘也。將以明年某月某日安厝於某鄉某原。濟美痛念先君子老於山林，懼豈沈沒，泣述言行之際，伏惟哀而銘之，則先君子爲不亡矣。先妣張氏先十二年卒。



儒藏

子二、濟美、專笑。孫男六、女六。濟美之文章繼父業、名位不難致。然果欲立身顯親、與天地同久長、向其索諸文章名位之外乎。而予之言又奚足恃。銘曰：鳳彩虎彰、有嘯有彰。自樹允卑、斯原千秋。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七九

上饒陳先生墓誌銘

甚哉學之不明也。宋淳熙間、陸丈安公出、大發古聖賢之旨、時承流繼覺、甚盛。而近世溺於訓詁詞章、科目雜藝尤甚、無肯道其學者。上饒陳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遇異人授金丹術、既得、陸氏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耶。又豈不足以勉吾之行耶。而他求也。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仲和、周可象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尚、先生曰：理則然爾。甚者譏非之、毀短之、朋排之、又甚者求欲危中之。先生曰：死不悔。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至順庚

午十有二月既望以疾卒、得年七十有五。先生諱某、字立大。曾祖友諒、祖元慶。父一震、配鄭氏。子男一、曰善。女三、婿周良弼、段新、項謙。孫男三、曰穎、東、辰。為從子開先後。明年三月丁酉、殯邑東郭。又明年九月己酉、葬喻山。先生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姦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倡明古道為己任。患難困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千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嗚呼。若先生者、非所謂弘毅之君子也歟。其論著、其他言行、其所以啟迪學者之方、門人祝蕃述之備已。存雖不敏、亦受業於先生之門、謹撫其大者誌諸墓。李某為之銘曰：學久荒、今則萌。因弗事、後有成。由先生。

李存撰（後庵集）卷二四

故孫君墓碣銘

君諱辰龍、字君旂、姓孫氏。其先由婺之金華徙睦之桐廬、遂為其縣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濂、宋漕貢進士。父之



才承奉郎致仕。母方氏贈孺人。三子長潼發咸淳戊辰進士第一。由衢州軍事判官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宋亡不仕。學者稱為盤峰先生。次堯龍咸淳庚午鄉貢進士。次即君也。君資識穎敏。篤志問學。一門父兄自為師友。業成期有以自見。而運去物改矣。至元丙子國兵南伐。縣燬於兵。君攜家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備嘗險艱。久之乃與其兄歸復故宇以養親。蜀名卿史公繩祖為取承奉公誥語。扁其堂曰志樂。君事親以養志為先。不特服勞飲食而已。親有疾。憂形於色。食不下咽。故相留公夢炎告老南還。來訪君。尋舊好。嘉其志行。嗟歎而去。居喪過哀。毀瘠成疾。二兄既先卒。君獨營裏事。無違禮。宰木拱矣。而孝思無忘。歲時祭掃。猶涕泣不已。教子以義方。律已悉用禮法。雖子姓來省。不冠不見也。然性剛介。人有不直。輒面直之。有以篋貯物寓君者。歲久且死。則物色而歸其家人。咸服其質實。至大間。部使者行部至縣。處以學職。滿考。當得教官。辭不就。延祐初。科舉

法行人未之習。君教其鄉人子弟為之。皆知所取則。縣乘嘗修於先生而未就。君繼志續成之。後人故實得有所徵焉。晚歲屏絕家務。惟冥居默處。閒挾書史以自娛。暇則與朋舊相羊山水間。不復知有世事。因自號曰求心云。元統乙亥。君年八十。而十月九日乃其初度。親黨咸會宴勞。累日不倦。尋感疾不起。二十五日也。以其年月日葬縣北大隱阡先塋之次。娶王氏。後三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師道。師德。孫男五人。曾孫男三人。昔者先生娶將作大監朱公杰之女。久居義烏。與禕先大父石峽府君相友善。禕生也後。不及識先生。而君之孫紳辱與禕交。因以君銘為屬。惟春秋之所謂言德。大易之所謂幽人。君實似之。沒世之後。其潛光逸迹。誠不宜使之泯泯無聞。乃為序述其志業行誼而繫之銘焉。銘曰。孝於親。所以成其身。求諸心。所以復其真。既全既純。弗舒弗振。弗替有延。其在後之人。

王禕撰 《王忠文集》卷二四

元故從仕郎婺源州判官致仕操君墓志銘

操君饒之浮梁人。貴持名。子敬字也。宋贈朝奉大夫諱昇之之孫。朝奉大夫太府寺丞知武岡軍諱斗祥之子。寺丞公淳祐辛丑進士發身。陞朝典郡。諸子皆進學。績文。稱為名家。君其第五子也。年十七。以郡守之子試湖南轉運司貢禮部。明年試入太學。充弟子員。皇元一天下。奉親隱處。至己丑十月。父喪。癸巳。任安吉縣儒學教諭。大德丁酉。進餘于州儒學正。庚子。遷溧陽州儒學正。癸卯八月。母安人張氏喪。葬二親。悉遵朱氏家禮。例應部注教授。內省為員多闕。少。檄外省凡五十以下再與學正山長之任。理作教授月日。丁未。長信州路藍山書院。至治辛酉。勅授撫州路儒學教授。壬戌四月。至官。越三年。泰定甲子。移疾致仕。年未及。不許。力請再四。乃得請。丁卯。勅授從仕郎。婺源州判官致仕。至順庚午五月。己巳。卒。年七十四。君教授撫州時。余被旨赴京。識君于郡庠。卒之年十有一月。君之子希德喪服造吾門。索

然戚戚然。謂先君嘗獲一面。去冬苦脾泄疾。今春加劇。正月猶強出拜先祖考妣墓。生平喜玩易。善占筮。四月辛丑筮疾。遇乾之夬。曰。陽既亢矣。其能久乎。次月甲子再筮。遇同人之乾。畫卦訖。默默做策而卧。自此絕筆。越六日旦。命昇就正寢。屏女侍。親友來省。一一答之。精神不亂。問所欲言。則曰。無可言者。日將哺。憊然而逝。不肖孤痛惟先君幼侍先祖官遊。涉歷世故。備嘗艱險。事父母孝。待兄弟友厚。睦族姻黨。嗜文學。習剛介。務實踐。不阿附。不奔競。見義必為。取友必端。游任學官。廉勤盡職。引年早退。日以教子若孫為急。年逾七十。考終歸全。茲卜十有二月壬申安厝于嘉禾山。諸孤無能顯揚。深懼先德泯墜。敢乞銘以示永遠。噫。余疇昔一見子敬。固已嘉其敦謹。今聞諸其子。證吾所見。尤信世胄而學不廢。文儒而行不瑕。其可銘也已。君娶許。繼方。子男六。希德。希先。希顏。希仁。希曾。希元。父命希先為季。兄後。希曾泰。定丙寅貢士。女適朱。通洪。適李。孫男若干。銘曰。



元儒

言行恂恂、質文彬彬。不忝其先、以啟其後人。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八五

校記

①諸：四庫本《清容居士集》作「緒」。按，「緒墜牒散」，疑是。

②「其」字下闕文，右引書作「受」。

③勑：當作「勅」，見右引書。

④事：當作「是」，見右引書。

⑤「至」字下當脫「元」字。至元己丑爲至元二十六年。

元儒碑傳集卷六十九

倪景和 吳存 熊紹予 徐必茂

丘定夫 袁度

倪處士墓誌銘

白下有處士曰倪君景和。修于家。教于鄉。自其子若孫。與其家之群從子弟。其鄉人子弟。從處士講說六藝四書。人人忻忻然如得美食甘寢。處士死。皆悵悵如有所失。如無所歸。皇皇焉如不可一朝夕。處士常語學者。孟子稱克舜與人同。汝知所以同者乎。知此則知性矣。又曰。孟子距楊墨。不過闡先聖之道。佛者以其說鼓行於天下。垂二千年。儒者所憂不當在我乎。又曰。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宋亡。惟廬陵文丞相一人而已。聞者悚然。不敢自名。讀書為士。其子存遠與余遊。方將從處士求一日之益。而處士已矣。處士其先自金陵徙。

歷宋崇寧靖康。至渡江百餘年。高科顯仕。知名者尤多。處士浸灌于其家學也深。故其論議絕去鄙俗。亦無倍道。其徒有揚景行者。為延祐初科進士。歷官有守有為。今為宜黃縣尹。尤能其官。以處士族出學行。求銘於余。余謝不敏。而再不獲。則告之曰。余不及與處士交際。其數學之詳。吾不能知。大者如此。他可略也。以是銘處士。可乎。景行復書曰。是足以銘吾師。聞於來世矣。處士諱某。字景和。曾大父諱可功。宋贈朝請郎。大父諱千齡。宋朝奉郎。父諱韶。孫宋咸淳庚午貢士。娶劉子男一。齊慶女二。婿某某。孫男四。曾孫男二。處士卒以至順辛未二月二十七日。年七十有五。葬鐵溪浮潭。以十月十九日。有文集三十卷。講義十二卷。隨筆錄三十卷。藏於家。銘曰。

倪入春秋。自諱來始。去邑從人。見公羊氏。千乘者寬。為漢御史。淮海其裔。金陵再徙。崇寧良翰。八行之名。靖康死孟。死扞京城。父曰師尹。子曰求已。倪氏世科。其盛於

此灼守南康、立身英德。維二史君、聲實輝赫。至於處士、成德道尊。南康群從、英德諸孫。世美其家、惟德之華。成教其鄉、子道之光。亦有才子、克潛其源。亦有進士、不辱其門。天將報之、俾厚其施。施常恨少、報豈曰小。斯銘斯墓、毋或傷其樹。嗚呼倪氏、來來無止。

劉岳申撰（申齊集）卷九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遊。來京師、素叩先生之學。耳曰：先生誠而樂、始足爲學、非誠不足以爲學。樂在心、心誠則樂、妄則不樂、有所媿則不樂。善學者誠心而得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不樂也。素爲之歎曰：嗟乎！斯不背於聖賢之旨矣。耳以先生之墓在郡陽縣□□鄉□□原、未有文字刻諸石表、於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生諱存、仲退其字也。漢長沙文王之裔。王嘗讀書郡陽鄉陽山下、子孫居之、號爲學堂里。舊衍昌大、世多顯人。宋天聖二年進士、仲官至提點□□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徒執禮橋、是爲先生之高祖也。曾祖

德榮、祖漢卿、工舉子業、樂善好施、鄉里稱爲長者。考翔龍、學於饒先生魯。先生生於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先生吳公中行、李公謹思皆折行輩內交、僑聲四馳。國初、部使者姚公燧、盧公摯、與屯公希魯行郡至郡、皆勉之出仕、而先生不答。延祐初、設科取士、邑大夫三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守史公恒怪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劉衍往見、諭太守意、強起先生、卒以尙書中選。年五十有九矣。試禮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先生以卽日去國。尋以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月灣谿上、自號月灣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先生以老不欲往、請者狎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珪一見、喜得師、尊禮極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吳某致仕於門、去之。明年、授將仕佐郎、饒州路鄱陽縣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鄭試聘爲主文。至元五年九月□□終於家、春秋八十有三。葬以至正五年十有二月□□。夫人劉氏有賢行、吳先生成疾、後一年亦卒。子男履、孫男櫟、桐、椿、枏、壽。曾孫男鐘。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下而三弟四妹、世更力役繁重、下吏掊克、而先生家亦毀、猶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畢弟妹婚嫁、不使一毫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勺。詔復致仕者家、先生適倡義役、以田爲助。常言吾不必仕、願



儒藏

元儒碑傳集

卷六九

爲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爲學官。而勸仿捐誨。作興鼓舞。學校大變。蓋先生之學得於齊夢龍氏。齊氏學於沈貴寶氏。沈氏學於董銖氏。董氏實師朱文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鄱陽續志新志若干卷。月灣詩藁若干卷。巴歌雜詠若干卷。行於世。嗚呼。後世欲求先生之學者。尙有考於斯文。

危素撰（危太樸文續集）卷四

靖遠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遠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來十二歲。先生世與公連牆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爲知己。公博覽載籍。好論古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辨是非。枉直如別黑白。雖大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衰。然卒如公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于名義或有所闕。必詬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故鄉之人倚之以爲

安。視之以爲去就。雖紛爭辨訟。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三。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銘。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典。父諱誠孫。娶雷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二。克愛。續克愛早世。無子。以嗣祖爲之後。女六。曾孫男二。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葬。實與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隣。世相好。情義之相與。殆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於朝。不相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羣跡雖疏。而情則至親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弟得與揭曼碩一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姓。不知余之不肖。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日。余猶及坐公榻前。

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兮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于兮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揭傒斯撰（文安集）卷二三

故安慶府同知徐府君墓表

安慶府君徐氏諱必茂、字幼學、臨江清江縣人。父兵部侍郎諱卿孫、宋末名臣。炎祚訖錄、無復有人間意、適身野寺、越五載厭世。其得安全考終、脫然靡所繫累者、以府君為之子、能負荷家政、不以毫髮事擾親懷也。既畢父喪、一再受命、尉潭之長沙、簿汀之上杭。最後同知安慶、俱以養母不就職。母黃氏、令人惟一女、最鍾愛、納文陞為婿、仕至集賢直學士。府君視妹夫不異同出、聚處一門、終始無纖隙。順悅母心、備彈其極、厚於所厚、推之及人、無一不厚。待兄子猶子、羣從宗族雖疏、猶親。母之黨二姓、妻之黨三姓、恤亡周存、敬尊矜賤、惟均。侍郎所

師暨知舊僚屬、已所師暨姻戚鄉里、凡其後嗣、伶俜弗克自棄、頓跼弗克自樹者、一一振德之。雖技術樵流、踵門亦歡愜而去。接人謀和恭謹、未嘗疾言遽色。如春陽之溫煦、如甘澍之膏潤、如萬頃陂池、汪洋莫測、其涯涘敦於倫紀、篤於恩義、有太過無不及。山嵐瘴施、惻然猶已饑之之思、六行之實、固或缺一。自脩於家、不求知於時。翰林承旨王公構、儒學提舉鄭君陶孫、素不輕許與、皆舉府君堪館閣之選。初娶提幹鄒君之女、再娶錄判聶君之女、三娶同知全州總管府湯侯之女也。二子、鑑、鏞。居常啖藥、多剛劑。至大庚戌、忽屏藥弗服。四月微病、丙辰遷坐、毋令人前、以辭承訣而逝。年五十三。其年十一月甲申、葬留墓原、舊有志銘矣。泰定乙丑十二月丙申、改葬族湖龍會山。鑑復徵文表新墓。惟府君之細行、衆美悉數之、未可既、故為述其大節、以傳不朽焉。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六八



同知丘公墓誌銘

公諱定夫字景游。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定。丘公諱密之。四世孫也。文定起書生奮巍科。躋顯仕。踐教中外三十餘年。為宋名臣。公生長世家。能自振流俗。無一點統袴習。好學聽敏。行己孝恭。遇物誠信。忠恕樂易。不吝不驕。出於自然。表裏如一。德人之容望而可即也。早年有志事功。祖蔭補登仕郎。始赴銓曹。連丁內外艱。會國有大故。服既闋。杜門不出。至元甲午。朝廷錄宋故官。初授同州路總管府經歷。因左右枕江。蠻蠻雜居。去家萬里。人勸公勿往。慨然曰。班定遠馬新息。何人哉。瘴煙雖毒。生死命也。單騎而去。再考而歸。歸而指畫經行山川。談說南中風俗。以為笑樂。氣貌勝常。無幾微不適意。再調同知武龍州事。猶欲之。官已而不果。公中年有腫腿之疾。在弘山時無恙。回後疾浸劇。醫藥弗瘳。久之。不良於行。或經月不踰外榻。因

自號為息軒。甲第一區。亘城東北隅。高明宏敞。累世同居。弗忍析。公天性友愛。兄揚州教授景唐。弟淞陽縣丞景南。三人相處無間言。親朋詣兄所。則弟具酒饌以從。參坐笑語。惟洽終日。弟有客。兄亦如之。一門之內。怡怡如也。歲時朔望。誕日。子姪甥壻男女長幼。羣數十人。冠綬纓角。佩玉紛恍。羅拜堂下。問安獻壽。舉解酬酢。鄉人羨之。公弗喜也。退入齋閣。屏去左右。焚香鼓琴。清淨自娛。生平不廣資產。不蓄珍玩。家務一不屑意。然時事更革。朝野動息。亦無不知。公學貫儒釋。晚年尤味禪悅。高僧野衲。延坐接膝。默參徑悟。莫窺其際。暨至屬續神思愈真。家人環泣。問所欲言。曰。吾何言哉。口頌佛號。趺坐而逝。將卜葬。諸子哀公行實。求銘。謹按。丘氏世居蠻陽。文定次子諱壽邁。宋大中大夫。司農卿。公曾祖也。祖諱汲。宋中奉大夫。知桂陽軍事。考諱必恭。宋承奉郎。知鎮江府金壇縣事。母夫人馮氏。公娶趙氏。繼胡氏。江氏。男五人。長望。廣西路蒙古字學教授。次基。行宣政院宣政。



理頃、墳未仕。女六人。長慧明。適鈕遂孫。次妙淨。適趙德寶。妙山。適袁天麟。妙現。適潘仲華。先卒。妙蓮。適何之植。妙雲。適趙元吉。孫男五人。長元鎮。次海賓。廣智。普龍。樹孫女五人。長淑觀。適鈕遂孫之子敬賓。次圓通。適何之植之子普賢。端端。如如。引珠。三人未出室。公生宋寶祐戊午之四月。卒以天曆己巳之正月。享年七十有二。是歲仲夏庚申。公葬日也。定山彌勒泉側。公葬所也。噫。公顧息。今息矣。銘曰。文定之友。伯恭欽夫。稼軒石湖。皆當代之名儒。今其後嗣弗競。而遺垣故第。淡煙衰草。淒涼乎衡湘之下。江湖之隅。惟公之傳。四世其昌。而五桂聯芳。又將送奮於亨衢。嗚呼休哉。吉人之符。禮德有堂。賈其然乎。

陸文圭撰 《增東類稿》卷二二

袁士常墓表銘

袁士常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也。早失怙。事母孝。性鯁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盡年。大姓有弗堪。君內安其親。外質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自往。風餐露宿。恐生母憂。時時強為雙鰥。以示壯。主兵者聞而孝之。為之輟戍優處。俾專教授營中。營密邇京師。凡留五年。或欲挽見要官。陽應卜日。迄以病辭。部使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為里二千。且路峻上。我能往。母能往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遂不赴。辭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毀。幾不救。服憂三年。早晏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妻孫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艾。末復欲以嫁。而當子者繼之。君晚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謂娶失節者猶已失。奈何。母遂止。他日。又謂茲有賢女。第眇。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德。不以色。為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識之。後世偉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蹤跡古人。取之庸何傷。女為張氏。既歸。果以賢

淑聞君嘗從先師舟軒李公學師卒枚其行實請益又倡鄉士祠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務踐履屏去世儒記問章習時貢舉助興察諸生有意業文者輒招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人子耶尤長于講解客瑞聲亮微隱必折聽之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論余嘗稱于當路者一日集學宮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焉余疑而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遜以上座况傳聖賢之道乃欲使我北面于彼可乎其守正不撓惟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心必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珠爲泣下終日嗜噉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蓋醢以快天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奉定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殖嘗監酒濟陽後遂不仕姚張氏俱葬厓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諱

某早世長即君以不後後其弟之子名虎頭二女一適千夫長某一適某氏孫其一名童童尚幼張所出初君卒冠衣拱手畧無所亂蓋其學道之力至此微矣余時山居聞一日計始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垂泣而言先生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詳無如公若者其墓道之銘公不爲筆將執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之銘曰
富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于踐言貴有不如康以守已孝以養母宜與之乎力疾從戎拂沐而風何忝乎儒帥軫其靈遂優以處爲彼範樞人見其居我見相桓豹變萬夫辟辟不屑虞養或缺匪官有渝娶不以妻維行維城先哲是符及親棄愛告面如在有恪旦嘯寧樂以冰弗甘于燕詎止警談心喪其師請益卜祠又宅其孤于國若世季奉靡置至形于書使夫有達展厥事功必世晉濡雖未遂彼亦後翼餘在我者舒吳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校記

①又：疑當作「之」。



元儒

碑傳集 卷六九

元儒碑傳集卷七十

陳恕可 俞天民 曹毅 席郁

薛勉

陳如心墓志銘

公諱恕可字行之一字如心。惟陳氏由潁川居光州之固始。五代間有諱徽者。避地閩中。仕閩為太尉。子孫散處它郡。宋開寶初。諱春者從温州遷台州。春與古靈先生襄皆太尉後。紹興中。公之高祖忠簡公始自台來會稽居焉。忠簡諱騷。仕至知樞密院事。曾祖諱愿。孫監西京中岳廟。贈金紫光祿大夫。祖諱綺。尚書戶部侍郎。以宣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考諱紹荀。奉直大夫。知英德軍府事。妣李氏。封宜人。參政莊簡公光之孫女也。公初即雅飭。好讀書。年九歲。英德公卒于官。哀毀如成人。與母護喪以歸。有禪母又歿。大父憐其孤苦。鞠而教之。使受業陳暨先生。治尚書有聲。以祖蔭補將仕郎。既而

大父登法從。當仕孫京秩。公辭之曰。今改奉承務郎。則舊澤廢。夫恕可寧淹遲貨。乞以京秩任從弟當可。為兩得也。大父喜而從之。咸淳十年。中銓試。授迪功郎。泗州虹縣主簿。事恩。于從政郎。江南內附之後。頗樂閒曠。卜居錢塘西湖之上。與寓公道老。徜徉山水間。若將終身焉。至元二十七年。以故宋太學為西湖書院。行省起公為山長主之。謝不就。憲使徐公珙來見。嘆曰。信哉。表師之有在也。強之而後就。元貞元年。以嘉興之崇德縣為州。公首被命。為州之儒學教授。後又為廬州路儒學教授。為衢州路江山縣主簿。為寶慶路總管府知事。為松江府上海縣丞。年六十八。告老。以承務郎。平江路吳縣尹致仕。公之來崇德也。學故縣學。委墮久弗治。公興學與新州稱。士論譽之。廬州廟學壞。則更作之。壯美最准右。禮樂器不備。則為制金木竹石。範絃土革之物。學田為縣宗所有。則復之。得二十一頃有奇。憲使廉公希真。苟公宗道皆禮重之。代歸。大夫士祖饯百里外。不忍舍。



在江山時、有傳妖賊將入境、民驚走匿山谷中、僚吏亦且遁去。公曰、長民輕動、民將焉恃。乃獨坐于縣治、令索訛言者、得數人、梏于市、民恃以安。在寶慶時、惟執律令、治文書、不附上官、人服其操。上海舊徵酒課無法、貧民苦之。公視民田多寡為賦、莫不以為便。平生居官、惟職所當為者為之。不喜干譽于人、與同僚意不合則去。持家以約、御子弟嚴而恩、與人交久而益敬。嘗語其子曰、士貴立身、吾老矣、猶凜凜焉惟恐墜先訓也。學綜經史、達禮制、詩文醇正近古、小篆似吳興張有。謝事十餘年、不弛舊讀。雖老、見古法書名畫猶能臨摹。時對湖上兩峰吟嘯自適、以越中故宅而宛委山、自號宛委居士、不忌鄉邦云。仍改至元之五年正月二十八日終、年八十二。臨絕、神情不撓。有吳公者曰、若人者、其生也循循焉、其死也休休焉。門生蔣震孫狀其行曰、公為人清介、見世之黜陟榮辱、一不累其心。則其仕也、有元次山漫士之風、皆可謂能知公者矣。公娶山陰趙氏、故宋中大夫

直秘閣時彌之孫女、先五十五年卒。繼杭蔣氏、子男六人、以成、佳兒、以成、以成、以成、以成。佳兒早世。以成承公廕、今授吳縣胥口巡檢。女二人、皆先卒。婿而秦張文在、孫男二人、傳衍、傳衡。女四人。遺文有志、言、索、餘、學、業、宛委、永言、古今、率錄、復古、篆、額、詞、譜、編、目、樂府、補題、藏于家。是年某月日、歸葬山陰縣承務郎華嚴峯之原。以成等前期來請銘。晉公與旅論先世譜牒、蓋同出國始、故益敦同姓之好。又每愛旅所為文。去年冬、來寓金曰、子能為我為文章乎。去則疾作且死、猶使人道前言。嗚呼、尚忍不銘公哉。宋亡六十餘年、故老盡矣、有志于史冊者、嘗慮其事之寢久而無徵也。公大臣家賢子孫、所聞既多、又從祖父在朝、身見前代儀章物度、與其政治得失之實、可得而考証焉。今又亡矣、君子于是益有文獻不足之嘆。而追感嗜昔情好之殷、則又余之私悲也。銘曰、有舒有容、有教其文、藹其風流、公侯子孫、或出或處、不喪厥守、有若瞻之、師保父母、老成無人、曷微遺

聞尚侯來者視銘茲墳。

陳旅撰《安雅堂集》卷二二

嘉興路儒學教授俞君墓誌銘

延祐科興余往來塗學幾亡誦絃聲。元統壬申浙俞鎮伯貞以教授來塗。士稍集。然每試得士。又如未嘗廢業者。隣州縣往往亦響應。伯貞與余遊。問視余以其父嘉興教授墳志請銘。迺伯貞以延祐丁巳魁鄉貢。至治癸亥季弟銳亦貢。皆家教也。俞氏以吳越睦州刺史稠世家汴。至宋殿中侍御史古始家杭。曾祖宋迪功郎諱應龍。從兄樞密文惠公應符尉嘉興府崇德縣。始家縣南。南津鄉通賢里。祖諱儒宗。考諱國梁。君諱天民。蚤擅詞賦。尤工駢儷。至元丙子大疫。大父父不幸俱至大故。祖母劉維卒。君奉母梁夫人治喪。終喪而家事益治。始遷縣甘澤坊。為奉親教子地。翰侍講學士鄧文源善之。其父交也。君遣子鎮等從之學。家素寒而喜賓客。尤睦族姻。下帷友教諸弟子。以樂其貧。歷主一永嘉兩書院。

長以嘉興路儒學教授致仕。命未下而卒。至順庚午三月也。年七十有三。娶徐氏。先卒。子男五。鎮、楹、鈞、佳、銳。楹佳先卒。銳衢州路儒學正。女三。婿葛瑛、陸其揚、祖孫男四。女十二。往歲宋亡。故家世族多流落。君侍御樞密之後。能家教不隨。子孫與科俱興。身教可知已。鎮以至順癸酉合葬其考妣通賢故里。銘曰。

錄汴徙杭。縣抗徙越。建國以亡。興家以勃。侍御之世。樞密之家。通賢里第。有韓棟華。惟志尹甫。教子世科。我碣其藏。華山其阿。

劉岳申撰《申齋集》卷九

曹士弘墓誌銘

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宋祚歷三百餘年。經國之綱領治迹之盛衰。實書以示後。其義自見。深文巧避。多出其子孫。而為國諱者掩而益彰。沿襲不決。何以傳信。吾友曹士弘甫。深憂之。蒐摭遺逸。不替於昔時之議論。自成一。其貫穿出入。年經



月緯誅其私心。附以旁證。莫能逃遁。楠往歲亦嘗以是自任。故書燬廢不復敢。因微言曰。帝在房陵。豈乾侯之例邪。外大夫不書卒。書卒者其是邪。士弘甫撫掌大以愚言為然。嘗約吾二人當必任是事。嗚呼。士弘甫今往矣。以余之識聞志荒。不復能有成矣。士弘甫讀書目過即成誦。理財養兵。禮樂刑政之損益折衷於古經。而以通今所宜行者為之準。其見於用也。不早於簿領而志足以展用。取於友也。盡其所長。覆護以捨短。故舉世一皆以為賢。奉親孝。事兄以恭。訓諸生。專席廣說。耳聆心會。爭踵門受業。後卒致顯仕。初為郡史。燕公公楠為大司農。辟以自近。歷婺州。純孝。慶元。文事。廣德。陳揚村。杭村。巡檢。後入銓曹。復授陳揚村。揚村父老。咸曰。是嘗攝吾里者矣。曹君善撫字。今年饑。必賑我。我何之。君諱毅。武惠王裔孫。五世祖某。從隆祐太后辟兵過廬陵。因家焉。曾祖某。祖某。父某。有詩集六卷。祖妣邵氏。妣羅氏。邵氏以叔父某太學釋褐。恩封孺人。所為文若干卷。纂言

行編四鈞玄。凡五十六卷。疾革。命諸子曰。必返汝祖母故塋。吾魂氣無不之。得地即埋我。卒。以至大三年四月某日。年五十有二。子男五人。汝霖。今為兩浙轉運司書吏。汝舟。饒州。器資。宣州。皆以秀才舉。馳以醫業入仕。幼桐孫。女一。適劉某。先卒。孫男女七。嗚呼。人嘗恨位卑。齷齪上。甚則策功利以求進。名在罪籍不自悔。王公貴人持與奪。生殺身死無足稱道。較士弘所負所傳得失為何如也。先師禮部尚書王公應麟為文錢之曰。闕里高弟。冉有用矛。樊遲為右。士弘為此官。文武同方之道也。侍講學士張公伯淳則曰。伯淳官慶元。士弘在慈溪。與之友。不敢吏朱雲也。汝霖。汝舟。皆能世其學。泰定二年。汝舟以書抵余。求銘。實不敢辭。銘曰。孰也不食。我心孔悲。韋求王明。以策以馳。輪困知聞。如山族雲。纂史聞名。不屑於文。緝墜紹緒。執筆是紀。年不稱德。傳世則偉。作銘允哀。以詔我同志。

故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席公墓誌銘有序
延祐三年四月十又六日宰相奏以前秘書監秘書
郎席公為輝州知州。越七日御史大夫復奏以為監
察御史。五年五月一日卒官。卒後五日其妻元城縣
君薛氏奉遷殯京城南。明年正月十一日始以舟載
歸其居大名路元城縣將一墓前行。或其女奴僕公
平生所為詩文記序銘頌策奏滿一篋來告曰吾夫
遠於學而營於用其所著見大略具是吾婦人不能
悉凡外行吾夫在時雅幸知子子為我考擇其尤灼
灼者誌諸幽。妾雖新寡未亡將他日有以下見吾夫
於地矣。贊幾且辭。既明年其連郭君德夫實又以元
城君之言來速銘。蓋贊始客京師公方去官中秘書
偏居委巷蓬茨一室不能具几席而殯志確立如古
獨行君子間一造之坐譚麀麀或時竟日不暇一茗
知其學為有源委者夫其養之之充則其養之碩
遠無疑也而心於是殆所謂天者不可信耶。公少學
於翰林學士燕山先生胡公祗通時集賢學士雷公
膺翰林學士王公憚與胡公同稱文章家公往來三
公間其醇然不雜則多得於胡公而芳澤麻滿皆其
自致。蒙因能事往往推極命義之微以舒其抑塞傳
者以為是怨者之辭耳宜乎公之窮而遂以不振也
公早以御史薦為殿中知班御史中丞崔公嘗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回撓矣。尋辟探太師
淇陽王府三考當入流內銓即試秘書監秘書郎比

三載其長言於
朝曰席某最宜於官願自留不遷於是復以為秘書
郎至大三年
先皇帝方正位東宮而
武宗皇帝在御公為澄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槩
曰正己而格
君謀
國而任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
受病則有藥石以輔之彼此相維而
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及為御史首論選官
之法固欲循名而責實察言而觀行為執政大臣者
可不監其失而圖其終。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
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會內廷臣有欲尊蘇為
中執法者一臺愕眙不敢動。公獨抗章挂之尋亦自
悔心。延祐四年歲輔久旱春夏多霪風和寧諸甸大
雪盈丈人畜死傷。公上言應天惟以至誠愛民莫如
實惠陰陽偏勝理有致然。宜合近臣經事多而識慮
審者雜議之凡政令得失民情休戚咸得上聞庶有
以啓悟
宸衷圖回
天意。他所論列尤多皆精鑒剴直或從或違其効蓋
可睹已。嘗曰搜括案牘而送日以計期會深文以扶
細碎吾無能也。其徵於書如是而及以吏事屬公者
莫不云然。嗚呼亦志其材御史矣。公諱郁字士文歿

時年六十。自承事郎三選官。至階奉議大夫。其先太
原人。中使大名。今為大名。人。祖諱。不仕。父諱。榮。仕
為將仕郎。衛輝路懷慶縣主簿。卒。以公恩。贈奉議大
夫。大名路提管府治中。號。騎尉。封。九城縣子。母楊氏。
追封。元城縣君。公之歿。蓋無主。後。無一銖之貲。無一
錫之土。始喪。至葬。薛氏。盡斥。簞。以。供。具。薛氏。奉
訓大夫。慶元路提管府判官。致仕。諱。均。女也。其。孫。以
七年某月某日。其域。在大名縣安家莊。昔公受言於
蘇山先生曰。士所以異於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
問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
政養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
故君子憂治世而惡盈滿。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
世而斬。蓋識之座右。恐。恐。乎。懼。一言之不售也。公。所
為文。在藁。猶數百篇。贊。將。叙。次。傳。之。姑。述。其。世。業。壽
年。而系以銘。系曰。
繫人有生。聚萬不齊。或坎而流。或防而墮。其人其天。
孰全以對。亦昌於言。而德不施。尤茲与存。抑又何歎。
有義斯藏。有跡斯耀。式慰爾靈。謀以章之。

柳貫撰（柳待制集）卷一〇

故處士薛君藻誌銘

春秋時。薛視諸國為先。封子孫以國。為氏。至唐。適盛。河
東之薛。在米。承義。郎。前都校尉。習者。處士。其後也。處
士諱。勉。字。方叔。世居信貴溪之仙浦里。曾大父子微。迪
功郎。知恩州南丹縣。兼主管勸農公事。大父瑒。太學進
士。父亨。靜一居士。世以文獻自持。與臨川之陸。鄱陽之
湯。弋陽之謝。諸名人交際往還。母王氏。有婦德。族方隆
而宋祚訖。民頑弗靖。推官軍。踴躍。由是鄉里凋敝。而薛
族之資產。浸浸淪喪。宋咸。咸。悅。獨處士恬不介意。議成
毀興。衰於數。不以貧賤渝其樂。天稟純粹正直。待卑屬
必端肅。見小人無厭殺。既不失我。亦不逆物。嘗遠遊荆
湖。廣海間。雖沿邊溪洞。亦至。倦而東歸。仙浦之南。六七
里。曰宜陽方山。後擁諸峯。前羅明水。紫抱如袂。喜其地。遂
徙居焉。扁其堂曰寶善。子嘗為之銘。配孔氏。勤儉慈順。
子二人。主義。從。開府張公。隱。老氏。教中。質淑。學篤。作詩
清新不羣。文士競與為友。制授弘文裕德崇仁法師。充



無藏

大都崇真萬壽宮武職、讀書游命長官觀、非其好也。玄儀朴雅溫文、田州路儒學正。兄弟怡怡奉親、而處士君卒矣。泰定丙寅四月望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法師在京素相親厚、予既告老家居、總服來過曰、吾父不幸以病終、玄義弗克子、大懼吾父之美泯泯不傳、斯一言刻諸墓石。予於處士、因其子而知其父之賢、不辭而為之銘。銘曰、裝製其飾、恬處約。銘最其畧、潛亦灼。

吳澄撰 《吳文正集》卷八二

文清薛處士墓誌銘

孔子叙逸民、謂其求志達道、超然於塵垢之外、心若槁木、形若蟬蛻、動莫有跡、行莫可名。其混世也、物莫與俱、冥神內觀、返真潛虛。若是者、其近之矣。故昔之善晦匿者、草衣菲食、不導引以壽、養其天年、恣縱泉石、歷探遠挹、興至而若遺、擇幽絮以養其雅操、求於世、吾不得而見之矣。今得一人焉、曰處士薛君勉。薛君信州貴溪故儒家、自其曾大父子微、以儒科縣南丹、大父琢、父士亨繼業進士。君益以儒自勵、居鄉黨、教授、名不蘄彰、冲然有容、守約自裕。游湖湘、極交廣、返築室于宜陽、納幽據勝、為堂曰寶善、以示子孫。泰定三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有八。族黨姻戚咸會哭、曰、先生儒以紹傳、茲其為文也宜矣。固窮而無求、貽書以遺後、其得不謂之清乎。遂私謚之曰文清。子二、玄義、玄儀。玄義與余為方外交、在崇真宮數評議、吾徒所當為事、詞章清峭、翰墨簡絮、每視之、嘗以為不可及。君既



儒藏

死求銘於余實不敢辭。在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而初爻則曰有子考無咎。嗟夫離世絕俗念不存於家非子承意曷克臻濟。是肥遯者猶相須以成也。妣王氏配孔氏孫男二女一以某月某日葬。銘曰。

冥飛維鴻莫窮去還。飄搖長裾游於海寰。沈匿不羈謝彼世艱。貞簡峻清玉雪者顏。支離侶困爰養其遯。先賢高風承耳接論。葆真藏名永裕嘉問。振振有子益昌者名。三光盪摩服其粹精。有大之松清風泠泠。非培曷成非繼孰承。

袁楠撰《清容居士集》卷三〇

校記

①「翰」字下當脫「林」字。

②源：當作「原」。

③系：當作「銘」，見四庫本《待制集》。

④雉：疑誤。

⑤此句疑有誤。